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四册目次

登壇必究四十卷(一)　〔明〕王鳴鶴輯　明萬曆刻本……一

登壇必究四十卷（一）

〔明〕王鳴鶴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登壇必究序

東海王君漢翀沉涵勇毅負遠略奇知其建鉞江北之猶山江海清晏多暇日乃編纂今古所安夏攘夷者為集若干卷而問序於僕僕遜謝未遑也既僕自

淮入幕漢翀亦有黔中之遷前謀未竟時友兄馮慕岡氏方從事大司馬深於今者見以其集相質焉慕岡曰大都為將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書三者備矣渠淮陰人故取韓

彙登壇為名所云必究者求用宜究其理既用宜究其用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獨往獨來安國全軍其用乃究今楊簡不執王將軍登壇此正究其用之時也數奏以之明

試以功天下平日誦將軍之言々將觀將軍之功々副其言々乃益信集中戚南塘為多因其生平所見蹈乎慕岡之言若是夫今世論名將輒屈指南塘南塘自序其集曰精微極於無聲

真放之於天地而動鬼神故求
知者謂南塘練士藝至知者曰
練士心法南塘練其心者也心
包乎天何制於天包乎地何制
於地包乎人何制於人不制於
天者天以之清不制於地者地

以之寧不制於人者人以之生
天吾清也地吾寧也人吾生也
所謂究其用也至用至博而至
遠其理至約而至近至機在我
而無雜夫天文億萬地理億萬
人事億萬不得其機而握之眾

乃在物眾在物於我寡矣巨乃
在物巨在物則我小矣不為所制
者幾希而何用之究焉君諒乎
纂圖之云哉以此弁王君之集
其足以感觀在奏安攘之功矣
並以之復請謀帥而不虞有所

贅說

晉人真予曹于汴書

登壇必究序

夫易水地合體曰師師勢險而其用陰聖人之不得已也然丈人用之則吉無咎本諸德曰剛中允兵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輕率而易動持疑而寡斷利可以誘卑可以驕聲可以奪疑可以間縣不剛也知進而不知退能勇而不能却剛愎而自用執一而不化嗜殺而不悔縣不中也不剛不中非德也是其將猶嬰孺子可襲而虜矣丈人者何其

道以貞其行以順其養民畜衆以久其出以律其謀以臧敵可乘以執言時不利以左次獨知獨斷則弟子不庸使貪使詐則小人勿棄其不動難知如地其因形制變無常其取不盈險不失信象坎其柔而動剛含先迷而趨後得象坤而剛中之德一焉一之以守其真適之以達於變靡不測也靡不究也不比於咎而皆在於吉德是之謂丈人是故國有事君爲之築壇怡而

禮馬國之六師率以聽馬閑以外專而制馬皇皇乎被三錫而閑國承家也不偉然丈夫之烈乎哉故將未有不知易而能知兵者也世所傳兵家者言離之而三析之而六窮之而十三是

于易為附贅而況其多乎今觀王君之著書也則又以益多大之而三垣九野風雲氣候之徵遠之而窮髮大荒海嶼扶桑之國顯之而律度權衡戰克攻取之法幽之而太乙六甲出神入妙之機博之而握奇乘之八陣六花之變瑣之而技擊劒術方藥卜筮之説證古義則六經百氏之遺文憂時務則名公鉅儒之疏議廣矣博矣難測究矣至讀其帷閫答問一書抽扃啓秘

發乎心精又約之乎其言之也王君之論曰非博不足以盡智非約不足以盡神敵之設詭無窮將有所不知則疑疑則怯怯則泥于剛中之旨悖矣約之為用神乎神乎不可思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也蓋深乎易矣故夫衆多而亂術多而襍有淮陰氏則多而益辦垓下之勝也為趙括氏則讀父書而不知其解長平之敗也善讀王君書者而以約求之乎則為淮陰其徒以

多求之乎則為趙括是多之益以長其眩瞀迷惑而不能自得又奚益于勝哉不佞書生也何知兵少而受易則竊易剄中之旨以告弁士又非敢言知易也王君仁而武沉而有謀蓋庶乎今之丈人其必以不佞言為信矣遂為之序

閬中徐鑾鳴卿書

淮陰王羽鶴兵法序

余嘗備員南粵有事武闈得淮陰王羽卿著兵策讀之見其才智輻輳筆端縱奮鋒出心知其為登壇士也無何果舉於大同

馬氏備兵襄陽甫旬日而鄖陽制府移一檄授公署以廣學宮卒伍大譁以兵級制府謀僉說會羽卿謁童盈郎中意闕變輒奮身入軍中伏劍聲兜閭嚳禍衆乃釋甲就部羽卿籍無名童天子嘉劉之變有督兵閫鎮靜勇不得闕入西地又有以反召諸計謀上諸督府陰用之拔其城忠謀及者羽卿有力焉海氣超朝

錄

鶴廷發天下邊戍閫左挑之數事而請設五營丘中國動搖廷議謂江淮南北咽喉語桑保障儀朝揚帆則夕可至乃授羽卿為識

俾諸江淮明倡至則大閱士卒脩
戰具以整暇待之或猿不犯海波
為悟轅門無事悟自親將士投
石拔距而已乃悉紬繹中秘書採
摭古今兵閫彙而稽覈自天文

地理也及外夷江河海防以及邊
將行軍攻守兵刑雜種茇舍諸
類雜一器一藝無不畢載甚者本之
六經以討其源博之左國子史以
議其變考之武經七書以求其

法參之歷代將傳以驗其用稽遠
世名臣封事以採其議旁及諸百
家衆技稗官小說以盡其能為卷
四十為目七十有二名曰登壇必究書
成余齋藩署中便為之序余惟法

之可以言傳者法之粗也至不可以
言傳者法之精也粗如戰陣之有方
陣兵器之器者其有形者變詐
奇正勝負形勢則又以其變
於其至精之地陰陽機關

之學而不能出一門深也故兵説地
也以不用而用如醫語用兵者乃儲
較識趾智不如蔡賈勇騖技著毫
世斯已贊矣漢尉繚子李衛公諸
書方之孫氏猶拾瀋也況乎至蓋

以錄乎至可之其若霍去病不學兵法
而驟無勇庭壯至郝連馬服子括
讀父書而書乎坑卒斬戮幾亡兵
固不以其言談乎雖然用兵以已究
猶用藥以治病也方書雖不知其嘗

病而命病不能為故脫方療醫種
或以藥殺人而後世不以其故廢
藥聞乎治古而失之者矣未有隨心
而能得者也醫之道然執譜局以為
敵望必敵之應我者如醫之精能

變而用之神而明之故圖解護之
變甚於是居能思得相御無忘
而書囊之秘術方略之書譜而也
近世東年戚大將軍著紀效新
書讀之者以為嘗矣戚於樹勳

海上以紀繼傳之法爲詳備矣
及此讀羽卿無如入武庫觀予
兵家之具備於用之者自如耳
嗟乎將以忠義爲上韜鈐次之
當羽卿奮身入虎軍視死生之
際忠義之性豈可假人耶至于
登壇誓師諄諄之成法無以踰
乎而懼好謀而成者哉余與羽
卿有一日之雅因叙其書以俟夫
知兵者擇焉

萬曆歲次己亥仲春之吉
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友人
晉江黃克纘再拜書

登壇必究序

凡精而必勝者必有法倕之斤僚之丸曠之樂養叔之射泰豆氏之御扁亡不以其法妙天下而況于兵也與紙廼譚者創于讀父書者之敗而遂舉古法而弁髦之其說在霍驃

騎犁虜廷天子即軍中立歸而不至學古兵法也然嘗考之史驃騎不善撫士卒輜車棄梁肉卒多饑藉令以驃騎之才之敵而又習古兵法則豈其不按彀吮疽如古人乎而惡用穿域蹋鞠為即史遷亦安所謂以為天幸不甚敗繇斯以譚兵之有法也自天生五材以來未之有改也余則惡知兵蓋庶幾乎世之師師稱長子者乃今以鹺使者仍部識王將軍已又從王將軍睹所論著登壇必究將軍雖蹶張跗注乎碩

其于學亡所不窺而于材亡所不庀自其受世官司馬氏而志已鳴劍馳伊吾矣今考其書上具天文下盡荒徼顕之則舟車步騎攻戰屯守之略織悉則奇門遁甲占測禳禜之方遠之則北書百將之嫩言近之則名公碩卿之封

事繞〻乎井〻乎其緒析如陶朱
公之治生而其剖擊如韓非之論
難其料敵如季主之蔡卜而其批
大竅如庖丁之解牛將軍將軍乎
豈古所稱說禮義而敦詩書者歟
天今兵不雜類

天子神靈方寧少事然叛夷屢見告
矣播豕突于西而虜虎泰于北聽
鞞鼓而思將帥之臣當事者倘有
意乎而方畧如將軍業已趣家致
太師脫一旦而當行間援桴鼓將摟
籌而制勝卿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耶夫兵猶醫焉醫有灸者石者熨者
齊者治熱陰石柔齊治寒陽石剛齊
故越人過邯鄲為帶下醫過雒陽為
痺醫入秦為小兒醫不摟方而天下
言禁方者必曰越人氏此善法法者
也善乎輪扁之告齊桓公曰不徐不

疾得之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臣不能喻諸臣之子臣之子亦
能受諸臣兵亦猶是矣世稱將軍仁
而武沉而有謀則必摟其可傳者與
衆共而獨得其不可傳者于心其必為
越人之禁方而毋令輪扁之譏其後則

其為名將直一霍驃騎云手扎將軍名
鳴鶴淮陰人

賜同進士出身江西道監察御史巡按直
隸嵩陽馬從聘譔

登壇必究叙

余甥王羽卿出自將門少負倜
志慷慨期勒燕然封狼居胥之
奇勛以故弃青衿襲千夫長丙戌
舉武進士高第累功遷今副總
戎夫羽卿雖左烏號右夏服周
旋鞭弭櫜鞬閒顧手未嘗一日
廢書鈐閣之藏幾于二酉腹中
武庫不減數萬甲兵間集兵家
言為登壇必究若干卷書成來
示余余一再流覽則孤虛旺相
阨塞形勝虛實向背之數臨機

決勝之奇以至軍興所須洪巨
纖悉靡不備是矣乃屬余序諸
首簡余辱在葭莩豈能無言以
謝羽卿也余故文士不知兵然
竊有慨于中矣嘗怪趙括讀父
書而為婦女子所唾笑房琯用

古戰法小試輒挫衄何不效之
甚也嗟乎其為介胄不知書者
口實也必與兩人者夫圻父陰
謀諸書猶古方書也非扁鵲倉
公善用之即殺人庸醫也漢武
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

受曰將顧方畧何如豈能效人齒
頰如刻舟求劍之為余聞羽卿
建牙狼山諸所為倡勇敢激忠
義具有方畧人人稱為大將材
然士亦無不人人奮者蓋庶幾
不愧驃騎風至于國爾忘家之

意大都露所自敘中則羽卿登
壇事業有不盡于是書者是書
也其不過羽卿之緒論而武弁
家之津筏也與夫以羽卿之才
猷雄畧當不至終為簸鳳為韝
鷹其翔千仞而搏秋空直旦莫

也者况今天下南北搶攘羽書
旁午
聖天子拊髀思干城之臣一旦
授金印如斗大俾横行四夷中
然則勒燕然封狼居胥此其時
邑羽卿勉旃哉余且拭目以觀

爾登壇勛也
萬曆貳拾柒年己亥夏五月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應天府府
丞東海張朝瑞撰

登壇必究目錄

第一卷 天文

第二卷 玉曆

第三卷 太乙

第四卷 奇門

第五卷 六壬

第六卷 地理一 古九州 北直隸 南直隸 浙江 江西

第七卷 地理二 福建 湖廣 河南

第八卷 地理三 山東 山西 陝西 四川

第九卷 地理四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第十卷 兩直各省事宜 北直隸 遼東 山東 南直隸 浙江 福建 廣東

第十一卷 兵柄 將權 將帥

第十二卷 選將 任將 賞功 賞罰

第十三卷 簡閱 選兵 教兵 訓練

第十四卷 威武 懷遠 京輔 郡國

第十五卷 征討 軍行 下營法

第十六卷 軍制 經武 軍情

第十七卷 屯戍 屯田 城守 守邊

第十八卷 馬政 相馬 車戰 用騎

第十九卷 奇伏

師律　師戒　號令

第二十卷

敘戰　百戰　戰地　戰陣

第二十一卷

攘夷　外夷

第二十二卷

四夷　夷情　譯言附虜語

第二十三卷

北虜　胡名

第二十四卷

東南海夷　朝鮮　東倭

第二十五卷

江防　水戰

第二十六卷

遏盜

第二十七卷

攻城

第二十八卷

守城

第二十九卷

器械　器圖附營器　火器

第三十卷

劍經附長鎗

第三十一卷

漕河附漕運海運

第三十二卷

烽燧　間諜　諜士　祭禱

醫藥

第三十三卷

陣圖一

第三十四卷

陣圖二

第三十五卷

陣圖三

第三十六卷

陣圖四

第三十七卷

奏疏一

第三十八卷

奏疏二

第三十九卷

奏疏三

第四十卷

奏疏四

登壇必究目録卷終

凡例

一是輯止取別刻有關兵事者乃係昔時隨見隨錄未暇纂括分類多端且未嘗參入己見緣武人智識短淺不敢與當世名公鉅卿頡頏而譚時事惟恐爲高明所竊鄙故專事彙輯而鮮發攉閱者亮之

一是輯有奏議文移論辨籌策類各不一內有稱臣稱名稱字稱號及稱其公悉仍原本未嘗改易閱者幸毋以異同見罪

一輯中有名公奏議皆據別刻所載亦知挂漏固多非有成心去取

一天文及陣法內有無裨實用者姑悉存之以備參考其間可信與否智者能辨之一或刪削恐好事者疑爲未備妄增奇異愈繁愈詭徒亂耳目

一各路將臣忽聞方隅之警必先察里道之迂近以審敵情之緩急地理於兵家亦最切者故省直道路及府衛州縣據一統志與皇輿考所載撮輯備覽誠不憚煩同志者幸亮之

一戰陣奇伏攻取之機及新變火器諸法皆別刻所舊載盡輯篇中或有秘聞不敢槩刊兵道尚詭豈宜輕泄雖別有帷閫答問間嘗及之然亦不敢不愼秘也閱者幸諒其未備云

登壇必究天文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奚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解天文說

王鳴鶴曰天文微渺難言矧我
朝有私習之禁而又不容以易言者也天下臣民恪
遵　憲制無敢軼越故今世占候獨決於靈臺如
漢太史公父子世官其業而他無與也雖然
祖宗之禁不過為妄言妖術熒惑人心者設耳至若

受　命制閫徵曉相向吉凶禍福勝負所關如日
月有顯晦星辰有變遷風氣雲物有禨祥感應之
機捷於影響不有先覺何以早計而預待之墨子
以帝殺黑龍而不利於北方戴洋以熒惑逆行而
知石晉之敗故古者重時日徵陰陽未之有改也
今於世所諱言及一切妄誕之書皆不敢槩輯以
干　明禁至於見今刊行于世及頒降自
上如文獻通考玉曆祥異等書敬採其切于兵事者
彙以成帙庶便臨戎備覽焉

天文總圖說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
經之曰歷相擊曰鬪早出曰嬴晚出曰縮又失次
上二三宿曰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
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鈎南北曰紀
星月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
曰守守之而久曰復曰還（星宿行列）
行兩角間行亢外三尺行氐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

內二尺行尾內十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
行牛上間行女外四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
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十四尺行奎外十三尺行
婁外九尺行胃外九尺行昴外十五尺行畢左角
行觜內八尺行參內十三尺行井中行鬼外四尺
行星內十五尺行張內十八尺行翼內六尺行軫
內三天（日月五星常行黃道）
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
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
洛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

分夾鄒氏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天漢起沒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

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黃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六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弱故夜短自夏至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

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何以謂晝數多而夜數少也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禮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
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
陽城是也鄭玄云凡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
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
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
言之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
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一度凡千
四百六八里二十四步六尺四分蓋象紀數言人人
殊何居要之周渾無際日月盼營馴幽咫步宜寘
瑩其所以然者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
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傳云
日太陽之精
月者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
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
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
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裹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
度強其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極漸疾疾極

漸遲二十七日半强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
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
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
而陰陽一終矣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於東井
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
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
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日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
北也月行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
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
道
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
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
二歲而周天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

入無常三歲而周天
填星常以甲辰元始見斗之歲鎮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辰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角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二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

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至五度多至三十度計其辰星之行見伏之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驚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
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黄道裏或出黄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然出入無常不可以筭勝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疾逆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行不西行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
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始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經曰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下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

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流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地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

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陿孟康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爲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闊陿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精散爲祆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食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鬭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曰食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氣青赤黑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適讀曰謫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爲虹雌爲蜺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爲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紫微垣圖

中宮

北極紫微宮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一云第三明者帝之居第四明曰四庶子最小第五天之樞也）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

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坐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廚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玄戈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闇陽淡（一本云文昌之下三師名天牢六星四勢前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太陽一星側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闇陽淡）北斗之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闓陽揺光六七名揺光左三天槍紅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一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北極太子最為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也其第四星為后宮第五星為天樞張衡云二星並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星明大則吉變動則憂張衡云抱極[illegible]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張衡云抱極之細星也以為輔臣之位主贊萬機小而明吉大明及芒角臣逼君弱則宮不理天乙一星在紫微宮門右星之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鬪知人吉凶者也太乙一星在天乙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張衡云天乙逼闓闔外其占明而有光則陰陽和合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乙占與天乙略同紫宮垣十五

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蕃近閶闔門第一星為左樞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弼第五星為少弼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星為少丞其西蕃近閶闔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為上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上丞皆以明大有常則吉若盛則內輔盛也宮垣直而明天子自將兵闓闔門如開則兵起西蕃闓闔名陰德門也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者以不明為宜明則新君踐極又隋志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分為二星占曰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張衡曰八坐大臣之象其占與四輔不殊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左右史之過則史直辭不一明星反是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

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張衡云掖官也主記宮中之事其占與柱史同御女四星在紫微宮內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其占明則多內寵不明則否晉志謂之女御宮天柱五星在紫微宮門內華蓋杠左旁近東垣北隅法五行主晦朔晝夜之職所正則吉人安陰陽不然則司歷過隋志云東政教立劉法之府也常以朔望日垂禁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示法象魏北之謂也大理二星在紫微宮門內近陰德決獄之宮星明則刑罰平不明則冤酷深勾陳六星在紫微宮內華蓋之下晉志云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宮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星明則吉暗則人主惡之勾陳口一星曰天星亦曰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見則為災六甲六星在紫微宮內華蓋杠左旁分掌陰陽紀時節明則陰陽和不明則寒暑易節五帝內坐五星在華蓋下陳上斧扆之象所以備宸帝居者明正則吉變動則災西隋志云客星犯紫微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勾陳上當大帝所

以覆蔽大帝之坐也明正則吉傾動則凶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同胡兵起內階六星在文昌北天皇之座也明吉傾動凶紫微東垣北維外六星曰天廚六[illegible]官之廚也見吉不見凶[illegible]家從西蓄之外五車之北具八[illegible]星一稻二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八星不見則國人饑曰天棓五星在[illegible]牀東北[illegible]所以禦難也不明則國兵起一曰主爭訟明大凶小吉天床六星當閶闔門外主天子寢舍解息燕休之處星正大吉君有慶傾則人主不安一云在宮門外聽政之象也為寢舍也暗內內廚兩星在紫微垣外西南角主六宮之內飲食府也一云主后夫人與太子飲宴居常無咎有把守凶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

省也明潤大小齊天瑞珠玉衡云其占貴賤光明萬人安大小均天端降青黑細微多所害謙動移徙大臣憂金火守入兵興孛犯國亂一曰文昌動則三公受誅后崩災福與三公同三公三星在北斗柄東又三公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空司徒之象主燮理陰陽衡君機務其星移徙不吉居常安金火守之三公有凶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太尊一星在中台之北貴戚也巫咸云暱公之象台常為定不見則凶金犯守為災貴賤將敗者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怨過禁暴豕乎貫索周占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衛也非其常兵起明吉暗凶修徒大臣誅勞門星在太陽西北刑餘人而用事旨也不明吉明則闔官權相一星在北斗南隋志云相者是總領百官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明吉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其占與梗河相類北斗魁中四黑星為貴人之牢也天理明及搖動字有星者為貴人下獄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

上要之樞紀陰陽之本元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北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又曰斗星為旋璣杓三星為宗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則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天下多訟決獄也星少二十以上人民有訟輔明而斗不明臣強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強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宮也淤衡云云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

或變色若不變百姓聚以猶災第二星不明或
變色若發號令不明則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
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急聲則第五星不明則政則
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浚法濫刑退兵傷政則
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貴莫則第
七星不明或變色也凡日月星運環及斗月暈及一指
動與起其旁及中小星多則天下不安人多怨
云小星多則天下安不然則國人散亡聯及客星一
守入皆因宰輔元甚也
右夾漈鄭氏作通志天文略言漢晉諸志所載
諸星名數災祥義雜元晦無子作步天歌
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無餘無失故特
取其歌而於歌之後採諸家之言以備之今所
載其前則丹元子歌也後則夾漈所取諸志以
擇之者也其說亦略備矣然宋史志所載近代
諸儒之說則考訂尤詳故又撫其所未備者附
見各段之末云
宋兩朝天文志舊說皆以紐星正樞機後祖暅之
以儀測之得皇祐中以銅儀管候之其不動處猶
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朱子語錄曰北辰乃天之

靈臺秘苑　天文一　十五

北極天知不動北辰
動又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
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
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不動
星動否曰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
竟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
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
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
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宋兩朝天文志太子星去北極十五度入星宿三
度四輔四星去天樞各四度　勾陳六星去極
六度半入壁宿五度　天皇大帝星去極八度半入極
室宿十度入壁宿四度半　華蓋七星杠九星
二十六度入室宿四度　五帝內坐五星距中大星去極
星去極十一度入室宿六度　六甲六星距西
星去極十二度半入奎宿　女御四星距西南
南星去極十五度半入奎宿一度　天柱五星
距東南星去極十三度半入危宿初度　尚書五星
星距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入尾宿十四度　女史一星
下史一星去極十八度入斗宿十三度　女史一柱

靈臺秘苑　天文一　十六

星去極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度　陰德二星距東星去極
去極十九度入房宿二度　大理二星距西南星去
二十三度半入心宿五度　天牀六星距西南星去
去極二十二度入氐宿二度半　紫微垣十五星
其左騶樞去極二十七度半入房宿一度　右騶
樞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八度　天乙一星上極
二十度半入亢宿一度半　太乙一星去極二十
一度入亢宿十度　內廚二星距西南星去極十
九度半入軫宿十一度　天廚六星距大星去極十
二十四度入斗宿二十二度　內階六星距西南
星去極二十三度入井宿二十六度　八穀八星
畢西南星第四星去極二十四度半入胃宿五度　傳舍
九　閣道六星距南星去極四十八度入婁宿四度
半　策一星去極三十三度半入壁宿五度
九星距大星去極二十四度入危宿初度　扶筐
七星距南第一星去極三十二度半入斗宿十六度
北斗七星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
搖光去極三十五度入角宿九度　輔一星去
極三十度入角宿三度　天理四星距東南去極
二十八度入翼宿九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
二十五度少入角宿六度　三師三星距西星去
極二十一度入張宿初度　文昌六星距西南星去
星去極三十四度入張宿十度半　勢四星距大星去
距西北星去極二十三度入翼宿十度半　天牢六星距南星去
一十二度入軫宿初度　天槍三星距南星去
三十二度半入氐宿初度　天棓五星距大南星去
極四十二度入箕宿三度
晁公曰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
而已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能言其去
深若干度入某宿若干度爲異耳
宋中興天文志坎正北方也北極所於乾而於
艮丑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作曆
皆逆推而上之以至於數十百萬之歲必得元月合璧
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然後日月之故爲曆元建牛
丑爲艮分之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則居其
方爲天之極而七政則會其分爲曆之元當七政
會其分之時亦必一遷運適當其方次天道自然知
者斷矣此其辨之一曰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星

圓謂之帝而勾陳口中又爲天皇大帝非是按巫咸通元經實號圖北極五星勾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太宮一而帝二也此當辨曰貫造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晉志謂北辰爲最尊者是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言於天象爲至尊是於五星爲第一而志又以第五圓置之甚此當辨夫不以紐星之居其所衆星拱者爲帝而以從極之亦明者爲帝則異乎吾孔子云此當辨北長一星不爲帝而猶勾陳中星爲天皇大帝當居其所非大而不居其所爲大乎口中一星卯大帝之極不留逐道爲天皇大帝逐以爲紐緄貿此當辨志曰北極五星具紐星大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處子也非是按天象列星圖亦以一爲太子二爲帝三爲庶子而餘星則爲後宮乾象新書所載傳言亦以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而三則以爲主五行圓則以爲主諸王五則以爲主處子按其說皆非是而未服辨所辨者曰月五星各分所主疵非其義也猶令必有所主則主者惟帝耳太子何得分

三五座爲帝乃獨主日子此當辨大宮書前漢志及泰秋合成周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橫后妃圓星從端大妃光明二說大聚相類然者之經魏之象則指三至爲三公固不可而又以三星爲子覺左不可且既以爲三公又以爲子屬郎旁二星耳太子一熹子一豈又有子爲子宮南三星曰三公內座杓南三星及雖上三星曰三公三孤後豈此又有三公乎所謂後勾四星勾曲抱極志謂四輔是也則星未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者乎言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者皆非是此當辨夫以四輔末大星爲妃者固非是而志則曰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亦非是勾陳貫主六軍大司焉丞咸曰主天子護軍郎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妃此當辨曰然則比極五星之辨如何關之所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是爲天星大帝其神司權魄寶此是也而彼所指勾陳中一星爲耀緄寶者非也故物一日帝次二日后次三日妃次四曰太子乃其赤明者也六五曰處子四知中宮

太微垣圖

帝當以孔子所辨北辰爲据此猶北極星其神曜魄寶太公望曰天書不證此其辨之二又曰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北極爲天文之正中而自專以來晉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中興更造渾儀而太史局令丁師仁言臨安所地勢何南於北辰極高下常量行移易局官呂璩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乎天參合移之德往必有是武於此罷儀後十餘年部詳鑄儀則累用臨安此極高下爲之以令清臺儀校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焉若別星諸宿去極之度數乎赤道之遠近則清臺一遵星紀所測無所更易舊史已具茲不復言

太微宮

上元天廷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
右執法門西東門首皁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烏三公
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
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
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
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
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
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畔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
垣相對無兵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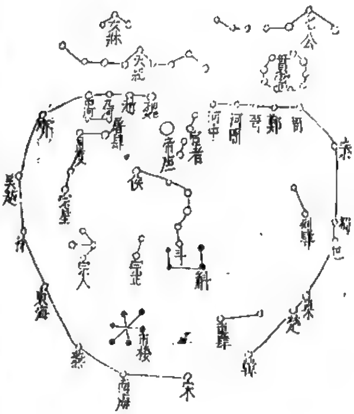
太微垣下□□□□□蕃衛云天子之宮庭五帝
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爲
攝人衛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
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
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
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
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
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
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東
北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
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
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
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
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
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謁者一星在
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
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
衡云以輔弼帝者其條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
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
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

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坐南近右執
法屏所以擁蔽帝座也執法主刺舉星明則君
臣有禮黃帝內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
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
之坐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
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
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
之神南方星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
白招拒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
云五帝同明所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
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
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
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
光儲貳之星明而潤則太子矣不然則否金火守
之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
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郎將一星在
郎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
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
蕃之外上將之西下台之南部宅旄頭之騎官也
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兵車騎同占常陳七星

如畢狀在郎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弱郎
位十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
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
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
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隋志郎位主守衛也其
星明大臣有功上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
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
角外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吉暗凶明堂西三星曰
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司怪同少
微長垣二坐星少輝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兩
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
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
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曰中台爲司中主宗
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招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
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
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
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
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

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爲乖度金火守入其
起勢占尤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太微十星右執法去極八十四度入軫
入翼宿十二度半 左執法去極八十六度入軫
宿初度半 謁者一星去極八十三度入軫宿一
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四度半入軫六
度 九卿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軫七
度 內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軫一
度 五帝座五星距中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
翼十一度 屏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翼
十度 太子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一度
半 從官一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翼八度半
幸臣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五度 郎位
十五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度入翼十八度 郎
將一星去極六十七度半入軫十一度 常陳七
星距東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軫初度 虎賁一
星去極六十二度少入翼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坐五帝內座又
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覲乎紫宮
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
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之神也有天星矣
而又有五帝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
不分主事以輔天皇者皆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郊北極星象設中宮以天皇大帝也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illegible]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
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圖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當門六箇星市
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
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
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
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
橫者七公成天紀却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
北三星名女牀此坐還依織女傍三垣之象無相侵
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
吟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者臣殺主彗星出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張衡云天市明則市利弭蘭人無利忽暗則反是市樓六星在市中臨集星之上主司闤闠明則吉暗則市利不理也隋志市樓者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之内主車駕不明則國車盡行隋志主衆賈之區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害客星守抑則天子親屬有變又曰客星守之貴人死又曰宗正明則宗室有秩暗則國家凶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録親疏享祀如繪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族星之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帛度二星在宗室星東北主度量明則尺量平商人斯暗則否屠肆二星在帛度東北主烹宰明大則肆中多宰殺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則輔臣強西東關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

則主不安居常則吉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明則天子吉威令行微細凶大人當之或云暗則大人不正張衡云帝坐者帝王之常帝坐有五一坐在紫微宮一坐在太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天市垣一坐在太極宮宸云帝坐一曰神農所居不見則大人當其然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傍之閹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其占與勢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寶玉之貨移徙則列肆不安火守入兵大起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覆則歲熟仰則人饑明昭與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樓北亦曰天斛主量者也占與斗同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張衡云貫索開有赦不見則刑獄簡若開口人星入牢中所繫死者常以下午夜候之一星不見則有小喜二星不見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得令行豆赦若客星出視其小大大有大赦小有小赦或云貫索爲賤人之牢一星芒有喜事二星芒加爵祿三星芒

有赦門則牢中多死大把災火犯米貴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張衡云七公禍列貫索之口二列去列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關法平差戾則歲多冤觀或云星人河宋貴火祀之兵走天紀九星在貫東九卿也爲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詞訟亡則正理壞國紀亂散絕具地震山崩女牀三星在天紀之北爲後宮御女主女事明則宮人慈意常則無咎宋西蕃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列各十一星其東垣南第一星曰宋第二星曰南海第三星曰燕第四星曰東海第五星曰徐第六星曰吳越第七星曰齊第八星曰中山第九星曰九河第十星曰趙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第一星曰韓第二星曰楚第三星曰梁第四星曰巴第五星曰蜀第六星曰秦第七星曰周第八星曰鄭第九星曰晉第十星曰河閒第十一星曰河中東垣南第一星曰宋去極一百五度半入危宿七度 西垣第一星韓去極九十八度半入心宿五度 市樓一星距東南星去極九十八度入尾宿十二度 車肆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度入尾宿三度 斛四星

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入尾宿二度 列肆二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六度半入心宿三度半 帝座一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尾宿十度 候一星去極七十八度半入尾宿十六度 宦者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尾九度半 斗五星距東大星去極七十九度入尾六度半 宗正二星距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尾十六度 宗人四星距六星去極八十六度入箕一度 宗室二星距北大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箕五度 帛度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箕三度 屠肆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半入箕宿三度 案牛與天文占天市垣中一星河大皆謂之帝座帝座東北一星爲后舊誤作候西南三星爲妃舊失其位妃北一星在帝右后北一星在帝左是爲左右常侍妃南四星爲宦寺宦寺南一星爲閹人閹人南四星爲内屏北其別也而舊乃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星爲宦者又以宦寺閹人合五星爲十又以内屏四星爲階皆誤也 又曰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

夫角左太微右太角一脩志新之入衆星中
謂之天王実其説不曰司馬遷云大角者天王帝
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
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難於衆星中頗
表所出之亦未得傳説故凡曰天王座曰大王帝
廷曰盡斗柄所指以建時節皆非是

角宿圖

東方　蒼龍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爲鱗蟲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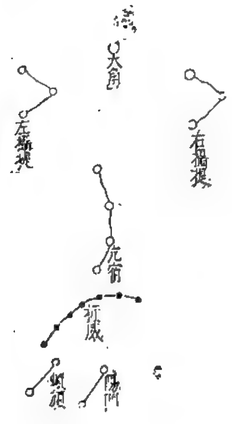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角二星十二度爲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耀之所行也其明則太平芒動則國不寧日食左角天下道斷金火犯有戰敵金守之大將持政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爲道五星犯之爲旱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五星犯之爲水養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爲天子八達之衢明正則吉動搖則法駕有虞天田主天子畿內封疆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水潦平道西一星曰進賢在太微宮東舉賢者在位暗則在野又曰主卿相主遠才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也不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寧天門二黑星在平星北角之南主天之門爲朝聘待客之所明則四方歸化不見則兵革起邪佞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廷尉之象也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其占曰庫中星不見兵四合無星則下臣謀上明而動搖則兵出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庫樓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明則遠方入貢暗則夷狄叛客星守之主兵至

宋兩朝天文志角二星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半

庫樓十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軫十五度半　南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軫十一度　平道二星距東星去極九十一度入角二度　天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軫十六度　平星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軫十六度　天田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入角二度半　周鼎三星距東北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角宿七度半

亢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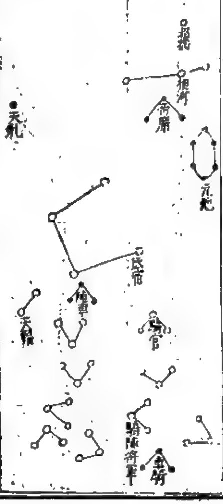


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横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南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主天子内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曰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録功者也亦爲疏廟主疾疫其星明大則海歸王輔臣納忠人無疾疫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搖沸旱澇作矣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坐也又爲天子梁棟金守之則兵起日食亢南七黑星曰折威主斬直殺金火守之夷狄犯提將斬市者攝提六星在斗柄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爲盾以夾帝坐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橫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一曰大臣之象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察情偽也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守陽門夷狄犯塞

宋兩朝天文志亢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攝提六星其右距北大星去極六十七度入亢七度其左距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入亢七度太陽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角十度折威七星距西第三大星去極一百三度入亢二度大角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亢二度半頓頑二星距東南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半入亢四度

氐宿圖



氐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横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

氐十六度下二尺爲五星日月中道爲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親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謀內禍亂生矣日月食主內亂木犯之立妃后火犯臣僭上金犯弃將水犯百官憂客星犯婚亂不寧等事犯暴兵起月暈人不安一日氐爲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嫡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氐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氐北主其露明則潤澤其露降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杓端主胡兵芒角變色搖動則兵革大起梗河三星在大角北天子備不虞其色變動有兵喪

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宴樂獻壽之所其星不明大人失位亢池星昇亢北泛舟楫主迎逆移從則凶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騎士之衆星衆則安不見兵起車騎三星在氐南騎官之上都車馬之將也金火犯爲災動搖車騎行天輻兩黃星在房西主鸞路乘水之則華轂有憂也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宋兩朝天文志氐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亢池六星距北大星去極七十度半入亢三度天乳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入氐十四度　招搖一星去極五十一度入亢四度半　梗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九度入氐二度　騎官二十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氐初度　車騎三星距東南星去極一百四十度入氐二度　帝席三星距東星去極六十七度半入氐宿一度半

房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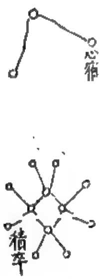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鉤鈐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爲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房六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亦四輔也下第

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也天道亦謂之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房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日月食主昏亂撓臣橫彗孛犯之兵起下二星爲陰五星犯之爲水上二星爲陽五星犯之爲旱房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鉤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鉤鈐間有星及疏拆地動河清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星北日月五星之道也爲房之戶所以防淫泆也明則吉暗則凶日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火守之兵起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立主受金贖罪正而列則法令太平曲而斜竹則刑罰不中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金火犯守之有憂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宋兩朝天文志房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　鍵閉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入房四度罰三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心一度半東咸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一度入心一度　日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氐十四度半從官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入氐十四度　鉤鈐二小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房二度半中興天文志中氏云凡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若陽宗之精也爲雞三足爲烏二足雞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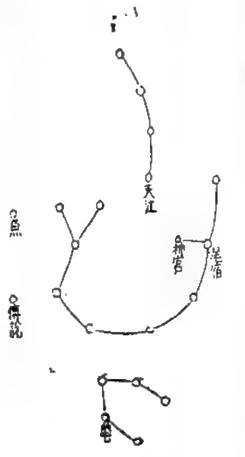
心宿圖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心六度一名大火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為大辰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為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位後星為庶子明則庶子恭心上四星為日月五星之中道也心明則化成道昌直則地動移徙不見則亡又曰心變黑色夫人有憂直則王失勢動則國有憂經則民流金火犯血光不止土大犯吉凶月食吉月暈兵起火來守之國無主客星及孛犯天下兵荒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五營軍士也微而小則吉明大搖動兵大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出盡他星守之兵大起近臣誅宋兩朝志心三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積卒十一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半入氐宿十五度

尾宿圖



尾九星如鉤蒼龍尾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尾東一星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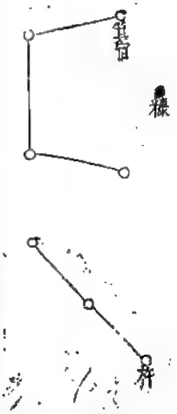
尾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比之一夫為天之中道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則嬪妾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妃無妬忌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疏遠則后失勢動搖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木犯之後月暈則后妃死火犯宮中內亂土犯占水犯宮中有事客星犯大臣誅月食主饑一日金火守之後宮兵起彗犯后生在尾南漢中主占定吉凶明則君臣和不明則為辛辰亡則亦旱千里大守之兵起在外守之兵罷天江四星在尾之北主太陰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參差則馬貴其星不具則津河閡道不通熒惑守之有兵主客星入河津絕傳說星在尾後河中主後宮女巫祝祀神祈禱子孕故曰主王后之內祭祀以求子孫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此之象也其明星大王者多子孫小而暗後宮少子動搖則後宮不安星搖則天子無嗣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

宋兩朝志尾九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天江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宿十度魚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尾宿十五度半傳說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半入尾宿十四度

中興天文志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官一名太祝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謂太祝以傳說於神宮或謂傳為傳遂為之殷相說亦迂回妄言亦考舊天只按傳說一星則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內傳出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祝妾祈此傳說之義也偶爾之傳說本北同音諸子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殊不知其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位焉

按傳說商之良宰輔也而其星則所主者宮中禱祠以祈子孫其事不類故先儒疑之然諸星中如軒轅社稷造父奚仲王良皆古人之名蓋在天為天神在人為聖哲於理有之今疑其不類而改以為傳說則過矣

箕宿圖



箕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五穀熟君無讒間陳暗則無君世說五穀貴蠻夷不伏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若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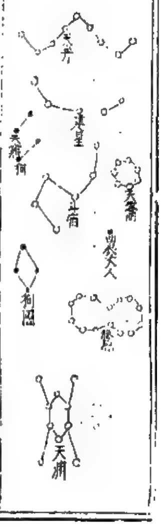
入箕有風則大水月暈箕金大犯之兵起箕星犯大臣坐箕宿北星主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臼之用亡也客星糠為豐稔移徙人失業不見人相食客星入杵臼人下有急變糠一星在箕口前杵臼西北明則豐熟為歲不見人相食

宋兩朝天文志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半　杵三星距中心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八度入箕宿三度　糠一星去極一百十七度半入尾宿十七度半

北方　玄武七宿

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結之象斗各司水司決獄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日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潛藏有蘊藏之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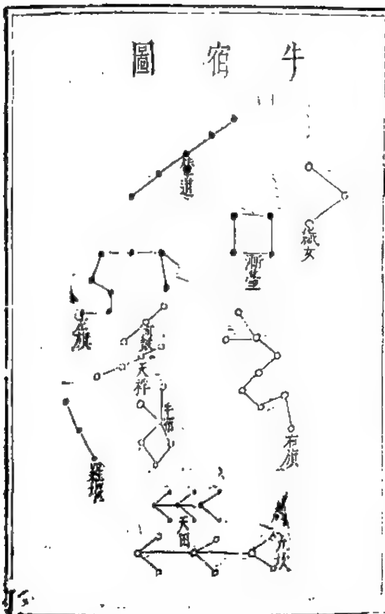
斗宿圖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南星魁中日月五星之道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

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建也亦為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若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日月五入斗天下流蕩宰犯之兵起星小暗淡輔臣有宰相及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火守之旱建六星在斗北之天關臨於黃道天之都關也建斗之星七曜之道建為謀事為大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建星動搖則人勞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譖臣謀主為關梁不道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河中宮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以知珍也星明則吉暗則凶客犯守之糴貴兵起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也金火守之兵大起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籥閉闔開閉明吉暗凶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北主鮮卑烏丸沃沮明則兵起作金火守之守外夷有變太白逆守其國亂客星守犯之有大將其王近來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一曰大海主溉灌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曰主海中魚鼈從



二黑星在斗魁前主吹守[illegible]同也不[illegible]為
大災貴女人一星在南斗兩旁老農主稼穡也其
占與穀參同
宋兩朝志南斗六星距西第三星去極一百一十
九度 離十四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度入
斗五度 天弁九星距西大星去極九十九度半
入斗宿初度 建六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
度入斗宿四度 天籥八星距西亚六星去極一百
一十四度入尾宿十九度 狗二星距東大星去
極一百一十八度入斗宿十一度 天淵十星距
中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斗宿十七度 天雞
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入斗宿十六度半
狗國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斗宿
十八度 農丈人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
箕宿六度半

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
一足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
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
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
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如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
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牛六星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其北
二星一曰即路二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
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其氏曰上二星主牛
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夷中一星主牛[illegible]
動則牛多殃明大則王道昌其星曲則羅貴又曰
星明大則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
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亡則牛
多疫月暈損犢金火犯之兵戮水土犯之吉天田

九星在牛南太微東北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
[illegible]
主設險知敵謀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
[illegible]
星在河鼓左右天之鼓旗也旗星明列曰天將吉
[illegible]旗兵起怒則馬貴[illegible]南北列曰天桴鼓
[illegible]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動搖軍鼓用桴前直亦
然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
綿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
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涌貴又曰三星俱明女功善
暗而微天下女功廢不見兵起東足四星曰漸台
臨水之台也主漏刻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
天子遊嬉之道金火守之御路兵羅堰三星在牽
牛東主堤塘雍蓄水潦灌溉田苗大而明大水泛
溢
宋兩朝天文志牛六星距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八

牽牛大西九星距南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入斗宿二十二度　九坎九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半入斗宿二十五度　左旗九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七十三度半入斗宿二十四度入牛宿　天桴四星距大星去極九十四度入斗宿二十四度半　羅堰三星距北星去極一百十九度入牛宿三度　漸台西星距東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斗宿十度　輦道距南西北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十一度半　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半入斗宿五度

吳徐整氏曰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所此也古詩云河鼓謂之牽牛又爾雅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宋若據王當之夕夜令陽王夫人紹縱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飲其刃以洞徵志載蘇德哥爲除蠶祝其先人日當夜半可以見候鬼宿渡河之後翟入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春或祭於日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神占以候之求少遲云公[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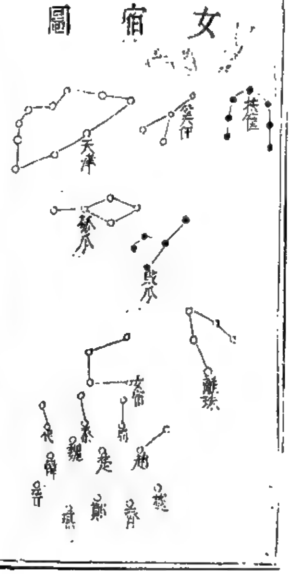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七夕詩云指[illegible]

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illegible]

望七夕謎見同神光終難續此事竟隱處[illegible]

曉其失非他人比也



女西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仲韓衛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隣齊國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五各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女十一度下九尺爲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諸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婦女之位其星如婦功之式上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小暗則國藏虛移動則婦女災殃疾死多所殃兵喪日月災國憂木從立府大犯女喪金犯災上孛犯相離月暈婦人災又[illegible]木守之萬物不成火守之布帛貴人多死土守之有女喪金守之兵起十二國有十六星齊一星在九坎之東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

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
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離珠
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爲女子之星非其
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亂又五星犯離珠北
主陰謀七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后失勢水
果不登客星守之絲蓏貴旁五星曰敗瓜主種子
敗瓜客同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漢中津梁所度
明而動爲兵起如流死人如亂麻參差不齊馬貴
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覆關天下星亡水
災河道水賊稱王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古車正也
金火守之兵車必起狀類七黑星主蚕事見吉不
見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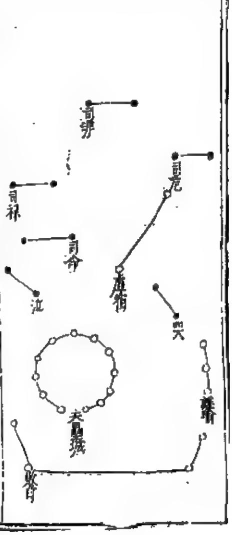
宋兩朝天文志云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
半　下二諸侯十六星其西距西星去極一百二
十三度入牛宿四度　離珠五星距東北大星去
極九十五度入牛宿六度半　敗瓜五星距南星
去極八十二度半入牛宿六度　瓠瓜五星距西
星去極七十九度入牛宿七度　天津九星距西
南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十三度　奚仲
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牛宿十八度

宋史天文志石氏云女一名婺女左傳昭公十
年有星出於婺女杜預注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
爲處女也

夾漈鄭氏曰謹按天之所覆皆廣而華夏所占者
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爲
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
隨其所隸耳

按鄭氏因牛女屬有十二國星而以爲華夏所
占者只牛女二宿且引釋氏南贍部州之說以
爲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
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雄
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只方宿也與南贍部
州之說異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
角星書以爲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
書以爲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
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韓魏
則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所
未嘗偏乎牛女也謂
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虛宿圖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星虛危之下哭
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三星敗臼四星
城下橫臼西三箇離瑜明

虛九度少墟家宰之官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
又主風雲死喪下九尺爲天之中道明靜則天下

下安靜則有死喪哭泣
宗廟五星犯之有災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賞行
罰殺不祥又北二星曰司祿主爵祿增延年德故
在六宗之祀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驕佚亡司非
二星在危之北主愆過凡此四司皆黑星明大爲
災居常則平虛南二星曰哭星曰泣星二星
曰泣主死明則國多哭泣金火守之亦然泣南十
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形主北夷丁零匈奴敗臼
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彗星守之饑兵起秦代東
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主衣也瑜玉佩婦人之服
星也微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

宋兩朝天文志虛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度半
司命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虛宿三度
司祿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宿四度　司
危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女宿八度
司非二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九度半入女宿九度
半　哭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十七度半入女
宿九度　泣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危
宿三度　天壘城十三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
六度入女宿十一度　敗臼四星距北星去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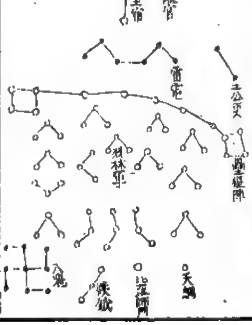
百三十九度半入虛宿八度　璇璣三星距西星
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女宿九度

危宿圖

危三星不直曰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
曰形人上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鉤九黃晶鉤上五鵶
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
錢梁下黃墓傍兩星能蓋屋身著黑衣危下宿

危十六度主天府天市架屋其下天爲天市廟堂
祭祀之事又爲天之中道架屋受藏風雨墳墓祠祀如
明□八一太陰土功宗廟□等爲死喪哭泣
之事又爲邑居廟堂祠祀之事家宰之官動則死
衣冠火守則天子將兵金守則兵起兵起虛危
誅戮人土功人守則兵起水守則下當上一云危
戮□不明土功兵革起月暈日月五星犯則有災
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
東過一曰卧星主防淫□則人象主許行詔書明
臣人安靜四方杵三星在人星旁主軍糧正直下
三星曰臼主春不直則大饑內臼四星在人星東
宮主春臼覆則大饑歲則人豐穰志云客星入杵
臼兵起天下聚米天津東南七星曰車府東近河
亦爲天子之車府主車之府金火守之兵車大動天鉤
九星如鉤狀在造父西河中主乘輿服飾法式直
則地將動則服飾正也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
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明則
古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喪哭之事明則多
死云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
故曰虛梁金火守入犯兵災大起天錢十星在北
落西北主錢帛所聚占明則府藏盈不爾虛耗金
火守之兵盜起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室
亦爲宮室之官金火守之國兵起若星大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危三星距南星去極九十六度
人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入虛宿六度半
杵三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危宿三度
臼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半入危三度半
車府七星距西第一星去極五十六度半入虛宿
四度半造父五星距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危
宿十一度墳墓四星距中星去極九十六度入
危宿五度半虛梁四星距東西星去極一百度
半入危宿八度天錢十星距東北星去極一百
一十八度入危宿三度蓋屋二星距西星去極
九十七度入虛宿九度

室宿圖



室兩星上有離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
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
羽林軍四十五卒三三爲群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

屋危原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黑土公吏螣蛇室上二十二

室十七度大分娵訾之營室甘氏爲太廟天子之宮也
[illegible]宮之[illegible]曰清廟又謂軍糧之府及土功
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國多疾疫動
則有土功其南離宮六星兩兩居之分布室壁
之間天子之別宮也主隱藏休息之所金火守之
則兵起室南六星曰雷電主雷動發明或動則震
雷作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橫列營室之南羽林
之垣壘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
見天下亂五星入天軍皆爲兵起金火水尤甚羽
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營室之南天軍也主
軍騎又主翼王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
革起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守入兵起斧鉞三星亦
曰斧鑕在八魁西北主誅夷不明則斧鑕不用移
動則兵起有星入之皆爲大臣誅北落師門一星

[illegible]天之[illegible]長
[illegible]以[illegible]大
[illegible]安微[illegible]星
守之勞入集北落東南[illegible]八魁主[illegible]戰
之[illegible]客[illegible]人[illegible]多[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落
[illegible]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illegible]氣之所[illegible]人
[illegible]兵起室西南二星曰土[illegible]功之宮也動
揚則有多[illegible]之事隋志土[illegible]主司過度[illegible]二
十二星在營室北若鹽[illegible]之[illegible]居於河濱謂之[illegible]天
[illegible]星十[illegible]水[illegible]微則國安明則不寧移南大旱[illegible]北
大水客星守之雨水爲災水物不收
宋兩朝天文志室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
雷電六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入危宿十
二度　壁壘陣十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十五
度入女宿十一度　羽林軍四十五星　斧鉞三星距大星去極一
百一十七度入危宿十五度半　北落師門星距一九
畢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室宿二度　八魁
[illegible]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危宿十一度半　天
九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壁宿四度半　土
闕一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危宿五度　公

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入壁宿初度　螣蛇
二十二星距中大星去極四十四度少入危宿九
度半
宋中興天文志曰甘氏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
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公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
姥雲師雨師與天帝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
姬嘗爲天門故其神樓焉室不得同之也

壁宿圖

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着行雲雨次之曰
四方壁上天廏十圓黃鈇鑕五星羽林傍　土公兩黑壁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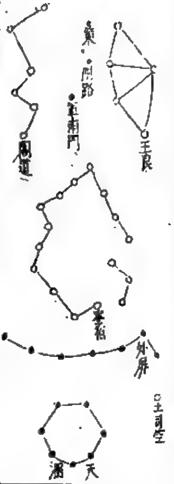
壁九度下元凡爲天之中道土[illegible]天下圖書之
祕府也亦主土功羽則圖書集[illegible]行小人退君
子[illegible][illegible]大小不同天子[illegible]文上圖書
[illegible]南[illegible]用星動則有土功[illegible]爲用宅
[illegible]令[illegible]賢臣五星守犯[illegible]五星
日守[illegible]主與[illegible]擊明而動[illegible]不[illegible]南
四星曰[illegible]而明則多雨水[illegible]天廄十星
在東壁北天馬之廄今之驛亭也不[illegible]則天下
道路不[illegible]鈇鑕五星在天倉則[illegible]主斬芻飼牛
馬[illegible]則牛馬[illegible]病[illegible]死也
宋兩朝天文志壁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
霹靂五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危十五度
雲雨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室宿五度
天廄十星距西星去極四十九度半入壁宿初度

西方　白虎七宿

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
宿奎象白虎婁胃象白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

驚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獄司西方
司毛蟲三百有六十王者曰蒼龍朱雀玄武不獨
蟲之長也實爲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曰虎炁預
也月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騶虞之異名也
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以五
行擬之蒼龍木也木得其性則蒼龍見朱鳥火也
火得其性則朱鳥見玄龜水也水得其性則靈龜
見白虎金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靈鳳鳥爲
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
虎宋元嘉中瑯琊有白虎見史臣以爲瑞而特書
之也

奎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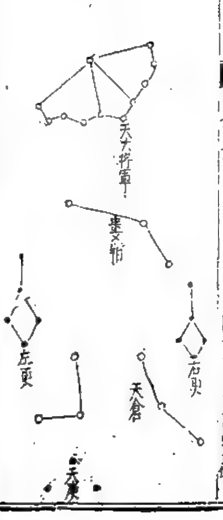


奎腹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外屏七烏奎
下橫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
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宿道傍明五箇吐
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

奎十六度天之武庫也一名天豕亦曰封豕
主兵九尺下爲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
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
守入兵起金火守有水災隋志云若帝淫佚政不
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
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日月食五星犯皆有閉
奎南七星曰外屏以蔽天溷也占與天圉同天溷
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厠也不見則人不安移徙亦
然天困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黃明
天下安若客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疫軍南門一星
在將軍南主誰何出入動搖則軍行不見則兵
起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

乘也一曰主道里張衡云天子遊別宮之道一曰
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爲旌表而不欲其搖
動一星不具則輦道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
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
乘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扶從之義也一曰
占與閣道同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
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
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
梁梁爲天橋王御風雨水道路或占津梁其星移
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金火守之皆
爲兵憂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御
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爲車騎滿野
宋兩朝天文志奎十六星距西南大星去極七十
二度　外屏七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九度入壁宿八
度半　天溷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入壁
宿三度　上司空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入
壁宿九度　軍南門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奎宿
十五度　附路一星去極三十五度半入奎宿五
度　王良五星距西星去極三十七度入壁宿初
度

婁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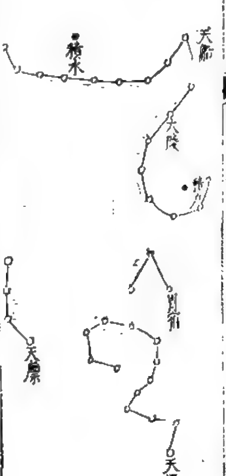
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
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腳天上十一將軍侯

婁十二度下九尺爲日月中道亦爲天獄主苑牧
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興兵聚衆動搖則聚衆星直
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金火守之則宮苑
之內兵起日月食宮內亂金木火土犯四水犯吉

亭起兵兵刃舉兩軍各退左則左兇有敗東北則漢也
主知山澤林藪之事亦主仁智右則五星在婁所
牧犧也主宮養牲牛馬亦主祝讚金火守之山澤
有兵其占所要所更者奉祭名天倉六星在婁
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庾
積屬粟之所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
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
起六將出小星不具兵起

宋兩朝天文志婁三星距中星去極七十五度半
左更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婁宿四
度半右更五星距東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奎宿
十四度 天倉六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度半
入奎宿十一度 天庾三星距中大星去極一百
二十五度半入婁宿五度 天大將軍十一星距
大星去極六十度半入婁宿四度

胃宿圖



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
乙形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箇天舡名陵中積尸
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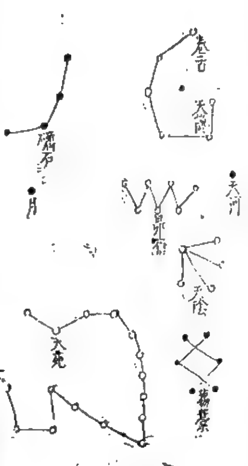
胃十五度天之廚藏五穀之府一名大梁明則四
時和平天下晏然倉實不明則上下失位星少則

少銳亦建又云動則有輸運事聚則穀貴人流
亡則凶荒五星犯月食孛彗並有災天廩四星
在昴南一曰天廥張衡云主蓄黍稷以供享祀
春秋所謂御廩此之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倉稟之所
上給御粮也星而黃則歲豐色變常色則不吉金
火守之即兵起大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明而大
或中星多則天下多死喪或兵起天紀九星在陵
之北主水中津河不通不然中則星欲其均明
所六天下寶不則兵欲貴移徙亦然名昔出入為大
水一名積尸天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兵衡
主一名積京積尸不明而大或有喪則天下多
死喪或兵起若不見所在皆吉火守則天下多災

宋兩朝天文志胃三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七度
半 天廩四星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胃宿
十二度 天囷十三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半
入胃宿六度半 大陵八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入危宿七度 天船九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半入胃宿十度 積尸一星去極五十五度入
胃宿四度 積水一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

度

昴宿圖



昴七星一聚實不少河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黃天
陰名陰下六烏芻藁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
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傍斜四丁

昴十一度下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
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井氏云主口舌奏
對若明大則君無佞臣天下安和暗小則佞者被
誅若動搖則讒毁忠良張衡云昴明則獄訟平暗則
刑罰濫六星與大星等大水有白衣會七星黃兵
大起一動搖則大臣下獄大而晝動若跳躍者胡兵
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天河一星在胃東
月一星在昴東皆黑星並主女人災福又曰天河
主察山林妖變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
獵之臣預陰謀也不明則禁言漏洩天苑十六星
在昴畢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
牛羊明則馬牛羊盈希則死芻藁六星在苑西
供牛馬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
歲豐穰希則貨財散張衡云不見則牛暴死火守
之則火災起卷舌六星在昴北天讒之外主口語
以知讒佞張衡云主樞機曲而靜則賢人用直而
動則讒人得志卷舌移出漢則天下多妄言旁星
繁則死人如丘山天讒一星在卷舌中主醫巫占
與從官同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礪鋒刃明則
兵起如常則吉金火及客星守之兵動

宋兩朝天文志昴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
天河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胃十度 月一星去
極七十一度半入昴宿五度 天陰五星距西星
去極七十五度半入胃宿七度 天苑十六星距
西南星去極一百七十一度半入昴宿七度半
芻藁六星距西行中星一百八度入婁宿十一度
卷舌六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度 天讒一
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昴宿半度 礪石四星距
南第二星去極六十五度入昴宿六度
宋中興天文志曰與天高在昴畢間故昴畢之間
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宗之精爲兔四足
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蟾蜍之精也爲星以司
太陰之行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在氐房
精在昴畢自司其行與而氐房畢乃黃道之所經
不得而
司之

畢宿圖

畢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
背傍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皂
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

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
星車腳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斿連斿下
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腳邊

畢十七度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
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
色則邊兵亂一星亡爲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
臣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井氏云畢主街巷
陰陽天之所以道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塞
中而定則天下安張衡云畢爲天馬一曰口月
食走其因將來本化有衛功昴畢間二星曰天街
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關梁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
爲華夏街北爲夷狄紀大守之胡夷兵起明王道
主請兵起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主聽得
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
外國反叛兵連年若移動則佞讒行兵大起邊尤
甚入畢兵起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之所持也
宣威德於四方明吉暗凶諸王六星在五車南界

天漢之中主宗社蕃昌主室也明則諸侯奉上天
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天高四星在參旗
西北近畢主蓄物之所主豢芻氣象不見則官失
其守陰陽不和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
畢東北五車主天子五兵張衡云天子兵車舍也
西北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獄主辰
星燕趙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央
星曰司空主鎮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魏
也五星有變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
一曰休一曰旗五星明壯各有其常人以給其國實不
其國絕食兵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
之三柱出兵起出入兵入三柱出一月米貴三倍
期二出三出兩月米貴六將斯二年出千米貴十倍期
[illegible]出柱不逆及倉淵通米穀運出千里柱倒立
木守火守入天下旱金守入兵起水入月暈不爾
則有赦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之處也
不見則河梁不通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
囿也金火犯之則有大災隋志云月五星入天潢
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墮死虎狼
害人兵起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

日月五星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芒角有[illegible]
[illegible]參旗九星在參西[illegible]將運
[illegible]參志[illegible]一兩衛
[illegible]候變禦難玉井西南九星曰
九斿[illegible]金火守之兵亂起
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曲而鉤
[illegible]果菜不落[illegible]
[illegible]天文志畢八星距右股第一星去極七十一度入畢宿
五度　天街二星距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畢宿
十度　附耳一星去極七十七度入畢宿三度
天節八星距北一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畢宿三度
諸王六星距西第一星去極七十度入畢宿三度　天
高四星距東北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宿六度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
畢宿八度半　天潢五星距西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
度入畢十一度　咸池三星距南星去極五十八度一
度入畢宿十一度半　天關一星去極七十一度
少入參宿初度　參旗九星距南第一星去極一八
十七度入畢宿六度　九斿九星距南第一星去極一
百十三度入畢宿十二度　天園十三星去極[illegible]
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入畢宿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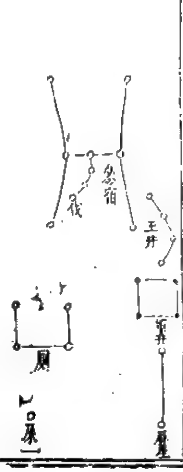
觜宿圖

觜三星相近作參蕊觜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
相連司怪南立坐旗遶四鴉大近井鉞前

觜一度在參之右角如鼎足形主天之關明大則
天下安五穀熟暗動則君臣失位天下旱隋志云
觜觿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也主葆旅收斂萬
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群行葆旅起

動移將有逐者張衡云觜觿[illegible]金火
守之[illegible]
五星犯之兵起[illegible]
月五星犯之則[illegible]
[illegible]天文志占同
宋兩朝天文志觜三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二度半
度入畢宿[illegible]　座旗九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參宿八
度半　司怪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一度入參宿六

參宿圖



參緌有三星常相侵兩肩雙足三為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廁臨廁下一物天屎沉

參十度上為五星日月中道井氏曰參為忠心一尺孝謹之子則大則匠忠子孝安吉移動殺忠臣一尺石參代一月大辰一日天市一日鉄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日有斬伐之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地大水若有喪山石為怪參足若入玉井則虎狼暴害人差戾王臣貳金火來守則國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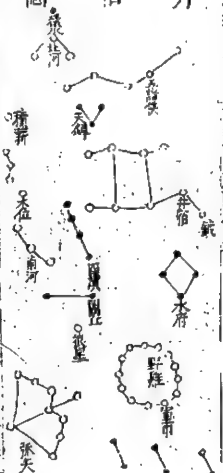
伐庭與主日月食因旂光貴王星作人六天在同星在參西右下十象也屏二星在井南屏為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至大疾人亦多死不見則國內發疾王井東西足日軍井行軍之井則未逢將不吉為名取此也又日主軍營國星在屏東溷也主天下病疾貴吉青赤白皆凶不見與兩屏天屎一星在廁南色黃則吉一色皆凶東南屏天文志參十星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玉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八度少入畢宿十一度半天屏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一入十五度入畢宿十三度半軍井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入五度入畢宿十廁四星距西井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參宿二度天廁屎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參宿二度半

南方　朱鳥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嗉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岳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虫三百有六十王夾巨朱鳥其以羽虫之長秋斂而日鶉首鶉火鶉尾何

㐭師曠禽經鶉鳳也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黃鳳生於丹穴鶉又亂之赤者故南方七宿取象焉故之月令春其蟲鱗龍鱗之長故東方之宿為蒼龍秋其蟲毛虎乃毛之長故西方之宿為白虎冬其蟲介龜介蟲之長故北方之宿為玄武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加四獸首蟲之長也鶉之微何謂

井宿圖



井八星橫列河中靜一星名越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畔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闕丘兩星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射頑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窮

井三十四度井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五星貫之為中道石氏為之東井亦曰天井主諸侯帝戚三公之位故明大則封侯建國權勢天色以諸侯戚發三公帝師受秩失政衡云天之南門也黃道所經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正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

將主何翁逆而斷之故不從其明大凶井亦武諸
動則久于用鉞於大臣用斧鉞有風雨之憂人亡
井為天子府明主并日月五星逆犯之臣謀亂
井起中有六星不欲大明明則水災南北河各
三星分夾東井一日天高天之關門主關梁南河
日南戍一日南宮一日陽門一日越門一日權星
北河一日北戍一日北宮一日陰門一日胡門
一日天之闕門主北邊兵之常道河戍一日北戍
七三星在南北河之間主南夷諸侯盛衰以動
摇則邊兵起天樽三星在北河諸侯以主盛饑荒
占酒食之正也天廟三星在東井東北北河主刑
或言帝之諸侯五諸侯在東井東北以主帝心一日
季秋不度之日治侯陰陽刺陰百主帝心一日
帝師二日帝友三日三公四日博士五日太史又
五行六夫光者日為帝定議明大潤澤則天
下大治若角則伐在中衛又日五諸侯治陰陽
察得失明而闊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又日赤則豐
積水一星在河北所以供酒用也不見為
災又日荒積水一星在積水東以備庖廚
之則明則人主康火守之大旱水府四星在東
西南水官也占與水位同水位四星在東井主水

衡又主漕流也故星欲明其色黃潤澤衡
流之務則川澤不通若星明大則水災若小
江之濟州盈溢則四瀆水溢在井南軒則
淮濟之積也若四瀆大則水災若江河
其為為東川則大水溢上角遠軍以
亦事之精也大不如兵之星也三星
大國公野則星在軍中移則軍移在其
為人國其法則諸侯兵起又星如在
人國東二星日東二起軍星移日
夫不人為主見人子之人二星日
占不見人為其不得有其人主守
而不見則為兵在人之大在為大
象大十十星之東井外東爭占大
驕了一星在井東南所之色金兵
主動不人主其有主色兵不
兵則人相食色黃白黑而若苦角之
處人之赤然赤兵黑南天弓也其弓
大守之赤兵黑南天弓也則天下兵
賊常以之其邊則兵起多而天弓則天下兵
凡狼見有食之則兵起多張則天下大兵
九狼見食之人人下兵起老人一星
其上臣和謀則兵起下見于丙春分之
在南一日云南則天下兵見于丙春分之
分之則為天下以秋分時見之

女淡十八宿同秋宿之南邪距六星人十宿
天下安寧不見則以臣憂
宋兩朝天文志井八星距西第一星去極八
十七度二河三星東大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參宿八度
半十一度三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一十一度半入井宿
三十一度天樽三星距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入
并宿十六度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五十六度
度半入井宿六度半積水一星去極五十四度
半入井宿十八度積薪一星去極六十五度半
入井宿二十七度水府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七度
大度半入參宿七度水位四星距西星去極七
十三度半入井宿八度四瀆四星距西南星
星去極八十六度入井宿二度軍市十三星
南北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二度野雞一星
星去極一百九十度半入井宿四度半丈人二星
距南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四度子二
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九度孫
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參宿六度
闕丘二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入井宿十五
度狼一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十度弧
天矢星去極一百三十三度入井宿十度
人人星去極一百七十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南極老人星在弧矢南天下
爲人壽昌不見則兵起老人星在極南入地
常以秋分候之於丙南郊春分之夕沒於丁
上之南極老人星不見則主多故其南
見則爲其兵起不見則主不得出
鼓躬弓弧分等成以老南河之地

鬼宿圖

鬼四星册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
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
弧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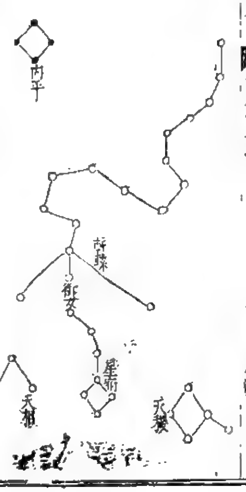
輿鬼五度爲日月五星之中道主死亡疾病張衡云主祠事天目也又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亦曰積尸氣者但見其氣而已主死喪祠祀一曰鈇質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則賦歛重徭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安明則兵起大臣誅主下流亡其災曰積尸搖動失色則疾病鬼哭人荒軒轅西四星曰爟亦曰烽爟主烽火備警急占以不明安靜明大起則邊亭警急鬼動若角亦然又曰明吉暗凶天狗七星在鬼西南張之北横河中以守賊也移徙則火起金火守之人相食外廚六星在柳南天子之外廚也占與天廚同張南六星爲天社老人東南似柳直明則吉暗凶云天紀一星在外廚南主禽獸之齒社其精爲天狗星外廚之南一星曰天紀爲災禍金火守之食野狀多飛案前所天文志下有星距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十道四星距西北星去極六十度入井宿二度十九度天狗七星距西北星去極百二度入井宿二十二度外廚六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二度入鬼宿二度天社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入井宿十二度天紀一星去極一百一度半入柳宿五度

柳宿圖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
星守

柳十四度上爲天之中道甘氏云上伏食倉庫廚之位明大則人豐酒食搖動則大人酒死失色則天下不安饑饉流於道路不過三年以氣張衡云柳爲朱雀之嗉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隋志云又主雷雨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廚食具注命有干命與輔第四星直天子謀伐其主兵聚兵則國門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之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之賜及爵宗室宋兩朝天文志柳八星距西第二星去極八十二度酒旗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七度入柳宿十四度

星宿圖



星七星如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
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横五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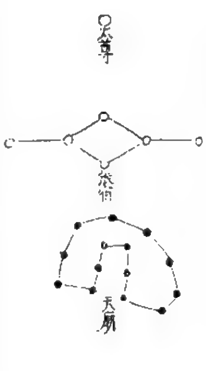
七星七度甘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爲賢士失色若動則后妃死賢士亦明察則道化成國盛張

飾云七星爲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脩
志云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明則王道昌闇則賢良
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日食負
幾婦人災水火犯人安次犯旱金土水火犯俱災月暈
李犯無起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
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
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昇
也土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妾也次
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
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
張衡云軒轅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
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
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
璚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星欲小而黃明則吉
發徙則國人流迸東西角張而振后族敗水火金守
之女主惡也漢注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月五星
守犯者如衡占內平四星在中台南權之北平罪
之官也明則刑罰平暗則否酒旗三星在天相
丞相之象也其占與柳星略同稷五星在七星之
南主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爲其號明大則歲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去極[illegible]十八度
[illegible]大星去極七十[illegible]度入張宿一度
[illegible]四星[illegible]十一度入張宿六度
[illegible]大去極九十五度入星宿六度
入張[illegible]大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柳宿十
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
轅[illegible]三台司四星司中
[illegible]司黃帝之子孫
[illegible]龍連蜷於左白
[illegible]於後黃帝
[illegible]玄武
[illegible]蒼龍
[illegible]以軒
[illegible]衡之
[illegible]非也
[illegible]權字
[illegible]跡謬
人[illegible]之神

也有黃帝而後有之乎呂氏曰軒轅黃星黃龍也
歷角有軒轅之象故名之曰軒轅降神而生
黃帝如之云古號曰軒轅云所號軒轅者合也且
如主良奚仲造車皆星名亦其神降而爲人人奇
而復爲星也又何獨於軒轅疑之
按軒轅本天帝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與南
方朱鳥七宿之所司也三垣中外官諸星雖所
掌有小大其位有尊卑而天有不隸於二十八
宿者蓋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之經度分野不可
外也中國天文志據石氏星經以蒼龍軒轅不
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雀玄武白虎各分而
爲五而以爲主德崇王者以天五行之不可缺
上土之崇主國然天蓋以爲權積水積薪五諸
侯天樽闕丘北河南河四瀆水位諸星皆爲軒
轅之屬按星以下諸星與軒轅亦俱寄纏於二
十八宿者也今欲尊軒轅而以諸星屬之則軒
轅豈能外二十八宿而自爲纏度分野以處諸
星乎

張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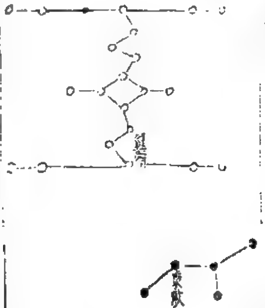


張六星似軫在星傍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
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欹在太微傍大尊一星
直上黃

張十七度甘氏云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上爲天
之中道若明大爲吉則[illegible]失色宗廟不安明堂宮

數隋志云張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
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下之中動
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金火守之有
兵起或云主天長物色一曰無光王者少子孫口食犯
脩禮也月犯大將爭行人道災孛犯兵起土水犯
國不寧有四星曰天廟天子祖廟也客星守
之有長垣四星在少微南
主界與虛梁別人入中國太白入之九
卿諸侯及微行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
爲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大夫之
微門南第一星爲處士第二星爲議士第三星爲
博士第四星爲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月五星
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
宋兩朝天文志張六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
度半 天廟十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十三度
半入張宿十三度 長垣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
六度入張宿十四度 少微四星距東南大星去
極六十五度半入張宿十五度半

翼宿圖



翼二十二星太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箇恰
似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
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

星東甌
翼十九度其氏曰主太微三公化道文籍失色則恐
流曰凡交食五星並逆守動則化道不行文籍壞
凝動移則三公黜明大則化成隋志云翼爲天之
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大
則禮樂與四夷來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
舉兵或云明則禮樂興隣國致失日食臣僭月
食賢人憂五星守犯大臣逆謀東甌五星在翼之
南蠻夷星也張衡云主東越穿胸魋二夷金火守
之其地有兵若熒惑犯其地兵家
宋兩朝天文志翼二十二星距中央西第二星去
極一百四十度 東甌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
二十九度入張宿七度

軫宿圖

軫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
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
青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
爲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

軫十七度。郗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謳之事，
五星犯之，失位，國亡，女子主政，人失業，賊盜掠人
彌生。於王日內芳明大則天下昌，萬民康，四海清
王。張衡云：軫爲冢宰輔臣也，主車騎。明大則車騎
用。一云明大則車騎用，一云明大則車騎動，騎滿志
云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死喪，明則車
駕備，移徙則天子有憂，就聚兵大起，轄高舉
星傅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
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轄舉，南蠻侵。張衡云：轄
不見，國有大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也，長
以明則主壽長，子孫盛。軍門二黃星在青丘西，天
子六軍之門也，主營候豹尾威旗，占以移其處爲
道不通。土司空一星在軍門南，主土功。巫咸氏
云土司空之天下西不得耕，女不得織。隋志云一
曰司徒，主界域。青丘七黑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
韓之國。青丘與東甌同。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主樂
器之屬也，明則樂器調理，暗則有咎。
宋兩朝天文志：軫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三度
半；右轄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翼宿十六度
半；左轄星去極一百一度半，入軫宿五度半。

門二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半，入翼宿
十三度。土司空一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度，
入翼宿十四度。青丘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
二十四度半，入軫宿五度。器府三十二星距西
北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半，入翼宿八度半。
宋中興天文志總論曰：其可考者三家，後代所宗
也。觀以故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
內官外官之分，諸不無異同，今於二家參諸說考
定二百八十座，所以不知合如也，蓋諸星有以
一學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
附者，有附座者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
一座，附衛相附侵，凡二十星附爲一座也，鉞不附井，
不以附畢類，不侵其長沙，不附軫轄，鍵閉不附以
旁則以爲吏自爲官故也，失得以附弧，曰不得以
附杵臼弧矢一人，其所司也，曰南門人不司附之故也，野雞
不附軍市，雞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也，南門
不但爲庫樓門也，他如積水、天府、天駟、積尸不附
大陵，天讒不附卷舌，天潢三淵天不附五車，卑石
氐其氐皆有其不可臆說也，若夫稱名取類傳
記錯見，則又有不可槩舉者，如杵爲比張木星爲
辰參爲大辰，而大火亦曰大辰，宋大辰之墟是也，
見左氏昭十七年。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
曰大辰。心爲中最明，時候主焉。玄枵亦曰天黿，星
在天黿是也，見國語武王伐商，星在天黿。昭十九
年顓天黿玄枵別名也。娵訾亦曰豕韋，歲在豕韋
是也，見襄十八年。豕韋亦名娵訾也。鶉尾亦曰
鳥帑，以害鳥帑是也，見襄二十八年禆竈曰鳥帑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注南爲朱鳥，
尾曰帑，以人妻子爲帑，鳥尾曰帑，妻子爲人後，
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氐謂之天根，見
爾雅。天根氐也，郭璞曰：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
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也。室謂之定，見爾雅云：
營室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以營室中爲
正。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昴謂之留，見史記索隱
曰留昴也，而毛傳亦以留爲昴也。畢謂之濁，見爾
雅濁謂之畢也。柳謂之咮，咮丁救反，見襄九年咮爲鶉
鶉火疏曰柳謂之咮，鳥尸也。若斯之名類散見經
典，詳於爾雅、左氏、國語諸書，而所入之度則未悉
也。若夫二十八舍諸言度分亦或差殊，斗井度視
諸舍爲闊，參僅一度，古昔但至觀孤建爲定，亦由

所見而莫著其度，是以王奕所述十二次二十八
度有可考者。
按史志言三家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
內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之
爲所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言諸星之
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角亢，中興志以爲
屬角；庫樓十星，兩朝志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
屬軫。其爲異同，大率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
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
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
以管窺天，豈能無誤，於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
以爲氐，乙以爲房，所差者常在毗鄰之次舍，則亦
不過三五度閒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
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即斗牛之斗，則
其分野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則其分
野亦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當何知星者而質之。

二十八宿度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强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一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雖别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

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説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失其得

度濶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南斗六星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則入於箕牽牛六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星二星為度今曆家距中二星為度而西二星則入於斗虚二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北星為度而今曆家距南星為度北星則入於牽牛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牽牛六星之中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牽牛距魁而得六度虚二星之中北一星不當日之度而南一星當度故虚距南星而得

十度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其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又非矣又按唐志一行所謂北星舊圖入虚今側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側在虚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三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嗉外二星為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合得半度吳與沈氏日二十八宿為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

候每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推黃道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復以當度星為宿惟虛道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於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沈氏筆談曰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朞天故以一日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illegible]上[illegible]故[illegible]蓋二十八[illegible]二十八宿[illegible]朔[illegible]儀[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星[illegible]日月五星之所由有[illegible]皆度之書者凡二十八[illegible]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於中與志所載王安之說即沈括之說也王沈二公不知其孰先孰後孰倡孰襲然王說詳而明沈說簡而當故不[illegible]並著之云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吳汝嘉 貴陽韓伏武 仝校

輯玉曆說

王鳴鶴曰天官家言三代尚矣秦漢而下以迄于今亡慮數十輩其流傳于世者浩瀚繁衍鮮要領之可循且推測占候之首稍稍互異斯奚便于覽閱稽驗者耶端臨氏總諸家之緒論參訂彙成既已畧備至若天元玉曆祥異賦須自

仁聖朝攝撮要以成編裁短長爲駢句凡兩儀七曜風氣雲物禎祥災沴各以類應不煩檢閱而展帙昭然洞煥

宸章冠諸首簡罔非祇若天道惕厲修省之誠更須賜股肱大臣共期燮理君臣儆戒之際誠足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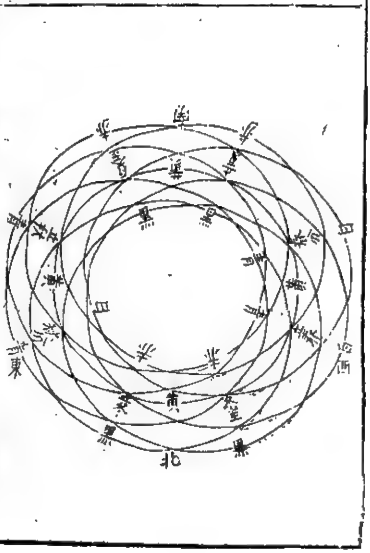
天心綿曆數于永永哉

御製序文不敢入刻謹以原賦切于戎事者類集爲

嗟乎凡有閫外之寄者遵

國朝之成憲感休咎之有徵是宜耆龜茲編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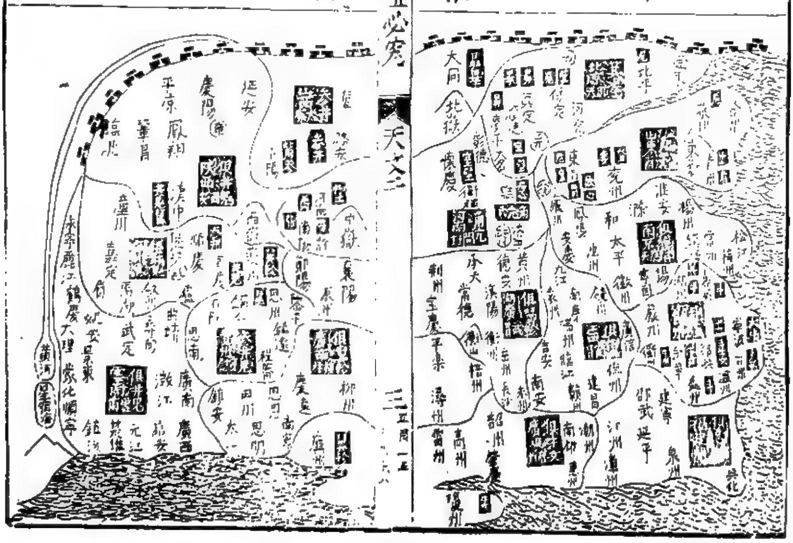
日月九道圖



日月會辰圖

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爲訾娵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爲降婁十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

二十八宿分野之圖



十二次度數

晉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中興天文志云突按星本無次古昔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且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千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三統曆詳矣然帝王世紀費直周易蔡邕月

令又與三統殊少或差一二度多或五六度何也是行也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所以不同也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 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 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 費直起氐十一度 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 費直起尾九度 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 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 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 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 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 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 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 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 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 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二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畢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眞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觜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容齋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丘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爲并州及幽州耳謬誤如此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天漢起沒
天河亦一名曰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又南行分夾瓠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

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騎水位過了東南遊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

張衡云漢津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旱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精氣所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經緯帶之限也人以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漢起東北而止西南其脩經可知矣

七曜
日月
隋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

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烏群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脩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强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强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强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虚闇虚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虚矣值闇虚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强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虚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陽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强弱之差也

日月行道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

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
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
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其去極遠近之差晷景
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
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
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

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
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在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
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
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
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
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
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
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

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
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
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
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
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
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日
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
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也）
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
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

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
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
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
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
間疾疫月北入大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
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
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
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妖

要求早至衡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歷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虞喜始覺之周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本朝冬至日躔各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變也然嘗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曆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信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焯之爲近遂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蓋大衍分一度爲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六分太一積至八十三年則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爲最密也自其法推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上距唐開元甲子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蓋唐志開元甲子日在赤道斗中十度是也開元甲子上距漢太

初元年丁丑八百二十七年則差十度蓋唐至日則開元大衍曆歲差引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是也太初丁丑上距秦莊襄王元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呂月令云日在斗是也莊襄王元年上距堯甲子二千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一度日沒所昴中故堯典言日短星昴也說者不知歲差之法以堯典較之月令差於八日不當差一次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月令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年爲宇者皆失之遠矣

又乃開禧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一較之堯時幾退四之一度考宮度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本月行一次度近氣元曆究歲差約退一分閱十餘抄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續一年周天而微差積累分抄而躔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千年後將所差半周天春如是寒暑易位乎以俟治曆者

又曰古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爲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赤白黑四道者之與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留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曆以儀測之得畢觜參罍宿分度與唐古不同本朝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候與唐一行志異紹聖二年清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牛尾室壁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體度或多或寡盡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也若夫黃道經緯天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與一以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用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曆之躔度焉

又曰王蕃渾天說黃道九道厥初本無是因日行而起名之日行日黃道者黃色之中也黃道所中道也日道居中月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從謂之黃月行青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

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曆行黃道之外曰陽曆故爲內南爲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南至斗北至井與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秋分交於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躰因日行而爲之名日之行也每歲有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又曰授天文志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立春春分月從青道立秋秋分月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與沈氏云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月之行有遲有速雖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陳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識之如算法用赤青黑以別之耳而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沈氏筆談曰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為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

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贏其國有兵不伏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見其舍也○歲星贏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見彗星非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

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而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進退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吏欺王又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張衡

星占頻彗長二丈嬴東北石氏見覺星非氏不出三月乃生天猾本類星末銳長四尺嬴西南○石氏曰當星首大馬方行遲早淡變為秋星也○石氏見搶雲如牛○韋昭曰搶音參差之參○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嬴西北石氏見搶雲如馬卒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長數丈石氏搶欃彗星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有伏兵其兵喪餘殃不盡為旱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日乃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者無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帝興天文志歲星四方北參之間小於太白

云熒惑爲執法之星其精爲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謠嬉戲晉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朝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熒惑色赤比心大星大小類塡擬五星之行遲有道之分則循軌行天下興寧年穀伺察過無道之分則犯鬭變色爲熒爲兵曰吉曰下有不闘於人事者也然五星之變但足以致妖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熒大也性然爾不常以爲執法謂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亟也

塡星曰中央季夏主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王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塡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

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塡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塡星大動張衡云塡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也一名地侯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塡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塡星色黃比參右肩小於辰孫廣孔氏謂五星之行金水日行一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日行一十五度木二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惟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盡土星亘一度而舒緩其行最遲故其爲變亦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世之技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宿則二歲四月乃去以炎爲炎最久故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木有火不言木土者德星不害宮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五星所居國吉木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其居有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繫非其處可得符哉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

人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官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終星一名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威星一名大囂一名太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

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
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舍不有破
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日天下匽兵野有兵
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起
兵兵在外入[illegible]當出而入不入天下兵所
有兵至破國[illegible]出而[illegible]入東兵[illegible]
當之區[illegible]當[illegible]出[illegible]入東方易入為衛
方○出西為方[illegible]入為[illegible]民利晉灼曰
凶○[illegible]日疾過也[illegible]入七日復出軍戰
上言出而易日言疾過是一出[illegible]復出○出
三入十日復入出三相[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惡之○已出
於日日入後入三日伏伏[illegible]下而伏有入單
兵[illegible]退也不進而伏又復不出三○其乃復[illegible]有
兵丁將比已入三而[illegible]伏[illegible]下[illegible]師
其[illegible]方失其行[illegible]天[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國[illegible]一
出西方為月食[illegible]天祆及其星[illegible]發於下道之
日出而為月食[illegible]其[illegible]星○晉灼日行遲之
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日行遲
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illegible]桑榆上餘○二千里也○
上而疾求盡期日過參天疾未對上[illegible]○晉灼曰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色黃而赤勝色也○[illegible]比參右[illegible]
有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illegible]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
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
有色也○行得書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
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傳得字作
德
中興天文志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又大於歲星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
趙伐以比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
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效
不効其時不和出入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
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
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
水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一名爨星一名伺星晉灼
日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

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周天

○日與天[illegible]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祆
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
[illegible]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與它星遇而鬬天下
大亂○晉灼曰[illegible]一日五星
中興天文志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小於歲星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以其行而順應節色變有
類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
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
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悳熒惑有禮塡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所行所值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悳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武室塡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謡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

象吉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内亂飢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飢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内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鑠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日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内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飢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欲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内亂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七寸以内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塡以殺太白以彊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絶行其國外内有兵天喪人民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爲憂青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百姓安寧歌儛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為政緩則不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遠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方為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筭數求也其東行曰順

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遲而卒之終為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变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而見其变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雖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遲朔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天失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机喪亂之禍云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乱隱于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月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

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
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
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
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内晨夕去日前後三
十六度内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
見後張胄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
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者也

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
也二曜但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氏謂三代
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
修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
炳爾嬴世道趨末星軌遁常亦失其初歟易觀乎
人文以察時變故星紀之逆順可以曉然推矣

人因古法周天之數如[illegible]十二年一周天乃
爲歲前稱歲星在四仲[illegible]二[illegible]在四孟四季
二則在二宿二十八宿十六三日十二[illegible]十二年而行周
二十八宿其差非是矣二十六[illegible]度乃有差遂有所疾而歲
星之行有所縮贏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亦乎唐
一行[illegible]有星自[illegible]以二[illegible]百二十餘
三十六[illegible]行[illegible]其行速以時
一歲[illegible]星[illegible]二星術以
亦[illegible]其[illegible]歲二星十一
百司十一周年行天[illegible]一[illegible]二十一
年[illegible]行一周[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在[illegible]以曆法
在之[illegible]天十二[illegible]以[illegible]外[illegible]分歲星
每行一百[illegible]分是[illegible]行一次之外尚餘一
[illegible]一[illegible]年一次[illegible]是乎餘則星
之行[illegible]有[illegible]先差哉一行不復詳言
之行亦知之矣後之[illegible]能[illegible]然嘗考五星
之行[illegible]黄道[illegible]金火二星常行之不測土木歲星
曰[illegible]黄道[illegible]經[illegible]則不占推步[illegible]犯留守
則有[illegible]其[illegible]入太微出紫微入太微中星家[illegible]受制
而出[illegible]黄[illegible]所經也而月與五星相遇亦多涉

黃道内外之徑黃道邪界所以列宿各有尺數如房宿
又有上中下三道焉此其所以易於變犯也以清
臺每歲五星行次黃道所經諸星占案多不驗凡
以此故耳諸天人之際可畏有兆於此有感於彼
其出入[illegible]升降疾遲贏縮進退有[illegible]感動於穆
轉旋非[illegible]與人是以精祲之交明君謹之能
遇天而[illegible]其咎[illegible]不敢怠寧王
事之宜也[illegible]太史公之言曰太上修德其次
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illegible]學焉
又曰[illegible]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變有歷
有關有[illegible]日合變爲[illegible]之星日然[illegible]
以[illegible]日犯[illegible]下[illegible]之爲犯也
星[illegible]日守[illegible]日[illegible]變也
經之日[illegible]相[illegible]又日[illegible]復[illegible]
北[illegible]日[illegible]出日[illegible]又失次上二三宿日[illegible]失次下
二三宿曰縮星月相凌[illegible]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
經已然有或不[illegible]如所占何也日日月五行俱行
黃道不能無侵犯也[illegible]近則[illegible]大遠則[illegible]傷
以内[illegible]角相及則其占始應[illegible]日近者[illegible]大遠
者[illegible]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illegible]見其差近遠諱

張以爲變此所以驗不驗

隋天文志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及
圖緯舊説撰天文録三十卷逮周氏克梁獲庾季才
爲太史令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驗益備今略
其雜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
中空或曰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
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
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

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客

[illegible]天文志瑞星[illegible]十二曰景星一名德星二曰[illegible]曰含譽[illegible]王蓬[illegible]曰格澤六曰[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曰[illegible]若十日[illegible]十一日[illegible]二日[illegible]之瑞星五行之[illegible]五[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周伯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星三[illegible]之晉志[illegible]星見之[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非福也[illegible]三家[illegible]星爲[illegible]曰蓬絮[illegible]曰蓬星[illegible]不[illegible]又晉志[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司危[illegible]藏光則皆爲妖星[illegible]因[illegible]又[illegible]數[illegible]晉志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若星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強女子爲王在邑爲喪在野爲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横大水浩洋又曰星晝見虹不滅臣人生明星奪月光天下有立王二曰恒星不見恒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不見者象諸侯之背畔不佐王者奉順法度無君之象也又曰恒星不見主不嚴法度消又曰天子失政諸侯横暴又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鬬星鬬天下大亂四曰星揺星揺人衆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衆星墜人失其所也凡星所墜國易政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天下亂期三年又曰奔星之所墜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墜滅家邦衆星之所墜衆庶亡又曰填星墜海水洪黃星騁海水躍又曰黃星墜海水傾亦曰驍星墜而渤海決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盟主衆暴寡大并小又曰星辰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下將畔去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國有兵凶則星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爲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爲土國主有兵則星墜爲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爲沙星

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爲龍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

厚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異狀各占不同今略古書及荆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黄白者從天墜有音如炬爍火下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水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凡星如甕者爲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爲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失地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禄此謂自相齧食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十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白緩緩然長可大餘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黄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傍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鬪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同前占）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illegible]天文志流星有八一曰[illegible]大[illegible]星曰地[illegible]爲[illegible]曰[illegible]流東西[illegible]爲天[illegible]流星之爲天使者有[illegible]流星之爲天暉天[illegible]星夜隕而爲天保者赤[illegible]流星[illegible]隕而者地爲兵梁星者妖流星晝隕或夜隕而[illegible]營頭者爲妖流星之大者爲奔星奔星[illegible]而爲天狗見妖[illegible]星有五一日[illegible]二日[illegible]三日頓頑[illegible]日[illegible]五日大潰自下而升[illegible]之爲[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以下皆妖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爲兵爲飢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

破國屠城其君死天下大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尸從横餘殃不盡爲水旱兵飢疾疫之殃又曰九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

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借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

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亂外則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鋭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爲旱飢暴疾五曰天欃石氏云雲如牛狀甘氏本類星末鋭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所逥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强或曰外内有兵喪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变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有六丈大

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爲乖争之徵主擊强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十一曰天欃彗出西北狀如劒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内乱其下相譖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星之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爲五分毁敗之徵亦爲備急兵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衝十三

曰六賊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從同占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曰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頭白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主刺王出則陰精橫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薨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黒象伏鼈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蔚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乱主招橫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群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

鋒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乱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

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　天槍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彗

熒惑散爲昭旦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欃
赤彗

填星散爲五殘　獄漢　大賁　昭星　絀流　旬
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彗

太白散爲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
狗　天殘　卒起　白彗

辰星散爲枉矢　破女　拂樞　滅寶　繞綎　驚

恐　大奮祀　黒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荊　真若　天猿　天樓　天
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
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惑　天崔　赤若　蚩
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
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荆
彗　皆歲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黄方在
其旁
若星　帚星　若彗　竹彗　牆星　榬星　白
雚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
其旁
天美　天毚　天社　天麻　天林　天蒿　端
下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兩黑方在其旁
巳上三十五星卽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
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

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飢亂所指亡國失地
王死破軍殺將

[illegible]天文志曰妖星五行之[illegible]氣也五行掩合[illegible]變之所生也本黄帝時[illegible]所謂者亦五[illegible]公羊杜預[illegible]有星孛[illegible]公羊曰孛[illegible]北斗杜預曰[illegible]孛彗也郭璞釋爾雅曰彗[illegible]亦謂之孛綜其實不然彗孛兵三星其占略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illegible]星光芒長參之[illegible]竟天或十丈或三十[illegible]帚長星光芒有[illegible]文末均法鉤命决曰彗五彗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强國恐黄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洞河決賊處處起史記彗出東井東井分秦公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星與彗也董仲舒[illegible]乃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大率孛星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主兵革事又曰長星[illegible]亦載紛雜各立色[illegible]不傳[illegible]以爲同之[illegible]所存其名[illegible]所生[illegible]星三[illegible]大全[illegible]又載[illegible]星又三十五[illegible]多複出不可考云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
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
吉凶周伯大而色黄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

下飢衆庶流亡去其鄉[illegible]　老子明大色
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飢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
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舊則災消
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
衣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
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
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黄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
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
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
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

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方爲
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
亦然
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寧大
星小寧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
水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
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
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
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名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各縻老

子非老子之有德行而不仕者而有其尊之人聞
皇者國皇也不知何寓人主若甚如古之之有
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命之爲
客星絡五子五路之開其見元期其行元度晉志
黑同星匹星而有屬但三蓬絮與又有盡星種陵
天爲女帛之爲國也隋志所星周伯蓬絮同晉志
其三星與此何然局僧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
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
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
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
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
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十輝
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祆祥辨吉凶一曰祲
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
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
飛之類是也三曰鐫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
鐫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
日光脫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

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
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
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
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
謂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
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鄣之兩敵相當陰
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乱又曰數日俱出若
鬪天下兵起大戰日鬪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
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

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
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
下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
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
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
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
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
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
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
長而立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

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
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
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
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
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
抱者勝曰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
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
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
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
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

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
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
軍罷邑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
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
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
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
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
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
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

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
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
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
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
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
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
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
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
黃內人勝日暈周匝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

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鬪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
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
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衆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
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
成者後成者戰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
赤外青群臣親外外赤內青群臣親內其身外其
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
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
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
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

登壇必究　卷　天文二　四十一

賀喜日暈有直珥為破軍貫至日為殺將日暈員且
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
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
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
重抱後有背戰順也皆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
為順背為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為
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倣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
城日暈有背背為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
叛餘方倣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為不和分離相去
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

背在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
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衆在
外不及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
然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
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
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
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而
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
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
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

登壇必究　卷　天文二　四十二

不拔又曰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
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
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
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
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即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
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
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
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
連環為兩軍兵起居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為三日方
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

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匝半暈在東東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軍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黄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黄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在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亦如城門隱隱在氣氣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黄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鷄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黄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黄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

凡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群羊群豬在氣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捲席如匹布乱穰者皆爲敗

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黄爲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黄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

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雉雉臨城其下必
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色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
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
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
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
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
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杵斃赤氣
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
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
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
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
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
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
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
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霧
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内雨者各解有雲狀
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
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
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
冒陽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
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

之象積日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
羊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已南氣下
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渤碣
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
盤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
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兎
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

屋南契氣如闕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轉兩
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
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
人及有兵必起合鬭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兌後
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
車魏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
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氣乍高
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
前方而後高銳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
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

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
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
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
出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
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
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
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
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
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王曆祥異賦

天地雨霜

惟天為大惟君最尊政教兆於人理祥變見於天文
行有玷缺則日象顯示天有妖孽則德宜日新確乎
在上而晶明者天之體也隗乎在下而安靜者地之
形云地土忽陷萬民離散天色忽變四夷來侵天裂
是謂陽不足君務政亂而土裂地震是謂陰有餘臣
專民擾而兵興地鳴有聲天子失國政天鳴有聲至
尊有憂驚天雨草慥祿信衰所致地生毛人勞兵起
之徵地成泉大水而兵亂天雨石大戰而君凶天陰

晦而不雨者內亂陰謀圖讖地圻裂而有聲者大兵
失土不寧山鳴乃有大亂天鼓乃有暴兵地燃乃專
恣自害之災天火乃虛偽侈靡之戒民勞而祿不肖
則天雨以土靈賢滅而用小人則地生乎光惟下人
將起也踊土如山貴臣將死也木氷而介雨雹雨霰
夷狄侮而臣后專山徙山崩社稷亡而君道壞雨羽
則人相殘食雨毛則兵徭不息雨金鐵殘酷之由雨
蠡螟貪苛之致雨血則君不親於民雨肉則天不享
其德有暴政則天雨成灰多陰謀則天雨成墨雨釜
甑歲穰之徵降爵錫易王之異雨物則其野大兵雨

水則其分大疫無雲而雨者封拜無功不時而罰也
賊臣將起霜雪之降苟非其時政在大臣而不在辟

太陽瑞應

凡日之應主君討陽含王字和平之異揚光耀德政之祥聖人在上則五色燭耀人君有德則四彗熒煌欲行再赦之恩內出二彗將有封禪之慶外有重光黃氣潤於日上宮中有喜青雲澤於西北國降賢良外國入貢也若黃人守日而立天下均心也如龍鳳抱日而翔

太陽凶變

切詳日久不明上下蔽塞過中光暗德政不明日未入而無光為喪之異日已出而光暗主病之徵色赤如赭將死民怨而天下旱色赤如血有喪臣叛而盜賊生雲全無而光暗者臣叛雲盡赤而光暗者兵興日中分再出再沒皆為亡土日消小飛鳥飛燕並主君凶月隕則為鼎立而為失政日鬪則為兩競而為夷兵星月晝見則謂爭明小國強而大國弱飛流犯日則為易政民流疫而王者崩妖日宵出令紀綱大滅衆日並出也天下紛爭又有當晝而冥晦者陰反為陽而臣將制其主日中有黑氣者臣不掩惡而百姓惡其君黑子若黑氣乍三乍五臣謀若臣亂爵賞不平齒足俱見者兵敗而將軍死日月並出者臣叛而夷狄侵號令害民則日應之而赤君務下貧則日色白而青黃則君闇善不與黑則君惡見於民

日旁異氣

君不見國中之異事將有日旁之異氣焉黑如龍嘶日而臣叛青如龍守日而臣謀臣將叛則黑氣如人在日中或如背臥兵欲起則赤雲如輪在日側亦似相扶將謀則日下雲如虎躑兵起則日旁氣若冬株如人持如人牽在日下臣將叛去若青烏若青馬向

日下主有憂虞如車馬走日下者軍破如斧鉞在日側者君憂赤如杵以衝絕其野萬人死而君惡或如血以覆蔽其下千里旱而民流大戰之氣掩日而如席如布兵傷之象守日而如馬亦牛日下雲如人垂衣天子之候日出雲如車張蓋雨澤之由日上下青氣來居出軍乃吉日出入黑雲橫貫望雨須周氣直立於日旁宮內爭鬭或相交於日側其下賊遊如人頭居日之旁兵戰流血若死蛇在日之下飢疫多愁左右如烏而色赤者君兵之咎上下似龍而色黑者風雨之籌氣映日如旗旁勾兵流血雲夾日如帚後起

無尤二白雲扶日國憂兵起三赤烏夾日必有戈矛
雲如雞臨於日上兵喪並起氣如箭外向日下兵出
三秋伏虎守日也將軍誅亂曲雲向日也自立王侯
氣青黃赤白刺日甲兵哭泣雲如虹與日俱出國分
兵變日未出赤雲在上倖臣在側氣相交貫穿其日
將相不傷氣如蛇貫當占其色青疫白兵赤爲將叛
黃乃交兵其黑雨浮

日旁氣氣

日旁之氣青而且赤形曲而向日者爲抱爲子喜而
爲臣忠形曲而背日者爲背爲臣反而爲叛逆圖而

小者爲珥所臨者喜長而立者爲直下有自立一珥
爲拜將而爲戰攻兩珥爲壽考而爲勢力三珥爲喜
也驗之女后四珥爲慶也應於子息賴兩直而相交
者爲交爲交逢內亂形如背而中起者爲玦爲玦敗
傷北直橫於上下爲格格則爲鬬交曲於左右爲紐
紐則爲喜氣小在日下而向上者爲纓爲得地之歡
形直在日上而微起者爲戴有推戴之德承者向於
日下喜且得地冠者抱於日上封建親戚開闢土地
今日上氣彎而如負內外安寧也日下氣立而如履
長而斜倚日旁爲戟戈戟相傷赤而曲在日旁爲提

地亡兵起

日旁雜氣

事有異常雜出日旁重抱兩珥今人主喜四珥兩抱
令子孫昌三抱兩珥是謂大和而喜慶一抱一背名
爲破走而平張背而玦大臣反叛冠而珥人主吉祥
戴珥並出天子有子孫之慶冠纓俱見善人出兩北
之邦叛逆皆除冠紐兩珥福祿並降抱珥重光二背
一直大臣謀欲自立一抱兩珥至尊喜且爲常戴而
冠至尊有喜珥而戴天下和平君親私到姦臣則日
冠而紐後室將有喜事則日珥而纓冠珥而背雜於

中主將亂國背玦而直交於內臣欲邪行直少背多
謀自立者必矣抱多直少欲自立者無成兩敵相當
日旁雜見有抱者宜從抱而擊無抱者當順虹而戰

日暈

安居而日暈也多成風雨對敵而日暈也尤主軍營
色黑則穀傷大水色青則糴貴大風色赤則旱雨霽
黷色白則當有暴兵黃則人君有喜亦爲時雨農功
半暈所在之方其軍戰勝日上如日之蓋有欲和親
半暈再重國民番息兩畔相向天下大風暈并垣車
輪兩敵因兵以亡國方暈如井斧天下不知有大兵

方暈聚二背於上下人亡將北交運如遠珥而背日
兵起相爭暈再重人君有德或三四野有兵戎暈三
重兵起殺傷甚下有失地暈四重軍敗於野其下有
叛臣五則后憂而六失政國弱七暈八則民亂而九
荒擾大亂十亡

日暈雜氣

別有抱珥之屬尤主軍兵之事抱珥在暈內圍城則
內人勝抱珥在暈外攻城者外人利暈而直珥爲破
軍暈而抱背爲敗亡日暈有抉裂土立王日暈而負
得地之祥暈兩珥而虹貫之戰得將軍暈兩珥而雲

貫之年多病疾暈四背則爲內亂而爲臣反暈二背
則無兵起而有兵入暈有抱珥虹背抉皆宜順其抱
而擊暈有背珥直而虹並宜順虹所指攻暈四抱天
子有喜暈兩抱天下和平重暈背抉叛從中起半暈
背抉出謀不成暈一冠一紐一珥主有慶且有所立
暈四珥四背四抉臣有謀夷關不行暈而負氣著暈
上負爲喜亦爲得地暈而白虹貫日體近臣亂諸侯
不忠有軍暈而珥外軍有悔無軍暈而珥宮中忿爭
暈而抱抱相臨其軍戰勝暈而背背所在必有反城
長大實有客而遠厚澤而抱久皆爲必勝之兆短小
虛無疎且近薄枯而背亟並爲必敗之徵

日食變異

日食有數而推氣象別出爲異王者惡於歲初大人
憂其食既食而大風則宰相專權食而大寒則夷狄
兵至臣不進忠則氣若虹霓而或有黑雲后妃有謀
則氣如暈烏而或成暈珥日食有氣如兎而守日不
移者民叛兵興日食兩珥四珥而白雲中出者以日
占事

太陰休咎

月者闕也爲陰主臣朔而月在於東人君嚴肅晦而

月見於兌臣下驕盈行陰道則陰雨行陽道則旱風
進退不常也臣后專政行於中道也天下安寧君有
福昌黃芒或戴國有喜慶正月偃形月若變色飢憂
則青赤色爲亂爲旱黃則爲德爲榮黑爲水而爲病
白爲喪而爲兵將有殃月變色小人用月失行望前
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法侵奪主勢兵起
其衝未當望而望則有更令攻人地者大吉當望而
不望則主不昌攻人地者有殃未當缺而缺臣后退
黜當毀而不毀兵水波揚大盈則人君憂戚大縮則
臣下不祥當出而不出陰謀默默當晦而不晦失地

懼慢初出光色甚明女后專權執政當坐蝗蟲不吉
大水城陷流亡月無光則下有死亡臣不忠殺人令誅
亂月晝明則姦臣專政中國飢陰國兵強臣下制漢
月傍生齒臣家昏亂月底垂芒分爲二道也禍生齊
逆戮爲數段也天下分張月赤如赭今大將死月自
天墜今大臣亡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而賊主兩
月數月並見君弱陰盛而乗陽月見日中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野有兵喪

月旁異氣

臣下將殃異雲在旁雲如禽獸在中所王之者受害

氣如人隨月下所當之者侯王其中有如人行相爭
客勝其旁如杵抵月將死軍亡雲如人頭在旁赤戰
白兵黑雨雲氣或有來刺黑雨赤戰白喪黑如鳴鷄
飛鳥羣羊羣豕不雨則匈奴兵起雲生月側一白三
蒼二黑貫月則圍邑城降

月旁氣

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黄珥爲喜白喪黑凶昏時月珥
國有半喜夜半而珥邊地大驚三珥忽見國喜將見
四玦俱見臣謀不成四提天子無后四珥女主憂生
兩珥無虹爲風雨白虹貫之爲戰兵珥且戴主有喜
慶背而玦國有反城暈日嘗月戰謀不玦而戰兵不
合且抱且背有欲爲逆而有欲爲忠

月暈諸氣并五星

月暈受衝國不安無風雨臣下專權天下偃兵終歲
無暈大風將至月暈重圍或三或九有失地受兵之
禦若四若八有死王亡國之憂暈五重則女后之憂
七當易主暈六重則政教之失十乃更元虹蜺背玦
度暈中兵喪之象若三若四雲抵月以戰勿當有背
玦而暈不合謀叛自敗有暈氣而蜺指月將殺軍傷
暈而白氣從外入拔城得將暈而白氣從中出圍城

自殃雲來貫暈左右吏死白虹貫月臣亂于王后有陰
謀暈連環而白虹干暈下遭兵革暈交貫而色赤有
光暈而背所臨者敗暈而珥時歲平康暈色黄將軍
益祿暈有光主有來降二暈相連而如環兩國交兵
而爭地連環及斗天下兵火而大亂拔城重暈於魁
大臣下獄而流移千里暈熒惑則大戰后憂暈歲星
則主病糴貴暈太白則其野受兵暈辰星則其下多
水暈塡星則兵起於所在之鄉暈客星則憂及於所
臨之國流星入暈則大使來流星出暈則貴人出

月食變異

月食有變爲異無變可以數窮暈歲星而食者天下大戰暈塡星而食者天下兵興暈熒惑而食破軍亡地暈金水而食大水兵喪月食而鬬有軍必戰月食而暈其國君凶食而氣入暈者不宜爲主食而氣出暈者不利攻城食而彗孛來入當有哭泣之聲

月淩犯五星

將有災眚月犯五星犯歲則飢荒而流落乘之則相死而援城月食歲星乃將相侯王之戮死歲星食月爲君長女后之憂徵多盜賊刑獄極繁月淩歲側有逐相人臣賊主歲入月中月與火光相及其宿國兵

將起犯之則貴人出而有兵嚙之則其師破而敗北火食月則讒臣貴而後宮憂月食火則其地亂而白衣會憂在宮中非賊乃盜者大順行而入爲人主惡之讒臣用事者因逆犯而入矣月犯土主後宮失下欲犯上土入月有土功事臣將戮主月食土其國之亡也以殺以伐土食月女主之凶也有喪有黜月犯金強侯作讐金貫月國有大兵月食金強國君憂臣弒主其臣亦死金入月大人爲亂將軍死臣謀不成月戴金星國有悴卒之軍旅太白蝕月臣有篡弒之禍心太陰犯水爲兵起而上卿亡水入月中有水刑而臣叛主氷食於月大水洪流月食於辰女憂亡國彗貫月則臣謀君彗入月則兵大起流星衝月則大臣凶奔星入月則君失地

歲星

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風雨總至赤有角旱暖旱瘁色黑有非時之冷色青爲應候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爲飢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之之地爲慶爲樂得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屯

所衝之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若自暈則爲喪事其晝見也爲強臣

熒惑

熒惑主罰於時爲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色白而眛者苦雨傷稼色黑則雹凍變生色赤則赫曦施化亦如炬火兵喪因亂臣小人而生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逆行二舍之餘或火焚或有女災留以庚辛之日有大喪而有戰伐若反明者爲備爲主惡有正旗也爲軍破將殺晝見自暈臣謀背於君王燒跡成勾大凶旱飢兵迫當入不入所在宿其國有

殃備出不出所宿國民流兵疫
填星
填星主德占爲夏季迹陳於外而兆發於中居四方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故星之名曰鎮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以其屬土之行而動靜吉凶占於夏季變白則水潦不兆參青則國多屬雨色黑爲風寒不時色黄爲溽蒸當位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爲女后有憂春色青夏色赤秋色白冬色黑皆爲女主有喜白而闊芒有子孫立王之慶黄而光耀更宮室土功之役如自暈亦爲土

功若芒角則有爭地色白則素服將集餌魚則黄帝將起
太白
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宰主生成故爲之將觀象察法因以爲名青而昧者陽氣復退黑而角者雷乃先收色赤則其國旱暵色白則其令蕭颼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強而喜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失行在東中國北敗之兆失行在西夷狄北敗之由失舍則爲破軍而亡國經天則爲革命而民流行縮后族之患行盈將相之謀出高深入刀吉出卑淺入無憂行疾則速戰行遲則可留出西方爲刑右之背之而得吉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而獲休自暈則天下大赦爲有兵而有喜晝見則兵喪並起爲強后而強侯炎然而上兵起滿野炎然而下兵起盈溝光明見影者歲豐戰勝體小而昧者國敗軍憂
辰星
辰星執刑於時爲冬色青則凍閉不容色赤則流水不冰色白則水雪雜下色黑則寒氣嚴凝有軍於野占爲偏將無軍於野占爲法刑不效之國爲水旱刑政俱失所在之分有權智爲主用兵當入不入號令

廢而法律失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與太白各在一方不戰之象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之徵在東而赤者中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享無軍於野而赤兵將起而欲征晝見則其國大亂經天則天下大凶
五星淩犯
木火相近爲戰旱飢蝕而掩國亡君惡合而鬬殺將憂賊火觸木子孫之慶木觸火國亂憂疾木土合犯有兵戰敵亦爲謀更代之事又爲飢內亂之異歲白同慶軍戰將死木金相犯臣黜女喪合而交鬬兮軍破將死而內亂合而環繞兮軍破逐相而亡國合鬬

於東外有兵戰合鬬於西內有死王歲與辰合內兵
來戰有兵不利先起亦爲變謀更事相犯爲兵與孛
之憂賊至熒惑合填爲憂禍喪亦爲大人惡之又爲
舉事之殃犯之旱亂大戰或爲女子之當火犯金兵
起而主凶金犯火逆謀而主病大戰殺將今犯而或
鬬流血盈野今守而不動水火相近不宜用兵火觸
水借叛世亂水觸火主哭於宮若合則赤地千里相
守則備憂赦行土金合兵其國亡地爲白衣而爲疾
若爲內兵而爲水國有大兵則合於太微天下兵謀
則合於營室金干土五穀不熟金犯土太子不利土

水合處則爲壅阻不可用兵舉事或爲更事變謀戰
之客敗或有陰謀國有憂懼金水相留金犯水家國
不安之候水犯金將相傾敗之由環繞或鬬或大亂
而爲內亂相合若旗爲變謀而爲兵憂辰星入太白
而上出爲主者破軍殺將辰星入太白而下出爲客
者亡地多愁二星同度遠則毋傷三星若聚改立侯
王四星若合是謂大盪閉其關梁而兵喪並起五星
若合是謂易行有惠受慶而亡德受殃

瑞星

帝王有德天見其瑞國欲昌周伯黃光國有喜天保
流墜不種而穫格澤之氣類火夷狄奉化含譽之爛
若彗景星如月而助月德厚合天歸邪如雲而若星
慶其歸國

妖星

人事有失乖氣致異光芒四出者曰孛偏指如帚者
曰彗彗星爲喪氣也除舊布新孛星爲兵也合謀闇
蔽長星自三丈以至橫天其形與彗孛略同而異

歲星精變

天棓天槍之妖本類星而末銳東出爲棓而主奪爭
西出爲槍而主捕制國皇類南極而體大主寇難而

爲兵喪天衝如蒼人而首赤爲臣謀而主滅位蒼彗
之妖占爲不義

熒惑精變

蚩尤類彗而委曲爲旗帝將暴虐而征伐不已昭明
如太白而光芒不行占以爲起霸而或爲起德司危
如太白而有目臣行主德而國相殘賊天欃出西方
而如劒枯骨藉藉而赤地千里五都滅亡彗星再赤
此歲星之精流而爲變者

填星精變

五殘上有五枝乖亡毀敗獄漢下有三彗逐王兵起

大賊星其類熒惑爲兵喪光動而赤常星類弱殃占
宿地旬始近北斗而類雄雞其怒如伏鱉而色青黑出
主亂兵且主改更爲暴屍而爲積骨忽爾黃彗見之
當有女亂者矣

太白精變

天狗星流止地爲狗聲所墜如火衝天血盈野伏屍
滿谷白彗横天斬強是主

辰星精變

枉矢若流而蛇行色蒼黑如有毛目反兵合射而所
誅以亂伐亂而臣酷上有權謀黑色彗出五星之散
精而爲妖期應以衡處則事舉

雜妖

營頭如壞山以墜軍大流星如雷而晝出所墜有大
戰而拔城有覆軍流血而積骨長庚如布天辟似鋒
二星所見皆爲起兵老子則淳淳然色白者兵大起
蓬星則熒熒然色青者穀不登赤氣竟天格澤之氣
伏屍之象流血之徵燭星上有二彗所見大盜不成
豫星爲亂也夜有赤氣白星爲喪也似星非星

客星

非其常有是爲客星體小去速者事微而禍淺芒角
見久者事大而禍深黃爲土功而得地赤爲兵而
侵城青黑則其下多病純白則其分多兵周伯其色
枯黃兵喪飢饉王蓬狀如粉絮饑饉或兵溫星之出
四隅所生如風動搖而白色人飢大水而兵爭

流星飛星

流星自上而降飛星自下而昇所之之地曰有使所
墜之下言有兵姦事乃蛇行而曲曲怒氣則聲震而
隆隆奔星所墜其下有兵五星自流則帝王不安其
位衆星並流則將軍並舉其兵

飛流異狀

然曰飛流過大則異如桃則爲使行如瓮則誅爭起
白光横天者將相當之白氣曲環者斬奪爵位摧頭
而上下者此謂降石而飢荒有喙而赤黑者名曰梁
星而失地白化爲雲名天滑流血積骨於飛流白若
周天爲查山兵戰流血於隕墜色赤而光照地者所
往有兵色白而前卑下者所之削邑有謀策則星自
敵來兵敗散則星抜於壘帝王發使慰勞散爲八角
將軍均[illegible]變曲照地而流四方者五穀不
登有光而如疋布者以色占異衆庶流徙則星飛而
反行其國兵起則星光而青赤

隕墜晝見

民離叛今星隕於天天下亂今星墜於地列宿所墜其下國亡星墜為石泥血兵起墜而如有人言者善惡如其言墜而化為龍形者將有哭泣聲為獸亡國有兵凶為土則天下大水化為金鐵天下兵凶總作草木于戈在國墜為人形粟麥飛蟲皆為水旱兵飢大起星隕墜照人而有聲如雷為大戰覆軍而血流千里夕見則臣有陰謀夕墜則其下兵疫星晝流而光耀橫天誅忠良而臣下圖議若六七八九皆晝見墜地為喪旱兵飢而君憂逼弑晝見而與日爭光主兵喪而傷大水常星不見及列舍斷揺君政崩亡而庶民勞役

帝王氣象

天子之氣外黃內赤氣多上達於天見必在於王日如龜鳳龍馬人虎今鬱鬱然雜色衝天如城門高樓囷蒼今森森然恒帶殺氣或氣霧隱華蓋之形或五色如山鎮之勢或象青衣人晉手在日西皆帝王起德遊幸之符瑞

猛將氣

名將之氣鬱鬱然與天連猛將之氣勃勃然如火烟內白而赤氣繞外中黑而赤氣在前森森如□似虎衞澌如雲而作山形如交蛇勢如張弩其白如粉絮固倉其氣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赤黑如旌旗搴並為猛將強卒亦主深謀遠慮

軍勝氣

軍勝之氣覆軍似堤若鳥鳥之飛去如旌旗之指敵氣如堤坂而前後摩地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徘徊其上今如飛鳥赤白相隨今如鬪雞如疋帛而後大前廣如五馬而尾仰首低如赤杵在烏雲之內如烏雲與赤氣相隨如人持斧而望彼如蛇舉首而向敵或如牽牛或如覆舟或象山堤之林木或如虎豹之潛伏或粉沸如樓緣以赤氣或赤黃五色上連天體或如華蓋之獨居或如引素之不一在吾軍急擊而勿留在敵上急去而勿擊

軍敗氣

氣色囚廢枯散占為軍敗之徵如敗車擊牛壞屋或蓋道蔽家晝其黑如壞山墮於軍壘白如羣鳥趨入屯營勃勃然如燔生草紛紛然如轉枯蓬類偃蓋偃魚臨於軍上如羣羊羣猪在於氣中氣出半絕而漸盡或前高白而後青如雞兔之臨陣如馬牛之入軍

如人形而無頭如人頭以闕身如雙蛇之委曲如蒸鹿以驚奔有赤光從天流下如氣發連夜照人或如揚灰或如捲席或如人臥或如鳥飛或如覆船車蓋或如敗决垣堤或如霧始起而聚散或如人叉手而頭低不爲將敗軍北必爲降退逃歸

城勝氣

雲靑黃臨城而城勝色靑白中出而勿攻白氣中出而靑氣北入赤氣如杵而黑雲似星靑赤起暈內而四外出濛氣繞城外而不入中白如旌旗而赤界靑如牛頭而觸人或氣無極而如烟火或氣從中出而

入吾軍或如雙蛇之氣或分兩彗之雲或平旦有雲而色克其日或欲攻擊而雷雨過旬氣濛而人不相覩可速引去而遠屯茲皆城勝之氣不宜修櫓轒轀

屠城氣

氣如死灰其城可克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則將死城降氣彖如樓而出見於外則攻之可得屈虹從外入城重暈白虹貫日濛霧圍城而入城白氣繞城而內入或赤黑如狸皮或雲氣如雄雉赤如人頭飛鳥伮敗卑氣出向東或西而若北或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邊城圍或攻城城上無氣或如白蛇以指城

或氣下白而上赤或如日死如霧濛或有氣出而復入皆屠城客勝之徵智將勿疑而急擊

伏兵氣

兩軍相當有赤氣隨氣所在有伏兵雲綿綿紋紋兮車騎潛跡如布席蒿草兮步卒匿形白氣粉沸而起如樓狀黑氣渾渾而赤氣在中或烏雲中之赤杵或赤雲內之烏人或如數人之在黑氣或如幢節之在烏雲或雲如山嶽在外或前烏後白相隣此氣象之所見伏兵藏而莫聞

暴兵氣

暴兵之象赤氣赫然赤如旌旗或四方偏滿白如疋布或赤氣亘天如瓜蔓而八九不斷若仙衣而千萬相連或如方暈或如赤虹或如狗四枚相聚或如人行止不崩或如人行或如艾爬雰雰自中天而下吾陣黑雲從敵上而覆吾軍有雲如人而赤色無雲獨見此黑雲或如胡以列陣或如人以執楯或如赤杵或如火雲如人持節之勢或如旌旗之伸凡此氣之所起有賊兵而暴森

戰陣氣

赤氣如傘以覆軍千里內戰則有慶天昏濵寒尅則

遇敵相攻氣青白如膏則大戰將勇赤雲如狗以入營赤雲屈旋而不動如丹虵如立虵如覆舟如吽龍或白氣如車入斗以轉遷或日有白氣若虹而交見氣如人以無頭如死人而偃臥或一抉四五白虹此並為交兵大戰

圖謀氣

敵國圖謀白氣羣行士卒內亂日月濛濛黑如幢節而出於營敵欲求戰而有謀詐黑如車輪而臨我陣敵人謀亂臣與賊通晝陰則君謀將出夜陰則臣謀乃興或天氣陰沉夜不見星而晝不見日或連陰十

日不見日月而亂風四起並主君臣俱有陰謀亦為兩敵陰相圖議黑含五色臨我軍敵與臣謀當自死

軍營雜氣

兩軍相當各占其氣以高厚實長澤之類為勝以下薄虛短枯之類為北氣安則軍安而治氣散則軍亂而蹲對敵有雲來而其勢甚卑是賊必大至而急起嚴備將軍失魄今雲如蛟龍軍亡死亡今氣如兎雉遇四方盛氣也無向而攻遇四方死氣也宜順而擊赤氣隨日出軍行有憂赤氣隨日沒外有告急赤黑氣並行赤氣滅賊可以獲赤氣若獨行無黑氣賊不可得被圍則平目視圍救來處其氣翕翕新出軍行師占雲逆可屯而順可擊

吉凶氣

五色氤氳兮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也太平之應大風將至則雲如亂穰大雨將至則雲甚重潤將有突賊青氣東西極天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赤氣如血則血流黑氣如道則有赦有雲如龍行大水也人亦流亡赤氣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月賢人隱逸也雲具備五色而常有常存大臣縱恣也雲赤黃四塞而終日連夜赤氣覆日而如血大旱民飢黑氣變化而

更移夷欺中國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焉雲如氣也昧而濁賢人去矣

濛霧

日月不見而在天者為濛氣前後不覩而在地者為霧宜其霧大作姦臣謀上濛日見政令不明臣志不伸晝明夜霧臣志得伸晝霧夜晴臣行邪政於百姓霧從夜半至月中積日不解今天下分散乍合乍散今臣謀不成山中冬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灾也山將欲崩

虹蜺

虹蜺之占氣散之異對日月則風雨將至而皆不爲災夾日月則黑白爲喪青黃爲瑞貫日月則秋爲雨而餘月喪夜穿星則有陰謀而其地多水晝霽而白虹見則君憂夜霧而白虹見則臣畏若政亂后盛而君凶下宮殿園池及井內出地中其地大飢出井中國憂兵起赤虹如杵則君凶而萬人死亡白虹貫日則臣亂而君憂逼獄日赤黑而虹貫之君憂攻城邑而虹不匝可擊虹蜺見三日占之大風雨自然災釋

占風

風氣無常來往四方其政鳴條啓坼其化鼓舞飄揚

須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發屋折木者爲怒揚砂轉石者爲狂勢紛錯交横任小人而疎君子聲啾唧慘切不疾疾而必大喪摵摵蓬勃大兵將至炎炎恍惚火旱爲殃大風黃霧兮白日沉沉主上昏亂兮政化未明觸塵蓬勃者爲勃亂扶搖羊角者爲飄風凜冽而人懷戟慄刑罰暴急卒起而南北不定上下不寧

八風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立春有條風而艮生春兮有明庶而東作清明巽出當立夏之時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立秋兮西南凉風乍凉秋分兮西方閶闔欲剥立冬乾來兮不周冬至坎來兮廣莫正朔之風立春同較

五音風

何以別風之五音宮則如牛鳴窌中急惡土功大興宮來山摧岸崩自角而來虫蝗敗穀從商而至大水暴風發徵兮虫很爲害起羽地大雨寒陰如羊離羣風聲入商暴起有鬬兵急兮商來必夷塞關梁發宮方邑有憂起角地國有喪君令行也生於徵上大雨至也來於羽方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拔木則賊

來鬬戰起角則急兵入廓商則軍令起而暴兵來宮則貴人疾而土功作羽來兮人泣而其野飢徵來兮絲貫而火爍爍聲如縛彘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自徵有火災起角則旱火發而土功宮則寺舍災而哭泣商爲急兵鬬爭羽爲寶物出國揚波擊濕鼓馳不謂之羽急怒則羅貴而有兵起羽則霜雹而大雨從商則兵鬬將憂自宮則暴寒傷物徵來兮臣民有憂角來兮城圍不去

六情風占

五音既定參之六情申子爲貪狼貪而無厭寅午爲

廉貞還進專精亥卯陰賊潛爲寇盜巳酉寬大酒食歡榮戌丑公正今悲哀而報仇而諫諍辰未姧邪也淫泆而狂詐而虛驚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戊巳則參刑衝是庚辛壬癸取鈎情而須辯陰前陽後各三辰是曰鈎名

立成圖

甲德甲	甲刑戊	子貪狼	戌公正	申貪狼	午廉貞	辰姧邪	寅廉貞
木 角	民	本情	商	徵	羽	商	徵 羽
乙德庚	乙刑巳	丑公正	亥陰賊	酉寬大	未姧邪	巳寬大	卯陰賊
丙德丙	丙刑庚	寅陰賊	子公正	戌陰賊	申寬大	午姧邪	辰寬大
火 徵	事	合情	徵	羽	宮	徵	羽 宮
丁德壬	丁刑辛	卯公正	丑貪狼	亥廉貞	酉姧邪	未廉貞	巳貪狼
戊德戊	戊刑壬	辰姧邪	寅寬大	子陰賊	戌姧邪	申廉貞	午廉貞
土 宮	君	刑情	角	宮	徵	角	宮 徵
己德甲	己刑癸	巳貪狼	卯貪狼	丑公正	亥陰賊	酉寬大	未公正
庚德庚	庚刑申	午貪狼	辰公正	寅貪狼	子廉貞	戌姧邪	申廉貞
金 商	兵	衝情	宮	商	角	宮	商 角
辛德丙	辛刑乙	未公正	巳陰賊	卯寬大	丑姧邪	亥寬大	酉陰賊
壬德壬	壬刑丙	申寬大	午陰賊	辰公正	寅陰賊	子寬大	戌姧邪
水 羽	鈎情	商	角	羽	商	角	羽
癸德戊	癸刑丁	酉貪狼	未公正	巳貪狼	卯廉貞	丑姧邪	亥廉貞

京房曰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好行貪狠主欺殆不信亡財遇盜求人物強取事惡行廉貞主寬容禮義家聚圖議爲人誠信主遷官事喜行寬大主爵祿賞賜聚集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鬭殺傷及叛逆主刼暴事哀行公正主報仇諫諍事樂行奸邪主淫泆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

風塵蔽天干支共觀甲則海中兵起乙則夷狄侵邊丙丁旱疫而邊兵圍急戊己糴貴而土功邑遷吁怒庚辛急備邊隅無咎飛砂壬癸北虜侵境不寧子爲兵起水中丑爲粟貴之徵寅有赤氣則炎火卯有黃霧則蝗生辰爲將行巳爲天下大旱午爲民散未爲土功大興申則盜攻穀貴也酉作河瀆流溢戌則胡兵四起也亥爲兵賊招攻三日有雨即解陽怒利以陰承

風占勝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方所其日納音爲客時與來方爲主時方制音利爲主而後應納音反制宜爲客而先舉還若相生是爲和睦

逢厄雨交戰則師徒八敗而名落屏順風雨交發則
軍旋大捷而為得助宜羽商日風從季來或守子
亥卯時當子午帶刑殺急避而寒濕有虞兵紀寇而
出沒受角日子午之時季來則將伐克去受角日徵
來則火災受羽日羽來則暴雨自刑日風來從方大
火起災及貴府飄驟而牙旗折交戰將死急惡而軍
傾覆將卒皆惡暴風迅起於刑墓之方宜防急賊及
伏兵搶擄

旋風占

獨鹿轤轆風名曰旋入吾寨急宜嚴備入敵城急合

攻為入宮宅屋室之內央音情刑德為先德為喜慶
刑則憂煩入屋室飛揚衣物驚財耗不益須燃几行
次逆來衝我宜迴避暫止勿前噫詳變無窮占書雜
註余乃撮機要為集解之編舉宏綱為長短之句士
乎士乎志欲學匡國佐君之術尤宜覽斯書誦斯賦

風雨賦 [illegible]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高明天也言高明在上則有日月星辰也）沉潛下載風
雨雷神（沉潛地也沉潛而在下有風雨雷神主之也）占斗光之明暗辨月
色之初新（[illegible]）魁畔黑
雲見沾滋于當夜（[illegible]）罡前黃
氣知潤澤以來晨（北斗後二星名杓第七星曰天罡者前有黃色潤則主來日有雨）
遮掩映而三日（[illegible]）獨溟濛而
半旬（[illegible]）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戊辰己巳名曰六龍）斗間五色
如龜動以長津（[illegible]）類雨
天而炎火同中岳以飄塵（[illegible]）
[illegible]杓前白氣而大遭風雨（[illegible]）
節內冊霞而甚益

農人（[illegible]）六甲晴空一旬竭澇
（[illegible]）雲氣如出五行逐面
（[illegible]）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
為因（[illegible]）旦夕落蒼諸于之期程立變（[illegible]）
（[illegible]）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露
（[illegible]）素日丹蟾升未降而炎
旱（[illegible]）陽碧陰綠未交而景
色將寒（[illegible]）
之奇黑耦青未客而虹霓欲見（[illegible]）

氣紅交而未窈則日黑月青將雨不雨虹霓見也

若乃重占卯日雲霧[illegible]

狂風列土樹折四方雨瀉傾頻無之則別生灾異 六甲[illegible]風雨不時[illegible]方[illegible]見占六甲五卯日有雲氣中央將寒大[illegible]若[illegible]霧[illegible]變雲氣旬日大[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

損與兵賊有之則大起凶殃 中天卯日色若如[illegible]

斷五音之宮羽 宮子午時爲[illegible]卯酉時[illegible]丑未寅申時爲角巳亥時爲徵[illegible]金爲商如[illegible]角日風加[illegible]有火灾角日羽日風加卯酉[illegible]兵起[illegible]

裁六義之柔剛 六義六情也如寅午日爲[illegible]貞風從南方來主慶宮權樂事巳

西日爲寬大風從西方來主酒食權樂事丑戌日爲公正日風從西南方來報恍與善相通和悅之事卯子日爲貪狼風從北方來主侵奪所貨賊盜兵起亥卯日爲陰賊風從東方來主七日內有盜賊入界偷劫

登壇必究 卷 天文二 七十七

[illegible]

壬子至丁各轄三朝高燥則雲藏計數 丙子至丁巳[illegible]壬子癸丑乙卯[illegible]

丙[illegible]丁巳漢或一日[illegible]雲氣在北[illegible]干[illegible]所管[illegible]丙子至辛若雲氣[illegible]則所管三日丙申[illegible]丁卯戊辰癸亥[illegible]甲寅[illegible]乙丑[illegible]丁卯戊辰乙巳[illegible]甲子辛未[illegible]

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濕則雨遍諸鄉 丙[illegible]巳卯庚辰辛巳六日[illegible]五日[illegible]假令[illegible]戊子[illegible]北斗[illegible]晴[illegible]丙戌丙子午[illegible]巳未[illegible]庚寅辛卯[illegible]丙戌[illegible]丙辰丁丑[illegible]己巳[illegible]

日[illegible]亥[illegible]丙申日[illegible]卯[illegible]庚寅辛卯[illegible]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illegible]乙巳丙午[illegible]辛巳日[illegible]

六十日逐日[illegible]戊申己酉庚戌辛亥[illegible]前

其

連窺天漢蛇經而

霧集雲屯累餓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天漢卽河也其中大河[illegible]

雲氣黑潤形如猪蛇來往主當時雨水多 無雲掩映當旬之草木不滋有

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言六甲中五卯六甲日望[illegible]所管日[illegible]丑癸[illegible]

內[illegible]有云氣在中[illegible]內黑而[illegible]日[illegible]上主辰日有雨[illegible]云氣[illegible]如龍形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illegible]辰有云氣狀如馬[illegible]主午日有雨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

信 [illegible]

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 [illegible]

當數雨黃色乾晴 兩曜日月也每月初占日月如青黑潤則月內多雨如黃赤氣乾

[illegible]每月初一日晴明管上旬十日初二管中旬初三管下旬斗光日色爲占

旦候孤 孤光

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 日出時有云帶在中或橫蔽日不見或隨日不散不移主日中將雨

朝

登壇必究 卷 天文二 七十八

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 早[illegible]暮[illegible]

暮

窺西上累蓋之氣象尋傾 晚看[illegible]云氣如[illegible]

晨

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雨雷立則 早[illegible]北方有黃黑云色潤

躍躍猪氣山奔而七 如二[illegible]大小不等向北者癸[illegible]雅之[illegible]

鬱鬱離

子之期 [illegible]北方云氣如猪[illegible]丙子日雨又七云[illegible]東南[illegible]

風乾去以八辰之索 [illegible]北方有[illegible]黑云[illegible]乙卯日雨

雲帶橫列寅卯爲甲乙之名 又云八辰八[illegible]日[illegible]有云帶[illegible]卯[illegible]主[illegible]

日位次當辰巳 甲乙日[illegible]說寅卯日見則甲乙日雨[illegible]云帶潤色者主當日雨

作丙丁之色 帶日行辰巳上見云[illegible]丙丁日雨也

午未之間見陰戊巳

日以無差 帶午未方上見云[illegible]戊巳日有雨

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

不易畢東南方也畢申方也見云氣主與辛日行雨若當炎旱熒惑少退于河津大星守天河及天河中星象又稀少主旱或遇霖霪辰象躍紫于漢泊八漢者天之余氣即天河也水星守天河及天河是多者主雨大水又曰星在室而南明動亦多天雨之然無以天威雷凍神怒雲霽旦久青黑赤白黃五色云氣交錯赤黑更多雜此浸亂此天之威怒必有大雷電風雨又云黃云霽少者雨少也又云蛇相鬥雨生万物死四日摩殺万稼也浸酒輕吹達遍而仁君惠重風和雨細不損禾稼此人情順化上下同者心所致迅飄頻瀉高低而逆主猜嫌急風惡雨震地崩山水涝漂蕩大不祥兆上有奸宄非人物皆遂行致也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詳審上驕下諂始雨終風而禍占先風後雨陰氣順也先雨後風陰氣逆也例雨便晴德化盛行君臣和睦之象而後云遍天陰若臣不和之氣夜陰日晴君責臣罪夜晴日陰臣謀尚上如巫

夜但陰六雨不晴者大雨變也塡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潦也之逆行入星天河主法令急雨淋潦為炎熒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熒惑火星也若凌犯天及星土大旱明陰陽開闔之節開閉寒暑成冬則上下否泰遲驗陰陽之氣上升則泰天之亦達當看河時家之支達璇璣運行之數又在知星四仲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四仲子午卯酉也己卯仲年月日時若太乙初移宮有云衛日有雲朔日以雨朔中日午時也夕中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雨壬癸占常六以所將加月建及日朔占神后爲大衛爲小雨不雨以雨將月將以春辰夏未秋戌冬丑日時是也有斗無雨者是氣各主自雨雨別情狀生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雨下故也如甲齊郡東夷南楚丁南蠻戊韓方位之雨下秦辛西戎壬燕癸北狄也楚又門辰支千已巾楚乙燕齊衛趙鄭宋辰年月皆同如十二辰在子爲周丑爲趙寅楚卯鄭辰晉吉鄭燕趙岸午秦未楚申齊酉晉戌趙亥

代紀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避溟春秋三月丙丁癸冬三月此三月丙丁癸冬三月不有月此甲乙日丈至月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丁癸日不開不有云氣但逢此日遊大風而除云乃不定內丁疾是土三月事時辛方應春三月內方虛多三月秋冬前後此處不應也金水出入金星水星不足主入風雨暑有霧又曰雨異起風霧以運天水二星初出入之風雨又日月犯心宿則多風夜有雷主所又日月消遊布雲雷于下土雨所謂者所家者是也風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鳥銅雀鳥名長安西有之一鳴則五谷今吉銅雀屏氣輻三台是不鳴也又殊卜蛇有四翼一條今徵鳥池見廢主歲大旱議者多種大豆勝蓋豆耐旱也石燕翔翔川溢而商羊鼓舞燕石藥名中岳少室山有之石燕飛則主雨滿芋一足鳥舒翅跳舞則主有水災戴君之德五徵不足以維新賜民求覆風皆及時而徵不應此天下太民哉君德則五徵不亂五徵者雨

占之象東也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下君十義元天尊天貫地徵秘法以推誠教鬼重神握玄机而定譜六壬玄机課譜一名而數而以其賊顯讀細玩而定十五行坐魁之理不大率火大吉凶門掛榜二十五門數則無有不應者錄書客而不錄

國初置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僉判太史院事郎并立官正等官後改監爲院設判院使同知院事五官正典簿雨暘司時序郎紀候郎等官洪武元年又改太史院爲司天監設監令少監丞主簿主事五官正副及監候司辰漏刻博士又置回回司天監監令少監丞三年始改欽天監爲正五品衙門戎專曆數天文地理之事十三年改監令爲正仪大夫少監分掌天文大夫五官正

司玄大夫[illegible]靈台郎五官保章正子秩郎五官
靈台郎司[illegible]郎五官挈壺正挈壺[illegible]散官十四
年定其品級其散官從文職給授二十二年
改監令為監[illegible]監丞為監副三十一年定正上監章
周[illegible]隸本監
凡本[illegible]習業者分為四科自五官正以下與天文
生[illegible]人[illegible]一引回户宮生[illegible]隸本[illegible]子弟[illegible]月
[illegible]本司[illegible]級爵得[illegible]推算凡天文[illegible]
星[illegible]監各秀[illegible]生居夜占候表有变
具三[illegible]具自[illegible]占奏正統後[illegible]命[illegible]上宫会書
同[illegible]象[illegible]分[illegible]四而年而天文生四人尊見
凡本[illegible]見[illegible]分[illegible]係洪武十七手造[illegible]直天[illegible]
三[illegible]四年造十一年奏[illegible]仗[illegible]刻
貢[illegible]表臺漏具如南京旧制又造晷影堂
[illegible]泰
大[illegible]少[illegible]儀[illegible]達

登壇必究太乙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翟汝鼎 貴陽錢伏武仝校

輯太乙說

王鳴鶴曰世傳三式書謂太乙六壬奇門而三式之中獨尊太乙蓋陰陽占候家之言也太乙占十二辰宮如有灾祥禍福主客勝負乃詳見各宮歷歷如指諸掌先看太乙諸星若主客大將主客參主客筭及文昌始擊四神五福之類諸局中參看多寡并掩擊格迫審其輕重察其淺深而預備之可以偃息干戈而坐致太平矣大抵太乙之法盡于淘金歌次以歲差法筭五子元自大撓甲子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為始以至今年筭該若干局復以年月日時推之即可定第幾局而內外勝負可得前知此其大畧也若夫洞通涵會剖析窮賾通乎陰陽之化是在才智兼全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彼泥法而或至于撟誣者亦奚足云哉

太乙定主客勝負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主筭七主大將七宮客目掩主參將一宮囚始擊將大武掩主大將客筭十三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格計神寅此局客筭長和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發兵西南利直陣參青旗雲氣從北來客勝關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

太乙雖助主主大將為客目掩之筭遁不和不利為主關賊備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族主筭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入宮外迫始擊將陰主擊客筭一不和客大將一宮囚主將客參將三宮客利計神丑○此客主大小將俱客大將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客宜固守主關賊備正西客關賊備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主辰迫主筭卑一不和主大將一宮囚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太乂辰迫客筭四十不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子此局客筭長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敗利正西利敵陣參赤旗雲氣從東來必勝關備西北南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因辰迫不和筭短大將內不利為上宜固守關賊備宜東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主筭五上和五入門杜子太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勝○客筭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外迫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筭不和

大將迎主客俱不利主關敗落西北客關敗落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呂申○客算十四不和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二宮因計神戌此局太乙助客上算不和大計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宜軍宜北東敗利正西利開陣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開敗偏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人征塞不利宜西守為吉偏西北正東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陽陰○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上大小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敵利東南利開陣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開敗偏東南奇兵東南[illegible]不利宜固守利[illegible]戰勝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地主 主算八不和主大將八宮[illegible]主參將[illegible]宮外迫始[illegible]客算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神酉此局主人大小將迫客杜塞無[illegible]宜固守[illegible]敗偏東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陽德辰迫 主算[illegible]一和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illegible]始擊將臨[illegible]客算二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發客參將[illegible]計神未此局客算長和將具將發[illegible]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illegible]用圍[illegible]南來[illegible]客勝開敗偏西南奇兵[illegible]主因迫算短奈[illegible]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不和主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不出擊將大武○客算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計將午○此局主因天大將囚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宜固守客開敗偏正西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呂申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將三宮發主參將三宮內迫[illegible]陰德○客算十二長和客大將二宮發[illegible]六宮[illegible]計神巳○此局客算長和大將[illegible]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用兵[illegible]黃旗雲氣從南來客勝開敗偏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主目參將迫太乙雖助主主人算短不利固守開敗偏東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蒙囚 主算因不和主大將四宮囚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陽德○客算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客參將二宮[illegible]計神辰○此局主客大將囚關主客俱不利宜固守主開敗偏正東客開敗偏東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算三十七長和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呂申辰擊○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參將三宮內迫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上人算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主後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開敗偏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算短不和客目辰擊○參將內迫不利為客宜固守開敗偏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六紀甲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昊 主算十八入提和主大將入宮發上參將四宮發客始擊上
將太陽宮○客算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上
參將七宮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大小將利
二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戰利迫陣
李黑旗雲氣從北來主勝關賊備東南奇兵東南
衣兵利于丙戌時客見陣利先行動出軍宜東南
界將北利主陣牽赤旗雲氣從東南來客勝關
賊徐東南奇兵東南
伏兵利申酉戌時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孤陽上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客參
將七宮內迫計神丑○客算九和客大將九宮發
客參將七宮內迫計神丑○此局太乙助客算常
和大將發利為陣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南關賊
利西北利號陣牽赤旗雲氣從東南來客勝關賊
伏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于申酉戌時
主大將迫不利為主宜固守關賊備東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威勝 主算九和上大將九宮發主參將七宮內迫始
客算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內迫客
參將一宮外迫計于○此局上人門兵將發利為
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南戰利西北利號陣牽
主宜雲氣從東南來主勝關賊備正南奇兵正南
伏兵將中丙戌時○客目擊太乙主目挾客大將
容大小將迫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正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及迫 主算一和主大將二宮發主參將三宮格二
始擊將大族○客算三十二長和客大將三宮格
客參將九宮發計神亥○此局太乙助客大將宜
格參將發客算長和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東北戰利西南利號陣牽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
勝關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時
主目擊迫算短參將格不利為主宜固守關賊備
西奇
東北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和不宜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
始擊將大义○客算二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囚
客參將一宮發計神戌○此局文昌將因主客大
將因主客大將相關客主人關賊備主客俱不利各
宜固守主人關賊備西南客關賊備正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宜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
客挾始擊將地主○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六
宮外迫客參將入宮發計神酉○此局主客人大小
將挾客大小將又挾主人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
固守主人關賊備正西客關賊備此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客挾 主算八不和宜主大將入宮囚主參將四
宮發始擊將和德○客算一十二長和客大將二
宮發客參將六宮挾計神申○此局長客大將格
算長和大小將挾文昌將依七利客見陣利先動
北宜主南戰利正北利負陣牽黃旗雲氣從南
來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丑時
主人算短主目為客挾之大將因太乙鑠
助主不利為主宜
固守關賊備西南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族 主算七不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內迫始擊
將太陽○客算二十六客大將六宮主挾客參將
入宮四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大小將挾客
主算和大將利為主見陣利從動出軍宜西南
戰利方陣牽白旗雲氣從西南方來主勝關賊備
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亥子丑時○客大將
為主人大小將挾之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西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筭二筭短主大將二宮 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

太神○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午、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不利主大將格筭短主客勢均各宜固守主人闗賊備西南客闗賊備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六和上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

天道○客筭二十孤陽不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四計神巳○此局主人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主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李白旗雲從西來主人勝闗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筭孤陽不和參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闗賊備西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六和主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武

將非○客筭二十三長和各大將三宮發宮參將乙宮四計神辰○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筭兵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利方陣李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闗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筭長太乙闗客參將諸大將發於上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數利西南利宜戰李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闗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筭十六短上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

陰主○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亥○此局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太乙動客筭長和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李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闗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筭短客大小將挾主大將不利為主宜固守闗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紀甲子　丙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地主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 格客挾主參將七宮發始擊

擊將大義辰擊○客筭四十孤陰客大將四宮發將參將三宮發計神寅○此局客筭長大小將門兵出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西北西利方陣李青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闗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主人大將格太乙維助主大將為客大小將挾之○主人不利宜固守闗賊備東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筭三十二辰主大將一 宮發主參將六宮內迫始

擊將和德○客筭三十一長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丑○此局太乙動主上筭長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貝陣李黃旗雲氣從正南來主人勝闗賊備東北

方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客大將囚筭短不利為客宜固守闗賊備東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筭三十一主大將一宮 因主參將三宮與天目囚

始擊將高蒙○客筭二十八客大將八宮主挾宮參將囚宮發計神子○主將太乙雖動未上人大將囚參將又與天目囚主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闗賊備東北客闗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筭十四長主大將四宮 發主參將二宮四始擊將

大炅○客筭九宮大將九宮內迫主挾客參將七宮外迫計神亥○此局太乙絆助客主人大小將與太乙俱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太乙[illegible]上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闗賊備東北客闗東南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高叢主算十三主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內迫始擊將天道擊○客算二十九客天將九宮內迫客參將七宮外迫計神亥○此局主算和大將發利為主北時刑發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奉書旗雲氣從東北來主勝鬬賊備正東奇兵丑東伏兵利巳午未時○客目擊大小將迫太乙雄助客算客不利宜固守鬬賊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主算十孤陽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文昌○客算三十二客大將二宮囚客參將六宮發計神酉○此局主八門具將發利為主是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見陣利東南利鬬陣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主勝鬬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巳午未時○太乙雄助客大將囚客不利宜固守鬬賊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炅主算三十三主大將三宮囚主參將九宮與主目三四始擊將陰○主客算十和孤陽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囚計神申○此局客算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先動出軍宜向西北戰利東南用曲陣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鬬賊備西北奇兵酉北伏兵利丑寅時○太乙雄助主旦算不和大將囚參將與主目囚往大不利宜固守鬬賊備東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神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地主宮擊○客算八短客大將八宮內迫客參將四宮外迫計神未○此局主人杜塞元門不利客大小將迫算短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鬬賊備東南客鬬賊備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威主算二十四囚主大將四宮外迫客挾主參將二宮對賊擊將和德擊○客算大將三宮囚客參將九宮主挾計神午○此局太乙雄助主上算不和大將迫客大將囚大小將挾主人大將主大小將挾客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鬬賊備正南客鬬賊備東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主算二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格主參將入宮發始擊將高叢掩○客算四宮客大將四宮囚客參將二宮發計神巳○此局太乙助主大將格算長和參將發依ㄴ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奉白旗雲氣從正西來主勝鬬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客目利戌亥時客大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鬬賊備正東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主算六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神○客算二十八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囚計神辰○此局算長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用方陣奉黑旗雲氣從正北來客勝鬬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卯辰時○主人杜塞元門不利宜固守鬬賊備西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威○客算二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發計神卯○此局客算長和大小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用方陣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鬬賊備正東奇兵正南伏兵利寅卯辰時○主人杜塞元門不利宜固守鬬賊備西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六宮客挾天目武德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武宮○客筭七宮大將迫七宮內迫客參將一宮外迫計神寅○此局主大將近與客參將內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倚西南客闘賊倚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族囚 主筭六主大將六宮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陰主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不出中宮計神丑○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无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從正西客關賊倚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 主筭三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炎○主筭三十四長和客大將四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子○此局客大將雖格客

筭和太乙為客見陣欲出軍宜向正東客將正西利陣奉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闘賊倚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主人杜塞无門不利爲主宜固守闘賊倚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 主筭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臨陰德○客筭十九長和客大將九宮發客參將七宮○計神亥○此局客大將客筭長和大將發依主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向南戰酉北利銳陣奉赤旗雲氣從正東南來客勝闘賊倚東北奇兵利夫申時○主人筭不和大將囚不利爲主賊闘倚西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客挾 主筭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主參將一客挾始擊將臨申○客筭十六下和客大將太宮迫迫主挾客參將八宮發計神戌○此局主大將迫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天小將又挾上宮又參將主客皆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倚西北客闘賊倚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七宮客挾天目太義 主筭二十七不和主大將七宮囚客挾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太陽客筭十二宮大小將宮內迫客參將六宮外迫主挾計神酉○此局客六將挾太乙主大將囚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客大小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倚西北客闘賊倚東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地主囚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囚主參將四宮發始擊將大神○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申○此局客筭長和客大將發

利爲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奉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闘賊倚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主人筭短主囚大將囚不利爲主宜固守闘賊倚正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局四十四

主筭三十三長主大將三宮外迫主參將九宮客挾始擊將文武○客筭十四客大將四宮發主挾客參將二宮格計神未○此局主大將迫參將爲客挾不利爲主客大小將挾之參將格不利爲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倚東北客闘賊倚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迫 主筭三十二長和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臨大族○客筭七短客大將七宮主挾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午○此局主大將雖

格參將發主筭長和依上將太乙助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用擁奉黃旗雲氣從
正南來主人勝闖賊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
丑時○客大將為主人小將挾之參將內迫筭杜
不利將客宜對
守闖戰從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呂申　主筭五八門杜主一六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熒德

客筭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發計
神巳○此局客筭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
先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戰西利正東利方陣奉白
旗雲氣從西來客勝闖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
利辰巳時○主人杜塞元門
不利宜固守闖賊備東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九宮主挾天目高叢宮迫　主筭四不和主大將四宮內迫

主參將一宮外迫始擊將陽德○客筭八不和筭
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內迫計神辰
此局客筭長大將發太乙助客利為客先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奉黑旗雲氣從
北來客勝闖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於巳時
主人大小將迫挾太乙筭短不和不利為主宜固
守闖賊
備正東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三宮發始

擊將呂申中客筭五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卯○此局主目迫將杜客大小將杜塞元
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闖賊備東南客闖賊備東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炅　主筭二十四長和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發始

擊將太陰○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寅○此局太乙助主主筭長和大小將門具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
利陣奉赤旗雲氣從東來主勝闖賊備東南
兵東南伏兵利戌亥時
客杜塞元門不利宜固守闖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神　主筭三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入宮外

迫始擊將大威○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
不出中宮計神丑○此局太乙輔助大小將迫客
杜塞元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圍賊備東
南客闖賊備西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歲　主筭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

將○客筭十六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格
計神子○此局客筭長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

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奉青旗雲氣
從東北來客勝闖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
亥時○主人杜塞元門不利宜固守闖賊備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二宮主挾天目天道辰迫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內迫

主參將七宮外迫始擊將大炅○客筭三十一和
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亥○此局太
乙助客筭和門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北戰利東南利曲陣奉黑旗雲氣從西北來客勝
闖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主宜固守闖賊備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筭三十八長主大將入宮將主參將四

宮發擊將太炅○客筭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
參將不出中宮計神戌○此局主筭長大將參將

參將發伏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北戰利宜
南列目陣奎禦云氣從北來主勝闘賊俻西南
奇兵而南伏兵利巳午未時○客杜塞无門不利
宮固守闘賊俻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巳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筭三十八主大將 八宮格主參將四宮
發始擊將迫主○客筭二十四和客大將四宮
客參將二宮囚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大將發
利底客見迫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
陣亦旗云氣從東來客勝闘賊俻正北奇兵正
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人大將格主目迫不利
守主宜固守闘賊俻西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 主筭十六長和主大將六 宮發主參將八宮内迫始
擊和德擁擊○客筭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囚客參
將九宮發計神申○此局太乙助主上筭長和大

將發利禦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宜東
方宜黃旗云氣從西來主勝闘賊俻西南奇兵
南奇伏兵西南利寅卯辰時○客目擊大將囚
不利客宜固守闘賊俻東北

第五十六局 巳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族 主筭十五入門杜主大將 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人
陽○客筭三十四長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參將二
宮發計神未○此人局至杜塞无門客大將迫主
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闘賊俻正東客闘賊俻東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三宮天目陰主 主筭十孤陽和主大將一 宮發主參將三宮始擊將
天神○客筭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午○此局太乙助主上筭和大將發利為
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李
黑旗云氣從西北來主勝闘賊俻西北奇兵西北

伏兵利丑寅時○客杜塞无門
不利宜固守闘賊俻東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巳酉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三和主大將二宮 發主參將六宮格客六
將闘始擊將天道○客筭二十六宮大將六宮將
與主參將八宮發計神辰巳○此局太乙助
主上筭和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
南戰利正北利員陣李黃旗云氣從南來主勝闘
賊俻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大將格不利宜固守闘賊俻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二短主大將二宮 客挾主參將六宮始擊
將武德○客筭十九長宮大將九宮外迫客參將
七宮主挾計神辰○此局太乙雖助主上人大將
為客大小將挾之客大將迫主大小將挾客參將
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俻東南北客闘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巳亥 辛亥

太乙在四宮客挾天目大義 主筭十二和主大將 二宮發主參將六宮
將始擊將挾主○客筭十三不和客大將三宮內
迫客參將九宮外迫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上
筭和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
利正北利員陣李黃旗云氣從南來主勝闘賊俻
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筭不和大
小將迫不利宜固守闘賊俻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六宮天目地主 主筭三十三長和主大將 三宮發主參將九宮挾始
擊將大义○[illegible]筭三十四客大將四宮客主挾客
參將二宮[illegible]神寅○此局主筭和主參將雖為
客挾之主大[illegible]挾客大將利為客主見陣利後
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李直陣青旗云

氣從東北來主勝關賊備正北客兵正北伏兵利
中西戌時○客大將參將太乙雖[illegible]客上不利固守賊
備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　主算二十六主大將六宮內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
和德○客算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將五○此局主大將囚客杜塞死門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
備東北客關賊備正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　主算二十五入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高叢○客算二十二客大將二宮發宮參將六宮
因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上大將發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見陣本背旗云氣從
南來客勝關賊備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申酉戌
[illegible]人[illegible]門不利
[illegible]關賊備東北

登壇必究　太乙卷一　十三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七宮天目呂申　主算十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外迫主參將八宮發始
擊將大炅○客算十一客大將一宮主挾客大將主
三宮將計神亥○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參將
算不和人將迫上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關賊備東北客關賊備東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叢　主算十五入門杜上大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天道辰將
擊○客算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宮格計神
戌○此局主客目擊太乙助客大將參將伏上利客
見坤將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方陣本白
旗云氣從東南來客勝關賊備西南奇兵西南
伏兵[illegible]上人杜塞死
[illegible]關賊備正東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七宮主挾天目太陽　主算十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參將六宮
外[illegible]挾擊將[illegible]辰擊○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
將[illegible]宮發客參將二宮內參計神酉○此局太乙
號客上算長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北戰東利正西利號陣本赤旗云氣從東來客勝
[illegible]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時
[illegible]六小將迫不利宜固守關賊備東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炅　主算二十五入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擊將主陰
主○客算二和客大將六宮上格宮參將六宮發
計神申○此局太乙助客算和大將格參將發
利勸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見
陣本黃旗云氣從南來客勝關賊備西北奇兵利
[illegible]○主人杜塞死門
不利宜固守關賊備東南

登壇必究　太乙卷一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八宮天目大神　主算十七長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內迫始
[illegible]地主挾○客算八不和客大將八宮囚客參
[illegible]發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上人算長和
大[illegible]發參將雖迫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
[illegible]利方陣本白旗云氣從西南來主勝
[illegible]奇兵東南伏兵利[illegible]丑時○客
[illegible]和大將囚不利宜固守關賊備正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文昌將臨大威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
參將入宮因始擊將和德宮擊○客算三十二客
大將二宮格客參將六宮發計神午○此局太乙
助主上大將發挾上利主見陣後動出軍宜正西
戰利上正東利方陣本白旗云氣從西來主勝關
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亥子丑時○挾客目
大將格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東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天道主筭三十長主大將三宮發上參將九宮囚始擊將高蒙高擊○客筭四不和客大將四宮內迫主挾客參將二宮外迫計神○此局主大將發筭長人小參各目大將利為兒陣利後動出軍宜東北參利西宮利宜陣李青旗云氣從東北來主勝關囚格西南宮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客目擊大小將迫主挾客大將不利為客宜固守開囚格正東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主筭二十九主大將九宮囚主參將七宮客挾始擊將大神辰擊○客筭三十二客大將二宮外迫太乙天目上挾客參將六宮發計神辰○此局太乙天目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客大小將挾主參將客主人大將囚客大將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illegible]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主筭二十九主大將九宮囚主參將七宮兵主目四始擊將大蒙高擊○客筭二十二客大將大一宮格客大將一二宮發內宮神客[illegible]此局太乙助客大將[illegible]客見陣利[illegible]先動筭長[illegible]依[illegible]利客出軍宜西[illegible]東南利[illegible]陣[illegible]旗[illegible]雲氣從西北來客勝關[illegible]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illegible]巳時主日主大小將囚不利為主宜固守關賊格西南

太乙定主客勝負陰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昌計神臨呂申主筭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發計神中此局主人杜塞門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格東北客關賊格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高蒙主筭四不和主大將四宮內迫主參將二宮外迫始擊將臨陰主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未此局太乙助主客筭長和大將發利為客先動出軍宜向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李白旗云氣從西南來客勝關賊格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

兵巳時○主人大小將迫客挾大將不和利為主宜固守關賊格正東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主筭一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炎○客筭十六長和客大將八宮發計神此局客筭長和大小將參為客客見陣利子出軍宜正東利方李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關正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上太乙助上大將格不利為主宜固守主關賊格東南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炅主筭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陽德辰擊○客筭一二十三客大將三宮外迫客參將九宮發計神巳○此局主人杜塞無門客大將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格東客關賊格東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靈主算二十五入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格挈將
呂申○客算三十[illegible]不和客大將三宮外迫客
[illegible]將[illegible]發計神[illegible]○此局主人杜塞[illegible]不利
[illegible]不利大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illegible]賊備東南客關賊備東北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神主算十七和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主客挾始挈
將太陰○客算二十六長和大將六宮主挾客參
將八宮囚計神卯○此局太乙助主算長和大小
將挾客大將利爲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南戰
將東北利方陣奎白旗雲氣從西南來主勝關賊
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亥子丑時○客算短長
和大將爲主人大小將挾之參將囚不利爲客各
宜固守關
賊備東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七宮主將挾天目太威主算二不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參
將大宮外迫始挈將大神○客算三長和客大將
[illegible]各客參將九宮發計神寅○此局太乙助客
客算長和大將雖格參將發於上利客見陣利先
動出[illegible]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奎青旗雲氣從
東來客勝關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申[illegible]時
主人算不和大小將迫挾太乙不利爲主客宜固
守關賊
備正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天道辰迫主算一短不利主大將一宮與客參將關
上[illegible]將三宮格參將一宮此主大將關計神丑
此局主人算短不得主宮青迫大將與客參將囚
關[illegible]將格算不和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各宜
[illegible]守[illegible]關賊備西南客關賊備西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太武囚主算七短不和主大將七宮內主參將一宮發
始挈將太族宮擊○客算三十四長和客大將[illegible]
宮發客參將二宮迫計神子○此局太乙助客出
[illegible]主[illegible]大將發參將雖迫利爲客見陣利先[illegible]
[illegible]宜正西利[illegible]陣奎赤旗雲氣從東來客
[illegible]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時
[illegible]大將囚算短不和參將雖發不利爲主宜固
[illegible]
[illegible]關賊[illegible]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武德辰迫主算一短主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
發始挈將陰德宮擊○客算二十四長和大將四
宮格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此局太乙助客上
算長和大將雖格參將發於上利客見陣利先動
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銳陣奎赤旗云氣從東來

[illegible]客[illegible]關[illegible]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時
主算短主大將迫參將囚發不利爲主人宜
固守關賊
備正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太族囚主算六主大將六宮關主參將八宮與客參將
關始挈將陽德○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將二宮
囚客參將八宮與主參將關計神戌○此局主
囚主客參將關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
備正西南客關賊備正東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陰主辰迫主算三十五入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始挈將呂申○客算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
發客參將九宮發計神酉○此局太乙助客客算
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爲客見陣利見動出軍
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奎青旗云氣從東北來

客勝闘賊偺東北奇兵伏兵利申西戊背
主人挫塞元門不宜固守將出擊東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太乙在四宫天目陰德 主筭十二短主大將六宫發主參將六宫客挾始擊[illegible]客筭三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宫主[illegible]一宫發計神中○此局主人善短大將[illegible]客挾之客目擊參將雖入將為主[illegible]不利客宜固守[illegible]偺西南[illegible]偺東北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義 主筭十二算短和主大將二宫發參將六宫客挾格始擊將大感○客筭二十七長和大將七宫主挾客參將一宫發計神床○此局主筭短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偺西南客闘賊偺正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四宫天目地主 主筭十一主大將一宫發主參將三宫內迫始擊將太武○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塞客大將參將不出巳宫計神午○此局主參將絕迫六將利為主見障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陣牽黑旗云氣從西北來主勝闘賊偺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illegible]客出戰元門[illegible]戰偺西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三宫天目陽德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宫發主參將三宫始擊將大辰○客筭十五八門杜塞大將參將不出中宫計神巳○此局主參將絕四太乙助主大將發依上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曲陣牽黑旗云氣從東北來主勝闘賊偺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illegible]客杜塞元門不利宜守客闘賊偺正西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筭三短主大將三宫囚主參將九宫與客大[illegible]○客筭九和客大將九宫與主[illegible]七宫格計神辰○此局主參將與[illegible]將囚主客將相主人闘客上筭不[illegible]客宜固守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筭三主大將三宫客挾囚主參將九宫發始擊○客筭入不和客大將入宫內迫[illegible]參將四宫外迫主挾計神外○此局主目大將囚客挾之客目迫大將擊參將主挾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闘賊偺正北客闘賊偺東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二宫天目呂申 [illegible]○客筭十六長不和客[illegible]○此局主客俱[illegible]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二宫天目高蓺關客 主筭十三長和主大將三宫與客參將闘主將九宫內迫始擊將太陰○客筭十武陽客大將一宫發客參將三宫與主大將闘計神丑此局筭長和主大將與客參將相闘主人闘客上敗主人勝見陣利後動出軍宜北北戰利西南利直陣牽青旗云氣從東北來主勝闘賊偺正東奇兵正東伏兵利巳午未將○客筭短參將與主大

將相關主人關客ㄣ不
利宜固守關賊備東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筭十孤陽主大將一宮　客大將關主參將三宮與
客參將關始擊將大神○客筭一客大將一宮與
主大將與客參將關計神子
此局九客筭不利客宜固守主關賊備東南客關
賊備東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炅關客　主筭二十四長主大　將四宮與客宮大將
關主參將二宮與客參將關始擊將天道○客筭
十四客大將四宮與主大將客參二將宮與主參
將關計神亥○此局太乙助主ㄣ人關客ㄣ敗主
勝利為主見陣利發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
發陣奉赤旗云氣從東來主勝關賊備東南青兵
東南伏兵利戌亥時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炅　主筭二十長主大將四宮　發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
武德○客筭七宮知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
宮因計神戌○此局太乙助主筭長大小將門具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發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
利說陣奉赤旗云氣從東來主勝關賊備東南青
兵來南伏兵須戌亥時○客宜近參
將因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筭十六長和大將六宮　內迫主參將二宮發計神
酉○此局太乙雖助主筭長和大將迫參將為客
挾之主人不利客筭短大將迫主挾之參將挫發
不利為客主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關賊備東南客關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威迫宮　主筭三十一長和上　大將一宮客挾備上
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義○客筭十六宮客大將
六宮發客參將入宮主挾計神申○此局太乙助
客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奉白旗云氣從西來客
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長己將
主大將為客挾之天目迫大將格不利為主宜固
守關賊
備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道　主筭三十孤陽不和主大　將三宮客目掩之主參將
九宮發始擊將和德掩主大將○客筭七和大將
七客發客參將一宮將計神未○此局太乙助客
客目掩主大將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奉白旗云氣從西南

來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己時
主筭孤陽不和主大將為客目掩之不利為主宜
固守關賊
備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武　主筭二十九宮長不利和　大將九宮四客挾主參將
將七宮發始擊將高叢掩大將○客筭四客大將
西宮客目掩擊客參將二宮主挾計神午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將掩參將為主挾客大小
將挾主大將四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關賊備西南
客關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　四主參將四宮發始擊將
太炅○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不出中
宮計神巳○此局主人將四客杜塞無門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太簇　主算七和　主大將[illegible]宮　主參將一宮內迫[illegible]　[illegible]〇客算十五　[illegible]入[illegible]宮　客大將[illegible]　[illegible]〇[illegible]太乙助主之算和[illegible]大將[illegible]　發[illegible]主[illegible]後動出軍宜[illegible]北[illegible]　方陣[illegible]旗云氣從西南來主勝開[illegible]備正西奇　兵宜依兵亥子丑方[illegible]　客[illegible]不利宜固守開[illegible]備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算二　主大將二宮掩[illegible]　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illegible]德　客算八　客大將八宮囚　客參將四宮發計神[illegible]　[illegible]太乙助主大將挾[illegible]參將發依上利主見陣　利後動出軍宜向正南[illegible]利正北利員方陣李黃　旗云氣從南來主勝開[illegible]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

登壇必究　卷六　太乙卷一

[illegible]子五[illegible]〇客大將四參將　[illegible]不利宜[illegible]固守開[illegible]備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七宮天目陰德　主算二十七　主大將七宮　四主參將一宮掩主目四　客算二十八長和　客大將八宮發客　[illegible]四宮發[illegible]〇此局太乙助客上算長和　[illegible]〇客[illegible]先動出軍宜正　[illegible]將[illegible]見陣利先勤出軍宜正　六[illegible]將[illegible]兵[illegible]發利[illegible]云氣從北來客勝開[illegible]　[illegible]利正南[illegible]李[illegible]天[illegible]北[illegible]主大將四　[illegible]備[illegible]奇兵[illegible]北伏兵利[illegible]　[illegible]與主[illegible]不利[illegible]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大義　主算二十七不和　主大將七宮　主參將一宮　客挾　始擊將地〇客算二十六不和　客大將六宮外迫　[illegible]挾客參將八宮客目[illegible]計神[illegible]此局太乙助　客上大將迫主挾之客目[illegible]不利[illegible]主將四主參　[illegible]之主客與不利[illegible]宜[illegible]于主開[illegible]備西北客

閉賊備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六不和　主大將六宮外迫　主參將八宮與　客大將開始擊將和德〇客算三十八客大將　六宮與主參將開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子〇此局　大乙助客上大將主參將相關主大將內迫主客　但不利客宜固守主開賊備正北客開賊備東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陽德　主算二十六不和　主大將　六宮與客參將開主參　將六宮發始擊將高蒙〇客算二十二和客大將　二宮與主大將開計神多　此局太乙助客上算與主大將相關主人客大將　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　員陣李黃旗云氣從南來客勝開賊備正東奇兵　正東伏兵利申酉戌將〇主大將因客開主人不

登壇必究　卷六　太乙卷一

[illegible]三宮[illegible]　開賊備東北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八　主大將八門杜　主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主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三　大將〇客算十孤陽客大將三宮外迫客算孤陽　[illegible]〇[illegible]客算[illegible]此局[illegible]一算[illegible]門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開賊備東南

第二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和德　主算二十[illegible]入門杜主大將　將參將[illegible]中宮始擊將　大[illegible]〇客算[illegible]六宮大將[illegible]宮內迫　計神[illegible]〇此局太乙助客上大將參將七宮客見陣　利先動出軍宜東南戰利正北利[illegible]陣李赤旗雲　氣從東南來主勝[illegible]開賊備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　申酉戌時〇主人杜塞死門　不利宜固守開賊備東南

第二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呂申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 發主參將三宮內迫

始擊將大武○客筭二十八門杜客大將不
出中宮計神出○此局太乙動主小大將發參將
掩迫挾主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
南利當陣奉黑氣云氣從西北來客勝關賊備東
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寅卯辰時
客杜塞亢門不利宜固守關賊備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高叢囚挾　主筭四主大將四宮客 四主參將二宮發始

擊將蓋主○客筭十二客大將二宮內迫客參將
九宮主挾計神未○此局太乙動主小大將四宮
客挾主目客大迫參將為主挾主客俱不利各宜
宜守主關賊備正東北客關賊備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太陽　主筭二十七長和一主大將 七宮客挾主參將一宮發

始擊將大炎○客筭十二短和客大將一宮內迫
參將六宮挾主大將計神午○此局太乙囚動主
大將為客挾客筭大將內迫參將為主挾主客俱
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備東北客關賊備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炅　主筭二十三長不和主大 將二宮四參將九宮發

始擊將陽德○客筭一客大將一宮發客參將三
宮四計神巳○此局太乙動主小筭不和參將雜
發大將四客目炅擊筭短參將四主客俱不利各
宜固守主關賊備東南客關賊備東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炅　客筭十九主筭三十三主大將二宮 客挾四主參將九宮始擊

將呂申○客筭三十八客大將入宮內迫客參將
所宮主挾計神辰○此局主太將四客挾之客挾

挾迫參將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關賊備東南客關賊備東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三宮天目太神　主筭二十五入門杜主大 將五宮參將不出中宮始

擊將太陽○客筭三十四客大將四宮外迫客大
將二宮發計神卯○此局主筭短杜塞亢門客大
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
關賊備東南客關賊備東南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威囚　主筭二不和主大將二 宮四主參將六宮發擊

將大神○客筭一客大將一官發客參將三宮發
計神寅○此局太乙動客小大將門具將發利
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戰利東南利與陣
奉黑氣云氣從西北來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
北伏兵利巳午未時○主目主大將
因不利為主宜固守關賊備正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天道辰迫　主筭一十七主大將 九宮內迫主參將七

宮始擊將大武○客筭三[illegible]客大將八宮挾
客參將[illegible]宮計神丑○此局太乙動客小大將
主挾參將發[illegible]利客見陣[illegible]先動出軍宜正北
戰利下[illegible]陣奉[illegible]氣從西北來客勝關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官迫　[illegible]主大將 挾客挾主參將一宮

四宮發始擊將六儀○客筭三十一客大將一宮
發客參將三宮主挾計神子○此局大乙動客小
大將發大小將挾主攻客勝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北
義利東南利由陣奉黑氣云氣從西北來客勝關
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時○大計迫
[illegible]將客挾之下利為主宜固守關賊備西南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將七宮發主參將一宮囚迫擊將陰宮

客算一客大將一宮囚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六將發利為主見陣於後動出軍

宜西南擊利東北利方陣率白旗云氣後而南來

主發關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客

參將昨發六將囚不利為

客宜有守嚴備西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族宮迫 主算六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外

正宮掩迫○客算三十二長客大將二宮發

計神戌○此局客算長大將發

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西南擊利北利貝

陣率黃旗云氣從南來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

北伏兵利戌亥時○主目大小將迫太乙難動主

不宜固守嚴備正西

登壇必究　卷三　三十七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德辰迫 上主算一主六將一宮因主參將三宮發始

擊將居申○客算十九長客大將九宮發客參

將二宮發計神酉○此局六乙助客見陣利先動出

六將能格參將發得勝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西南擊利西北利方陣率赤旗云氣從東南

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

主大將因算短不利為主宜固守嚴備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發上參將八宮客挾始

擊將太陽○客算一客大將一宮主挾格客參將

六宮發計神申○此局主算長和大將發參將

為客挾利主見陰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擊利正東

利方陣率白旗云氣從西來客勝關賊備西北奇

兵西北伏兵利巳午時○客算短發大將格為主

挾利為客宜固守嚴備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宮迫 主算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挾客始

擊將大蔟○客算三十一客大將一宮上挾客

參將三宮發計神未○此局主算長和大小將門

其將發格客大將為主見陣利後動

出軍宜正西擊利正東利方陣率白旗云氣從西

出軍宜固守嚴備正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午

將○客目擊參將發大將為主挾不利為客宜

固守南關賊

備正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大武○客算二十九客大將九宮客因參將七宮

發計神午○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大將四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

備正北客關賊備西南

登壇必究　卷三　三十三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陽辰擊 主算十一長和主大將一宮不迫

主參將三宮辰擊將太陽○客算九客大將九宮

客參將七宮發計神巳○此局主大將囚客大

將開格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嚴

備正南主關賊備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宮迫 主算三十二長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

宮發始擊將大義辰擊○客算三十一客大將一

宮客參將三宮發計神辰○此局太乙助客

長大將發格參將發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

宜正南擊利正北利貝陣率白旗云氣從南來

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時

敗客正南敵利正北奇兵利戌亥時主

客算短大將迫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八宮天目和德辰迫主筭三十二長主人將二宮將上參將六宮發始擊將地主掩○客筭入客大將入宮因參將不宮發計神卯○此將太乙動主ㄣ筭入長大將將從參將發依ㄣ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丙南宜于主上此雨其後牽黃旗云氣從南來主勝習賊宜于參兵利多于丑時○客自將大各客宜固守開賊備西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七宮天目呂申主筭十六主大將六宮外迫主參將八宮與客大將關始擊將和德○客筭十八客六將八宮與主參將開客參將四宮發計神寅○此局主大將迫參將與客大將關主人關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上掩賊備東北客關賊備東南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七宮天目高叢主筭十五入門杜主大小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太陽

客筭十二客大將二宮內迫參將六宮外迫計神丑○此局主筭監大將內外杜塞無門客大小將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賊備正北客關賊備東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七宮天目太陽主筭十二不和主大將二宮內迫主參將六宮外迫始擊將太將○客筭三和客大將三宮客參將九宮發計神寅○此局客筭和六將王勢客大將雄將參將發依ㄣ利客見陣利先動出宜宜東南戰利西前利直陣牽青旗云氣從東北來客勝開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未申時○主筭不和太小將迫不利爲主宜固守關賊備東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六宮天目太炅主筭十八主大將八宮與客大將關主參將四宮與客參將關始擊將天道○客筭入客大將入宮與三大將關客參將四宮與上參將爲關計神亥

此局主人關客ㄣ敗主人勝利爲主見許利從北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出陣牽黑旗云氣從北來ㄣ勝開賊備東南奇兵東南伏兵利寅亥時客六將爲主關不利爲客宜固守開賊備西南將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六宮天目太炅主筭一入主大將八宮客挾主參將四宮將將參將主○客筭一客大將一宮外迫客參將三宮客掩主○此局主客大小將關主客人敗主將迫參主○此局客主客大小將各宜固守挾之客亦不利各宜固守開賊備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六宮天目大神主筭十上大將一宮外迫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陰主○客筭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不出中宮計神酉○此局主大將迫客杜塞無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開賊備東南客關賊備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威主筭二十七主大將七宮客挾主參將一宮發始擊將大又○客筭十二客大將二宮擊主目客參將八宮主挾計神申○此局主大將爲客挾人將之上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備正南客關賊備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四宮天目天道主筭二十六主大將六宮客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和德宮擊○客筭三十客大將三宮迫客參將九宮外迫計神本○此局太乙主大將繼參將將發依ㄣ利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牽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開賊備西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時客大小將迫客目擊不利爲客宜固守開賊備東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四宮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臨高蒙掩○客算四客大將四宮擊客參將二宮
發計和年○此局主算杜塞無門客目掩大將擊
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閉藏各固守客開藏備西東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巳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三宮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將六宮發主參將八宮內迫始擊
[illegible]○客[illegible]不和客大將三宮因客參將九
[illegible]主大將發算和為主
[illegible]軍宜正西敗利正東利方博奉白
[illegible]氣從西來主勝閉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
[illegible]時○客算不和大將因不
利[illegible]客宜固守閉賊備東南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三宮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天

[illegible]南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四宮天目陰主 主算十九為陽主大將一宮客算十三將三宮因始擊
[illegible]六宮發客參
[illegible]長和參將雖為
[illegible]軍完石西戰
[illegible]不客勝閉賊備
[illegible]主大將為客主
[illegible]西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客目掩 主算二十五八門不杜主大將參將不
出中宮始擊將陰德主掩主上○客算二十六客
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將計神寅○此局太乙
助客上目掩主目參將雖格大將發利為客見陣
利先對出陣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奉白旗云

氣從西來客勝閉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己
午未時○主算仁[illegible]無門主目為客目掩不利為
主宜固守閉
賊備西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義 主算二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
臨[illegible]○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
二宮[illegible]局客算和參將雖因大將發
[illegible]出軍宜正西利
[illegible]此來客勝閉賊備正東奇兵
[illegible]未[illegible]
上[illegible]門不利為主宜固守閉賊備西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四長和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四始
擊將和德○客算十六不和算短客六將六宮
發客參將八宮格計神孖○此局主算長和大將

[illegible]參將客
[illegible]北奇利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算長上大將二宮發主參將六宮外迫始擊
[illegible]
[illegible]東北奇兵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客挾內主參將三宮發始
擊將大神○客算十六客大將六宮外迫客
將入宮主挾計神此○此局主大將客挾之客大參

將外迫參將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囚關格大武客關掘將東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一宮六日和德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四主參將三宮客將[illegible]不出

[illegible]五入門[illegible]客大將[illegible]

[illegible]此局主大將囚客將塞死門主客

[illegible]各宜固守[illegible]各關戰將正南

太乙總圖

中宮　五福玄室宮　十干戊己

一層　十六宮關之神

二層　八宮　三層　十六神

四層　九宮八門九星六乙六丙之神

五層　十干分直所在　六層　五福三基分野

七層　四天地直分野　八層　二十八宿

九層　二十八宿所主　十層　九州十二國分野

萬曆丁亥歲大遊太乙入巽九宮小遊太乙陽遁九

宮陰一

六宮直事　嘉靖甲子入巳二十四年　文昌　陽辰陰戌

杜門直事　嘉靖甲子入巳二十四年　主大　陽一宮陰一宮

君基　萬曆甲申入亥巳四年　主參　陽三宮陰三宮

臣基　萬曆丁亥入酉巳一年　始擊　陰俱陽在寅

民基　萬曆丁亥入未　客大　陽杜陰九

五福　萬曆己卯年入寅和宮巳九年　客參　陽杜陰七

四神　萬曆乙酉入巳丁亥滿　計神　陽四陰六

天乙　萬曆乙酉入戌丁亥滿　定計將　陽丑陰未

地乙　萬曆乙酉入丑丁亥滿　計大將　陽九陰三

直符　萬曆乙酉入酉丁亥滿　計參將　陽七陰九

太乙纂要

十六宮間之神

子地主　丑陽德　艮和德　寅呂申　卯高叢

辰太陽　巽太炅　巳大神　午大威　未天道

坤大武　申武德　酉大簇　戌陰主　乾陰德

亥大義

太乙諸星

文昌　主大將　主參將　始擊　客大將

客參將　計神　定計將　計參將

五福　大遊　君基　臣基　民基　四神　天乙

地乙　直符　飛符

年局　以百十零為主不除滿千後方除之

置上元甲子至萬曆戊子積得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零五筭捷得祖數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五筭以大周法三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六十五筭又除四紀二百四十餘二十五策一甲子位十一甲戌位二十一甲申位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仍遲二百六十五策以元法除之甲子元除去七十二丙子元除去七十二戊子元除去七十二止餘四十九筭則知戊子歲即庚子元四十九局也

月局　起筭即加天正地正二筭

甲子甲午一紀巳亥巳巳二紀甲戌甲辰三紀巳卯巳酉四紀甲申甲寅五紀巳未巳丑六紀甲子甲午六年甲子元七十二局庚子庚午六年丙子元七十二局丙子丙午六年戊子元七十二局壬子壬午六年庚子元七十二局戊子戊午六年壬子元七十二局

日局

弘治元年戊申歲截筭得祖數二百一十三策用退

而後逐年一進一退逢閏重退進用已往二十四月之數退用已往小盡之數假如今年元旦日辰退居去年元旦之後則用退明年元旦日辰進居今年元旦之前則用進退不過五六進不過二十四一定之數也先以紀法求日次以元法取局與歲計皆同

時局

與月局同但不加天地二筭冬至後用陽局夏至後用陰局

太乙　陽遁起一宮順行至九宮陰遁起九宮逆行至一宮因所求局未滿二十四與二十四除之不尽者皆以一宮三數輪之即知太乙所在歲計萬曆戊子陽遁一宮理天陰遁九宮

太乙者天帝之尊神在北辰前亞當勾陳口中天乙紫微垣宮門右星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病災害國主興亡曆數脩短逆行九宮而歷八卦自太始初分始從其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即天地人也日月星也乙丙丁也上中下也以三乘三爲九以三乘九爲二十七故太乙行宮每位住三年一年治天整五星失度日月薄蝕妖彗光恠之变二年治地整山崩地陷水决河斷蝗虫土工之变三年治人整君臣父子口舌妖言疾病飢饉生靈流亡之变盡三年一宮二十七年一周天但不遊中宮寄在

七宮故二十四年一周天耳

置上元甲子至所求積年以太乙行度二百八十八去之不盡以二十四去之又不盡者爲入宮年數遇掩擊格迫在陽絶之地與曆數同者其災甚也其有不發者不在陽九百六下元故災漸愣若當陽九百六而合下元中子即兵革攻伐募弑篡戮之災若在曆運太陽陰主下入大遊卦文者必有敗易也

一宮在乾主冀州并州若文昌關因是謂相佐迫脅君父之象二宮在離主荆州豫州太乙臨之象人君繫明堂蔡將相去奸邪三宮在艮主青州主后妃主閽寺始擊臨之嬖寵進中官兵起四宮在震主徐州始擊臨之西戎兵侵六宮在兌主雍州客大將臨之南楚之侵（或曰擊臨南楚侵）七宮在坤主梁州益州主大將臨之梁益兵起八宮在坎主兗州太乙臨之應紫微宮禍明而治若二日日對大臣伏誅九宮在巽主揚州客大將臨之北狄來侵巳上九宮其在關囚掩迫格擊挾提囚杜之年驗之必矣若三才筭和而無囚迫所主爲輕耳

八三四九爲陽宮二七六一爲陰宮歲計太乙與文昌始擊主客大小將在一宮則爲絶陽在九宮則爲

絶陰在四六宮則爲絶氣在二八宮則爲易氣遇掩迫囚擊格挾杜固之年而有大凶交餘（九宮大凶有凶交）更會卦運內外極文除舊更新禍患深重（一九宮最重余稍重）三才筭和爲災尚輕九宰百事慎而勿用四計皆同

文昌（陽遁起申順行乾坤震巽一筭陰遁起寅順行艮巽重皆一筭以所求局數以十八除之命起寅申即知文昌所在歲計前曆戊子陽遁在巽陰遁在乾）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乙之府乃爲天乙之目故曰天目屬土主人爲中宮鎮星之精屬土旺于四季能知天地開無窮之事爲太乙之輔象輔相掌斷天下吉凶能預知也皆徒筭於太乙宮而止不可同宮

同宮囚不利主人若在陽絶之地而兵致勝者亦之災也若在太乙前宮名外宮迫主臣下有外謀在太乙后一宮名内宮迫主下有陰謀破后宮太子之孫也若與太乙相冲者名曰對對者臣下失禮王綱格乙也有僭拒沉機之謂也對者災輕若囚門加而與辛臨之又符天内天禽天英天理天蓬加之必有臣下謀上也若與始擊同宮名曰二目閑則旺相者勝如在一三七八宮者主人勝如在二六四九宮者客勝太乙在一宮天日九宮對者有災相輔當之太乙在二宮天目在八宮有变君父之災也太乙在六宮

天目在四宮有支宰輔大將之災也曰者天目在旺宮君父之災也太乙乘旺宮主君誅臣下也皆以五行旺相推之此爲天月之变也

計神 陽遁起寅陰遁起申逆行十二辰位不入乾坤艮巽四所[illegible]下除之不及者命起寅同未轉寅二丑二子[illegible]得所在歲計宮除戊子陽遁在寅陰遁在申

計神者歲星之使太乙之燭龍所司幽冥而能燭照也

始擊 陰陽二遁俱以和德加計神視文昌所臨之下即始擊所在歲[illegible]加戊子陰陽二遁俱在辰

始擊者熒惑之精南方屬火禮虧視失逆夏令傷大氣罰見熒惑行度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次舍命國爲亂爲戰爲喪爲飢爲兵爲疾所居國受殃芒角動搖破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南丈夫北女人周旋止息爲死喪寇乱其分野之地色赤而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吳楚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驕奢世乱候變主歲成歲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色出赤怒逆行成鉤乚鉤囟國有災鉤乚有芒角如鋒刃人主死無出宮下也故曰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守犯室房心主命惡之若犯太乙宮爲掩必

有掩盜襲奪篡弒之事仍遇曆放太陽陰主下者其驗明矣若在太乙左右宮閒之神名擊有兵逼廢黜奔敗之禍人君將相皆畏之若與文昌同宮爲閉乘旺相宮者勝始擊在四九二六之宮客勝主在一八三七之宮主勝客若掩主大失將者不論四宮必死敗也其所加臨变化歲有五行生尅應各不同行有一十八舍事各異主審其輕重察其淺深消息而脩預之可以掩干戈致太平矣

甲乙歲

金爲始擊酉戌兵起東百敗亡 水爲〇〇兵秋兵起等知則冬有和親貴[illegible]大[illegible]

木爲○○東夷兵起舟車爭與徵發
火爲○○南蠻兵動夏旱大熱民流亡疾病所臨
分野有失暑兵若太乙在丙丁下者其城必有
大旱之變及其兵火災
土爲○○中宮兵動如與太乙格迫掩者主臣下
誅亡亦主廢將輔及土工興作

丙丁歲

木爲始擊東北兵起息大水民流亡
土爲○○兵京兵起后中宮
木爲○○蔡叛東京大人有和親之事
金爲○○西戎有兵金銀貴重多被誅
火爲○○正南蠻兵動
大旱民飢病兵革

戊己歲

木爲始擊東夷兵動
火爲○○南方有兵及醒生米大貴大旱民流散
土爲○○土中宮憂土工興山崩地動
金爲○○西戎兵起與北狄交爭

水爲○○北狄大
[illegible]夏旱多大雨雪

庚辛歲

木爲始擊東夷兵起民流移及西戎兵動
火爲○○南蠻兵動中國火災少有掩捕哭奔之
[illegible]金穀貴
[illegible]○○中國兵兵民豐泉宿夏大水
[illegible]○○[illegible]兵動
[illegible]○○[illegible]兵起

壬癸歲

木爲始擊東夷兵疾
火爲○○南蠻多災夏旱赤地千里秋冬大水冬
霜雪
土爲○○中國有兵
金爲○○西戎獻寶大豐民和
水爲○○西北兵侵冬大災霜雪殺物

東方七宿

角大人有憂兵出　亢民有疾疫之災
氐內有叛臣宮中防火　房人君將軍有憂
心太子諸王有憂　尾后宮有驚后妃有災
箕兵起士卒流亡

北方七宿

斗臣失爵誅戮朝門塞　牛糴貴民飢餓牲多死
女后妃疾病憂火災　虛諸侯有爭令行被有
危歲多病土工兵起　室大人有謀慮不收
壁文章兵兵發

西方七宿

奎臣下爭擊　婁山林池盜道路不通
胃臣將不發有兵　昴胡人疾病燕趙兵起
畢邊兵刑罰征伐　觜將被司馬急行
參宮室有移動牽將有憂

南方七宿

井川瀆滿溢兵動　鬼后妃失勢民多疾病
柳民飢荒多流亡　星憂人災
張社稷多喪殃　翼陰陽失序多雨水
軫有大喪死亡之事

已上隨歲計所迁加臨次金於歲中各有所主之事
又法以計加和德視始擊所臨之下以察休咎其理
尤明又推歲計太乙所迁入宮之年淺深爲辨如太
乙理天則當第一宿理地則當第二宿理人則當第
三宿其或始擊不在子午卯酉四正之宮止臨一宿
者則本宿當之臨二宿者中分前後一年矣

主客筭

陰陽二遁同論主客目將何宮關正宮
依宮數之闗神起本位作一數積依宮數
數至太乙宮後任筭即如至客筭多少歲計
陽戊子陽遁主筭二十四客筭二十五陰遁主
筭十六客筭一[illegible]
十四十八[illegible]上和[illegible]

六爲次和十二十六二十一二十七三十四三十
十八爲下和十一十三十七十九三十一三十
三三十七三十九爲重陽二十二十九二十四二十
六二十八爲重陰十三三十三十九爲純[illegible]十二十
十二十六爲純陰十一十七爲陽中重陰十四十三
十二十三十一三十七爲雜重陽四十四十[illegible]八
[illegible]八爲雜重陰一十三
[illegible]
自一[illegible]十四十爲無天
十六二十六三十六十一七二十三十四十爲無人
二十三十一八[illegible]之十二十七三十七十八
十[illegible]五三十一八門[illegible]筭皁五十五二

子彤曰陽[illegible]不和者謂太乙主客二目就所在宮辰命筭數以相配視陰陽之數和與不和也陽無獨立陰無獨成一陰一陽之謂道筭和氣順而爲祥不和氣逆而爲咎自然之理也太乙在八三四九爲陽

宮筭倂奇爲重陽二七六一爲陰宮筭倂偶爲重陰二目在乾離艮震兌坤坎巽爲陽宮筭得奇爲重陽在亥丑寅辰巳未申戌爲陰神筭得偶爲重陰皆不和之筭也若太乙二目在陽筭得偶在陰得奇是謂筭和太乙天目立陽宮筭得純陰立陰宮筭得純陽爲不及立陽宮筭得純陽立陰宮筭得純陰爲大過大凶之筭也若立陽宮筭得雜重陽立陰宮筭得雜重陰爲次凶主內外有謀當視二目在陰陽之位得筭多少泌河爲勝須考氣數淺深而知成敗然雜重陰災尤甚也蓋以筭論之一三七九爲奇二四六八爲耦以宮配之八三四九爲陽二七六一爲陰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爲純陽其數自臨爲重陽二六耦數也而配在陰宮爲純陰其數自臨爲重陰一七亦奇數也而配在陰宮爲雜陽其數自臨爲陰中重陽其陽奇之數倂爲雜重陽四八亦偶數也而配在陽宮爲雜陰其數自臨爲陽中重陰與陰偶之數倂爲雜重陰十與一同雖奇數而配在陰宮四八偶數而配在陽宮故一四八爲陰陽自和之筭其相配爲和中之和二六偶數也而配在陰宮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是謂陰陽獨立之數二數相倂爲次和其

陽獨立之數與陰自和之數相配亦爲下和矣上和國有禎祥吏利爲將次和四塞息兵天下豐樂下和九野人安衣食樂足陽多利爲客陰多利爲主陰和其政濁陽和其政清筭和其政平不和其政乖純陽其君暴純陰其臣縱重陽厄火重陰厄水雜陰雜陽其氣雜錯陰陽失節雨雪愆期災咎所由生也筭中無十號無天無五號無地無一號無人太乙理天得無天之筭則二曜虧蝕五緯失行彗孛飛流霜雹爲沴太乙理地得無地之筭則地震山崩河竭海湧飛蝗竟天人民相食太乙理人得無人之筭則口舌昧

言更相殘害疾疫兵革迁徙流亡更遇掩迫關囚格擊提挾相併爲失信尤甚矣

主客大小將 二將俱旅式筭去十用客二參將又三將之五爲門林首昌戊子歲陽癸土支三宫主參二宫客將杜陰迫主大六宫主參八宫客大一宫客參三宫

主大將者太白之精秋金義也言也義者言失逆秋令[illegible]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革高早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天下兵革民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與太乙爭明大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號上公卿司馬位故曰主大將若筭在太

乙宮者名囚又曰爭明必有篡弑之災若在太乙陽絶之地者君主之災若乘四九二七而與太乙同者關相之災若在紀傷杜驚門下而與天蓬天柱天英天内天衝之下者大將死若與客大將始擊囚關在凶門下者客大將死凡出軍征伐不可閉囚于凶門凶星之下亦不可在丙丁下主大將災也不可與大乙對宮名曰格格者隔絶杜塞之謂若格則上下格絶后不敬于臣臣不忠於君也若在太乙前後一宮一辰者名曰迫主臣下罔上也參將在大將宮前故三因之入宮護大將爲參副囚金而生其神屬水若與主日大將同宮名曰關如一林二虎一梟二欺乘睚相宮者勝若值死絶之地而又在凶門凶星戊庚辛下者出軍定損參將必死主大吉而參將凶也又不可犯太乙宮名無禮迫歲計過之后宮有陰謀事若與客參同宮遇方兵動在太乙官下爲兵起之方也

客大將者辰星之精北方冬水智也聰也智虧聰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廷尉主燕趙代北戎狄蠻夷與客宰相之象亦爲殺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客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陰陽

筭和應動而不動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國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房心閒地動若臨太乙在三宮七宮及與大小將同者亦動若同太乙在一宮八宮大水若近太乙宮者名曰迫宮迫災徵辰迫主外國來跳甲乙東國丙丁南國庚辛西國壬癸北國戊巳中國自起兵也與文昌同者名曰提主臣下與外國有謀與主大將同者名曰關視太乙在天内主人勝天外客勝與計神同者名曰謀主臣下有篡奪之變也三因之有參將爲水所生故屬木如值囚也格挾之年參將不利與主大小將關壓者

脅與主參同宮遇兵亂起在太乙宮下客將納忠在
凶門凶星庚辛之下皆不利爲客也

定計目計筭大將參將

陰局[illegible]以合神加太歲并月日將之辰視文昌下[illegible]也合神者子丑午未寅亥申巳酉辰卯戌計筭與主客筭同分正視所數至太乙一宮而止視得幾何去十用零爲定計大將之宮三因之爲定計參將之宮[illegible]陽遁定計辰宮計筭三十四大將[illegible]二宮陰遁定計戌宮計筭二十五二將柱

定計目者續火之餘熒惑之使度量先動明休咎之幾太公慮兵家先事最難故以此爲客重審之神行次無常要屬於客其對格提挾囚杜與主客大小將

同論

總論

立式有掩迫擊關囚格對提挾抗提囚杜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以占四計之休咎始擊臨太乙宮爲掩掩者陰盛陽微擠襲刼殺之義歲計遇之王綱失序君弱臣強身死國亡水旱霜雹盜賊疾疫若在易絕之宮人君大凶在絕陰絕陽之位臣誅掩主大將主筭不和凶大將筭和大將雖凶參將發利以小將擊之勝若參將被掩則小將凶也文昌主客大小將及定計目在太乙左右爲迫迫曰外迫後曰內迫宜

日宮迫辰曰辰迫迫者逼迫脅持之義外迫主大臣逆命內迫主同姓逆謀內臣后妃懷貳若內外俱迫則內外合謀筭和者謀成筭不和者謀敗若在易絕之宮先勝後敗如大小四將迫太乙有謀臣在朝若敢太利辰迫災急宮迫災緩如太歲在太乙前陽年災深陰年災淺如太歲在太乙后陰年災深陽年災淺月兵主客俱敗也始擊在太乙左右爲擊前曰外擊后曰內擊宮曰宮擊辰曰辰擊擊者奮縱搏擊上下相凌之義外擊主諸侯臣子生逆外國侵伐內擊主近臣同姓親王后妃廢弒之禍宮擊災緩辰擊災

急校筭利鈍絕易有無以占勝負主客大小將自相同宮爲關客大小將犯文昌宮爲客關主主大小將犯始擊宮爲主客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關防守禦隄備之義歲計遇之占在將相自相關忌不利氣有盛衰勢不兩立則主客自所聆之和耻相若勝休囚者負多筭者勝少筭者負筭和者勝不和者負或曰四將同宮客能關主主不能關客當此之時師宜先舉以應客後起爲主者大凶文昌主客大小將與太乙同宮爲囚或曰主客將同太乙爲囚文昌同太乙爲關囚者以下犯上拘繫而執正之義四計遇之有

奔亡篡弑悲泣之禍若在易氣絕氣之地大凶在絕陰絕陽之地自敗又云諸將與太乙同宮或囚絕易謀則視二目筭和者成不和者敗始擊大小將與太乙相望曰格格者改易格变之義文昌大小將與太乙相守曰對對者衝突相對之義歲計遇格上下格易政令不行又云客目大小將俱格太乙以戰客勝主人格客關以戰則主人勝主人關客格以戰則客人勝主客二目或一目而共太乙挾主客二目及大小將在正宮者爲提挾若二目在閒神主客二將共太乙挾二目於閒神者爲挾關主客相閉筭長和者

勝二目在正宮與閒神總名爲挾也若客主目或兩將或一將而共太乙挾大小將或客主目者皆爲君臣同謀共誅不義不道也若二目與大小將挾太乙者政由大臣臣下專權之象筭和有格對太乙者爲凶筭不和而無格對者先勝後敗又云客目大將挾主目在宮閒之神則客勝如挾太乙者先勝後敗若目大將因太乙宮亦客勝若主客二目四將兩相互挾爲兩敵相謀若偏挾一將一目所挾者敗主雖值提挾而在內者猶可戰自一至四爲內也客雖值提挾而在外者猶可戰自九至六爲外也仍關囚死絕

氣值之亦凶凡客在內外值迫而挾者皆不利先起若文昌囚迫客大小將挾之皆不利爲主也太乙與開生二門合曰挺提與開生二門衝曰提格挺提者操持提挺之義謂太乙雖在吉門不在開門與杜門對生門與死門對大小將在凶門下來衝格之所以爲凶也歲計遇之不可舉事戰兵亦同文昌囚太乙宮主大小將相關或始擊臨之或客大小將相關或與主大小將相關總名四郭固歲計遇之主有篡弒之禍客參將與文昌相併主參將與客大將相併無之掩迫關格爲四郭固歲計遇之不利出兵皆掩塞

不通諸事不成大凶之筭也太乙天目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爲門具太乙二目主客大小將分屬五行謂之五將始擊無掩擊文昌無囚迫主客大小將無格對爲將發主將爲利主客將發利客三門具五將發八門開通路道清虛出兵征戰無不勝矣

五福太乙

一黃秘宮	魯分河東冀衛	戌乾亥	一乾宮
二黃始宮	燕吳越青	丑艮寅	三艮宮
三黃室宮	鄭分東吳楊楚	辰巽巳	九巽宮
四黃庭宮	秦分晉益蜀川	未坤申	七坤宮
五玄室宮	京都洛陽	子午卯酉	五中宮

子齊　卯宋　午周　酉趙　三河之地　河內　河南　河東

五福所臨之地其君有福其民富貴所聚亦同無兵

革旱湧疾疫之災若君基太乙同宮人君尊刑游行乾艮巽坤中五宮每宮皆住四十五年自萬曆巳卯年入黄秘乾一宮

三基

巳楚分荊州　酉趙分冀州　戌魯分徐州　亥衛分并州
未秦分雍州　子齊分青州
子周分三河　丑吳越分揚州
[illegible]州　辰鄭分兗州　卯宋分豫州　寅燕分幽州

君基爲人君之象理人面南而治順天之道故起于午邦順行十二辰臣基同起午邦者爲君臣不相離承讃王業也民基起戌者聖人化民而治位當處卑不敢並君而行也凡三基所臨之邦切不可攻伐斁

開控鋭遁世可向其邦

君基所臨之野五谷豐登干戈罷用將勇兵強人君脩德上合天道下合人心萊登福壽從午起每宮住三十年十年司天十年司地十年司人共三百六十年一周甲寅歳起午至甲申入未嘉靖甲申入酉甲寅入戌萬曆甲申入亥

臣基太乙輔相之象所臨之邦出賢士直臣任于王室人民安五谷登嘉靖甲寅年入戌丁巳入亥萬曆丁亥入酉

民基太乙者庶民之象所臨之邦其民富貴五谷豐登無兵革疾疫之災起于戌宮順行十二辰一年一位嘉靖丁巳入丑萬曆丁亥入未

四神天乙地乙直符

七宮梁州申　八宮兗州酉　九宮揚州戌　絳宮交州亥
六宮雍州未　[illegible]　明堂益州子
[illegible]　玉堂幽州丑
四宮徐州巳　三宮青州辰　二宮荊州卯　一宮冀州寅

四神者天地水氣之元神綱紀有道之代則昌若臨無道之代則亡若臨戰鬪之鄉居無道之地則兵革水旱民人相食起自王堂宮順行三年一移周而復始下元起午中元起戌三十六年一周嘉靖壬午元年入申戊午又入申萬曆乙酉入巳戊子入午、、

天乙太乙者即乾言貞一之神取六宮逢金之氣具体屬金肅殺萬物主兵戈相接所臨之邦即有勝負有決斷之義所到之方兵革大起演紀自上元甲子積年以周法同四神除之以三約之爲宮數順行九宮次接絳宮明堂玉堂行之上元六宮中元二宮下元絳宮三年一移三十六年一周萬曆乙酉年入九宮丁亥年出

地乙太乙者六巳土神也所守之宮主兵飢荒亡者臨無道之邦凶兵尤甚田禾不熟兵革水旱在五宮旺於四季五寄二宮也演紀筭數與四神同上元起

九宮中元起五宮下元起一宮三年一宮三十六年一周萬曆乙酉年入玉堂宮丁亥年出

直符太乙者火神也天帝之使星遣觀人間善惡萬民禍福若臨無道之邦水旱兵革人民流亡凶惡若乘太乙臨生旺之地其災莫測假如元辛卯三年入二宮火旺甲午三年入三宮火長生故辛卯二月紅中起于陳蔡江淮蜂起六年之間勢焔猖熾丁酉三年臨四宮火敗方年然太乙屬木又居旺鄉乘君基故有此驗演數行宮俱與四神同上元起五宮中元起一宮下元起九宮戊午入明堂萬曆乙酉年入八宮丁亥年出

金鏡捷法小淘金歌

太乙念四除積數一宮遲留在三辰陽從一上行隨順陰向九宮逆去輪十八除之起武德乾坤重筭天日神寅奇申偶皆行逆此是計神所在辰計加和德文昌下客目至此可容身主客之筭從官數太乙宮後數其真正宮還依宮數數間神一數就宮神合神加支文昌下定計還須從此論就從定計起計筭喻過太乙宮一陳三將就隨寒數立泰將再還因三因七十二局皆從此傳與師家仔細尋

五福太乙次行宮乾坤艮巽中五匿無宮皆四十五所到之宮有條律乾宗甲寅起上元積至庚申二紀七大遊太乙行八宮爲首順行須用同七八九一二三四數至之方六六窮三十六年移一位入元剪劉芟繁茸長與元年庚寅歲初起七宮爲元例天禧四年是庚申九十一年何具陳三基太乙同甲寅君臣起午戌起民君基每宮三十載臣基三年一位輪民基一年行一位十二宮中仔細尋次第可推四太乙水火土金爲災咎太乙如臨年不豐天乙盜賊兵戈凶地乙病死多喪禍直符旱澇出螟蟲皆在上元甲子起三歲移宮周復始三元次第相接運九宮行盡三宮尾

太乙行兵主客勝負占

年月日門具不具二百四十除積數一門還立三十辰却從開門順行路推時一百二十除陰陽二至莫相悮陽閒至生驚休時陰杜死傷景門布二門不具休與生三門不具休門杜太乙不在三門下名爲門具得其助

太乙金鏡七十二局賦

明主客之勝負察內外之淺深太乙助客今九二七

六之位助主令一八三四之宫若分主客之後先當
觀門具之將發出軍向主客之地戰利其冲用陳隨
二目之方與旗同數一八黒曲二五圓黄六七白方
四九赤鋭三宫屬木陣旗須當直青四向來雲方位
還依主客所蹴來於何處二目方上須知主客所聞
各宜預爲奇兵出二目之所伏兵宜掩迫之時窮究
精微看元局而下斷審問動静詳上文而無差
主目與太乙同宫名曰囚在太乙前一宫或一辰名
曰外迫後曰内迫宫曰宫迫辰曰辰迫始擊同宫曰
掩前後曰擊大小將在主客目或太乙宫前後爲挟

主客將自相前後則有客挟主人主人挟客大小將
自相同宫爲関則有客関主人主人関客當相関之
時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氣有盛衰勢不兩全則以
主客目所臨之神五行决之勝負見矣主客筭得五
十五二十五名八門杜塞不利興師筭得二名畧地
經曰出兵畧地並用其二客得則客利主得則主利
凡主客筭以長多爲勝短少爲負長多利深入短少
利淺入凡出軍宜向筭戰利皆筭凡伏兵必有掩迫
之時凡奇兵必各置於主客大殺之地（天目始擊將也）奇兵
者百人以用三十人爲奇候敵人之便鳴鼓高旗噪

之令竊發而取勝故曰能知奇伏轉禍爲福不知分
合不可語奇
太乙有展陣舉奇之法筭得一八即用曲陣舉黒旗
以應北方筭得三七用直陣舉青旗以應東方筭得
四九用鋭陣舉赤旗以應南方筭得二五用圓陣舉
黄旗以應中央筭得七六用方陣舉白旗以應西方
筭得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但文昌主目不
囚迫始擊客目無掩擊即是三門具五將發不在所
宜八門之下吉八門筭法兼用應驗如神
太乙天目在陽筭得偶爲和太乙在陰筭得奇爲和

陽者太乙在八三四九宫陰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宫
也天目在正宫爲陽天目在間神爲陰筭得陰陽和
利興兵用將
凡主客者先後之禮動静之義也陳兵原野旗鼓相
望先動爲客後動爲　若安居之時先與者爲主後
至者爲客欲明天道審順逆先推主人次推客計若
主客俱得善計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和利以稱兵所
向必克先起則勝後起則敗若主客俱得惡計三門
不具五將不發陰陽不和先起者敗後起者勝若主
客計一吉一凶利客客勝利主主勝吉凶等筭則長

者勝短者敗

凡占外國動靜皆以時之客計占之筭入門從寇不來若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利無關格掩迫客主俱合太乙前所闗見實敗來降不為盜若天目數轉而北行者為不來

凡占敵使講和可信伏當視太乙所制假令時令計太乙在二宮屬火始擊將臨武德屬金火制克金敵使來降不敢有他意可信伏實降若敗將降卒一例推之

凡占閒諜有無當視客目前後假令太乙在一宮則

主客大小始擊臨六七二宮為前外諸將若臨八三四九為後內若客目臨戌陰主為賊來窺覘閒諜

凡占射賊來多少若客筭十六以上陰陽順有虜必多有強將若十五以下虜少無門天目臨左賊從東方來臨右從西方來入門杜不來

若天子巡狩太乙天目在四維之歲

若舉方正必在亥卯未之歲及太乙歲計三門具五將發

凡占賊聞事虛實占天目掩迫太乙閉不善事實善事虛占三門具五將發閉吉則吉閉凶不凶若三門不具五將不發閉凶則凶閉吉不吉

凡對敵常觀風雲之勢察飛鳥之情若太乙所在風雲從飛鳥從中對上來急備○假令太乙在九宮巽屬木風雲鳥獸從一宮乾位上來屬金金能制太乙木故風雲飛鳥從主大將太乙從德上來○急擊其客主將大利○若從客目大將宮來則主將宜密備敵兵

凡太乙筭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筭得六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凡雲氣從日按五行在我軍從敵行我軍利倣此○假令壬癸日黑雲氣自我軍

上自北往南隨雲氣攻之必勝凡擇日擇時當審日時之計所利與兵卜吉克制不可從之

太乙所統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時時計命起武德隨時計有陰陽冬至氣應後用陽局夏至氣應後用陰局皆以陽局所命之對中則陰局太乙所在也

行軍攻戰見怪異雜占

將師牀帳及軍無故自動者主遠行或下謀上將帥衣服無故血污主下欲謀上宜施恩鶩備將帥鎗刀器械無故自鳴動出匣者主鬧

凡將杖軍杖將馬旗纛節杆倒折主將失位鼓角刀

勵自鳴者陰謀之兆應將宜備之
將軍眼瞤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鳴並不自覺叫嗟者
並下人起念生謀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帥騎馬之次馬無故回頭齧人靴觸人衣服者主
下謀上又主陰謀已成大將門廳鳴者下謀上將○
雞鵝鴨雀飛鳥入宅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謀上將
○大將飲食膳之時旗節自動其內行毒或匕題筯
器自鳴動者其下行毒○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無
損將謀相助○狗無故上床下謀上○將帥牆中高
聲自覺警懼計謀必成有神助之

凡城郭中及營中池水上有鳥作巢及却飾折嘶去
者兵大出行別下
凡將帥領士卒察淵與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
守卜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以手隱其雙目
誦金光神呪見其光色以五行卜之各見五行言之
黃色喜勝必見金帛赤光喜勝白光兵刃相交血染
大將行年本命克火主勝休囚彼勝青光有憂黑光
主大憂各以五行王相休囚死推之立應
凡出兵忽見虎狼在軍前後叫嗷及軍營中者不出
五七日有戰先冲突者勝又云虎豹熊入營及傷害
人者主大戰或獐鹿之類入軍營皆主營空[illegible]
吉主劫營軍行營幕已成驗之忽有虎狼走獸從外
入營城走穿過者急移營卜吉否則必敗若猛獸至
軍營敵將必勇必突入我軍行營或奸細入營戰我
軍
兩軍相對飛鳥入軍營陣大凶急移軍營吉兩軍對
有虎狼豹狐狸野獸圍繞軍陣營壘悲鳴將有凶必
大敗宜撫賞軍士異日而戰若鳥獸在彼敵戰陣中
或營壘鳴彼軍必敗急統兵擊之攻戰得大勝○若
有猛獸忽縱橫入營中急宜准備戰主敗○若豺狼

及雉鳥飛入軍營者皆主急宜准備脩德揚武振威
得吉○若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敵必敗宜固守○軍
營城壘往來狐狸者敵人來戰必敗○狐狸獐鹿之
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若上將移營後敵人
降 違立營壘
凡野獸入軍皆與主將為應之兆兩軍相當從禽獸
將軍年命德上來并歲月日時德上來皆有吉慶事
從將軍年命刑上來并歲月日時刑上來主失位之
兆
軍中馬飲食沙石主應兵強戰勝

軍中馬晨夜鳴當有暴兵至當急進士卒戰敗之兆

登壇必究奇門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吳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奇門說

王鳴鶴曰奇門有陰陽二遁共十八局該七十二局之微妙大約有日奇月奇星奇叅六儀以定九星以起八門而精義奥旨則烟波釣叟歌盡之矣五日為一元一節分為三元以定二十四氣矣乃看三奇及開休生三門會於何方門奇俱到不受尅制為上吉門雖吉而各門少有不利亦宜裁决

用之諸事自無不驗大氐奇門以占時為主使人趨吉避凶大畧不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若符應經則應及出軍勝負獨起神接兵詈罰三法為難餘法詳具起例中嗟夫五占三兆之具今不可復觀矣而烏情風角遁甲之記其法亦有可推顧不求之睿明徹悟之才而専付之庸隸小竪之手宜其法之日晦而道之月汚也可勝惜哉

奇門遁甲起例

三奇　乙為日奇　丙為月奇　丁為星奇

六儀　甲子常同六戊　甲戌常同六已　甲申常同六庚　甲午常同六辛　甲辰常同六壬　甲寅常同六癸

八門　休　生　傷　杜　景　死　驚　開

九星　天蓬　天任　天衝　天輔　天英　天芮　天禽　天柱　天心

九宮　一坎　二坤　三震　四巽　五中　六乾　七兌　八艮　九離

方位　戴九　履一　左三　右七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安三奇六儀八門九星歌

一居坎位是蓬休　芮死坤宮第二流　更有冲傷並輔杜　震三巽四總為頭　禽星死五開心六　驚柱常從七兌遊　惟有任生居艮八　九尋英景問離求

遁分三元　上中下

甲巳臨仲上元天　臨孟之時作中元　臨季下元為定局　此名遁甲混三元　子午卯酉為四仲

寅申巳亥爲四孟　辰戌丑未爲四季　五日爲一
候自冬一元
二至分陽陰二遁上中下三局歌（冬至後之節氣皆是陽遁　夏至後之節氣皆是陰遁）
冬至驚蟄一七四　[illegible]四七一逢大雪至　大寒春分
三九六　六九三立冬寒露　清明立夏四一七
七一四大暑分郎　小滿穀雨五二八　八二五同
小暑法　小雪霜降五八二　二八五臨小寒是
夏至白露九三六　六三九均芒種復　八五二蕩
一五八　立春立秋上下察　雨水須知九六三

秘壇必究　奇門卷一

參二四七相關
[illegible]　陽年起坎順行宜　陰年離位逆相臨
月奇　本日局中尋月建　干支二字與符推
日時奇　日時二遁亦同法
[illegible]家　亥是天文艮鬼神　巽爲人物[illegible]
[illegible]範沖迫　天干相尅亥冲害　門迫[illegible]

奇門遁甲煙波釣叟歌

陰陽逆順妙難窮。二至還鄉一九宮。若能了達陰陽理。天地都來一掌中。軒轅黃帝戰蚩尤。涿鹿經今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神龜[illegible]圖出洛水。彩鳳啣來碧雲裏。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一千八十當時制。（奇書云四千三百二十局條神僊節究竟歸蔚蓋節四千三百二十之數而歸於一千八十局也）太公刪成七十二。（周西伯遇子牙於渭水之陽太公論兵法著布奇門刪一節氣分三元二十四氣節分得七十二元故立七十二活局也）逮于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爲精義。（黃石公以書授子房於圮橋後扶高祖得天下封子房爲留侯子房刪提冬至十二節爲陽九局夏至十二節爲陰九局一歲計之一十八局此活局）

又搜先須掌上排九宮。（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乃九宮也洛書之數九一三七二八四六五）縱橫十五在其中。（十台東西南北八卦直線橫對過皆合十五此乃世不易之法）次將八卦論八節。（冬至一宮坎卦立春八宮艮卦春分三宮震卦立夏四宮巽卦夏至九宮離卦立秋二宮坤卦秋分七宮兌卦立冬六宮乾卦是也）一氣統三爲正宗。（節一節分三元即三候也）陰陽二遁分順逆。（冬至後用陽遁順飛坎一宮起夏至後用陰遁逆飛離九宮起）一氣三元人莫測。（一節分三元子午卯酉爲上元寅申巳亥爲中元辰戌丑未爲下元若不明三元用奇不準者有不測也）五日都來換一元。（若上元甲子至戊辰五日爲上元己巳至癸酉五日爲中元甲戌至戊寅五日爲下元己卯至癸未五日爲上元甲申至戊子五日爲中元己丑至癸巳五日爲下元甲午至戊戌五日爲上元己亥至癸卯五日爲中元甲辰至戊申五日爲下元己酉至癸丑五日爲上元甲寅至戊午五日爲中元己未至癸亥）

亥為下元。五曰接氣超神為準的。超者越過也，俟者進神也。甲子己卯甲午己酉乃符頭。接，超接也；氣者，節氣也。超者超神，接者接氣。謂節氣未到而甲子己卯之符頭先到，為之超神；節氣已到而符頭未到，為之接氣。超接之法，積其日以成閏月，積其時以成閏。須知閏奇之超，過去方三日，交節定刻，以三節為一閏，必須超過一節氣，立通換閏奇法，分一金，凡節氣，三十日零五時二刻，以三十日分六甲，除五時二刻，置閏也。超神不過十日，過若積大，閏以起，過九日，二部置閏也。超神認取九宮為九星。一天蓬貪狼坎宮水，天芮巨門坤土，天沖祿存震宮木，天輔文曲巽木，天禽廉貞中五土，天心武曲六乾金，天柱破軍兌金，天任左輔艮土，天英右弼離宮火。認取九宮九星也。八門又逐九宮行。坎宮蓬星休門，艮宮任星生門，震宮沖星傷門，巽宮輔星杜門，離宮英星景門，坤宮芮星死門，中宮禽星寄坤宮，兌宮柱星驚門，乾宮心星開門。九宮逢甲為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符上之門為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逆順遁宮去。六甲元號六儀名。六甲者，天之貴神，常隱於六儀之下。六儀，戊己庚辛壬癸也。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三奇即是乙丙丁。經云：正月人日出於乙，故以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火南方離明之象，老人星見於丁，故以丁為星奇，月照交到丙而下。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逆儀奇順行。冬至後十二節為陽遁，順布六儀，逆布三奇，直符亦順，隨時干行；夏至後十二節為陰遁，逆布六儀，順布三奇，直符亦逆，隨時干行。吉門偶爾合三奇。吉門，開休生也；三奇，乙丙丁也。值此雖云百事宜。如得開休生三吉門，又合上下三奇。更合從旁加檢點。餘宮不可有微疵。盤上三奇，此時此宮雖有奇門，然難檢點三盤上所加凶星所在，未可以此即為全吉。如合天地人三遁，鳥跌穴，龍反首，知三天輔上，玉女守門，三奇所及，六儀和合，伏吟等，故為吉也。若值火入金、金入火……

入火，虎猖狂，龍逃走，雀入江，蛇夭矯，天網則遁，五營……明入墓及奇逃，飛天乙天網則遁之……皆凶也。三奇得使誠堪使。六甲遇之非小補。……為得使……甲戌……甲午……甲辰……百事吉，經曰能知三奇得使……乙逢犬馬丙鼠猴。……得使。六丁玉女騎龍虎。……丁奇入宮……之陰故也。……天盤六丁騎龍虎也……乃六……又有三奇遊六儀。三奇遊六儀者，乃三奇上三奇乙丙丁也。三甲戊庚……甲申庚甲午辛……甲寅癸，此六儀也。三元經曰：三奇遊六儀。號為玉女守門扉。為王女守門時者，謂六丁直使之時……宮貴宴會之事……之門也。甲子旬庚午時，甲戌旬己卯時，甲申旬丁酉時，甲午旬丙午時，甲辰旬乙卯時，甲寅旬甲申時是也。

若作陰私和合事。請君但向此中推。天三門兮地四戶。問君此法如何處。太沖小吉與從魁。此是天門私出路。……小吉太沖三位……地戶除危定與開。舉事皆從此中去。……

定太陽過宮並二十四節氣歌

立春在子雨水壬。驚蟄在亥春分乾。清明在戌谷雨辛。立夏在酉小滿庚。芒種在申夏至坤。小暑在未大暑丁。立秋在午處暑丙。白露在巳秋分巽。寒露在辰霜降乙。立冬小雪卯……冬至艮。小寒大

戊丑癸宗。

六合太陰太常宮。三辰元是地私門。可得奇門[illegible]

釋出門官事[illegible]欲藏。[illegible]

太沖天馬最為貴。然有難難逃避。但當乘取天馬

行。劍戟如山不足畏。天馬即太沖也。[illegible]即以月將加用本時[illegible]天馬方也太沖前一位天罡辰是也[illegible]方而去則雖劍戟如林[illegible]避其禍也

能識遊三避五時。造化真機須記取。三為生氣五為死。勝在三兮衰在五。三元經曰天道不遠三五反復知三避五低然獨如三三為生氣故遊三也五為害氣故避五也又曰三為辰五為武盛於三衰於五也

乾中伏吟為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

上。須知即是反吟宮。八門反復皆如此。生在生兮死

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生門在八宮死門在二宮門不離宮謂之伏吟移在對宮[illegible]不得奇不可用

六儀擊刑何太

凶。甲子直符愁同東。戌刑在未申刑虎。寅巳辰辰午

刑午。六儀擊刑者謂六甲直符加所刑之地也甲子直符加卯子刑卯也甲戌直符加未戌刑未也甲申直符加寅申刑寅也甲午直符加午午自刑也甲辰直符加辰辰自刑也甲寅直符加巳寅刑巳也卯乃震謂三合之刑金刑火强各刑本方木落還本

三奇入墓好思推。甲

日那堪見未丙。奇屬火火墓戌。此時諸事不須為。

更兼六乙天乙奇來臨二。天盤乙奇[illegible]

月奇[illegible]六亦同論。三奇入墓[illegible]

日奇下臨六宮六丙月奇下臨六宮六丁星奇下臨[illegible]入宮乙奇下臨二宮是謂三奇入墓丙日見戌亦為墓

又有時干入墓宮。課中時干忌相逢。戊戌壬辰兼丙

戌。癸未丁丑亦同凶。丙戌時丙屬陽火[illegible]壬辰時壬屬陽水水墓在辰[illegible]癸未時癸屬陰水[illegible]丁丑時丁屬陰火火墓在丑[illegible]戊戌時戊屬[illegible]於寅巳[illegible]

五不遇時龍不精。號為日月損光明。時干來剋日干

上。甲日須知時忌庚。五不遇者謂陽日[illegible]損其明縱有奇門不可行百事如甲日庚午時乙日辛巳時丙日壬辰時丁日癸卯時戊日甲寅時己日乙丑時庚日丙子時辛日丁酉時壬日戊申時癸日己未時

詩曰時干剋日有災危。甲日從午遁

數之。若到戌亥便越避。百事不宜莫用之。五不遇時者即時干[illegible]

克日下陽干剋陽陰干剋陰干

奇與門兮共太陰。三般難得總加

臨。若還得二亦為吉。舉措行藏必遂心。三陽通乙丙丁三奇[illegible]二宮為太陰[illegible]

三詐○若三門合三奇下臨太陰宮名曰真詐○

若三門合三奇下臨九地宮名曰重詐○若

三門合三奇下臨六合宮名曰休詐○已上詐門嫁娶遠行商賈大吉利也○真詐宜施恩隱遁求仙○重詐宜進人口取財擇官授爵○休詐宜合藥治疾祓邪祈禱

五假○若杜門合丁已癸下臨九地名曰地假宜

潛伏此三時加杜門者可以潛形○若杜門合丁巳癸下臨太陰宫利謁人陳謀設策○若杜門合丁巳癸下臨六合宫利逃亡○若景門合乙丙丁臨九天名曰天假乙爲威德丙爲威武丁爲太陰三奇之合宜陳利傾進謁干求○若傷門合丁巳癸下臨九地名曰神假利埋葬○若驚門合六合下臨九天官名曰人假利捕逃亡若太白入熒惑已在其下必獲已上五假各取其宜隨事用之

更得直符直使利○兵家用事最爲貴○常從此地擊其衝○百戰百勝君須記○

亭亭 王尊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而擊其衝爲勝法之常以月將加時視月將下爲亭亭所居遁○假令五月用寅時將小吉加寅卽神后臨未爲亭亭之在未也

白姧 白姧者天之姧神常居於寅申會合之神與亭亭之神皆不合者背亭亭向白姧擊之法以月將加用時寅午戌上見亭亭申子辰白姧亦常行寅申巳亥四孟假令正月將登明加午時則孟神臨午卽白姧之在午也○又如酉月用巳時以月將加巳則孟神臨寅卽白姧之在寅也餘倣此

天乙之神所在宫○大將宜居擊對冲○假令直符居離九○天英坐取擊天蓬○湯謂曰第一勝天乙宫上將居之用兵擊其冲勝也按万一訣云若在陽遁卽用天上直符所居宫若在陰遁卽用地下直符所居宫上將居之而擊其冲勝○第二勝用九天宫陽遁天上直符後一爲九天陰遁直符前一爲九天我背九天之上而擊其冲則敵我之人亦不敢當我之鋒○第三勝生門宫謂生門合三奇背之占宫上將引兵從生門擊所謂百戰百勝○又曰亭亭向天門一擊背月建二勝背生擊死三勝大同小異也○假令六寅上元陽三局甲巳日丁卯時上直符乘六丁臨九宫正南爲天乙宫爲第一勝也九天宫東南第二勝也生門與丁奇合七宫正西第三勝也○假令陰遁八局甲巳日平旦寅時地下直符在八宫東北天乙宫爲第一勝九天在三宫正東第二勝生門臨六宫西北第三勝也○有五不可擊○湯謂曰第一不擊天乙宫第二不擊九天宫三不擊生門宫四不擊九地宫五不擊直使宫已上皆不可擊○假令陽遁八局丙辛日辛卯時天乙在坤二宫西南生門在三宫正東九地在四宫東南○直使在八宫東北已上並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雖勝○假令陰遁七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天上直符臨九宫正南九天在二宫西南生門在一宫正北九地在七宫正西直使在五宫寄二宫西南已上俱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雖勝技萬一訣云若在陽遁卽用天上直符所居

之宫若在陰遁卽用地下直符所至之宫而擊其冲則百戰百勝也註云上將居之引兵而擊其冲百戰百勝

甲乙丙丁戊陽時○神居天上要君知○坐擊須憑天上奇○陰時地下亦如之○五陽時利以爲客當爲客之時利先舉兵高旗鳴鼓耀武揚威以決勝謂時下得甲乙丙丁戊五千善神治事可以出軍征伐遠行求財立邦國化人民臨武事入宫務從嫁娶起造百事皆吉此時逃亡者不可得故經云直使之行一時一易陽時利以爲客故曰得陽者飛而不止陽晷在子午之東卽生氣也故爲利客先舉

若見三奇在五陽○偏宜爲客自高强○忽然逢著五陰位○又宜爲主好裁詳○直符前三六合位○太陰之神在前二○後一宫中爲九天○後二之神爲九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可立營○伏兵但向太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形○九地者幽隱之

至深也九天者剛徤之至極也藏於九地言守之至深動於九天言攻之至極也九天乃天之殺氣運在此方亦可以藉此氣避藏形迹太陰之中可以逃下冬至後陽遁順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後一爲九天後二爲九地前二太陰前三六合夏至後陰遁逆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前一九天前二九地後二太陰後三六合天地人分三遁名。天遁月精華蓋臨。地遁日精紫雲蔽。人遁當知是太陰。生門六丙合六丁。此爲天遁自分明。天遁者生門合六丙月奇下臨六丁爲天遁當得月華之所蔽故也開門六乙合六己。地遁如斯而已矣。地遁者開門與六乙日奇臨地下六己爲地遁此時得日精之所蔽也休門六丁共太陰。欲求人遁無過此。人遁者休門與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爲人遁此時得星精之蔽也要知三遁何所宜。藏形遁跡斯爲美。已上三遁最宜隱遁人莫能窺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下六辛臨三吉門雲遁取。天上六乙合三門。三吉門者開休生也下臨巽宮風遁矣。日奇合休於坎宮。此爲龍遁雲從起。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下六辛臨休到艮虎遁名。天上六丙合九天。再合生門神遁然。天上六乙合九地。臨於杜門鬼遁遂。知此六遁合三遁。合前天地人三遁也用者隨机而取慶。此名九遁○庚爲太白丙熒惑。庚丙相加誰會得。謂字即指庚丙而言六庚加丙白入熒。天庚加地丙也六丙加庚熒入白。天丙加地庚也白入熒兮賊即來。此時對敵宜防賊來熒入白兮賊須滅。此時賊自恐退丙爲勃兮庚爲格。格則不通勃亂逆。天丙加地庚爲勃天庚加地癸爲格丙加天乙爲直符。天乙加丙爲飛

勃。天上六丙加地下宮并月日時皆勃直符同類凡舉事則兵遇勃主紀綱紊亂凡遇六丙六庚之患直符加時干則十時皆爲勃格也四時而用之庚加日干爲伏干。時日干若遇六庚時名伏格干相侵若戰爾須不利大將爲主必輸日干加庚飛干格。日干及臨庚飛干格偏將爭戰不利爲客最平平加一宮兮戰在野。同一宮兮戰于國。庚加日干日加庚與不利如庚加一宮或天盤庚或地盤庚同一宮皆主客不利○六庚臨六乙所號六宮既于野大凶庚加直符天乙伏。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交錄多不利爲客以成功占人不在不來直符加庚天乙飛。飛宮最何星立符加六庚與遊不堪爭爲往還似贏庚加癸兮爲大格。太白庚加癸圖謀未遂遁求人終不見踪跡逐宮加己爲刑最不宜。六庚加六己赤地千里若舉事馬陷車兵半路止加壬之時爲上格。六庚加六壬之上格一云伏格當此之時並不宜前師經云六庚加當壬太成之今名曰歲格此時凶更有一般奇格者。六庚謹勿加三奇。此時若也行兵去。疋馬隻輪無返期。六庚加丙丁奇天英景爲下魁上先舉措凶疋馬隻輪無有返期六庚加乙奇神傷杜上克下先舉者勝疋馬隻輪能敵乃人六癸加丁蛇夭矯。六癸加六丁天矯迷路程憂驚畏進步當坐却還營六丁加癸雀入江。天上六丁加地下六癸名朱雀投江此時所事皆凶六乙加辛龍逃走。乙木辛金也六乙加六辛金木不相親名青龍逃走乙木爲辛金所剋故也六辛加乙虎猖狂。干云刃遂噬齧如之何彼欲見害丁陰可和六辛加六乙白虎也悲哀若與斡錢財須防災天上六辛加地下六乙名白虎猖狂不宜舉事請觀四者是凶神。百事逢之莫措手。丙加甲兮鳥跌穴。天盤丙加地甲子乃飛鳥跌穴大吉亦利于百進退得地宜龍翼創君回嘗峯動皆利甲加丙兮龍返首。天盤甲子加地丙名青龍返首宜舉

百事雖无吉門卦局亦可用事只此二者是吉神。為事如斯十八九。

八門若遇開休生。諸事逢之總稱情。傷宜捕獵終須獲。杜好邀遮及隱形。景上投書並破陣。驚能擒訟有聲名。若問死門何所主。只宜弔死與行刑。蓬任沖輔禽陽星。英內柱心陰宿名。輔禽心星為上吉。沖任小吉未全亨。大凶蓬內不堪使。小凶英柱不精明。大凶無氣變為吉。小凶無氣亦同之。吉宿更能逢旺相。萬舉萬全功必成。若遇休囚並廢沒。勸君不必進前程。要識九星配五行。各隨八卦考羲經。坎蓬星水離英火。中宮坤艮土為營。乾兌為金震巽木。旺相休囚看重輕。與我同行即為相。我生之月誠為旺。廢於父母休於財。囚於鬼兮真不妄。九星什[illegible]若謂九星各[illegible]旺於[illegible]相於[illegible]同類[illegible]生[illegible]我之月[illegible]

假令水宿號天蓬。相在初與仲冬。旺於正二休四五。其餘倣此自研窮。[illegible]

急則從神緩從門。三五反復天道亨。[illegible]

十干加伏若加錯。入庫休囚吉事危。[illegible]

十精為使用為貴。起宮天乙用無遺。於五土歸于坤[illegible]

[illegible]

天目為客地為主。六甲推合無差理。勸君莫失此玄機。洞徹九宮扶明主。[illegible]

宮制其門不為迫。門制其宮是迫雄。[illegible]

天網四張無路走。一二網低有路蹤。三元經曰天網四張[illegible]

三至四宮行入墓。八九高強任西東。[illegible]

節氣推移時候定。陰陽順逆要精通。三元積數成六紀。天地未成有一理。一年分四季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illegible]

諸觀敵衷精微訣非是賢人莫傳與

說歌中之語句何如神字字有妙非是賢者不可妄傳恐有小人得訣入誘小人為害不淺為此之文與帝之師張良留傳太公至於子房留翰至不要三子房據於本說中得此秘文上有誓曰誰不許傳與不仁之人若傳非人必受其殃得其人亦不傳亦受其殃此文乃宗之之寶處之以知珍也

答壇秘笈 奇門卷一 五十五

陽遁一局圖

冬至上 驚蟄上 清明中 立夏中

陽遁一局至九局俱直符加時干直使加時宮

開	死	杜	傷	死	休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内	天蓬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六六九七八八七九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	五五九六八七七八一九二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	四四九五八六七七一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	三三九四八五七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	二二七三八四七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	二一九二八三七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

陽遁一局至九局俱順布六儀逆布三奇

答壇秘笈 奇門卷一 五十六

陽遁二局圖

小寒上 立春下 穀雨中 小滿中

天星	數	干支	門
天芮	二二一三九四八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死
天衝	三三一四九五八六三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傷
天輔	四四一五九六八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杜
天禽	五五一六九七八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死
天心	六六二七九八八九三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開
天柱	七七一八九九八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六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驚

登壇必究　卷一　奇門卷一　奇門十六

陽遁三局圖

大寒上　雨水下　春分上　芒種中

天星	數	干支	門
天衝	三三一四一五九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傷
天輔	四四二五一六九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杜
天禽	五五二六一七九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illegible]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死
天心	六六二七一八九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開
天柱	七七二八二九九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驚
天任	八八三九二一九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生

登壇必究　卷一　奇門卷一　奇門十七

陽遁四局圖

冬至下　驚蟄下　清明上　立夏上

陽遁五局圖

小寒下　立春中　穀雨上　小滿上

天輔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四四三五二六一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	杜
天禽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五五三六二七一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	死
天心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六三七二八一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	開
天柱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七七三八二九一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	驚
天任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八八三九二一一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八	生
天英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九三一二二一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	景

登壇必究　奇門卷二

陽遁六局圖

大寒下　雨水中　春分下　芒種上

天禽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五五四六三七二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	死
天心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六六四七三八二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二六	開
天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七七四八三九二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	驚
天任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八八四九三一二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	生
天英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九九四一三二二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八八一九	景
天蓬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一一四二三三二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一一	休

登壇必究　奇門卷二

陽遁七局圖

冬至中　驚蟄中　清明下　立夏下

九星	干支	數	門
天心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六六五七四八三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	開
天柱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七七五八四九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	驚
天任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八八五九四一三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	生
天英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九九五一四二三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	景
天蓬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一一五二四三三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八一九二一	休
天内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三五三四四三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一一二二	死

陽遁八局圖

小寒中　立春上　穀雨下　小滿下

九星	干支	數	門
天柱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七七六八五九四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	驚
天任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八八六九五一四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	生
天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九九六一五二四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	景
天蓬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一一六二五三四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三一	休
天内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二二六三五四四五七六八七九八一九二一三二	死
天衝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三六四五五四六七七八八九九一一二二三三	傷

陽遁九局圖

大寒中	雨水上	春分中	芒種下

天任	天英	天蓬	天內	天衝	天輔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八八七九六一五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	九九七一六一五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一一七二六三五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	二二三三六四五五八六九七一八二九三一四二	三三七四六五五六八七九八一九二一三二四三	四四七五六六五七八八九九一一二二三三四四
生	景	休	死	傷	杜

登壇必究 卷二 奇門本二

陰遁九局圖

夏至上	白露上	寒露中	立冬中

陰遁九局至一局俱直符加時干直使加時宮

天英	天蓬	天內	天衝	天輔	天禽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九八一七二六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	一一八二七三六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	二二八三七四六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	三三八四七五六六九七一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	四四八五七六六七九八一九二一三二四三五四	五五八六七七六八九九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
景	休	死	傷	杜	死

陰遁九局至一局俱逆布六儀順布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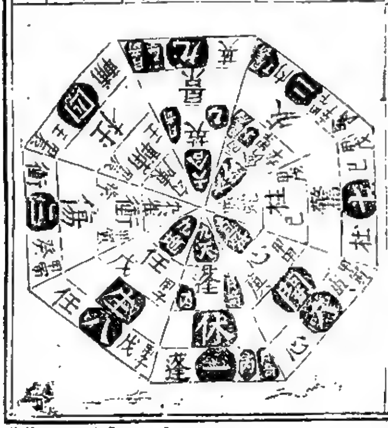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 奇門本二

天英	天任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甲子 九九	甲戌 八八	甲申 七七	甲午 六六	甲辰 午午	甲寅 四四
乙丑 一八	乙亥 一七	乙酉 一六	乙未 一五	乙巳 一四	乙卯 一三
丙寅 二七	丙子 二六	丙戌 二五	丙申 二四	丙午 二三	丙辰 二二
丁卯 三六	丁丑 三五	丁亥 三四	丁酉 三三	丁未 三二	丁巳 三一
戊辰 九五	戊寅 九四	戊子 九三	戊戌 九二	戊申 九一	戊午 九九
己巳 八四	己卯 八三	己丑 八二	己亥 八一	己酉 八九	己未 八八
庚午 七三	庚辰 七二	庚寅 七一	庚子 七九	庚戌 七八	庚申 七七
辛未 六二	辛巳 六一	辛卯 六九	辛丑 六八	辛亥 六七	辛酉 六六
壬申 五一	壬午 五九	壬辰 五八	壬寅 五七	壬子 五六	壬戌 五五
癸酉 四九	癸未 四八	癸巳 四七	癸卯 四六	癸丑 四五	癸亥 四四
景	生	驚	開	死	杜

鞏壇必究卷一 奇門卷一 三十五

陰遁八局圖

小暑上　立秋下　霜降中　小雪中



天任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甲子 八八	甲戌 七七	甲申 六六	甲午 五五	甲辰 四四	甲寅 三三
乙丑 九七	乙亥 九六	乙酉 九五	乙未 九四	乙巳 九三	乙卯 九二
丙寅 一六	丙子 一五	丙戌 一四	丙申 一三	丙午 一二	丙辰 一一
丁卯 二五	丁丑 二四	丁亥 二三	丁酉 二二	丁未 二一	丁巳 二九
戊辰 八四	戊寅 八三	戊子 八二	戊戌 八一	戊申 八九	戊午 八八
己巳 七三	己卯 七二	己丑 七一	己亥 七九	己酉 七八	己未 七七
庚午 六二	庚辰 六一	庚寅 六九	庚子 六八	庚戌 六七	庚申 六六
辛未 五一	辛巳 五九	辛卯 五八	辛丑 五七	辛亥 五六	辛酉 五五
壬申 四九	壬午 四八	壬辰 四七	壬寅 四六	壬子 四五	壬戌 四四
癸酉 三八	癸未 三七	癸巳 三六	癸卯 三五	癸丑 三四	癸亥 三三
生	驚	開	死	杜	傷

鞏壇必究卷一 奇門卷一 三十六

陰遁七局圖

大暑上　處暑下　秋分上　大雪中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內
甲子 七七	甲戌 六六	甲申 五五	甲午 四四	甲辰 三三	甲寅 二二
乙丑 八六	乙亥 八五	乙酉 八四	乙未 八三	乙巳 八二	乙卯 八一
丙寅 九五	丙子 六四	丙戌 九三	丙申 九二	丙午 九一	丙辰 九九
丁卯 一四	丁丑 一三	丁亥 二二	丁酉 一一	丁未 一九	丁巳 一八
戊辰 七三	戊寅 七二	戊子 七一	戊戌 七九	戊申 七八	戊午 七七
己巳 六二	己卯 六一	己丑 六九	己亥 六八	己酉 六七	己未 六六
庚午 五一	庚辰 五九	庚寅 五八	庚子 五七	庚戌 五六	庚申 五五
辛未 四九	辛巳 四八	辛卯 四七	辛丑 四六	辛亥 四五	辛酉 四四
壬申 三八	壬午 三七	壬辰 三六	壬寅 三五	壬子 三四	壬戌 三三
癸酉 二七	癸未 二六	癸巳 二五	癸卯 二四	癸丑 二三	癸亥 四二
驚	開	死	杜	傷	死

登壇必究 奇門卷一

三百八十四

陰遁六局圖

夏至下 白露下 寒露上 立冬上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內	天蓬
甲子 六六	甲戌 五五	甲申 四四	甲午 三三	甲辰 二二	甲寅 一一
乙丑 七五	乙亥 七四	乙酉 七三	乙未 七二	乙巳 七一	乙卯 七九
丙寅 八四	丙子 八三	丙戌 八二	丙申 八一	丙午 八九	丙辰 八八
丁卯 九三	丁丑 九二	丁亥 九一	丁酉 九九	丁未 九八	丁巳 九七
戊辰 六二	戊寅 六一	戊子 六九	戊戌 六八	戊申 六七	戊午 六六
己巳 五一	己卯 五九	己丑 五八	己亥 五七	己酉 五六	己未 五五
庚午 四九	庚辰 四八	庚寅 四七	庚子 四六	庚戌 四五	庚申 四四
辛未 三八	辛巳 三七	辛卯 三六	辛丑 三五	辛亥 三四	辛酉 三三
壬申 二七	壬午 二六	壬辰 二五	壬寅 二四	壬子 二三	壬戌 二二
癸酉 一六	癸未 一五	癸巳 一四	癸卯 一三	癸丑 一二	癸亥 一一
開	死	杜	傷	死	休

登壇必究 奇門卷一

陰遁五局圖

小暑下 立秋中 霜降上 小雪上

陰遁四局圖

大暑下　處暑中　秋分下　大雪上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内	天蓬	天英
甲子 五五	甲戌 四四	甲申 三三	甲午 二二	甲辰 一一	甲寅 九九
乙丑 六四	乙亥 六三	乙酉 六二	乙未 六一	乙巳 六九	乙卯 六八
丙寅 七三	丙子 七二	丙戌 七一	丙申 七九	丙午 七八	丙辰 七七
丁卯 八二	丁丑 八一	丁亥 八九	丁酉 八八	丁未 八七	丁巳 八六
戊辰 五一	戊寅 五九	戊子 五八	戊戌 五七	戊申 五六	戊午 五五
己巳 四九	己卯 四八	己丑 四七	己亥 四六	己酉 四五	己未 四四
庚午 三八	庚辰 三七	庚寅 三六	庚子 三五	庚戌 三四	庚申 三三
辛未 二七	辛巳 二六	辛卯 二五	辛丑 二四	辛亥 二三	辛酉 二二
壬申 一六	壬午 一五	壬辰 一四	壬寅 一三	壬子 一二	壬戌 一一
癸酉 九五	癸未 九四	癸巳 九三	癸卯 九二	癸丑 九一	癸亥 九九
死	杜	傷	死	休	景

陰遁三局圖

夏至中　白露中　寒露下　立冬下

天輔	天衝	天内	天蓬	天英	天任
甲子 四四	甲戌 三三	甲申 二二	甲午 一一	甲辰 九九	甲寅 八八
乙丑 五三	乙亥 五二	乙酉 五一	乙未 五九	乙巳 五八	乙卯 五七
丙寅 六二	丙子 六一	丙戌 六九	丙申 六八	丙午 六七	丙辰 六六
丁卯 七一	丁丑 七九	丁亥 七八	丁酉 七七	丁未 七六	丁巳 七五
戊辰 四九	戊寅 四八	戊子 四七	戊戌 四六	戊申 四五	戊午 四四
己巳 三八	己卯 三七	己丑 三六	己亥 三五	己酉 三四	己未 三三
庚午 二七	庚辰 二六	庚寅 二五	庚子 二四	庚戌 二三	庚申 二二
辛未 一六	辛巳 一五	辛卯 一四	辛丑 一三	辛亥 一二	辛酉 一一
壬申 九五	壬午 九四	壬辰 九三	壬寅 九二	壬子 九二	壬戌 九九
癸酉 八四	癸未 八三	癸巳 八二	癸卯 八一	癸丑 八九	癸亥 八八
杜	傷	死	休	景	生

陰遁二局圖

小暑中	立秋上	霜降下	小雪下

天衝	天內	天蓬	天英	天任	天柱
甲子 三三	甲戌 二二	甲申 一一	甲午 九九	甲辰 八八	甲寅 七七
乙丑 四二	乙亥 四一	乙酉 四九	乙未 四八	乙巳 四七	乙卯 四六
丙寅 五一	丙子 四九	丙戌 五八	丙申 五七	丙午 五六	丙辰 五五
丁卯 六九	丁丑 六八	丁亥 六七	丁酉 六六	丁未 六五	丁巳 六四
戊辰 三八	戊寅 三七	戊子 三六	戊戌 三五	戊申 三四	戊午 三三
己巳 二七	己卯 二六	己丑 二五	己亥 二四	己酉 二三	己未 二二
庚午 一六	庚辰 一五	庚寅 一四	庚子 一三	庚戌 三二	庚申 七一
辛未 九五	辛巳 九四	辛卯 九三	辛丑 九二	辛亥 九一	辛酉 九九
壬申 八四	壬午 八三	壬辰 八二	壬寅 八一	壬子 八九	壬戌 八八
癸酉 七三	癸未 七三	癸巳 七一	癸卯 七九	癸丑 七八	癸亥 七七
傷	死	休	景	生	驚

奇門卷一

陰遁一局圖

大暑中	處暑上	秋分中	大雪下

天內	天蓬	天英	天任	天柱	天心
甲子 二二	甲戌 一一	甲申 九九	甲午 八八	甲辰 七七	甲寅 六六
乙丑 三一	乙亥 三九	乙酉 三八	乙未 三七	乙巳 三六	乙卯 三五
丙寅 四九	丙子 四八	丙戌 四七	丙申 四六	丙午 四五	丙辰 四四
丁卯 五八	丁丑 五七	丁亥 五六	丁酉 五五	丁未 五四	丁巳 五三
戊辰 三七	戊寅 二六	戊子 二五	戊戌 二四	戊申 二三	戊午 二二
己巳 一六	己卯 一五	己丑 一四	己亥 一三	己酉 一二	己未 一一
庚午 九五	庚辰 九四	庚寅 九三	庚子 九二	庚戌 九一	庚申 九九
辛未 八四	辛巳 八三	辛卯 八二	辛丑 八一	辛亥 八九	辛酉 八八
壬申 七三	壬午 七二	壬辰 七一	壬寅 七九	壬子 七八	壬戌 七七
癸酉 六二	癸未 六一	癸巳 六九	癸卯 六八	癸丑 六七	癸亥 六六
死	休	景	生	驚	開

奇門卷

天蓬	甲子 一一	乙丑 二九	丙寅 三八	丁卯 四七	戊辰 一六	己巳 九五	庚午 八四	辛未 七三	壬申 六二	癸酉 五一	休
天英	甲戌 九九	乙亥 二八	丙子 三七	丁丑 四六	戊寅 一五	己卯 九四	庚辰 八三	辛巳 七二	壬午 六一	癸未 五九	景
天任	甲申 八八	乙酉 二七	丙戌 三六	丁亥 四五	戊子 一四	己丑 九三	庚寅 八二	辛卯 七一	壬辰 六九	癸巳 五八	生
天柱	甲午 七七	乙未 二六	丙申 三五	丁酉 四四	戊戌 一三	己亥 九二	庚子 八一	辛丑 七九	壬寅 六八	癸卯 五七	驚
天心	甲辰 六六	乙巳 二五	丙午 三四	丁未 四三	戊申 一二	己酉 九一	庚戌 八九	辛亥 七八	壬子 六七	癸丑 五六	開
天禽	甲寅 五五	乙卯 二四	丙辰 三三	丁巳 四二	戊午 二一	己未 九九	庚申 八八	辛酉 七七	壬戌 六六	癸亥 五五	死

遁甲法

昔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窮鬼神之奥極天幽隱遁之謂歟以六甲儀以直符以二十四氣爲式分六代貴神攸處凡主[illegible][illegible]代計[illegible]制勝不難[illegible]握之內參合天人之理則[illegible][illegible]者鮮矣因擇其指要別加編次庶開卷而易曉也○凡一節三氣八節各起主卦冬至後陽遁順數自一至九夏至後陰遁逆數自九至一冬至後順布六儀逆布三奇夏至後順布三奇逆布六儀○凡六甲爲直符直事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戊己庚辛壬癸爲儀也

凡常以直事加時宮卽知開休生三門所臨又以直符加時干天上三奇與開休生三門合則爲吉遁有奇之門可以出軍行師吉無不利○凡五日六十時週而復始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若後天地人遁之時出軍最吉　生門令月奇臨六丁爲天遁華盖日精所蔽　開門令日奇加六己爲天地遁紫微華盖所蔽　休門與星奇合太陰爲人遁後太陰所蔽○凡時逢五不遇卽損其明不可出兵行師爲時下之干以剋日

干是也　假令甲日庚時是也○凡陽遁後一九地二九地前二太陽陰三六合陰遁前一九天二九地後二太陰三六合卽陳於九天之上伏藏於九地之下伏兵於九陰之中逃亡於六合之地　又曰六甲爲九天六癸爲九地六丁爲太陰六己爲六合○凡地有三勝五不擊　三勝者一勝天乙宮二勝九天宮三勝居生門　五不擊者一不擊天乙宮二不擊九天宮三不擊生門宮四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符宮○凡三甲明主客勝負時逢上局仲甲之時閔格刑德在門不可以出戰上局甲子甲午時是也中局

孟甲之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寅甲申時是也丁局季甲之時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顯赫利以出軍利爲客吉　又曰三甲之時陽星加時吉陰星加時凶陽星者天蓬天壬天衝天輔天禽也陰星者天英天內天柱天心是也〇凡時有五陽若得甲乙丙丁戊爲五陽時善神治事甲爲德丙爲威皆利客不利主客宜先舉則高旗鳴鼓大喊揚威武主宜低旗待敵以候天時若得己庚辛壬癸時爲陰五時惡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見陣利後動雖宜設謀秘密偷令研營〇凡天網四張之時不可以

出當看天乙所得宮若在一二三四宮尺寸低人卽可揚聲而出若天上直符宮六七八九宮尺寸過人爲天網四張不可舉兵〇凡十干相加凶時縱有吉宿奇門不可興師舉衆〇凡青龍反首之時六甲加六丙是也飛鳥跌穴之時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時百戰勝〇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丁名騰蛇夭嬌此時不可舉兵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狂六乙加六辛名青龍逃走此時凶〇凡六癸所加名之爲格六丙加臨名之爲勃遇勃紊亂紀綱值格則關傷主客六庚加日干名爲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

飛干格六庚加直符名伏宮格直符加六庚名飛宮格〇凡六丙加今日干名之爲和此時防有初亂者〇凡太白入熒惑謂六庚加六丙是也若熒惑入太白謂六丙加六庚是也　經曰金入火而賊來火入金而賊退〇凡六庚加六巳名刑格此時凶勿開敵賊若奔亡亦不可襲逐〇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時凶逃者不可追〇凡子加子爲伏吟〇凡午加子爲反吟不可舉兵行師凶〇凡六儀擊刑不可用今日甲子直符時加卯加三宮是也甲戌直符時加未加二宮甲申直符時加寅加八宮甲午直符時加

九宮甲辰直符時加辰加四宮甲寅直符時加巳加四宮巳上是六儀擊刑是也〇凡三奇入墓凶不可用乙爲日奇臨於坤丙爲月奇丁爲星奇臨六宮天門巳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時亦爲奇入墓六宮天門戊也〇凡言向三避五之時謂三宮震發生而爲吉五爲殺中宮無門戶死氣而爲凶〇凡時宮下三爲吉五爲凶也生氣刑爲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時之類五爲吉氣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戊辰時之類〇凡地有八門　開門爲事通達利以將兵遠出顯赫揚兵休門利選練軍旅和合衆情　生門陽氣盛宜貢獻

上書與兵舉衆　傷門主傷殺血光惟宜弋獵　杜門不可出行惟宜誅凶討逆　景門宜上書貢獻　死門宜射獵祭祀　驚門出入不安惟宜擒奸捕盜　○凡時下得凡星之名天任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宿吉時下得天蓬天芮天内天柱凶也

屯營閉六戊法

凡宿山野欲屯營自固欲藏刑潛伏有真人閉六戊之法當於當旬戊上撮土六斗於中央分置六戊之上特刀從鬼門左行一週大小以六爲法安刀於取土之處而持刀念呪曰泰山之陽常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廓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禍莫之敢干於其中宿不復出也一說云凡置營壘訖取有犢特牛繫母於營中置犢於外依法閉六戊呪訖即犢終不敢入是驗

六甲陰符法

經曰爲上將敵衆者須作六甲陰符法令敵人自誅故曰寧與人千金不教人六甲之陰符天地之間此道最禁藏之金櫃貴之於心不傳非人勿泄盜視者盲盜讀者瘂若作六甲陰符必須齋戒若污犯則無驗矣○六甲之陰者甲子旬陰在丁卯其神兔頭人身甲戌旬陰在丁丑其神牛頭人身甲申旬陰在丁亥其神豬頭人身甲午旬陰在丁酉其神鷄頭人身甲辰旬陰在丁未其神羊頭人身甲寅旬陰在丁巳其神蛇頭人身○凡作符法常以月蝕之時伐杜荆及梧桐等木陰枝亦可以柏心悉長九寸廣二寸厚二分用雌黄色圖畫之作像拜畫其神名着像下丁卯神名孔林旋丁丑神名陵盛丁亥神名丁酉神名賈陽明丁未神名主屈奇丁巳神名許咸池是也○凡畫符以錦絳爲囊盛之大將自隨身用兵時便出其六甲旬六甲之符於囊外以指敵人自散不敢及

兵也○凡取木之時必先齋戒取酒一升鹿脯三斤清一盞祝辛之門北向再拜祝曰杜荆之先百鬼之神曾孫某甲欲與子俱遊六甲之陰行鬼之神與子俱遊某某號以子所指莫不服者謹奉清酌美脯乎臨顯歆享之咒訖再拜凡三咒之畢乃伐取木勿令處污穢勿令人近歲物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於方壇之上畫方壇一丈二尺外一十二丈門十二辰門以符長三尺或九尺隨地方列之在四向六陰之符埋上依位也以絳色繒絲各三尺五寸上安酒三盃脯三斤鹽一盞自卯爲首北向北拜臨呼其四方之長六甲六陰神○假令甲子旬陰在丁卯拜呼其神而呪以絳帛爲囊盛之陰符且常隨身則百鬼不能侵以陰符指敵則敵人自滅如倉卒無暇者但於庭中或野外畫地爲之亦可

禁敵法

凡[illegible]作陰陽符者令敵人兵不起爲術之法甲乙日

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時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
日日昳東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
桃板書敵師姓名著左履下來者必得假令人亡逃
兵不起者書敵人怨賊姓名著左履下說呪曰謹
人某甲不善大逆輕毀天地日月伐名木枯樹役神
不得血食神但持之吾自與神誅繫陰陽神理共來
剪滅先於符下畫作人之像從月建上來呼其人名
而隨六甲之神所在滅之則敵人亦仇自消亡矣

遠行法

凡欲行千里禹步呪曰六甲九章天圓地方四時五

行日月為光禹為治道蚩尤為兵蒼龍挾轂白虎持
熒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誅伐除去凶殃五神從
我周旋四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左社右稷冦賊伏
藏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祐我所願者得急急如
律令

居青龍法

凡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居青龍　經曰初兵出天
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過太陰六丁也居青龍六
甲也居其下百戰百勝○假令冬至上元甲己之日
半夜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門辰地入地戶巳地過太
陰卯地居青龍子地即百戰百勝○又一法曰出天
門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宮入天上地戶在九宮過天
上太陰在七宮居天上青龍在一宮他皆倣此

藏形法

伍子胥曰當乘青龍六甲也歷逢星六乙也過明堂
六丙也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還太陰六丁
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人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
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從子地六甲也歷丑六
乙也過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巳六己延卯六丁取草
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無見者

過太陰時呪曰天翻地覆九道皆塞有來追我至此
而極徑入天藏慎勿反顧庚為天獄辛為天庭壬為
天牢宜避之不可抵向即被束縛倣此

亭亭白奸法

三章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之而擊其衝為勝推此
之法以月將加時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
登明為月將時加午即神后臨未為亭亭所居白奸
者天之奸神常與亭亭合於巳亥格於寅申當合之
時背格之當格之時俱合之宜背之背亭亭向白奸
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寅午戌上見孟是即是白奸

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爲月將
時加午登明孟存臨卯白奸在亥

六甲六丁營法

三元經曰大將出四出統衆屯營必取其法則其法
以六甲爲旨十時十日一移○貞卓曰以歲甸而爲
狀或依歲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將居青龍
六甲爲青龍旗鼓居蓬星六乙爲蓬星士卒居明堂
六丙爲明堂伏兵居太陰六丁居太陰軍門居天門
六戊爲天門小將居地戶斬罰居天獄六庚爲天獄
判斷居天庭六辛爲天庭囚繫糧儲居天牢六壬爲

天牢府庫甲伏爲天藏六癸爲天藏倣此○假令甲
巳之日青龍在子大將居之蓬星在丑旗鼓居之明
堂在寅士卒居之太陰在卯伏兵居之天門在辰軍
門居之地伏在巳小將居之天獄在午斬罰居之餘
倣此 出武經總要

天時統論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变見雲氣聚散六壬
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
啓閉鼙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闚
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 切謂天地之道大正

也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
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
也權智應变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
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
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灾变我以順應之示其吉
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
豈有敗乎然雖黑（一作雲）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竅起風
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变修政謹
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譴戒（一作怒）而警省焉此
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 今所列

時日雲氣曆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
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
陰陽之性使灾咎不見幸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
又何假營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
吉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
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它月皆不犯三月甲
子乙丑戊辰巳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巳卯辛卯癸
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巳

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巳
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
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巳酉甲寅十月巳酉甲寅巳
上用首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翘大禍反激
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絶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
之不若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
云天乙絶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
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窮日不可出軍
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日門亦謂之往亡不可
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

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
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
可也

孤虛

一人巳上用時孤虛萬人巳上用日月〔一作月〕孤虛日內
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巳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
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爲建則酉
爲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
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
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
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月戌孤辰虛
用時孤虛以時爲主方位並同旬孤虛甲子背戌亥
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
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
擊午未背者爲孤擊者爲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
月所避〔一作見〕兵乃如山何可爲敗如或賊在虛久戰
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
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
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寅甲申
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
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
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法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
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
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豹尾

凡戰背虎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

出兵攻敵當預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煞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煞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煞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煞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煞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煞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煞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煞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煞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煞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煞在未十

二月天門在未百煞在申

八卦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煞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煞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氣午煞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煞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煞午刑禍亥以生氣擊煞氣以陰擊陽

天罡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一本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小一作通以爲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凶一作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

天地初呼不可侵人闗界守巳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横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愼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達揚兵堅壁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閉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閗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閗敵出

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鬪敵罷軍加
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鬪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
憂加季大憂

雷公 雷公者六庚耳庚爲天刑按不化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撮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
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群居响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
營則雷之所處愼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
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
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捷一作棲鬪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
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
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天
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螣
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
兵士卒驚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敗
軍馬折傷用起玄武以將兵軍多亡逋戰不利用起
白虎以將兵師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叛
亡爲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滑精而
爲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大則君巳丑舉慶賀事治

大吉小吉臨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
甲乙寅卯是謂餘皆倣此凶神將騰蛇者飄風之精
也居大陽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車都尉凶神
也一作而大小殺並主驚恐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大陰
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爲霹靂凶將也主
刑戮口舌六合者大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卯吉將
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陳者
雷電之精也居大陽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將軍
也凶將也主戰鬪多傷敗青龍者太陽之精也居少
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也主喜慶

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陽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
一綵女也吉將也主蔽匿事太陰者金之精也居少
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陰
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
公六律曰天一之從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
者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大常者土之精也
居少陰之巳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將也主
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
六律曰天一廷尉也凶將也主囚禁疾病天空者斗
魁之精也居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師一作星

凶將也主欺詐事

三九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　二九業榮衰安(一作敗)友親　三九胎榮衰安怨成敗(一作敗)友親大將軍將有事即預撰已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爲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參六觜七參八角九亢十一牛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友親之額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爲准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爲第一命宿三昴爲榮三畢爲衰四觜爲安五參爲怨六井爲成七鬼爲壞八柳爲友九星爲親次爲二九之法十張爲業宿後起之爲首餘皆以類推之然於三九也皆倣此也)設或值命業宿直日宜舉號命(一作令)數習士馬建立榮寨吉營宿直(一作吉)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宿直日移兵迁寨吉餘凶怨宿直日推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日設推詐及攘厭吉壞宿直日宜大夆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咒咀皆吉友宿及親宿直日備藥餌治軍病犒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直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虚宿直大陽受日(房星昴直亦大陽受日他皆倣此)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直木星受日(角斗井所直同)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直大陽受日(鬼心張所直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受日(牛亢婁所直同)是謂見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亢觜室所直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昴胃所直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所直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直之内足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爲五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二日乙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曆推之凡見所直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孤虚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沉机用人未有不建核世之功者也

卜螺法

螺者田中大蝸牛也有赤色活者取時忌婦人孝子雞犬見之凡預卜勝負取二螺安于盤中直畫一路分界左爲我右爲賊盤中盛水一寸許將螺各記之呪曰田螺舞舞能知風雨賊若來遇入我境界田螺索索風雨不着賊若不來各守城廓呪畢候至天明依法断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宜固守我螺入賊界急宜攻伐　春占(螺頭向東大利向南有驚向西被賊向北小吉)

夏占向東小吉向南大利向西賊來敗我向北大驚秋占向西大利向南有神助向東六吉獲賊向北賊勝我宜固守冬占向北大利向西平安向南賊雖散向東小驚宜固守則吉
甲乙日向東賊來急不宜戰向南五月內賊來行西十日賊來向北滅不至丙丁日向南七日去向西七日去向北當日至交戰賊敗向東賊散戊己日占宜冬固守
庚辛日向西與賊平向北賊散向西向東來賊復去向東有賊大戰壬癸日向南賊不戰而[illegible]向東與[illegible]一方向北宜平

護身符法

凡大將逐年五月五日午時速備生絲黃紙敬書此護身符勿令婦人雞犬見之符成縫在衣服內臍前後心佩戴鎗箭不傷佩至來年再換書符之時向日

頂禮用天罡祖炁極驗

神光經識一　　　旋勳

神光之法其來尚矣予嘗考索故典始於岐伯之傳初但驗有無爲歿生壽夭之訣殆至有漢張子房受圯上之書始作行師之用驗五色以考勝負吉凶之兆其法愈神而其說愈備高祖嘗欲攻匈奴驗神光得青白于房以爲不吉高祖不從遂有白登之圍是其明驗也及至後世賢人君子往往推演以備人事不過即其理而通之誠亦不爲極異也夫人之有神猶草木之有精華盛衰而榮悴可以預知理之自然不可逃也人之神光正猶是焉其理至實而不誣其事至簡而不煩用之以守身用之以避禍用之以出入起居事至物來無施而不可也予家居數十年屢經夏憂感未嘗有非橫譽怨之禍者藉此法之良焉耳後之君子得此當寶而藏之勿示非人可也

賈正玄機神光經

取驗要訣

凡驗神光當先澄心靜慮默然存想其所向之方所爲之事及所欲按對之人存想既定然後以兩手中指緊按左右月窟緩而揉之其光自見青者凶白者虛驚紅者黃者吉慶有喜事黑者大凶取之無光則不日而絕矣

源流確論

夫神光者一身之主宰五臟之精英根於靈臺之中見於月窟之際不假人力取驗如神昔李光弼野宿取神光不吉而知高暉之有謀急移營避之乃得免禍蓋得此法也孔子十日不見神光而知歿期將至遂有泰山梁木之嘆近世浮屠有預知歿期者亦本

此法馬史書不載乎受異人之傳君子得之可以帥兵討罪可以促裝遠遊可以避患於未來可以袪疑於未決不假蓍龜無勞思慮然必正心誠意乃可得之若乃僭意非心以求僥倖者則神自不存胡吉凶之可憑乎循理君子得此宜寶而秘之非人勿傳也

定神湯方序

凡居倉卒之際或事擾心忙神必不定神不定則光亦憑之而忒故須先服定神湯然後心定神安驗之自無不中矣

定神湯方

天門冬（去心一兩）　人參（一兩去蘆）　石菖蒲（五錢九節者）
茯神（去皮三錢）　甘草（五錢炙）　辰砂（五錢光明者）　麝香（一錢真者）
（砂麝另研極細）
右件依法修製爲細末將砂麝和勻黃連燈心泡湯調服二錢許如神氣自定無他事煩擾者不服

事君篇

事君以忠或上封事或而奏對少有差謬禍莫大焉必先午夜驗其神光若得紅光輝熖必主天顏有喜嘉納所言黃色而光圓大者必主賞勞或賜宴酒食進陞官爵之喜青者必主虛驚白者言無所納且有威罰之恐黑者大凶自宜警戒

臨敵討罪篇

凡臨敵討罪須驗神光色紅黃明且耀者必大勝縱彼千軍萬騎攻之我亦無虞如青黑色或神光不見急宜徙營別所如白色則不宜進兵必有破軍折將之患

野宿篇

凡遇夜野宿或所處有疑須澄心靜慮速驗神光若青色則有姦人至黑色賊兵來白色親近有謀紅黃色熖可高枕無虞矣凡處危地而眼瞤者一瞤則一

里之遠二三瞤則二三里之遠十瞤則十里前面必有姦人賊黨至吾事先知則姦賊可談笑而擒也

遠遊篇

凡遠遊止宿村落去處必須驗其神光若不在而心動目瞤急宜速避不可入也若居山谷石崖枯木壞牆之下神光不在必有山崩石墜樹倒牆傾之患山林幽寂去處出入經過神光不見切不可妄動恐有虎狼蛇虺等害謹慎防之則無害也

風雨雷電篇

凡在外卒遇暴風驟雨速驗神光若不見者決有洪

水泛漲地塌城崩之患不可於此久居須當[illegible]
阜乃可免也

過渡篇

凡渡江海或水惡波險去處預先一日驗其神光紅黃色者可渡青色者有大風白色者有大雨黑色或無則有船翻柁折沉溺之禍喪身殞命在須臾矣可不謹哉

飲食篇

凡飲酒會食或客居遇人邀請處有所傷須驗神光若紅焰光明黃圓且大必有歡忻之慶醉飽之樂且無所傷損若青白之色必主爭端或酒食不佳不能暢意光若黑者或被酒食所傷或為骨鯁所害或誤食毒物患出百端矣

交遊篇

凡往來探望朋友亦驗神光其光黃赤者其人在家懽忻迎接酒食款顧之喜青白色者或在家忙迫或他事奔馳或疾喪凶事無暇逢迎若黑光不必去之橫生他故諸事不吉也

疾病生死篇

凡人七夜神光不明或不見形迹大主危厄五夜中有一夜見不妨常於黃昏時候之或無[illegible]於[illegible]時驗之若有則是元氣不和必罹災亡之患[illegible]之有紅黃色且夕痊安青白色但主沉滯黑色或無災期將至矣

取驗法

凡[illegible]以驗須於靜夜獨處勿令人知暗而取之亦不須與他人談說務在精一專求萬取萬中設若輕[illegible]動靡私百端而欲元神之精敝取驗之得真蓋[illegible]然矣蓋神且於吾心心既擾惑則神亦昏亂而欲誠[illegible]功效匪術之弗灵乃驗者之罪也

登壇必究六壬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吳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六壬說

王鳴鶴曰六壬之法有宗門九課曰元首曰遥克曰昴星曰別責曰返吟曰伏吟曰八專曰井欄先看月將加本日正時以定陰陽四課四課之中以初中末三傳然後定吉凶要在神將調和不相克戰斯為大利如用兵則備于軍帳賦二十四占繼看游都魯都以審敵情之緩急成敗次看四課三傳中神將吉凶以為戰守之備而神將以用神為主察前五行旺相休囚即百戰百勝何疑之有哉六壬書辭多附會煩冗繁冗惟軍帳賦最為簡要而法具存人所易曉其他則涉于幻妄且為藝術懷精者詳覈自得斯亦不足尚也已

六壬軍帳賦

上將論戎傳式論功測方圓之動靜辨主客之雖淮 月將加時戰進伸者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皆 雄擊虛縮退存者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也 [illegible]

齊歲將察之選詳 分兵定偶月支干以研窮 凡子[illegible]以六吉加歲支陰年以小吉加歲 天官以臣保二十二將及占十二邦國各得神吉凶將主 之事年陽月子寅辰午申戌是也陰月丑卯巳未酉亥是也初丁二天官所臨宮以配前后天官剋之 月將月支陰日之辰用日上神令日假令巳 丑陰年為用立課日支上神以小吉加丑反為四柔 用吉神為初傳巳上登明得初傳螣蛇中傳丑上 見小吉將得青龍末傳巳課等末上見大吉將得天 后是剋也丑占用也卯上宋國分從魁為朱雀主 法為反吟占墓占以從魁見太沖為白虎二月忌火 趙分酉位是也今賊丁火以小吉加丑即知大吉臨 酉上魁分見墓神所臨自亂而破其十二邦國分皆

占例臨神將上下凶惡以決安其中于牛宿 吳分之丑神小吉中有井鬼秦分之太蔀 亦舉合神 子巳乙庚丙辛是也 壬戌癸是也 加月支於南北 正卯亥月支加甲 申之主子元 見正月以內寅加支以歲合神加 月建以占十二國神將吉凶成敗 復推日宿 月將加正時為 虛自后行宿度差宜從中氣 [illegible]所占之神 立用時而東西 魁四正位后七 [illegible]得其位要在明酉 [illegible]時日卯無善也 敵有來使正時占察支神 亂有來使未知善惡未審虛實以月將加正時占之辰上神制日上神其 制干即為直說 言可信客畏主也 反此情僞 反之者日上神克辰上神也主奸心其言不可信 日將 日上神將見朱雀大空來情有變虛詞欺詐也此遇為虛詐事不可 朱空而言有欺詐 信年角者天罡陰者太陰加在也用神及年命者所言不信 年角陰行而推窮奸詭 濁大陰嚴匿正寅二卯下生大時 凡罡凶神也上神與日上神相生 下生上神 知詭詐

以休行所生必見矣干生於支日上與辰上神相生謂陰私之
龍結二事無據陰謀必止寅申巳亥天耳四時春寅夏巳秋申冬亥乃天耳也
年上見者來使潛機天耳臨日辰或人行年上者來使必有奸謀其言不實也
后乙曹衝后即神后乙即太乙功曹太衝中四神在日辰而詐約占敵人相約可
往否當中后乙臨日辰亦无實不可往當為奸欺之情更以察之會狼奸賊奸邪辰未為
子為貪狼亥卯為陰賊為六賊之神也臨支干以虛期日辰上見貪狼奸賊皆凶神
外國人來歲神克乙而禍至占外國人來投邦者正以太歲上神克天乙假
如太歲在申丑月壬子日主人來不可信也甲子日卯時占壬上見卯卯上見未子上見辰辰上見申未
雀空陰神后為白虎加臨在太歲上見亥所克乙乘巳在須受在太歲他兵異情陰神賊
日以愁之凡辰之陰神自勝其上神者主受賊敗假令七月丙午日申時占丙上見寅寅上見

亥午上見卯卯上見子功曹加丙陰神所亥克丙日乙次此為陰人不利矣發使
諸方年路支干發使在外方正時占日辰及使年上太常落方位忌見凶神也切忌
罡罡次及伏吟忌見罡罡加臨所向及人年支干亦然伏吟返吟時皆不利人行門
傷年處道殃行而凶將災深門上時占所去上為門若門上神傷行人者使年若
上述必有殃吉將因發兵將必傷年制門時帶病歸而吉神是淺令假
人行年在巳所門落在東方四月酉時占門上見寅年上見辰此乃門神傷行人之年也身必災帶若
行大年上見神傷行病而歸如人行年在巳門丙酉時傳送加酉西行為使即是人行年
年傷門也初宜參參者參宿之位屬晉宋分行使大吉非傳終而
上者也吉將填憑初傳不見傳送末見申傳見加之中身持三傳中見申有假
躍上日思必為傷行者使發將日干而行勿令所克也犯支干以對嫌

預選假令庚辛日然而不宜丙丁日則假元氣己凶甲乙日發丙日到剛吉與辛申酉日到則大凶
取相生者吉忽聞賊起天罡之前天罡天角也以尺正時視天罡臨處也
臨孟虛誕季則真然天罡加孟賊不來加季賊來吉加仲遲疑未
加時便同月將天罡加孟賊不來或半途遲疑未進以神后加正時天罡加孟即虛加
季實加仲半遠欲知行止要知賊生之位精圓視處必見心因者精天
日也夏丁春乙秋辛冬癸月將天目因察之井角貫人井宿秦分角宿小吉
加丑臨占賊行處天罡辰未不分辰未臨日辰賊必不來
天罡辰未不臨日辰賊不來必覆支干而賊兵切急玄武若辰
加季天乙臨日辰賊必至天乙虛言不至玄白制日玄者玄武白者白虎也
虎也闘賊兵至財玄武白虎所來神必得白入熒賊而城
克日賊強宜急推備若我臨他必
壘宜堅太白庚辛入熒惑賊不來六神入熒惑必來六甲旬庚辛為太白丙丁為熒惑入天

上庚辛加地是也旺相休囚復祭遊都遊都者甲巳丑乙庚子丙辛寅丁壬巳戊癸申遊都皆凶
會取用者旺相休囚日立見賊來者差也
寅巳申臨辰復日立見賊在日辰差也支干傷吉
虎並蛇師徒敗蹟遊都臨日辰凶與螣蛇白虎並驚恐若遊都在日辰左
在敵因之始為凶不克日辰即至事都將必因日辰不克以无觸或
加支干上下相制而來疾遊都臨日辰上下相克制而來疾孟仲季所
遊都臨孟虛不來加仲遲疑不來加季
賊必來加仲遲疑不來定虛真總類于天罡天罡加孟憂畏
加仲辨字加季出賊耳目神居是天目也大小二吉探消息從于地
室地室耳也太中從魁是也聞賊不知得處即使
室向天耳之下臨之必得其賊往止行動凡所聽人
要向地耳下所之准的也室者十不臨支干遊都今日不
三支位与天耳所臨之位是也
丁亥要合貴神遊都遊都者遊都相生丙丁臨寅卯寅好卿必不戰天乙

卯臨亥子亥子臨申酉申酉臨戌巳戌巳臨丙丁北爲好鄉不戰畏所交塵丙丁日忌亥子甲乙日忌申酉庚辛日忌巳午戊午月忌寅卯壬癸日忌辰戌丑未父子不相保中外不相信兄遊都天乙丙在日辰前則一日至若在東方猛殺兮宜堅城壘鬪賊至遊都在東方其賊勞猛也或當南面威強兮速渡關津鬪賊至遊都南方其賊威鋒不可近也在西遲疑可賞符於將士遊都在西方其賊遲緩疑未進可行功賞犒設將士臨北事退得遊玩于良辰遊都在北方其賊退可極晏樂无虞又須看相旺天罡天陽地陽月建玉帳經云天罡天陽也天動偶天魁偶動爲天魁太歲天魁也靜陰互見是地陰也若交相覆君臣鷸俻于奸謀若上用兵察地陰若覆陽臣欲害君子欲害父婦欲害夫若陽覆陰君欲害臣父欲害子夫欲害婦地也或自重臨水火愼防于是變若值重陽重陰皆凶重陽時有火驚重陰

時有水驚若鬪賊宜速備也功曹加甲陽居日以無憂常以功曹加六甲首鬪賊占日干上見陽神賊不來也旬首承箕在陰于而逢戰功曹加甲見陰神臨日干賊必至也天地反覆太乙追尋玉帳經云大吉小吉臨丑未必應藏于軫星巳上也吳秦子午太冲可任吳丑地也未皆大吉臨子午賊在太冲下也巳亥見牛于星紀而排陣大吉臨巳亥還于大吉也吉亭星紀是大吉也辰戌遇井向營室以加心大吉臨辰戌賊兵伏營室乃亥上是也卯酉逢聽可掩襲于太簇大吉加卯酉賊兵在從魁下潛伏太簇乃酉神是也寅申值耳當俻戰于實沈大吉臨寅申賊兵定是在參星之下參乃申神也于見賊多支逢冠少若皆占來國分大小陽賊加正時視亥子二神臨日賊多臨辰賊少又遊都臨辰冠少臨日賊多凡占巳亥上賊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人辰戌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人卯酉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人寅申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人丑未八萬八千八百八十人子午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人看得國分野大小旺相必多休囚必少假令春占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也辰加克日前兵須防于後應支干辰克賊在應后又云支臨于賊必襲我后速宜防備若日覆于辰銳卒急當于前途干加支賊必在我之前又云若加支賊藏當道伏藏宜准俗又云天罡太乙神后太冲四神臨日辰兵在前臨辰賊兵在後也雀蛇之日朱雀騰蛇臨日必有兵白勾制而血光白虎制勾陳臨日必有兵卯辰賊在其方有賊俻謀切宜預俻設之虛軫之辰虎宿之辰軫巳之辰玄蛇會而兩皎占正時見賊已臨日辰而克日辰者其賊急不可攻我宜堅阻依險從太歲備之太乙太冲遇必爭先鬪賊占見太乙太冲天罡克不克賊先至矣夜防賊至兵乃宜占刑三臨日夜賊所營太乙太冲天罡臨日宜固備甲乙閑憂甲乙日闘賊宜丙丁巳午時擇吉門

兩出必勝甲乙木畏其金也煙怒可除于冠亂煙色見賊宜以丑色剋之大勝也庚辛是知叶光定見破烽烟庚辛日見賊宜取壬癸亥子日出軍大勝皆是行是也木土東生春木旺不可甲乙日東行大凶也金火西輸秋金旺不可庚辛日西行今夏月夏火旺不可丙丁日南征大凶甲庚西惧丙壬北敗兮冬天冬水旺不可壬癸日北行大凶四季月不可用戊己日必敗貴人出兵闡池千里占時用起貴人出兵天乙二人出兵千里騰蛇逢陣憂心衆畏正時用起騰蛇出軍多生驚駭太常祖吉知軍士之營安正時用起太常出兵營壘固堅士卒相安六合尤宜獲金寶之美麗正時用起六合出兵或占得邦國獲金帛子女大吉青龍大勝得府庫與圖書正時用起青龍出兵必勝占得邦國府庫圖書成功也朱雀多詞處

軍戎之大恥正時發用見朱雀拔敵人發辱見災太陰中止玄武失物

以憂深發用太陰出兵士卒佐騎用起玄武出兵責失士馬奔遺也天后无威發用

天后出兵不戰則敗白獸自敗而禍起發用白虎出兵士卒不安手喪疾也空亡

爲失衆討傳雖吉中未見空者不可出兵天空乃毀軍發用天空不利出兵士卒使

傷彼欺詐凌辱之事勾陳發用則戰士折傷發用勾陳出兵士卒必亡車馬折傷

天罡加巳則行者獲利斗柄天罡指巳爲天地初開將出兵開千里之大勝縱

横建馬天罡加午爲縱横坐甲而不出則吉坐帳調琴宜宴樂而備兵防賊指未

必通謂聲名之顯著天罡加未未通小吉時可出軍及備所得也向申地

迫言災禍以彌深天罡加申天地小時又爲道路迫時不可出軍避之即吉值酉

西方地関而車折馬死天罡卯酉爲天地関格不可出師必有偏絶人馬關地傷

登壇必究卷十 六壬卷一 七

反來戌上人乖而將殃兵傷天罡加戌爲天地反吟時不可出兵君臣反逆

父子相違夫婦情別奴婢害主用之相害出兵嵩亂君臣不利士卒多傷亥上見之天窄

而數傷鷁怖天罡加害爲天地窄時百事皆凶子边見也路遍而半

地難任天罡加子爲地遍時兵弓路恍惚不安也丑向通途三十里宿來

晨任意神防潛功天罡加丑爲天地小通將兵兵三十里宿來晨任意前來每向

寅上龍見天乙以情懽或到卯上天地塞門而氣蝕

天罡加卯爲天地閉塞不通時宜嚴閉可也伏吟辰地関閉塞以滑通天罡

伏以時亦爲天地閉塞時伏吟守已也若守城營客將憂而自縮若守賊背

賊將自退不可出兵必後賊擒若遁撫發賊兇到皆取之必得老行者卒逢賊將方慮

來古時下見賊加正將暴從何起來輕兵神后從子上來者賊俘先來並是輕兵步

卒牵牛賊從大吉上來其賊將堅强也猛徒功曹賊從功曹上來其將士猛從也車

騎長鋒于鬼腹賊神卯上來有車騎相挾急旗角亢賊從辰上來必有伏兵急

速也衛兵変陣于龍頭賊從巳上來名曰龍頭是太乙衛兵者善能進退變化陣行

宜祭而用兵也馬隊勝先大將泰官而坐甲賊從午上來其將武勇或車馬

之衆當用奇兵待之廃捷傳送賊從申上來其將勇兵鋭天明趋次以運

籌賊從酉上來能矜天道將勇趋地大梁之次也天魁猛壯而難擊賊從戌上來將

士狂壯鋭勇不司擊登明突急而難留賊從亥上來多有急鋭兵奇伏之率也色

象天机金來大逆賊從申上來我以赤旗火陣應之四方皆此也刀兵将入

勾陳是的正時占勾陳克日即戰與刑併在閏甲子東方也勾陳制日兩軍

合戰以爭雄申酉作勾陳臨甲子爲刑金克申必戰戰在門所傷四季神在外必有大

登壇必究卷十 六壬卷十 八

也戰井斗來臨彼此收戈而息怒太小吉臨甲子日辰兵自辭而不戰也井

小吉斗大吉也年逢六害若上將本命上見六害子未丑午寅巳卯辰申亥酉戌是也子與未三命

六害同也凶神必併于閏傷六害與凶神併者當今日時必敗克日大凶日值

孤椎吉将堪逢於陣擊孤者謂丹后二辰是也孤者背而擊之也正月起子爲孤

以年爲虚二月丑爲孤未爲虚次十二月十二辰遥而復始雄神者青神臨擊雄者大勝雄神者春寅夏巳

秋申冬亥宜取爲精光精凶神臨行年本命日辰大勝也官軍欲勝勾制玄都勾陳

氣玄武者所以必勝官單利也主將年上神克與玄武白虎亦勝一說始終三傳前三五六合青龍也后

二四大常太陰也如有氣天乙神臨將軍行年及所起天乙須有氣之鄉玄武臨敗四之地則戰勝若玄

武臨日辰逢克將上勾陳勿戰而必敗天乙勾陳所乘神干克遥者必敗損支坐敗正神

干于上神遥克支上神或干支克乃上克下皆爲坐敗也傷于行輪支上神克干上神或支或

干下克上爲狂勝也欲掠何鄉戊巳須逢干吉將欲刑潛兵刼掠視天地二
也㝠日是何甲旬次占地占戊巳位逢吉將出門有功名凡天上戊巳亦爲天將者木爲吉也假令
于旬中辰巳位爲戊巳上下皆爲吉將者必勝大勝將也前三後二前三六合后二人陰是也
私門禁戶以相扶有四禁戶者除定危開爲地禁戶若卯酉六太常太陰青龍歷其地
大吉入水不傷入火不傷受天乙之祿也三路迷心時下隨罡于孟仲逢路
三又欲知何道吉正時看天罡加孟左道通加季右道通仲中道通此下本軍大捷所求必通兩岐
惑意日辰左右以規模行逢道兩岐者干吉者左道通支吉者右道通欲傷
江河支干莫入正時占之害水必源有沉溺之災卯辰及酉地有三井卯辰
酉是也天有三河壬癸子是也天河覆井以沉波正時占有三河內一河臨地井者災
水之厄不河淺河也洎忌冲罡太歲遭虛而禍急正時占見太罪天罡加支

干風濤神后支干太歲魁行沉溺之災泥陷之地天罡指處以堪行作亦
泥池干吉刑陸如有泥水亦取天罡去通前地也一云天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卯季勿後行支吉
干傷水而通舡而宜立支吉利上孝行凡丙子癸丑癸未爲傷水能日不可涉水
有沉溺之災又戊寅巳卯亦因丸卯爲舡爲車路支爲舡駕于爲車卯在旺相車舡宅歡在疾因之地車
於故砮乃占入罡加孟前奇蹤欠於季星有蹤熟昏濛失路執式天盤野出越林
濛倒木大材塩失路執式盤于地取天罡加亦左行加仲直行三六步常得好道也參行意曉
參宿傳送下自然開啓也參卯中天角堪行或臨孟仲季之方舉兵
不可悮也天角天罡也夫必有路天罡加孟左行加仲直行加季右往即通角即辰也以天
罡地戶之頭戴行情自開焉常以天罡地戶頭戴式行則不迷惑天門地戶
此空亡有穴門地戶丙壬悲歌丙丁占壬癸悲歌行悲歌趍井房之清泉正此

占小吉宿井宿太冲有房宿其下可以求泉或河不出三百步亦天道路也欲刼軍糧向
吳秦之大廟月將加正時大小吉下必有刼糧兵分大吉秦分小吉此二位求糧必得大
吉紫方神后華蓋六吉爲紫蓋神后爲華蓋能藏萬卒急行无害
凡吉急事須行藏者太吉神后可以掩襲必得也太冲千騎此下可藏千騎從魁可
遁百人酉爲女石之神可藏百人牛鬼參因天駟當潛不敗凡伏兵及
避惡可以從丑上去向未迴而中立定向未上去兵避惡追不可得也丑上有牛宿未中上有井參宿
也青常陰合青龍太常太陰六合是也大梁大火以同居大梁從魁酉大
大冲卯也除定危開主將其方而喜在除定危開爲地禁戶卯酉天乙
之私門青龍太常太陰六合係出其下大吉急賊方所初傳五行忽聞正時占賊
只是初傳賊之位也水爲地虜火作蔥征亥子爲水巳午爲火後見土神

不意及從于四季辰戌丑未也當初木位其謀必自其東
溟東方初傳見子亥是北方來也地恐埋軍軍行大可休兵開房澤恐有伏兵參軫
虛房而速偹正時占申巳子卯臨日辰必有伏兵參宜休卒蛇支獸于
以尋鷸神旺相與刑殺備者大凶必有戟有與刑殺拼日能測之人從不敢出與虎克日辰有
卒鷸宜穿之而偹斗季損支邀截我后正時占天罡加季有伏兵支傷干吉伏兵
在后也干傷前伏陰陽左右下傷支吉伏兵在前天罡加陽伏兵在左加陰在右
帶刑併殺旺相而猛將來爭伏兵辰上于卯巳申併日發有旺相無殺
刑囚將弱而庸夫退驟刑殺上空下死氣者伏兵不敢起退三刑五墓
日辰遇而夜防正時占日辰上見三刑五墓神加之者主將宜從昔不然大凶也蛇
虎魁罡支干遭而宿候又占辰戌爲白虎騰蛇臨支干者皆有伏兵夜防寅上金

蛇虎魁罡青龍常今信使將來註曰下營未定必野者正時占日辰上見青龍太常必有來使也郊野目潤風雨暴今高陵狄就正時占日辰上見魁罡蛇虎必有賊至占見卯子臨日辰欲有暴雨就安高處置營忽被圍遶日辰陰陽經云傷不傷視陰陽正時四課日辰之陰陽不決交爭見損和好無傷若支干被傷有惡鬥相傷假令見吉神臨日不傷凡欲突圍隨斗罡而可擊月將加正時正罡所臨之方為帝日兵圖十後占出路以勾陳而取強假令寅卯為勾陳可宜四季之日從開星下去吉闘星者春房夏張秋申冬壁審察其情內神主出于天乙深知其義吾軍可動于龍驤正時占初動初在天乙后傳出在天乙前可向天罡可向出而必動潛起掠地玄神須壯能制支干戎兵必旺我欲掠他境潛伏謀軍正時占乃親玄武所乘神旺相身川辰者必捷也若

乘四季玄武乘辰戌丑未四季為旺也忌甲乙為東征忌甲乙日發行及行兵行東方卯酉冲二神玄武乘功曹大冲二神慮庚辛而西向忌庚辛日發兵及兵行西方則凶龍頭莫犯凡攻戮勿攻辰之神龍頭必損主將支干以休囚凡我於之日非於氣強以干衰弱不可攻擊也可背腹宜攻要日辰之旺相凡攻宜貴龍頭兵陰賊龍頭在亥尾在巳旺從貴兵陽壞龍頭在巳尾在亥腹辰背戌攻之後必於法式以昭昭知軍情之蕩蕩明視法式明必清淨使軍心之定孤虛者空亡為孤對冲為虛一說歲后或月后是孤對冲是虛以攻擊背孤而虛者吉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敗不敗視六害聞不聞刑相殘此將軍玉帳之珍乃帝王金門之寶

擇歲月日時法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為先忌衝太歲金神若為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若為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即避仲旺方○凡擇日諸家六壬各有擇日篇多與月內凶辰六壬神殺相犯忌之吽吉犯之有殃諸家舊法亦皆存之於後凶神合避今錄之於前○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決應行軍避忌凶惡之日不可用兵㊀凡天火狼藉日凶不可用 正五九月在子 二六十月在卯 三七十一月在午 四八十二月在酉㊀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為八龍 夏丙子丁亥為七鳥

秋庚子辛亥為九蛇 冬壬子癸丑為十虎○凡九醜之日忌行軍 乙戊己辛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支干主大凶○凡往亡及日月蝕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用○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不可用○凡兵禁日不可出軍 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出軍 正月起卯逆行四仲○凡四離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是也不可用占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表名曰天寇凶○凡四絕日四 玉門經曰四立前一日名曰絕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

是不可用也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爲天禍凶○
凡月厭　沖對之辰皆凶　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
二辰○凡受死日凶　正月戌一辰三亥四巳五子
六午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
凡龍虎日凶　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
八寅九酉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凡罪至日凶
　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
十辰十一亥十二巳○凡伐忌攻討　日不宜用
支尅干日是也○凡飛廉大殺日凶不可用　正戌
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

申十二酉　右巳上之日不可出軍最爲凶並須避
之○凡擇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
廢無氣皆凶○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
月建傳送從魁下爲歲前天罡魁下爲天府登明神
后下爲歲對大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巳上日
辰皆吉　大沖下爲夾罡天罡下爲負沖太乙下爲
拆沖勝光下爲掩沖小吉下爲致死以上日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　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戌亥利行
賞賜　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罰以順
天心　辰巳日再見螣蛇宜動內財　戌亥日再見

天后宜靜內財　午日終不見大陰子日終不見六
合故子午爲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卯日終不
見玄武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酉爲緯不可攻盜是
陰陽之中也雖有吉神良將猶不可用○黃帝占曰
及支不可出軍　戌亥爲月朔則一日七日是　三
日十九日二十五是　申酉爲月朔則二日八日是
　四日二十日二十六日是　午未爲月朔則三日
九日是　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　辰巳爲月
朔則四日十日是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　寅
卯爲月朔則五日十一日是　七月二十三日三十

九日是　子丑爲月朔則六日十二日是　八日二
十四日是○玉門經曰六窮日不可出軍　每月四
日十九日二十八日是○玉門經曰天乙絕氣日不
可出軍　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
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
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
日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軍○假令以木日聞警急事謂四方
舉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

兵大勝此名子孫爲父母執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金時出門必敗言金尅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開𢧐急事例以丙丁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光下大勝餘倣此

擇時擇六凶神藏吉神

謹按六壬靈匣經云○甲庚戊日善能用者使前一螣蛇墜水二朱雀頭破後三玄武折足四勾陳入獄五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魁爲將加坤即天乙庚日晝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螣蛇火神臨壬水故曰墜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故曰折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故曰燒身後六天空土神臨巽木故曰被剝爲吉時利於此時出軍攻討興動土工皆吉但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凡甲戊庚日晝即晝治貴神在丑夜即夜治貴神在未若臨乾之時即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己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旦夜貴神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即爲四殺沒皆爲吉時

六壬兵機三十占法

總目

造都邑都第一　金鳳戲干第二　尋賊消息第三
度閑虜賊第四　來使虛實第五　來使善惡第六
兵將多少第七　六性強弱第八　出軍擇日第九
出軍吉時第十　擇日出門第十一　行擇吉道第十二
大將居方第十三　野宿安營第十四　方分歲占第十五
天目察賊第十六　中途占賊第十七　抽軍蔽寇第十八
察賊前後第十九　察賊伏兵第二十　占賊去否第廿一
決戰勝負第廿二　戰權取勝第廿三　將命所忌第廿四
主客刑制第廿五　突圍出方第廿六　迷路尋出第廿七
渡河涉水第廿八　覓水求糧第廿九　藏形遁跡第三十

六壬兵機三十占法註解

遊都魯都第一

遊都魯都法最玄穿地尋屍見九泉魯都臨處逢白虎戊巳原加辰戌間常將月將地分數兩位相逢遠近看此是先賢真妙訣千金莫與世人傳

訣曰

甲巳之日丑爲先乙庚神后不虛言丙辛常向功曹上丁壬之日在巳边戊癸傳送遊都往遊都冲處魯都安要知賊伏藏人馬遊都之法討推干出入魯都臨定處依前法式可通仙

又曰

賊類相凌切要知遊都作限用推之遊都甲巳常在丑乙庚在子丙辛寅丁壬在巳言非謬戊癸同申更不移遊都覆日今將到前支一日在明期二三依大須防禦若臨前四不侵圍遊都旺相支干畏賊勢憑凌難守持遊都合處喜隆辛畏下難侵大戰時居在東南災稍重臨之西北禍當徵不見遊都視天乙臨處還如都將推子辰巳位加今日賊盗猖狂疾似飛

金鳳戰干第二

占賊之法妙難窮起成課法门過靈要知賊寇藏人馬遊都魯都兩干稱方爲賊居將爲寇將入爲安[illegible]人兵干是我軍爲里數更知賊數百和[illegible]爲我利干若受剋財須傾四課之中神克將不須勞力用心動若还行兵謀計策寇兵六一掃化爲[illegible]神將[illegible]克貴我當謹備莫攻征方來克貴主細作必有[illegible]動我軍貴神不剋地方位將軍攻戰莫消停將若刑方賊移動脫間逃走似飛雲方若克將賊守寨故然不動亦難通干克將今與人馬依行兵士將賊攻神將刑干賊須勝我當隄備不宜兵方來克干賊堅固干若刑方我得贏神若克干軍宜使干友克

貴軍不聽貴神爲將干爲使將位二方是賊兵我克他時爲戰鬥他來剋我不須攻地方名爲遊都將對冲魯都賊遊兵有人學精遊都法不須專念六韜文千卷萬書惟此驗只此一卷應如神一脉流傳玄妙訣常將賊寇掌中擒

論盜方路

甲寅乙卯丙巳空丁午戊辰巳戌申庚申辛酉壬亥上癸子十干定吉凶天地相合爲去路暗藏人馬捉賊兵若人會得魯都法捉將如同在掌中

尋賊消息第三

丑未賊名大小分傳聞兩耳實非輕若人探覓尋別
酉消息從來特此真

此論用將加時尋看天盤上丑未卯酉四字凡六法以丑爲小賊未爲大賊丑爲地耳未爲天耳細差人探盜尋看天罡卯酉方出去之可得消息假今庚辰日巳將未時丑在卯地主小賊在東方未在酉地主大賊在西方卯在巳地酉在亥地東南西北二處可差人探事余倣此

度關機賊第四

賊緊行程度彼關行年歲月日冲難日干將命休囚
惡賊相生去即安

尋看年上神冲于上神不可出　相生比合去

此論尋看大將探所人行年凡將行年上神不可冲日干上神又忌冲太歲與月建如冲破不可出關度彼境地冲者是子午之類是也行年不論長少只以寅上起一歲卯上起二歲

假令甲寅年壬申月壬午日巳將辰將壬申在亥亥上是子如將行年發午之冲不可去也太歲是寅如將行年是申爲冲大歲亦不可去余倣此

來使虛實第五

敵使欲分真與僞支干先克細詳推天空朱雀爲奸
詐辰酉逢時主敵虧

此論用將加時尋看日上神與支上神相生爲實信若支干相尅主來使虛言又看日干上或支辰上有朱雀天空二將臨之主變詐不信

假令庚辰日巳將午時庚課在申申上見未土脫辰上見卯木乃木克土主來使虛言不可信又況天將朱雀臨辰天空臨午尤不可信也若未在申上午在辰上寅在子上爲相生其言可信余倣此

來人善惡第六

遙望人來未測詳神后加臨孟是良仲是兩人季奸
惡欲避正位去天罡

縛用將加神后落處斷之寅申巳亥良人子午卯酉爲客辰戌丑未奸惡細作之人

兵將多少第七

國家兵數預先知旺相相生更有餘休百囚從千自
散先知一宿候兵機

我此爲主我生相我生自休君莫乱克我爲囚我克爲死刑數千軍死更添

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充干四

方性強弱第八

發用何神方性知假如子動北方知性情定是多奸

詐急早隄防用力宜

此論專看發用之神若是亥子水神主北方之兵巳午主南方之兵若論其性見申子爲之奸邪見亥卯爲之陰賊見寅午爲之強勇見丑未爲之公正見巳酉爲之寬大見辰戌爲之奸詐

出軍擇日第九

擇日天罡加月建看其神后可移軍歲對登明神后
下歲前頭上酉兼申河魁臨處爲天府歲後仍看御
見寅天倉大吉加其日余外相逢不利人　支上順起

凡擇出軍日專以天罡加月建上看傳送從魁下爲歲前天罡下爲天府登明神后下爲歲對大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巳上日辰並吉再逢上下相生尤吉○如太冲下爲伏伴天罡下爲負獄太乙下爲訴中勝光下爲亂中小吉下爲殃咎巳上以辰大凶不可出師余倣此再看上下相生尤

吉扣
究凶

出軍吉時第十

吉日還須擇吉時神藏煞沒自然宜天乙貴坐凶災

散兵出功成奏凱歸 月將加時

此論專爲甲戊庚三日說如丑或未臨亥地爲貴人登天門此時前一騰蛇在子名墮水朱雀在亥名投江勾陳在卯名折足白虎在午名燒身玄武在申名斷形已上爲神藏煞沒此時出兵大吉假令二月庚申日申時卯將丑在亥丑爲庚之貴神即是也如不係甲戊庚三日乃取青龍黃道或參習三堂爲吉

正七加子二八寅三九原來加向辰四十須知午上始五十一月起於申六十二月起於戌黃道爲詳黑道逆起黃道時法

擇日出門第十一

日吉從門更欲宜子孫爲父報仇時假如甲乙方有

警巳午臨門莫避之

凡用兵之法須擇吉門而出如甲乙日有事須命火命人舉紅旗或用巳午時從南門兵出爲父報仇惟忌金命人金時或申酉方不利丙丁日宜往辰戌丑未三方吉丙辛日子丑亥方吉戊巳日申酉方吉壬癸日寅卯方吉

訣曰 甲乙日用兵先舉紅旗 丙丁黃色不須論 戊巳白旗庚辛皂旗 壬癸堪用青色冲林

行擇吉道第十二

遇寇逢中擇路行勝光爲午北休征見木傳爲忌申

酉庚辛南往不宜兵玄武艮方爲辰地軍師須得會

其情

此論專看玄武所乘之神如玄武乘寅卯不宜往西方去如玄武乘巳午不宜往亥子地去如玄武乘戌巳辰戌丑未不宜往東方寅地去如玄武乘亥子丑不宜往辰戌丑未地去如玄武乘申酉不宜往南方巳午地去

假令庚辰日巳將申時庚日以丑爲貴神落辰上玄武乘戌土落丑上如此時不宜往寅卯方行乃木克土故玄武乃賊神殊不知我先行兵却以我爲玄武不宜受克也余倣此

凡庚日忌東方去乃玄武屬土故也甲戊日亦不可東行

大將居方第十三

大將居方取亥宜左爲卯將右酉隨勝光前處爲前

將神后臨方是後推

春寅 夏巳 秋申 冬亥 六壬謂動於九天之上如亥方不便從卽將春以寅爲雄背之吉夏以巳爲雄秋以申爲雄冬以亥爲雄如四位不便再以年支天罡上旬之吉將大將居之如神將又看月建方背之吉

此論專看大將下營所居方分以月將加時看天罡二亥字落在何方如在酉上正西安營大吉如亥在卯上正東安營大吉如亥在午上正南安營大吉

假令辛巳日巳將卯時亥在酉上爲中軍大將正酉安營吉午爲前將在辰地卯爲左將在丑地酉爲右將在未地子爲後將在戌地如有驚大將居亥左右前後將分兵擊之全勝余倣此

野宿安營第十四

月晚行疲欲下營支干逢墓不安寧

日辰俱墓夜必有賊宜防之

卯辰巳等宜防賊兵書說此是三刑

彼将内相遇三刑
夜必有賊兵至

若見魁罡宜恐懼将兼蛇虎重遭驚陽歳大吉來加上陰歳还将小吉輪丙丁之下爲天道若問人君是甲庚

陜年大吉加大歳陜年小吉加大歳癸丙丁甲寅
之方爲天道人居吉甲在寅丁在午丙在巳庚在申

惟此四干臨處吉其余方所並爲凶大吉臨干宜吉去若逢斯将不堪行

丑臨将将爲
大吉臨下

方分歳占第十五

歳占方分莫任嗟陰歳須将小吉加陽歳却從丑未

併傳中机泄思神夸

如甲寅子上加青龍卯酉寅上加青龍辰戌丑上
加青龍巳亥午上加青龍 凡遇申戌庚三日就
将貴神放在丑上丑放在亥上看月德臨何地支
即知此時煞沒
又看月将臨何支知在申數
宮是寅申寅二時吉余微此

天目察賊第十六

聞賊來知其所在加時春乙夏居丁秋辛冬癸名天目賊當其下伏其形

春乙 夏丁 秋辛 冬癸
假令占賊子日辰時寅将亥癸丑是以月将加乎
時賊行丑臨卯地其賊
在正東伏藏人馬是也

中途占賊第十七

途中前後疑逢冦大吉加臨知賊程臨於子午太冲下如加辰戌伏登明寅申定是居參宿丑未必應藏軫中卯酉從魁下潛伏巳亥还於大吉停兼刑旺相難冲擊設法抽軍別路行

假如二月酉将癸亥日午時占月将加午上順行
大吉在戌其賊在登明之下潛伏是也此時在途
勿登登明之下必逢伏兵須察其地宜稍抽軍設
法避之其地休囚出奇擭之在臨時通変勝負可求

抽軍避冦第十八

賊勢憑凌我未强抽軍廻避看天罡値孟直須從右隱仲季还宜在左藏

天罡加孟宜加右避之仲季宜加左避之以月将
加正時看從罡太冲爲勝地天罡加申是生方

卯酉二方吉 加甲亦吉
假令乙酉日巳時申将從罡臨午太冲臨子宜向
子午二方避之旺方
亦吉 四時旺方

察賊前後第十九

賊近我軍誰前後加時占測用防奸巳申子卯臨支後立在干頭巳在前干若居之賊當路支若臨之賊我軒

經云占賊在我前後看巳申子卯四神若臨干在
我前若臨支在我後四神不臨支干前後無賊是
也如支干不相
尅亦無賊也

察賊伏兵第二十

恐賊埋兵居要程支干上決最通靈子卯巳申來復

伍賊冦奸心布伏兵既相帶刑逢必戰休廢空亡不敢征干傷前伏支傷後支干俱損莫前驅

註曰干爲前伏支爲後伏支干俱傷前後有兵中斷之亂假令春占甲戌日申時酉將以月將酉加申上數到寅上是卯守乃卯臨日干前主有伏兵春占木旺故賊必大戰○假令甲午日亥時酉將酉加亥數到寅字是子子屬水三月土旺木休囚故不敢來戰

占賊去否第二十一

傳聞賊去尚疑奸專看斗擊處占看加孟未行加仲發臨季須知向遠山

靈轄經曰占賊已去未去以月將加時視天罡落何神若天罡加孟未去加仲將去加季已去

天吉過守將出界未至猶自住吾關

其視去大吉若臨干不論天罡主賊去界如乙酉日午時卯將大吉臨干是也

決戰勝負第二十二

兩軍相守已經時今辰憂戰始占之勾陳克日刑并鬪不克無刑各守持

今日戰否看勾陳若勾陳克日即戰與刑并必戰○如戊寅日未時丑將乃酉爲勾陳酉屬金寅屬木爲勾陳克日主有戰○甲子日卯爲勾陳刑在東方此爲戰而彼此俱傷

大小吉俱支干上兩軍俱解困疆圍

若占大小吉臨日辰兵兩解不戰如丁丑日酉時卯將大吉臨干小吉臨支主不戰

斗罡加孟須堅守加季相傷彼此疲

以月將加時若天罡加孟宜堅守加仲不利

臨季出兵攻擊好得勝名之是順機

以月將加時若天罡加季宜出兵急擊

戰雄取勝第二十三

戰雄用起春寅夏巳秋申冬寅盈冲破爲雌值着凶此術標題龍首經

註曰若雄臨干客勝臨支主勝更詳主客而論雄神、春寅夏巳秋申冬亥對冲爲雌假令冬占丙寅日未時丑將亥臨干客勝也假令春占己卯日酉時戌將申臨干客敗經曰雌臨支客敗臨干主敗

將命所忌第二十四

六害加來年命上此時攻戰有遭刑假使將軍年在酉天罡立酉敗縱橫白虎若臨輸更甚日辰逐忌切須明

六害同宮 戌酉 子午 丑未 寅巳 申亥 卯酉○假令屬雞以月將時亥到酉爲六害同宮

主客刑制第二十五

舉兵交戰誰當勝主客先後看日辰先起爲客後爲主上將明之不陷軍干客支兼上克下宜客反此宜主人本將行軍宜制虎不然須見克勾陳無此即須勾克武勾陳利克賊方神賊方之上勾陳立天乙遥能制下辰遇此敵降天滅冦佑我行師有大勳

假令丙申日酉將占賊在卯方主將行年在巳寅加巳巳加申爲干害支兼上克下宜客宜奉兵寅加巳是主將行年辰加申爲白虎巳火制申金上將行年制火辰土是凡上巳上寅木制土辰

是勾陳也賊方卯上見子水辰土剋之是克賊神
方也
註曰幸遇斯訣是天殺其寇拔旗入陣千里皆降
爲將者知之可殺不知者不能也

突圍出方第二十六

或賊兵圍不要忙加時出路望天罡
太公曰兵圍十里出入必逼以月將加正時天罡下出
之吉○如丁酉日巳時亥將天罡到戌宜向酉此方出

若知絳宮申酉地明堂時往太冲方
以月將加正時亥加子午卯酉爲絳宮若明此宮
宜向申酉方出○如丙午日未時卯將亥臨卯爲
絳宮辛○若子臨午卯酉爲之明堂若得卯辰向
卯方出之吉○如戌岀寅卯時午將子臨酉爲之明堂

玉堂直突天罡下制若鋒芒八極張
若丑臨子午卯酉爲之玉堂宜向戌方出之吉
如癸卯日申時酉將丑臨子爲玉堂前軍應危險

忽逢豪強軍勢不敵
當天罡下出爲八極

日辰上將相生吉相克加金忌損傷
法曰陽不傷視陰陽凡被兵圍日辰上無傷即吉
皆日辰上後傷不吉○如甲子日辰時丑將日干
上見卯酉辰上見從魁二將俱不傷本日加貴神
日上見太陰屬金辰上見太常屬土支干相傷可
詳之將上起貴神天
后臨干螣蛇臨支

迷路尋出第二十七

山野林中忽覺迷便將月將正時推天罡百步还投
未投未前行道路知
此論月將加正時尊看天罡上辰未二字決之
假令乙丑日前將酉時迷路以月將加時辰加巳
爲東南方就往東南上逢百步爲止此時辰在巽
未爲坤又從東南將向西南往二百步乃見天盤
上未字加在卯上面
逢八十步方有路也

渡河涉水第二十八

天河覆井渡河驚水用尋罡水道通支傷大凶河莫
渡支吉不逢龍日亨
其法以月將加時尊看天盤辰未卯子四字爲天河
若天盤辰子加卯地盤子卯辰未名曰天河覆井
此時渡河上尤防溺又法水在四圍看天罡加處
爲水道如罡加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加季勿後
行又法六壬以日干爲陸路日支爲水路若支
不受克宜水路行又看丙子癸丑癸未二日爲木
忌日不可行船渡河
假令丁亥日巳將寅時天盤未字爲天河臨地盤
辰上名天河覆井不
宜出兵渡河余倣此

覓水求粮第二十九

丑爲粮草未爲泉卯未之間水道間飢渴有時難共
飲將軍且善莫愁顏
此論月將加時尊看天盤上未卯酉三字爲水泉
以丑爲粮草以卯爲水道若天盤丑字落處就從
起算往丑處進三百步即見粮草
假令甲子日戌將卯時未加子上往北行三百步
有井泉卯上加申西南二百步有水道丑加午上
正南三百步有粮草

藏形遁跡第三十

紫房華蓋可藏兵卯木從魁莫自驚月將加時投此
處自然遁跡却成功
此論月將加時尊看天盤上子丑卯酉四處爲有
事或藏兵於山林溝壑自然掩襲必得全勝○假令六
甲日午將辰時子加戌宜酉北藏百人卯上東北藏
千人酉加未西南藏萬人此法不拘多少可隱藏兵

十課寄宮

甲課在寅乙課辰丙戊在巳不須論丁己在未庚申位辛戌壬亥定其真癸課由來丑上坐分明不用四正辰

十二月將

正月登明娵訾亥二月河魁降婁戌三月從魁大梁酉四月傳送實沈申五月小吉鶉首未六月勝光鶉火午七月太乙鶉尾巳八月天罡壽星辰九月太衝大火卯十月功曹析木寅十一月太吉星紀丑十二月神后玄枵子

十二月將起例

天罡辰起順行流正月從猪逆數周月建合辰爲月將六壬從此是根由

貴神順逆

貴神在亥子爲先戌上神行鷄引前天乙在辰蛇復位神居亡上在龍前○月將加時順宛只尋天神等候從戌至巳逆行以辰到刻順就貴騰朱六勾青空白常玄陰后

貴神起例

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鷄位壬癸兎蛇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方

貴神治旦暮

甲戊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己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壬癸日旦治太乙暮治太衝庚辛日旦治功曹暮治勝光

宗門九課入式起例歌

一賊克 凡上克下曰克下克上曰賊

取課先從下克乎若無下克上爲初初傳本位明中次中上因加是末局

二比用

下克或三二四侵不然上克亦同論常將天日比用神陽日用陽陰用陰

三涉害 剛日以日上神爲用柔日以辰上神爲用

涉害原來是本家路途多克最堪誇孟深仲淺季無取復尋柔辰剛日查

四遙克

四課無克號爲遙日與辰分遁互招先取神遙克其日無神却與日相交或有日克無兩神復有兩神來賊日看其比者用爲辰依此之課情不失

五昴星

無遙當以昴星窮陽仰陰俯伏陰神剛日先辰而後日柔日先日而後辰

六伏吟

六甲伏吟寅巳申六丙六戊巳申寅六乙便尋辰戊未六庚申寅巳三刑六巳寸辛臨亥酉辰先日次未戌刑五卯巳未更無克以上但為六辛辰刑衝處三傳神六癸便尋丑戌未壬辰壬午亥巳申更有四壬別立法日先辰次末刑真巳上丑癸伏吟法剛日柔辰中末分

七返吟

返吟有克克初生理取先衝而後行次傳若在自刑上須求破法是原因

井欄射 返吟无克

惟有六箇無克神丑未配于丁巳辛丑用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未論其因

八別責

三課無克別責名剛日先傳干合神柔日支前三合取中末都求日上行

九八專

兩課無克號八專陽順陰逆復陰傳各家数至三辰位中末都來日上眠

釋賊克

一上克下名元首凡取課先取下克上如無即取上克下為初傳初傳本位為中傳中傳本位為末傳其斷法以日干為巳身為外主動為尊長為君父為夫以支辰為宅為內主靜為卑幼為臣子為妻妾以五行生克旺相死休囚論之假令丙日屬火初傳卯卯屬木木能生干火然干最喜傳生而惡其來克生我者為父母又中傳申屬金丙火克之為財又末傳丑

屬土丙火生之為子孫若正月占春令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卯木在春正為有氣丙火為相氣又得助故為吉課余倣此

一下克上為重審假令甲辰日午時酉將占以地盤午上起酉將次第排完十二支甲辰日干甲課在寅寅上見巳即以巳甲為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上見申以申巳為日之陰神第二課再取支上辰字見未即以未辰為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上見戌乃取戌未為第四課四課之中取三傳一課巳甲不克二課申巳有克為下克上名重審其六三四皆無克不論取申受

克爲初傳申本位見亥亥爲中傳亥本位見寅寅爲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甲辰用甲戊庚牛羊於天盤丑上起日貴逆行所謂戌上神行雖引前是也若用夜貴於天盤未上順行蓋未在辰前所謂天乙在辰蛇復位是也

其斷以日干爲己身爲外主動爲尊長爲君父支辰爲宅爲內主靜爲妻爲卑幼卻以五行旺相死休囚論之○假令三月主木旺有氣初傳申屬金金能克木乃因金克甲木爲官鬼又有氣金無氣中傳亥屬

水水能生木爲父母爻末傳寅屬木木見木爲比肩爲兄弟爻三月上占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但爲初傳雖是囚金來克甲木木被傷終不吉

二比用

所謂比用者陽日以陽神爲比陰日以陰神爲比何謂陽日甲丙戊庚寅是也何謂陽神子寅辰午申戌是也余五干六支爲陰與日爲比者用之或有三下克上二下克上或四下克上皆以比爲用上克下亦然○假令四月辛酉日卯時申將占以地盤卯上起申將辰上坐酉排至寅上坐未爲止辛酉日辛課在戌戌上見卯卯以戌辛爲日陽神第一課卯到本位上見申以申卯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酉酉上見寅以寅酉爲辰之陽神第三課寅到本位上見未以未寅爲辰之陰神第四課於內取三傳以涉害爲用蓋三下克上以涉害論然卯見辛辛克卯到本位又受二克寅見酉酉克寅至本位路上見戌戌爲辛亦受二克未見寅寅克未到本位路上又遇卯爲二克辰上又遇乙木爲三克乃未受克爲多取爲初傳未上見子爲中傳子上見巳爲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辛酉乃用庚辛逢馬虎於天盤午上起日貴順行未上蛇以次排去至巳上天后爲止所謂以辰到亥順就是也若用夜貴逆行丑上是蛇子上是朱雀以次排去至卯上爲神后是也所謂從戌到巳逆行是也

釋比用

假令正月丁卯日丑時亥將占以地盤丑時起亥將寅上坐子以次掛至子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巳在未未上見巳以巳未爲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之本位上見卯以卯巳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卯卯上

見丑以丑卯爲辰之陽神第三課又以丑上見亥以亥丑爲辰之陰神第四課內取三傳然辰之二課俱受下神所克何以爲用蓋丁陰日也陰以陰辰比爲用第一課巳加未無克不取第二課卯加巳無克亦不取第三課丑加卯卯木克丑土丑爲用乃陰神與支辰爲比故取丑爲初傳丑上見亥亥爲中傳亥上見酉酉爲末傳如用上克下亦如此取用

釋涉害

所謂涉害者以日辰上見如日上辰上俱受克則以涉害深者爲用又有日上辰上皆平等方以剛柔論陽

日以日上神爲用陰日以辰上神爲用假令正月甲辰日卯時亥將占日上河魁臨寅下克上蓋河魁戌也戌到本位歷有八路涉卯爲一重害乙木即辰爲二重害連寅甲其四重害支上子加辰亦是下克上前頭地下到本位亦是八路但辰土一重巳上有戌土二重未上有巳土三重連未上四重戌土五重比日上多一重爲深故取子爲初傳子之本位見申申爲中傳申之本位見辰辰爲末傳若日與辰上皆平等方取剛日柔辰之例

釋遙克

所謂遙克者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乃先取神遙克日神即子丑寅之類如無神遙克日却取日遙克神○假令正月甲戌日寅時亥將占以寅時起亥卯上坐子次第排至丑上坐戌爲止甲戌日甲課在寅寅上見亥取亥甲爲日之陽神第一課亥本位上見申取申亥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戌上見未未戌爲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之本位見辰辰未爲辰之陰神第四課然四課之中上下俱無克但看日課上亥字被日支上戌土神來遙克乃以亥上申爲初傳申之本位見巳巳爲中傳巳之本位見寅寅

爲末傳此爲神遙克日名蒿矢卦

彈射

假令正月庚戌日申時亥將占庚課在申以申爲日上申時又在此起亥將酉上坐子排至未上見戌止庚上見亥取亥申爲一課亥上見寅取寅亥爲二課支辰戌上見丑取丑戌爲三課丑上見辰取辰丑爲四課然四課上下並無克又無神遙克日故取日上庚金日遙克日神上寅木爲初傳寅之本位上見巳巳爲中傳巳之本位上見申申爲末傳此爲彈射卦

釋昴星

四課之中既無神遥克日又無日遥克神却取昴宿
蓋昴星酉也陽日仰視酉上所得神爲初傳陰日俯
視酉字落處爲發用陽日以支辰爲中傳日爲末傳
陰日以日爲中傳支辰爲末傳假令六月戊寅日寅
時午將以寅上起午時卯上坐未以次排至丑上坐
巳止戊寅日戊課在巳巳上見酉以酉戌爲一課酉
上見丑以丑酉爲二課支辰寅上見午以午寅爲三
課午上見戌以戌午爲四課陽日昴星仰視酉上是
丑以丑爲初傳取支上寅字上午爲中傳日上酉爲
末傳此爲剛日昴星課之例○假令正月乙未日子

時亥將占以子上起亥丑子坐子次第排到亥上坐
戌止乙未日乙課在辰辰上見卯以卯乙爲一課卯
本位見寅以寅卯爲二課支辰未上見午以午未爲
三課午上見巳以巳午爲四課其三傳以柔日昴星
取俯視酉落在戌上卯以戌爲初傳日上卯爲中傳
辰上午爲末傳此爲柔日昴星之例

釋伏吟

所謂伏吟者天盤神與地盤神俱會于一處故取伏
藏之意也假令六月甲午日午時午將天地二盤皆
一樣不在四課中取三傳只以前歌一句爲主甲午
用六甲伏吟寅巳申爲三傳何以用寅巳申蓋甲乃
剛日以日爲初傳中傳用刑蓋寅刑巳也又要與日
相衝蓋寅申相衝也此爲剛日伏吟之例

釋返吟

所謂返吟者天盤神俱坐地盤神之衝處天地反覆
之謂也何以爲衝如子坐在午是也其例有二有克
有無克假令正月丁卯日巳時亥將午上坐子以次
排至辰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課在未未上見丑以
丑丁爲一課丑上見未以未丑爲二課支辰卯上見
酉以酉卯爲三課酉上見卯以卯酉爲四課卯酉爲

下克上以卯爲初傳卯本位見酉爲中傳酉本位還
是卯以卯爲末傳○所謂井欄射者丁丑丁未巳丑
巳未辛丑辛未六日也余皆有克丑日用登明以亥
爲初傳未日用太乙以巳爲初傳中在於支末在於
日假令正月辛丑日巳時亥將日辰陰陽二課俱無
克故以亥爲登明作用爲初傳辰上未爲中傳日上
辰爲末傳

釋別責

所謂別責者主倚杖別物借徑而行事當考於初傳
然四課止有三課內伏藏一課陽日先傳日干上合

神爲用陰日先傳支前三合爲用中末皆在日神所
落處
假令八月戊午日卯時辰將戊課在巳以卯爲時上
起辰將辰上坐巳以次排至寅上坐卯爲正日止干
坐午卯午戊爲一課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二課支辰
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三課未上見申以申未爲四課
四課之中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戊爲剛日以干
合處取癸戊與癸合癸課在丑丑上見功曹以寅爲
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假令正月辛丑日申時亥將以申上起亥酉上坐子 三七九 一青年十二簿 六五丁
叄壇必究 六二丑丑一
以次排去至未上坐戌止日干辛辛坐戌上戌上見
丑以丑辛爲一課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二課支辰又
是丑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三課辰上見未以未辰爲
四課四課之中內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辛之柔
日爲用柔日以支前三合取巳酉丑爲三合巳加寅
巳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釋八專

所謂八專者支干共位陰陽兩課五日四辰表裏俱
拱於八極故曰八專陰陽止有二課陽日順行數三
辰位上爲初傳陰日逆数三辰又復三辰本位爲初
傳中末皆在日上 又法陽日用日之陽神順数天上三辰
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亥將以寅上起亥卯上坐子
以次排至丑上坐戌止甲課在寅亥加寅即以亥甲
爲一課亥上見申以申亥爲二課支辰寅上見亥以
又是寅亥爲三課亥上見申又是申亥爲四課四課
之干止有二課取甲爲陽亥坐其上順數三辰見丑
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假令正月己未日申時亥將以申起亥酉上坐子以
次排至未上坐戌爲止巳課在未戌加未上以戌巳
爲一課戌上見丑以丑戌爲二課支二課四課
叄壇必究 六二未二 四 一三五七九
中亦止見二課取巳爲陰日戌坐其上逆数三辰見
卯申復其家却是亥以亥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又
法陰日用日之陰神逆数天上三辰

行年小運法

男一歲起順行至十一却逆行如一歲起逆行至十
一却順行如男是甲子旬生人一歲起丙寅十一到
本旬爲丙子二十一爲丙戌三十一到申爲丙申四
十一丙午五十一丙辰六十一丙寅逆行如支命在
申上起一歲壬申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子
三十一壬寅四十一壬辰五十一壬午六十一壬申

順行

六甲旬行運捷徑男以本旬順前三位上起一歲逆到本旬乃十一隔位而行至戌乃二十一為丙戌三十一到申為丙申若三十二却返廻順行到酉為丁酉此一定之夾法也○女皆以當生本旬後五日位上起一歲為壬申順行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為壬子三十一壬寅若三十二却轉廻逆行到丑為辛丑三十三為庚子甲戌旬男一歲丙子十一到本旬為丙戌女一歲起壬午十一壬申二十一到本旬為壬戌 甲申旬男一歲起丙戌十一到本旬為丙申

女一歲起壬辰十一壬午二十一到本旬為壬申甲午旬男一歲起丙申十一到本旬為丙午女一歲起壬寅十一壬辰二十一到本旬為壬午甲辰旬男一歲起丙午十一到本旬為丙辰女一歲起壬子十一壬寅二十一到本旬為壬辰

甲寅旬男一歲起丙辰十一到本旬為丙寅女一歲起壬戌十一壬子二十到本旬為壬寅

五行生旺死絶法 長生 沐浴 冠帶 臨官 帝旺 衰 病 死 墓 絶 胎 養

凡占六壬以六處決斷日與辰二處三傳共五處年命共六處年命係二處實是七處看類神為要就於七處取來問何事各於類神上決斷如問走失奴婢亦有二等河魁天罡為男太陰從魁是女此神落在何宮遇河神兼取刑衝破害旺相死休囚斷之又若當令不當令有氣與無氣空亡不空亡然六處之說不同心鏡中黄二出及畢法主此直啓通神集與斷經大要有八處之說天上時正時日與辰三傳本命共八處比前六處無年多正時天上時斷徑了了歌亦主六處則日與辰歲支月建來人方位用神比前六處無年命無中末傳大抵六處要緊其太歲月建

來時天上時來人方位亦不可不𧫷心但方位雖定[illegible]此參要當兼而用之

登壇必究地理卷一

淮滁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輿地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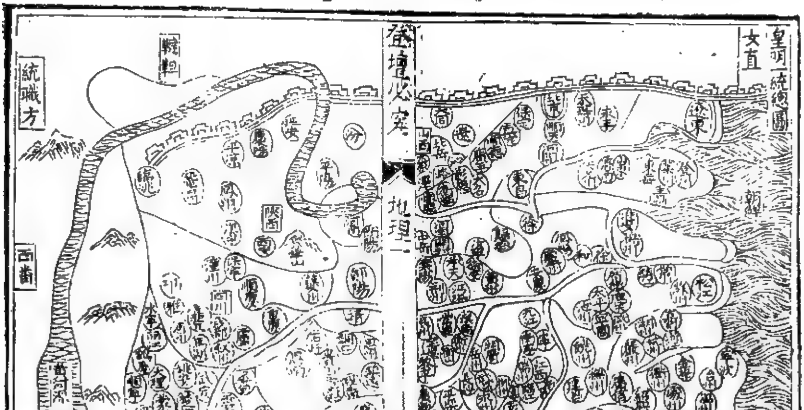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地理一書大明一統志載之詳矣至於中原輿地四夷九邊海防七邊江防萬里漕海兩圖遍滿宇內至於省府州縣遠近險易又人人而能言之又何待於輯也殊不知將臣多馬上粗豪雖諸家兵法而究心者亦少況輿地乎夫將者貴明三才之道天文杳茫尚可少緩至於地理若不素明夷險不知遠近莫辨則何以料敵而設謀昔趙奢謂先據北山孔明謂蜀為天府皆深明地理者也項羽不都關中馬援之由壺頭因不明地理而致敗今受命閫外張軍宿野安得典籍滿前而時時捜索險易乎今天文地理及一切戰陣之道總輯一書一檢閱間而四夷八蠻總在目中而南北邊防明如指掌矣此輿地圖說之所由輯也觀者幸勿憚其瑣歟

輿地總圖叙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焉漢以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年間遞相兼并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總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并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郡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為一置州凡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為一盡廢郡為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宣和中又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夷狄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前而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惟我

皇明誕膺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二百一十八為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

顧昔周官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故今從前圖分置於兩畿各布政司之前又為天下總圖於首披圖而觀廣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
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古九州

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霍山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為幷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栢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貕養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其利魚鹽人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正北曰幷州山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虖池漚夷浸曰淶易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壃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鄲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成法幷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草夭木喬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舜置十二牧揚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兖州

禹貢曰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厥土黑墳其草繇其木條浮于濟漯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濟舜置十二牧兖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兖州其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泲浸曰盧濰其利

蒲魚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蓋以夕示爲
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

風俗

兗州舊壤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爲戰爭之地三百年閒傷夷經甚自宇内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萊夷作牧舜分青州爲營州皆置牧周以

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人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黍以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曰青州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彊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覇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逮于漢氏封立近戚武王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

自國初立都督府命親王鎭之復漢氏之制信可取
也

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浮于淮泗達于河亦舜十二牧之一周併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爲名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湖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

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畧同

豫州

禹貢曰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浮于洛河舜爲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麻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

風俗

荊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

分野亦有嶮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建平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舜置十二牧雍其一

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荊州

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舜置十二牧荊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荊強也言

其氣躁強亦言荊警也或取名於荊山焉蓋蠻夷之國槃瓠之種即犬戎詩人所謂蠻荊也

風俗

荊楚風俗畧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爲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遏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曰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

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
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也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泆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爲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晉書隋書並會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云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室常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併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與逆節爰自前代及于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登壇必究地理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江西輿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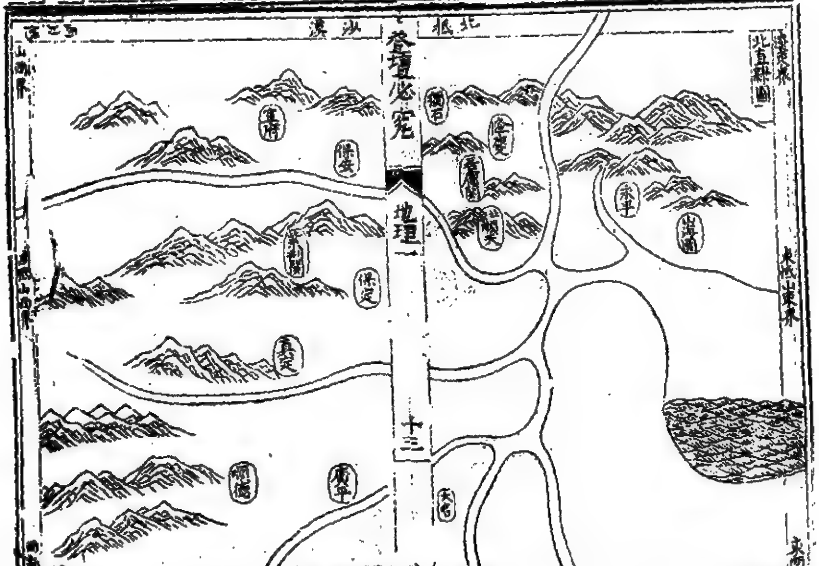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我
高皇帝迅掃腥膻混一區宇建都金陵虎踞龍蟠啓千萬年基隆之業
文皇帝嗣起幽燕長驅逐北滌胡塵瀚海之外乃扼強胡之吭而定鼎焉南北雄據爲
國家之根本令萬世而下安於覆盂此
二祖所爲子孫黎民計長久者一何深哉第今北虜畜牧無常數肆侵掠延邊諸鎭衣甲枕戈而禦之至勞瘁矣至於海夷之黠詐輈以中國之逋逃圖擬外藩窺疆圉勢極猖獗東南瀕海之邦靡不厲兵修艦期滅此而後朝食按圖以求要害備兩都之門戶者蓋一一可指而知矣江淛接壤之區形勢則異兩淛爲東海所經其最患者在島寇構孛之塩徒括蒼之礦盜次之江右沿江滙湖盜舟四出而南贛之間連跨州郡林谷茂密稱賊藪焉然則江防海道兩省所先而其大則在守土者相机而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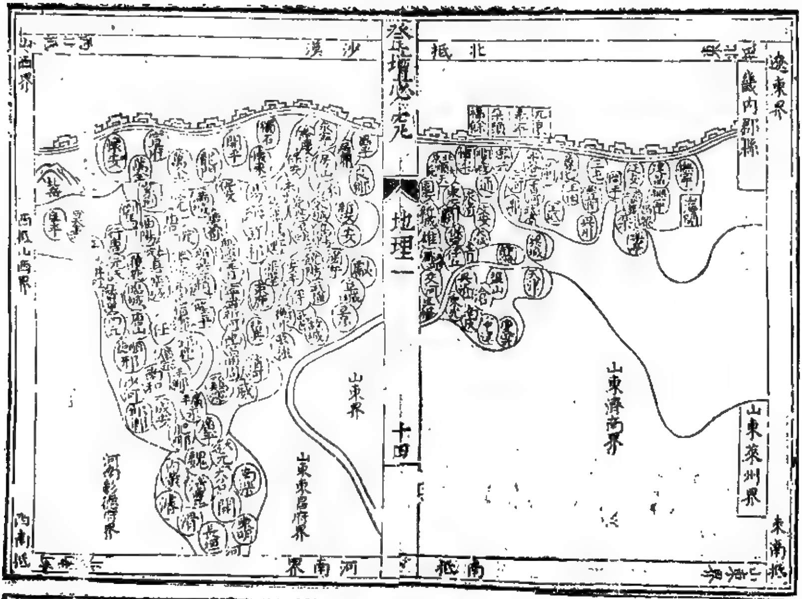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眞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在順天東北境）險阨不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今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淤塞薊州[illegible]漕通）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遵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窟其中有司病之益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尤烈焉





順天府東至永平府灤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間府任丘縣界三百五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隆慶州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朔都虞爲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又爲冀州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即此秦爲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爲燕國又分置涿郡元狩中改燕國爲幽州元鳳初改爲廣陽郡本始初更爲廣陽國東漢省廣陽合上谷永元初復立廣陽郡後罷郡國立幽州治薊三國魏爲燕國晉改范陽國後魏於薊立燕郡又於郡置幽州北齊於幽州置東北道臺後周改置燕及范陽二郡燕立總管於幽州隋開皇初郡廢州存後省州入涿郡唐武德初改爲幽州總管府開元間改州爲范陽郡乾元初復爲幽州遼陞幽州爲南京幽都府後改幽都爲析津府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尋復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以析津府爲大興府元初爲燕京路號大興府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爲大都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領州五縣二十二

昌平州在府北九十里

通州在府東四十五里

涿州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霸州在府南二百一十里

薊州在府東二百里

大興縣附郭

宛平縣附郭

順義縣在府東北六十里

良鄉縣在府西南七十里

密雲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懷柔縣在府東北一百里

固安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永清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東安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香河縣在府東南一百十里

三河縣在州城東七十里屬通州

武清縣在州城南五十里

漷縣在州城南四十五里

寶坻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房山縣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屬霸州
文安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霸州　大城縣在州城南一百三十里
保定縣在州城南四十里　玉田縣在州城東八十里屬薊州
豐潤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九十里　遵化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平谷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在京府衛

中軍都督府　左軍都督府　右軍都督府
前軍都督府　後軍都督府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大興左衛
濟陽衛　濟州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彭城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長陵衛　獻陵衛　景陵衛

在外衛所

通州衛在通州治　興州中屯衛在良鄉縣治東
密雲中衛在密雲縣治東　密雲後衛在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左衛在通州東南　通州右衛在通州治東南
神武中衛在通州治南　定邊衛在通州治西
興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西　武清衛在武清縣治東
涿鹿衛在涿州治西北　涿鹿左衛在涿州治西
涿鹿中衛在涿州左衛西　薊州衛在薊州治東北
鎮朔衛在薊州衛西　遵化衛在遵化縣治南
東勝右衛在遵化衛西　中義中衛在遵化縣治東南
興州前屯衛在豐潤縣治西　興州左屯衛在玉田縣治東南一百四十里

營州前屯衛　營州後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寬河守禦千戶所在遵化縣治南
梁城守禦千戶所在寶坻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關

居庸關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天津關在良鄉縣北西至大龍門九十五關口其間大者曰天津關
黃崖峪關在薊州北四十里自關以東九十口至馬蘭關
馬蘭峪關在遵化北自是而東凡三十一關口至大喜峰口其間差大者曰沙坡峪口曰羅文峪口曰松棚峪口曰龍井兒關曰潘家口曰劉
白楊口在昌平縣西凡二十七關口至天津關
亭寨

古北口 在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峨眉山寨

大喜峯口 在遷化縣北凡七十口至永平府青山口

峨嵋山寨 在密雲縣東北又東至黃崖峪關凡五口其關差大者曰黃松峪關曰將軍石

關

保定府 東至河間府靜海縣界三百里西至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界三百里南至眞定府安平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順天府涿州界二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二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戰國時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爲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晉屬范陽高陽中山安平河間國後魏爲樂浪北平上谷郡地隋屬上谷博陵河間三郡始於此置清苑縣唐時其地屬莫定瀛等州五代晉割屬契丹於此置泰州後移州治滿城而舊州仍爲清苑縣宋即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陞爲保州政和初號清苑郡保塞軍節度金天會中改順天軍初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爲保州尋改爲順天路至元中又改保定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爲保定府初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州三縣十七

祁州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安州 在府城東七十里 易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清苑縣 附郭 滿城縣 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安肅縣 在府城北六十里 定興縣 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新城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唐縣 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博野縣 在府城南九十里 慶都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容城縣 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完縣 在府城西七十里 蠡縣 在府城南九十里 雄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深澤縣 在州城南二十里屬祁州 束鹿縣 在州城南一百三十里 高陽縣 在州城南四十里屬安州 淶水縣 在州城東四十里屬易州 新安縣 近時添設皇輿考一統志俱未載

衛

大寧都司 在府治西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在都司治西 保定前衛 在都司治東 保定後衛 茂山衛 在易州治南

關

紫荊關 在易州城西四十里 鴻山關 在唐縣西北七十里 倒馬關 在唐縣西北 八渡關 在唐縣西北五十里 高陽關 在高陽縣 瓦橋關 在雄縣

河間府 東至山東濟南府海豐縣界二百里南至濟南府德州界二百九十二里西至保定府蠡縣界六十里北至保定府雄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百二十里至南京二千九百四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春秋時爲晉東陽地戰國時爲燕趙齊三國之境秦爲鉅鹿上谷二郡地漢置河間國東漢併入信都和帝時復舊後魏於樂成縣立瀛州後置河間郡隋罷郡置瀛州大業初改爲河間郡唐改瀛州天寶初仍爲河間郡乾元初復爲瀛州五代晉初入遼周復取之宋陞爲河間府爲瀛海軍節度元爲河間路

本朝洪武初改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十六

景州 在府城南二百里 滄州 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河間縣 附郭 獻縣 在府城南六十里 阜城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四十里 肅寧縣 在府城西五十里 任丘縣 在府城北九十里 交河縣 在府城南八十里 青縣 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興濟縣 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靜海縣 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寧津縣 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 吳橋縣 在州城東五十里屬景州 東光縣

在州城東北七十里故城縣在州九十里南皮縣在州南七十里屬滄州鹽山縣在州東九十里慶雲縣在州南一百六十里

衛

河間衛在府治南瀋陽中屯衛在府治東南大同中屯衛在府治西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俱在靜海縣

真定府東至直隸河間府獻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直隸順德府內丘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保定府慶都縣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一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為并州地春秋屬鮮虞國戰國屬趙秦為鉅鹿郡地漢初置恒山郡後避諱改曰常山武帝置真定國常山屬焉東漢建武間併真定屬常山國魏復為郡晉因之治

真定後魏移治安樂壘後周於郡置恒州隋廢郡存州大業間省州以縣屬高陽郡唐復置恒州開元間改恒山郡置大都督府元和中改鎮州後陞成德軍節度五代唐改武順軍晉復為成德軍後復為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為成德軍周改為鎮州宋為真定府成德軍節度金屬河北西路元改真定路

本朝改為真定府直隸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定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冀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晉州在府城東九十里趙州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深州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真定縣附郭井陘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獲鹿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元氏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靈壽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藁城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欒城縣在府城南六十里無極縣在府城東八十里平山縣在府城西九十里阜平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新樂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屬定州曲陽縣在州城西六十里行唐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南宮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冀州新河縣在州城西六十里棗強縣在州城東三十里武邑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安平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屬晉州饒陽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三十里武強縣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栢鄉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趙州隆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高邑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臨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贊皇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寧晉縣在州城東四十里衡水縣在州城南五十里屬深州

衛

真定衛在府治神武右衛在真定衛西定州衛在定州守禦

倒馬關中所在定州西倒馬關屬定州衛

關

倒馬關在定州西自是而東九三關口至保定之周家保自是而西北五關口至金龍洞

土門關在獲鹿縣之西一十里古名井陘關龍泉關在曲陽縣西自是而東北九二十一關口至金龍口自是而西南九十五關口至白羊口白羊口在寧壽縣西自是而西南九二關口至惡石口惡石口在真定縣西自是而西南九一十五關口至故關故關在井陘縣西界接山西平定州

順德府東至廣平府威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山西遼州和順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廣平府永年縣界五十里北至真定府栢鄉縣界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至南京一千七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時為邢國地後屬晉戰國屬趙秦置信都郡屬鉅鹿郡項羽改襄國漢屬鉅鹿常山一郡及趙廣平二國晉時為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後魏改為襄國縣後周仍

於縣立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洺州開皇中置邢州大業初復置為襄國郡唐初復為邢州置總管府天寶初改為鉅鹿郡乾元初復為邢州五代梁為保義軍節度唐改安國軍宋陞為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元帥府尋改安撫司中統初陞順德府至元初改為順德路本朝洪武初改為順德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縣九

邢臺縣附郭　沙河縣在府城南三十五里　南和縣在府城東四十里　平鄉縣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廣宗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鉅鹿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唐山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內丘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任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

衛

順德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廣平府東至山東東昌府臨清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八十里南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八十里北至順德府南和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六百七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為邯鄲郡地漢置廣平國尋改平干國東漢省入鉅鹿郡[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唐初改為洺州[illegible]大行臺尋罷置洺州[illegible]平郡乾元初復為洺州宋屬河北西路金屬河北西路元初置邢洺路總管府又改洺磁路至元中改為廣平路本朝洪武初改為廣平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縣九

永年縣附郭　曲周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肥鄉縣在府城南四十里　雞澤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廣平縣在府城東南七十里　邯鄲縣在府城西南五十五里　成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五里　清河縣在府城東北二百里

大名府東至山東東昌府冠縣界九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河南開封府封丘縣界四百里北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界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一百六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四十里

禹貢兗冀二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illegible]周封武庚於此春秋為晉地戰國為魏衛二國之境秦為東郡漢置魏郡治元城東漢分魏郡為東西部界都尉置陽平郡晉因之劉宋嘗置東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都督府龍朔初改為冀州咸亨中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魏郡為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陞為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

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本朝洪武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直隸京師領州一縣十

開州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元城縣附郭　大名縣在府城南一十里　南樂縣在府城東四十里　魏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清豐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內黃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濬縣在府城南二百里　滑縣在府城南二百三十里　東明縣　長垣縣在州城南一百五十里屬開州

關

金堤關在濬縣西南五十三里隋大業中置關尋廢　博望關在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接河內及滑縣界

永平府東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西至順天府豐潤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北至

桃林口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五百
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九百九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虞分冀州東北
為營州此即其地商為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屬燕漢
為山戎肥子二國地秦為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從漢
末為公孫度所據後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後州從樂
浪郡後魏改樂浪為北平郡隋改為平州後復州
為郡唐復改平州天寶初改為北平郡乾元初復
為平州五代唐以為遼興軍金陞為南京天會初
復為平州陞興平軍元改興平府中統初陞為平
灤路大德中改永平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為永平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
直隸京師領
州一縣五
灤州在府城南四十里　盧龍縣附郭　遷安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撫寧縣　昌黎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樂亭縣在州東九十里屬灤州

衛

永平衛在府治　東城左衛在府治　盧龍衛在永平衛南　開平中屯衛在灤州西　興州右屯衛在遷安縣城　撫寧衛在撫寧縣北十里　山海衛在撫寧縣關口

關

榆關在撫寧縣東二十里　劉家口關在遷安縣北東至桃林口關凡四口　桃林口關在盧龍縣北至界嶺口關凡四口　界嶺口關在昌黎縣界東至義院口凡八口其間險差大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為海相距不數里許實險要之者為關隘　青山口在遷安縣西北西抵大喜峯口東至冷口凡十二口　冷口在遷安縣西北地東至劉家口關凡三口其間　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至董家口差大者曰河流口徐流口凡五口其間差大者為石門寨　董家口在撫寧縣北東至山海關凡十口其間差大者為大毛山口大青山口

隆慶州東至四海冶一百三十里南至分山道屯界二十里西至保安州沙城界一百里東至崇州八谷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百
八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二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漢為廣寧縣地屬上
谷郡晉屬廣寧郡後魏郡廣北齊置北燕郡北周改
郡以其地屬燕州唐武德中置北燕州貞觀中改
媯州唐末析置儒州遼為儒州縉陽軍治縉山縣
金皇統初析州縣以屬德興府元至元初省縉山
入懷來縣尋復置屬奉聖州後以仁宗生于此陞
為龍慶州
本朝初州縣俱廢永樂十一年　詔復置州改曰隆
慶直隸京師編戶
一十四里領縣一
永寧縣在州城東三十里
保安州東至隆慶州界土木驛四十里南至山西蔚州界美峪一百里西至蔚州界深井一百四十里北至宣府界泥河七十里自州治至
京師三百里至南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
為古冀州之域虞為幽州北境天文尾箕分野春
秋戰國屬燕秦為上谷郡地漢置潘縣後
時地屬北燕唐後八年同光初置新州五代唐
置團練使後屬遼山後八軍同光初陞威塞軍遼會同
初改奉聖州武定軍金大安初陞德興府元初因
之至元初復改奉聖州屬宣德府後至元初以地
震改保安州領永興一縣
本朝初州縣俱廢永樂中復置保安州直隸京師舊
治南山下景泰二年城雷家站移州及衛治於此
編戶七里

衛

保安衛在州治西北　美峪守禦千戶所在衛治西
萬全都指揮使司東至四海冶三百三十里南至廣
昌千戶所四百五十里西至枳兒
嶺一百六十里北至長峪口四十里自都司至
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五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爲上谷郡地漢爲下落縣地屬涿郡東漢魏因之晉末爲鴉鶻所據後魏於此置文德縣唐末爲武州仍置文德縣遼改歸化州後改德州金大安初改宣德州隸大同府大定中又改宣化府尋復爲宣德州元初爲宣寧府尋改爲山東路總管府中統初改宣德府屬上都路至元中以地震改順寧府領宣德保平順聖三縣

本朝洪武四年盡徙其民於關內府縣俱廢二十六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三堡五其蔚州隆慶左永寧保安四衛廣昌美峪二千戶所散建於各州縣

宣府左衛　宣府右衛　宣府前衛俱附郭　萬全左衛在宣府城西六十里　萬全右衛在宣府城西八十里　懷安衛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保安右衛在懷安衛城內東北　懷來衛在宣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隆慶右衛在懷來衛城東北　開平衛在宣府城東北三百里　龍門衛在宣府城東北二百里　興和守禦千戶所在宣府城　龍門守禦千戶所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長安嶺堡在宣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鵰鶚堡在宣府城東北七十里　赤城堡在宣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雲州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二十里　馬營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貲入不得遷且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刼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　朝廷心亡何行刼事頗洩露都御史寧杲捕之劉六等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

皆俠徒相結納爲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師衆刼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刼山東還入畿甸京師戒嚴以右都御史馬中錫總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爲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脩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老練素稱

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　朝廷無招撫意又奪金帛賂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乃大肆刼掠至故城賊衆戒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繫中錫及下偉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衆議勿迫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俱存可就彼封拜乃分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

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東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刼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刼漕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略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師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罵之虎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

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大監谷大用總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直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刼郡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領賊衆刼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

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逵築城浚隍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宅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主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逵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逵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逵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一云齊彥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岩會游擊許太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

續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小舟覆
虎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鐩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
陳朋至靈壁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
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鐩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
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
亳州指揮石某帥兵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
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
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
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惠趙鐩寇略
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

趙鐩至河南勢亦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僞署
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爲副元帥翰爲
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
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爲獨盛
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招之賊且乞恩踈達　朝廷
以誅奸臣爲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
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
并前東强知縣段豸等俱有䘏典得贈謚賜廕焉乃
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征討河南賊陸
完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鐩聞南陽有備去

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
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鐩見賊聚衆乃分遣賊
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刼掠二月劉六
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
千餘人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
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
隸香水寶坻諸處劉惠趙鐩陷泌陽前太學士焦芳
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塜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劒斫之
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均州不克欲屠城
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衆

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鄖陽都御史總
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
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
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
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浉河橋獲
三百餘人圍困焚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
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
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
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刼
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

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安事王玹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擒之劉惠剌燒師餘賊萬人至應山縣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畈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北山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燧遊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

與之武清縣叅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redacted]京營兵與戰于真定之境銳大敗罷資喪亡畧盡過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珮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其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貧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

降勅獎諭犒師費大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四五月劉六等屢被邊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黄州至團風鎮爲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至淮安復回山東爲楊州兵所扼復至通州泝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折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

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爲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天寛爲高平伯太監陸誾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衛百户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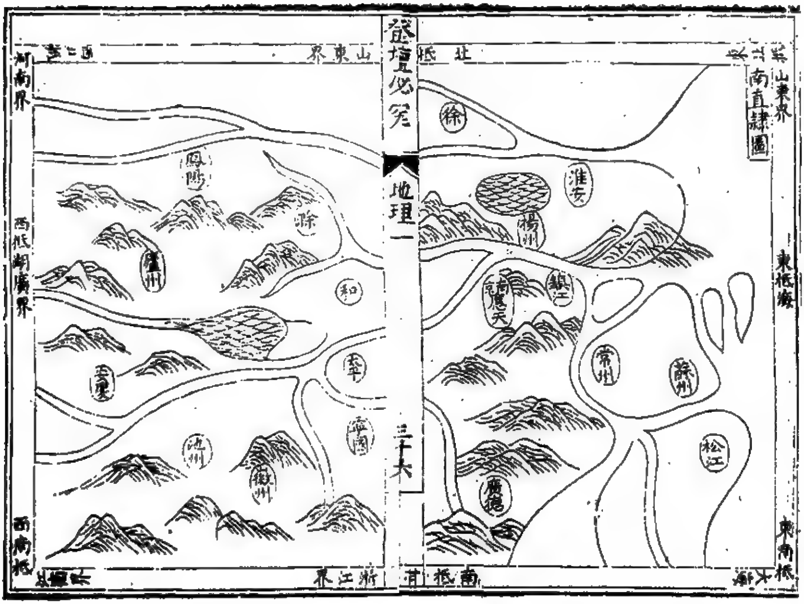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役者故濟南京野蹂躪數省郡縣州衛加焉其卒蕩定者但宗之廣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措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万全者獨馬中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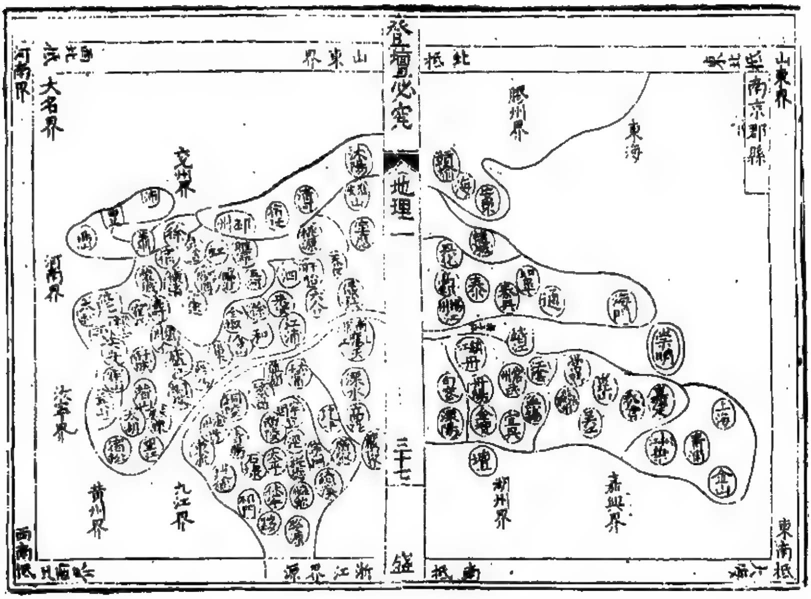
常固以失策致盜而盜之所究谷大局毛鈔等務中燭藉稍微北所致訟若不本耳及中燭白斤獄論死而室等拜封常與惡足為貴戡郵要之推敗從辟者諸辽辛之分而利補宜平折各守臣之力其氣為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勸以不可誣而皆實粹新役地難然幸興無宜家門之適耳仲二窟凶形勝擬紀律相為所再當完守之所謂邮故乃若去皆州賊不希而入波陽擬焦芳先塵則公論在盜者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南直隸圖敘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郎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江北則徐穎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爪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起）地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摽掠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盧州

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充實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餽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葚白圍田多坍江）民勞甚矣


南直隸圖
山東界
北抵
山東界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東抵海
東南抵
南抵
浙江界
西南抵
徐
淮安
揚州
鎮江
應天
常州
蘇州
松江
廣德
鳳陽
滁
廬州
和
太平
安慶
池州
徽州
寧國


南京郡縣
山東界
北抵
山東界
河南界
大名界
膠州界
東海
兗州界
河南界
汝寧界
黃州界
九江界
湖州界
嘉興界
東南抵
南抵
浙江界
西南抵
崇明
上海
金山

南京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都郎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爲京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爲京師遂以此爲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應天府東至鎮江府丹徒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和州界八十里南至太平府當塗縣八十五里北至揚州府儀眞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置金陵邑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林屬鄣郡漢改鄣郡爲丹陽郡武帝後屬揚州刺史東漢末孫權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爲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爲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改業爲鄴建興初改爲建康東晉元帝復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大業初置丹陽郡唐武德初改爲揚州八年改蔣州至德初置江寧郡乾元初改爲昇州後廢五代時吳楊氏建大都督府尋改爲金陵府又改爲江寧府南唐李氏都之宋復爲昇州仁宗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爲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留守元至元中改爲建康路置行御史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天曆初又改爲集慶路

本朝丙申年改爲應天府領縣七

上元縣附郭　江寧縣附郭

句容縣在府東　溧陽縣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

溧水縣在府東南　江浦縣在府西四十里

六合縣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　高淳縣新設

在京武職衙門

中軍都督府在府南　左軍都督府在中府南

右軍都督府　前軍都督府在右府南

後軍都督府在前府南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濟川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留守左衛　留守右衛　留守中衛

留守前衛　留守後衛　龍虎衛

龍虎左衛　江陰衛　虎賁左衛

虎賁右衛　鎮南衛　英武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應天衛

飛熊衛　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

驍騎右衛　神策衛　天策衛

和陽　龍驤　興武
廣洋　江淮　鷹揚
橫海　孝陵

關

大勝關在府南十里　龍江關在儀鳳門外
石灰山關在石灰山

中都

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山川環拱鍾靈毓秀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如周之岐豳漢之豐沛也洪武三年建爲中都尋定鼎金陵乃設留守司於此誠爲

國家千萬世根本之地云

中都留守司　皇陵衛

鳳陽府東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四百里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南至廬州府合肥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徐州蕭縣界二百二十三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京師二千二百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爲塗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淮南地秦屬九江郡漢更郡爲淮南國武帝初復爲九江郡東漢爲鍾離侯國晉復爲淮南府孫安帝時置鍾離郡屬徐州劉宋泰始末改屬北兗州後置北徐州中尉此齊改爲西楚州隋

皇朝改爲濠梁大業初復改爲鍾離郡唐復爲濠州天寶初又改爲鍾離郡乾元初復爲濠州貞元中改屬徐州後復爲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置定遠軍宋建炎間復爲濠州元至元十年置濠州安撫司後陞爲濠州路未幾改臨濠府後爲濠州領安豐路

本朝爲興業之地吳元年改臨濠府洪武三年改中立府定爲中都七年改爲鳳陽府六年城移治中都城直隸京師領州五縣十三

壽州在府西一百八十里　泗州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宿州在府西北二百三十里

潁州在府西四百四十里　亳州　鳳陽縣附郭　臨淮縣在府東北二十里

懷遠縣在府西七十里　定遠縣在府南九十里　五河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虹縣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　霍丘縣在州城西一百二十里　蒙城縣在州城北一百八十里　盱眙縣在州城南七里　天長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七里　靈壁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潁上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太和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衛

英武衛在定遠縣北四十五里　飛熊衛在定遠縣東北五十里　壽州衛壽州城內　泗州衛泗州城內　宿州衛宿州城內　潁州衛潁州城內　武平衛亳州城內　潁上守禦千戶所潁上縣城內　銅城鎮在天長縣西北四十五里　連珠寨在泗州城北五里

蘇州府東至太倉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八十八里至京師四千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爲吳國自闔閭以後並都焉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治吳漢初因之後改屬江都漢順帝始分置爲吳郡三國

爲吳晉宋齊梁皆爲吳郡陳置吳州隋開皇中改
爲蘇州因姑蘇山爲名大業初復曰吳州尋改吳
郡唐武德中復爲蘇州置都督天寶初改吳郡乾
元初復爲蘇州尋分置長洲縣大曆中陞雄南唐
陞爲中吳軍宋太平興國中改爲平江軍隷浙西
路政和改平江府元至元中改平江路隷江浙行
省
本朝吳元年改爲蘇州府直隷京師領州一縣七
太倉州 吳縣附郭 長洲縣附郭 崑山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常熟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吳江縣在府城南四十里 嘉定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崇明縣在府城東三百一十四里屬太倉
衛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吳淞守禦千戶所
崇明守禦千戶所

松江府 東至海岸一百里西至蘇州府長洲縣界六十里南至海岸七十里北至蘇州府崑山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百里至京師三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爲吳地吳滅入
越越滅入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
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亭縣屬蘇州五
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爲嘉興府而華亭仍爲
縣邑元陞縣爲華亭府隷嘉興路尋改爲松江府
以府北有松江故名
本朝因之直隷
京師領縣三
華亭縣附郭 上海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青浦縣
衛
金山衛在府城東南七十二里 松江守禦千戶所 青村守
禦千戶所在府東八十里 南匯嘴守禦千戶所在上海縣東南六十里

常州府 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二百里西至鎮江府丹陽縣界五十五里南至應天府溧陽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揚州府泰興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六十里至京師二千八百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初屬吳後屬越後
又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永建中分屬
吳郡三國吳分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
太康初省校尉分吳郡置毗陵郡東晉初改爲晉
陵郡後徙治京口後還治晉陵縣宋齊梁陳皆因之
隋平陳郡廢置常州大業初改爲毗陵郡唐初
復改常州天寶初復改爲晉陵郡乾元初復爲常
州五代時屬楊吳及南唐宋仍爲常州屬浙西路
元陞常州路隷江浙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爲常州府直隷京師領縣五
武進縣附郭 無錫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江陰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宜興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靖江縣城北
鎮江府 東至常州府武進縣界七十五里西至應天府句容縣界四十五里南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一十七里北至揚子江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六十里至京師二千二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爲吳地後屬
越越滅屬楚秦屬會稽郡漢爲荆國後屬江都
國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初都于
此後遷都秣陵乃置京口鎮晉爲毗陵郡東晉僑
置徐州治京口又
晉南東海郡隋廢郡爲延陵鎮屬蔣州開皇
中置潤州大業初廢入丹陽郡唐初復
置潤州天寶初改丹陽郡乾元初復爲潤州
州又陞丹陽軍建中初改鎮海軍南唐因之
鎮宋改鎮江軍政和中陞鎮江府元改鎮江
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爲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隷京師領縣三
丹徒縣附郭 丹陽縣在府城東六十四里 金壇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十里

衛

鎮江衛

揚州府東至海三百六十里南至江六十五里西至六合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淮安府山陽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京師三千一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地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爲淮南國又更爲吳國景帝更爲江都國武帝時更爲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爲廣陵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焉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因之北齊改爲東廣州陳復爲南兗州後周改爲吳州隋始改爲揚州大業初改爲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爲南兗州改邗州尋復爲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

蠶壹必究　地理一　四十四

五代時楊吳都於此改江都府南唐以爲東都周世宗取揚州仍爲大都督府宋初因之爲淮南東路建炎初爲揚州府元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爲揚州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庚子年置淮海府壬寅年改維揚府丙午年復爲揚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三縣七

高郵州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泰州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在府城東四百里　江都縣附郭　儀真縣在府城西七十五里　泰興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興化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寶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如皋縣在州東一百四十五里　海門縣在州東四十里

衛

揚州衛在府治　儀真衛在縣治　高郵衛在州治　興化守禦千戶所在縣治　泰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瓜州鎮在府城南四十五里　宜陵鎮在府城北六十里　北阿鎮在高郵州北九十里

淮安府東至海三百一十里南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六十里西至鳳陽府泗州界三十里北至山東青州府莒州界四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一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爲臨淮廣陵二郡地晉分淮北爲北徐州南爲徐州又分廣陵置山陽郡僑立兗州於此劉宋失淮北乃於此立州鎮爲北兗州東魏復爲山陽郡隋置楚州大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爲東楚州後改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爲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仍爲楚州建炎中置楚泗承州漣水軍鎮撫使尋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爲州元陞爲淮安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改爲淮安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九

蠶壹必究　地理一　四十五

海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七十里　邳州在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山陽縣附郭　鹽城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清河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桃源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沭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七十里　贛榆縣在州城北一百一十里屬海州　宿遷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邳州　睢寧縣在州城南六十里　安東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衛

淮安衛在府治　大河衛在府治東北　邳州衛在州治　海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守禦東海千戶所在東海城內　守禦鹽城千戶所在縣治

廬州府東至和州含山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安慶府

桐城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三千六百七十二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以前爲廬子國春秋時屬舒戰國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立廬江國東漢爲合肥侯國仍隸九江郡三國屬魏爲重鎭晉爲淮南廬江二郡地宋齊兼屬南汝陰郡梁置南豫州治合肥後改合州北齊因之兼置北陳郡隋初始改合州爲廬州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爲廬州天寶初改爲廬江郡乾元初復爲廬州屬淮南道楊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西路建炎初爲本路安撫司治所元初置淮西總管萬戶府尋改廬州路總管府屬河南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六

無爲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六安州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合肥縣附郭 舒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廬江縣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巢縣在府城北九十里屬無爲 英山縣在州城西南四百里屬六安 霍山縣

衛

廬州衛在府治東 六安衛在州治東

關

冷水關在巢縣西三十里 北峽關在舒城縣南四十五里 東關在巢縣南四十里 西關在巢縣東南三十里 九井鎭 桃城鎭俱在舒城縣北二十五里 清水鎭在故巢縣北六十里 石索山寨 龍眠山寨俱在舒城縣西南

安慶府東至廬州府無爲州界三百七十里西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池州府東流縣界五里北至廬州府舒城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皖國亦爲舒桐二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廬江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爲重鎭東晉始以廬江分置晉熙郡宋齊因之梁置豫州後改晉州北齊改江州陳復爲晉州隋初改熙州大業初改同安郡治懷寧唐初爲東安州尋改舒州爲淮南道天寶初復爲同安郡至德初改盛唐郡乾元初復爲舒州五代時初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爲舒州政和間置德慶軍紹興中改安慶軍慶元初陞爲安慶府元改爲安慶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初改寧江府後復爲安慶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懷寧縣附郭 桐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潛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太湖縣在府城西二百三十里 宿松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望江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衛

安慶衛

關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

太平府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爲丹陽郡地晉爲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齊省蕪湖等縣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爲平南軍後陞爲太平州元陞爲太平路

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府直隸京師領縣三
當塗縣附郭　蕪湖縣在府城西南六十五里　繁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衛

建陽衛

寧國府東至廣德州建平縣界六十里西至池州府青陽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徽州府績溪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一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一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置丹陽郡治宛陵東漢永和中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為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為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天寶初改宣城郡乾元初復為宣州昭宗時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陞為寧國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寧國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宣城縣附郭　寧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里　涇縣在府城南一百五里　南陵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旌德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五里

衛

宣州衛

池州府東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江西九江府彭澤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徽州府祁門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百里至京師四千五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漢改彰郡為丹陽郡三國吳為石城侯邑尋為宣城及諸亭郡梁置南陵郡陳屬北江州隋初為宣州後改州為宣城郡唐始置池州治秋浦以地有貴池故名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為池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路屬江浙省
本朝改為池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貴池縣附郭　青陽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銅陵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石埭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六十里　建德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東流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徽州府東至浙江杭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界二百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國府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吳亡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為丹陽郡地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治始新縣劉宋以郡屬東揚州梁又析置新寧郡隋廢郡置歙州治黟縣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中又遷治歙唐置歙州天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初復為歙州屬浙西節度或隸宣歙觀察宋改為徽州元為徽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為興安府後改徽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歙縣附郭　休寧縣在府城北六十五里　婺源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祁門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黟縣在府城西百五十里　績溪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衛

新安衛在府治東南

廣德州 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三十里西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一百里南至湖州府安吉州界六十里北至應天府溧陽縣界七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七百五十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地名桐汭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鄣郡漢屬丹陽郡故鄣縣地後漢爲廣德國東漢分置廣德縣仍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梁末增置大梁郡尋改爲陳留郡陳改屬石封爲綏安縣爲湖州以廣德縣省入煬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綏安置桃州後又改置宣州至德初更綏安爲廣德縣南唐改爲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爲廣德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尋以廣德縣省入編戶一百二十七里領縣一

建平縣 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關

苦嶺關 在州南六十里

和州 東至應天府江浦縣界六十里西至廬州府巢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廬州府無爲州界九十里北至滁州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楚地秦置歷陽縣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後仍爲九江郡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爲重鎮晉爲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歷陽齊江二郡後周改齊江曰烏江隋罷郡復置和州治歷陽縣大業初改歷陽郡唐初爲和州天寶初又爲歷陽郡乾元初復爲和州五代時爲南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爲和州隸廬州路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

本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入和州洪武二年又改爲歷陽縣仍隸廬尋復爲和州直隸京師編戶四十一里領縣一

含山縣 在州城西五十里

衛

瀋陽右衛 在州治東

關

東關 在縣西南七十里 **石湖關** 在州境

滁州 東至應天府六合縣界七十里西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七十里南至和州界七十里北至泗州盱眙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五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後屬九江郡三國爲魏地晉屬淮南郡東晉於此僑置南譙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譙州北齊徙南譙州於新昌郡又改北譙州爲臨滁郡隋初罷新昌郡改南譙州爲滁州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

其地爲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爲永陽郡乾元初復爲滁州五代時爲楊吳南唐有其地後入於周宋屬淮南東路元初爲總管府後爲州隸揚州路

本朝初以滁州隸鳳陽府洪武十四年復置全椒來安二縣直隸京師編戶一十二里領縣二

全椒縣 在州城南五十里 **來安縣** 在州城北三十五里

衛

滁州衛

關

淸流關 在州西南十里

徐州 東至淮安府邳州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河南歸德州虞城縣界二百[illegible]一里南至鳳陽府宿州

界九十里北至山東兗州府嶧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一里至京師二千里

禹貢徐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秋屬宋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於此漢改泗水為沛郡又分沛郡立楚國置徐州宣帝改為彭城郡尋復為楚國晉武帝於淮南僑立徐州安帝始分淮北曰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而加淮南徐州曰南徐州後魏於徐州仍立彭城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為徐州大業初改為彭城郡唐置徐州天寶初復改彭城郡乾元初復為徐州後從武寧軍宋因之金屬山東西路元復為徐州屬歸德府

本朝初隸鳳陽府後直隸京師編戶一百五里領縣四

蕭縣（在州城西五十里）　碭山縣（在州城西一百七十里）　豐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沛縣（在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衛

徐州衛（在州治東）　徐州左衛（在州治西）

浙江圖敘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為郡郡左信（江西廣信府）右閩（福建）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之間上接廣德（南直隸廣德州）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無萊韓之訟訐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湖衢淤塞大遺三農之害而盜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倚山盜礦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綫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

松溪一帶歲被倭患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寧達于福寧佑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奉琛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寔至倭來詰許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府屬縣即倭所從入）乎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五十四
浙江圖
南直隸界
直隸界
北抵南
東抵海岸
日本
湖州
嘉興
杭州
紹興
寧波
金華
台州
溫州
西抵南直隸界
西南抵福
南抵福
建界
東南抵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五十五
浙江郡縣
鎮江界
寧國界
蘇州界
淞江界
徽州界
廣信界
建寧界
福州界
福寧界
昌國
日本
海
海

浙江布政司

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海右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十一府置

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前杭州右紹興寧波台州處州溫州海寧昌國松門臨山金鄉海門定海磐石觀海十六衛湖州嚴州金華衢州海寧十五所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三司皆治于杭州府云

杭州府

東至海寧縣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嚴州府桐廬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紹興府蕭山縣界四十三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九百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為會稽郡地東漢為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尋廢晉為吳興吳郡二郡地陳置錢唐郡隋廢郡置杭州治餘杭未幾移治錢唐大業初改州為餘杭郡唐初復為杭州天寶初又為餘杭郡乾元初復為杭州景福二年號武勝軍光化初移鎮海節度治於杭置大都督府五代時為吳越國宋為杭州高宗南渡遷都於杭陞為臨安府元立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

本朝改為杭州府領縣九

錢塘縣 附郭　**仁和縣** 附郭　**富陽縣** 在府城西九十里　**海寧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餘杭縣** 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臨安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於潛縣** 在府城西一百七十里　**新城縣** 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　**昌化縣** 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衛

杭州前衛　**杭州右衛** 俱在都司前　**海寧守禦千戶所** 在海寧縣東

嘉興府

東至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界五十里西至杭州府仁和縣界一百里南至海八十三里北至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界一十七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三十八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地名長水又名檇李初為吳越分境後為越所併戰國時屬楚秦為由拳縣漢因之東漢屬吳郡三國吳以其地為嘉興縣晉以後因之隋廢入吳縣後復置屬蘇州唐復置仍屬蘇州後為吳越國秀州治嘉興縣宋為嘉禾郡尋陞嘉興府元初陞為嘉興路

本朝改為嘉興府領縣七

嘉興縣 附郭　**秀水縣** 附郭　**嘉善縣** 在府城東三十六里　**海鹽縣** 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平湖縣** 在府東五十四里　**崇德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桐鄉縣** 在府城西六十里

衛

海寧衛在海鹽縣治西 守禦嘉興千戶所在府治北 守禦海寧[illegible]
澉浦千戶所在海鹽縣南三十六里 守禦乍浦千戶所在平湖縣東北三十六里

湖州府東至嘉興府界六十里西至直隸廣德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illegible]一百二十里北至蘇州府吳江縣界一百六十八里自府[illegible]至南京[illegible]至京師[illegible]百里
[illegible]
[illegible]州陳[illegible]三國吳始分置吳興郡[illegible]初郡廢以其地屬蘇
杭二州仁壽初置湖州大業初州廢
復分屬吳餘杭二郡唐復置湖州天寶初
改吳興郡乾元初復為湖州屬江南道乾寧中陞
忠國軍節度五代吳越奏改宣德軍宋改昭慶軍

又改州曰安吉屬浙西路元置湖州路
本朝改為湖州府領州一縣六
安吉州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烏程縣附郭 歸安縣附郭 長興縣在府西北七十里 孝豐縣在安吉州西 德清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武康縣在府城南一[illegible]

衛
湖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嚴州府東至杭州府富陽縣界二百里西至直隸徽州府歙縣界[illegible]二百三十里南至金華府蘭溪縣[illegible]一百二十里[illegible]自府治至南京[illegible]至京師四千[illegible]百二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郡二郡地漢屬會稽丹

陽二郡東漢屬吳郡及丹陽郡建安中孫吳始置新
都郡晉改為新安郡治始新隋初罷郡為新安縣
仁壽中始置睦州大業初改為遂安郡治雉山縣
唐初復為睦州又於桐廬別置嚴州尋廢於睦州
加東字尋復名睦州徙治建德屬江南道天寶
初改為新定郡乾元初復為睦州宋置遂安軍
和初改為嚴州[illegible]軍日建德咸淳初陞州為建德
府屬兩浙西路元改建德路
本朝改建安府尋改嚴州府領縣六
建德縣附郭 淳安縣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 桐廬縣在府城東一百[illegible]
遂安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壽昌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分水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五里

衛
嚴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南

金華府東至台州府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西至衢州府龍游縣界九十里南至處州府縉雲縣界一百[illegible]北至嚴州府[illegible]縣界一百[illegible]自府治至南京一千[illegible]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為越西界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縣地屬會稽三國吳分會稽置東陽郡治長山[illegible]
[illegible]置金華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本朝初改為寧越府又改金華府領縣八
金華縣附郭 蘭谿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東陽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義烏縣在府城東一百十里 永康縣在府城東南一[illegible]十里 武義縣

在府城西南八十五里 浦江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湯溪縣

衛

金華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衢州府東至金華府蘭谿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嚴州府遂安縣界九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七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鄙姑蔑之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仍屬會稽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入金華屬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為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衢州路

本朝改龍游府尋改為衢州府領縣五

西安縣附郭 龍游縣在城東七十里 常山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江山縣在府城西南七十五里 開化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

衛

衢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西

關

仙霞關在江山縣南一百里抵福建界為入閩咽喉之地

處州府東至台州府仙居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衢州府江山縣界一百六十五里南至溫州府瑞安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金華府永康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為會稽郡地漢初為東甌國武帝時為會稽郡三國吳恭屬臨海郡晉屬永嘉郡隋平陳置處州治括蒼尋改括州大業初復為永嘉郡唐復立括州治麗水天寶初改縉雲郡大曆中復為處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處州路

本朝改為處州府領縣十

麗水縣附郭 青田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縉雲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松陽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遂昌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龍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慶元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雲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宣平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景寧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衛

處州衛在府治南

紹興府東至寧波府慈谿縣界一百里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金華府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口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一十三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禹會諸侯計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為越國後為楚所并秦滅楚置會稽郡治於吳此地為山陰東漢順帝時始以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和中改會稽郡宋置東揚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郡廢改東揚為吳州治會稽大業初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復為越州天寶初改為會稽郡乾元初復為越州置浙東觀察使治於此為明州初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以越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元改紹興路

本朝復為紹興府領縣八

山陰縣附郭 會稽縣附郭 蕭山縣在府城西北七十三里 諸暨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餘姚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上虞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衛

紹興衛在府治東 臨山衛在餘姚縣西北 三江守禦千戶所在府北 山陰縣東 瀝海守禦千戶所在會稽縣東北 三山守禦千戶所在餘姚縣東北

寧波府東至海岸一百四里西至紹興府餘姚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台州府寧海縣界一百四十六里北至慈溪縣界海岸六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八十五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夏商周皆爲越地秦置鄮鄞句章三縣屬會稽郡漢因之三國吳及晉宋齊梁陳皆仍舊隋以鄮鄞省入句章縣隸吳州後隸越州唐武德初析句章縣置鄞州尋廢爲鄮縣仍屬越州開元中以鄮縣置明州天寶初改餘姚郡乾元初復爲明州屬江南道五代時錢氏於此置望海軍宋初改奉國軍屬兩浙東路紹興初置沿海制置司於此紹熙中陞州爲慶元府元至元中改置慶元路

本朝吳元年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又改寧波府領縣五

鄞縣附郭 慈谿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奉化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定海縣在府城東六十五里 象山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七十里

衛

寧波衛在府治西 定海衛在定海縣治 觀海衛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昌國衛在府城南二百五十里 後千戶所在定海縣東 中中千戶所 中左千戶所 俱在定海縣東北 大嵩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霩衢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石浦守禦千戶所 石浦守禦後千戶所俱在府城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南三百七十里 龍山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北七十里 爵溪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七十里 錢倉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六十里

台州府東至海岸一百八十里西至處州府縉雲縣界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溫州府樂清縣界一百三十九里北至紹興府新昌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三十三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七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爲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東甌國後東甌內徙以其地屬回浦鄉後屬會稽郡南部都尉治此東漢改回浦曰章安三國吳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治臨海縣徙治章安梁改赤城郡尋廢陳置章安郡隋罷郡置海州尋改台州因天台山爲名天寶初改臨海郡乾元初復爲台州至德初移治如豐臨德化軍宋仍爲台州屬兩浙東路元改爲台州路

本朝改爲台州府領縣六

臨海縣附郭 黃巖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天台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仙居縣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 寧海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太平縣

衛

台州衛在府治西 海門衛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松門衛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前千戶所在海門衛城內 新河千戶所在海門衛城南五十里 桃渚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一百十里 健跳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一百十里 隘頑千戶所在松門衛西南六十里 楚門千戶所在松門衛

溫州府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處州府青田縣界九十里南至福建福寧州福寧縣界四百九十里北至台州府黃巖縣界三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九十里

登壇必究 卷六 地理一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爲東甌王國後爲會稽郡之地東漢爲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爲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爲應道軍建炎初仍爲溫咸淳初陞瑞安府元初改溫州路

本朝改爲溫州府領縣五

永嘉縣附郭　瑞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樂清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平陽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泰順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七十里

衛

溫州衛在府治東　金鄉衛在平陽南七十里　盤石衛在樂清縣西六十里

平陽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治西　瑞安守禦千戶所在瑞

安縣治南　海安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　蒲門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南　壯士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東北　沙園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南　蒲岐守禦千戶所在樂清縣南　寧村守禦千戶所在永嘉縣東

處州寇　出鴻猷錄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崇

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師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楷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黄栢鋪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盤嶺賊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率兵一千往

併懃禮軍至十三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懃禮皆
歿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往福清討鄧茂七賊
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祠觀殆盡
至數萬人擄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祠陶得二各率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
不若由米淵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
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追矣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
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
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

復遣使請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
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
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
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
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
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歿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
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
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
十面笆如牌裂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
至處州界知府陸鏜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
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池
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
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器仗[illegible]之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
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
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曉諭亦過狗楷至以老

毋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
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
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
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
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
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
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
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

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
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齎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
始聽招盡焚其巢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
復業所司覆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
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劾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
功贖罪得放歸

議曰楷而善令計議退兵定議進徙以守臣言移檄詔之示爲不當但楷去非有退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餘至陳榮以楷不從鎮則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撲殘以閩爲平定歸計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到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鄧茂七而不以爲賊遺寇屢叛而不以爲然前者每百戶與之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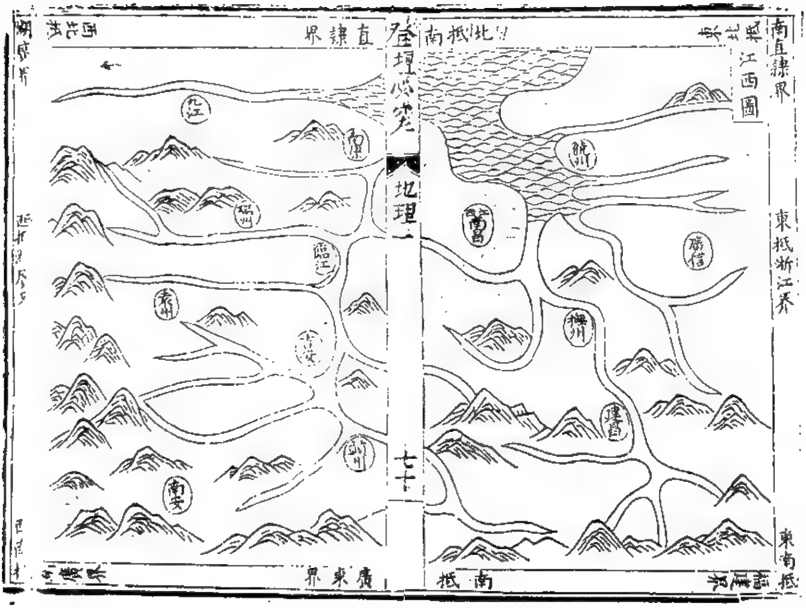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　地理一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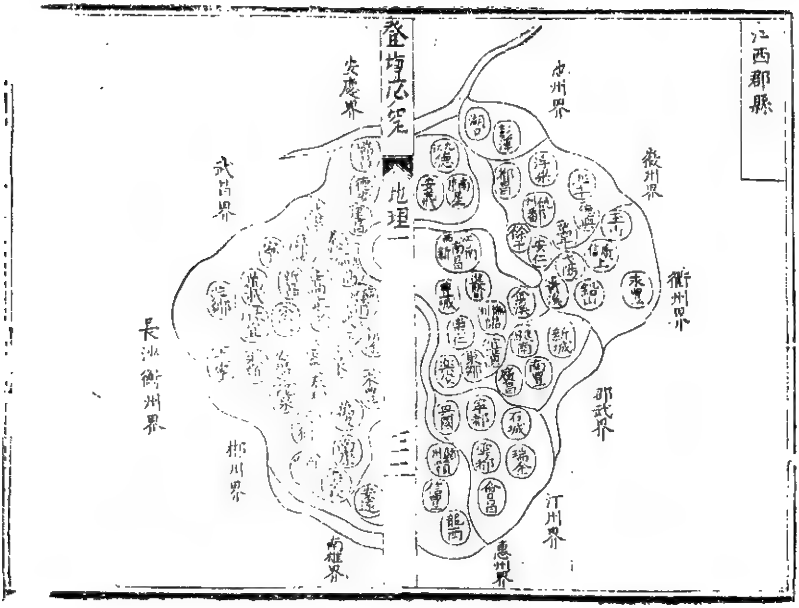
江西圖叙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府）鄱陽巨湖（南昌饒州）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安）贛（州）之間則汀漳（汀州漳州俱福建府）（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雄韶諸山會昌連州接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督以臨之袁州地通長沙（湖廣屬府）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國在民疲供億視臨江吉安瑞州信州撫州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勇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恐少間出矣

登壇必究　卷　地理一　六八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七十
江西圖
南直隸界
東抵浙江界
直隸界
廣東界
九江
南康
饒州
南昌
廣信
撫州
建昌
臨江
吉安
南安



登壇必究
地理一
江西郡縣
安慶界
池州界
徽州界
衢州界
邵武界
汀州界
惠州界
南雄界
郴州界
長沙衡州界
武昌界

江西布政司

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專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臣兼領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興路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本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南昌饒州廣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瑞州袁州吉安臨江贛州南安十三府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前南昌左袁州贛州四衛吉安安福撫州鉛山建昌廣信饒州會昌南安永新信豐十一守禦千戶所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道兼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于南昌云

南昌府 東至饒州府餘干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湖廣岳州府平江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撫州府崇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吳楚之交秦屬九江郡漢始置豫章郡屬揚州王莽改曰九江東漢復為豫章郡晉元康初置江州治此後移治武昌宋齊梁陳並為豫章郡隋罷郡為洪州大業初復為豫章郡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初復為洪州建中以後并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陞都於此改州為南昌府宋復為洪州政和中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龍興路本朝初改洪都府尋復為南昌府領州一縣七

寧州 在府城西三百六十里 南昌縣 附郭 新建縣 附郭 豐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進賢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奉新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靖安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武寧縣 在府城北三百二十里

衛

南昌前衛 治在府東 南昌左衛 治在府南

饒州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三百七十里西至南康府都昌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二百里北至直隸池州府建德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復屬楚秦置鄱陽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

餘汗鄱陽縣地屬豫章郡三國吳分豫章置鄱陽郡晉治廣晉縣梁兼置吳州陳廢隋廢郡改置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大業初復為鄱陽郡唐初復為饒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鄱陽郡乾元初復為饒州五代時南唐置永平軍宋仍為饒州隸江南東路元陞為饒州路隸江浙行省本朝初改鄱陽府後改饒州府隸江西布政司領縣七

鄱陽縣 附郭 餘干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樂平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浮梁縣 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德興縣 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安仁縣 在府城南二百一十里 萬年縣

衛

饒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正

廣信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二百里南至福建建

寧府崇安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饒州府樂平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五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爲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太末縣地晉宋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唐析衢州之玉山常山饒之弋陽及撫建二州地置信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繼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

本朝改爲廣信府隸江西布政司領縣七

上饒縣附郭　玉山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弋陽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貴溪縣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　鉛山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永豐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興安縣新設

衛

廣信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北　鉛山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南康府東至饒州府鄱陽縣界一百里西至九江府德安縣界六十里南至南昌府新建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九江府德化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七百六十五里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爲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彭澤二縣地屬豫章郡晉屬潯陽郡宋齊因之隋屬江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南康軍治星子縣元爲南康路

本朝改爲南康府領縣四

星子縣附郭　都昌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建昌縣在府西南一百三十里　安義縣

九江府東至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界二百里西至湖廣武昌府興國州界二百里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五十里北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里

禹貢荊揚二州之境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爲吳楚地秦爲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分爲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東漢末其地南境入吳屬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爲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陽郡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即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爲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復爲江州五代時楊吳置奉化軍節度宋降爲軍隸江南東路建炎初改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

本朝改九江府領縣五

德化縣附郭　德安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瑞昌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湖口縣在府城東六十里　彭澤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衛

九江衛在府治東

建昌府東至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撫州府宜黃縣界四十里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南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南城縣地吳分豫章東部置臨川郡治南城隋罷郡置撫州治臨川縣而南城屬焉唐因之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宋改爲建昌軍元置建昌路

本朝初爲肇昌府尋改建昌府領縣五

南城縣附郭　新城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南豐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廣昌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瀘溪縣新設

衛

建昌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南

撫州府東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界三百二十五里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九十里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九十里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境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地三國吳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隸揚州晉隸江州齊隸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隋罷郡置撫州治臨川大業初改爲臨川郡唐初復爲撫州後改臨川郡乾元初復爲撫州五代時揚吳置昭武軍節度宋仍爲撫州隸江南西路元置撫州路

本朝改爲撫州府領縣六

臨川縣附郭 崇仁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金谿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一十里 宜黃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樂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東鄉縣

衛

守禦撫州千戶所在府治東

臨江府東至南昌府豐城縣界八十里西至袁州府分宜縣界七十里南至吉安府吉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瑞州府高安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九十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三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爲豫章郡後屬豫章郡三國吳爲豫章安成巴丘三郡地隋屬洪吉袁三州唐因之宋淳化間以清江縣置臨江軍隸江南西路元改置臨江路

本朝改臨江府領縣四

清江縣附郭 新淦縣在府南七十里 新喻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峽江縣

吉安府東至撫州府樂安縣界二百里西至袁州府宜春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贛州府興國縣界二百八十五里北至臨江府新淦縣界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一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五百五十里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東漢初平初始分豫章立廬陵郡三國吳又分置安成郡治平都縣晉廬陵郡屬揚州安成郡屬荊州元康初俱隸江州隋廢二郡以廬陵縣置吉州大業初復爲廬陵郡唐改吉州天寶初改廬陵郡乾元初復爲吉州屬江南西道宋屬江南西路元初爲吉州路後改吉安路

本朝改爲吉安府領縣九

廬陵縣附郭 泰和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吉水縣在府城北四十里 永豐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安福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龍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萬安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永新縣在府城西二百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衛

吉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後 安福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永新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龍泉守禦百戶所在縣治東 牛王寨在龍泉縣西五十里 張鈇寨在吉水縣北九十里

瑞州府東至南昌府新建縣界五十五里西至袁州府萬載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臨江府清江縣界六十里北至南昌府奉新縣界二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里至京師四千九百六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建城縣地唐初置靖州領高安等五縣尋改爲米州又爲筠州後州廢

省四縣入高安爲筠州尋省復置筠宋紹興間陞
名高安郡寶慶初改爲瑞州屬江西道元至元中
陞爲瑞州路
本朝改爲瑞州府領縣三

高安縣 附郭 **上高縣** 在府城西一百里 **新昌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袁州府 東至臨江府新喻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湖廣長沙府醴陵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吉安府安福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瑞州府上高縣界三百四十里自府至南京二千六百三十里至京師六千七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於宜春縣置袁州因袁山爲名大業初改爲宜春郡唐初復置袁州屬江南道開元間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復爲宜春郡乾元初仍爲袁州宋因之元改置袁州路

本朝改爲袁州府領縣四

宜春縣 附郭 **分宜縣** 在府城東八十里 **萍鄉縣** 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萬載縣** 在府北八十里

衛

袁州衛 在府治東

贛州府 東至福建汀州府長汀縣界四百六十里西至南安府南康縣界三十里南至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界五百二十五里北至吉安府萬安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一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隸九江郡漢爲贛雩都南埜三縣地隸豫章郡東漢屬廬陵郡三國吳立南部都尉治雩都晉置南康郡仍旧治屬江州東晉移郡城於章貢二水間隋初罷郡置虔州大業初復爲南康郡治贛縣尋爲虔州天寶初改南康郡乾元初復爲虔州南唐置昭信軍節度宋初因之紹興間改爲贛州元陞爲贛州路
本朝改爲贛州府領縣十二

贛縣 附郭 **雩都縣** 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信豐縣** 在府城南一百七十里 **興國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會昌縣** 在府城東二百里 **安遠縣** 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寧都縣** 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瑞金縣** 在府城東三百八十里 **龍南縣** 在府城南四百一十里 **石城縣** 在府城東北四百六十里 **長寧縣** 新設 **定南縣** 新設

衛

贛州衛 在府治東 **會昌守禦千戶所** 在會昌縣治東 **信豐守禦千戶所** 在信豐縣治西

南安府 東至贛州府贛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廣東韶州府仁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二十里北至吉安府龍泉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里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贛南埜二縣地晉爲南康縣地隋屬虔州唐因之宋初置南安軍治大庾縣尋割虔州之南康上猶二縣來屬隸江南西路元改置南安路 本朝改爲南安府領縣四

大庾縣 附郭 **南康縣** 在府治東北一百六十里 **上猶縣** 在府城東北二十里 **崇義縣**

衛

南安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 **梅關** 在大庾嶺因植梅揭名以分江廣之境 **横浦關** 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礪磜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洞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能著時公移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亡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參政趙士賢以貫賊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

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洶洶倡議謂金不能平賊返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即勘金功罪實寄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爲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知畧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

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黃奇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援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歷山

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
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硇東鄉
賊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皆産又下令禁
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
寨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恭政吳廷舉往撫之爲
賊所執刼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慰將反覆譬
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間
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
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
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

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碼硇東鄉賊皆平矣
此賊勢孤援絶縱不降將安之況賊反覆無信恐爲
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
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
險阸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
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
官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撫州
姚源峒立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碼硇等處夷其
寨壘移置巡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學加禧
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

革宮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遷小仿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寇終始以招撫[illegible]而上[illegible]任有司
招撫之說可御行于[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行
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illegible]而化之後而不行
可[illegible]施於俘服旗抜之寇斯[illegible]之矣江西將盜
其始以姦究亡賴[illegible]以招[illegible]兵[illegible]惡所不
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illegible]之遂使[illegible]無所
忌憚遂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遂圖已失之計其
始矣及其猖獗之後蔓計不免則[illegible]從而[illegible]古有
明訓招撫之說有不得不用者然當論[illegible]
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恩威並行也乃[illegible]于殺
降者則醜類不遺恩于招[illegible]則[illegible]是殺[illegible]至
由前新民棄民不得報復遂[illegible]殺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
得以逞其忿殺人之兄而弟[illegible]以[illegible]雪其[illegible]城
將[illegible]之徒皆得以安[illegible]其[illegible]後來者[illegible]何[illegible]悍
而不爲盜乎此所以諸寇[illegible]平[illegible]不旋踵而[illegible]木
左溪[illegible]頭之賊也蓋非招安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於其然
平然守臣之所以樂于招撫者[illegible]國
者也以兵食則不足以[illegible]則[illegible]用兵不免有

勝敗之虞而論[illegible]
苟目前之安而[illegible]
又何若而不用招撫之[illegible]
心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久其[illegible]
知而功[illegible]要于事定則[illegible]
天下無難平之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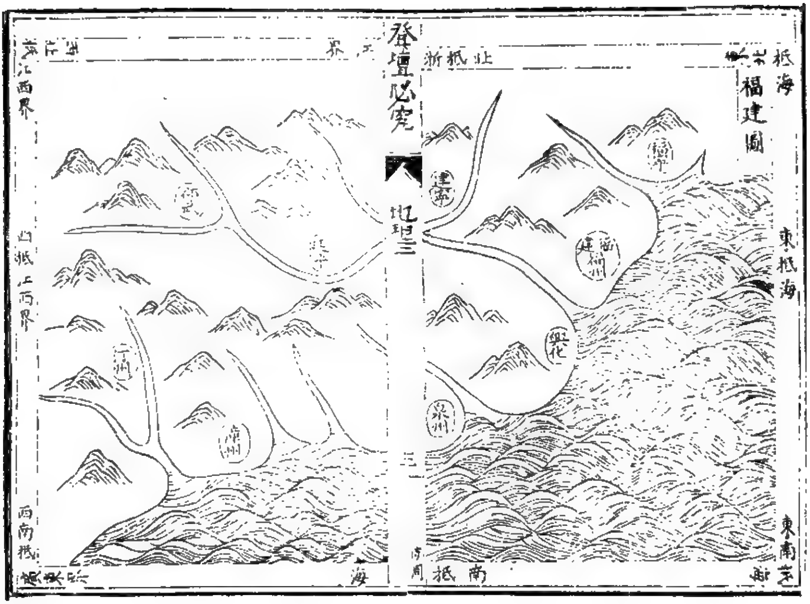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兆　晉陽鍾伏武　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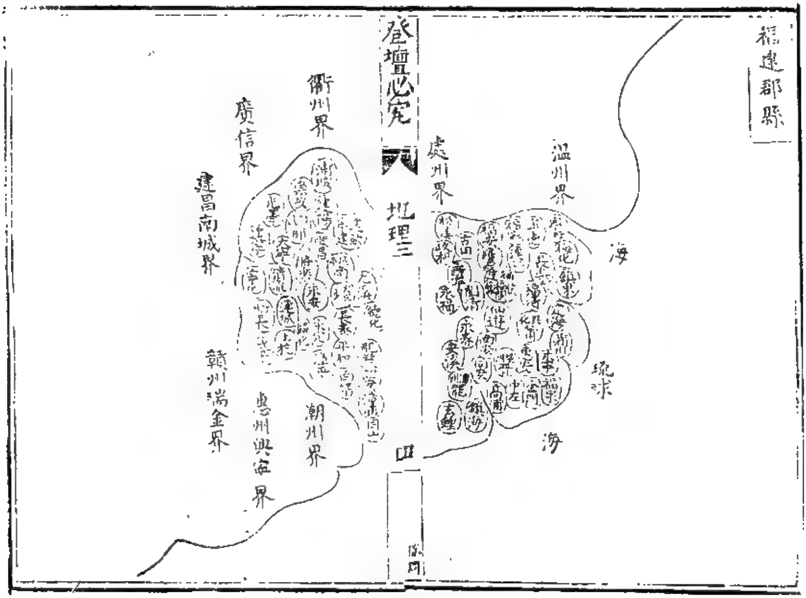
輯福建湖廣河南輿地說

王鳴鶴曰嘗閱正統間鄧雲輩流入閩中以狂使鼓衆遂至褫官兵屠城邑旋舉大軍撲滅之暴師數千里興費無算而倭奴陷興化則近在世宗朝荼毒之禍憯於他方去茲四十餘禩耳昔言八閩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所不加然歟否耶迺今鯨浪洶洶羽書十道濵海上下靡不戒嚴閩地切邇島夷民未安枕任將飭武爲桒土計正今日之所宜亟講者矣至若楚俗慓輕民率呰窳湖冦之竊發與谿蠻之陸梁何日無之豫州闗闔中夏庶稱陸海乃亦有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而近時鑛利之興又不能無厝火積薪之慮也搤腕而譚世務者可不爲之寒心也哉

福建圖叙

福建古閩越地以温（温州）處（處州）衢（衢州）（俱浙江屬府）信（信州江西廣信府）爲北藩建昌南贛（俱江西建昌南安贛州屬府）爲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内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郵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竊魚塩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濵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蠭興（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潮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汀州）漳（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閩縣 [illegible]）（地方山盜賊多）盖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福建圖
東抵海
北抵浙
南抵
海


登壇必究
卷八
地理三
福建郡縣
溫州界
處州界
衢州界
廣信界
建昌南城界
贛州瑞金界
惠州興寧界
潮州界
海
琉球
海

福建布政司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福寧鎮東泉州永寧興化

平海漳州鎮海一十一衛又置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樂守禦千戶所置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寧建寧二道兼察諸府縣衛所三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云

福州府東至海岸一百九十里西至延平府南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興化府莆田縣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七十二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三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置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武帝滅閩越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立冶縣屬會稽郡東漢末分冶縣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爲南部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隋改泉州大業初復爲閩州尋改爲建安郡治閩縣唐初改爲泉州後改治晉江縣而以此爲閩州開元中更爲福州大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爲福州唐末置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改彰武軍宋復爲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至元中爲福州路本朝洪武元年改爲福州府領縣十

閩縣附郭　侯官縣附郭　懷安縣附郭今無　古田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閩清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連江縣在府城東北九十五里　羅源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福清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福州左衛在府治東北舊爲右衛　福州右衛在府治東北　福州中衛在左衛東　福寧衛在福寧縣東　鎮東衛在福清縣東　守禦定海千戶所在連江縣東北隸福寧衛　守禦梅花千戶所在長樂縣東　守禦萬安千戶所在福清縣東南俱隸鎮東衛　守禦大金千戶所在福寧縣南隸福寧衛

泉州府東至海岸一百三十里西至漳州府長泰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零三里北至興化府仙遊縣界一百三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五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二百五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職方爲七閩地秦爲閩中郡漢初屬閩越國武帝時以其地屬會稽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置南安郡治晉安縣隋廢郡以其地屬閩州唐初以南安縣置豐州貞觀初州廢聖曆初置武榮州治晉江景雲初改置泉州天寶初改清源郡乾元初復爲泉州

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爲泉州路本朝改爲泉州府領縣七

晉江縣附郭 南安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惠安縣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同安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 德化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五里 安溪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永春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衛

泉州衛在府治西南 永寧衛在府城東南 守禦福泉千戶所在晉江縣東南 守禦金門千戶所在同安縣東南 守禦中左千戶所在同安縣之西南 守禦高浦千戶所在同安縣西

關梁

石鼓寨在安溪縣[illegible] 躍龍寨[illegible] 石井鎮在晉江縣南

建寧府東至福寧州福安縣界三百三十五里西至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延平府南平縣界一百二十五里北至浙江處州府[illegible]縣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illegible]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置建安郡治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爲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爲建寧府元改爲建寧路本朝改爲建寧府領縣八

建安縣附郭 甌寧縣附郭 建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崇安縣在府城北二百四十里 浦城縣在府城東三百三十里 政和縣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 松溪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壽寧縣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衛

福建行都司在府城中 建寧左衛在行都司東 建寧右衛在行都司西

關

分水關在分水嶺介乎江閩之間乃入閩第一山 梨關在浦城縣北安樂里路通衢州江山縣

延平府東至建寧府建安縣界五十里西至汀州府清流縣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福州府古田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邵武府邵武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九十三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爲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爲建安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閩州唐爲建福汀三州地後於此置延平軍五代時改爲延平鎮尋於鎮置鐔州南唐改置劍州宋太平興國中因利州路亦有劍州改曰南劍州屬福建路元至元中陞南劍路後改爲延平路本朝洪武初改爲延平府領縣七

南平縣附郭 將樂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沙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尤溪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順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永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大田縣

衛

延平衛在府治東將樂守禦千戶所在將樂縣治南守禦永安
千戶所在永安縣治東

汀州府東至□□□□□□□□□□□將樂縣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江
府程鄉縣界三百□□□□□□□□將樂縣界八十里南至廣東潮州
一百四十里北自府治至□□□石城縣界□□□□至南京二千八百八十六里
至京師五千二
百二十六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爲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
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置新
羅縣屬晉安郡齊宋梁陳隋皆省唐開元末始開
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爲名天寶初改
臨汀郡乾元初復爲汀州初始新羅大曆中徙治
白石皆長汀縣地五代時初屬閩王氏後屬南唐
宋隸福建路元改爲汀州路

本朝改爲汀州
府領縣八

長汀縣附郭寧化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上杭縣在府城南一百
九十里武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十里清流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一十里連
城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歸化縣　永定縣

衛

汀州衛在府治東守禦武平千戶所在武平縣西

關

武婆寨在上杭縣

興化府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泉州府永春縣界一
百二十五里南至海岸四十里北至福州府
永福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一百四十
里至京師六千四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爲東冶縣地後爲南部都尉地並屬會
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爲南安郡陳隋
閩州隋始置莆田縣隸泉州尋廢唐復置隸豐州
後隸泉州五代時王審知留從效陳洪進相繼據
其地宋析屬平海軍尋以泉州游洋鎮地置太平
軍又改興化軍以莆田仙遊二縣來屬八年始移
軍治莆田宋末改爲興安州元改爲興化路

本朝改爲興化
府領縣二

莆田縣附郭仙遊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衛

興化衛在府城中平海衛在府城東九十里守禦莆禧千
戶所在莆田縣東新安里

邵武府東至延平府順昌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
西建昌府新城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汀州
府寧化縣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江西廣信府鉛山
縣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至
京師四千八
百三十里

禹貢揚州之境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爲冶縣地東漢爲東候官縣地屬會稽
郡三國吳于此置昭武縣屬建安郡晉改縣曰邵
武隋平陳縣廢尋復置屬撫州大業初屬臨川郡
唐改屬建州宋以縣置邵武軍又領歸化建寧光
澤三縣屬福建路元改軍爲邵武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邵武府
領縣四

邵武縣附郭光澤縣在府西八十里泰寧縣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建寧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衛

邵武衛在府治東南

漳州府東至泉州府同安縣界八十里西至汀州府
長汀縣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饒
陽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延平府龍溪縣界二百
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

千五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爲閩中郡漢爲東冶縣地東漢爲南部都尉治晉屬會稽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隋屬閩州唐垂拱初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爲名治漳浦縣開元初徙治李澳川天寶初改漳浦郡乾元初復爲漳州又徙治龍溪五代晉時留從効改爲南州宋復爲漳州元陞爲漳州路

本朝改爲漳州府領縣十

龍溪縣附郭 漳浦縣在府城南一百里 龍岩縣在府城西四百里 南靖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詔安縣 長寧縣在府城東三十七里 漳平縣 平和縣 海澄縣此二縣今查縉紳便覽近時添設皇輿考一統志俱未載 寧洋縣

衛

漳州衛在府治西 鎮海衛在漳浦縣東海濱 守禦六鰲千戶所在漳浦縣東 守禦銅山千戶所在漳浦縣南 守禦玄鍾千戶所在漳浦縣南海濱

關

蒲葵關在龍溪縣西南二十一都

福寧州東至海二百三十里西至建寧府政和縣界四百二十里南至溫州府平陽縣界三百三十里北至溫州府泰順縣界三百里自州至南京二千六十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二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歷朝沿革建置屬漳州其名溫麻晉長溪唐宋其形勝風俗多同福州

福安縣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 寧德縣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

衛

福寧衛在州治東 左右中前後千戶所 大金守禦千戶所在州[illegible]

[illegible]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匆令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頋指殺人尋爲讐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刼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

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

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
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約至
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
里至雙溪口道隘賊伏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
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
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
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
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
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
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

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
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
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
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
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
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攖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
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趣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過大軍密邇二賊並
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

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
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剿得報劉得新率江
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
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
報難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
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
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余
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
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

楷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
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
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
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
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襲敗後皆據山險自
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
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
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
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逆擊殺賊千餘人
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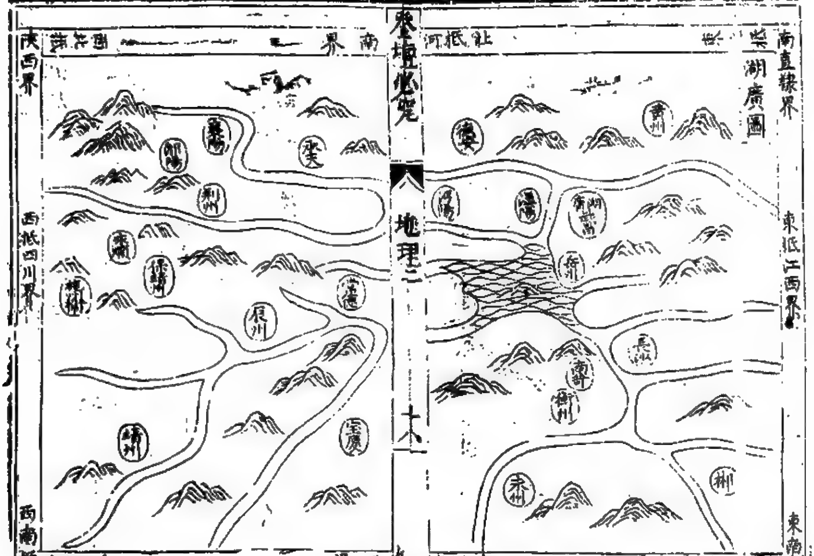
夊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
壽等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
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
據眾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
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
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賊
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
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子
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
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
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
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
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
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
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
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
驍健茂七起事多從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
遂榮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
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
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

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
招撫略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
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葉七起僞子耳遂至屠城邑蹂入閩豈其勢
果猖獗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無紀律不嚴將備不重號
不能禁其萌孽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
之于既熾迨蔓延及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
楷輩怯懦狃于剽掠老師玩寇罔恤七民荼毒
甚矣金濂之出出山伍遙勢已莫挾威飭備未可言功
也又往論出率中官爲監軍聞多作威福讒將
士功反務何賴焉是役也幸而誅茂七猶在
已月中晏使更數月未捷則
朝廷有北[illegible]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尉佗之憂
邪然豈非天幸哉

湖廣圖叙

湖廣古荊州地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與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蘄州府屬）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臂向南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郞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粤（廣東）辰（辰州府）沅（沅州屬州）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厄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恭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㦸（音子倫情之意）縱（音愈慶也）而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搆驕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湖廣布政司

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後治江陵唐貞觀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澧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

于武昌又置荊湖北道宣慰司及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州

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武昌黃州荊州常德永州寶慶辰州長沙衡州襄陽岳州漢陽德安一十三府安陸郴靖沔陽四州置湖廣都指揮使司領武昌武昌左靖州沔陽長沙常德永州永定衡州岳州辰州平溪清浪九溪鎮遠偏橋寧遠沅州五開荊州荊州左荊州右安陸襄陽瞿塘黃州蘄州銅鼓施州寶慶茶陵三十一衛枝江德安夷陵長寧澧州

五千戸所隸湖廣都司按察司分武昌湖南湖北荆南四道監察諸府州衛所而三司並建治於武昌府云

武昌府 東至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界五百二十里西至漢陽府漢陽縣界五里南至岳州府臨湘縣界四百里北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一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一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夷王時地屬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荆州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爲江夏郡唐復爲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爲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時吳遷改武清軍南唐復爲武昌軍宋以鄂州爲荆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領州一縣九

興國州 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 **江夏縣** 附郭 **武昌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嘉魚縣** 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蒲圻縣** 在府城東南三百里 **咸寧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崇陽縣** 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 **通城縣** 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大冶縣** 在州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屬興國州 **通山縣** 在州城西一百八十里

衛

武昌衛 在府治南 **武昌左衛** 在府治西南 **武昌護衛** 在府治南

雞鳴關 在武昌縣 **華容鎮** 在武城縣西五十里 **成山寨** 在咸寧縣西五里

漢陽府 東至武昌府界隔江七里南至沔陽州界二百六十里西至德安府孝感縣界一百里北至黃州府黃陂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鄖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illegible]後屬吳皆爲重鎮[illegible]後治安陸六縣宋[illegible]隋屬復州大業初[illegible]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爲沔州[illegible]陽縣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爲縣紹興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爲漢陽府

本朝因之領縣二

漢陽縣 附郭 **漢川縣** 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衛

武昌衛千戸所 屬[illegible] **右千戸所** 在府治南

襄陽府 東至德安府隨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界一千一百里南至荆州府荆門州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百里至京師六千八百六十七里

禹貢荆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穀鄧鄾盧羅鄀之地春秋時屬楚秦爲南郡南陽郡地漢因之東漢末劉表爲荆州刺史徙治襄陽縣三國魏治置襄陽郡治宜城在襄水之陽故名晉亦爲荆州所東晉初於襄陽僑置雍州梁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初郡廢州存立山南道行臺并總管府煬帝時州府並罷復置襄陽郡治襄陽縣唐初復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復爲襄陽郡又爲襄陽府復爲襄州五代梁改置忠義軍宋復爲襄陽府元爲襄陽路

本朝復爲襄陽府領州一縣六

均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九十里 襄陽縣附郭 宜城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南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棗陽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穀城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光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衛

襄陽衛在府治西南 襄陽護衛 均州守禦千戶所在州

關

鳳林關在峴山南

鄖陽府東至均州界八十里 西至白河界百三十里 南至大昌縣三百三十里 北至淅川縣一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九百余里 至京師二千三百五十里

古屬襄陽 沿革建置與襄陽府同

領縣六

鄖縣附郭 房縣在府西南三百一十里 竹山縣在府東南三百八十里

上津縣在府西北八十里 竹溪縣在府西一百六十里 保康縣在府西北二百 鄖西縣在府北九十里

行都司無治鄖陽衛

鄖陽衛在府治 竹山守禦千戶所在縣 房縣守禦千戶所在縣

德安府東至黃州府黃陂縣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襄陽府棗陽縣界三百里 南至漢陽府漢川縣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河南汝寧府信陽縣界一百八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里 至京師五千六百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 周職方氏荊州澤藪曰雲夢 即此 後屬楚 秦屬南郡 漢屬江夏郡 劉宋始置安陸郡 梁兼置南司州 西魏置安州 後周改為鄖州 隋初郡廢 大業初州廢 復為郡 唐改安州 尋為安陸郡 乾元初復為安州 五代梁置宣威軍 後唐復為安遠軍 周廢安遠軍 宋復置安遠軍 尋復為防禦州 後復為安遠軍 隸京西南路 後隸湖北路 宣和初升為德安府 後徙治漢陽 元復舊治 隸湖北道宣慰司 尋改隸鄂州行省 後隸黃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德安州 隸黃州府 十二年復為德安府

領州一 縣五

隨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安陸縣附郭 雲夢縣在府城南四十六里 應城縣在府城西南八十里 孝感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應山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屬隨州

衛

德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隨州守禦百戶所在州治東

關

平靖關在應城縣北六十里 白雁關在應山縣北九十里 鳳凰關在應山縣東北二十里 武陽關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崎山鎮在應山縣北二十五里

黃州府東至直隸安慶府宿松縣界五百一十里 西至德安府孝感縣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武昌府武昌縣界一十里 北至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界四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五十里 至京師四千九百九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 春秋時為黃國地 後屬楚 楚徙郢於此 又名郢城 秦屬南郡 漢為西陵縣 及郢縣地 屬江夏郡 三國時魏為重鎮 後屬吳 晉置西陽國 東晉以郢城為豫州治所 宋為西陽郡 南齊分置齊安郡 北齊置衡州 陳罷 後周復置 隋改為黃州 大業初改永安郡 唐初復置黃州 天寶初改齊安郡 乾元初復為黃州 並治黃岡縣 中和初徙治郢城 宋還舊治 江濱今府治是也 元為黃州路 隸河南行省

本朝爲黃州府今領州一縣八

蘄州在府城東百一十里 三 黃岡縣附郭 蘄水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一十里 羅田縣在府城東百四十里 一 麻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黃陂縣在府城西百四十里 二 廣濟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蘄州 黃梅縣在州城東一百七十里 黃安縣今查新續設縣新增添設

衛

黃州衛在府治東北 蘄州衛在州治西 三江口在麻城縣北三十里 沙武口在黃岡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即沙武口 團風鎮在府城北五十里 陽邏鎮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赤壁鎮在府城南清源門外

關

虎頭關 黃土關 木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在麻城縣北 岐嶺關在中岐嶺下 雙門關在羅田縣東北 平湖關在羅田縣東北 俱在麻城縣北

荊州府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界六百六十里南至岳州府澧州界一百九十八里北至襄陽府宜城縣界二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爲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爲臨江郡尋復故武帝時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太康初改荊州刺史尋復曰南郡爲荊州刺史治所東晉以爲重鎮梁元帝都此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荊州治江陵大業初罷州爲南郡唐初復爲荊州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又改江陵府號南都宋置荊湖北路淳熙初荊南府尋復爲江陵府元改江陵路天曆初改中興路

本朝改爲荊州府領州二縣十一

夷陵州在府城西五百四十里 歸州在府城西二百二十五里 江陵縣附郭 公安縣在府城東南七十里 石首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松滋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長陽縣在州城西南屬夷陵州 宜都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遠安縣在州城東北二百里 巴東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屬歸州 興山縣屬歸州

衛

荊州衛在府治西 荊州左衛在府城東 荊州右衛在府城南 夷陵守禦千戶所在夷陵州城內 枝江守禦千戶所在枝江縣治 長寧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關

虎牙關在夷陵州西北 南津關在夷陵州南門外 西津關在夷陵州西 白虎關在夷陵州東北六十里 古捍關在長陽縣西七十里 梅子八關俱在長陽縣西南北

岳州府東至武昌府通城縣界二百里南至長沙府瀏陽縣界二百九十里西至荊州府江陵縣界六百二十五里北至荊州府監利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至京師五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以前爲三苗地春秋爲楚國羅國地戰國屬楚秦爲長沙郡漢因之三國吳置巴陵晉分置建昌郡尋復省入長沙劉宋復分巴陵等縣立巴陵郡屬湘州南齊爲巴陵國梁復爲郡兼置巴州隋平陳郡廢改巴州曰岳州治巴陵縣大業初改爲羅州尋復爲巴陵郡唐初蕭銑復置巴州武德中改爲岳州屬江南

西道天寶初復爲巴陵郡乾元初復曰岳州宋屬荆湖北路置岳陽軍節度使紹興間改州曰純改軍曰華容後復州元置岳州路本朝初爲岳州府尋改岳州後復爲府領州一縣七

澧州在府城西五百七十里
巴陵縣附郭
臨湘縣在府城東北九十五里
華容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平江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石門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屬澧州
慈利縣在州城西一百六十里
安鄉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衛

岳州衛在府城東
永定衛在慈利縣西一百八十里
九谿衛在慈利縣九十里
澧州守禦千戶所
守禦大庸千戶所在慈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
守禦添平千戶所慈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
守禦安福千戶所在慈利西北二百九十里
守禦麻寮千戶所在慈利縣北三百里
桑植安撫司在九谿衛西北四百里

關

九溪關與三江口閘口野牛北共四關俱在九溪衛境
魚洋隘在添平千戶所西北五十里又有走避細沙遥望鷄兒中嶺索門石磊長梯龍溪與魚洋共十隘
靖安隘在麻寮千戶所境又有山羊九女櫻桃出谿梅梓欄刀黃家青山守所共十隘
古樓寨在華容境
臺宜寨在石門縣境
安福寨在慈利縣境又有索口西牛武口澧川凡五寨

長沙府東至江西袁州府宜春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衡州府衡山縣界二百三十五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六百九十里北至岳州府巴陵縣界二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八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旁有小星曰長沙應其地爲荆楚地周始名長沙春秋戰國時爲楚黔中地秦置長沙郡漢改爲長沙國治臨湘東漢復爲長沙郡三國時初屬蜀漢後屬吳晉隷荆州永嘉初於此置湘州咸和中罷湘州復隷荆州劉宋復爲長沙國兼置湘州州府齊又改國爲郡隋廢長沙郡置潭州大業初復爲長沙郡尋改置潭州大寶初復爲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爲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隷荆湖南路元至元中改爲潭州路天曆初改天臨路本朝甲辰年改爲潭州府洪武五年復改爲長沙府領州一縣十一

茶陵州在府城南四百八十里
長沙縣附郭
善化縣附郭
湘潭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湘陰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寧鄉縣在府西一百二十六里
瀏陽縣在府東一百五十五里
醴陵縣在城東一百八十里
益陽縣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湘鄉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二里
攸縣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
安化縣在府城西三百六十里

衛

長沙衛在府城內東北
茶陵衛在茶陵州西
喬口鎮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寶慶府東至衡州府衡陽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靖州綏寧縣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永州府東安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辰州府溆浦縣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三百九十五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軫分野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東漢屬零陵郡三國屬吳置邵陵郡屬荆州晉宋齊梁並爲邵陵國陳復爲郡隋初罷郡以其地屬潭州開皇中置建州治邵陽尋廢唐置南梁州貞觀中改爲邵州天寶初又改邵陽郡乾元初復爲邵州五代晉時改爲敏州宋仍爲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爲寶慶路本朝仍改爲府領州一縣四

武岡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八十里 邵陽縣附郭 新化縣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 城步縣 新寧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武岡州

衛

寶慶衛在府治西 守禦武岡千戶所在武岡州治東北

關

巨口關在府城北一十里 白馬關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石羊關在武岡州東二十里 紫陽關在武岡州東一百五十里

衡州府東至長沙府茶陵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寶慶府邵陽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廣東廣州府連州界四百八十里北至長沙府湘潭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里

府禹貢荊州之南境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郡漢初爲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後漢屬長沙桂陽二郡隸荊州三國吳分長沙爲湘東衡陽二郡晉初隸荊州後隸湘州宋爲湘東國南齊改國爲郡尋復爲國梁分湘廣二州置衡州陳增置東衡州以衡州爲西衡州隋初省衡陽湘東二郡置衡州大業初改衡山郡唐復爲衡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初改衡陽郡至德初復爲衡州後置湖南觀察使治此宋隸荊湖南路元置衡州路又置湖南宣慰司

本朝改爲衡州府

領州一縣八

桂陽州在府城東南三百里 衡陽縣附郭 衡山縣在府城東北 來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常寧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安仁縣在府城東二百里 酃縣在府城東三百九十里 臨武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屬桂陽州 藍山縣在州城西南二百里

衛

衡州衛在府治西 鎮守常寧中千戶所在常寧縣治東 守禦桂陽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禦寧溪千戶所在藍山縣西二十里

常德府東至岳州府華容縣界三百六十五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長沙府安化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澧州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六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二百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夷所居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黔中郡漢初改武陵郡治索縣亦名義陵王莽更爲建平郡東漢復曰武陵治臨沅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罷郡改沅州爲朗州治武陵縣大業初改爲武陵郡唐復爲朗州天寶初又改武陵郡乾元初復爲朗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爲朗州後改鼎州陞永安軍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初陞常德府元改爲常德路

本朝甲辰年復爲常德府領縣四

武陵縣附郭 桃源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龍陽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沅江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衛

常德衛在府治西

辰州府東至常德府桃源縣一百四十里南至寶慶府新化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貴州鎮遠府界六百五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里至京師七千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本古黔中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爲長沙武陵二郡地屬荊州東漢仍因三國時或屬吳或屬蜀漢晉宋齊並爲武陵郡地陳分置沅陵郡治沅陵縣隋開皇中

隋郡置辰州大業初復爲沅陵郡唐初復爲辰州
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爲盧溪郡乾元初復爲辰州
州屬江南道宋屬荊湖北路元陞爲辰州路
本朝改爲辰州府領州一縣六
沅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沅陵縣附郭　盧溪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辰溪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漵浦縣在府南一百七十里　黔陽縣在府
城東南八十里屬沅州　麻陽縣在州城北一百三十里
衛　辰州衛在府治東　平溪衛在沅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沅州衛在沅州治
鎮溪軍民千戶所在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
關　巽州寨在州西一百里　托口寨在黔陽縣境　洪江寨在黔陽東洪江溪
永州府東至衡州府常寧縣界二百里西至廣西桂林府全州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界四百二十里北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
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三十五里至

京師六千八百八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
境秦爲長沙郡地漢置零陵郡屬荊州三國爲吳
晉爲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屬荊州宋改零陵郡爲
國南齊改國爲郡梁改營陽爲永陽郡隋罷二郡爲
置永州治零陵縣大業初改爲零陵郡唐初復置
永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爲永州屬
荊湖南路元爲永州路
本朝改爲永州府領州一縣六
道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零陵縣附郭　祁陽縣在府城北一百里
東安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遠縣在州東七十里屬道州　永明縣在州
西七十里　江華縣在州南七十里
衛　永州衛在府治西　寧遠衛在道州治西　枇杷守禦千戶所在永
明縣　桃川守禦千戶所在永明縣西南　守鎮寧遠縣千戶
所在江華縣東南　守鎮江華千戶所在江華縣門外　守鎮錦田
千戶所在江華縣東　守鎮東安百戶所在東安縣東
關　黑石關在府城西北　湘口關在瀟湘二水分流之處　大橋關在府北六
十里　雷石鎮在府城南六十里　順化鎮在府城東六十里　杉木鎮在府
城一百里　鳴水鎮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承天府即古之安陸州東至德安府應城縣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荊州府潛江縣界一百七十里
北至襄陽府宜城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
六百八十里至京師六千二百二十五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爲楚
秦屬南郡漢爲雲杜縣地屬江夏郡宋齊並爲竟

陵郡地梁置南司州北新州之境西魏改南司曰
安州北新曰溫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兼置郢州隋
廢溫州入安陸郡尋廢石城郡入竟陵郡並廢郢州
治長壽及置溫州治京山貞觀初廢郢州以長壽
縣隸郢州尋復置郢州以溫州之京山自入後改富
水郡乾元初復爲郢州元陞爲安陸府隸河南行
省
本朝洪武中改爲安陸州以郢州長壽縣省入直隸
嘉靖中改爲承天府領州二縣五
沔陽州　荊門州　鍾祥縣附郭　京山縣　潛江
縣　景陵縣屬沔陽州　當陽縣屬荊門州
衛　承天衛在府治　沔陽衛在州治
關　興都留守司

塘港關在府城南三十里 池河關在府西北十五里 候埠關在沔陽州城東六十里 范淝關在沔陽州城北一百二十里

靖州東至寶慶府武岡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貴州黎平府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廣西柳州府融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辰州府沅州黔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七十里至京師六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爲黔中郡地漢初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峒誠州五代時湖南馬希範有其地後周時楊正巖以十洞稱徽誠二州宋太平興國中其酋長楊通蘊內附熙寧中收復元豐中仍爲誠州後治渠陽縣元祐初改渠陽軍尋廢爲寨爲沅州後復置誠州崇寧初改爲靖州隸荆湖北路元陞爲靖州路後降爲州屬辰州路

本朝洪武初陞靖州府九年復改爲州以附郭永平縣省入直隸湖廣布政司編戶二十二里領縣四

會同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通道縣在州城南一百里 綏寧縣在州城東一百一十里 天柱縣原係天柱所萬曆二十五年改設在州城西北二百里

衛

靖州衛在州治東 屯鎮汶溪千戶所在州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豐山堡在會同縣境 黃石寨在綏寧縣境 收溪寨在通道縣南五十里通廣西 大田堡在州境又有半鎮零溪等堡

郴州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三百九十里西至衡州府桂陽州界四十里南至廣東韶州府乳源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衡州府耒陽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三千七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屬楚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都郴即此漢初於郴置桂陽郡屬荆州三國時吳蜀分荆州以湘水爲界桂陽以東屬吳晉仍爲桂陽郡初屬江州後屬湘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改桂陽郡唐初置郴州天寶初改桂陽郡乾元初復爲郴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晉改爲敦州漢復爲郴州宋隸荆湖南道元置郴州路隸湖南道宣慰司

本朝改爲郴州以附郭郴陽縣省入直隸湖廣布政司編戶十二里領縣五

永興縣在州城西北八十五里 宜章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興寧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桂陽縣在州城東南二百四十里 桂東縣在州城東二百八十里

衛

守禦郴州千戶所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在桂陽縣東一百十里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東至荆州府巴東縣五百里西至酉陽宣撫司九百里南至安定峒六百八十里北至石柱宣撫司七百五十里自衛治至南京三千四百五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五十里

禹貢荆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国之界戰国爲楚巫郡地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三国吳及晉屬建平郡後周於此置亭州及清江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名庸州治清江縣尋改州爲清江郡義寧初改爲施州唐以州隸江南道亂元開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爲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

本朝洪武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二十三年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編戶三里領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三安撫司八長官司又蠻夷長官司五而容美宣撫司亦在境內焉

大田軍民千戶所在衛城西北三百五十里 施南宣撫司在衛城東百里 東鄉五路安撫司 搖把峒長官司 上愛

茶峒長官司　下愛茶峒長官司　鎮遠蠻夷官
長官司　隆奉蠻夷長官司　忠路安撫司　劒
南長官司　忠孝安撫司　金峒安撫司　西泙
蠻夷長官司　散毛宣撫司（在府城西二百二十里）　龍潭安撫
司　大旺安撫司　東流蠻夷官司　臘壁峒蠻
夷官司　忠建安撫司（在衛城東二百五十里）　忠峒安撫司
高羅安撫司　木冊長官司　鎮南長官司（在衛城南二百五十里）　唐崖長官司　容美宣撫司（在衛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椒山瑪瑙長官司　五峯石寶長官司　石梁
下峒長官司　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

關

五峯關（在衛城東門外）　東門關（在衛城東門山上）　石乳關（在衛竟化孔北上）　深溪關（在大田所西陽路口）　土地關（在木冊忠峒路口）　勝水關（與虎城野熊野牛四關俱在忠建宣撫司境）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東至當州府當州慈利縣三百九十里西至保靖州宣慰司二百二十里南至辰州府沅陵縣三百一十里北至永定衛二百九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蠻夷地春秋楚
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以後為武陵郡地隋為辰
州地唐天授初析置溪州或為靈溪郡五代時屬
楚馬氏宋初為永州羈縻上中下溪三州嘉祐中溪
州刺史彭仕羲叛臨以大兵仕羲降熙寧中築下
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潛自改為永
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改彭天宝又改宣撫司
本朝洪武二年內附六年陞為永順等處軍民宣慰
使司隸湖廣都司
領州三長官司六

南渭州　施溶州　上溪州　臘惹洞長官司
麥著黃洞長官司　驢遲洞長官司　施溶溪長
官司　白崖洞長官司　田家洞長官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東至鎮溪千戶所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施州大田軍民千戶所界三百里南至四川酉陽宣撫司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隋為辰州地唐為
溪州地宋置保靖州屬荊湖北路元為保靖州屬
新添葛蠻安撫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陞保靖州軍民宣
慰使司隸湖廣都司領長官司二而竟內隣隆近
壯董滑石江三巡檢司與湖隸湖廣布政司

五寨長官司　筸子坪長官司

鄖在古爲麋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饉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禀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己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擒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請于永恨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蝟聚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迸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牓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襁負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鬍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啗亂資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遺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

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土著可以塡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於荆州事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優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

令自墾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堅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魯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職國之君自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飢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土豈人情哉況中原聚失業之民褒鄧悠不拼之亡其于体國經野之規容民爲衆之義背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還定者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家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孽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云

湖貴苗 出鴻猷録

湖廣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臘爾諸苗居之苗古三
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戸所稱右屬筸子坪長
官司隷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隷
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
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隷兩省中蟠結寔徒實相數
匿爲然谷土官相轄有戸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獞不
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
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筸子坪
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

斂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土奉之興爵返虐苗多
所求索掠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
剽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
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税糧者官以逋欠
責見戸見戸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
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
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鏜起家爲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
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

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爲巡捕指
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戸五員所印例委
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戸十員乃土
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並事見流官指揮掌印
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爲辰州府學生
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
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憚
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
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其寇誘
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未嘗惠

利故功久不成鏜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
出鏜令千戸某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
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戸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
諸監司挾所隷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
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
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
內實驕横鏜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賞召鏜還爲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
許保吴黑苗復猖亂焚刼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
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爲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

府駐師辰州岳至棄所省官議衆多謂林箐深密累
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
也已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
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參政王崇如故
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
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
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參將石
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議張景賢
而銅仁防禦者石邦憲兆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

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
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
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
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
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
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且以捷聞龍許保實未
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
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刼
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
中居民不數十家雋有瞿塘衛錢更卒戍守時聞苗
寇平城守稍息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人佯
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
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
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
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
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
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刼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
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
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
寖不能制既構永保讐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

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狃撓岳至檄使來見不
出觀慢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
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
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
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
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
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技見于軍門岳以
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督苗冦破
仍以討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
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

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猴吳旦逞等竊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軏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庶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齎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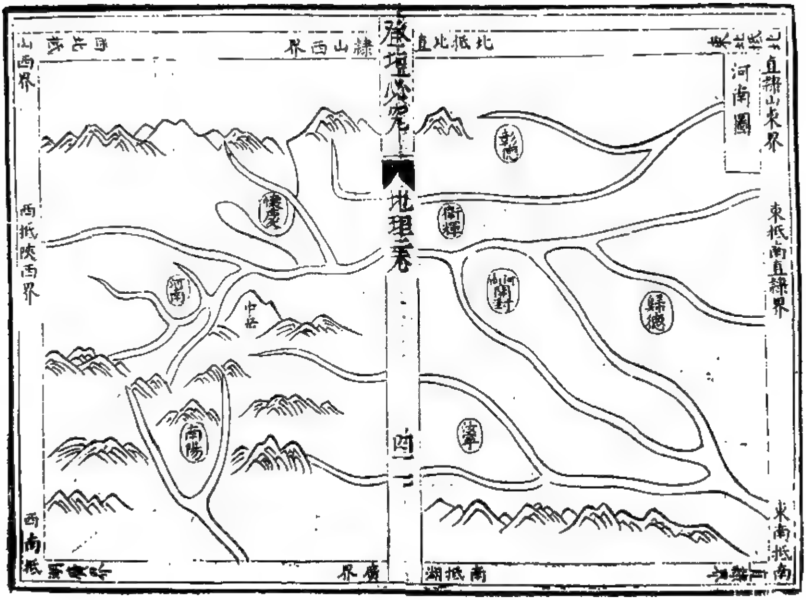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之數年得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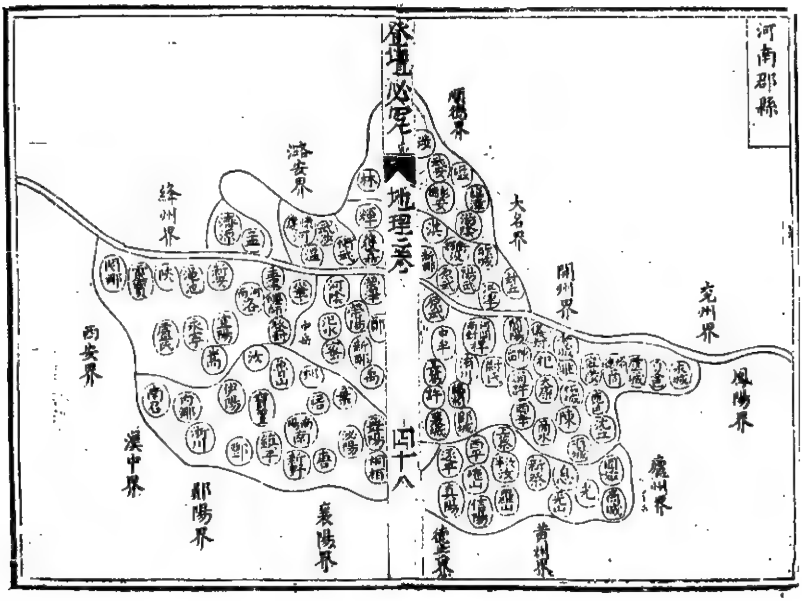
論曰諸苗叢竊之地耳蓋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為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鏜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貫諸蠻一時之安歸詔可保無虞輕班師去何服兵之過也張岳才去用兵不亟撫守之說而陰沮旁撓因循不決歷二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要有幾者亦其之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嘉幾焉但庚戌十二月疏報全捷謂已除撮窟穴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事耶知狄青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同後若岳所當也

河南圖敘

河南古豫州地闔闕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山西）魏（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

之忠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駢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盗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河南圖
北抵北直
隸山西界
西抵陝西界
東抵南直隸界
南抵湖廣界
彰德
衛輝
懷慶
河南
開封
歸德
南陽
汝寧
中嶽


河南郡縣
順德界
潞安界
絳州界
大名界
開州界
兗州界
鳳陽界
廬州界
黃州界
德安界
襄陽界
鄖陽界
漢中界
西安界

河南布政司

河南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魏郡宋都於汴置京東京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七府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南陽信陽彰德弘農陳州懷慶河南潁川睢陽十衛并潁上守禦千戶所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竝治于開封云

開封府 東至直隸鳳陽府宿州界五百一十五里西至河南府鞏縣界三百六十里南至汝寧府上蔡縣界四百里北至衛輝府汲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至南京一千一百七十五里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都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郡地漢爲陳留郡地晉改爲陳留國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以開封省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爲汴州隋初郡廢州如故大業初廢州以其地併入滎陽潁川等郡唐武德初於此置汴州天寶初復改爲陳留郡乾元初又爲汴州興元初自宋州徙宣武軍於此五代梁都於此號爲東京置開封府後唐爲汴州及宣武軍晉漢周皆爲東京開封府宋因之金以此爲汴京貞元初又改爲南京宣宗南遷復都焉元初改爲南京路至元中又改爲汴梁路本朝洪武元年仍改開封府領州四縣三十

陳州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許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禹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　鄭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祥符縣附郭　陳留縣在府城東五十里　杞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通許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太康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尉氏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洧川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鄢陵縣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扶溝縣在府城二百里　中牟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陽武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原武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封丘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延津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蘭陽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儀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商水縣在州城西六十里屬陳州　西華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沈丘縣　項城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臨潁縣在州城南六十里屬許州　襄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郾城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長葛縣在州城北五十里　新鄭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屬禹州　密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滎陽縣在州城西七十里屬鄭州　滎澤縣在州城北五十里　河陰縣在州城西北五十里　汜水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衛

宣武衛在都司西　陳州衛在州治　睢陽衛在睢州治東

關

左崤關在汜水縣西二里即虎牢關

歸德府在開封府城東三百五十里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本古商丘湯所居亳邑地周封微子于此爲宋國秦爲碭郡地漢爲睢陽縣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爲宋州後爲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爲南京應天府治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爲州以睢陽縣省入編戶一十三里領縣五復陞爲府領州一縣八

睢州　商丘縣附郭　寧陵縣　鹿邑縣　夏邑縣　虞城縣　永城縣　考城縣　柘城縣

衛

直隸歸德衛在府治

彰德府東至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界七十里南至大名府濬縣界七十里西至山西潞州壺關縣

界一百七十里北至直隸廣平府邯鄲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一千七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即此春秋爲晉之東陽地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二郡地漢置魏郡治鄴東漢末冀州徙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爲鄴都晉仍爲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爲清都尹後周復改爲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爲相州大業初復改爲魏郡唐爲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爲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爲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本朝改彰德府領州一縣六

磁州在府城北七十里　安陽縣附郭　湯陰縣在府城南四十五里　臨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林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武安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磁州　涉縣在州城西二百里

衛

彰德衛在府治　守禦林縣中千戶所在縣治　守禦磁州中千戶所在州治

衛輝府東至直隸大名府滑縣界五十里南至開封府延津縣界四十里西至山西澤州陵川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彰德府湯陰縣界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殷紂所都朝歌之地周武王克殷分其地爲鄘衛之國屬衛後封康叔於衛春秋時鄘入之戰國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爲汲縣地屬河內郡晉置朝歌郡屬冀州晉改汲郡後魏徙郡治枋頭城而於此置義後周改衛州大業初改汲郡唐武德初復爲義州尋復改衛州天寶初又爲汲郡乾元初復爲衛州屬河北道宋因之金改河平軍徙治胙城元改衛輝路還治汲縣本朝改爲衛輝府領縣六

汲縣附郭　胙城縣在府城東三十五里　新鄉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獲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淇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輝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衛

守禦衛輝千戶所在府治

關

延津關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　臨清關在新鄉縣北

懷慶府東至衛輝府獲嘉縣界四十里西至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河南府鞏縣界七十里北至山西澤州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及南京俱一千八百里

禹貢冀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商爲畿內地周初爲三監及邶鄘衛地後屬晉戰國時又爲魏

衛鄘三國地秦爲三川河東二郡之北境漢初爲殷國尋改河內郡晉爲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置河內郡唐初置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改爲河內郡乾元初復爲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爲南懷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爲懷州改懷孟路延祐中又改懷慶路

本朝改爲懷慶府領縣六

河內縣附郭　濟源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修武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武陟縣在府城東百里　孟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溫縣在府城南五十里

衛

懷慶衛在府治

關

大解關在府城北　碗子城關在府城北大行山上　軹關在濟源縣南　孤嶺關在濟源縣西　河陽關在孟縣西南　黃河關在孟縣南黃河北岸

河南府東至開封府汜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陽府南陽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界四百九十里北至懷慶府濟源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周武王克商定鼎於郟鄏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至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東漢都於此置河南尹兼置司隸三國魏晉亦都此置司州置河南尹司州如故苻秦改爲豫州劉宋初仍置司州後魏改爲洛州孝文自代徙都之又改司州爲河南尹東魏改司州爲洛州改河南尹爲河南西魏又改爲司州北齊爲洛州後周爲東京罷郡爲洛州煬帝徙都于此改豫州尋改河南郡唐初復爲洛州置都督府開元初改河南府初宗以此爲東都光宅初改神都神龍初復爲東都天宝初又改東京五代梁爲西都唐改東都晉改

西京宋以之金置德昌軍興定初號中京置金昌府元爲河南府路

本朝改爲河南府

領州一縣十三

洛陽縣附郭　偃師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鞏縣在府城東百三十里　孟津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宜陽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陝州在府城西三百里

登封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新安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澠池縣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　嵩縣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靈寶縣在州城西六十里屬陝州　閿鄉縣在州城西百三十里　盧氏縣在州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衛

河南衛在府治　弘農衛在陝州　洛陽中護衛在府治　嵩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

關

轘轅關在登封縣西北　石羊關在登封縣東南　鵶鶻關在永寧縣西　函谷舊關在靈寶縣東一十里　函谷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　白楊關在嵩縣東　大陽關在陝州城西　雁翎關在陝州城東南　硤石關在陝州城東　潼關在閿鄉縣西六十里　大谷關在閿鄉縣西秦山峪　白峯關在盧氏縣西　桃林寨在靈寶縣西　皐門關在洛陽舊城

南陽府東至汝寧府遂平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鄖陽府鄖陽縣界二百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界四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至南京一千七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本夏禹之國在周爲申伯舒侯之封春秋時併於楚戰國屬韓秦取韓地自漢江以北置南陽郡治宛以其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曰南陽漢因秦領於荆州光武起兵舂陵更始立於淯水皆在此地晉爲南陽國宋齊並爲南陽郡後魏於穰縣置荆州以荆屬隋初罷郡置鄧州治穰改宛爲南陽縣唐初於南陽縣置宛州尋罷五代至宋因之金置申州元陞爲南陽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十一

鄧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南陽縣附郭

鎮平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唐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泌陽縣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內鄉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屬鄧州　新野縣在州東南七十里屬鄧州　淅川縣　舞陽縣在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屬裕州　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屬裕州　桐柏縣　南召縣

衛

南陽衛在府治　南陽中護衛在府治　守禦鄧州前千戶所在州治　守禦唐縣右千戶所在縣治

關

魯王關在府城北　仙翁關在裕州東北　石夾口關在唐縣東北　象河關在泌陽縣北　昆陽關在葉縣　西夾口關在內鄉縣西北　花園頭關在內鄉縣西北　荊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掌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馬尾鎮在內鄉縣北

汝寧府

東至直隸鳳陽府潁州界二百三十里西至南陽府裕州舞陽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湖廣黃州府黃陂縣界四百五十里北至開封府陳州西華縣界二百一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三百里至南京一千二百五十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春秋沈蔡二國地秦屬潁川郡漢置汝南郡劉宋立司州號其城曰懸瓠後魏改爲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舒州尋復曰豫州又改爲溱州後改蔡州汝南郡如故隋初廢郡大業初廢州復爲汝南郡治汝陽縣唐初置豫州天寶初改汝南郡乾元初復爲豫州寶應初仍改蔡州宋爲淮康軍節度使金改鎮南軍元爲蔡州後陞汝寧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十六

信陽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光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汝州在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汝陽縣附郭　上蔡縣在府城北四十五里　確山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新蔡縣在府東五十里　西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遂平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真陽縣　羅山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屬信陽州　光山縣在州西四十五里屬光州　固始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　息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商城縣　魯山縣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屬汝州　郟縣在州東九十里屬汝州　寶豐縣屬汝州　伊陽縣屬汝州

衛

信陽衛在縣治　直隸汝寧千戶所在府治

關

冥阸關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　平常關在信陽縣西北　恨這關在信陽縣西南　武勝關在信陽縣南　長臺關在信陽縣北　大埠關在信陽縣東　九重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破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大勝關在羅山縣南一百四十里　五關在光山縣西南　木陵關在光山縣南一百三十二里　城關在商城縣南四十里　五水關在固始縣南一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地理卷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山東山西陜西四川輿地説

王鳴鶴曰蓋我
國家定鼎燕都南面而莅中原東則有遼陽青兖朔其左西北則上谷雲中迄於隴西以蔽其右貽億千萬禩磐石之安斯則形勝居多也然二百餘年之間亦有大謬不然者土木之變爲國大創

世廟時虜薄郊甸烽火達於甘泉或闌入各邊大肆剽掠蜂聚蟻結猝難蕩掃甚至由華昌直侵益部爲中土憂夫豈形勝可足恃耶慨自秦漢以來犬羊之性未易化誨馴擾其勢然爾頑未聞以區區島夷不足當漢一大郡廼妄夷我外藩煩何我邊圉遂壓我軍越境而禦竭府庫而赴之樂浪玄菟之界繹騷旁午此其時何時也夫中國屢詘于北虜而再詘于東夷財力俱困智者抱杞人之憂危孰甚焉即巳蜀山水襟束自相藩籬亦安保其内訌之不作而畨爨之盡弭哉噫可慮也巳

山東圖叙

山東古青兖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泝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兖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禄是供六郡斂輸於斯爲急而青濟（青州濟南）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葢交病之若遼陽（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

蕃性遷徙講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登州）萊（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船至此輒壞）抵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滄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葢嘗治閘（故蹟在遼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北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有可講者

山東布政使司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齊郡琅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嵩濟寧東昌寧海靈山成山平山鰲山靖海安東威海萊州臨清十六衛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所又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濟南府

東至青州府臨淄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茌平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兗州府寧陽縣界三百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吳橋縣界三百一十七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為齊地秦屬齊郡漢初爲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爲濟南郡東漢仍爲國俱治東平陵晉後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後魏改爲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郡罷存州後改爲齊郡唐復爲齊州天寶初改爲臨淄郡尋改爲濟南郡乾元初復爲齊州宋陞爲興德軍又陞爲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爲濟南路

本朝復改爲濟南府

領州四縣二十八

泰安州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德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武定州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濱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　歷城縣附郭　章丘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鄒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淄川縣在府城東二百三十里　長山縣在府城東北二百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三百二十里　齊河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齊東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濟陽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禹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臨邑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長清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肥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青城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二十里　陵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四十里　新泰縣在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屬泰安州　萊蕪縣在州城東一百四十里　德平縣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屬德州　平原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陽信縣在州城北四十里屬武定州　海豐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樂陵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商河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利津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濱州　霑化縣在州城西北六十里　蒲臺縣在州城南三十里

衛

濟南衛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衛在州治　直隸德州左衛在州治　直隸武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肥城守禦千戶

所在縣治

關

鹿角關在臨邑縣北

兗州府東至直隸淮安府贛榆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直隸徐州沛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濮州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濟南府肥城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京師與南京俱一千二百三十里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時爲魯國戰國屬楚秦爲薛郡漢爲魯國及泰山山陽郡地東漢爲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州晉改爲魯郡劉宋元嘉末復置兗州於瑕丘北齊改爲任城郡隋罷郡爲兗州大業初改爲魯郡唐爲兗州天寶初又爲魯郡乾元初復爲兗州後陞泰寧軍五代周復爲州宋初復爲泰寧軍重和初改爲襲慶府金仍爲兗州復爲泰寧軍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爲兗州隸濟寧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中陞爲兗州府領州四縣二十四

曹州在府城西二百里 濟寧州在府城西六十里 東平州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沂州在府城東三百六十里 滋陽縣附郭 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 寧陽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鄒縣在府城東六十里 泗水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滕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嶧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 金鄉縣在府城西南百八十里 魚臺縣在府城南一百七十里 單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 城武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曹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曹州 定陶縣在州東南五十里 嘉祥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濟寧州 鉅野縣在州城西北百里 鄆城縣在州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汶上縣在州東南六十里屬東平州 東阿縣在州西北七十里 平陰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陽穀縣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壽張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郯城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屬沂州 費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衛

直隸沂州衛在沂州治 濟寧衛在濟寧州治 兗州護衛在府治東 滕縣守禦千戶所在滕縣城西 東平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關

陽關在魯城北

東昌府東至濟南府長清縣界一百里西至直隸廣平府[illegible]平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二[illegible]五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故城縣界二百五[illegible]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四十里至南

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

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春秋時齊西鄙聊攝地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爲東郡地晉魏隸平原郡晉因之劉宋置魏郡後魏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治聊城未幾州廢隋初郡廢後置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天宝初改爲博平郡乾元初復爲博州五代晉徙治孝陵宋屬河北東路淳化間移今治金屬大名府路元初隸東平路至元初析爲博州路尋改爲東昌路

本朝改爲東昌府領州三縣十五

臨清州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高唐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濮州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聊城縣附郭 堂邑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博平縣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丘縣在府城西二百里屬臨清 莘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清平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冠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館陶縣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

縣在州北七十里屬高唐　夏津縣在州西五十里　武城縣在州西北二百廿里
范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屬濮州　觀城縣在州西北七十五里　朝城縣在州北[illegible]
十里　茌平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衛

平山衛府治東　東昌衛在府治西　臨清衛在臨清州　濮州備禦
千戶所在州治

青州府東至萊州府濰縣界一百里南至兗州府沂州界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濟南府淄川縣界
一百二十里北至濟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周禮正東曰青州
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
於此爲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爲青州東
漢爲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爲益

都城晉爲齊樂安二國地安帝時慕容德僑立南青
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
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爲齊郡隋
改爲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爲青州後改北海郡
乾元初復爲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改鎮海軍
金爲益都府元改益都路
本朝改青州府領
州一縣十三
莒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益都縣附郭　臨淄縣在府城西三十里　博
興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高苑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樂安縣在府
城北九里　壽光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昌樂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臨朐
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安丘縣在府城東二百里　諸城縣在府城東三百
里　蒙陰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五十里　沂水縣在州城西北七十里屬莒州　日
照縣在州城東一百五十里

衛

青州左衛在府治東　諸城守禦千戶所在諸城東

關

紫金關在蒙陰縣東南五十里　穆陵關在太峴山

登州府東至海七百里南至萊州府即墨縣界四百里西至萊州府掖縣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海
三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一千九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爲斟尋國唐虞時
爲嵎夷地春秋時爲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爲齊郡
地漢屬東萊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
城置東牟郡北齊省東牟人長廣郡自昌陽縣移
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
唐復置牟州治牟平文登置登州治文登貞觀間二
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
蓬萊縣天寶初改州於東牟郡乾元初復爲登州

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金屬山東路元初屬益都
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陞爲登州府領州一縣
七
寧海州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蓬萊縣附郭　黃縣在府城西南六十里
福山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棲霞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招遠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萊陽縣在府城南二百五十里　文登縣在州東南一百
二十里

衛

登州衛在府治　大嵩衛在萊陽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寧海衛在寧海州治
靖海衛在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　成山衛在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　威海衛
在文登縣北九十里　寧津守禦千戶所在文登縣東北二十里　福山備

衛中前千戶所在福山縣治　奇山守禦千戶所在福山東北二十里　新開海口在府城北

萊州府

東至登州府萊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南至青州府諸城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岸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爲萊子國齊侯遷萊于郳在國之東故曰東萊秦爲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屬青州東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後治于掖劉宋仍改爲郡徙治曲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光州爲萊州後復爲東萊郡唐爲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爲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陞爲萊州府領州二縣五

平度州在府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掖縣附郭　濰縣

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屬平度州　昌邑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高密縣在州西五十里屬膠州　即墨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衛

萊州衛在府治東　靈山衛在膠州東南九十里　鼇山衛在即墨縣東四十里

膠州守禦千戶所在膠州城內　浮山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南九十里　雄崖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東北九十里

遼東都指揮使司

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西至山海關一千一十五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北至開原三百四十里自都司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五千四百里

禹貢冀青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天文箕尾分野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漢初因之武帝滅朝鮮地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爲國仍隸平州後爲慕容垂所據後魏仍爲遼東郡隋初又爲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又置都督府後又置安東都護以統之尋爲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遼東故城以居名門東平郡尋陞南京又改爲東京金初因之後置遼陽府元爲東京路尋改遼陽路

本朝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八年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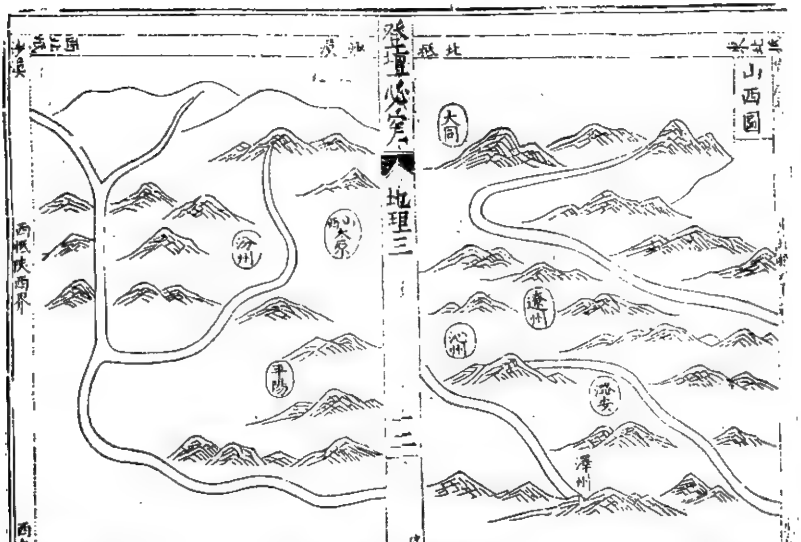
定遼中衛附郭　定遼左衛附郭　定遼右衛附郭　定遼前衛附郭　定遼後衛附郭　東寧衛附郭　海州衛在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　蓋州衛在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　復州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金州衛在都司城南六百里　廣寧衛在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　廣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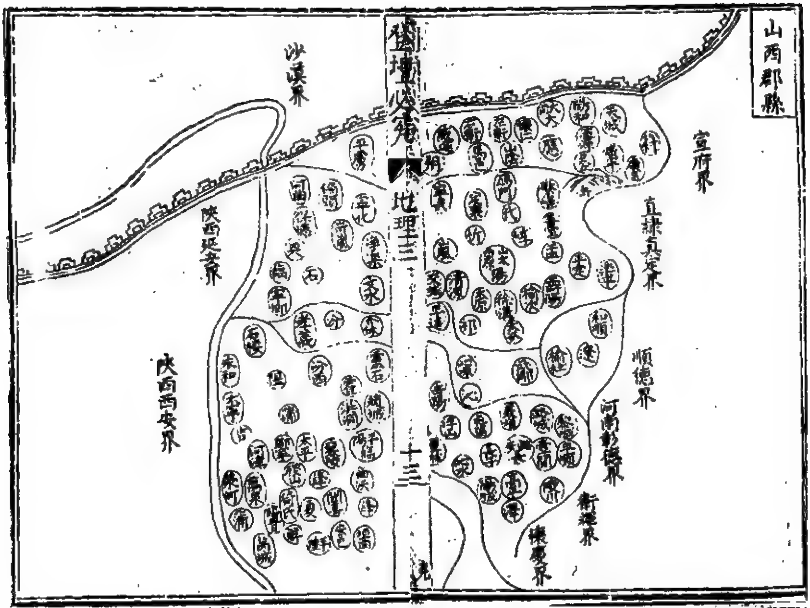
中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以上三衛俱在廣寧衛城內　義州衛在都司城西北五百四十里　廣寧後屯衛在義州衛城內　廣寧中屯衛在都司城西北六百里　廣寧左屯衛在錦州城內　廣寧右屯衛在都司城西五百四十里　廣寧前屯衛在都司城西九百六十里　寧遠衛在都司城西七百七十里　瀋陽中衛在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　鐵嶺衛在都司城北二百四十里　三萬衛在都司城北三百三十里　遼海衛在開原城內　安樂州　自在州

關隘詳載九邊圖內今不備刊

山西圖叙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漠(沙漠是)秉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河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可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屬)之鑛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潞府屯軍)潞城(潞州屬縣)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弊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卹臣誠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山西布政使司

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澤潞汾沁遼五州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

左太原右太原前振武平陽潞州鎮西七衛保德州寧化沁州汾州四所又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大同後大同左大同右天城陽和鎮虜玉林高山雲川朔州威遠安東中屯十三衛山陰馬邑二所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冀南冀北河東等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太原府 東至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三百八十五里南至沁州武鄉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延安府吳堡縣界五百五里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三百五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illegible]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舜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州置并州成王封弟叔虞於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兼置并州東漢末省并入冀三國魏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為國晉為劉淵據後沒於石勒後魏仍為太原郡後周置并州總管隋初郡廢大業初罷州為太原郡唐為并州後置大都督府開元中改并州為太原府屬河東道天寶初加號北京五代時唐為西京又改北京宋以榆次縣置并州後徙治陽曲縣唐明鎮即今治嘉祐中復為太原府兼河東節度金改軍曰武寧後曰河東路元改置太原路大德中改冀寧路

本朝仍為太原府領州六縣二十二

平定州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　忻州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代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　岢嵐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保德州在府城北五百里　石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一十里　陽曲縣附郭　太原縣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　榆次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太谷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祁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徐溝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清源縣在府城西南八十里　交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文水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壽陽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臨縣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盂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靜樂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河曲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樂平縣在州東南六十里屬平定州　定襄縣在州東五十里屬忻州　五臺縣在州南一百四十里屬代州　繁峙縣在州東七十五里　崞縣在州南六十里　嵐縣在州東南百四十里屬岢嵐　興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寧鄉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屬石州

衛

太原左衛在府治西南　太原右衛在府治東南　太原前衛在府治西南　振武衛在代州城東南　鎮西衛在岢嵐州城西　寧化守禦千戶所在靜樂縣北一百八十里　保德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直隸平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城東　雁門守禦千戶所在州北三十五里

關

天門關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石嶺關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馬陵關在馬嶺　隆州谷北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　伏馬關在盂縣東北七十里　榆棗關在盂縣東一百二十里　偏頭關在河曲縣北一百二十里　葦澤關在平定州東北八十里　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　雁門關在代州北二十里　郎嶺關在繁峙縣東一百里　平刑關在繁峙縣東一百四十里　合河關在興縣東北又有蔚汾關　兩嶺關在靜樂縣南六十里又縣東八十里有沙婁嶺隘　天澗保隘在河底坑堡北五里又州西北八十里十坑堡隘東又有共谷保隘

平陽府東至澤州沁水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黃河岸二百六十五里西至黃河岸二百一十里北至汾州孝義縣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平陽即此以其地在平水之陽故名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為河東郡地三國魏始置平陽郡晉仍舊後魏兼置為東雍州孝昌中改唐州建義初改晉州隋改郡曰平河州尋廢郡改為州大業中改臨汾郡義寧初復改平陽郡唐改為晉州天寶初改平陽郡乾元初復為晉州五代梁置定昌軍節度改建雄　宋州軍仍舊政和中陞州為平陽府金屬河東南路元初為平陽路大德中改晉寧路

本朝改平陽府領州六縣二十九

蒲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解州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絳州在府城南一百

九十里

霍州在府城北一百四十五里 吉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隰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臨汾縣附郭 襄陵縣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洪洞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浮山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趙城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岳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一十里 曲沃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翼城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汾西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蒲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臨晉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屬蒲州 榮河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 猗氏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五里 萬泉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九十里 河津縣在州城東北二百七十里 安邑縣在州城東五十里屬解州 夏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聞喜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平陸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芮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稷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絳州 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 垣曲縣在州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靈石縣在州城北一百屬霍州 鄉寧縣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屬吉州 太寧縣在州城西南九十五里屬隰州 石樓縣在州城北九十五里 永和縣在州城西一百五里

衛

平陽衛在府治東 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關

平陽府關隘 大慶關在蒲州西門外 風陵關在蒲州南六十里 烏仁關在吉州西七十里 平渡關在吉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窟龍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 永寧關在永和縣西一十五里 永和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興德關在永和縣西六十里 鐵羅關

在永和縣西南七十里 馬鬬關在大寧縣西七十五里 陰地關在靈石縣南二十里 大平關在襄陵縣南三十五里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 留莊隘在中條山路通垣曲縣 龍尾磧在鄉寧縣西一百里路通陝西韓城

大同府

東至直隸保安州深井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大原府代州雁門關二百九十里西至大同右衛黃土山墩二百三十里北至本府舊宣寧縣猫兒莊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二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虞周屬并州天文昴畢分野春秋時北狄所居戰国屬趙秦為雲中雁門代郡地東漢末郡廢三國魏屬新興郡晉改屬雁門後魏徙都平城置司州牧及置代尹又置北恒州後周廢齊以其地屬代朔雲三州唐初復置北恒州治雲中縣尋廢開元中置雲州天寶初改雲中郡乾元初復為雲中五代唐以雲州置大同軍節度遼陞西京府曰大同金因之元改置大同路

本朝改為大同府領州四縣七

渾源州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應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朔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八十里 蔚州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大同縣附郭 懷仁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山陰縣在州西六十里屬應州 馬邑縣在州東四十里屬朔州 廣靈縣在州西六十里屬蔚州 廣昌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靈丘縣在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衛

山西行都司 大同前衛 大同後衛俱在府治 大同左衛 雲川衛二衛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大同右衛 玉林衛俱在府西北二百二十里 陽和衛 高山衛俱在府治東北一百三十

至天城衛 鎮虜衛俱在府治東北一百八十里 威遠衛在府治西一百八十里 朔州衛在府治東 安東中屯衛在應州東北以上俱隸山西行都司 蔚州衛在州治西 山陰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南隅 馬邑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廣昌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關口

雁門關在馬邑縣東北七十里南通代州 隘門關在蔚州西南四十里今名石門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通保定唐縣西十里有岔頭口 亂嶺關在渾源州東四十里 閉山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自此而西有小石大石二口又折而南有黑峪火峪二口 瓷窯口在渾源州南一十里又有李峪大小麥雲二口 北婁口在應州東南四十里過東有黃沙徐峪康峪三口過西有牛擋大石小石三口 茹越口在應州南四十里西接胡

登壇必究　地理三　十九

峪口共關有時峪翁拜峪明祖峪狼峪神堂峪水峪馬峪等十三口 寧武軍口在朔州南一百二十里 偏嶺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過北有大峪小峪芦子阿毛四口 龍灣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沙家五人亦石岔子四峪過西有東寺西寺白樹石門寬峪水峪七口 林關口在廣靈縣西南四十里東有直峪口西乃岔山口火燒嶺 小峪口 虎峪口與廣靈口將軍循莊口大小白括二峪口陽和前後二口俱在陽和衛境 白陽口與榆林磚磨水磨等口俱在天城衛 水南寨與順城牛欄等寨俱在廣靈縣 對節寨與栲栳饅賊孟良等寨俱在廣昌縣

汾州東至太原府祁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太原府石州界六十里南至平陽府靈石縣界一百里北至太原府汶水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八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皆為太原郡地三國魏置西河郡治茲氏縣晉為西河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子城後移治茲河北齊改置南朔州後周改為介州隋初郡廢大業中州廢復為西河郡治隰城縣唐初改浩州尋改汾州天寶初改西河郡乾元初復為汾州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復為汾州屬太原路

本朝以西河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九十五里領縣三

汾陽縣 孝義縣在州城南三十五里 平遙縣在州城東八十里 介休縣在州城東七十里

衛

汾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金鎖關在州城西三十五里 子嶺關在介休縣南六十里 普同關在平遙縣南五十里 溫泉鎮在孝義縣西九十里

登壇必究　地理三　二十

遼州東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沁州武鄉縣界四十里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地漢為涅縣地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後魏置遼陽縣北齊省隋改置遼山縣屬遼州大業初州廢以縣屬并州唐初復置遼州治樂平縣尋移治遼山改為箕州先天初又改儀州中和間復曰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中州廢入平定軍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金仍舊元屬平陽路

本朝以遼山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二十七里領縣二

榆社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和順縣在州城北九十里

關

黃澤關在州城東南太行山 馬陵關在榆社縣西北 榆嶺關在和順縣東太行山

沁州 東至潞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霍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路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原府太峪縣界三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晉地後屬韓又屬趙秦漢皆上黨郡地後魏置義寧郡隋初郡廢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爲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陽城郡乾元初復日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陽路

本朝洪武初以附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六十六里領縣二

沁源縣在州城北二百里 武鄉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衛

沁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關

紫店關在沁源縣北 昂車關在武鄉縣北

潞安府 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平陽府岳陽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澤州高平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遼州界二百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里至南京二千二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時爲黎國書曰西伯戡黎即此後爲赤狄潞子國晉滅潞子嬰兒後立黎國戰國初爲韓之別都後屬趙秦置上黨郡治長子晉後治潞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大業初改潞州爲上黨郡尋置上黨縣唐復爲潞州天寶初改上黨郡乾元初復爲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復昭義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爲隆德府金復爲潞州元初爲隆德府尋復爲潞州屬平陽路

本朝以上黨縣省入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七十里領縣八

長治縣附郭 長子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 屯留縣在州城西北五十五里 襄垣縣在州城北九十里 潞城縣在州城東北四十里 壺關縣在州城東二十五里 黎城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一十里 平順縣三十一里

衛

潞州衛在州治南 瀋陽中護衛在州治

關

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 五峪關在黎城東北二十八里 十八盤隘在壺關縣東南八十五里 正梯隘在壺關縣東一百一十里 樹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澤州 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界四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縣界二百九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潞州長子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至南京亦一千八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爲上黨郡高都縣地漢爲上黨河東二郡地後魏置建興郡治高都城兼置建州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爲高平郡隋廢郡改建州爲澤州治丹川縣大業初廢州置長平郡唐初復改置建州又於高平縣置蓋州尋廢建州徙蓋州治晉城縣又置澤州治濩澤縣貞觀初廢蓋州而以澤州治晉城天寶初改爲高平郡乾元初

後爲澤州會昌初屬河陽府宋屬河東道金屬平陽府元屬平陽路本朝以晉城縣倂入洪武元年改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六十七里領縣四

高平縣在州城北八十三里陽城縣在州城西一百里陵川縣在州城東一百四十三里沁水縣在州城西二百里

衛

寧山衛在州治東北

關

天井關在城南太行山長平關在高平縣北

撫定大同 出鴻猷錄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阸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刼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遠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衆稍戢廼脇鎮巡爲奏乞　赦宥　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

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刼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擂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亂卒刼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擂殺五十餘人仍笞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它鎮參將李賢者率兵往陝西征回賊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村落人詈之陝西兵詭駭之曰爾大同軍爲亂　朝廷將令我輩回軍將殺之

尚何恡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妥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勑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容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　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　代王曲應之僻去　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　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討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討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寘業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請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

柰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發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　勑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刼軍器令首

官衆稍寧二月二十七日郭疤子胡雄旣潛入城度
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
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此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
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
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　詔荅之賞賚有差嗣是
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安
數年天祐還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
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皆其不
察机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貫鈕者又不能
体國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禍而舉國莫
生焉按此遂多因循姑息至此獲无任事之臣則
尚焉而邊負巳大天下事難行拂人情而成大功
者非一龍頭屯田豈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樂迁
者不果一二姦宄豈能爲梗哉故行之有遂五堡未
必不可達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加矣彼肯以安慶
邪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
患之亂則彰也至天祐之擒首惡散脇從以祓
危之速寄身于究逆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机
況定內外安堵其功豈可誣哉顧不免有姑息之
遺糜費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
者況蹴摹之覺以罷去過哉

再定大同　出鴻猷錄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
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
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郤永總兵鎮之
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
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
尤酷爲捶刑暨役與鎮卒李當子王寶等六七人倡
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
兵炁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炁變法不可廢請討
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炁變脇從宥弗治

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剿之倣督
僉事孫允中等討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
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乃今捻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
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
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
又伍堡事
朝廷巳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
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四鎮
御史蘇佑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

黨傚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
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曉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
源清遣兊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
城中歡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譁起爲亂傚令兊中
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
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
橫不可制閉城門弗敢少選郤永師至整隊及城亂
兵閉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傚兊中亟馳往諭衆曰城
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傚與兊中計曰
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

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
遂劾傚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兊中往見之言將士妄
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兊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
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剿之不可乃以
江桓總兵權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
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
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

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奏宗室諸文
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
趙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
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
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
叛卒指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
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　京師中
外洶洶　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
再發總制兵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

而御劉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
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
因勾虜既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
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
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
臣備虜察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劉出中外
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
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
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詐爲內應時指揮馬升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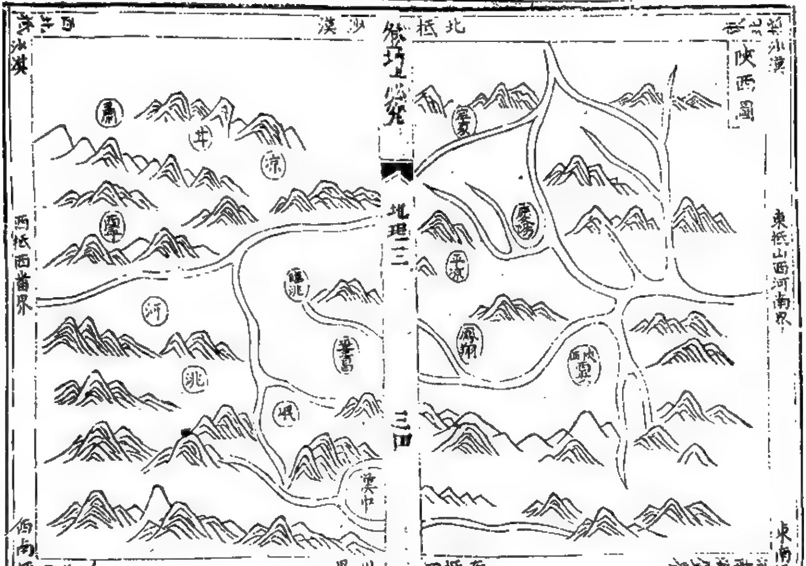
賊所擁戴咸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𦋺委心焉遂
揷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
淸源淸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
焉𦋺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淸知不可爲
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
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允
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
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
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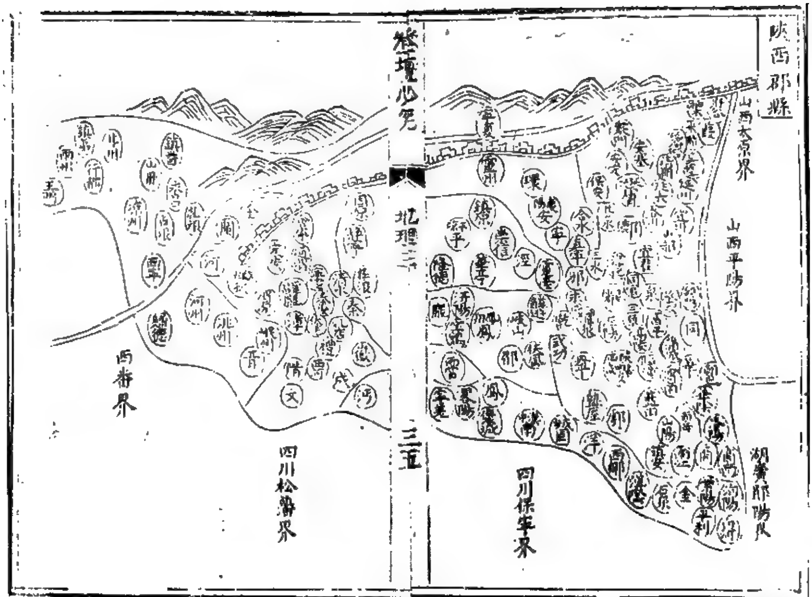
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乃進馬𦋺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
二十四級獻轅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
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衆果夜驚繼祖
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乃榜諭城
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捕殺一
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
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
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
瓚還居上谷遥制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
永猶郤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 御劄以安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骼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
璽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
賞疏上久之逮劉源淸郤永下獄源淸削籍去永降
級立功贈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論曰戰士戕殺主帥 國憲且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至釀大亂邪倣始論罪不問非也源淸讓討之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論邪乃以攻蠻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鎮之地謬甚矣扁讀本兵猶可諉之事難遙度也源淸受 國重托乃憤其謀不得已而甚爲亂階
[illegible]

陝西圖叙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固原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鞏昌）鳳（鳳翔）之墟若延（延安）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稍差易

葢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鎮）河套（延安地境是）盡爲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甘州）涼（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若且亦不刺（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臨地方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頒賚其利）而邊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蠶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陝西布政司

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隷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刺史察舉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司隷如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内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内道以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鄜西等處行中書省于安西置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于甘

州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西安鳳翔平涼慶陽延安鞏昌臨洮漢中八府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西安後平涼慶陽延安綏德鞏昌臨洮漢中秦州蘭州洮州岷州河州寧夏寧夏中寧夏前寧夏左寧夏右屯寧羌二十一衛鳳翔金州靈州文縣四千戶所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左甘州右甘州中甘州前甘州後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十二衛及鎮夷古浪二千戶所置

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內二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六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西安府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三百五十里西至鳳翔府扶風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漢中府金州界六百八十里北至延安府宜君縣界三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六百五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三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王畿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郡尋罷郡復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東漢於此置雍州尋罷三國魏改尹為守晉置雍州理京兆未幾為劉石符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京兆尹隋初置雍州尋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州又改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為佑國軍五代梁改永平軍後唐復為京兆府晉改曰晉昌漢改曰永興宋仍改京兆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

商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 同州在府城東北二百八十里 華州在府城東二百里 耀州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 乾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邠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五十里 長安縣附郭 咸寧縣附郭 咸陽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興平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臨潼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涇陽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高陵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鄠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藍田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盩厔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鎮安縣在府城南三百五十里 洛南縣 山陽縣 商南縣俱屬商州 朝邑縣在州城東三十里屬同州 郃陽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澄城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白水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華陰縣在州城東七十里屬華州 渭南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華州 蒲城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華州 三原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耀州 同官縣在州城北七十五里屬耀州 富平縣在州城東南七十五里屬耀州 醴泉縣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屬乾州 武功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屬乾州 永壽縣在州城北九十里屬乾州 淳化縣在州城東二百里屬邠州 三水縣屬邠州 長武縣新設

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安後衛 西安右護衛以上俱在府治 直隸潼關衛在潼關城

關

潼關在華陰縣東四十里 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置關 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 武關在商縣東一百八十里 駱谷關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穆陵關在永壽縣南四十里 蒲津關在朝邑縣東黃河岸關下

鳳翔府東至西安府武功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鞏昌府清水縣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漢中府鳳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平涼府靈臺縣界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至南京四千八百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岐周地春秋戰國為秦地始皇并天下以屬內史漢初更內史名中地郡後復故景帝分屬右內史武帝更曰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為三輔三國魏為扶風郡晉為秦國後魏置秦平郡又於郡東置雍城鎮後改鎮為岐州西魏為岐陽隋初為岐州大業初改為扶風郡唐初復為岐州天寶初改扶風郡至德初

改鳳翔郡尋改鳳翔府號西京五代罷京名屬關內道五代時屬鳳翔西道宋仍爲府屬秦鳳路金置天興軍屬陝西西路元爲鳳翔路

本朝爲鳳翔府領州一縣七

隴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鳳翔縣附郭 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 寶雞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扶風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郿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麟遊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汧陽縣在府城東九十里屬隴州

衛

鳳翔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關

隴關在隴州西七十里 二里關在寶鷄縣西南四十里 大散關在寶鷄縣南五十里 金牙關在寶鷄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

石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 金兜堡在隴州西北四十里

漢中府東至湖廣襄陽府上津縣界一千四十里西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二百七十里南至保寧府巴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鳳翔府寶鷄縣界六百四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五百四十里

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秦置漢中郡漢高祖初爲漢王都南鄭即此武帝分隸益州部東漢末爲張魯所據改漢中曰漢寧曹魏後爲漢中郡尋入蜀漢後又屬魏置梁州晉陷於蜀桓溫平蜀復置梁州末幾又陷於苻秦尋梁及後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爲漢川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爲漢中郡唐初復爲梁州開元中改曰褒州尋復舊名天寶初又改爲漢中郡乾元初復爲梁州德宗時爲興元府唐末蜀王氏孟氏繼有其地宋平蜀仍爲興元府元爲興元路

本朝洪武三年改漢中府領州二縣十四

寧羌州 興安州即古之金州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 南鄭縣附郭 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 城固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洋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鄉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鳳縣在府城西北三百八十里 沔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略陽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一十里屬寧羌 平利縣在州南九十里屬金州 石泉縣在州西八十里 洵陽縣在州東一百七十里 白河縣 漢陰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紫陽縣

衛

漢中衛在府治 寧羌衛在沔縣北一百九十里 守禦沔縣右千戶所在縣治 金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青石關在府城南九十里 雞頭關在褒城縣北八里 漢陽關在褒城縣西北二十里 虎頭關在褒城縣北二百里 陽平關在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 馬嶺關在鳳縣西三十里 偃人關在鳳縣境路 方山關在漢陰縣西三十二里 土門隘自青岡平蓋過武林山寨至此甚峻險

平涼府東至西安府邠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鳳翔府隴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界四百一十里北至慶陽府環縣界二百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里至南京三千二百八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朝那故地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治高平晉徙治臨涇後魏於涇原縣置武州屬太平郡後周屬原州隋安定郡治安定縣又析置平涼郡治平高唐初屬原州元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後陷於吐蕃中和間復置宋爲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治所政和中置平涼軍金元皆爲平涼府

本朝因之領州三縣七

固原州

涇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靜寧州在府城西二百三十里 平涼縣附郭 崇信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華亭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鎮原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涇州 莊浪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屬靜寧州 隆德縣在州城東九十里

衛

平涼衛在府治東 安東中護衛在府治

關

通稍關在府治東五里 木峽關在鎮原縣西南境內 蕭關在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瓦亭關在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天聖寨在開城縣東北一百里

長武寨在涇州東七十里 定川寨在鎮原縣西北二十里 靜邊寨在靜寧州西七十里 得勝寨在靜寧州南一百五十里 治平寨在靜寧州南八十里

新城鎮在鎮原縣西五十里

鞏昌府東至鳳翔府隴州界五百五十里西至臨洮府渭源縣界七十五里南至漢中府百縣界一千三百里北至平涼府靜寧州界六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三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狄戎羌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靈帝時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獂道晉仍舊復魏為隴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至德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中崇寧中改鞏州金始為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鞏昌府領州三縣十四

秦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階州在府城南八百里 徽州在府城東四百八十里 隴西縣附郭 安定縣在府城北二百八十里 會寧縣在府城北二百二十里 通渭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漳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寧遠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伏羌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西和縣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成縣在府城東六百里 秦安縣在州西北九十里屬秦州 清水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 禮縣 文縣屬階州 兩當縣在州東八十里屬徽州

衛

鞏昌衛在府治 秦州衛在州治 禮店守禦千戶所在秦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階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石榴關在秦州南九十里又南一里舊有關 大震關在清水縣東三十里 熟羊寨在府城北四十里 通安寨在會寧縣境 栢關寨在西和縣內 定西寨在秦州西北領六堡 三陽寨在秦州北領十四堡 三岔堡在府城北二十五里 鐵城堡在西和縣東十八里西有殺藏堡 白環堡在成縣北二百二十里南十里有北店堡 皂郊堡在秦州西南三十里

臨洮府東至鞏昌府隴西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至河州衛界八十里南至洮州衛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莊浪衛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西羌所居秦置隴西郡漢因之晉析置狄道郡劉宋置武始郡後魏置臨狄郡後周廢隋復置武始郡屬蘭州後改金城郡唐天寶初置臨州又視中罷隸洮軍寶應初陷于吐蕃號武勝軍宋復改為鎮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縣金改熙州為臨洮府元仍為

臨洮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三

蘭州在府北二百一十里 河州 狄道縣附郭 渭源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金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屬蘭州

衛

臨洮衛在府治東 蘭州衛在蘭縣治東 甘州中護衛在蘭縣治東北

關

南關在府城南 北關在府城北 三岔關在府城西三十里 打壁峪關在府城北三十五里 結河關在府城北六十里 下視關在府城南一百里 八角關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 十八盤關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分水嶺關在渭源縣西一十里 摩雲嶺關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 金城關在蘭縣北二里黃河西北 京玉關在蘭縣境 阿干鎮關在蘭縣南四十五里 鳳林關在蘭縣河州衛 皐蘭堡在蘭縣西南九十五里 質孤堡在蘭縣西一百八十里 東關堡在蘭縣東十八里

慶陽府東至延安府鄜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西安府邠州界五百里西至平涼府鎮原縣界一百七十里北至古鹽州七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七百里至南京三千六百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illegible]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時為義渠戎地秦以其地屬北地郡漢因之東漢至晉[illegible]後魏置[illegible]州後周兼隋置慶州後改為弘化郡唐初復為慶州天寶初改安化郡至德初改順化郡乾元初復為慶州陞安定軍五代[illegible]改[illegible]軍宋初仍為慶州治平以後與環州定為環慶路政和中陞慶陽軍節度宣和初又陞慶陽府金初改安國軍後改定安軍皇統初置慶原路元初為慶陽府

本朝因之領州一縣四

寧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安化縣附郭 合水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環縣在府城北二百里 真寧縣在府城東一百里屬寧州

衛

慶陽衛在府治西北 守禦環縣千戶所在環縣治東南

關

驛馬關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清平關在環縣境 橫山寨在府境東接東谷寨西接寧羌寨南接通寨堡北接定邊軍 柔遠寨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綏遠寨在安化縣境東接定邊軍北接神堂寨 懷遠寨在府境 鳳川寨在合水縣東北五十里 平戎寨在合水縣東北一百八十里 安化寨在環縣東七十里又有安邊大拔方渠等寨羅溝阿原朱臺流井歸德木瓜射香通歸惠丁等堡 天固堡在府境 荔原堡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又有[illegible]

延安府東至山西[illegible]黃河界[illegible]西至慶陽府合水縣界二百里南至西安府同官縣界四百一十五里北至[illegible]界[illegible]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二百里至南京四千一八百[illegible]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時白翟所居秦漢上郡[illegible]屬上郡東漢[illegible]郡邑與[illegible]晉[illegible]後魏以為[illegible][illegible]置[illegible]金明郡又[illegible]隋[illegible]為延[illegible]初[illegible]為延州[illegible]唐初復為延[illegible]天寶初改延安[illegible]元初[illegible]為延州五代梁[illegible]中[illegible]義軍節度後唐改彰武軍宋[illegible]為延州[illegible]延安府金仍舊元改延安路延祐中陞為[illegible]路[illegible]復改延安府

本朝[illegible]復改延安府領州三縣十六

鄜州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綏德州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葭州在府城北五百八十里 膚施縣附郭 安塞縣在府城北四十里 甘泉縣在府

城西南九十里　安定縣在府城北一百九十里　保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宜川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延川縣在府城東二百里　延長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洛川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鄜州　中部縣在州城南一百四十里　宜君縣在州城南二百一十里　青澗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綏德州

米脂縣在州城北八十里　吳堡縣在州城南八十里屬葭州　神木縣在州城東北三百里　府谷縣在州城東北五百里

衛

延安衛在府治北　綏德衛在綏德州治北　塞門守禦百戶所在安塞縣北一百五十里　安定守禦百戶所在安定縣治　保安守禦百戶所在保安縣治

關

蘆關在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　永寧關在延川縣境　銀州關在米脂縣西北十里　烏仁關在宜川縣境　安定寨在安定縣城內又有白洛城龍州二寨縣之西北　李廣寨在綏德州東門外　孤山寨在綏德州北又有伯顏山拜堂魚兒河徐孫莊五寨在北　柏林寨在綏德州東北又有柳樹高家東村神木谷五寨在北　土門寨在綏德州西又有[illegible]河大兔鶻波羅寺四寨在西　石堡寨在保安縣北　順寧寨在保安縣北四十里　德靖寨在保安縣西八十里　義合寨在綏德州東四十里　暖泉寨在米脂縣東西十里　神泉寨在葭州西二十五里　大和寨在神木縣西五十里　懷寧寨在青澗縣北七十里　綏平寨在青澗縣西一百里　寧塞營在保安縣北　靖邊營在保安縣南　黑水堡在安定縣北一百里　闊

光堡在綏德州北二十里　園林堡在保安縣東南十里

寧夏衛東至省嵬城二百里西至賀蘭山一百里至慶陽府界六百六十里北至[illegible]瓜山二百九十里自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時羌戎所居秦爲二郡地漢置朔方郡[illegible]亂時赫連夏建都於此後魏始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爲靈武郡唐[illegible]方節度[illegible]末拓跋思恭據夏州遂世有其地宋天禧[illegible]號爲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元陞中興府元置寧夏路本朝初改寧夏府後府廢洪武九年改置寧夏衛隸陝西都司後又增置寧夏前及寧夏左屯寧夏右屯凡四衛

寧夏中護衛　靈州千戶所在衛南九十里　靈武營在衛城北一百里　里山營在衛城北二百四十里　清水營在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興

武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二十里　花馬池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河西寨在黃河西岸　河東寨在黃河東岸　潘和堡在衛城東二十里自是而東南有余貴李祥張[illegible]王信王貴任春葉政八堡　王景堡在衛城西南[illegible]里自是而西南有[illegible]資[illegible]瞿靖林[illegible]蕭[illegible]陳剛八堡　王澄堡在衛城東北三十里又有張政魏[illegible]　楊顯堡在衛城西南十五里西北又有[illegible]堡[illegible]文[illegible]洪[illegible]榮姚福七堡　謝保堡在衛城北十五里北又有張亮李信丁義周澄四堡

寧夏中衛東至寧夏衛界三百里西至莊浪衛界七十里南至平涼府開城縣界三百里北至觀音山七十里自衛治至京師三千九百[illegible]至南京三千八百三十里

本唐靈州地元置應理州屬寧夏路本朝洪武初州廢三十二年移建寧夏中衛于此隸陝西都司領千戶所五關口

黑山嘴在衛城北二十五里 黃沙口在衛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觀音口在衛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大佛寺口在衛城東北一百九十里 鎮虜營在衛城東四十里 石空寺營在衛城東八十里 棗園營在衛城東一百二十里 廣武營在衛城東一百九十里 五百戶堡在衛城南三十里 羚羊店堡在衛城南六十里 囘囘墓堡在衛城南一百二十里

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岷州衛冷地峪界五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南至疊州生番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臨洮府界一百四十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二百二十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漢以來為諸羌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至後周始置洮陽郡，隋洮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臨洮郡，唐復為洮州，治美相，貞觀中徙治臨潭，開元中改臨州，後復舊，又改臨洮郡，唐末陷於吐蕃，號臨洮城，宋收復，仍置洮州，金仍舊，元隸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領千戶所五

洮州衛軍民鎮撫司 石嶺關在衛城北一十五里 松嶺關在衛城東三十里 洮州關在衛城西南三十里 舊橋關在衛城東南四十里 新橋關在衛城西南四十里 黑石關在衛城東四十里 三岔關在衛城東四十五里 高樓關在衛城東五十里 羊撒關在衛城北六十里以上九關皆官軍防守

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鞏昌府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洮州衛界七十里，南至階州界六百里，北至臨洮府界四百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一百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本古西羌地，秦為臨洮縣地，屬隴西郡，漢晉因之，西魏始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州郡俱廢，以其地入臨洮郡，後復置岷州，唐因之，天寶初改和政郡，乾元初復為岷州，治溢樂縣，後陷於吐蕃，宋收復，臨川縣置岷州，紹興徙治長道縣之白石鎮，改曰西和州，屬利州路，元於祐川縣境復置岷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所千戶所四，軍民千戶所一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在衛城南四百里 茶埠峪寨在衛城東一十五里，自是而東又有冷落山永寧堡斧松堡 鴉山寨在衛城東南三十五里 木菁寨在衛城西南一十里，自是而西南又有吳羅洪窠乃巴桶木植鐵毛三岔五寨 水磨溝寨在衛城北五十里，自是而北又有馬崖子寨 野狐寨在衛城西四十里 梅川寨在衛城東北三十里，自是而東又有普魯嶺酒店子二寨 曹家寨在衛城西一十五里，自是而西又有中寨野狐橋冷地峪三寨 栗林寨在衛城南一十五里，自是而南又有陂兀赤分水嶺谷答川賞家族腳力高樓鋪 梅川寨在衛城東三十里 沙川寨在西固城西一十里 永寧寨在西固城東門外

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臨洮府界一百六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南至洮州衛界二百里，北至西寧衛界一百七十里，自衛治至京師四千二百里，至南京四千里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東漢屬隴西郡，晉屬晉興郡，苻秦始置河州，隋廢，改為枹罕郡，唐復為河州，天寶初改安鄉郡，後陷於吐蕃，宋收復，置枹罕縣，尋省，熙河寨後陞為州，屬秦鳳路，金復置河州，屬熙河路，元為河州路，隸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置河州衛，十五年設河州府，轄寧河二縣，七年建陝西行都司，十年立河州左右二衛，十一年省行都司及河州府縣，以左衛調洮州，改右衛為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領千戶所六，守禦千戶所一

歸德守禦千戶所在衛城西七百里 老雅關在衛城西北九十里 土

門關在衛城西一百二十里　峽石關在衛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殺馬關在衛北
城西一百
一百里

靖虜衛東至海城縣二百里西至虎豹口四十里南至郭城驛九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自衛至京師三千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二千六百二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東漢屬武威二郡後魏置會寧縣西魏以縣置會州後周為[illegible]郡隋復置會寧縣隋[illegible]京郡唐置西會州貞觀中以足食故改粟州尋改會州後又改會寧郡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收復置敷文縣金置保川縣尋廢以州僑治會州城號新會州元初遷治西寧縣即今鞏昌府會寧縣是也

本朝正統二年復修其廢城置靖虜衛領千戶所四

烏蘭關在烏蘭山　會寧關在衛境　迭烈孫堡在衛城北九十里　虎豹口在衛[illegible]

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東至青川千戶所界二百里西至扶州生番界二百里南至龍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階州界一百[illegible]十里自所治至京師四千二百四十里至南京四千[illegible]百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雍州地春秋戰國時為氐羌地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illegible]為陰平郡晉[illegible]後魏[illegible]西魏置文州隋初廢大業初改陰平郡唐復置文州屬隴右道宋[illegible]以來屬[illegible]路元[illegible]改為文州屬吐蕃等路[illegible]

本朝洪武四年改為文縣屬階州二十三年省入[illegible]川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

玉壘關在所城東一百二十里　鐵爐寨在所城南四十里　陰平寨在所城西八十里西有鎮[illegible]寨西有[illegible]寨　臨江寨在所城北一百二十里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東至蘭州黃河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西至肅州衛嘉峪關一千五百[illegible]里南至西寧衛黃河[illegible]一百七十里北至[illegible]集乃地一千一百里自都司至京師五千二百[illegible]里至南京[illegible]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以前為月支國匈奴所據漢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illegible]後[illegible]涼[illegible]苻堅[illegible]置西涼[illegible]宋元魏[illegible]涼州[illegible]張掖酒泉[illegible]西[illegible]吐蕃[illegible]後唐[illegible]宋[illegible]張掖涼州西[illegible]甘肅[illegible]西夏所據元[illegible]大中[illegible]收復[illegible]地[illegible]天寶中沒於吐蕃路總管府尋添立宣慰司後改甘肅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十六年始于此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二

甘州左衛附郭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以上四衛　肅州衛在都司城西[illegible]一十里　山丹衛在都司城東[illegible]百二十里　永昌衛在都司城東南[illegible]　涼州衛在都司城東[illegible]五百[illegible]十里　鎮番衛在都司城東南[illegible]　莊浪衛在都司城東南一千[illegible]　西寧衛在都司城東南[illegible]二百五十里　鎮夷守禦千戶所在都司城西北[illegible]二百里　古浪守禦千戶所在都司城東南[illegible]四十里

關

嘉峪關在肅州衛城西七十里又有[illegible]山[illegible]山[illegible]　黑山關在鎮番衛西南六十里　雜木口關在涼州衛城東三十里自西南有[illegible]　水磨川關在永昌衛城西二十里[illegible]　玉門關[illegible]

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里人祖山口在衛司城東北四十五里西南有大墩臺小磁窯其發山凡三口通遠口在都司城南八十里南有順化寬政陽化和寧大慕化小慕化洪永由凡七口紅寺山口在山丹衛城北二十五里南一百里有靜寧衛山和寧口無寅山寧舊山凡四口石峽口在西寧衛城東七十里西有凡攤清山佰頦川山西番窯山南有那海川山可可打頭山衛北有軍小魯川山黑松林山撒兒山總八口沙河堡在都司城西又西有其後高臺南有小瀨東南有黑城共五堡屬其州左衛長樂堡在都司城西北城南有大灘興化衛西北有平源共四堡屬其州右衛鎮平堡在都司城東南又設南有小慕化西有浩夷西北有平川胭脂共五堡屬其州中衛柳樹堡在都司城西北又東南有古城洪水東共二堡屬其州前衛板橋堡在都司城西北屬其州後衛永寧堡在肅州衛城東又城南有永安永壽東南有永定塩池共五堡新河堡在山

丹衛城東又城東南有永興永安永大昌衛城南有洪水苦水只水口望樂善堡在永昌衛城東又城西北有西山堡懷安堡在永昌衛城西又城北永昌東十羅木口清邊共四堡西樂堡在鎮番衛城西又城東有東安堡應理州堡在莊浪衛城東又城東南調水西有大通有有紅城子共三堡伯顏川堡在西寧衛城西又城東有石峽平戎東南有巴古北有車卜魯川共五堡護衛堡在鎮番衛城西南屬其州中護衛紅水寨在涼州衛城東北暖泉寨在涼州衛城東

附後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一百里漢西域伊吾盧地也漢武

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郎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武王居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以西置不問至　成祖遣斥沙漠西夷畏威西域入貢者衆乃攻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仍主哈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以其酋目爲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寖微成化九年

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幷金印去土魯番唐吐番夷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土魯番違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自此番夷遂輕中國兵成化十四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毋甥畏兀兒都督罕愼襲封爲王至二十年遣兵送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皆以興復

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愼非脫脫族不當嗣
位遂結親誘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爲王主哈密事下兵
部尚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
分地何得殺罕愼代爲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
居甘州者賫賞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
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
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愼非貴
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
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姪陜巴奏令甘
肅守臣取陜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陜巴情節後尋

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陜巴可立爲王主國事 隨以
聞於弘治五年二月封陜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
得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陜巴
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郎與攝黨遂殺
阿木郎復擄陜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
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
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賫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
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賫璽書往問阿黑麻擄
陜巴狀久不報海等修嘉峪關完乃捕哈密黠詐回
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爲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

兵部以阿黑麻擄陜巴又久不報 勑使當示懲請
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閉嘉
峪關絶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
等不俟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
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
海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
甘肅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
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
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
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

蘭率夷衆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
衛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
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
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
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
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密事泄至則牙
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
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闇及清皆
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陜巴金印來歸且求寫
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陜巴金印

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與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
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陜
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
密會王越卒事久閣至十一年二月陜巴始克入仍
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羅哈剌
灰都督并送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
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誾等俱以
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
陜巴掊尅諸夷酋長阿孛剌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
子真帖木兒入哈密陜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
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陜巴還哈密
陜巴入遂殺阿孛剌等陜巴死子速檀并牙郎嗣淫
酗爲虐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郎走歸土魯番時正
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
入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兼索前被留夷
使卽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
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略之澤時
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
諸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
火信等賫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

贖哈密城印火信等仍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
澤卽奏哈密事寧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
還時巡按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
檀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
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
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郎入哈密而留
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于甘州爲質使回速檀滿
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
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
芮寧禦之敗死時哈密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
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爲奸
細內應皆收繫播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刼其營外結
北虜尾剌聲言擣其巢穴速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
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寫亦虎仙
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剌灰二族
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爲都御史巡撫甘肅
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爲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
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
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爲啓釁罷之
都御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

入貢竟不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覊縻之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媽翁同天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嫚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黒木時米兒馬黒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速檀幷牙郞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黒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剌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宗祖拒哈密漢武通西域意在要令北虜也番不得合謀勝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爲國藩離亦何不可然漢都關中声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悔之 國家都燕視甘肅已遼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遊保五百里之人寧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撫万里外之哈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覩然謂阿黒麻盛長甚感可未紓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況遠出䝉斬六十餘汲及送一陝巴復国遂皆以爲奇功至今守臣得爾豕陞賞充亦大識乎若彭澤李瓚城印則事涉欺罔矣此僥倖苟且之爲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急盛而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因此何哉受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致惜于澤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平固原寇　出鴻猷錄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京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京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以貲力推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非畜非虜盡土達張把腰爲之泰亦列張把腰事於介

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門欽諸土達賄利爲餽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璹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京衛指揮有司以介燮檄移文平京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璹索之璹素戇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俟璹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紿遣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劫璹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京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路非

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皆壁塹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单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歛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參將劉清聞之自請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

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俟延綏兵自固原急趨參祥堡夜二鼓至北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李馮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乏器械執木梃鬭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軍

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猖獗
凢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
其欲窺陝西八月　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
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京州副總兵
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參將太監劉祥爲
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并京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
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
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
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旦於
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

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多謂
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書者畫其山谷形分
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
布政使余子俊參政麗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
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
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夏正
參議嚴憲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
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
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
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

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
佯敗去歛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
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監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
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
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
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狥衆懼
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
兵家常事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
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啚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
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

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
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
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
郎敬慎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
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　行會忠報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
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
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
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
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宜大精兵五千沿邊

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
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
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
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
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
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退
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
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
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
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

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
用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
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
胄馳逐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
賊使斂衆入滿四等訴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故乞
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參將馮指揮等　朝廷已械赴
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璹曰爾
被劫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璹歸營
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内有
李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

勦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
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
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聚擊城中賊
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
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
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
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車渡濠攻城衆恐
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
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
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督心甚恐忠等諭慰之

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　朝
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
刀許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
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
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
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
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
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
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
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

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城內
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撓止兵且馳報
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驤南斗率衆出戰
官兵擊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
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
追蓋欲殺其黨云劉王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
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
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
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
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逸去詗知入青山洞

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
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宿楊
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
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
餘人走據彗篙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
人伺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驤
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
皆即營中斬之明年正月彗篙山賊首毛哈喇亦被
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遂
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

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
歲二十石劉王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
王苑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滿四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耀然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很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處處邊
容通塞下王師北來忽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興
吾哉今際聖明多處義藩之地
國家承平然何敢肆然一胡馬南牧氣類暨召
禍延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往先冠京師開府
說者其驛騷乎定之早耳當時云侯事定處之而
之今是然何哉天朝之業往數其存亡幾郭欽之
謝思丁滿冠事豈有感也

四川圖叙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石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備也然姦宄內作縣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川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舋且

於叙（叙州）瀘（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礪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相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為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四川布政司

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使察舉蜀巴廣漢犍爲牂牁越巂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唐貞觀中於此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劍南治蜀宋爲西川路後分西川爲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成都保定寧順

慶夔州重慶敘州馬湖七府潼川加定瀘眉雅五州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龍州永寧二宣撫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撫司平茶長官司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成都前成都後利州寧州茂州瀘州敘南重慶十衛松潘軍民衛天全六番招討司疊溪保寧雅州青川黔江威州大渡河廣安八所又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前塩井會川寧番越巂六衛置四川等處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司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則分治建昌以

經制邊境云

成都府東至[illegible]界一百五十里西至[illegible]界六百三十里南至[illegible]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illegible]界[illegible]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illegible]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益州[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為蜀郡[illegible]至德初[illegible]

[illegible]後復於此置劍南西川節度使五代時王[illegible]

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拱初改為成都府

元為成都路

本朝改為成都府領州六縣二十五

簡州[illegible] 崇慶州[illegible] 漢州[illegible]

綿州[illegible] 茂州[illegible] 威州[illegible]

成都縣[illegible] 華陽縣[illegible] 雙流縣[illegible] 新都縣

溫江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新繁縣在府城西北[illegible] 新都縣

金堂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仁壽縣[illegible] 井研縣

縣在府城東一[illegible] 郫縣在府城西[illegible] 資陽縣[illegible] 資縣

內江縣在府東南[illegible] 灌縣在府西北[illegible] 彭縣在府北九[illegible]

崇寧縣在府西北六十里 石泉縣[illegible] 安縣

縣在府東南[illegible] 新津縣在州南[illegible] 什邡縣在州[illegible] 綿竹

縣在州[illegible]十五里 德陽縣在州北六十里 彰明縣在州北九十里 羅江

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汶川縣在州南二百里 保縣在州西[illegible]十里

衛

成都右衛在府治西[illegible]里 成都中衛在府治[illegible] 成都前衛

成都後衛在府東[illegible]里 寧川衛[illegible] 茂州衛

成都左護衛在府治[illegible] 威州守禦千戶所在州

灌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靜州長官司 隴木頭

長官司 岳希蓬長官司俱在茂州城南

關

鹿頭關在德陽縣北三十里 玉壘關在灌縣西 蠶崖關在灌縣西四十里

松嶺關在龍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 魏磨關在茂州北三十里 雞宗關在茂

[illegible]四十五里 七星關在茂州南四十五里 積水關在汶川縣[illegible]

保寧府東至夔州府達州界[illegible]南至[illegible]西至龍州[illegible]一百七十里北至[illegible]里自府治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巴州在府東三百五十里 劍州在府北二百三十里 閬中縣附郭 蒼溪

縣在府城北[illegible] 南部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廣元縣在府城北三百五十里

里 昭化縣 在府城北四百里 通江縣 在府城東北五百十五里 梓潼縣 在州南二百五十里屬劍州 南江縣 舊名江油在州西南三百里

衛

利州衛 在廣元縣治 保寧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南

關

南津關 在府南 鋸山關 在府北 滴水關 在五台山下 梁山關 在南江縣靈山 和溪關 在府東南二十里 劍門關 在劍州北 涪水關 在南江縣 潭毒關 在潭毒山 望雲關 在廣元縣北四十五里 七盤關 在廣元縣北一百六十里 百丈關 在廣元縣東一百六十里 未倉關 在巴縣北五百里 渡口關 在昭化縣北

順慶府 東至達州界六百二十里西至潼川州遂寧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重慶府定遠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保寧府南部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周為雍州之地春秋戰國時為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為充國安漢等縣地仍屬巴郡漢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為巴郡治安漢晉屬巴西郡宋析置宋寧郡梁省宕渠入巴西唐初為果州尋改南充郡治南充郡復改果州五代蜀因之初復為果州大周中又改充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寶慶間陞順慶府元省東川府又改為順慶路本朝改順慶府領州二縣八

蓬州 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廣安州 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南充縣 附郭 西充縣 在府西十五里 營山縣 在州東六十里屬蓬州 儀隴縣 在州北一百八十里 渠縣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屬廣安州 大竹縣 在州北百六十里 岳池縣 在州西六十里 鄰水縣

衛

廣安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

敘州府 東至瀘州江安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馬湖府平夷長官司界六十里南至芒部軍民府界三百里北至嘉定州榮縣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二十五里至京師九千一百五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為僰國漢為犍為郡治此東漢徙犍為治武陽南齊復為犍為郡治梁武帝立戎州大同六同郡於南廣縣隋初廢六同郡存戎州大業初改州為犍為郡唐武德初復為戎州移治南溪貞觀初復移治僰道天寶初改南溪郡乾元初復為戎州宋初改敘州治宜賓

政和間改為敘州以西戎郡敘之叢元陞敘州路以敘南等處宣撫司治此本朝改為敘州府領縣十

宜賓縣 附郭 慶符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富順縣 在府東北一百五 高縣 八十里 南溪縣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長寧縣 在府東南二百七十里 在府西南一百九十里 筠連縣 在府南二百五十里 珙縣 在府南二百三十里 隆昌縣 在府東南三百四十里 興文縣 新設

衛

敘南衛 在府治東

關

摸索關 在府城南三百里 落捍關 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鬧造關 在府南五十里

里

重慶府 東至夔州府萬縣界六百四十五里西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三百八十里南至播州宣慰司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順慶府岳池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里至京師八千七百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時爲巴子國秦滅蜀置巴郡漢巴郡治江州縣漢末劉璋以巴郡治安漢又分[illegible]永寧郡治江州晉改永寧爲巴郡宋齊復爲巴郡皆治江州梁於巴郡置楚州西魏改爲巴州後周又改楚州隋初郡廢改渝州治巴縣大業初州廢復爲巴郡唐初爲渝州天寶初改南平郡乾元初復爲渝州五代時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崇寧初改恭州後陞重慶府端平以後遷治無常元置重慶府路

本朝改重慶府領州三縣十七

合州 在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忠州** 在府城東一千十里 **涪州** 在府東四百五十里

巴縣 附郭 **江津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長壽縣** 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大足縣 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永川縣** 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榮昌縣** 在府城西三百一十里 **綦江縣** 在府城南二百里 **南川縣** 在府城南三百一十里

黔江縣 在府城東一千二百里 **銅梁縣** 在州南九十里屬合州 **定遠縣** 在州北一百五十里 **壁山縣** 新設 **酆都縣** 在州西二百里屬忠州 **墊江縣** 在州西北一百二十八里 **武隆縣** 在州南一百七十里屬涪州 **彭水縣** 在州南一百四十里 **安居縣** 新設

衛

重慶衛 在府治西 **石砫宣撫司** **酉陽宣撫司** **石耶洞長官司** **邑梅洞長官司** **黔江守禦千戶所** 在黔江縣治 **忠州守禦千戶所** 在忠州治

關

佛圖關 在府城西一十里 **銅鑼關** 在府東二十里 **石勝關** 在黔江縣東五里 **米糧關** 在大足縣東二十五里 **化龍關** 在大足縣北三十里

夔州府 東至湖廣荊州府巴東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重慶府墊江縣界七百四十里南至施州衛界二百六十里北至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界八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六千七百八十里

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初爲魚復國春秋爲庸國地後屬巴國戰國時楚置扞關秦爲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建安初改巴郡蜀漢改固陵郡尋復改巴東郡治永安晉治魚復劉宋置三巴校尉南齊兼置巴州尋省梁置信州皆治白帝城後周移治[illegible]尋復舊治[illegible]郡夔州存[illegible]改巴東郡唐初復爲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雲安郡乾元初復爲夔州後[illegible]五代時王建置鎮江軍[illegible]後復爲寧江軍節度宋仍爲夔州元爲夔州路

本朝洪武四年改夔州府九年改夔州十四年復爲府領[illegible]

達州 在府城西北六百里 **奉節縣** 附郭 **巫山縣** 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大昌縣** 在府東北二百里 **大寧縣** 在府東北二百里 **雲陽縣** 在府西一百七十里 **萬縣** 在府西四百五十里 **開縣** 在府西四百七十里 **新寧縣** 在府西六百四十里 **梁山縣** 在府西六百里 **建始縣** 在府城南五百里 **東鄉縣** 新設 **太平縣** 新設

瞿唐衛在府東北

關

瞿唐關在府東八里 鬼門關在府治東北三十里 百牢關

鐵山關在達縣西三十里 深溪關在達縣東北一千三百里 野狗關在建

始縣南一百三十里

馬湖府東至敘州府宜賓縣界四十五里西至建昌
長官司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宜賓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一百六十里至京師九千

三百三十里

禹貢梁州之東境天文鬼分野古僰侯國之境東
漢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為犍為郡二
郡地唐為羈縻馬湖部屬
戎州都督府宋時蠻主屯湖內元置元為馬湖路

登壇必究 地理三

泥溪長官司 平夷長官司在府城東五十五里 蠻夷長
官司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沐川長官司在府城西五百二十里

屏山縣

潼川府東至順慶府西充縣界二百六十五里西至
成都府漢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重慶府大
足縣界西百七十里北至成都府綿州界七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一萬

二百六
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蜀地
秦為蜀郡地漢置廣漢郡及郪縣蜀漢分置梓潼
郡晉又分置新都郡宋齊仍為廣漢郡梁於郪縣
置新州西魏置昌城郡隋郡改新州為梓州後

改為新城郡唐復為梓州治所五代時蜀為武德軍宋改
州又為梓州節度後復為梓州
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梓州後改為潼川府
歸至郡守之遂平州都為潼川路
乾初仍為潼川府洪武九年改為州縣入焉
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五里領縣六
本

射洪縣六十里 鹽亭縣 中江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遂寧縣在州東三十里 蓬溪縣在州東二十里 安岳縣在州南三
百八十里 樂至縣

眉州東至成都府彭山縣界八十五里西至雅州名
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嘉定州夾江縣界一
百二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界八十里自州治
至南京六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一十
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
武陽南安二縣地屬犍為郡蜀漢及晉宋皆因之
齊分置齊通郡梁立青州西魏改眉州治通義縣

登壇必究 地理三 六

後周改為嘉州尋改青州隋復為眉州
大業初改為眉山郡唐復為眉州加
州治通義縣宋改為眉州以通義縣天寶初改為通義郡乾元初
復為眉州宋因之元初為眉州屬成都
路元洪武初改眉州以附郭眉山縣省入
朝洪武九年改為州直隸四川布政
司編戶二十三
一里領縣三
本

彭山縣在州北四十里 丹稜縣在州西八十里 青神縣在州南八十里

嘉定州東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
州界二百里南至敘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一
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
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
蜀犍為二郡地晉初為之後為夷獠所侵梁於此
置青州西魏改眉州後周復為青州尋改嘉州及
置平羌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眉山郡治龍
游縣唐初復改加州又別置眉州而加州如故天
寶初改為嘉州又為犍為郡乾元初復為嘉州宋初因之慶元

初陞嘉定府[illegible]元爲嘉定路本朝洪武四年復改爲嘉定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

邛州在州西四百二十里 峩眉縣在州西八十里 夾江縣在州西北八十里 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犍爲縣在州南一百里 榮縣在州東二百里 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 蒲江縣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關

二石關在龍游縣

瀘州東至重慶府江津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敘州府南溪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界九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五百一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巴國地秦屬巴郡漢爲犍爲郡之江陽符縣地東漢建安中置江陽郡晉江陽郡治江陽縣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廢江陽郡改州爲瀘川郡治江陽縣改瀘川爲都治唐初復爲瀘州天寶初復瀘川郡乾元初復爲瀘州宋宣和初置瀘川軍節度景定初爲元所取尋收復改江安州徙治江之南元復名瀘州還故治以瀘川縣省入隸重慶路本朝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七十一里領縣三

納谿縣在州南四十里 合江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江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衛

瀘州衛在州治

關

龍透關在州南七里 倒馬關在納谿縣南一百三十里 石虎關在納谿縣南一百五十里 博望寨在州境 綏遠寨在州境 安遠寨在江安縣南七十里

雅州東至嘉定州夾江縣界八十里西至六番招討司界五十里南至嘉定州峩眉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嘉定州蒲江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屬雍州秦爲嚴道縣地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爲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爲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爲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爲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加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本朝洪武四年省嚴道縣入州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四里領縣三

名山縣在州東北四十里 榮經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蘆山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衛

雅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南

關

金雞關在州北金雞山上 金沙關在州東北二十里 天險關在榮經東北四十里 紫眼關在榮經縣西北三十里 大關在榮經縣西八十里 飛仙關在蘆山縣南五十里 臨關在蘆山縣北六十里 雄邊寨在榮經縣西北 碉門寨

東川軍民府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會川衛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八百三十四里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古名烏蒙烏撒部仲
牟由之裔爲烏蒙部之長因以爲名世
隆置東川郡後爲烏蠻閟畔部元初
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爲閟畔部軍民總管後改爲東
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仍爲東川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
爲東川軍民府
隸四川布政司

烏蒙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三十里至建昌衛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東川軍民府界
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叙州府界六百二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八百
二
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古爲竇地漢爲
犍爲郡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阿統者始遷
于實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宋時
封阿杓爲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蒙路隸
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爲烏蒙府洪武十六年陞烏蒙軍民府隸四
川布
政司

關　**𪋝羅佐關** 在府北二百五十里

烏撒軍民府 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雲南
霑益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軍民府界二百一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二十里至京師九
千四百
八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其地舊名巴凡兀
姑後名巴的甸自昔烏蠻居之唐時烏蠻之裔孫
曰烏些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其東西又有
芒部阿晟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些之後曰折
怒者始併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
撒路招討司尋改爲軍民總管府又改軍民宣撫
司後陞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爲烏撒府初隸雲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改
烏撒軍民府隸
四川布政司

衛　**烏撒衛** 在府城南　**守禦七星關後千戶所** 在府城東南

關　**石駝關** 在府城東南　**七星關** 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老鴉關** 在府城東三百里　**善欲關** 在府城東三百里

芒部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三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二百四十里南至烏撒軍民
府界二十五里北至叙州府珙縣界二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三
十
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古爲屈流大雄甸
烏蠻之裔阿統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後昌盛
因祖名號芒布部宋爲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使元
至元中置芒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爲芒部府初隸雲南洪武十六年陞爲芒部軍
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關　**阿赫關** 在府南二十五里

播州宣慰使司 東至貴州偏橋衛界四百八十里南至貴州宣慰司界一千五十里西至瀘州合江縣界一百
江縣界二百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六千七百里
至京師九千七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秦爲夜郎且蘭二
國地漢屬牂牁郡晉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
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釋燕六
縣尋改播州及縣皆復置後沒於蠻乾元初復爲播州治遵
義縣大宋中以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爲
播州復置播州爲播川縣
隸南平軍又改軍爲滇隸珍州尋置播州安撫司
元改爲播州沿邊安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爲播州宣慰司又陞
宣慰使司領長官司六安撫司二

播州長官司 附郭　**餘慶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南一百六十里　**白泥長官司** 在宣慰司東南三百里　**容山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東三百二十

界

真州長官司在宣慰使司東北二百里 重安長官司在宣慰使司東南四百里 草塘長官司在宣慰使司東一百二十里 黃平安撫司在宣慰使司東南三百里

關

烏江關在宣撫司西南 三渡關在宣慰司東八十里 黑水關在宣慰司西九十里 太平關在大樓山上

永寧宣撫司東至摠[illegible]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瀘州江安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芒部軍民府界四百里北至瀘州合江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五千六百一十里至京師八千七百八十里

永寧衛在司治西南 赤水衛在司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普市守禦千戶所在長官司東一百四十里 摩泥千戶所在赤水衛城北四十五里 阿落客千戶所在赤水衛西南十里 前千戶所在赤水衛南一百 白撒千戶所在赤水衛東七十里

關

魚浮關在司城東二百里 雪山關在司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赤水河關在司城東一百五十里

龍州宣撫司東至漢中府沔陽縣界四百里西至木瓜坪西番界三百里南至成都府安縣界八百里北至白馬路長官司界三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八百里至京師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周秦時為氐羌地漢為陰平道屬廣漢郡北部都尉治此後漢置陰平郡蜀漢以陰平[illegible]州晉有陰平郡平武[illegible]縣屬陰平郡[illegible]後魏[illegible]置江油郡治江油縣西魏[illegible]置[illegible]龍州隋初[illegible]大業初廢州為平武郡義寧[illegible]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拱中改江油郡天寶初改[illegible]江油清川二縣至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illegible]龍州[illegible]政和中改政州紹興初復為龍州宋[illegible]中復為龍州[illegible]元初[illegible]為龍州宣慰司

本朝洪武十年[illegible]為龍州二十二年改龍州軍民千戶所宣德七年改龍州宣撫司轄四川布政司[illegible]於[illegible]州縣置清川守禦千戶所隸四川都司

青川守禦千戶所在司東一百十里

關

胡空關在司治西北 北雄關在青川守禦千戶所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illegible]界一百四十里南至[illegible]界[illegible]北至[illegible]界一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illegible]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九十里

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古蠻夷之地西魏為始陽縣地屬蒙山郡隋屬臨邛郡唐屬雅州宋屬碉門黎雅等處宣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

本朝併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

關

禁門關在司治西 紫石關在司治西北十里

黎州安撫司東至嘉定州峨眉縣八十里西至雜道長官司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越嶲衛界九十里北至榮經縣界二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九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

禹貢梁州之西境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笮都地漢定西南夷以笮都為沈黎郡尋罷沈黎郡置兩部都

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並隸蜀郡東漢為蜀郡屬國都尉頁蜀郡以漢龍蜀二州之地後為晉有夢溪縣沈黎郡後南齊宋劉宋齊梁為沈黎郡後周為黎州後廢隋復置後改屬以縣屬州後省唐復置二州黎州後龍中漢源縣地置黎州五代時後日其地漢源縣五代時屬後蜀宋有其地宋為黎州漢源郡元爲土番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八年改為黎州長官司十一年陞黎州安撫司

大渡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西北隅 **黑崖關** 在司城西二十里 **清溪關** 在大渡河外

平茶洞長官司 東至石耶長官司界一十里西至貴州銅仁府烏羅長官司界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酉陽宣撫司界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五千七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一十八里

百八 七十里

禹貢荊梁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戰國楚為黔中地秦為黔中郡漢屬武陵郡三國吳為黔陽縣地隋為黔州唐為思州入宋為寧夷郡五代時屬於蜀宋政和間得其地置平茶洞元初改溶江芝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民安撫司

本朝洪武八年改為平茶洞長官司隸酉陽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四川布政司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界二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二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氐羌地兩漢始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宋齊為之後周置龍涸郡及扶州治嘉城縣隋廢郡以其地屬汶山同昌二郡唐初於此置松州後沒於吐蕃天寶初改交川郡後復為松州貞觀初陷于吐蕃至元時始內附

本朝洪武十一年置松潘衛二十年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

占藏先結簇長官司 **蠟匝簇長官司** **白馬路簇長官司** **山洞簇長官司** **阿昔洞簇長官司** **北定簇長官司** **麥匝簇長官司** **者多簇長官司** **牟力結簇長官司** **班班簇長官司** **祈命簇長官司** **勒都簇長官司** **包藏簇長官司** **阿昔簇長官司** **思曩兒簇長官司** **阿用簇長官司** **潘斡寨長官司** **八郎安撫司** **麻兒匝安撫司** **阿角寨安撫司** **芒兒者安撫司**

小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東一百九十里

關

鎮夷關 在司城西二十五里 **西寧關** 在司城南三十里 **安化關** 在司南四里 **新塘關** 在司城南七十里 **歸化關** 在司南一百里 **北定關** 在司城南一百二十里 **浦江關** 在司南一百五十里 **望山關** 在司城東一十里 **雪欄關** 在司東三十里 **風洞關** 在司東五十里 **黑松林關** 在司城東七十里 **三舍關** 在司城東九十里 **小關子** 在司城東一百二十里 **鎮革堡** 在司城南五十五里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 東至羊山界五里西至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衛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自所治至南京七千八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古氐羌所據漢爲[illegible]
後漢[illegible]郡晉屬漢嘉郡後周置[illegible]州及[illegible]
隋[illegible]屬會州大業[illegible]屬[illegible]
唐初置[illegible]州天寶間改臨[illegible]郡乾元初復爲[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水[illegible]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爲蠻人所據
不置州縣

本朝洪武十一年平定西番於古翼州置叠溪右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改叠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隷四川都指揮使司領長官司二

叠溪長官司在所城北一里 鬱即長官司在所城西十五里

關

南橋關在所城南五里 小關在所城東五里 叠溪橋關在所治西五里 中橋關在所城南十五里 徹底關在所城南三十里 永鎮橋關在所治北四十里 鎮平關在所治北六十里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東至[illegible]安[illegible]界[illegible]百里西至[illegible]至常[illegible]生[illegible]里至雲南武定府七百八十里北至[illegible]衛[illegible]一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本西南夷邛都國漢武帝開置越嶲郡領邛都等縣晉徙治會無宋因之齊爲獠之叛郡後周[illegible]州隋改西寧州後復爲嶲州治越嶲縣大業初改爲越嶲郡唐初復改嶲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嶲郡至德後沒於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詔所據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隷四川行省尋改爲隷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隷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隷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附郭 建昌前衛指揮使司附郭 寧番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一百九十里 越嶲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二百八十里 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南五百里 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illegible]二百里 守禦禮州二千戶所俱在建昌衛北六十里 守禦打冲河中前千戶所在建昌衛城西一百四十里 守禦德昌千戶所在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戶所在鹽井衛北一百六十里 守禦冕山橋千戶所在寧番衛東一百二十里 守禦迷易千戶所在會川衛西八十里 昌州長官司在建昌衛南二百里 威龍長官司在建昌衛東南四百一十里 普濟長官司在建昌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馬剌長官司在鹽井衛南五百里 邛部長官司在越嶲衛東

關

雙橋關在鹽井衛東八十里 古得關在鹽井衛西八十里 永昌關在會川衛城東三十里 迷郎關在會川衛南六十里 大龍關在會川衛西六十里 甸沙關在會川衛北一百六十里 松平關在會川衛一百八十里 沙陀關 羅羅關在寧番衛一百七十里 北山關在寧番衛東二十里 烏角關在寧番衛南五十里 九盤關在寧番衛東一百八十里 刺伯關在越嶲衛西北二十五里 小相公嶺關在越嶲衛南三十里 青岡關在越嶲衛北四十里 海棠關在越嶲衛北一百四十五里 曬經關在越嶲衛北一百八十里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

于鎮坪茅垻橋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參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王樊煒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討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兵防守諸關隘賊聲言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累食實無降意逆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

殺掠仍于松樹埡刼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己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餅千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

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

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灣諸處儸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郴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関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賁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

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定何士昂抹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

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各関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哨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塡塞箭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賢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

人俱遁入思南境内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
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
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
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
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
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
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内江
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
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
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

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
次平内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盗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俊任俊便從制蜀當又十矣共鍾斬无他然不能讓功歲矣與俊議多齟齬時鍾揭成務俊寫受其節制軍兒進北之度開自辦說之間其所措者多矣實防以成功之遲而試之不靖也夫大人臣任國事知其可濟卜之成已而非任人有材累出已上者則當舍己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蓋惟共事成不必功自我也進宗社之安危小民之休戚豈吝德念讀賊論貴之資邪鍾然後之勛烈未嘗入至今惜之澤平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略哈密事君子有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附播州上路進兵圖說

附征播州說

播州土酋楊應龍先代本中土籍自唐宋以來世爲夷人所畏服其轄有五司七姓使統率馴擾毋令梗化以是世受

國恩至隆重矣往年亦嘗征番採木頗稱恭順最後調遣征伐頗識戎事驁驁之心漸生而虔劉之禍益憍稱兵境上逆我顛行　國家畧示懲艾以不治治之此浩蕩之深仁也本酋征採皆用五司之民力四方結納皆索五司之民財不思愛恤其人民而反懟怨焉始而信七姓之欽弄以虐五司既

而任一己之猜疑復虐七姓敵國盡在舟中而人心離叛不可收拾彼且縱恣殘暴日甚一日孽狐跳踉莫逃天網議者曰彼殘彼夷何與中國夫播州地居三省之中應龍職在藩臣之列五司七姓貢馬輸粮又皆

朝廷之赤子固非東倭北虜比也應龍自爲亂首夷民離畔不能上達

國憲下撫諸夷當不免於削奪之令况罪積丘山緊犯　王畧又有目不忍視而口不忍言者乎古稱伐三苗征葛伯遏徂莒彼三聖人者何爲也議者曰應龍身居險地若虎負嵎我將集餉繕兵從事於東北不暇與夷民爲報復計故姑事羈縻以安夷俗古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老成謀國之忠猷也但罰贖[illegible]雪焰益張甚者圍城捉譬擄及都司譬之草也荒原千里無害夷蹠而猷敵莫稱必害嘉禾應龍莠稗而且荆棘一日不芟則嘉禾之害一日不去先是安國亨戕殺官兵止議罰贖故應龍得以橫肆無忌應龍戕殺官兵又議罰贖而國亨之子彊臣雖童牛之牿而牴觸之禍漸形伏此與相爲犄角西南之地半屬夷酋獨柰何令此

輩效尤無已時耶議者曰應龍兵强食足彼主我客未易言勦似矣彼所稱兵食無非出自五司七姓五司七姓之外夫復奚賴哉及五司七姓既叛之後當

朝廷議勦之時本酋很頑脅息人固未之知也日夜以厚利招誘江外生苗盡散五司七姓之貲財革儻得其歡心居亡何

朝廷不議勦而議罰應龍又慮五司爲讐不令江外生苗歸其本土資粮既盡剽掠横行應龍雖欲禁之不可得是時本酋常懷尾大不掉之慮内恐惧

而外張大敌縱諸苗剪其讐已者以快志又陰幸
五司佬恨諸苗使不得合謀以叛我此應龍奸謀
詭計惟智者而後知之各苗既躪五司招朋集黨
謂可常據其土地五司之民雖與應龍誓不共戴
而又慮　朝命仍歸應龍管轄終有畏志故鋒鋌
所及唯有扶携老稚而逃耳儻然
朝廷之上一意進勦
天威所加山川草木亦將效靈誰其敢抗陸梁如劉
孛狡猾如東倭　雷霆一怒拾芥摧枯終於擒
滅況楊酋一區區釜鱗轍臂哉且川貴湖廣土司

多與應龍爲隣其兵力皆不在應龍下如安疆臣
富強之勢十倍於應龍使安氏不念唇齒之相依不
爲群小之鼓弄而毅然爲助順之舉將朝出師而
夕就縛無難者往歲議征本酋貴省司道嚴督
安氏以圖厥功疆臣苐徉應之遣五千人出沒山
箐陽爲我助而實陰黨楊酋即奚敢反戈内向而
坐觀成敗此其本願也爲今之計必欲誅戮亦何
崍奇謀秘畧爲哉總督軍門駐劄重慶偏於一隅
去湖貴数千里而遥勢難兼制政宜移鎮水西地
方當川貴接境之地專督安疆臣大舉征進不吝

破格
題賞安氏其將誰諉耶更下令各隣播土司許各勵
兵分道並進取楊酋一寸之地即以一寸賞之取
楊酋一尺之地即以一尺賞之人自爲戰家自爲
守使世世子孫常有其地不廢粮馬之貢彼亦何
憚而不爲
朝廷一彈力也五司被虐播遷者許復其土地人民
官職徑屬貴州布政司統領之夫如是則播地可
瞬息席卷矣彼江外諸苗始爲利誘而利盡則散
始爲勢脅而勢盡則離此理勢之必然者椎髻雕

題之衆故非五百人之擾擾孰肯爲用横放叢戕
議者曰楊酋恃險囤爲固若天險之不可升即有
播地將奈之何予惟恐楊酋之不入囤耳誠一入
囤非三窟之穴可同日而語也我囤不易上而彼
亦不易下用智將一員精兵三千守其要害而令
各枝兵分佈其地縱楊酋猛如咆虎爪牙既剪其
將安施且囤中無山泉可蓄不耐久囤日出奇兵
以撓之陰縱反間以離之則人心自擾内亂將起
如寧夏故事所可慮者外城未破耳外城既破人
人自危而反間易入海龍囤海字與醢同音術家以

爲楊酋被臨之應行且立見其然矣議者曰應龍
郎不入囤中止嚴據各險官兵亦將奈何予謂川
貴之險與各邊不同各邊止一面瀕中國彼據一
面之險以當我而我不能入又不能借夷地遶攻
其後今播地雖險四面皆吾中國地也向所謂分
道並進見有成筭一閱圖而可知也楊酋出入山
險聲息難通其能左顧右盼首尾相應成率然之
勢耶顧今最可慮者川貴不共力文武不和衷鄰
逼阻詗期會難齊將官分則號令不一道路有險
易而推諉有詞士募不同情而進退靡定是可憂

在我而不在敵也且芻粮難於轉運器械難於整
搠天多陰霾山潤蒸濕弓矢火藥卒難調治斬獲
苗級原議賞功三兩與斬獲倭虜首級什伯相懸
而荷戈行陣之苦亦不減於東北此人心所以無
必死之念而玩寇養亂有以也有志於勦播者其
尚留念於斯乎至若山川之險黠酋之詐可坐而
策之易易耳不然徼倖之勇冠一方呂嘉之威行
五嶺何以竟就伏波之戮終摧下瀨之師哉向征
播州之役予躬執戟行間入險攻敵皆倣谷戰之
法而爲之諸苗抵殺十數次莫不奔敗不幸川師
信其詐降因而敗績故貴州之師亦告撤焉計渡
江界河入黃灘關軍聲已振咫尺播州而縣於鄰
師之拙想其餘魄尚有旦夕之寄耳予故知入播
道路之詳而楊酋之不難致也今不能提戈貴筑
以報
朝廷敢匿所知而不告諸同事哉故爲之說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　晉陵鍾伏武）仝校

輯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輿地說

王鳴鶴曰漢世尉佗王南粵服屬諸蠻夷雄據一方抗衡中夏是時以一蠢酋倚嘉爲相猶能經略其疆域而安輯其人民今天下一統禮教覃敷列嶺南利擅山海號稱樂國宜其民用是富而邦由之靖矣頑猶有挺身爲盜日肆憑凌至令軍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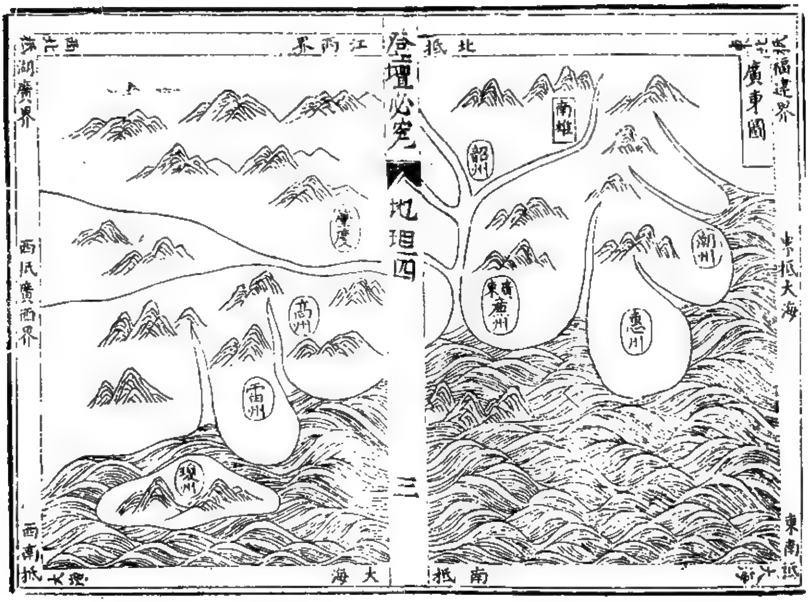
興殆無寧歲者何哉說者謂良民困於徵求諸夷失於撫處斯豈不易之定論也耶嶺右接壤滇黔山箐之峭深夷情之狡猾風壤氣習大都類似譬彼禽獸然豢養有方必且馴伏一拂其性跳梁躑躅貽患實深藤峽麓川淸平之役巳事可鑒也雖然當今之時所蒿目而怵衷者廣則有海寇之警滇則有緬賊之横而貴筑靄翠之裔地連肘腋禍機漸萌端居帷幄者其並嘗爲

國家深惟焉

廣東圖叙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連（南雄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潮（惠州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由高廉（高州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惰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舶（詭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爲盜梓黨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猺獞米入山通盜者謂之過山）敎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兩廣總督府）

（[illegible]）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燹洊臻咸以待之況迴邐珠池（在廉州府）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內變務冗夯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四
三
廣東圖
北抵
江西界
福建界
湖廣界
西抵廣西界
東抵大海
西南抵大海
南抵
大海
東南抵
南雄
韶州
廣州
潮州
惠州
肇慶
高州
雷州
瓊州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四
四
廣東郡縣
南安界
贛州界
汀州界
漳州界
梧州界
溫州界
南寧界
海
欽
靈山
石康
潮州
惠州
廣州
雷州
海朗

廣東布政司

廣東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雷州隸江西行中書省

本朝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十府置廣東都指揮使司領廣州左廣州右廣州前廣州後海南廣海清遠惠州碣石肇慶雷州海南神電潮州廉州十五衛增城新會新興陽江德慶韶州南雄七守禦千戶所置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嶺南嶺東嶺西海南海北五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廣州云

廣州府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二百二十里西至肇慶府高要縣界二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三百四十里北至韶州府英德縣界三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三百九十里至京師七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百越地秦於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將兵平之復為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還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為廣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號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為南海郡乾元初復為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為廣州清海軍大觀初陞為帥府元置廣州路

本朝改廣州府領州一縣十五

南海縣附郭　番禺縣附郭　從化縣　順德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東莞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　增城縣在府城東一百九十里　香山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新會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清遠縣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　新安縣　龍門縣

連州在府城西北五百六十里　陽山縣在州東北二百里屬連州　新寧縣　連山縣在州西二百九十里　三水縣

衛

廣州左衛在府城內西北　廣州右衛在府內　廣州前衛在左衛南　廣州後衛在右衛南　南海衛在東莞縣治南　廣海衛在新會縣南一百五里　清遠衛在清遠縣治東　增城守禦千戶所在增城縣治南　新會守禦千戶所在新會縣治東　東莞守禦千戶所在東莞縣治南　大鵬守禦千戶所在東莞縣東南四百里　香山守禦千戶所在香山縣治東　連州守禦千戶所在連州治西

關

湟谿關在陽山縣　陽山關在陽山縣北當騎田嶺路　蓮花寨在增城縣北一百五里　白沙寨在番禺縣界內

韶州府東至南雄府始興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廣州府陽山縣界四百五十里南至廣州府清

遠縣界三百七十里北至郴州桂陽縣界二
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五百九十里至京
師七千三
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爲百粤地戰
國屬楚秦爲南海郡地漢初屬南粤武帝平南粤
置曲江湞陽二縣隸桂陽郡後漢屬荊州東漢置始
興都尉三國吳分置始興郡治曲江縣劉宋改廣
興郡齊復爲始興郡隋平陳郡廢以其地屬廣州
唐置番州治曲江尋改東衡州貞觀初改爲韶州
屬嶺南道天寶初改爲始興郡後復爲韶州五代
時屬南漢宋仍置韶州屬廣南東路元改置韶州
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韶州府領縣六
曲江縣附郭 樂昌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仁化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乳源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翁源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英德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衛
韶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南
南雄府東至江西贛州府信豐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韶州府曲江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韶州府翁源縣界三百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三百里至京師六千七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戰國地屬楚秦屬
南海郡漢兼有桂陽郡三國吳置始興郡治曲江
北地後屬馬劉宋屬廣興郡齊復屬始興郡隋屬廣
州唐初屬韶州南漢置雄州宋爲南雄州隸廣南
東路宣和中錫郡名保昌元改置南雄路
本朝洪武初改路爲府領縣二
保昌縣附郭 始興縣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惠州府東至潮州府潮陽縣界六百五十三里西至海岸二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一十里北

至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
南京四千九百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女分野秦爲南海郡地漢
初屬南越國武帝時復屬南海郡晉仍舊宋屬南
海東官二郡梁置梁化郡隋發郡置循州治歸善
縣大業初改龍川郡唐武德初復置循州屬嶺南
道天寶初改海豐郡乾元初復爲循州南漢移循
州治龍川縣以歸善縣置禎州宋天禧中改曰惠
州屬廣南東路宣和中賜郡名博羅元改置惠州
路
本朝洪武初改惠州路爲惠州府領縣十
歸善縣附郭 博羅縣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海豐縣在府城東三百里
河源縣在府城北一百七十里 龍川縣在府城東北四百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八十里 興寧縣在府城東北五百五十里 和平縣 永安縣
長寧縣此二縣新設

衛
惠州衛在府治西南 碣石衛在海豐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河源守禦千戶所在河源縣治東 龍川守禦千戶所在龍川縣治西 長樂守禦千戶所在長樂縣東 平海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里 海豐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治東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東二百一十里濱海 捷勝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南八十里濱海已上四所
潮州府東至海岸一百五十里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十五里北至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界三百一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牽牛分野古爲閩越地秦屬
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
咸和中屬東官郡義熙末以分立義安郡梁兼置

東陽湖後改曰瀛州陳罷州隋廢郡置潮州治海陽縣大業中爲義安郡唐武德中復爲潮州天寶初改潮陽郡乾元初復爲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爲潮州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路爲府領縣十

海陽縣附郭 **潮陽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揭陽縣**在府西七十 **程鄉縣**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饒平縣**在府東二百八十里 **大埔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惠來縣**在府南一百一十里 **澄海縣**在府治 **平遠縣**新設 **普寧縣**新設

肇慶府東至廣州府南海縣界九十里西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里南至高州府電白縣界六百里北至廣州府清遠縣界一百七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四百二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秦時爲百粵地秦爲南海郡地漢武帝平南粵改爲蒼梧合浦二郡地三國吳及晉屬蒼梧郡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縣梁置高要郡治高要縣隋平陳廢綏建郡入四會縣又廢高要郡置端州大業初改信安郡唐復改端州又於四會縣置南綏州屬嶺南道貞觀中改爲貞州尋廢天寶初改端州爲高要郡乾元初復爲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重和初陞州爲肇慶府仍改軍曰肇慶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肇慶路隸廣西尋復隸廣東

本朝洪武元年改路爲府領州二縣十二

德慶州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羅定州**新設 **高要縣**附郭 **四會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新興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陽春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陽江縣**在府城南三百四十里 **高明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封川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開建縣**在州西北三百一十里 **東安縣**新設 **西寧縣**此二縣新設 **廣寧縣**在府西北八十五里 **恩平縣**在府南二百七十里

衛

肇慶衛在府治東 **德慶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鎮四會千戶所**在縣治西 **新興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守鎮陽春千戶所**在縣治東 **陽江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守禦海朗千戶所**在陽江縣東南百十里 **守禦雙魚千戶所**在陽江縣西一百二十里

高州府東至肇慶府陽江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廉州府石康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海岸二百五十里北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八千六百一十七里

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地漢爲合浦郡之高涼縣三國吳置高涼郡後又置高興郡晉

以高興郡屬高涼郡劉宋復置高涼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大業初改州爲高涼郡治高涼縣唐武德初置高州天寶初改高涼郡乾元初復爲高州治電白縣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得其地又廢潘州以茂名縣來屬景德初併入竇州後移治茂名尋復置高州元至元間改置高州路仍治電白

本朝洪武初改爲高州府徙治茂名領州一縣五

化州在府西南九十里 **茂名縣**附郭 **電白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信宜縣**在府城北八十五里 **吳川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化州 **石城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衛

神電衛在電白縣東南一百八十里 **高州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內北 **信宜守禦千戶所**在信宜縣治東北 **寧川守禦千戶所**在吳

州縣守鎮石城千戶所在縣治西

關　北額寨在化州縣治內　那禁寨在縣治　硇洲寨在吳川縣南四都

廉州府　東至化州石城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廣西交趾界三百三十里南至海岸八十里北至廣西容州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里至京師九千九十五里

古南越地天文牽牛婺女分野秦為象郡地漢武平南粵置合浦郡地吳因之晉為合浦郡宋齊因之南朝宋於此置越州梁改為越州又置合浦郡隋初郡廢改為祿州尋改為合州又改為合浦郡唐初置越州貞觀中改為廉州因郡有大廉洞故名天寶初復為合浦郡乾元初又復為廉州宋因之太平興國中廢為太平軍咸平初復為廉州元置廉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廉州府又改為廉州屬雷州府十四年復為府領州一縣二

欽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合浦縣附郭　靈山縣在州北二百一十里

衛　廉州衛在府治東　永安守禦千戶所在合浦縣東六十里　欽州守禦千戶所在城內　守鎮靈山千戶所在靈山縣東

關　如昔寨在欽州西一百六十里交趾界　鹿井寨在合浦縣　上寨據六山之險勢甚險阻

雷州府　東至海岸一十里西至海岸二百里北至高州府石城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海岸二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九千五百七十里

古粵地天文牽牛婺女分野秦平百粵置三郡屬象郡漢為徐聞縣屬合浦郡梁分合浦郡置合州隋仍為合州治海康縣大業初州廢屬寧越郡唐武德間復置南合州貞觀初改為東合州尋又改為雷州因郡有擎雷水故名天寶初改為海康郡至德初復為雷州五代屬南漢宋隸廣南西路元置雷州路

本朝改為雷州府領縣三

海康縣附郭　遂溪縣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　徐聞縣在府城南一百

衛　雷州衛在府治東　海康守禦千戶所在海康縣西一百七十里　樂民守禦千戶所在遂溪縣西南一百九十里　海安守禦千戶所在徐聞縣東一百里　錦囊守禦千戶所在徐聞縣西二十里

瓊州府　東至海岸四百九十里西至海岸四百一十里南至海岸一千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岸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

古粵地天文牽牛婺女分野秦為象郡外境漢武帝平南越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罷儋耳併入珠崖元帝罷珠崖郡後漢屬合浦郡吳置珠崖郡晉省入合浦宋齊因之梁置崖州隋大業中置珠崖郡唐初改為崖州又置瓊州貞觀中改為瓊山郡五代時屬南漢宋初改為瓊州又為靖海軍節度使元初為瓊州路安撫司後改為乾寧軍民安撫司天曆初改乾寧軍

本朝洪武初改為瓊州府領州三縣十

儋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七十里　萬州在府城東南四百七十里　崖州在府城西一千一百一十里　瓊山縣附郭　澄邁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臨高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定安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文昌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會

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樂會縣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昌化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屬儋州陵水縣在州城南六十里屬萬州感恩縣在府城西北三百一十里屬崖州

衛

海南衛在府治西儋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萬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崖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清瀾守禦千戶所在文昌縣東南三十里昌化守禦千戶所在昌化縣治北一十里南山守禦千戶所在陵水縣治西南

兩廣蠻

出鴻猷錄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碎砢巀嶪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彌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聆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儇女關九層崖極險陒者亦十數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遭盎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順中茲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乂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猖亂其始由守臣失
策以招撫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
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
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爲
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
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

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
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
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
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爛
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
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

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
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
月至桂林雍按苗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
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
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
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
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崖密箐人不旋踵

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
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
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
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爲
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
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端等
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
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
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

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
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
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
林峒沙田府江閘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
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
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雞艮胸古營牛腸大
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力寨樓據險立柵拒
之雍令麾外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
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
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崖石紀

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
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
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
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
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鞫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
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
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理往來
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
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
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勤馬移靖
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
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獞人國初曾充戎伍之用近時
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
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爲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爲
吏目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
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
爲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
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
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

論曰蠻有諸蠻有猺獞伶獞而猺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服食詭殊巖壑林箐之與居狐狸豺狼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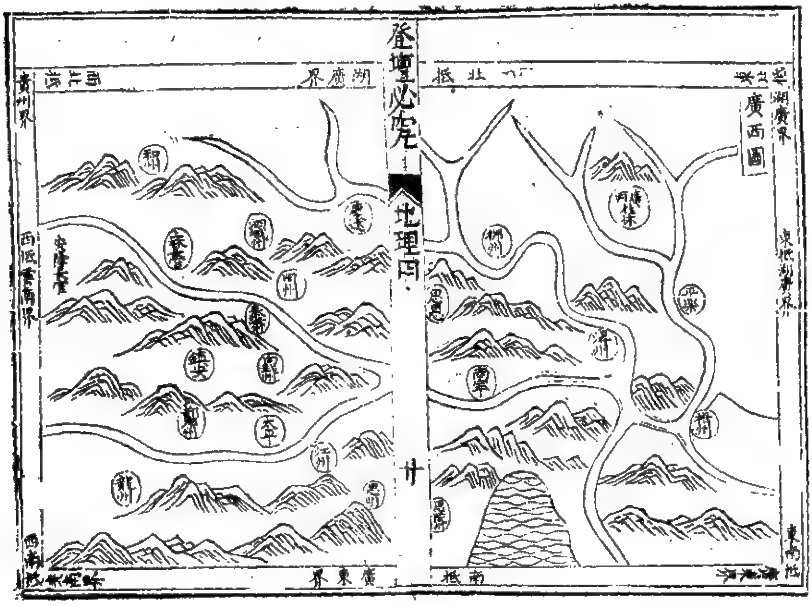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事而艱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illegible]

廣西圖叙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二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内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入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内)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刼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内)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州(在興安境内)與武岡州(湖廣屬州)陽峒接壤徑實據之

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柳州慶遠)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内)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罹荼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土官俱是)最强思恩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已傾心内向屢立戰功思剿奚其南寧控遏兩江坐踞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莞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廣西郡縣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荊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略安撫司以静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静江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始於静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思恩思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州泗城奉議思陵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南寧柳州慶遠潯州馴象南丹奉議九衛及全州灌陽平樂遷江富川梧州容縣懷集賀縣鬱林十守禦千戸所置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桂林云

桂林府

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寶慶府武岡州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百粵地戰國時爲楚粵之交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零陵蒼梧二郡東漢爲始安侯國三國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宋改爲始建國南齊復爲始安郡梁兼置桂

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始置安郡唐改爲桂州治始安縣天寶初改爲始安郡至德間又改建陵郡乾元初復爲桂州光化間陞靜江軍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桂州紹興間陞靜江府元改置靜江路

本朝改桂林府領州二縣七

全州 永寧州郎古之理定古田二縣 臨桂縣附郭 興安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靈川縣在府城西北五十一里 陽朔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義寧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灌陽縣在州南九十里屬全州

衛

桂林中衛　桂林右衛　桂林左衛

關

嚴關在興安縣西南一十七里 昭義關在灌陽縣東六十里 香煙寨在興安縣西八十里 烏子按石壘石後源 吉寧寨在灌陽縣又有洮水灌水二寨共十寨俱在全州境

登壇必究　地理四　二三三

柳州府 東至桂林府修仁縣界二百三十里西至慶遠府天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南寧府宣化縣界四百里北至桂林府古田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五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七百三十二里

古百粤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三國吳復屬桂林郡後又析置馬平郡梁大同間兼置龍州治龍江南隋開皇中廢郡徙州治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始安郡唐置昆州治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中始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復爲柳州光化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

本朝以爲柳州府復徙治馬平領州二縣十

象州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賓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馬平縣附郭 洛容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羅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柳城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懷遠縣在府城北三百一十里 融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來賓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武宣縣在州南一百里屬象州 遷江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上林縣在州西八十五里屬賓州

衛

柳州衛在府治東北 南丹衛在賓州治東 守禦象州中右千戶所在府治東 守禦賓州後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禦融縣左千戶所在縣治東 守禦來賓中前千戶所在縣治東 武宣守禦千戶所在縣東北 遷江縣屯田千戶所在縣治東

登壇必究　地理四　二三四

關

古漏關在賓州南四十五里 鎮卿關在上林縣

慶遠府 東至柳州府柳城縣界七十里西至利州界七百里南至柳州府遷江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柳州府融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里

古百粤地天文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爲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淪于蠻唐始置粵州乾封中改爲宜州治龍水縣天寶初改龍水郡屬嶺南道乾元初復爲宜州五代時爲楚馬氏所有後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爲宜州屬廣南西路宣和初置慶遠軍節度咸淳初改慶遠府元至元中改置慶遠路

本朝洪武初復爲慶遠府領州三縣六

河池州在府城西一百一十五里 南丹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東蘭州

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宜山縣附郭天河縣在府城北九十里思恩縣在府城西百五十里忻城縣在府城南一十里荔波縣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屬那州那池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衛

慶遠衛在府城東北洪武二十九年建河池守禦千戶所在宜山縣德勝鎮

平樂府東至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界五百里南至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桂林府陽朔縣界六十里北至桂林府灌陽縣界三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四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漢屬蒼梧郡三國吳置始安郡領平樂等

縣隋初廢郡以縣屬桂州大業初州廢縣仍屬始安郡唐置樂州治平樂縣貞觀中改昭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平樂郡乾元初復爲昭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仍爲昭州屬廣南西路元大德中改爲平樂府本朝因之領州一縣七

平樂縣附郭恭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富川縣

永安州在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賀縣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荔浦縣修仁縣

昭平縣近日添設皇輿考一統志俱未載

衛

平樂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富川守禦千戶所在富川縣東

賀縣守禦千戶所在賀縣南

梧州府東至廣東肇慶府封川縣界三十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廣東高州府信宜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平樂府賀縣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九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六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平百粵置桂林郡後屬南越漢武帝平南粵以其地爲[illegible]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此晉以後因之隋廢郡爲蒼梧縣屬封州唐爲梧州尋以縣屬藤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爲梧州五代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爲梧州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本朝洪武初改爲梧州府領州一縣九

蒼梧縣附郭藤縣在府城西六十里懷集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鬱林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三十里

容縣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岑溪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博白縣在州西南七十里屬鬱林北流縣在州東十五里

陸川縣在州南七十里興業縣在州北六十里

衛

梧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容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北

懷集守禦千戶所在縣治北鬱林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關

天門關在北流縣西一十里

潯州府東至梧州府藤縣界一百六十五里西至南寧府宣化縣界五百一十八里南至梧州府容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柳州府武宣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四十五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鬱林蒼梧二郡梁分鬱林於此置桂平郡隋廢桂平郡爲縣屬鬱林郡唐屬鬱州貞觀間始置潯州治桂平天寶初改潯江郡乾元初復爲潯州宋省尋

復置元至元中改置潯州路 本朝洪武元年以貴縣二州及永淳縣來屬三年改路爲府改貴州爲貴縣九年以橫州永淳縣割屬南寧府今領州一縣三

武靖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桂平縣附郭 平南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貴縣

衛

潯州衛在府治西 奉議衛在貴縣治西北 守禦貴縣中前千戶所在貴縣北門外 向武軍民千戶所在縣治西

南寧府東至柳州府賓州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太平府思明州界六十一里南至廉州府欽州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思恩府羅陽縣界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七十里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illegible]地 春秋百越[illegible]地 [illegible] 宣化縣[illegible]中改 爲邕州[illegible]後爲 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使[illegible]宋[illegible]邕州隸廣南西路 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 初改爲南寧路 本朝[illegible]改爲南寧府 府領州[illegible]三縣四

上思州 新寧州 橫州在府城東二百一十里 宣化縣附郭 武緣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隆安縣 永淳縣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屬橫州

衛

南寧衛在府治東 馴象衛在橫州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所在武

緣縣治西

關

崑崙關在崑崙山 永平寨去府十程 合江鎮在郭城西五十里 橫山寨[illegible]

太平府東至南寧府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江州界六十里西至龍州界二十里北至思明州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九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二十五里

古南越地漢屬交趾郡唐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於左右二江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萬遂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洞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初仍爲五寨後廢置太平路於麗江以控制左江溪洞州縣 本朝洪武二年改爲太平府初治馱盧未幾復還麗江親領編戶三里領州十五縣四

太平府 思城州在府城西北 安平州在府城西北 養利州在府城北 萬承州在府城東北 左州在府城東南 全茗州在府城東 鎮遠州在府城東北 思同州在府城東 茗盈州在府城東北 龍英州在府城北 結安州在府城東北 結倫州在府城東北 都結州俱在府城東北 上下凍州在府城西北 崇善縣在府城東北 陀陵縣在府城東北 永康縣在府城東北 羅陽縣在府城東

衛

守禦太平府後千戶所在府治東

田州府東至南寧府界五百三十里西至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奉議州界一里北至慶遠府東蘭州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三百三十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置[illegible]邕州都督府宋改置田州屬邕州隸安撫元改置田州路軍民總管府

本朝洪武初改田州府[illegible]者[illegible]安府入焉領州四縣一

上隆州 在府城北八十里 思城州 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 歸德州 在府城東南三百里 果化州 在府城西南二十里 上林縣 在府城東三百八十里

思明府 東至[illegible]界三百里西至交阯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江州界[illegible]二百六十里至南京[illegible]二千一百七十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置思明州隸邕州都督府宋隸邕州永平寨元至元二十九年改置思明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思明府領州六縣一

忠州 在府城東 祿州 在府城南 西平州 在府西南 思明州 在府城西

上石西州 在府城西北 下石西州 在府城西 憑祥縣 在府城西北

思恩軍民府 東至[illegible]界[illegible]西至[illegible]上林縣界[illegible]南至[illegible]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慶遠府河池[illegible]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百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置思恩州隸邕州都督府宋隸邕州[illegible]元屬田州路

本朝洪武初仍為思恩州之[illegible]永樂三年改[illegible]隸廣西布政司正統五年改為思恩府尋陞思恩軍民府編戶二十里

鎮安府 東至向武州界八十里西至交阯廣源州界三百五十里南至[illegible]北至泰[illegible]議州界四十里至[illegible]南至[illegible]東北界六十里[illegible]五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於鎮安洞建右江鎮安軍民宣撫司元改鎮安路

本朝洪武二年以舊治僻遠移建[illegible]鎮安府編戶二里

泗城州 東至東蘭州界三百里西至上林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田州府界一百八十里北[illegible]

至[illegible]寧州[illegible]一千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六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十五里

古[illegible]漢屬交阯郡宋[illegible]城州隸邕州[illegible]路

本[illegible]朝[illegible]移治[illegible]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二里

[illegible]

閼

羅博[illegible]

利州 東至泗城州界八十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一百[illegible]里[illegible]二百五十里北至永寧州界[illegible]至南京[illegible]六千[illegible]至京師一萬一千[illegible]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唐[illegible]阪麗莊宋建利州屬邕州橫山寨元因之

本朝洪武初改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一里

奉議州 東至[illegible]鎮安府界一百二十里[illegible]田州[illegible]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illegible]廣西[illegible]江道

本朝[illegible]入來安府七年復置二十八年改[illegible]衛[illegible]

向武州 東至[illegible]鎮安府[illegible]七十[illegible]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向武州隸橫山寨元隸田州路

本朝洪武[illegible]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罷所復[illegible]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

富勞縣 在州[illegible]三十里

都康州東至龍英州界二十里西至鎮安府界一十
里南至龍英州界五十里北至向武州界五里
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五十里
里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都康州隸橫山寨元
屬田州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間爲夷獠所據三十二年復置直
隸廣西布政司

龍州東至太平府界二百里西至上下凍州界四十
里南至思明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安平州界
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一百
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五百六十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龍州隸太平寨元大
德中陞龍州爲萬戶府
本朝洪武初復爲州隸太平府九年改直隸廣西布
政司編戶五里

江州東至忠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龍州界九十里
南至思明府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界一十五
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里至
京師一萬四百四十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號江州宋置江州隸古萬
寨元屬思明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二十年改直隸
廣西布政司編
戶三里領縣一
羅白縣在州城東北

思陵州東至忠州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思明府界七
十里南至交阯界三百五十里北至思明府
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四
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置思陵州屬永平寨元
屬思明路
本朝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復建改直隸廣
西布政司編戶一里

上林長官司東至泗城州界一百里西至安隆長官
司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雲南府富
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泗城州界一百五十里自
司治至南京七千四百里至京師一萬八百四十
五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宋元號上林洞屬泗城州
本朝永樂七年建上林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

安隆長官司東至泗城州界四十里西至雲南廣南
府界六百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二百
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八百里自司治至南京
八千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
里
古百粵地漢屬交阯郡元爲泗城州地
本朝永樂元年建安隆長官司直隸廣
西布政司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
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
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塩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
計船大小給魚塩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稅然
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
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
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爲大寇嘉靖六年王守
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
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

亦願立功自贖府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
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
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
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
指揮等官襲剿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剿牛腸等
寨保靖兵進剿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
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
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
剿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
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

兵擊木綠磨仁岑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
油碑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
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余人官兵從後追擊又
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
遁至初十日遁據山峒無遺還兵回潯州守仁密檄
諸將移兵剿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
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
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
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
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攻擒斬

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
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
爲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逆通計官兵
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
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
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
新附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
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剿八寨猺賊各兵乘夜啣枚速
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
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驍賊始

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叅將之賊既失險奪
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
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礧石滾木官兵仰攻不
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
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
破都者峒寨大潰防禦諸隘叅將沈希儀等又多擒
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横水
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
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堕岩險死者不可勝計
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

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
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
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
佐不能鎮輯且畏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
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
土目黄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
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
鄔閲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
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
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閲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

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歛跡請立堡
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
旦不聽六月堡成閲令黄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
擇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黨
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
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
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閲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亡
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
發兵曰諸君度剿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
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

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
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
賊爲備久矣勦而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
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
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賛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
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
刼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
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
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
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

鄒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椎申飭之椎乃詒公
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
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繇他猺厥相信也公丁然之
隨椎來見汝成復列究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
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
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弃逮入係獄遣椎諭其黨曰
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
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
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
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

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
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
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
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
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
以副使蕭腕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
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賊
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功返墮損軍
威況諸猺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
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言

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
以俟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
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
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
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昴小梅嶺
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緣水冲諸巢孫文繡
由藤峽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
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緣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
山攻羅綠上洞戚振攻中峒吳同章攻下峒共一萬
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

林洞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
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
皆藏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
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
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運擬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
背賊于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
追斬百餘級賊亦窘會右軍迷失道徬徨三日又土
目盧蘇受賊賂欲兵緩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
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會平南縣有
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

剿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猺復平萬達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浪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欵兵以嚴邊防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子岑邦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涖任後殘虐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戸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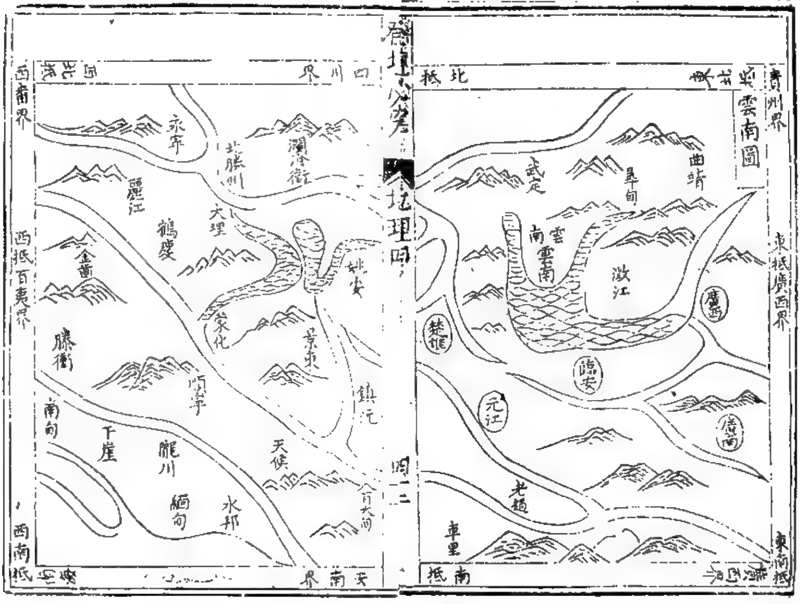
論曰諸猺獷姦桀驁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刀耕火種抱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馴化者但諸衛所之臣貪黷者多卹恤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倚法爲姦利得其賄則漏泄機事教誘凌掠而激其侮不遂所求則計發陰私誣謂招衆以激其怒守臣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惡或貪功而乾幸寡謀覆衆一開兇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況諸猺之性如禽獸然非有斟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間也豢養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踏躅群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薙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可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居無事則當懷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於此哉今觀諸猺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其剿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想者之不乘此所以暴師封府之庫不足以贍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若汝成曰藤峽府江爲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竄府江地迥道遠而人難得其要嶺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爲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雲南圖叙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嵲潋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禽駭獸奔葢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若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江元）安（安鎮）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爲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寧）永（永）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鄧川屬大理）霑益（霑益屬曲靖俱州）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葢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思發叛以麓川叛首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

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孟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馬湖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衛）川陸俱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授官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雲南郡縣

登壇必究 卷 地理三 四十二

雲南布政司

雲南古梁州之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郡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

本朝改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澂江廣西廣南鎮沅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十二府曲靖姚安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七軍民府北勝一州者樂甸馬龍他郎甸二長官司禦夷孟

登壇必究 卷 地理四 四百六二

定孟艮二府孟養車里木邦老撾緬甸八百大甸五宣慰使司干崖南甸隴川三宣撫司鎮康灣甸大侯威遠四州芒市鈕兀二長官司置雲南都指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雲南中雲南前雲南後廣南大理臨安曲靖景東楚雄洱海平夷越州蒙化六涼一十六衛金齒瀾滄騰衝二軍民指揮使司宜良易門安寧馬隆楊林堡木密關六守禦千戶所置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普安臨元金滄洱海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雲南府東至澂江府路南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安府嶍峨

通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二百里至京師一萬六千[illegible]十五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周以前爲徼外西南夷[illegible]所居地楚莊蹻略地至滇池[illegible]其地號滇國秦嘗頗通五尺道[illegible]置吏焉漢武帝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治滇池蜀漢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又分建寧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宋齊並爲建寧郡隋置昆州後廢唐復置後爲南詔蒙氏所據後改爲善闡府歷鄭趙楊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至昇領善闡牧遂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萬戶府至元中改置中慶路

本朝洪武中改雲南府領州四縣十

嵩明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晉寧州在府城南一百里　安寧州在府城西南八十里　昆陽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昆明縣附郭　富民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宜良縣[illegible]　楊林縣在州[illegible]　歸化縣在州北二十里　呈貢縣在州[illegible]　羅次縣在州北[illegible]　祿豐縣在州[illegible]八十里　三泊縣在州[illegible]　易門縣在州[illegible]一百五十里

衛

雲南左衛在府治東　雲南右衛在府治南　雲南中衛在府治東南　雲南前衛在府治西南　雲南後衛在府治東南　廣南衛在府治東　宜良守禦千戶所在宜良縣治[illegible]　安寧守禦千戶所在安寧州治西南　易門守禦千戶所在易門縣南三十里　楊林堡守禦千戶所在楊林縣東五里　十八寨守禦千戶所

關

金馬關在金馬山下　碧雞關在碧雞山北

大理府東至姚安府界二百[illegible]十里西至永昌府永平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順寧府界二百一[illegible]里北至鶴慶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萬一千[illegible]百五十里至京師[illegible]千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武帝開西南夷[illegible]唐[illegible]初[illegible]之[illegible]後爲蒙舍詔所併[illegible]五詔合爲一號南詔治大和城至閤羅鳳號大蒙國至異牟尋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後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互相篡奪至五代晉時段思平得之更號大理國元憲宗時收附立上千二萬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路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路爲府領州四縣三長官司一

趙州在府城南三十里　雲龍州在府城西六十[illegible]　鄧川州在府城北七十里　浪穹縣[illegible]　賓川州[illegible]　大和縣附郭　雲南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十二關長官司在府城東三百[illegible]

衛

大理衛在府治南　洱海衛在雲南縣治西

關

龍首關在點蒼山北　龍尾關在點蒼山南

臨安府東至[illegible]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元江府界[illegible]南至[illegible]州界六百八十里北至[illegible]界二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illegible]九十里

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句町國。漢置句町縣，屬牂牁郡。[illegible]屬興古郡。晉仍屬寧州。唐爲羈縻[illegible]州，地屬黔州都督府。天寶末南詔蒙氏以此爲通海郡[illegible]。蒙氏將大理段氏改爲通海節度，尋改秀山郡，後復爲通海郡。其後[illegible]屬阿僰。元憲宗時內附，置阿僰萬戶。至元[illegible]改置南路，尋改臨安路[illegible]臨安廣西[illegible]宣慰司。

本朝洪武[illegible]改爲府。領州四[illegible]縣[illegible]長官司九。

建水州 附郭　石屏州 在府城西五十里　阿迷州 在府城北七十里

寧州 在府城東五十里　通海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illegible]里　河西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嶍峨縣 在府城西北二百六十里　蒙自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納樓茶甸長官司 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教化三部長官司 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王弄山長官司 在府城東南二百五十里　虧容甸長官司 在府城[illegible]　溪處甸長官司 在府城[illegible]　思陀甸長官司 [illegible]　左能寨長官司 在府城[illegible]　落恐甸長官司 [illegible]　安南長官司 在府城[illegible]

衛

臨海衛 在府治東　守禦通海前前千戶所　守禦通海右右千戶所 俱在通海縣治東

關

寧海關 在通海縣東北一十里　建通關 在通海縣南一十里

楚雄府 東至雲南府[illegible]界二百[illegible]里，西至景東府界[illegible]，南至元江軍民府界二百八十里，北至[illegible]界一百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illegible]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illegible]年[illegible]

南安州 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鎮南州 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楚雄縣 附郭

廣通縣 在府城東七十里　定遠縣 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定邊縣 在府城西三百一十里　碍嘉縣 在府城南五十里

衛

楚雄衛 在府治東　定遠守禦千戶所 在定遠縣治東

關

武英關 在[illegible]　羅平關 在[illegible]

澂江府 東至[illegible]，南至臨安府[illegible]

[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爲澂江府，領州二縣[illegible]

新興州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路南州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河陽縣附郭
江川縣在府東南九十里 陽宗縣在府東北四十里 邑市縣在府北六十里

衛

蒙化衛在府城

景東府 東至[illegible]一百二十里西至大[illegible]四百里[illegible]八千里[illegible]楚雄府[illegible]景東[illegible]路[illegible]

衛

景東衛在府城內

關

母瓜關在府[illegible]一百里 安定關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景蘭關在府東南一百[illegible]

廣南府 東至[illegible]界一百二十里[illegible]至廣西[illegible]界六[illegible]百[illegible]至南京[illegible]一萬一千四百三十里[illegible]

富州在府城東二百里

廣西府 東至廣南府界四百五十里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臨安府寧州界一[illegible]

百八十里北至曲靖府霑益州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九百六十[illegible]

[illegible]

師宗州在府城西八十里 彌勒州在府西南九十里 維摩州在府城東

鎮沅府 東至者樂甸長官司界二百里西至景東府界三十里南至威遠州界三十里北至楚雄府[illegible]至南京八千六百里至京師一萬二千四百九十里

[illegible]

祿谷寨長官司在府城東北[illegible]

永寧府 東至[illegible]衛界一十五里西至瀾滄衛[illegible]至京師一萬二[illegible]

[illegible]本朝洪武中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永樂[illegible]為府領編戶四里領長官司[illegible]

剌次和長官司 在府西南[illegible]百四十里 革甸長官司 在府西北一百[illegible]

香羅長官司 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亙魯之長官司 在府北三[illegible]二十里

[illegible]八十里

順寧府

[illegible]至蒙化府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illegible]州界[illegible]二百八十里 南至[illegible]定府界四百七十里 北[illegible]至[illegible]府治至南京八千一百八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illegible]蒲蠻[illegible]之地[illegible]蒙氏[illegible]不能制[illegible]泰定[illegible]內附[illegible]府 初置順寧府[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五年仍置[illegible]後省[illegible]入府 編戶二里

曲靖軍民府

東至普安州界一百七十里 西至尋甸府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廣西府界一百六十里 北至四川烏撒軍民府界二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八百六十里 至京師一萬[illegible]五里

[illegible]漢為[illegible]州郡 [illegible]縣[illegible]後分[illegible]東[illegible]置[illegible]南[illegible]州[illegible]蒙氏[illegible]所據[illegible]為曲靖[illegible]

霑益州 在府[illegible] 陸涼州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馬龍州 [illegible] 亦佐縣 [illegible]

羅雄州 在府[illegible]東南[illegible]里 南寧縣 附郭

衛

曲靖衛 在府治西 平夷衛 在霑益州南一百二十里 越州衛 在[illegible]州東南

陸涼衛 在陸涼州西南二十里 馬龍[illegible]禦千戶所 在州治北

烏撒衛後千戶所 在霑益州[illegible] 隸貴州烏撒衛

關

白水關 在[illegible]八十里 豫順關 [illegible] 宣威關 在[illegible]

木容關 在陸涼州西二十里 石角關 在陸涼州北二十里 天生關 [illegible]

分水嶺關 在馬龍州西南二十里 二叉口關 在馬龍州[illegible]

姚安軍民府

東至武定軍民府元謀縣界三百二十里 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一百三十里 西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北勝州界四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七百六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

[illegible]蒙氏[illegible]大理[illegible]姚安[illegible]元[illegible]姚州[illegible]

姚州 附郭 大姚縣 在府[illegible]二十里

衛

守禦姚安千戶所 [illegible] 姚安中屯千戶所 在大姚縣城東

鶴慶軍民府

東至[illegible]北勝州界[illegible]二百[illegible] 西至[illegible]麗江[illegible] 南至鄧川州界一[illegible]七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二[illegible]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九[illegible]

[illegible]漢為[illegible]越析詔[illegible]地名鶴川[illegible]

鶴慶州尋升鶴慶府[illegible]萬戶至元中復爲鶴州後[illegible]鶴慶路

本朝洪武中改爲府後改鶴慶軍民府[illegible]戶一十三里領州二

劒川州 在府[illegible]　**順州** 在府[illegible]

武定軍民府 東至[illegible]一百五十里西至[illegible]南至[illegible]二百五十[illegible]一萬八[illegible]二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漢屬益州郡[illegible]爲[illegible]州總管[illegible]至元中[illegible]後改爲武定路[illegible]萬戶府至元[illegible]改爲武定軍民府領州二縣三

本朝改爲武定軍民府領州二縣三

和曲州 [illegible]　**祿勸州** [illegible]　**南甸縣** 在府城內

元謀縣 [illegible]　**石舊縣** [illegible]

尋甸軍民府 [illegible]界[illegible]十里南[illegible]六十里西至[illegible]東川軍民府[illegible]七千八十里至[illegible]

[illegible]烏蠻[illegible]又爲仁[illegible]元[illegible]仁德部元[illegible]二縣[illegible]

本朝洪武[illegible]改[illegible]軍民府[illegible]二縣入[illegible]編戶[illegible]里

衛

大羅衛 在府城內　**木密關守禦千戶所** 在府東七十里

麗江軍民府 東至[illegible]一百八十里西至[illegible]二百里南至鶴慶軍民府界七十里北至[illegible]長官司界三百二十里[illegible]南京八千三百[illegible]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里

[illegible]之域天文井鬼分野[illegible]漢[illegible]越[illegible]後地屬南詔[illegible]至元中[illegible]後改[illegible]麗江路軍民[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麗江府後改軍民府領州四縣一

通安州 附郭　**寶山州** 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　**蘭州** 在府西三百六十里

巨津州 在府西北三百里　**臨西縣** 在府西北百六十里

關

石門關 在府西三十里

元江軍民府 東至[illegible]安府[illegible]界一百[illegible]十里西至[illegible]長官司界二百[illegible]里南至[illegible]長官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illegible]自府治至南京[illegible]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五里

古[illegible]之境[illegible]後[illegible]元中[illegible]元江[illegible]後[illegible]

本朝洪武中改元江府[illegible]永樂初改元江軍民府[illegible]長官司附郭

蒙化府 東至大理府趙州界三十八里西至順寧府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楚雄府定邊縣界[illegible]

里北至大理府大和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里

蒙化衛 治在府東 左右中前後五所 中左千戶所

中右千戶所 中前千戶所

永昌軍民府 東至蒙化府界三百六十里西至騰衝衛界二百三十里南至灣甸州界二百[illegible]七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八千三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illegible]

[illegible]

騰越州 在府西南三百一十里 騰衝州 土官 保山縣 附郭 永平縣

衛

永昌衛 在府城內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中後九所 前前右右二所 [illegible]

北勝州 東至[illegible]長官司界二百[illegible]十里西至鶴慶[illegible]南至[illegible]界二十里[illegible]界五十里自[illegible]治至南京八千[illegible]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

[illegible]

本[illegible]

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東至臨安府嶍峨縣界二百[illegible]十里南至元江軍民府界二百[illegible]

[illegible]

一千八百[illegible]四十五里至京師一萬

[illegible]

本[illegible]

者樂甸長官司 [illegible]

[illegible]

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姚安軍民府大姚縣界四百里西至鶴慶府順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永寧府界二百一十里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illegible]

蒗蕖州 在[illegible]八十里

[illegible]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illegible]

[illegible]永昌郡治不韋縣[illegible]晉分為永昌郡[illegible]蒙氏[illegible]高氏[illegible]大理[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五年……宣慰司治于此……至二十三年……指揮使司……領安撫司一長官司二

潞江安撫司 在司城西一百三十五里

永平縣 在司城東北一百七十里

鳳溪長官司 在司城東二十五里今屬永昌府地

施甸長官司 在司城南一百里

衛

永平衛 在永平縣治東北城周五百九十丈有奇洪武十九年建內有金齒前右二千戶所

關

清水關 在騰衝山西

山達關 在司城東北七十五里阿章寨

蒲關 在施甸長官司……

丁當丁山關 ……

上甸關 在永平縣北二十里

花橋 ……

潞江關 在潞江岸

關索寨 在永平縣東北……里

騰衝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金齒潞江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南甸……界……里……至……茶山長官司界……南至……長官司界二……至……六百四十里至……

……西……里……一萬二……

本……漢為永昌郡……唐為越賧……三種蠻居之……南詔……取越賧……置軟化府其後……高……之……騰衝府……宋時……大理段氏……元憲宗……至元中……騰越州……以越賧江……騰越縣……後……本朝因之洪武……立騰衝守禦千戶所……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正統間陞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都司

關

龍川江關 在司城西五里……

古勇關 在司城西一百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西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至布政司……八……

……至元……軍民府……

……

……

……

本朝洪武……年改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至東北至布政司……程……京師

……都……各……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

……至元二十六年……

……年改……十七年改……軍民宣慰使司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木邦……宣慰使司界……海西至……界……至布政司……十八程……京師

古……不知何種……其地有江頭……城……元至元中……之後於蒲甘……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

本朝洪武……十七年……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至布政司三十八程……

叫傳與其酋阿要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討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水尾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寧遠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西北至布政司六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俗呼為撾家古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二年其酋遣人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孟定府

東至威遠州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隴川宣撫司界北至鎮康州界自府治東北至布政司一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景麻元至元二十六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本朝洪武十五年[illegible]

孟艮府

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璉界自府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illegible]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四年[illegible]置孟艮府

南甸宣撫司

東至[illegible]界南至隴川宣撫司界西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騰衝軍民指揮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陞宣撫司

關

黃連坡關 在司南十五里

小龍川關 在司東北八十里

干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宣撫司界南至隴川宣撫司界西北俱至南甸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達于京師

其地舊名干賴睒曰渠瀾睒白夷割之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illegible]十年置長官司正統間陞宣撫司

隴川宣撫司

東至芒市長官司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南甸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六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麓川地皆白夷所居元至元中置麓川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思任發叛六軍平之後革其司十一年改置隴川宣撫司

威遠州

東至他郎甸長官司界南至孟璉界西至孟定府界北至景東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一十九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illegible]元[illegible]中置威遠[illegible]

本朝[illegible]

灣甸州

東至大侯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芒市長官司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一十程轉達于京師

舊[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七年[illegible]

鎮康州

東至孟璉長官司界南至孟定府界西至芒市長官司界北至灣甸州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舊名石[illegible]甸本黑樊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改為州編戶六里

大侯州

東至景東府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灣甸州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

十三程轄[illegible]

[illegible]

木邦[illegible]元[illegible]軍民總管府[illegible]

鈕兀長官司[illegible]

[illegible]

芒市長官司[illegible]

[illegible]

麓川緬甸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以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
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刀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刀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
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
屢屠騰衝斷路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

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
地也賊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
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春暮慮瘴發遂棄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特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皆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軍
定西伯將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
一十二萬往征之驥爲廷臣侯爲楊寧蔣琳等爲叅
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
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
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
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
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

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
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進兵入破連環七砦
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
萬思任走緬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
思任復走緬驥劄思任沂潞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任
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
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
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
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
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安南功又畏

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
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
總兵官張軏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
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
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欲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
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
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
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
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
眞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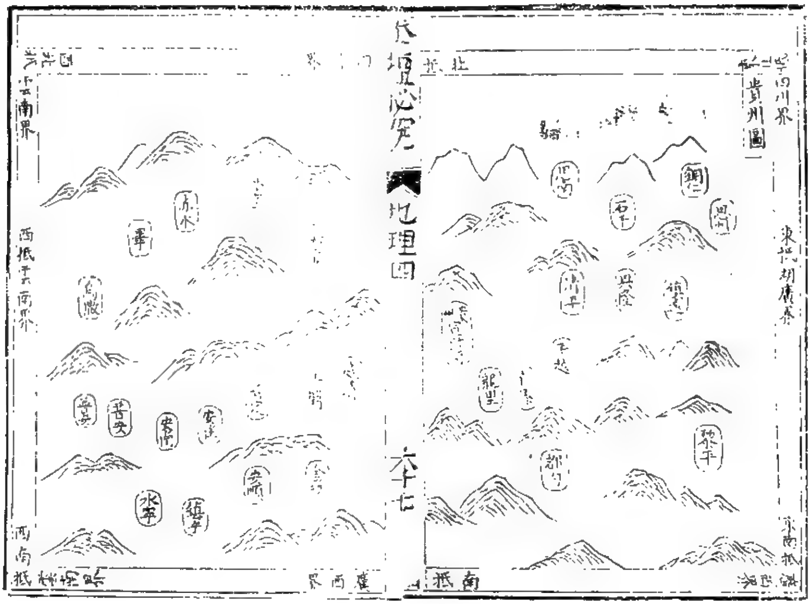
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
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
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
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
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
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家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
中官錢能貪其珎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
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
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
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

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殲思祿大怒遂蓮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討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按司[illegible]出之[illegible]孟[illegible]夫[illegible]伴小[illegible]孟[illegible]殺戮[illegible]罪什之最自處是猝然乃至廷[illegible]節[illegible]而[illegible]沿江之[illegible]則[illegible]爲罪思任[illegible]可[illegible]爲[illegible]南土司[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奉[illegible]何大謬耶[illegible]國家之力[illegible]向[illegible]後十年之[illegible]辛[illegible]職[illegible]得免于罪[illegible]也可[illegible]樓[illegible]力經略西北已已之變必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腹心之元氣[illegible]得不[illegible]乎嗚呼王振之[illegible]國[illegible]如之何已[illegible]一代名臣而[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國當如是哉

貴州圖叙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廣西土）恣其狠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四川）芒部（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蹲伏比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鎮筸（[illegible]）酉播（酉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豕突（[illegible]）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與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兇首禍[illegible]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啻格鬭而爭[illegible]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殘[illegible]在國[illegible]以時撫定不足以煩
國家力也


貴州圖
地理四
六十七
東抵湖廣界
西抵雲南界
雲南界
北抵
南抵

貴州郡縣
地理四
六十八
曲靖
利州界
四川界
靖州界
柳州界
廣西府界

貴州布政司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隷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并金筑安撫司置貴州都指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匀畢節普安威清安南安莊清平平壩烏撒赤水永寧興隆一十八衛普市黄平二守禦千戸所置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分貴寧新鎮二道兼察諸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

貴陽府

[illegible]

新貴縣 [illegible] 貴州宣慰使司 在府治西 水東長官司 [illegible] 中曹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青山長官司 [illegible] 劉佐長官司 [illegible] 龍里長官司 [illegible] 白納長官司 [illegible] 底寨長官司 [illegible] 乖西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長官司 [illegible] 養龍坑長官司 [illegible] 上馬橋長官司 [illegible] 小程番長官司 [illegible] 盧番長官司 [illegible] 程番長官司 [illegible] 韋番長官司 [illegible] 方番長官司 [illegible] 洪番長官司 [illegible] 臥龍番長官司 [illegible] 金石番長官司 [illegible] 小龍番長官

司 [illegible] 大龍番長官司 [illegible] 羅番長官司 [illegible] 盧山長官司 [illegible]

衛

貴州衛 [illegible] 貴州前衛 [illegible]

思州府

[illegible]

本朝洪武初分置思州宣慰司永樂中改爲思州府 [illegible]

都坪峨異溪蠻夷長官司 附郭 都素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六十里 施溪長官司 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黄道溪長官司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關

平溪關 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黄土關 在府城東北二十五里 鯰魚關 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思南府 東至銅仁府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四川播州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石阡府界一百里 北至四川彭水縣界六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百零五里 至京師七千二百九十五里

[illegible]

[illegible]

水德長官司 附郭 蠻夷長官司 在府治 思印江長官司 在府城東北二十里 沿河祐溪長官司 在府城北二百一十里 朗溪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婺川縣 在府城西北四百四十里

關

永勝關 在府治東 武勝關 水關 俱在府治內 太平關 在府治北

鎮遠府 東至思州府界 西至興隆衛界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南京 [illegible]

本朝洪武五年改為鎮遠州 [illegible]

偏橋長官司 在府城西六十里 邛水十五洞蠻夷長官司

鎮遠縣 附郭 施秉縣 在府城西 [illegible]

衛

鎮遠衛 在府治東 清浪衛 在府城東 [illegible] 偏橋衛 在府城西六十 [illegible]

臻剖 洞橫坡等處長官司

關

東關 [illegible] 北津關 [illegible] 油榨關 [illegible] 焦溪關 [illegible]

鸞蓬關 [illegible] 梅溪關 [illegible] 雞鳴關 [illegible]

爛橋關 [illegible] 紫陽關 [illegible]

石阡府 [illegible]

太 [illegible]

石阡長官司 附郭 苗民長官司 在府西北八十里 葛彰葛商長官司 在府 [illegible] 龍泉坪長官司 在府 [illegible]

銅仁府 [illegible]

省溪長官司 [illegible] 提溪長官司

大萬山長官司 [illegible] 烏羅長官司

銅仁長官司 [illegible]

平頭著可長官司 [illegible]

黎平府 [illegible]

潭溪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八舟蠻夷長官司 在府[illegible]

洪舟泊里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曹滴洞

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古州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西山陽洞蠻夷長官司 [illegible] 湖耳蠻夷長

官司 在府城[illegible] 亮寨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一百里 歐

陽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九十里 新化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illegible] 中林驗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一百里 赤溪湳

洞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illegible] 龍里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西[illegible]

永從縣 在府[illegible]六十里

衛

五開衛 在府治東北 銅鼓衛 在湖耳長官司西 二衛俱隸湖廣都指揮使司 黎平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illegible]二十里 中潮守禦千戶所 在洪州泊里[illegible] 新化亮寨守禦千戶所 在新化長官司東 隆里守禦千戶所 在龍里長官司東 新化屯千戶所 在新化長官司西南二十[illegible]

關

諸葛亮寨 [illegible]

普安州 [illegible]

本

衛 洪武初[illegible]

安 軍民指揮使司 [illegible]

[illegible]

州隸貴州布政司

普安衛 在州治南 樂民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南九十里 平夷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西一百里 安南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 安龍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東南三百二十里 以上各所俱隸普安衛

關

芭蕉關 在州城東八十五里 分水嶺關 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安籠箐關 在州城東南[illegible]四十里

永寧州 東至鎮寧州界二十五里西至慕役長官司界[illegible]南至[illegible]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安順州寧谷長官司界三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四千八百三十里至京師六千[illegible]二百里

古爲荒服地元始置永寧州屬雲南行省定路大德間改屬湖廣行省

本朝[illegible]州布政司

[illegible]

慕役長官司 在州[illegible] 頂營長官司 在州南[illegible]百五十里

[illegible]

鎮寧州 [illegible]

[illegible]貴州布政司

十二營長官司 在州[illegible]里 康佐長官司 在州東西十五里

安順州 [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安撫司界[illegible]寧谷寨長[illegible]治至南京[illegible]二百九

十里

古爲羅殿地元置習安州屬雲南普定路

本朝洪武十六年改安順州十八年改屬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三年始改屬貴州布政司 領長官司二

寧谷寨長官司 在州南二十里 西堡長官司 在州西南二十里

金筑安撫司 東至貴州衛界一百里西至安順州界南至貴州大龍番長官司界北至平壩衛界俱五十里至京師八千[illegible]自司治至南京四千八十里

古爲蠻夷荒服地元初置金筑府後改爲金筑安撫司屬四川貴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正統四年改屬貴州布政司 領長官司[illegible]

本朝洪武十年[illegible]

木瓜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一百里 麻響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一百一十里

大華長官司 在安撫司東[illegible]十里

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 [illegible]

[illegible]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 東至平越衛界八十里西至[illegible]六十里[illegible]至[illegible]

百六十里
古荒服地宋嘉泰㐫土官宋永高充服麥新等處以其子宋勝守之乃改麥新為新添元至元間置新添葛蠻安撫司屬湖廣行省後改屬雲南行省
元行省
本朝洪武四年置新添長官司二十二年置新添千戶所屬四川貴州都指揮使司二十九年改所為衛二十九年改為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中改屬貴州都司今領長官司五

新添長官司附郭 小平伐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五十里 把平寨長官司在衛城南六十里 丹平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一百里 丹行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關

谷忙關在衛城東一十五里 羮城關在衛城西南十五里

登壇必究 卷四 地理四

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 [illegible]

揚義長官司在衛城東 [illegible]

關

武勝關在衛城南二里 通津關在衛城南二十里 羊腸關在城東南二十里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東至新添衛界二十里西至貴州前衛界二十五里南至府界太平伐長官司界六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八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一百八十五里

古西南邊徼歷代以來蠻酋各據其地元始置平伐等處長官司屬新添葛蠻安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置龍里州十九年以龍里站屬貴州衛二十三年置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屬貴州都司領長官司一

平伐長官司在衛城南六十里 大平伐長官司在衛城南八十里

關

長衡關在衛城西一十七里 龍登關在衛城東二十里

都勻府東至四川播州宣慰司界二百二十里西至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廣西南丹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平越衛平伐長官司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一

登壇必究 卷四 地理四

[illegible]

都勻長官司 [illegible] 麻哈州 清平縣 都勻長官司 邦水長官司在府城西二十里 平浪長官司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平洲六洞長官司 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在府城東二百里 豐寧長官司 平定長官司 樂平長官司

衛

都勻衛治在府

關

平定關在府城北二十五里　威鎮關在府城西四十里

畢節衛東至赤水衛界六十里西至烏撒衛界一百里南至水西奢香驛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芒部軍民府界八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九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六十一里

本衛本芒部西南夷地元為順元等路宣慰司地本朝初為貴州宣慰司地洪武十五年於烏撒軍民府地置烏蒙衛十六年徙此改置畢節衛隸貴州都司

關

善欲關在衛城南五里　木稀關在木稀山二關　老鴉關在衛城南三十里

七星關在衛[illegible]

威清衛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一十里西至平壩衛界[illegible]南至[illegible]北至[illegible]自衛治至南京[illegible]至京師八千一百六十里

本衛本貴州宣慰司地洪武二十三年置威清站為貴州衛二十三年[illegible]

安莊衛東至[illegible]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安順州界[illegible]南至安南衛界一百二十里[illegible]自衛治至南京[illegible]至京師八千三百里

本衛本元永寧[illegible]二州地[illegible]洪武二十三年置安莊衛指揮使司隸貴州都司

關索嶺守禦千戶所在衛城東五十里

本[illegible]

[illegible]平衛東至[illegible]界[illegible]西至[illegible]南至[illegible]北至[illegible]長官司界[illegible]

[illegible]里北至[illegible]自衛治至南京[illegible]二百里

本衛[illegible]洪武[illegible]

清平縣在衛城南一里屬都勻府　平定長官司在衛城南六十五里屬都勻府

關

雞場關在衛城南一十里　羅沖關在衛城北羅沖山

平壩衛東至威清衛界四十里西至普定衛界七十五里南至金筑安撫司界北至水東[illegible]地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illegible]十里

關

烏鳴關[illegible]

普市守禦千戶所[illegible]

本[illegible]洪武[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王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靄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田茂安置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靄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歿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使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訴京師　上召劉氏入宮見　高皇后復令招奢香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慤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通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

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搆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酋日搆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種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嘗勘思州

思南事語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晟師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錄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曰巴蜀道阻難達洋牁紆然險遠率不能令黔中被蔡數如中土惠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所患也夫滇與有滇南貴州諸夷故亦服屬皆 成祖復郡縣其地自土作貢服從役與諸甸民同其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

貴州地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為冦諸苗生長山谷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輙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梳等寨苗及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廵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廵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别勅湖廣廵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 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討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褫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爵王言金章等率遊兵廵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爵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

易分兵五哨命叅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
鎮葉暠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嶙叅議蔡潮僉事
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叅政胡漁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指揮佘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
李璋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
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
進抵香炉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磴路五
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
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
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貓爬山虎繩梯等具

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二日
昧爽附山下緣崖猱攀相引上登其外柵縱火焚燕
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不敢禦之兵不得深
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捲簾竹梯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
備舁前攻具附崖士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
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走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
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
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

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
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
蘿可懸援緣緪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
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
徃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
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
擣巢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
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
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

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
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
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
可無難者文盛言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
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之官
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
擣都蘭都逢寨西大支寫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
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介等八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器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illegible]

安南自　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孫子賙嗣正德十一年賙稍失政其臣陳暠作亂弑賙舊臣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堈等共推賙從子黎譓嗣譓賙伯兄　子也仍率兵討陳暠暠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譓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譓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堈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譓弟黎瀗嗣為國王登庸娶瀗母為妻故復立瀗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譓聞有詔使自清華上奏告變不達二年三月黎瀗卒或云以鴆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瀗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譓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

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爲登庸所據惟譓尚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自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譓卒于清華其臣黎瑚鄭綏等共推立譓子寧嗣爲黎氏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明廷原降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遣守臣文移印文亦同眞僞莫辨其一僞奉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勅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

登壇必究 地理圖 究 四百三十二

朝輔皆傾知莫登庸篡立事狀又勘訪得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衆奔雲南求討稱淵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齎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備列登庸篡殺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群臣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弑主僭竊汛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申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illegible]

惟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復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中國爲黎氏復讐

上意竟主討罪亦屢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關條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爲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復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齎姚公移詣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晭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晭弟黎譓亡何譓被奸人杜溫

登壇必究 究 四百三十六

潤鄭綏挾譓遷清華登庸仍推立晭弟黎慮旋自清華迎復黎譓與慮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慮亟以時與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以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逆言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復乃值閉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黎姓非黎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遷清華即登庸爲亂黎譓避禍出也其謂迎歸黎譓則與黎寧所列黎譓卒于清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慮病卒屬以印章卽劫奪也鴆殺事理

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憭鄭垌及莫
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
送至京
朝廷以莫登庸父子奸僞且雖請求降而辭不欵
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鋭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
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
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檄集兩廣福建湖廣
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
於臨邊諸郡縣備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廣西平

登壇必究　地理四　九一　三百八十三

祥州爲中哨兵□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監
督之龍州羅回爲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鄒宗
右參將李宗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爲右哨兵一萬
四千人副使諸路都指揮白泫監督之分奇兵爲二
哨歸順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
張臨監督之廣東欽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
陳嘉謀參將高岳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游哨兵
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楗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
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爲親兵共須兵一十二
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下蓮花灘分三哨哨各
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
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騮
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朱方右哨以副
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旦
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衆
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絶之後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
郡縣來降者郎以其郡縣授之授斬莫登庸父子來
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
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命亦待

登壇必究　地理四　九二　三百九十三

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
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
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
近地徐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
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酋目阮如
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　闕庭徒
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
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
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舊賜印章謹
獲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朝廷威德暫令歸國俟命伯温乃與諸守臣聯疏上
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
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
還入貢送莫文明與諸酋至京
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
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
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十三路各設
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統理屬轄廣
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
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
登庸[illegible]卒

福海仍令守臣勘[illegible]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
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莫文明請夷使及所遣伴送
之人各加賞以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温等復上疏請
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
師論功加毛伯温太子太保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
黔國沐朝輔暨輔臣本兵諸偏裨守臣皆進秩賞賚
有差後福海不能綏輯夷衆復為黎寧所逐令黎氏
仍據國莫氏寓居廣東境內
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國朝不廢興王法所當討討之[illegible]
服而赦天下之功[illegible]黎[illegible]不能貽拔十[illegible]之

安南[illegible]兵雖可知矣今罷[illegible]數十萬之衆[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不深有望于茲也

登壇必究兩直各省事宜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illegible] 仝校

輯兩直各省事宜

王鳴鶴曰今天下幅幀之廣與道里遠近形勢扼塞已具載地理部戎事之暇復輯兩直隸遼陽山東[illegible]閩廣事宜者何以備倭也方今倭奴肆侮據朝鮮以撤我外藩積有歲月勢孔棘已尋且敢逞海上其志不徒在侵掠凡瀕海諸郡縣與倭爲

隣者環東南萬里而遙靡不議兵議餉竭厥力而禦之上下處心無遺今日津泉之間開且有篇緣[illegible]逆者[illegible]侵[illegible]之心而中國巨測又爲之縮導焉然則倭之圖安所計萬全也是篇[illegible]海防圖編及諸書有切於倭情者乃備錄之即東南半壁環而萬里一按籍而計若視諸掌易易也語曰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司寄者其尚究心焉

北直隸事宜

按

京畿山河帶礪東負大海向未嘗遭倭亂亦未嘗有備倭之設故兵防官考倭變絕不錄焉以大勢論之山東遼左突出海外畿甸居中越數島而爲朝鮮鼎峙者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肆毒也今既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永平一帶無不當敵衝者設重鎮集舟師水陸兼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覽借運船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船非樓櫓巨艦之比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也議者又欲借

舟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礁突出千里運道久廢豈萬師能卒辦哉[illegible]是喪已成之我軍而塡無窮之巨浪也[illegible]已則召閩之工匠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舟無不可者合用木料預先從東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於沿海召集合用器械預先發各處打造一面淸野練兵備之於陸一面撝工造舟禦之於海木料具工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爲問罪之師小則爲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爲之圖也然又有說焉直隸自寶坻天津永平一帶以達山海延袤

数百里水陸設備當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不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也倘倭奴常據朝鮮則爲備無已時矣孰若爲一勞永逸之計興十萬之師水陸並進電掃席捲俾
天朝之威存亡繼絶固我藩籬較之年年設備便宜百倍或謂高麗失利遼左無功古今明戒子何言之易耶是大不然隋唐都於長安去高麗最遠因怒興師誠爲黷武我
朝廷與北平與高麗共一水耳此門庭之寇當與周之玁狁漢之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例論豈隋

唐高麗遼左比哉且關白封府庫撫士民財物無所取百姓無所殺此其志欲何爲耶語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爲也
臣聞之俞都督曰用兵有鵰剿有大征事小敵脆則選鋭輕齎襲敵不意似鵰之擊鳥卑飛斂翼而擊之也故曰鵰剿之兵如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堂堂正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爲期故曰大征之兵兵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鵰剿矣用兵太多機自難密計糧無幾竟致乏匱是以大征之規模而行之鵰剿也若大征矣用兵太少既無攻圍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困守之方賊遁無以堵賊衝無以迎是以鵰剿之規模而行之大征也兩不收功職此之由今日高麗之師其爲大征乎其爲鵰剿乎夫以隋唐之强尚不能得志於遼左乃倭酋關白一旦舉朝鮮若振槁然則今日問罪興師當爲大征而不爲鵰剿也明矣知其爲大征也則鐘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自遼東永平而迫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

遼者蓋登萊南之說耳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去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淮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從而蟻附之其爲患又不止一關白矣故料敵宜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縣其地唐雖度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訖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奴向之所長者一刀耳關白無論兼有弓銃且慣用撓刀捷刀者倭刀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

種雄於數島者既恃以長蛇之術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兵械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預爲之計且朝鮮被倭殘蹂久矣其難因糧於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故糧餉宜足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將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何宜於水何宜於陸何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西集謀廣思各盡所長規畫既定然後剋期並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

將宜廣也朝鮮自高皇以來臣服李氏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社陵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包胥之復楚田單之復齊者誠因而鼓舞之彼既習於地利便於土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俘馘因間可用也夫惟六者備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定傾如其未也則寧效委棄之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爲王翦之持重勿爲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白以封豕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速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奈何曰欲盡關白之衆而殲之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欲禁之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夏水攻之意略同但決水之策昔人嘗行之故皆知其便此策則自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用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其端俾有事高麗者當自得之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兵防官無慮百數原皆爲防邊而設未有防海者近因倭警添設提督總兵經略標下中軍參遊天津永平等處添註海防備倭遊擊此後或有添設未敢列定當闕以俟

沿海府衛州縣

山海衛　永平府　昌黎縣　盧龍衛　樂亭縣
灤州　開平中屯衛　寶坻縣　武清縣　梁城
衛　天津衛

遼東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爲東北雄鎮北跨沙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挖滄瀛而金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京師翰屏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爲有賴而備倭海防視爲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盡廢於是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東沿邊五路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邊爲重防海爲次春汛以防海爲重防邊爲次則雖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鄭若曾曰遼東倭患較諸省似可緩所慮者地千餘里衛所軍旅將十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線鎖鑰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呌呶待哺萬一歲歉客餉

畿輔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耳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弊司國計者深念而亟圖之可也

按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邇東南爲鴨綠江朝鮮貢道在焉海上自劉江告捷倭夷絕迹蓋恃高麗爲之藩蔽也今高麗陷矣觀輔車唇齒之義則爲遼左慮者豈直東虜已哉或謂倭患必不在遼蓋以倭之志若在子女玉帛也則窮邊絕塞千里蕭條非所垂涎明矣若其不自揣量包藏禍心也則揚帆而渡天津猶縱豕突無所不至何必涉遼越薊犯重關之險哉雖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遣舟秣馬水陸兼防因利乘便扼亢擣虛此今日要務也

遼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遼陽副總兵　寬奠參將　海蓋參將　復州參將　寧遠參將　廣寧遊擊　中後所遊擊　中右所遊擊　金復守備　瀋陽守備　中前所備禦　西平備禦　右屯備禦　海州備禦　蓋州備禦　長奠備禦

遼東兵防官共五十員茲舉濵海地方者載之

餘係防邊不具入

沿海衛所

金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海州衛　廣寧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中屯衛

中左所　廣寧前屯衛　中右所　中後所　中

前所

沿海關城墩臺

義州城　城一　接陽　[illegible]　墩四　[illegible]

堡三　[illegible]

金州衛　[illegible]

城四　[illegible]

墩三十八　[illegible]

臺一　[illegible]

堡六　[illegible]　新寨　紅嘴

復州衛　[illegible]

城二　[illegible]

墩九　[illegible]　長生島　[illegible]

堡四　[illegible]

蓋州衛　[illegible]

墩九　[illegible]　白狼山　[illegible]

堡五　[illegible]

廣寧右屯衛　關一　[illegible]

堡六　東海　[illegible]

廣寧中左二屯衛　墩三　[illegible]

堡十九　[illegible]

廣寧前屯衛　關一　[illegible]

墩九　[illegible]　東洋島　大雁莊

堡二十一　安家　興春　古城　杏林　[illegible]　長安　海泉　永安　鎮南　新安　[illegible]　萬嶺　[illegible]　樹林　[illegible]　興安　[illegible]　錫安　[illegible]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山之險也登萊二衛并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江解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夼鎮馬停鎮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一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踞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于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莊西山欒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宜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絡突入海中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旱門灘九峯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積聯絡潮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猝達然考之 國初倭寇成山擄白峯寨羅山寨延大嵩草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寧峯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乎登州遞而南則應援乎即墨三營亦進相為犄角形勝調度雖且密矣有干城之寄者其思 國初成山之變而儆戒無虞也哉

即墨營

山東與直隸遼壤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寧然淮揚屢被登刼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即

壘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
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
有椎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
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卜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司
其海口若塘家灣大任陳家灣鵞兒栲栳天井灣顏
武周疃松林金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
防尤難　國初倭寇鰲山毒痛甚慘卽本營所轄
之地也殷鑒不遠封守者其可以弗愼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
獨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
登壇必究　山東事宜卷二　三十二
馬而不便于舟揖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
焉耳然邇年青登之兵多爲所揚安知其中無識海
道而勾引者乎觀山東諸郡民往强悍樂于戰鬥倭
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
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
突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
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衞所森嚴墩
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厲庶幾其無患
乎
一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
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
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
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之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
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
子口橋鷄鳴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
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
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　廟堂或修海運亦
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一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疑危之志久
矣其一曰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
登壇必究　山東事宜卷二　四
癰毒宜早治而承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
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迢迢
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
漕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
自蓬頭等處危礁亂磯湍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
水洪則不敢行宗伯廟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
運有失尚幸不死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
端爲山東之海險也然漕河自王家閘以北至於德
州千有餘里乃　國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係

匪輕況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為漕患及今承平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奮非 國家之大計哉嘉靖初年 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於膠州鑿山浚土以通海舍以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稍小害大可慨也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備倭而不知備運故及之

按日本地勢正對寧紹朝鮮地勢最邇登萊隋時登萊造舟以伐高麗壤相近也嘉隆閒倭自本國乘汛入犯所毒痡者上自浙直下及閩廣耳山東

未嘗犯寇設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山東即昔之閩浙也添守備之設留上班之軍誠急務矣然向者為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為疥癬之疾今則為患在數百里之內實為腹心之憂問罪興師以除剝床之禍在今日誠未易談也雖然高麗自

國初以來為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者恃中國為之緩急耳若危不能持廢不能興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將何所觀望哉春秋諸侯有相侵伐者齊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此山東往事也故及焉

山東兵防官考

備倭都司 今改遊擊 文登守備 即墨守備 沙溝守備

此外有都司掌印僉書各一員春秋領班僉書六員

沿海衛所

青州左衛 京操軍二千六百二十六人 屯軍四百五十三人 城守軍七百二十人

萊州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人 屯軍四百四十七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人 捕倭軍四百十三人

王徐寨所 城守軍餘四十八人

登州衛 京操軍二千二十九人 屯軍一百一十四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人 捕倭軍八百二十八人

福山所 守城軍餘[illegible]人

寧海衛 [illegible] 城守軍餘[illegible]二百一十人 捕倭軍[illegible]四人

奇山所 [illegible]八人 屯軍[illegible]人 城守軍餘一百十三人

威海衛 京操軍[illegible] 屯軍[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人 捕倭軍一百八十五人

金山所 城守軍餘一百十四人

成山衛 京操軍一千一百五十六人 屯軍二百四十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十一人 捕倭軍二百三十四人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人

百尺所 守城軍餘一百[illegible]五人

靖海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三人 屯軍四百二十六人 城守軍餘一百五十人 捕倭軍三百十三人

寧津所 京操軍五百二十九人 屯軍六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人 捕倭軍六十八人

海陽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六人 屯軍六十六人 城守軍餘一百二十六人 捕倭軍一百二人

大嵩衛 京操軍一千四百九十八人 屯軍口[illegible]二十八人 城守軍餘三百八十八人 捕倭軍二百四十六人

大山所 守墩軍餘二十六人

鰲山衛 京操軍一千九百三十人 屯軍二百九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illegible]人 捕倭軍二百[illegible]五人

雄崖所 [illegible]七十[illegible]人 [illegible]七人

浮山所 守墩軍餘五十六人 [illegible]十人

靈山衛 京操軍[illegible]十六人 屯軍[illegible]八十七人 城守軍餘一百十六人 捕倭軍二百九十一人

膠州所 京操軍四百六人 屯軍七十七人 城守軍九十四人 捕倭軍四十四人

夏河所 守墩軍餘六十七人

安東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七十六人 屯軍三百九十一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人 捕倭軍二百六十九人

石臼所 守墩軍餘四十八人

沿海墩堡

塘頭寨所 守墩軍餘七十八人 [illegible]三十八人

墩十 [illegible] 八角 [illegible] 公[illegible] 官[illegible] 黄[illegible]洲

魚兒巡檢司 守墩[illegible]十九人

墩五 [illegible] 東[illegible] 後[illegible]

柴胡巡檢司 守墩[illegible]八人

墩六 [illegible] 大原 柴[illegible]

馬埠寨所 守墩軍餘四十人

墩四

[illegible]河寨 守墩兵十二人

墩四 [illegible] 三山 [illegible]河

馬停寨

墩三 [illegible] [illegible]山

王徐寨所

墩六 [illegible]步[illegible] [illegible]

東良海口巡檢司

墩三 [illegible]

馬停鎮巡檢司

墩六 楊家庄 白沙 呂[illegible] 千里 西高 琵家

黄河寨

墩五 [illegible] 小[illegible] [illegible]

劉家汪寨

墩三 西[illegible]山 白林常 [illegible]门

[illegible]米寨

墩五 [illegible]庄 木基 [illegible]崖 黄石欄

楊家店巡檢司

墩四 [illegible]闊 鷄鳴 [illegible]山

蘆洋寨

墩四 城後 郭家庄 [illegible]

登州衛 守墩軍餘二十一人

墩七 蓬萊閣 田橫 西庄 林家庄 王徐[illegible] 教場 抹直

孫夼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illegible] 嶗山

福山所 守墩軍餘[illegible]人

墩五 [illegible] 之罘 火岩

堡一 [illegible]

奇山所 守墩軍餘一十六人

墩四 [illegible]

堡二 西牟 黃務

清泉寨所 守墩軍餘一十五人

寧海衛 [illegible]

墩六 [illegible]

墩十三 [illegible]

堡五 [illegible]

金山所 守墩軍餘十八人

墩五 [illegible] 金山 小峯

堡一 新山

威海衛 守墩軍餘二十六人

墩十二 [illegible] 峯山 豹虎 曹家庄 [illegible] 麻子 [illegible]

百尺崖所 守墩軍餘二十七人

墩九 [illegible] 滿臺頂 老姑 野山 百尺崖 曹家[illegible] 麻嶺

辛汪巡檢司 守墩弓兵三人

墩一 辛汪

成山衛 守墩軍餘二十七人

墩十一 大姑山 大一頂 高腦 仲山 [illegible] 馬山 俞嶺 固崮

堡八 [illegible] 洽口 [illegible] 奈天嶺

尋山所 守墩軍餘五十一人

墩十七 [illegible]

溫良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illegible]

寧津所 守墩軍餘三十七人

墩十三 [illegible] 大頂山 七現口 高樓山 柴家山

靖海衛 守墩軍餘六十三人

堡二 [illegible]

墩十八　石閘　新家口　彈丸山　城島
磨浪頂　禿山　宅嵩山　靖臺山
禮許鎮　菊滋莊　狄姜寨　倚[illegible]山
石臼門　赤山嘴　范家山　峯山寨
東浪
大灣口
蕃[illegible]山
堡三　[illegible]　孤窩口

赤山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illegible]人
墩一　[illegible]

海陽所　守墩軍餘五十一人
墩九　[illegible]　咸子港　峯子崖
白沙山　樗猪崖　崩雲山
[illegible]　[illegible]子山
堡八　[illegible]　孔家莊　薛禮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　[illegible]村　[illegible]山

乳山寨巡檢司　[illegible]
墩三　[illegible]

大嵩衛　守墩軍餘一百六十八人
墩七　[illegible]　守叭　守馬營　[illegible]
堡五　[illegible]

大山所　守墩軍餘二十[illegible]人
墩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尤嶺山
堡一　[illegible]

行村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島山　[illegible]山　[illegible]

雄崖所　守墩軍餘二十四人
墩五　和[illegible]山　堅[illegible]　公平
土家山　[illegible]村
堡三　青山　[illegible]

栲栳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illegible]　公錢山

浮山所　守墩軍餘四十五人
墩十九　[illegible]山　城陽　後山　丝石
韓山　安[illegible]　張家莊　劉家莊
東城　[illegible]村　[illegible]塔埠　塔山
公[illegible]島　[illegible]嶺　雙山　麥島
保[illegible]　[illegible]
明[illegible]　[illegible]
堡五　中村　韓頭山　邢城
馬[illegible]　大村

鰲山衛　守墩軍餘[illegible]十[illegible]人
墩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　[illegible]
高山　[illegible]
栲栳　[illegible]
横[illegible]　[illegible]
石[illegible]　分[illegible]
石[illegible]口　[illegible]
堡五　[illegible]

靈山所　守墩軍餘四十八人
墩十一　辛莊　沙嶺　大埠　柯家巷
孫埠　[illegible]河　洋河　沙埠
汪家莊
塔埠
堡六　[illegible]村　[illegible]湖　[illegible]村
[illegible]溝河　八里[illegible]　[illegible]村

古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内北　[illegible]

夏河寨所　守墩軍餘四十八人

墩十六　[illegible]

靈山衛

墩堡二十　[illegible]

逢猛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illegible]

高家港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illegible]

南河灣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illegible]

信陽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二人

墩四　南[illegible]　東[illegible]　西大[illegible]

石臼所　守墩堡軍餘四十二人

墩十四　[illegible]水　濤洛　滕家嶺　古城　[illegible]河　金線　朔水　[illegible]家口　[illegible]石臼　[illegible]青山

夾倉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二人

墩四　焦家　苏家　張家　三汊口

安東衛　守墩堡軍餘四十五人

墩十五　[illegible]

各省兵防官考俱不載巡司而山東獨及者以巡司墩寨與衛所烽堠鱗次繡錯故具載之

[illegible]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illegible]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

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滙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哨兵一千暫借民居割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illegible]俱就各衛所[illegible]在海

[illegible]選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改以船為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措合令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措議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大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為上策萬一外守

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illegible]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備[illegible]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上海之高倉浚涇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亦登岸搶掠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獲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今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

自豐涇以至閔行管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
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
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
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
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為
本府所轄為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
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
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
蒼山各數十隻沙沓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
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

不絕外則為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為
海港把守兵船之聲援遇有海賊勢力分擊戰船艙
攻而少衆則船艙合而衆盛衆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
分效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有
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者且入船慣習不畏風
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
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
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
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已上都御史方公諱廉任松江府呈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槩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
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
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
險要長洲則瀏湖滸湯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
湖文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隱隘此則所謂一縣
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
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
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
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塞
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

當先其大者以海邊陸福山為最以腹裏淮湖為
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并瀏防守不可單弱白
茆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廣與各港捕盜
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
一艘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
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艘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
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
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於風
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
冦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冦長洲團

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
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内防或可無虞
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
船在洋堵截以爲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艅接艦乘風
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
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刼無可柰何而把總官亦且以
爲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
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
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
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

登壇必究　卷

百名屯駐黃窰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
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
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
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
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
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
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
救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
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已上副使温公□前任蘇州府議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海寇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有
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
第一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
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
次北面約闊七八里新洲次至圌山南岸江面約闊
十四五里爲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
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
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
下策與無策矣

巡撫都御史翁公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

登壇必究　卷

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
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
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其要衝所
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
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
駐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
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揚舍
保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所居
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
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

松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江山常鎮參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揚舍[illegible]以備水戰者亦
既容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磧賊可登岸
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趾守以出中策不可也
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
川沙而南爲南滙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滙而
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
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
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
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爲巢穴添設遊擊將

登壇必究　直隸長江

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　由北可以護松江
而西可以援乍浦
湖總兵鄧公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遇
正東風必由下八陳錢馬跡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
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隷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
自馬蹟而北至於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
東西飛渡故　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
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徙置倭患
浸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
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
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分䑸要衝設正副二總兵
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屯馬蹟等山以防
倭寇之從下八山來者又於狼山夾角嘴設遊兵把
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於昌國以北崇明以
南沙島逐週羊山中峙仍設遊參二員一駐定海一
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西散逸入
者伺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
應賊又安能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
如赴戰哨如戰臨運臂使指潛機伏形或逆其來或
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登壇必究　直隸江防　八

直隸江南兵防官考

鎮守江南副總兵　蘇松常鎮參將
蘇松遊擊　[illegible]把總　劉家河把
總　吳淞中軍把總　吳淞遊兵把總　川沙把
總　柘林把總　[illegible]撫標下坐營
揚舍守備　京口圌山把總　江防把總
江口遊兵把總　[illegible]港把總

沿海衛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所

太倉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吳淞所

金山衛

左右前三所 後所 中

所 南匯所 青村所

沿海營堡臺烽堠

蘇州府

營堡六 福山 七丫 劉家河 吳淞 白茆

烽堠 三丈浦 野木漕 福山 鶯鳥 吳家 鳥沙港 寶澳

籌海圖編 卷二

松江府

營五

壘四

塘鋪二十四 前所二十二鋪守軍四人 左所二鋪守軍四人 右所二鋪守軍四人 中所十七鋪三十四人

烽堠

南匯十八

青村十二

左所三

右所三

前所四

後所三

籌海圖編 卷二

江北諸郡

公曰……嶼灣剿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抱船過堤水路自清溝海口進攻則兵勢就便……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亦難

又云江北冇而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貫山至吳淞沙等處則又自浙

入江南直隷矣沙上以南不暇云及玆以海道之要
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觜港
皆揚之東南界也䖍山據淮海之首海州鶯游山皆
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
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
可以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吳郡監生金魚云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
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
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遊還無
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豔而揚州為賊所必

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角嘴大河口
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掘港海門東河通州與
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
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
則為掘港又東北則為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
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
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贛
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
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
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

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十家墳周
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
出海者也此最為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
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
姚家蕩復為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岸等處
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
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
遠且砂積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掘港新插港之東
亦有北海砂積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
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

則不一泉如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揚樹港徐沙營又
西則狼山揚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
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一號居民
便則其道若登狼山必繇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餘
東餘西等處辛民以禦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
揚州若于廖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
餘東餘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餘
東餘西等處最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
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
而平原浩漾則視吳松為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

以據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援以西北對兵六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隄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闊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於廖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掘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莊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

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北沙之寇欲劫鹽必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劫屠戮之慘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

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爲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利和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廖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插港也廟灣劉莊塗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充者曰新河出入最便近通州也曰北海所近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艘於此者也曰廟灣以北爲巨鎮而可通大海戶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三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住劉莊海安鎮若海安在如皋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按往者倭寇煽亂江北常被禍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奏大捷者何哉蓋倭寇無他長所恃不過一刀纔有倭弓鳥銃亦無幾何難其深入則專恣焚則闕凡性狡猾善於設伏故常以寡擊衆江南

地多溝塍騎不得長驅步不得列衆往往爲其所陷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強弩風馳電驅未有不如駭鯨之決細網者劉顯淮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技未易以較雌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之於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於陸亦易不惟地利所宜誠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直隸江北兵防官考

狼山副總兵駐劄通州　狼山把總　大河口把總

掘港守備　盐城守備　東海把總（以上俱兼防）
徐宿歸德參將　鳳陽中軍都司（駐泗安）　儀真守
備　泗州守備　安慶守備　周家橋把總　三
江口把總　滁河把總　浦子口把總（以上俱江防）
沿海衛所
淮安衛（軍八百五十名）
左右前後中左中右六所　東海中千戶所（軍五
百五十名）　海州中前千戶所（軍六百七十五名）
大河衛（軍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八所

登壇必究　[illegible]　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

儀真衛（[illegible]）
高郵衛（[illegible]）
興化千戶所
揚州衛（[illegible]）
海門千戶所（[illegible]）　泰州千戶所（屯軍[illegible]二十一）
（[illegible]八[illegible]十二名）　通州千戶所（屯軍八百八十二）
沿海營堡臺堠
揚州府
營十五（參將　狼山　揚州　大河　崇武　廖角嘴　掘港兩營　狼山　壯[illegible]　乾忠　屈港東營　濟武　勇義　鹽　平　忠節）

營九（[illegible]）
烽堠九十三　劉莊寨烽堠一　白駒寨烽堠一
角斜寨烽堠二　李家堡烽堠五　拼茶烽堠六
四　泰州烽堠十一　掘港烽堠九　海門縣烽
堠二十八　通州烽堠八

登壇必究　[illegible]　卷之[illegible]

浙江事宜

論要害

兩浙形勢[illegible]近[illegible]府

[illegible]列郡之[illegible]湖嘉興[illegible]頭

台[illegible]門海門等處之[illegible]寧波紹興之

[illegible]門杭州之諸山龍山[illegible]乍浦澉浦皆倭

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

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

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

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

之地[illegible]也守[illegible]有固矣夫浙東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尤為賊所乘[illegible]而浙[illegible]其[illegible]以

內[illegible]耶

論設備

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為四參四參者杭

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

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illegible]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

有三重焉會哨於[illegible]分哨於[illegible]普陀為第

一重沈家門馬[illegible]之[illegible]第二重[illegible]發兵船為

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

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𡺸

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

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

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

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哨守豈非守江

必守淮之微意哉

論會哨

倭寇之來每自彼國開洋必經扺陳錢山歇潮候風

集艘分犯若過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

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過東北風

和則犯大佛頭壬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

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

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

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

船各會哨於隣總各取印信到單繳驗本總兵船各

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

責令收集柴草技伏瞭望遇警亦如烽堠之法舉火

放銃則遠近易知兵船無悞而倭寇可無虞矣

總兵俞公大猷云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嶴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椗椗不能堅舟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頼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内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赭哨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单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刼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脱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每日遇晩俱要酌量收泊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晩收泊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又云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瀝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黄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嶴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曰楚門港曰黄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嵩曰女兒嶴中等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圖士無嶴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堺士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普陀防賊緊要船印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徙縣而内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都總蔡汝蘭云台州遼處海濵誠四塞之國南有桃渚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閘山衛嶺蓋嶂層岡重關鳥道真可禦之險而其寧海去巖石楚門僅百五十里環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寧之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

於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謂卒至者非此耳甚哉
威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延綸糧銀絕用
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
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
衢[illegible]衢等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illegible]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
內[illegible]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起
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侍郎
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
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

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欵當道
議駁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為[illegible]下此其害更多
其一是大家爭佃[illegible]干小民以[illegible]
之須大量為屯田召民耕種輸於軍門耕者搭棚廠
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illegible]歲使如人家放租之
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
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
結巢之念矣

都指揮戴冲霄云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興屯田之
利以給募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
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
亦念荒山起稅為利不多即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
若寇據此以為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賫盜
糧為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
民屯[illegible]其為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
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金塘玉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
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
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
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雖見有居民

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乎何也[illegible]易犯
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是利
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illegible]之南澳
皆[illegible]然其守之者只以為內地之藩籬耳若
於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一二哉即
此可例論矣

一台州沿海近[illegible]雖途長數十里闊十里若做范蠡
圍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
不得傷稻每歲起科以給募租可得若干萬石

一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

鮮線擡衛平方亦皮其翹習戰鬬所用皆亡者之兵若閩中土客兼用軍兵並為鎗雖有一二脫巾終不敢為大逆亦得犬牙相制之法也然其尺在於將領不知大體無有勇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屬有司將帥無權平時威令旣不下逮有急安可望其節制此皆覆轍所宜更駕者也

浙江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illegible]

杭嘉湖參將 [illegible]

寧紹參將 [illegible]

台金嚴參將 [illegible]

溫處參將 [illegible]

海寧把總 [illegible]

臨觀把總 [illegible]

定海把總 [illegible]

昌國把總 [illegible]

松海把總 [illegible]

金盤把總 [illegible]

此外有軍門坐營左遊擊右遊擊三都司總兵坐營衛州總補守備陸路官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海寧衛　乍浦所　澉浦所

直隸都司　海寧所

紹興衛　三江所

臨山衛　瀝海所　三山所

觀海衛　龍山所

定海衛　舟山中中中左二所　穿山後所

霩衢所　大嵩所

昌國衛　錢倉所　爵溪所　石浦前後二所

海門衛　桃渚所　健跳所　海門前所　新河所

松門衛　隘頑所　楚門所

盤石衛　蒲岐所　盤石後所　寧村所

溫州衛　海安所　瑞安所　平陽所

金鄉衛　沙園所　蒲門壯士所

沿海關臺寨烽堠

乍浦所

寨十一　[illegible]　蒲山外　唐家灣

臺三　長沙灣　烽堠　高公山　陳山　蔥山　南台

海寧衛　寨三　盤田大　臺四　來公亭

烽堠　九里　海口　秦駐山

澉浦所　寨五　東海關　混水涌　西嘴

登壇必究　卷　浙江事宜卷三　七

臺一　烽堠

海寧所　寨三

烽堠　下浦　猫山

三江所　寨一　臺一

烽堠

瀝海所　烽堠

臨山衛　烽堠　下孟白　羅家山　四門

三山所　烽堠　蔡山　眉山　泥山

觀海所　烽堠　向頭　瓜嶼

龍山所　臺一　龍山　烽堠　龍尾　龍頭　洪家路

定海衛　關一　寨一　烽堠　打鼓山　大夫岡

舟山所　寨三　臺一　烽堠　西山　三江　赤石

穿山後所　烽堠　臺一　三塔山　烽堠　西山　白峯　高山　峴山

霩衢所　臺一　烽堠

大嵩所　烽堠　蔡家　蛤嶴

登壇必究　卷　浙江事宜卷　十

錢倉所　烽堠

爵谿所　烽堠

昌國衛　寨三

烽堠

石浦前後所　關一　何家嶴

烽堠

健跳所　臺一

烽堠

桃渚所　臺一　烽堠　長跳　大荊山　中嶴城　石柱

海門衛 臺二 東中 中界 烽堠 磊石 中山 轄顏 南山 長沙 外木

新河所 烽堠 楊奧 蔡峯 泥嶴 新嶴 爭應 烏沙 蓮馬 松門

松門衛 臺一 小高 烽堠 南麂 [illegible] 青嶴 東路

[illegible] 雀嶴 塔嶴 岳石

隘頑所 烽堠 長沙 後湾 [illegible] 天門 沙門 沉礁 長山 雞頭

楚門所 寨一 楚門 烽堠 鹿魚 塔嶴 半洋 馬鞍山 花嶴 塔山

下磐 楚門 青山 清港 小青山 石塔 大青山 東門

西門 茅山

蒲岐所 臺一 下堡 烽堠 南東山 南頭山 後塘 [illegible]

高嶴 後澳

盤石衛 臺二 白沙 普華 烽堠 岐頭 黃岑 平山 章奧 斑山 沙角山

登壇必究 [illegible] 浙江海防卷之二 十二

[illegible]

寧村所 烽堠 寨五 [illegible] 臺一 楊頭

海安所 烽堠 寨四 [illegible] 臺一 白塔山

沙園所 烽堠 寨五 [illegible] 江口 石北 稻石南

臺一 石頭 烽堠 [illegible] 烽火 宋埠

平陽所 寨四 平嶴 黃門 平嶺 牧路 南背 臺一 蔡家山

烽堠 福泉 峯瑞

金鄉衛 寨九 大魚 龍澗 大魚堂 炎亭 小魚堂 石坪 大蒦 大暴 小蒦 石塘

烽堠 青嶴 鳳凰 東岡 大山 稻岡 東山 白嶴 莫山 馬跡 上洋 舥艍 羅湾

[illegible]

蒲門壯士所

臺二 [illegible]

烽堠 [illegible] 四 南堡 [illegible]

登壇必究 [illegible] 浙江海防卷之二 十六

題設寨遊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爲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廵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内固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發

舊制盡失加以内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澳走馬溪倭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舶所據於是廣募民船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所在莫支又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　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䑸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抗拒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竊害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　題設南澳副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消矣

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綜理誠不爲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爲小兵僅存其三分之二又太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浪殲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寨遊要害

福建五寨三遊鱗次海外舟師錯落扼險據隘比之他省防禦似加密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埕之

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坵浯銅彭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廻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可方舟内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輸不及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然則南澳何爲而守也曰不同也南澳雖在大海之中與内地僅隔一水商舶海賈往來必經吾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

失守是隔閩粤之肩背而塞漳泉之咽喉也彭湖去內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惟漁舟出沒耳販海之舟不必經也故彭湖[illegible]之亦可也然使倭寇結䑸而來則彭湖其巢穴矣又將何如曰脩內地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機以撲滅之耳

海禁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爲業自　先朝遏禁遂致勾倭釀成禍府至萬曆初年巡撫龐尚鵬請開海禁惟其納餉過洋既裕足食之計實寓弭盜之術蓋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市通則寇轉而爲商理

固然也惟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物如此則賦歸于　國建民亦何所利而爲之哉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何也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且資中國之利二者固大不侔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奸民愈趨之矣嗟乎利乃亂之囮也

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温之米爲多玄鍾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匱也故經畧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糗糧糗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譬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痿痺未有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　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

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糴於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於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輸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不數多春而隨兵所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充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接濟與倭爲黨者亦不敢矣

一往年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因

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要之雙桅重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繳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

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間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而又嚴保甲連坐之法申汛期販海之禁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除未之信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累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於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著實體探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審除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於無事之時則宜寬用於有事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遊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

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必復者皆剿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閩人問於鍾曰倭情見矣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之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關白者倭之酋長也其衆難計殆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之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病在狃敵夫倭情不同不過厚為之備耳至於民情不同則其故難言已自嘉靖末奸民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視倭如鬼神虎豹不可嚮邇一倭持刃數十百人豕奔鼠竄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止

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竄窮餓於山谷間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擒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莫能為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則曰倭來若等孜耳又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若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以為利而其不可言者無論也嗟夫此豈可聞於敵哉故曰昔之患在倭今之患在狃患怯者在倭患狃者在吾民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但當禦倭於海則変無從生若一入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下論之惟當禦倭於朝鮮使令帆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則有主者

福建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居中調度各路遊俱屬節制

潮漳副總兵 駐劄南澳玄鍾遊兵把總專聽調度又福營陸兵三自名標下中軍把總管之

南路參將 駐劄漳州城遇汛則往銅山銅山寨把總專聽調度又漳州銅山客兵共一營陸鸞

目兵一營俱屬管轄

軍門坐營 駐劄省城有客兵一營土兵一營專聽調度策應

總兵坐營 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有客兵一營專聽調度

北路守備 今議改參將駐劄福寧州遇汛則往大金所土兵二營駐本州新客兵一營駐劄原俱聽調度

中路守備 駐劄興化府遇汛則往平海衛有興泉客兵二營泉州客兵一營聽其節制

烽火把總 該寨兵船四十隻兵六百余名遇汛駕軍兵泛于名今設增船一十隻兵一千名其北則界乎流江蕭門其南則界乎連江濂澳福寧州沿海一帶皆其信地全閩之門戶也

小埕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十八畧與烽火同北與烽火會哨南與南日會哨西洋下目竿塘白犬皆其信地省會之門戶也

南日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會哨南與浯嶼會哨自海壇舊南日平海湄洲一帶皆其信地

浯嶼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南日會哨南與銅山會哨自崇武永寧福全金門中左所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銅山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浯嶼會哨南與玄鍾遊兵會哨自鎮海陸鰲銅山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玄鍾遊兵把總 該遊兵船四十隻民兵一千六百余名遇汛畢船隻修造則兵放班南澳雲蓋寺青澳并勝澳走馬溪皆其信地今兵船各設增

海壇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二十四隻兵九百余名專泊海壇信地與南日兵船協守支福州府錢糧

浯銅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原十六隻今議增八隻專泊舊浯嶼金門所等処與浯嶼兵船協守支泉州府錢糧

此外有都司行司汀漳守備及延建汀邵陸兵不具

郵

沿海衛所

福寧衛 大金所 定海所

鎮江衛 梅花所 萬安所

平海衛 莆禧所

永寧衛 崇武所 福全所 金門所 高浦所

中左所

鎮海衛 六鰲所 銅山所 玄鍾所

沿海烽堠

福寧州

沙埕 三沙 南鎮 白岩 水澳

黄崎 筆山 金家 南金 古縣

大崎 三山 梅花 合澳 類嶼 東壁

後崎 沙松 長門 獱石 青山 界石

塔尾 閭峽 羅浮 下齊 下滸 石湖

閩崎 赤崎 車支 南山 晋金 小南

北頂 烽火門 小寺岙 大青盤

北山頭

福州府

北茭 官澳 容嶼 奇遥 大埕

長崎 定海 官岐 黄崎 畏頭石

桯角 猴源 東岸 小澳 澤西 石鼓

縮頭 東崎 [redacted]石 十朝 下浪 野山

下嶼 山前 蕉山 嶼頭 松下 瀕井

石門 山崎 峯前 陳塘 大濠 龍下

後營 大埕 桃嶼 馬頭 澤朗 白鴒

奈林 車盤 山炭 前溪 塔山 頭

蟹嶼 前村 壁頭

洪坑 峯嶺

興化府

迎仙 茶浦 埕頭 後浦 三江口

獅魚 黄崎 岩心 東林 湖邊

澄港 石城 蔡山 下徐 石井 小澳

石獅 嵌頭 大嵛 上歐 乘嶼 章屏山

硋頭 鼓城 吳山 滂山 林邊山

東山 西山 文平 塔山 後浦 尖頭山

吉了 塔林 大洪 東林 崎頭

菴前山 埋頭山 渡邊山

泉州府

峯尾 高山 尖山 後黄 下頭山

蕭山 小東 馬頭 大亭 海頭山

大山 獺窟 後任 埋宗 赤山 白崎

青山 白沙 占畲 去石 石門 流石

祥芝 龍皮 東沸 古寮 尾寨 坑尾

沙堤 中寨 吳沙 深徑 賣山 坑西山

安平 陳坑 石溪 滸徑 藍搭 東門外

石頭 莆下 白沙 青山 街內 石井

溪東 下吳 白石 葉了 街上 科羅

新頭 歐山 大宅 牛嶺 峯山 青崎

蠣頭 澳頭 溪邊 下崎 酒泥 洪林尾

列山 西庐 尋尾 流礁 五通 東溪

徑山 井上 塔頭 龍指 厦門

東渡 馬鑾 歐舍 大員堂

漳州府

莊崎 烏嶼 大遥 卓崎 許林頭

小溪 刀巷 小嶼 白塘 港口

峯山 洪丘 安集 流會 蕭頭

灯火 古鎮 蘇尖 川東 泊浦 頂孖

湧沖 浮林 斬山 東湾

黄崎 南山 洋尾

塩倉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
漳泉接壤乃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州爲嶺東之巨鎮
柘林而與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
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賊艘海寇所賴以延
保三江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碣石甲子門皆海寇生變尤宜加之意焉倘柘
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爲
師防禦有信地之責者可以惕乎

鍾澳南澳居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周數千
畝乃
閩家艇發番民逃聚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
宣諭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
平之徒相繼巢穴於此誠盜賊淵藪也萬曆三年
總督軍門殷議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
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伸閩之
臂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
年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
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被倭寇殘掠爲甚今惠潮
各有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也議
者謂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
間宜添設水兵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
犄角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於無事之日則迂矣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
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
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
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
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

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
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
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
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
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
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爲澳趾
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
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
矣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
望峒澳爲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

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彼添置往來預爲巡哨
遇警既有所泊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
不得揚帆則雖賓海爲巢且安能而卧況會城乎
蓋按廣東省會若江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
而虎頭門之東則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
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洲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
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將密邇焉異日者倭寇
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酋皆由五虎門揚帆而
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叅
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

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出今視
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哉然議者以濠
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
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勝國爲鑿而從
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香山澳猶人
身之有疾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疾亦
爲血脉運動之資若元神虛耗榮衛不周而區區
以去病爲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
圖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
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
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盻
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
州東連肇廣南憑滇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
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
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
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潿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
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

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覬倖者尤可
玩愒哉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諸塞南有欽
寄故兵符特設於靈山遠堡增屯於衛北海寇倘猝
外夷之憂視三郡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
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瀕海備倭之
制若白沙石㺭舖前文昌萬安海康對峙番島颶風
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叅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
禦營戍雅須整飭歲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
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裔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
若兵者之責乎

鍾按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
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
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參將
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
總則設於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為患而
始有瓊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
外禦交黎內搗珠冦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
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冦殘蹈如蹈無人之
境備猶番延於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
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

瓊崖州郡在外黎峒居中五指峒心永為左袵不
無首足倒懸之嘆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
或觀釁而動因縣治之用更變夷則可耳若治平
無事欲禽獮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滘十
字滘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滘順
德則黃涌頭香山新羅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盜
賊淵藪也每藏集兇徒肆行搶掠珠禁弛則駕大
船以盜珠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攬快接
濟番舶蠹害最甚為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

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
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
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
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鐫刻墨塡為記其
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號船隻
其項生理一一登書無隱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
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長副鳴
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即係為非許人人
俱得擊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懼其反攻而
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劫

之徒忌畏况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價差用
而不致貪放之弊乎
閩廣商民以販海為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
今閩之於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禁之於出汛
之時則接濟之奸絕凡出汛官兵凡遇海上異船
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
海防上策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
閱月以清明前為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為始
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往來則航海
者知其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

與處始惟在央斷行之耳

廣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駐劄肇慶，各路俱屬節制。有中營官兵[illegible]二營，又中權左右[illegible]）

潮漳副總兵（駐劄[illegible]陸兵三百名，又中哨兵船一十二隻，官[illegible]）

潮州參將（駐劄潮州[illegible]大城等所有陸兵[illegible]出海）

惠州參將（駐劄惠州[illegible]）

南頭參將（駐劄[illegible]官兵一千四百九十四員名，兵船五十三隻[illegible]至三角洲止，與廣海[illegible]接，虎頭門[illegible]）

雷廉參將（[illegible]）

瓊崖參將（[illegible]五）

潿洲遊擊（[illegible]官兵一千[illegible]信地起[illegible]）

柘林守備（[illegible]官兵一千一[illegible]）

碣石把總（[illegible]大小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五十[illegible]信地起[illegible]）

虎頭門把總（[illegible]官兵四百[illegible]信地西至[illegible]）

廣海守備（[illegible]兵船一十八隻，官兵七百四十五[illegible]）

北津把總（[illegible]官兵七百七十[illegible]信地起[illegible]）

白鴿門把總（[illegible]二十八隻，官兵八百四[illegible]信地起歷[illegible]）

白沙把總（[illegible]大小兵船三十[illegible]八員名[illegible]）

此外有東山西山參將，肇慶遊兵遊擊，本省都司，兩廣軍門坐營都司，總兵坐營，羅定、恩平、南韶守備，各路陸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潮州衛（[illegible]）　大城所（[illegible]）

蓬州所（[illegible]）　海門所（[illegible]）　靖海所（[illegible]）

碣石衛（[illegible]）　甲子門所（旗軍二百八十七名）　捷勝所（旗軍[illegible]）

海豐所（[illegible]）　平海所（旗軍四百四十七名）

南海衛（旗軍[illegible]）　大鵬所（旗軍二百二十三名）　東莞所（旗軍[illegible]）

廣海衛 [illegible] 海朗所 [illegible] 香山所 [illegible] 新會所 [illegible]

肇慶衛 [illegible] 新興所 [illegible] 陽江所 [illegible]

神電衛 [illegible] 寧川所 [illegible] 陽春所 [illegible] 雙魚所 [illegible]

雷州衛 [illegible] 海安所 [illegible] 石城後所 [illegible] 海康所 [illegible] 錦囊所 [illegible] 樂民所 [illegible]

廉州衛 [illegible] 永安所 [illegible] 靈山所 [illegible]

欽州所 [illegible]

海南衛 [illegible] 儋州所 [illegible] 萬州所 [illegible] 崖州所 [illegible] 清瀾所 [illegible] 昌化所 [illegible] 南山所 [illegible]

沿海烽堠

潮州府 [illegible]

惠州府 [illegible]

廣州府 [illegible] 紫角 風門 赤岡 秋風角 [illegible] 舊大鵬 [illegible] 溫田 冷水 [illegible]

肇慶府 [illegible]

高州府 [illegible]

雷州府 [illegible]

瓊州府 [illegible] 大溶 [illegible] 北水 楊梅 大水 [illegible] 北港 佛港 [illegible]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饒伏武 仝校

輯兵柄說

王鳴鶴曰周官以大司馬掌邦政糾師詰禁佐九法糾迪邪慝所統治至鉅無非以致治保邦爲首務哉我 國朝倣古立法經制宏遠設兵部以叅贊戎機即古大司馬職也天下無事則端凝鎮靜默致底定之勛有事則發蹤指示折衝萬里之外

統馭總攬係時安危其柄任可知已方今東苦夷北苦虜冉沸雲擾羽書四馳此肅戈寢處之秋勢誠亟矣士大夫攄策而胡猷者不可勝計夫集衆思廣忠益武侯用以噓炎劉之燼後世稱爲王佐才藉令秉是柄者無拘攣亦無委蛇各集所長而持以獨斷是謀常在人柄常在我即以控制寓內而震疊威命乂安戎夷何所不裕不然徒吹虀于道傍之梁外則偏于聽覩內則闇于神略適足以僨事而貽國家莫大之憂可勝惜哉夫柄一也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悖也持太阿之柄而不善用者傷也悖與傷君子奚取焉

兵柄

舜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丘文莊曰帝舜命皋陶爲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爲言是則後世兵官所掌之事也豈不以兵乃刑之大者乎此古圖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類兵于刑之中古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唐虞之際有苗之叛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是有苗弗率虞之誓師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然後捨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因有以見于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

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也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丘文莊曰唐虞之始兵政兼于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始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朝罷樞密院之制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人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夏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呂祖謙曰言夏命亂侯掌六師舉政典以曾則邦政掌于司馬由矣周之大事何然後兵政然後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役百為施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此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周之不待論矣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大謂之平邦國則此上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用之不平者耳丘方且日盛武之道必本乎兵兵之政之大者實掌于此官者以為聖人之道設為九官之政所謂兵寄之兵先特小小為害開人心然後有微元所猶夏吾徐壽害故止命以命官掌之遺有證詔隨時命宮之故三苗逆命則以命官掌邦土之司空分來之特設官汐掌兵政事征伐也及得二土之第不可北之特而其咨惡亦立于賞逐之也夏之所謂之旅揚六分而設統之之也夏之所謂一族有第六師之官周分統六師平邦國為其一為治之事所非者政者兵而也彼以

登壇必究　兵柄卷　三

之為政莫今日此其日以須其多矣然在殷之世兵備而戎事後必以兵多不宜可復合世多兵連征伐而其將而須兵其乏宜則今日本兵稱之以不以其人不得其非也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禮法之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之任毋徒循資歷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人討也

丘文莊日周禮六官之所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國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

登壇必究　兵柄卷　四

于夏官獨曰平焉大學之道其大用歸于平天下謂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齊方正使一人不得其所然有不肖者必有以禁制其侵犯之者也有以禁制其侵犯之則不平矣故凡設官分職所以均之擾之和之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罪有所以均之擾之和之謂馬者武也五官所掌不平馬者政多屬之于司馬布之于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馬所掌者皆文事有所不及偏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諸侯政之為言正所不正而有以齊吾之治教于邊方之為裏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司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玄曰輿衆也行謂軍行列也鄭鍔曰晉作六軍而有司馬六卿皆各以其名行取名于此

賈公彥曰此夏官史與大人皆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六司馬專與大小司馬謂之主者鄭衆言之大輿司馬各有所掌耳所以以其此師而大有之所而其所在有軍職司馬宮與大小行司馬專掌邦政大司馬在大司馬掌主之政者以大馬之掌天子之國政公司馬以與司馬主其輔其者所而使也在六軍大夫之掌有大馬若士有其所而其諸又行日衛之則各其行若大而則皆其各有大小而其所其事比其所以不載于周禮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兵加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

犯令違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丘文莊曰先儒謂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爲諸侯者莫非賢德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所正者哉意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其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所畏而已是以當時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法如此世祿之家者保其富貴而无僭上之意恣睢之心述守首務書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誰之首也

中人之至也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謂王自出征伐則掌其戒令涖臨也大卜卜出軍吉凶帥執事涖釁殺牲以血塗之主謂遷廟之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聲者右秉鉞以殺伐者以先愷凱樂獻于社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冠喪服也而奉主車

鄭玄曰師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守若奪[illegible]而馬[illegible]師合軍以從

賈公彥曰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太常以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以大旐旗之之司馬當衆對陣之時總軍陣服其執功之事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賞罰也

丘文莊曰王者之師非救无辜伐有罪不輕出蓋仁者愛人故忠人之害人者術理惡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寇民之罪奉一人以爲君所以安我也法以殺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後君人之道是以人人之无罪而爲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逋以行爲人上者必命將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勢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後親出師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次野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君因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司馬號司馬太宰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事司馬者司馬行司馬不備官有事其不賢其不發其兵蓋如一書官

丘文莊曰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有小司馬一官職不悉備而事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illegible]

[illegible]

王以爲聖民以內器危事適以兵其爭爭之習所以待之義而服而不示民者爲而後世我祖宗示不倣天下知兵馬之義亦此意也是乃有團營之設何謂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嚴威也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朱子曰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兵事莫尚于嚴莫先于敬爲將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嚴敬一字乃用師之要夫惟將帥皆嚴且敬然後共武之服所以定也此于[illegible]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法也

朱子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无以附衆非武无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謝枋得曰漢以下三代將帥分爲兩途儒者不知三代將帥合文武全才[illegible]

衆刑之法刺若杕丘文莊曰所謂文者所以衆安民之謂非辟章程翁也武者戡定禍亂之謂非幷力技能也有修御之才足以附衆有制勝之術足以威敵因家得治是之人以爲將帥尚何因敗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爲一時之用凡其所以建立哉旆端可以示法于將方而垂範于后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氏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公之兵權悉歸于季氏兵權在臣之手分三而分二兵政之本廢矣其作舍而公莚其□于□□定公在立以季之□前

丘文莊曰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係序之天子者也而祖宗舊制也今舍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於下焉爲國君者不與焉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當防微杜漸使兵權爲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丘文莊曰後世設官專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于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丘文莊曰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掌衙之屬並設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六部始得以專達于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按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于承奉權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簽書有同簽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丘文莊曰程頤言樞密院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以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與中書對立止知本政事與宰相分頭知印未害也有宗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各參知又有所謂直學士者承旨檢詳編修等官皆爲等兵民本一而强分爲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哉朝章云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百年以來政舉而武備修有以也夫

仁宗時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丘文莊曰今制與宋異宋以三司主財樞密主兵分制兵部主兵而財賦錢穀則戶部所掌也兵以衆爲制國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爲兵者士必食食必粟馬必芻亦皆不可一日无哉是故戶兵二部必相通融以爲政掌兵者選有調發軍馬以先行文戶部會計邊儲之有无儲需既備然後師旅出焉如是則足食足兵而軍成无有不振武備無有不修者矣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近命趙尚爲安南

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竊慮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夫王言之出由在謹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後遂爲故事樂便恣于一時忘幾微于後日一啟其漸寖難改更況于邊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至煩莫如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八臣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也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于聖旨我何預

哉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者爲容身之地積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鉅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斷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

丘文莊曰命將國家之大事必出成于本兵將之大臣使之屬詢得其人果可當大事者然後用之人君于凡有事用人必得其人不得以己意用其於人況出師命將人之生死所繫國之安危所關而可以輕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雖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詔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丘文莊曰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而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于兵部焉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illegible]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將權說

王鳴鶴曰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矣夫爲三軍之司命者曰將以眇然之躬而繫民社之安危者曰將不奪於爵賞刑威而毅然以擄忠報國爲志者曰將有是將而不稍假之以權則將輕將輕而令不伸令不伸而三軍不肅三軍不肅而漫隳日以多事積弱之勢其漸漬然也故將始于擇終于任不擇而遽任之是猶責千里于款段也過也既擇矣而不終任之是猶繫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也亦過也夫天下有才將有智將有賢將將或不宜于軍而軍或不宜于將易置之而已矣不才不知不賢而僨事辱國誅僇之而已矣至於二卵之苟變不失爲干城三敗之孟明終足以服晉是在擇與任之者何如耳故將非其人而竊是權以恣肆者其失在下將得其人而撓是權以隳勳者其失在上竊者撓者其失均也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也

將權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公)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陳之次)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是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荀子所稱)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言必行也又)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五權)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至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至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至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爲臣之至當也處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曠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謂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荀卿論爲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數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何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此言蓋有得於未戰之先而後知勝負所決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而語也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行功如幸此三者皆將行兵而能預以此一德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如者一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無覆敗之患而可方行於天下矣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爲言乃獨加之於將兵之武臣蓋將之爲將以武勇爲事以彊毅爲任非人君有以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爲主馭臣之術要豈人君待統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戎政則爲之相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直道以將之任之云耳何名以馭哉

太祖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禀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其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爲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將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

詣闕訴進不法專上謂近臣曰所訴甚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卽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與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于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立文按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法過度者却又責之則爲將者不知所守而爲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太祖聞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朝廷不以私憾而罪及軍校且捨罪令其殺寇又果立功罷又得將兵之法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又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立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懷天下之術

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立文按曰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然洵所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衝精神之將特夫環衛而寇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廟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將難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者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机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牽縶之也今任將者其末講于此乎古稱善將將者莫若

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有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

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為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虓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剽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是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查一士之糧餉必有稽查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為己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猶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鸇之爪羽也何望其搏噬而得食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然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決于吏胥之口彼皆豨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

而為此乎甚則任愛憎而存削狥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上趣治文移介胄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鬬于疆場逢掖潤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尚

之辱周勃之恐李廣卑刎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羞
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
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
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
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
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
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
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
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鼙方震而二十四郡竟
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

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壯
當其任牽于文而不究其施豎其顛沛流離委之兵
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巳之
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略亦
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
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
以防倒持之患而彊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
當多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
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

豬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
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清制其要机
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我
欲媾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萬曆丙戌科武舉程策

詔書屢飭邊吏無慮數四簡廉黜貪稽功核罪賞無
不當罰無不公即武夫悍將莫不懍懍奉法惟謹是
宜革心易慮洗貪黷而還之廉潔矣顧習尚惟深則
濯袚爲難參逐既久則更轍未易今之諸將豈無有
投醪分菽同甘士卒者其人乎而縱心於朘削且有

飢鷹餓虎之誚矣亦豈無單辭一矢卻報千金者其
人乎然而極意於誅求且有剝膚椎髓之慘矣上之
求在此而下之求在彼督責愈峻而名實愈淆議論
愈繁而勸懲愈悖斯何以說也夫體貌之嚴本以制
驕悍也今自大將以下傴伏趨走不啻若嬰兒然既
足以耗折雄氣而又筐篚溢於充庭餽牢豐於首路
喘息嚬笑皆係榮枯如是則何以責廉文法之峻本
以申約束也今幕府對簿功罪擬于苞苴之盈虛毀
最視其問遺之疎密甚或刀筆下吏得牟奪我抑之
而士不得不爭趨於其所重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

閫外有專職子奈不從中御也今或餙羔鴈於昏夜借羽翰於簡書少屬吹嘘謬張功伐甚且立蹄涔之要而媒啖鷸旅無不抑首受挫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將在軍取矢修摰而已今或葦載運於私門斧資鑿於窮地綿交自内乃借援於外主名自西賓薦朋於東甚則輿隸廝養得以紹介而願使之矣如是則何以責廉自古未聞有入貲可爲將者今而賈人子往往少斥奇贏蹶起行伍而污官棄吏昔蒙訴於簠簋者更得耀寵於竿旄又其下者星卜優伶之賤亦建牙一面鼓唇舌而制介士之死生焉如是則何以責

廉彼倆庸流本無藉於軍府今自詞人墨客下迨遊閑技藝莫不倚边境爲外府規薦引爲肱簏士非玉璧詭者爲傾雖群誹滿腹而莫適爲禦如是則何以責廉夫是數者上窮於求有涸轍之憐不得不假之以濡沫之澤下窮於應有漏卮之勢不得不乘之以侵牟之姦鞍刻牧之匀索於卑障偏裨非不知也偏裨之需求於尉校大吏非不知也勢有所激極則上下怨相蔽之端情有所牽掣則臂指有相依之癡柰之何不委鋒鏑之餘而爲漁獵之資也哉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延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責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

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嬴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續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擧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擧瓢不如一人負而趍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者閫以外將軍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
有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
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
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
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
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
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籍
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
將也吾制之於己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
獨委其罪矣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
咎其必究

閫外權卷之　十三　二百卅六　將帥廿五

制其衆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
將知有君則盡忠

登壇必究將帥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穌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廬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將帥說

王鳴鶴曰人亦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故易稱長子詩歌虎臣將帥之任自古重之矣國家承平既久諱言武事即有韓白廉李之才無所用之故搢紳介冑上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爲用今天下見而形以爲有事已東夷狂逞于朝鮮北虜時窺乎巴蜀四封之內羽檄交馳所以慰

聖天子拊髀之思者其果誰耶噫嘻天下未嘗無將材也穰苴拔于閭伍戮莊賈而罷燕晉之師韓信起于卒徒橄三秦而定炎劉之鼎甚則釋斬袪之怨以免于難買射鉤之罪而任其才不用則已用之無不感奮而圖成功此古王霸之業所由恢弘也有以哉詩有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余以爲人主之用將者須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余以爲將帥之報主者須

將帥

將去聲將者將也將平聲御者率也率上聲將率其衆以身先之也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師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衆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呂氏[illegible]丈人老成[illegible]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以一陽爲[illegible]將[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剛[illegible]之應[illegible]之道[illegible]將[illegible]爲之然後[illegible]敵故[illegible]而五不應[illegible]師[illegible]以[illegible]臨敵而上[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本[illegible]曰師卦惟九二一[illegible]陽爲衆陰所[illegible]五居君位是[illegible]以應[illegible]師九二專[illegible]下而專是其專在師則可自專制[illegible]在外之事得專制之[illegible]制事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之道在下之道不[illegible]成功之[illegible]其善則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

而賜當爲也在師中吉言以其承天之寵任也而
謂主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
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
恩命褒其功所以懷萬邦也
剛中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
剛諸之將曰能用中吉是以寵任而宜兵權屬寵之錫命
五當國之將上專天于之寵任而以兵權屬得已嗜殺
至三使之心得專閫外之事王者懷川按方邪而已有
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在于授閫外之寄者有
在丈花日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可然必有王
剛中之德而又適中之宜然後寵之也然後懷錄
者之學命在于君王三焉承大寵之慢布
之德加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道爲也不然
非吉善之道也故爲臣受命必協于中道爲君不命
將必賜以寵命則臣元禮卑之過而君無中制之
失而師无有不利功成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程子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
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

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三居下之上居位
致必矣倚付二安得功者或以衆尸爲功以不專一故凶
也楊時曰師之之衆以衆尸之事不任所以致一覆
而无功矣凶師之之衆尸之之與衆不凶一
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
敗鄴則興尸之凶可知
謂萬里國與之師者誰爲將而令出先後世
復文若門人公鑑軍者師將若師不敢與尸而
五文若衆氏本義師卿因爲師彼與尸
歸足以爲觀非將分者之戒令從程氏傳以輿尸
爲衆主者以爲人
君倚任將師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
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子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
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
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
敗者如荀林父郯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
師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於尸也
朱子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事之於尸也
言没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
而師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五文不曰人君使其臣以統帥其事駁衆固不可以
密尤同不得其人而不審則以使其人或至於彼或帥
而宰不得其人而任之事所由揚或人安以
此而不錄於一人是亦一人之事也無使統一家人之焉彼以
馬三宰司命是亦發之得使失固一家之安以
定皆繫於斯命生死遇之當而不可使人
癸之告是以術使之不當使人又使人
不謹而兒致商而取禍人君之使人
任將揚師乎於

詩云牧野洋洋廣大檀車煌煌鮮明駟騵彪駰
彭彭強盛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助也彼武王肆
縱兵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也

朱子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肆宗武王伐商
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
獨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之事文王日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
之不可不有虞氏命禹誓師之辭言其將帥之勇者也始
其比不可不正者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始
見此詩言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鷹禽之擊
爲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子曰淮夷上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蕭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丘文莊曰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
爲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
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謂天下之心
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相
則專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
強之擾而弱之食王之心所由而寧乎必欲丁心
寧必須王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徧乎四方之
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則四方予而王國
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
寧王國之心所爲之經營
此王之心所以致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卿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天祖（祖緒）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爲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
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
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詩人作此以美之也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
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
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
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
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佐猷戢平
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
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丘文莊曰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
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軍則與司政本出則經
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
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方爲之震驚
然二臣者皆世臣也召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
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
惟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動

閫閾於堂于內外耳目之見引有素皮[illegible]之傳習
有常一旦用之必按詳渾雅密誠許由不至于倉
皇兵律輕
易誤國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曰才足以將物所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
[illegible]先之謂之將選士則八無不能於事屬兵則器
錯不利於所保後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勝則無所
不[illegible]選所簡練之矣苟非[illegible]所不能之教則勝負所統
去可知故所任[illegible]在于有功之人也能有功有不[illegible]
[illegible]氣亂於其謂則知者必不[illegible]其功謀者不必[illegible]
若身敢任之文欲其卑也凡此皆謂以征不義而[illegible]
[illegible]遺下之謂暴不能上之謂慢以詰以罰其
[illegible]
[illegible]
丘文莊曰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所是好月惡而一于天之誅故
於是月而中明焉敢逆
爲不義者不應義者天
者惡之也好惡明人心順

漢高祖爲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爲大將呼信詳之

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丘文莊曰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爲盡力以爲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非有奇不異能畧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丘文莊曰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彼之將與己之將優劣當否然後遣之因行所任則可以逆計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丘文莊曰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效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又能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徒

不然君之於將也雖用其我而用之而不覺其之方是之謂遣將而非所以將之也必於兵各惟以其勢而御之而無所以制之之道將之謂出兵不自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者將帥之所謂神武焉驅使兵也能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推誠遣而好謀能聽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丘文莊曰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害而安民也然害豈自外至哉即民之爲也平定安集則民去害而復爲民矣

爲將者必掠而貲之以張威立功者則除害而興亦欲而根焉之武之爲此言復知帝王用兵之本意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丘文莊曰昔人謂光武善將將觀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復鬬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憫其妻子賞勞遺賜舍中兒騎救防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殺人爲之致禮極備從消其忿訟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丘文莊曰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孚而不可有一毫疑貳之心蓋馭將無智以相待則君臣交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爲萬世人君馭將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遂移屯陸贄上狀言大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禦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丘文莊曰當是時李晟既發也東渭橋後數日李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贄之料敵可謂明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者百世之下皆所當知者也

登壇必究　將帥卷　九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然亦以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期不至乃割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殺功臣之心也宋太祖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開寶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祀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

呂中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爲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定之後追念舊功乃復其得賞罰之中也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登壇必究　將帥卷　十

宅豐飫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析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合文彥曰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蓋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之欲而[illegible]之以威[illegible]望乎智與信皆[illegible]不信不是所謂信也而[illegible]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理[illegible]而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蓋所[illegible]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illegible]以優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宣宗時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合文莊曰將有[illegible]非其才之難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illegible]上之人雖知其人而其人亦不易[illegible]之將名必求智與勇如有所[illegible]必先有[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之以勇則以得其力而不能[illegible]之以智可以得其謀而不能得其情[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勇未必可以當大敵[illegible]之[illegible]未必可以[illegible]先[illegible]此人君之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歷審也

贊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是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撫馭惟在所馭朝稱究悖夕謂忠純

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衾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illegible]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illegible]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illegible]人技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爭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illegible]不得不用陛下[illegible]情求素行追狀宿流則其敗過不足以補[illegible]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皆得盡無瑕人皆[illegible]又況阻命之黨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合文莊曰自古[illegible]貴有功過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亦曰使功不如使過況乎用兵戰之[illegible]又當有事之攻危不當責以全而求其疵也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

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至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一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日之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藉

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

丘文莊曰歐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義窮自爲將者也故知爲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兵者以將之此所以得盡其才而困顧其用也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丘文莊曰文帝歎不得頗牧之爲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爲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猶以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將之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爲務而思慮爲役不必區區以簿書文法之拘[illegible]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責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受之柄既

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丘文莊曰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贄此疏盡之矣後世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贄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三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用意乎平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以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屠剝黔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illegible]遙制之失古今[illegible]失將帥既幸於[illegible]大權由己不究[illegible]以虛聲應援互[illegible]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捕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濟以陳功告捷之遇弊也

憲宗時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

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illegible]

元和中高霞寓六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汪克寬曰[illegible]之一言誠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人謂之公而又明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爲之事[illegible]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武宗時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illegible]當時之弊哉德裕[illegible]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弊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官也乃能循理而不徇乎私爲國而不爲其黨可謂賢矣哉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illegible]

宋太祖欲代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illegible]

太祖親命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時有寇抄亦能先覆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又按曰[illegible]

太宗時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臣謹按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illegible]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禀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illegible]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有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惟爲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

丘文莊曰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爲後世法夫漢高以來人主將將者莫如漢高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是三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與賦市牛酒犒軍士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

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豬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

丘文莊曰將士樂戰非以其得所爲富家衛民守土也當出戰之時[illegible]將帥之所[illegible]之而無犒勞之權何以鼓勵其心乎[illegible]畫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簞之醪投之河而亦有以一權不足一豁其能者故食之後[illegible]而人感激甚要非徒悅區區飲饌之故也田況之言豈徒繳之空言哉

劉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道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依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致副臣以爲不便

丘文莊曰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爲之設參佐也然此非[illegible]得其人以參所不及亦須以選其所不敢爲人之所[illegible]苟非其人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同心之人則[illegible]心有[illegible]之人則適[illegible]其惡念

[illegible]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illegible]言[illegible]入[illegible]退請執政改王珪[illegible]勞之曰[illegible]以邊事屬押班及李[illegible]西[illegible]之[illegible]奉曰西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illegible]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

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丘文莊曰[illegible]之言蓋有[illegible]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illegible]所謂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illegible]天下之名言也內臣而能爲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級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驕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空文也

丘文莊曰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故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自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焉否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

將帥

秦觀少游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机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刼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

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挫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鷇而蜀師衂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為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力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彊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轍破擊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禍于已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鮮學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

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廊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何也豈以為將者聞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悉出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蘭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選將說

王鳴鶴曰余觀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而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何人而非卿何人而非將乎然則選將之名蓋始于周以後由唐宋以迄于

本朝法制大備豪傑之士挺生斯世爲國家捍衛生靈奠安社稷稽古授今何代無之頃起于閭閻者未免紈袴之習拔于閭伍者終貽微賤之誚武舉方畧以爲器門多倖進蹶張負重以爲椎魯少文選之之道蓋難言哉雖然　國家不難于選將而難于儲將選將在一時而儲將在平昔世久承平武事廢弛機敗于中制而權輕于外監事失便宜動唯掣肘徒俾豪雄之志闕遏而不獲伸斯何以養其銳氣而克展壯猷也哉方今東北繹騷烽燧繼踵累卵之勢亦孔亟矣爲當宁計安危者亡羊而補牢或猶未晚也

選將

宋太宗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大祖此言即吳大帝勸呂蒙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矣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入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繫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介文莊曰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文吏中求焉今以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文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武多而輕故也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丘文莊曰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陣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兼理知機變之人無間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藝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識兼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錮臣謂武舉亦然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與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厲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負相遠也

丘文莊曰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詿誤者未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且不可況求將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丘文莊曰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爲全人也賢武胄於一家之中專爲一事之學[illegible]建以成其事[illegible]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illegible]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幾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爲弓馬可以出入險阻畧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丘文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翻騷一人有梳捏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因國家无事之時賢才策進之際恒思千心日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誼聚然倘有人矣幸有急缓今之済附可以以折衝千里固際因思倘乱者雖款及之以以求之切以以思之我亦以訪之試以繁雖覚其約束养其威望儲之以當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丘文莊曰國朝于仁宗時已嘗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于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與歎側席而爲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在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擧胡

羌殄疆場屢驗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爲憂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杞幹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務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丘文莊曰舜民言將之爲用不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作養之豫涵之塑其根而培其枝去其蠹而除其蔽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於成器之使至於斯者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勁敵雄之心自消奸宄之謀自銷矣

孝宗興隆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擧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初意也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擧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擧及第餘並賜武擧出身

丘文莊曰國朝武舉以試將才亦試談兵材以取儒士也許以試上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而言以求其心究共李議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之於將才何以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望於得其人哉二人足矣臣於武擧謂亦然

國朝武官以職定任者既有常制其餘或謀勇出衆
可任用者從兵部咨送移文有選用將材之例
宣德五年令天下都司衛所於所屬官及行伍舍人
每歲選智勇兼能者一人送京試用○正統八年
令軍民之中有軍謀勇力者聽官司保舉以軍謀[illegible]
舉者試策以勇力者試弓馬及[illegible]
以上○成化八年令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能[illegible]
[illegible]勇過人弓馬熟閑者並許保舉試中者[illegible]
官[illegible]仍舊職[illegible]團營操練聽調邊方
[illegible]各邊[illegible]其有材兼文武堪爲大將而
[illegible]道者府部科道[illegible]大理寺科道並在
[illegible]各處所知本部奏
請[illegible]
[illegible]舉之法試其謀略擇其能以其等第而擢用之與
文[illegible]一試[illegible]先月開科武
[illegible]子弟及天下軍民人等有堪應舉者先于
[illegible]試中武及下第者俱照例屬事例于
[illegible]天下文武衛門各該訪所屬官
[illegible]以其有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從公保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能騎射者亦黜

選將論 出武經總要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古者國家雖安必常擇將擇將之道惟審
其才不以遠遺不以賤棄不以詐疎不以罪廢故管
仲射鉤齊威任之以覇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
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覊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
賤孫武之亡命白起之世舊韓信儒怯黥布徒隸衛
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謝艾以參軍推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
罪累李勣取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而

庸人論將常視於勇夫勇者才之偏爾勇必輕鬬未
見必勝之道也夫將以五才爲體五謹爲用五才者
智信仁勇嚴也五謹者理備果誡約也明君知此十
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又必設九驗九術以觀之九驗
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
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
以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
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君子易觀不肖難明九驗之可知也九
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見其勞苦之
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

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罰賞不踰時刑不擇貴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藝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疆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使能有長短局量有大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庖斛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

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六敗者不量衆寡本乏刑德失於訓練非理興怒法令不行不擇驍果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一作貧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言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審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貢僞不能究於察視大小不能務其稽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而又使小人參之

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辨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于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精識辨異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擧動四曰行事其六一曰凡眉上雙骨横起而隆巇者行而瞠乎必黑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語而不相目者反膺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

者也豈下鋭上神氣安舒者貞靜可尋安泰人也目黑多白少黑睛深而神氣與形相過者机密沉厚不可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無顴而虎顧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膺黑睛深而明徹瞻視詳諦者為事沉毅而有謀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豈起盻視灼爍而神骨聳高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縮面淺鬚大腹細目睛昏帶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住

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若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有所屈也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為憂者顧妻子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媢強人也言欲發而卻縮者貪嗇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勁而言順色鄙而言義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

然言大而意精志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厚而不迂者正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旅之私者善撫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平近于理者識高遠見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有惠人也言速而事當者性急而有識人也是十有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狼顧者行與止如忽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辭氣

紛拏者方食而不竟棄以筋者方行而首偏口日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勝上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買者覩事竟已不如而目他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詐異爲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軫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諦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也其四曰為事先己而後人者好私人也事業而多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頭而無尾者僞人也先

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未詳而輙爲之者無慮人也遲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斷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懦者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一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掩飾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候人主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有四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形于色者臨大事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後而不業大而不煩者危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勤而能動之者事有難安而

能安之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形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人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于此乎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或家貧不得營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勅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上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故自國家用兵常多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不願者不强

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抱甲教令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旌賞犯重罪者即發邊方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幾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边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边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

兵部尚書張公瀚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公

使樂斜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害者爲波右以
訓勇力之士可以特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
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
必涯以下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
不可涯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
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府軍一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
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
殺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禪將合十
禪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
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

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將弊之思庶幾可息乎
御史張公詔爲將須有膽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刈
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故
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閩縣知縣佐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
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文職之中
有能知兵善陳者悉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
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山
林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閑武
藝善遊說一切可爲海防之禪者皆招致之察其

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
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賈勇效能矣此王鴻明
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鄭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
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
後論夫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
將將者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
令而不違況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
將兵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

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奇
遁之傳不知乎駕風鞭霆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
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
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
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者也若識不足
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
受成筭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兵既遠不能隨
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
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詠之晉溪
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

於贑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
者當以晉溪爲法佐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虜騎
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佐
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
之佐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
以蓆席飾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
至果其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
猝至人馬蹂踐過半而走虜明五百人歸報中軍
遣人往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
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
當以李忠宣爲法

登壇必究任將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任將說

王鳴鶴曰今海内意逢措順而譚當世之務率皆謂天下東訌於夷北訌於虜暇焉典嗟以爲將帥之難其人也夫所謂將帥之難其人者必其雋詬亍節膚篤不才全軀保妻子之徒耳苟其人而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若人而任之然後結之以誠信馭之以恩威進退賞罰不從中决如上記所稱閫以外將軍制之夫如是而豪傑之材有不裕折衝之畧圖報國之忠者無之矣北邊之李牧江南之曹彬當是時任之之道得也即漢高之豁達大度而猶未免疑假王之請又安在其能任哉故獨任者事成之宰專令者勢行之機當事者不知任將而徒咎將帥之無人事功之不立何異縶騏驥之足而責千里縛孟賁之手而望奮擊哉嗚呼以是槩于今日而蒿目棘心者且有餘悲矣

任將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償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

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丘文莊曰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爲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强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爲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况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爲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者又能以禮節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誓則束芽薦数以德焉討而束之以一舉楚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見矣於是乎蒐（兵治）于被廬（晋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皋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戰鬪取勝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祥之器殺人之具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丘文莊曰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知人之法而六韜之為將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蓋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於此二家之說而參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文帝時匈奴寇狄道　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丘文莊曰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總總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強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總集為兵精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趨赴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為哉是故必得一二人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群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表而遺不以貌而棄不以一眚而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往之以佃孟明三敗秦穆以之霸直拔於奚微起用於羈旅樂毅之辭燕孫武之見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旅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吃窶李蜀李靖以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閥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四者為兵之至要吾愚以為四要之中而擇將為尤要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器械無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而四要兼盡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

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兵當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君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於此其所能以究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爲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大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蕺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

業中興之君天下雖以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責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丘文莊曰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猶不可無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事多矣雖其籌論計慮未必捷効然其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稽者故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以會

宋宣帝烏孫所圍亦召陵將問之得此意也

魏肅宗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師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壘壯強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猛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丘文莊曰思令此疏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之果否可以後世將否後患固不徒以備員歟驗則不知人者以爲日前不顧人道當然不足責均是人也而又殺人有以爲功是豈然其人化限即止不至帝王之將已有戰爭之事上背級後世襲用之而不可易而世至秦商鞅之始世而秦應之遺禍人乃至於平民戮以一刑自也後皆府之遺禍也自古以諸侯家以功次爲首功以次與時而宜賞其功以爲名者而以賞以利者是也利者以爲賞之而是貴其欲而慕者以人所以慕而惜之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以安社稷身於戈以禦敵衛生靈是其所甚惜之性命功莫大焉報於是乎爵其功以作其將來之志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財官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者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有一例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限然而有一陳之急進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轉首多寡之功

賞而權罰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敵則目
方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糺之敵則
人心所疑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
成而通第之敵則是非真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
古今有言微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
欺在己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
人不敢欺己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
中擇平日素明心公智周性執者以爲紀功之官
乃得
要領

孫武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

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則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虚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丘文莊曰試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
可欺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
亦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蒞
事則才否見矣

漢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丘文莊曰六郡者謂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隴西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剛毅
其土民俗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稱者多
出於此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往而
不有其人不可
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修警備之嚴詔

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虚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

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所統領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丘文莊曰袁誼所議監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論以爲其人有功并賞其舉主罰其舉之因陳平而賞魏無知之說因可以勸[illegible]之人若夫兵家勝敗[illegible]人果怯懦而[illegible]以監舉之罰從圖[illegible]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與[illegible]一槩以連坐坐之也不[illegible]則被[illegible]亦賞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

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丘文莊曰號軍伍從級中求將拔其優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則平平而功倍矣此可以爲平世選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illegible]之徒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illegible]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illegible]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illegible]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勇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

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丘文莊曰修謂有智勇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此三言者實人君之選將者因人所舉及有功當推賞[illegible]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

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敎之又於
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
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
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
也

臣文莊曰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爲良便蓋承平日久卒伍之制雖設而分已定雖遽更改誠難兵部於卒伍中較其人之技藝能勇者以次比較等第而上之試以軍職與京營官員推兼任用其能勇著見多有聲烈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餘矣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
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
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
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
勢豈不誤哉

臣文莊曰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然說出當時營求以爲將帥之弊委曲親切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用將當加審察今日之所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爲實然也

將職 出武經總要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聽焉兵

法曰輔周則國强輔隙則國弱故將在軍必先知五
事六術五權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
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生死而不畏危
也道者仁義也李靖謂兵於衛將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救危也擧成于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其危天者陰陽寒暑
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
嚴也智者能機權識通變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戰乘勢不

邊塞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隊伍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學[illegible]分布道徑也主者主將其事也用者糧食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刑[illegible]財物也周密[illegible]不能究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illegible]不失機捷窺交欲潛以深欲伍以[illegible]謀或參之或伍之謀之問而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illegible]所疑言守也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驕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謂貪人也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三

泰謂驕奢泰謂不吝賞也所謂九變者圯地無舍無所依也水毀曰圯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則設奇變以防敵之掩襲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以留之恐失前利若窮寇勿迫歸師勿遏不可擊之也城有所不攻我雖可攻言有可攻之城而不可攻者恐傷我師若攻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君命有所不受便則從之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

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五權九變四機者皆良將之所要閑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淨簡易幽深難測中正無偏以能致治也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遷怒樂而不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爲將之災夫鑿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爲生將之勇矣然而尚必者不勝將先求必勝苟必死之心當敵則懼故不勝也士子卽必死者可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爲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多疑上生則事多疑苟求全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攻戰必利決斷速疾則不失時也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侮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四

獲財散之清不可汚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怨已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養士不易于身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者無獲將明智與衆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貸不循理也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將無明智昧求賢能而自專於事故戰者多敗傷性善自治者使衆有所設則必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遠茲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也[illegible]

任明矣兵法曰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矣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 文仁也武法也 而後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與師動衆人乃安鬪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 言使卒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愚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所為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 師與之期如登高

登壇必究　任將一卷　十五　晋辛七　左傳八

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机 使死近心盡明 焚舟是也 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一其心也三軍但知進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 聚三軍之衆投於險 險難也 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將不以己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則安可得哉故曰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軍懼此之謂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志貪者好趨利愚者不顧死 下之為上也必愛必怒必威必義必利 視下如子則人必愛 激殺則人必怒使人以刑則 [illegible]則人必威賞罰分明則人必利也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illegible] ● 究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彊者抑之[illegible]之貪者豐之[illegible]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illegible]者覆之毀者復之[illegible]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illegible]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

登壇必究　任將一卷　十六　四言子　左傳九良

退無疑見敵無謀 深知敵情詐謀素究進退先覺不待見敵而謀也 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患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变其旗 軍法不可改令於父子爵罪親不移 其名不易其旗 示公而不攻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夫以一擊十之先須察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逸十倍抵逐然後奮一以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必走不能返舍復為敵所止矣 卒彊吏弱曰弛[illegible]

選利便言其不能與敵皆敗散吏彊卒弱曰陷言其上卒怯弱不堪其
力强進之則陷於死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
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
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拘常度引兵出陣或縱或橫
此乃自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
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
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
退是謂縻軍爲將不知權令其進退而牽縻之矣不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軍國異容各異所以治國所理
之宜以治軍則軍士惑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七　四百八十八良　上三第十
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惑也三軍既惑而既疑是謂亂
軍引勝士疑惑而畏則亂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
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
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
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
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
得其心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
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

夫人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鬭
不屈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
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之力觴運之貴人馬攻守之便
皆在險阨遠近之間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至極之道也至於天時審得地形
審便車馬審彊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
審安危候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動而不迷舉而
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
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起非得不用
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
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八　三百廿五　左傳十一
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
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
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
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秦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賞功說

王鳴鶴曰賞功之典所以彰國恩所以振士氣錫予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故先王論功行賞分土列爵與金帛之頒高下次第一定而不紊在上者毋倖施毋吝予在下者適足以壓其素望而遏其非心是於優崇之中寓保全之道其惻誠善矣後世覈功賞貿以寵加弄臣而爲三公伶人而爲刺史竈下中郎濫斯極矣乃英豪忠勇之士身經百戰不得一列于通侯此綱紀蕩然而人心所以不振也奚怪哉我

祖宗優寵武臣用酬勛勩世延其賞與國同休而陞賞之例自　國初以迄于今歷歷可考見鳴乎

皇仁浩蕩真與高厚等彼披堅執銳者不思出萬死一生以圖報效于今日非夫也愚故輯賞功篇而係之以臆說如此云

賞功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受也）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布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律之[illegible]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亦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丘文莊曰人臣有功于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有德孝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取任使得以展有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禀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褊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閒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祿有取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竊以爲小人豢養而小人不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無焉安能使其無快上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朱子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宜政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弭[illegible]亂邦之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卦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丘文莊曰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爲句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illegible]折[illegible]匪其醜[illegible]有嘉折首爲[illegible]之嘉功[illegible]

[illegible]用王命以征[illegible]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illegible]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弨兮（朱註弨弛貌）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與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大飲賓曰饗）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鈇鉞而暮[illegible]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至有吝賞功臣[illegible]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丘文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錫之弓矢爲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illegible]而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illegible]

[illegible]入則不求情王者於賞功之物恡而不知重其[illegible]則以爲輕忽之心而人亦褻之矣斂而不出[illegible]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將則誠心與之而无所惜王者賜功之大柄當知是矣然一兮之微古人猶重之如此況先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故其不可輕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勳（司勳之官掌功賞）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等差矣）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法施於民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治功曰力（制法成治）戰功曰多（克敵出奇）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王旌曰大常）祭于大烝（冬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眡功（功大者其賞重功小者其賞輕）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田免其征稅）

丘文莊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祿之於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享報之而致其尊也

丘文莊曰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治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之後則人心沮勇之地宜列司存故因文告興復從有蔽之者增成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唯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論以視其勤勞功力與夫謀劃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爲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丘文莊曰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術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金文莊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撓亂而不靖也然既資之已効其力而成大功矣而又棄之則自非明聖守道之君子不能不絀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處之使置委任以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舅犯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金文莊曰晉文公爲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而嚬笑有爲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金文莊曰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待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待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焉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輕予人哉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金文莊曰鞅設首級以定軍功始此嗚呼生天地間而人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親而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爲之餘所得之說上而付之歐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夫之哉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体豈不慱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

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變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獻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帥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右文雖因賞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因以親信之恩假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深証一有競

臣准前紛爭不一者須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而一然後明白開具賞於進賞如覈試揭榜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功狀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不計隨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言亦應凡乎大臣天下方事奧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朝廷下其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一定式俾其遵守聚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爲一例造冊北將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按報功者則具名家同奏取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同出力而蓋籍父兄勢力乘机欲得進用所以激怒人心將士率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同不知也又豈行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其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姓上敘復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須爲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元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稽其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効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所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籌或勞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及其敢死亡人而報遂至湮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人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非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贍其子孫

漢高帝時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爲鄼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

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

郭不趣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立文按曰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爲首群臣不滿故帝以復爲誓斷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遂其功次亦當以是爲法

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立文按曰朝廷設爲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得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邀倖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槀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又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湯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誅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台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有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劉向言甘延壽陳湯也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言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記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湯者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過[illegible]亦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則如任[illegible]亦學報之未顧也求未曰夫所惡夫賞者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拓地而比有者也懷山之北凡單于自漢擊何奴徑一陳湯行單于巳若裂地封湯而若之人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免罪而封爲侯吾意今

漢辭察再賞一人馬騎數十今大有繼也何有邀功生事之釁哉

陳湯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曰先所不疑之嫌

立文按曰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爲人事之詞而有氏以爲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益人臣行事之宄不專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迄夷然處化外古之帝王固以命與帝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致亡所耶之繞未之予命亦非違也是王者休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境戎吾異而吾以私然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辛君之行事必可天意臣之行事必來君命君命必出干下臣固不可行也況臣不奉君命而於行不合乎天也哉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微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反之於必吾坤尤一之不是而彼皆其節之於事害辭在一之不直而彼皆由湯等役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剏氏所云別伽任使而厚報如此不啓後來之邊其而亦得以收其人哲之用於他日馬張未之啟豈可開丁外夷網

不愈彼亦將悖而入乎陳湯謂衡阿石顯則中其病然國家興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爾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焉用避嫌爲哉但能建之工議功封爵而使旁觀之人與焉其將可知也其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丘文莊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爲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除令從享太廟及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故事求初功臣之後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時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習經術又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門以謝西域安邊關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與盡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丘文莊曰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体者莫如光武

建安中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加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丘文莊曰天下所最难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知也前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時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

覽倚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綜劉子遺歸
鄕里終身不得復用

丘文莊曰虞張首啟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知晉武帝以失責其貽功之臣有犯者亦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得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歸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廻船及以日中至秣

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命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將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

國大將軍

丘文莊曰渾濬爭功朝廷當與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爲斷其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ㄴ得符已旬日而不與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從未至石頭吳主尤未出降而濬得符而不少待則雖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掩濬夫渾符至[illegible]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濬有違滯之罪[illegible]受詔遣濬受詔而即發其符已未以劍[illegible]是非之所在[illegible]頭不遠矣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

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旣誅孝文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旣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恐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以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丘文莊曰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不事関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歎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丘文莊曰文武二途不可相无而建議者乃欲抑武以崇文此豈至正之道哉所言之非則受抑者何以服其心哉[illegible]聽命可也而元魏宿衛之士乃至舉人言以害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嘗加之一辭而以爲固[illegible]之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爲之遷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己此其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以明立典憲敦有訓勵人復恭者其與頹之官及主使之人不致之於主有所生其隱忍以敬哉雖輕發之心則得罪於[illegible]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関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丘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爲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經綸而後己私頗以尊嫡之功而加諸從業之首豈太公之道乎李神通徒論房杜而不較无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体乎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時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

任能唐初未得闕夷故封爵皆虛名德宗以之賞封爵
綸縶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爵夫以官賞功有二
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
不爲子孫之遠圖爵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
以傳于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
則錐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
上曰善

臣某按曰人主之所以爵祿待臣下固爲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慎其人苟非其人爲之方必推而功已高位已崇一且再有功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必望而怨以禄祀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而爵再加是其人貪欲固無厭也苟非其人或有以挾其非分之望不供死可賞之功而或褫之以爵土則庶其非不可不知也

玄宗時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
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某按曰宋璟之不賞郝靈荃與蕭望之匪爾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所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
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不
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宜以錢帛酬勞
醲勳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擎果一盛
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
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
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
草木誰復爲用哉

臣某按曰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爲非宜然往者以下閣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後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爲賢乎己矣散試之官无俸祿之資尤擇官之柄无足爲之肯无役之優惟假空名以能浮俗徒可以挾人况爵俸祿之給倚位之榮不徒身享之顯于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則漬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克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寄能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嘗受賜之
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
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循其苟得之情
况該群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怨不在天嫌皆自致必
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誶也是曰公器亦爲争端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功效尤著理當優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丘文莊曰人君行賞罰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焉者蓋戰陣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首命而得之也將士前驅捨死以立功而希富貴之去功以貨賂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我命而得之也以貨賂而私寵而得之上之況我注命疑矣得之矣有功而不得者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知貨賂私寵也上之所爲如此使將何以示人乎

贄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獘一也自頃權移于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群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

權困危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

丘文莊曰賞罰国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爲国不可无賞罰至于出軍命將所以寘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爲來日用人奉事之地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能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

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用故人不賞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日員外試官類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

丘文莊曰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則爲三類焉蓋在今日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无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歲錫以祿而无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无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

等策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權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固不失於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无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丘文莊曰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祿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胡乘釁遂亂中原遺戎歲增策勳日廣財匱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紫雜沓于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蕙蕕无辨涇渭不分當今澄源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既見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弊其得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爵不輕以予人故人得以爲榮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殊往輕以予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人視之如也日者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書之于冊足以爲萬世戒

穆宗時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

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丘文莊曰自古[illegible]以道下承未有不令[illegible]而濟半人[illegible]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姑息[illegible]六軍及諸武官[illegible]故而加以大爵[illegible]事也嗚呼爵賞[illegible]有功何以[illegible]穆宗所爲[illegible]不復[illegible]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丘文莊曰陸贄有言爵位者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命非但者鉅公卿之秩華夏之所仰不可輕褻況優伶乎莊宗之不克令終固亦不忝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賞罰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

命立敵行陣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illegible]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illegible]真宗愛惜爵祿无及僥倖以待[illegible]之臣申嚴憲法无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illegible]最切務[illegible]云然

[illegible]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illegible]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illegible]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六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宗行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

也所閱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illegible]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半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專望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illegible]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効命邊廷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徼勞而反過于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

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体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illegible]

援之可[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世其宫乎
有得能且不可兄[illegible]死[illegible]能任其身且不可[illegible]又
予敢以予其

[illegible]宗謂羣臣得多歲增優[illegible]曰大將奏功率
以所愛僮僕參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霑
賞以勸有功兹以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
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二十　賞功卷　二十五

[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二十　賞功卷　二十六

此[illegible]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惜形之言者仁又無至
如此而又著之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于仁又
之澤百世如一日焉[illegible]讀律文有曰[illegible]內外大
[illegible]

歷賞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軍於[illegible]所千戶[illegible]
[illegible]

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密審若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冒濫犯边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体論斷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定奪

登壇必究賞功卷終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賞罰說

王鳴鶴曰國家馭世之大權唯在賞罰賞一人而有功者勸罰一人而有罪者懲此其激勵之机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若軍興之際所藉以鼓舞感服乎人心者舍是盍亡由已故將有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方今疆圉多故豪傑之士蠭涌蝟集即負一技挾一策者無不銳然自奮欲爲
國家當大難之衝此雖忠憤所激而其貪功畏罪之心初未嘗異于人人也唯貪功畏罪之心不異于人而後吾之賞易以勸罰易以懲慶賞刑威昭然于三軍之耳目斯智者騁謀勇者奮力選愞亡節者不敢以不肖奸吾之法將効忠而兵樂戰不必迫于驅制而戰勝攻取奚施不可噫刓印不予者終貽陰陵之禍取笠輒斬者遂致强吳之功然則賞罰其可忽乎凡吾同志其尚鑒于斯哉

賞罰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尊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刑）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賞刑[illegible]乃人君之政事[illegible]當[illegible]不可怠者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illegible]天命之[illegible]天之所制[illegible]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子曰天命降監[illegible]民亦有嚴矣[illegible]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所以受命而中[illegible]

丘文莊曰先儒謂[illegible]天雖高而其實下[illegible]天以民[illegible]天之[illegible]是故上賞一人而必衆心之所同喜則民之所同[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天之意如紂之任惡未[illegible]矣尚何[illegible]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邑）其七曰刑賞（刑以懲惡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詔告也）王馭（馭者驅之於善）群臣一曰爵（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賢者有行）五曰生（生養之）以馭其福六曰奪（奪其財）以馭其貧七曰廢（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誅責讓之以言）以馭其過（過謂有過失）

林氏曰必言詔王者賞罰非臣下所得專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徧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事之會計）聽其政事（告所行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于王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王氏曰人君御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曰刑賞以馭其威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

朱子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于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惡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肖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丘文莊曰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尤不可不察之于獨也參之于衆也詳而察之于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又當下一人之言遂以爲賢否而用舍之若齊威王者亦不偏聽一人之言不復參以衆此朱子所謂名實得所而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人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丘文莊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于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齊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爲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偏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多矣甚而竟惜又或置而不復問詔獄匪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積集讒讟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亦可覺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之内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丘文莊曰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雖當是時有公天下之意而萬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丘文莊曰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有二天下於是致雍熙太和之治亦不能外此賞罰以爲治然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是詔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卿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所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

寂貲孫公行鎮故讒亦行賦斥蕭瑀劾李瑀之訐乃録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乃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羨以讒言而殺劉自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恭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于公道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兵部尚書王公時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右之倉綠皆以權力而强委之彼且需求刻剋騷擾道路倚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憐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擁兵者且復貪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困此輩而索然矣其何以臨所服衆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賣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撫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以統兵衆有能對敵擒

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
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
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長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
時無相悖戾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益敢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輅云用兵之際衝鋒爲雖斬級次之今海
上賊船初來能迎其鋒犂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
飽去之賊犂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
揺駕小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即以退縮論座
地之賊初來疲困甚易擒則延至二三日即復强

悍但初剿之不令賊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
其間能衝鋒破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若
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
犯某處從何斬獲取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
冒即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若從其處海商深入登岸者該
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
及兵備海道而止至于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
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
其邀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
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
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伍兩豈足
使水卒感恩懷利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
已憤賊貧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
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
隮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
咥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公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
堪然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有

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
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利遷異地事無弗
同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
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
者今雖多處行糧豈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
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叙異格各軍人
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
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奮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公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鬭者手眼瞬息不得

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
乘爲後軍所爭奪必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
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也食軍奮必殺
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
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
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边人
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边例交鋒
傷擄四五人卽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
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

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
今边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克鄉
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
之人捨必逃回边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
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頒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
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
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
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
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

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机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
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卽時問决不
必一一奏劾以致累必边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
巡撫兵備查審衆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
殺必几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卽時給賞銀兩但紀
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
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
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
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几賞罰當而

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攙奪甚至殺平民傷
戰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
其所身經而目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得勝
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
某人某其既勝也某人斬獲几首又某人奮敵不過
而被殺某人得功几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悉之
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
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某人

著務得用其人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錄罔亦可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兩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矣丘公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效者一功當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巡撫都御史唐公□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爲觀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

而無不如意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几畏我而不畏敵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以强吳三畧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福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濟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當其鋒鏑縱橫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飢餓主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虜以邀今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

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猶不忘前功斯可以永保勸懲者也

經略曰平倭事例內稱遇聚至五百名以上大勢倭賊我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寡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俱照舊外議自萬曆六年九月以後擒

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
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
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
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真倭從
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
兩如不及數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者賞
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
二名顆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賊不
過數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

首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
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
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此外軍
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直前趕
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乃爲首功俱即將照格陞
賞不容靳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逡巡不進致賊
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縱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
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貫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
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
臨陣退縮者俱即將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
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
者仰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
即爲首功雖與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
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馘已見於詩則上
功首虜所從來遠矣哉
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而領兵官自守
把叅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爲將者責在
旗鼓而不以斬馘爲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冒而
不録耶然爲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者又焉
可盡誣其皆虛冒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

爲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厮役走
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録而
大功不賞哉如蒙
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叅遊守把如果親身督
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
難易以爲等差亦激勸戎行之一机也或曰如此
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一
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
百與千者不吝賞而獨吝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
輕千金而重豆羹簞食也可乎哉　以上賞罰

登壇必究簡閱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廬陵方元壯 貴陽徒伏武 仝校

簡閱說

王鳴鶴曰易萃大象曰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備於平無事之時而存不虞之戒是古昔盛王未嘗一日忘戰也未嘗一日忘戰則不可一日無簡閱之方故周禮因田獵以講武事因府有教鼓鐸鐲鐃號名旗物既已辨之于豫即一旦驅而臨戰陳胄鋒鏑三官不譁五教不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獨何憂不全取勝哉嗟夫古今殊時法制其備余從事戎行二十餘年每究心訓練奚翅飢渴之於飲食也昔嘗小試于苗醜而鴟張獠噬者往往迎刃而殪此豈非明效大驗耶迺茲東北繹騷赤白充交馳寓内四方應募多烏合游食之民藉令紀律不明手足無措緩急安所用之故目今要緊至計不在增兵而在練兵習威儀明少長嚴賞罰陳號令赴湯蹈火塵之必從是則可幾也欲收保障之績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簡閱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旅之禮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者王昭禹曰先王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獲不習則不齊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皆所以簡其衆也王安石曰文武之禮有六而軍禮其一也軍禮有五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籍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衆亦有大役之禮以任其力之強弱授之能否也志之簡合而致之用馬必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郊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後是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无而大田之禮尤爲其所要者也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音陣)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行振旅者取其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安靜也以振旅民講信於鄉民於其耳而鐘鐸鐲鐃皆以警衆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在文其曰兵者守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驅之而與死也以教戰而習之爲事不可以驅人試於是而其所習之爲祭於行戮用戰以試衛使其耳熟於鼓鐸金目熟於旌旗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聲而散聚急數而疏婁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起聽金而止且用其所以用獵者而施之行陳其所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合皇失措紛亂无統也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撰數擇之也)讀書契(述事爲書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法

吳澂曰茇舍草止之也草有草中之法防寇戮也謂書契以簿書設罪輕重也兵奏以部隊大軍之師道門所居之門公邑閭門謂之縣小部都之都大夫謂之家鄉謂之大都鄉野謂之六遂其餘之數乃寒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亦兵隱師之時宿火而安其萬言計校而處耳目無明也將以鼓鐸而聲之類所以必亂者以旗徽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用而號名又必多假者所以爲別於細及關籌等事兵文甚同所謂旗與徒請書號旗令人授簿籍以辨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而見古人教戰不先教其旗且凡教其法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步所以恭無察事而兵無敗衆也歟

登壇必究 卷 簡閱一卷 三 五百廿 簡閱二右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載旜師都謂孫卿之邑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旟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存夏不與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但文皆曰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而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群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灋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爲表除草爲二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兵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所言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群吏弊旗仆之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疾走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馳而去徒走走疾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一表在最第一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此以下言大閱之戰陳也馬習戰陳先詳於二野謂之野則其卑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五十步左右之車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知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謂期衆之至後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富所誓也陳前謂南面者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金鼓者鼓以陳作士氣也鼓人師所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與鐸以作衆也及表乃至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者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上而止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三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前表鼓戒謂攻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鐃且卻謂軍退聞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第自前表至

登壇必究 卷 簡閱一卷 四 五百廿一 簡閱二左

後表而止而
江文莊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
旅振之爲言救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
振其衆也夏氣交蒸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而教
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
之以蒐戰之法冬則農事已畢則遍以三時之教
而並焉故謂之大閱也周家之事在戎而國之安
危于斯之生死係焉承平之時而不忘戰陳之法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子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爲中興之勞者在此其所爲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江文莊曰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爲田
者非一若於會同是時周室中微獵狁所侵逼近京
邑宣王即位於伐荊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謂
復文武之境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之禮
不講如是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獵以選
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內修外攘之
治焉乎非專爲畋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以此詩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於此亦足以觀矣
昔之文王已缺宣王所以復文武之功業者固不
出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
事馬之從御之所謂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旆車旆之
備有弓矢之盛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上
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以可見師律之嚴

也會同有繹而勁我擧柴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
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新射陪儀翔禽
之射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
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
以講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江文莊曰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
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謂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
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illegible]為[illegible]之道武備不可驟必於農隙講習[illegible]民守[illegible]之道也無事而為之[illegible]動也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教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圖乎[illegible]若[illegible]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故春秋書[illegible]見其[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侯[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守[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有教閱之事[illegible]其[illegible]行者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illegible]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illegible]以車[illegible]表門也以葛覆質以為槷[illegible]門中臬流旁握[illegible]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illegible]之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揜取眾禽御車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丘文莊曰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illegible]以行禮也其所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illegible]章以為防[illegible]以為門以手布覆門臬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illegible]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車轂之虛則欲其不遠其[illegible]則欲其相應禽之[illegible]則欲其不[illegible]者下失其[illegible]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illegible]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逐[illegible]奔走也不從獸之奔走者傷者不[illegible]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illegible]不獻[illegible]幼稚也因禽以得禽為[illegible]而戰則以能射為先[illegible]之際又以射為先取焉古者蒐狩[illegible]用武事是以三軍之

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慣熟心意精通一旦臨于戰陣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illegible]蒐[illegible]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也歸而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illegible]曰昭文章明貴賤車服旌旗[illegible]之制[illegible]者先發所以明君[illegible]人之貴賤等列謂[illegible]上下之等第行列[illegible]出則少者在前趨[illegible]之義還則長者在後[illegible]之義皆[illegible]也

丘文莊曰成周之世田獵之禮[illegible]年而一舉三年而大蒐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然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皆[illegible]以田實以習我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illegible]順少長而總結之以辨等列又以見凡其所以昭所明所辨所謂無非[illegible]講武事也威儀使[illegible]可畏有儀可象則可以從禽殺而[illegible]樂而已無從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illegible]之所施長之所擊刺之所利皆无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illegible]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illegible]見[illegible]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易物[illegible]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二價也）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圍宋，二十八年晉伐曹衛以救宋）一戰而霸（城濮戰，在明年）文之教也（文公之教民）

直文莊曰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義未知信與禮孔救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孔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有分乎孔子答獎之謂上之所好義信之事也孔然有以教之人所以示之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之是以示之於此三者而所以教其民之用而為是以民之所必有以服其心所以分其事然文公伐者知其用民而後用之焉然後可以驅之而已矣吾於此亦欲退以民之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分貧，振之也）振窮（窮困者）長孤幼（孤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疾者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之）救災患（災患者救之）宥孤寡赦罪（有罪者赦之）詰姦慝（姦慝者詰之）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者舉之）禮新（新來者禮之）敘舊（舊者敘之）祿勳（有勳者祿之）合親（九族之親合之）任良物（良物，事也）官使（量才授官）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所為）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執兵之人亦名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撫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自出其文莊曰簡兵而且撫其民者兵之所自出也為民而設兵兵脩而民失其所與其兵哉本務於邊故大臣守備而兼撫之即此意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玄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王司馬之事而必命大司徒教以兵車及衣甲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教以民為主先教之乃司馬掌之事也立文莊曰先儒謂司徒教之而使司馬論其材而任之為北方之北兵和人民征長軍將其材不在司馬之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人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習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方文莊曰先王以習五戎與軍於田獵者何也其禮至於田獵之中猶示民以五兵之法五人之所欲莫甚於故狩之所以得利而習之以教民也故天子所以習五戎者是之所欲惡者實其所教可以為其惡莫高司馬之利所以習馬深意也大司馬教戰之法其以是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也；戎，兵也）

朱子曰善人教民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文莊曰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之以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人之所以為善者之法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後可即戎也不本可以為戰乎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其民之良民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教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即戎之務鳥合之眾以禦寇賊猶金鐵單之戎寡其敢也宜哉其克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子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是皆有規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illegible]

舜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孔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而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illegible]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illegible]

靈帝時詔發四方講武於平樂觀下起上建十二重五采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冑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illegible]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出立五表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成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

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在後行旗卧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入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侍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

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一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黒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黄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黒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黄旗爲圜陳以應之凡陳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illegible]曰教閱之法備周禮[illegible]振旅茇舍之制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illegible]故唐宋而王者太常一歲四時之教天子親臨文武[illegible]六禮之中[illegible]一夜國家元日禮訓習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馬射鎮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卓然不觀臨焉嘗講究開元及唐宋遺而不開元禮儀注可嘗續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少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居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十皆卷矟幡展刀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
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後鳴
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二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丘文莊曰此唐
府兵教閱之法
玄宗特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
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
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
纛下將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
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

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
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
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
勞
開元中勑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
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
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
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
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
疾除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既員以弘

武備
丘文莊曰唐玄宗開元末乃講武其後又詔
兩京諸州簡選戎器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宗時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
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鐵表以氈厚命強者兩
兩相射避即捷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捷為大擂施
諸革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
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時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
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又淳化中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

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為一
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
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年連三十發而
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發弩
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
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上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丘文莊曰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好武事不
同強而為講武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
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

空及親征太原巡城擢武必令鈞鎩前導親行神坐

王文正曰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天[illegible]以爲無所本也是殊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illegible]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論譽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曰[illegible]其間有徒知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習之熟不能[illegible]資人笑樂新[illegible]戲[illegible]擊[illegible]一[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真宗時大閱詔將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

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三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彩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於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駭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時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士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畢令解證以弩弓射營置弓二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王文正曰議者謂[illegible]之作進退雖整肅可觀[illegible]中教習[illegible]大敵必用[illegible]五兵[illegible]弓矢[illegible][illegible]

宗扣 北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或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丘文莊曰古者以弓弩為中國之長技古人名將以步卒當騎者往往以此取勝載之史可考也沈括謂今我兵之技盡廢矣所謂常以長技短者乎人言騎射之技唯胡人為長此非我之長也今之所恃者弓弩耳然弓弩之用必須人人習熟乃可以敵騎之衝突然非教閱之熟者不能也宋人於此亦嘗詳之矣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衣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並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粮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

登壇必究　簡閱卷　十九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丘文莊曰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恆心也何也蓋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求索者不貲所費不給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恆心矣無恆心之人則作不可測之事欲保其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謹之若此者深知其然不得衣紫亦可也而不許衣皁及葱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與可也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數兵不絕點兵不絕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

上下名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丁文莊曰脩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時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子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衮作一團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登壇必究　簡閱卷　二十

丘文莊曰行軍不可無陳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說者謂八陳始於黃帝握奇經而諸葛亮之八陳圖壘石為八行在魚復平沙之上而說者以為即九軍之法常山蛇勢也文武皆有此說蓋孔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又為六花陳以六陳即九軍之法為八陳而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圓陳法不相雜亦有取焉

哲宗時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讋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

樵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朔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之憚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鬭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任文前[illegible]爲衆於拔亦必衡
兵於省循[illegible]其事之將未
[illegible]以其設[illegible]爲在
[illegible]而
[illegible]成功哉
[illegible]者之條告停焉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

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如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盗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盗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盗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

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挠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任文性曰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盗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爲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竊以爲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兵屯坐食之官軍以爲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賦日有事之秋拔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敵而用之非但爲國亦以用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聯職官事之已即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飜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

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丘文莊曰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竊以爲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則爲甚善請如宋人輔紮衛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其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每日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減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賚軍士有才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各務者月支加米三斗或十其能技能以此爲事蘇軾之策使其技藝當賞以得之得賞者猶以負雖恐丘曰不得賞不徒失望而且爲人所嗤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嗤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平日又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從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義者爲上明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先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

敵則戮其族令則必行分毫不貸者乃至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者之虛文也

丘文莊曰寅所言治軍皆實非但一時當也人君以誠爲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効

孝宗時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一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右文定曰人君惟不惑於浮議乃能成事況宵浴之事尤難於逆料遷變往上有意外之變報復之役人臣非真有爲國之心者不敢見議且非土人持志之堅見道之明諳事之情而不爲群議所移動者鮮矣故雖爲造事之初欲上斷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浚渠一事然哉

蒼壇必究簡閱卷一

登壇必究選兵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

輯選兵說

王鳴鶴曰選兵之法大率梗槩茲篇其要在隨材授藝各當其可卽古器使之道用兵以增敵愾與用賢以共治理其機一也方今四方多事六道徵兵獨怪夫游閒儇子臨竄辱夫或倚市門而工謌笑或窘朝夕而竊呼號往往僥倖尺籍以糜公餼東郭先生不吹竽而食祿殆是輩已乃至緩急之際鼓之不前金之不退手足莫知所措而披靡隨之此所謂投肉虎蹊幾何而不貽國家之大患哉戚太保謂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愚謂選用之精在一時而鼓舞之機在平日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賞畜銳養威以決勝于一戰李牧備北邊控彊胡用是道也故選在精而養在豫此或兵家之常談然冀同志者愼毋忽諸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二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二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蹻捷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鬬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彊魏以武卒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旣具則大將勑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捷出衆

武藝軼格者別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嚴以便將統率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神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必

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匿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盡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選能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眾材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盗之士無不延見采養以爲己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材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後用其或杖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來所復可則明試而録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説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説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刻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矯捷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

使密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謫凡此色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給則隨色爲差次

南塘戚公 繼光 原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戰車書混同卒然之變自是一様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变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

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貌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利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怯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

特也伶俐而膽不克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倘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

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熟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蓋渠皆生長同閈觀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恭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以膽爲主膽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夭之形重孤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曾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慓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

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感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遊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果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豈不能無私言兒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

嚴爲之畏爲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恩之反爲敖
矣如載人者舟也而所以覆之載者則舟也威恩
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此予數年之獨秘雖後日名將
之出必不易予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剌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如藤牌宜于少壯便健狠猛長牌宜于健大雄偉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

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鏑耶若狠猛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羽翼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換兵之思則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纏惹此時錢米未及約束又未食餞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且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印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傍註某官生管　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管　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　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　五號記居住地名塡年月在此某官生管　六號發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　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

號牌下用桌一張櫈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都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愿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向橫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內腰牌紙一張于習藝空內塡領隊二字照束伍篇內給與方

色隊旗一面連人完送至壇營伍處其換營伍處究人
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選送人到將臺牌
紙內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壇縣分都圖處照
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壇年貌疤記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送至壇尺寸觔力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士之官管填
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乃將
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擇年力老大一人付以
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賴之遮蔽其後
兵前進耳

次將年少便健手足未硬一名為藤牌藤牌如前說
之謂也
次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為狼筅狼筅枝幹繁重足
以蔽身而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于老成手足已
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從好漢四人為長
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為短兵長鎗用法多習學
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于刺故選授
又貴于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肩負其為人下者一人充為火兵欲
力負鍋裹之重性下肯為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為其器即填于腰牌內習藝空內連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換記牌
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腰
牌紙內所填格根在冊即將一隊兵送于空地立標
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
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照束伍篇內
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于先編過本哨該管幾
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

二箇哨長來編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
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
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束伍篇內腰牌陰面之
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于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
牌陰面
一自此為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
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
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
某日闖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譏腰牌如此
選兵選中即成行伍即有統束雖生兵烏合今日入

設今日即可於東白成軍容即不能更換而制馭分散即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按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即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人便要立重信此時更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牽手推我號令是聽而左可言練也此一節已於練兵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微盡於此說識者詳之此一篇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茲而窮幸勿畧吝焉敢告同志

發壇必究教兵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陳伏武　仝校

輯教兵說

王鳴鶴曰制敵先于教兵此古簡閱之說昉于周禮至春秋戰國以迄漢唐宋遺法具存余既輯之成編猶懼詞旨深奥而三軍之中多懵愚椎魯未便解悟故又彙是篇乃講武常法而戚太保所著諸例條析詳明最爲切要即令人習戶誦雖不識一丁者可使了然其有裨于武事匪渺尠矣雖然今之將師所朝夕按習飭衆處修戰法者大都不爽於成憲而至于東創倭北創虜喪師辱國不免輿尸之凶此曷故哉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將知兵兵知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常勝在我矣此又爲將者所當知也

教兵 出武經總要

傳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其法百不當一故曰軍無衆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負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衆以之對敵如委肉虎蹊安能求勝哉所謂治者居則閱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後如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將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蓋士有未戰而震慴者馬有未馳而疲汗者非人怯馬弱不習之過也前古講武教慎之法草教習勒之常雖未盡制勝之方要之卷舒離合坐作進止不失其節矣然後觀敵應變臨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無彊敵寧不由斯而致焉方今雖有訓練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旛雖設不主進退鼓角雖備不爲號令行

伍雖列不問稀密部陣雖立不講圓方但見敵即驟遇地即戰不制奇正不爲備伏不擇險易不詗孤虛連師百萬呼吸變化轉素定難乎應敵今故悉采前世教閱之法重復研究詳載于篇夫訓士之法雖貴約束繁多在于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齊勸指顧如一然不可得省要須兼存故但習其容不可施之戰鬬者草教日閱是也雖曰訓習便可勒爲行陣者講武教騎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閱是謂教而無漸不後講武是謂訓習而無功斯則交相爲用而成折衝靜難之具也若夫乘三農之隙習六師之容順威儀明

少長嚴賞罰陳號令麾焉使必從指焉使必赴則將帥者當於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講武 出武經總要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命將帥選閱軍士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墠地爲步騎六軍營埒之處左右廂各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將帥及士卒集於墠地禁諠譁依色建旗爲和門於都

墠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仗威儀習儀式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日未明將上皆擐甲各爲平以俟將軍儀服備物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訓習每軍鼓十二并二局假鉦比於其軍後隊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今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

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詞告其所訖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

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遲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変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変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変爲餘陣之法五陣毕兩軍𩀱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𢓊至中表相擬擊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蒞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軍東西迭爲客主爲五変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如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凡敎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擊鼓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告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作則跪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或作）明賞罰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数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刄及

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護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次教心使廉務恭順執事精彊又教之抵對令贊唱整肅趨蹡趫捷教之裝束使裹幞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臥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

旣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絶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絶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事也至於執兵用刄（或作伎）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爲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揷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射的親疎穿甲重数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

之緊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
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非此謂歟

南塘戚公繼光操敵號令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
旛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戰
陳號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令時緊要必不可緩
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
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
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
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

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
不在此例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
如其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
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
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
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
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
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
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
止也要依令退回背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
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
中事務○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
即立定看聽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凡駐處吹
喇叭一遍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遍各
兵吃飯吹喇叭第三遍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
到發放施行○凡喇叭吹天鵞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
留空地擺定○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即便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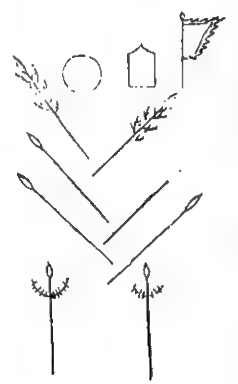
隊甲疎疎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凡旗
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
過○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凡吹哱囉是
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
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凡
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凡下營定擂
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回○凡
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
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便再
轉身向前立定○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凡擡銃

響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凡塘報塘小黃旗是有賊至○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本總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腳下即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徧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内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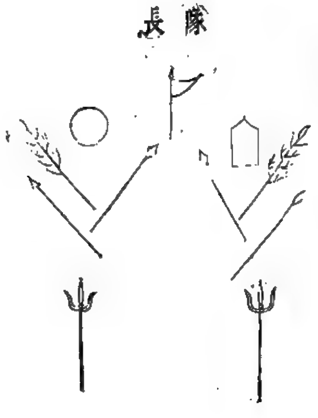
本管放銃一筒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内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凡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戰法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于後

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服矣

鴛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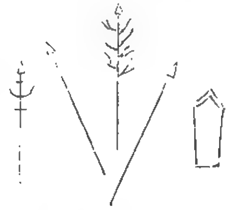


鴛鴦陣左右分変二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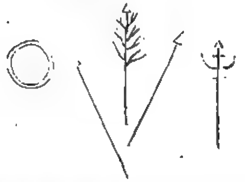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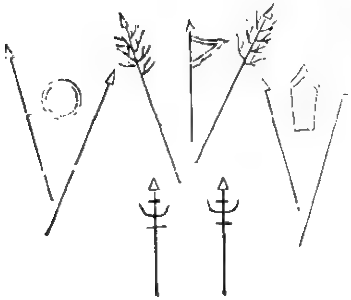
原右一伍變



原左一伍變



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左右前後四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後處爲易曉而在讀書有位者自知即五方五行之製也然不可以之責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神

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背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

但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照各營四方各照本方旗幷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指向各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官兵只須知兩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爲可貴○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即將出此卷每兵即與一本使之誦熟以知號令方可言旁操也○

比較武藝

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

觀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凡長鎗鋒要輕利重不過兩桿要稍輕腰硬根粗○凡狼筅各要利刃在頂長一尺四面竹枝須堅直粗大者○凡扒杈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廢可入長鎗每人解首一把○凡弓箭手弓要副各辨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長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凡弩手要力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凡立牌要高闊遮得後面持鎗之人每人利長腰刀一把○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棄鎗三枝藤牌無棄鎗如無牌同蓋長短勢絕急不能入須用棄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以上各條違犯照前分数罰令踵坐○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鎚油單火藥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罰本犯加治○凡兵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稟各總處呈置給用把總官每平時調查○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

苦是謂練兵之力○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凡平時各兵須學趋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練足之力○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臨戰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凡吶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拿來治以軍法○凡什物器械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蹤失○一比弩以六十步爲式把高五尺闊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爲善

射○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五尺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擎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遍五孔上○一試射官尺八十步為式把高六尺闊二尺每三矢中二矢為熟○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為熟○一試叙鈀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復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與狼筅出入

為熟○一試刀以能衝入叙鈀狼筅不及遮隔為熟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俟豪傑續之○一試挨牌每一人執牌而左一人執狼筅而右俱牌後遮蔽分而立定鎗等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設長鎗一人為敵俱鑼响坐定聽吹哱囉起身點鼓兩處俱進擂鼓吹天鵝聲喇叭納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高處戳入牌身高起閣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戳脚下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鎗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戳進期傷牌兵之醫左而狼筅拿鎗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隨

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敵鎗戳右欲傷右边後二箇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边之例云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筅防左右筅防右左鎗隨左筅出殺右鎗隨右筅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鎗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筅之勢於筅中滚出以殺為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闔闢左右前後思是如何斷殺定不可亂了原伍○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身雖藏閉而目猶向

外視敵又能管脚下為妙次以長鎗對較令牌持標一枝近敵打去乘彼顧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手為精○一試標鎗立銀錢三箇于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為熟○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闊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為精○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鏡把平去中式為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其兵製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誤為熟臨時奇遣不載數內失忘隨砲應用之物及損壞信藥等項俱重治○一旗法隨鼓聲低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

拏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竪起○一試打鼓之勢用以木槌二根起邉下速兩手高舉過頂而看鼓沉重爲可○

一在場比較法

凡操畢各兵坐息稍久主將亦暫退休養精神即升堂吹哱囉各起身從便習學聽中軍官竪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鼓由發放路集中軍兩边金鳴鼓止用後式裝成文冊點名比較如前條法比較賞罰畢收藍旗各照原路回伍聽鳴鑼坐息蓋狼筅之功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黄圓

旗長牌藤牌手一照狼筅手點鼓通集臺下比較如前條約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牌主禦故舉黄旗以應之而圓則象形也次舉白旗各營長鎗手一照狼筅手號令赴臺下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長鎗之利在刃刃屬金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黒旗各營各色叉鈀短兵一照狼筅手號令集臺下各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蓋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黒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俱赴臺下比較畢收旗各还原伍蓋神器属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舉紅旗以應之

左篇乃比較冊由頭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爲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之人充賞○一賞罰鳥銃三彈中一者平中二者賞銀一分中三者超賞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

半弓弩同例

比較冊等第式凡比較預將兵名填在上上之下當中空內照閱等第點在等上

上等			中等			下等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某

右刀另刻板一片用時不拘副數幾百張以書兵名定爲教的冊用其賞罰甚易張奉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議者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以調遣之兵

業也糾聚之防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
而委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强者
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武官之囊橐已滿其充
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
賴猾棍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許遠出不糾聚妨
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
居相近團聚大率以若干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
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
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内選其
才能服衆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制一牌上書
鄉長某人管領甲正幾人某人某人某人甲副幾人某
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
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
鋒利器械幾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
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閑處所演習武
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内之人設法
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
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
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勸有功

之日一体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
發而收保障之績矣
巡撫都御史唐公順之云八九年間為督撫者亦几何
人中間以練兵為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
見揔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非一日之
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切以為目今權時之宜
但可責鎮兵以為守量調客兵几枝以為戰待鎮
兵練得一枝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
軍盡練得精銳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
不退懾屹然足為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
則塞實不失而經權兩得也
主事唐公樞云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但虛應故
事務令精專齊一而後齊力之强弱技能之長短
可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
不亂揔是用志不分隨著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
成積苴以他人未教之兵為已卒然之用不得已
殺其監軍莊賈以求速效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
練兵之法或暫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存乎其人
叅議唐公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
憲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

之將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而取勝乎必用此將官營領即用此將官教閱熟演於平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兵憲不過日省月試孰爲當賞孰爲當罰孰爲可進孰爲可斥執監督之權而已揔督則但揔夫握兵調將之權其職掌愈尊則體統愈大此練陸兵之說也若往海船則以風潮爲主有難於操演者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趨向皆出其手遴選賞罰非揔副叅遊之所當注意者乎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惜工料而且知愛惜

領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平日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官自練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成效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進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槩如以三千人分六揔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揔設一把揔五把揔爲一營設一叅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叅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叅將則斬五把揔失一把揔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强因練變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御史徐公栻云鬭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古兵法也今賊常態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

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遠斥堠行如戰戰如守是爲正兵强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善野戰遊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鳥驚魚散無復隊伍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賊若掩襲邀擊將可擒也茲豈所謂行如戰耶趙充國渡湟使壯士銜枚先渡立營已定引軍潛濟慎密如此是以羌零之驕狡不減倭夷而終以萬全去年官軍出劉家河者輕卒赴敵被賊伏兵自蘆葦小港中突出衝斷

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豈所謂戰如守卯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為害愈熾蓋既不能用奇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氣甚非長筭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什伍之法自五人為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此正兵之法也多置毒藥弓弩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殪諸百步之外此長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立無暇乘賊之間今我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

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實鼓衆突入乘机掩擊立可撲滅此又正能生奇之妙用也故兵法曰奇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滅為期豈可犯危險而取必旦夕凢此皆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至於因勢利導隨時變化又存乎良將之善用而未可以遥度也

訓練說

王鳴鶴曰訓字有一半工夫練字有一半工夫何謂訓凡金鼓旌旗進退坐作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要逐項講解明白說與軍士知道如何則爲遵令何如則爲犯令不曉者再講或先教頭目伶俐者令他與□□行并坐卧之間以漸而教久則軍士自曉譬如初入學者□一字不識一句不知必須師傅把手教字開口教書然後曉得句讀曉得字畫倘師傅不親把手教字開口教書止將書做授於學生任他自已去念去寫只是明日要背書要判做那學生如何來

得縱學生問傍人學得句讀字畫及問他書中之義如何說終身不曉何也不曾講明也若不講明讀書一百年終是做不出文章來况各軍士內中伶俐者少半多鄉愚之人尚不比幼童伶俐可教各兵有家事累心衣食累身比幼童無事掛慮可以日日責成又不同也師弟咫尺相親不曉又來問忘了又來問今將官高坐其上他若不來教軍士那個軍士敢去問他少有差錯拿來就打軍士畏心勝顛倒會忘了愈教不成以致將官暴怒下人怨恨縱使教成將官與士卒心已不合既不敢望其如身臂使指之意若使臨敵將兵各懷携二之心見敵而走有由來矣一訓之中其血脉流通意氣相合正在此處用工夫莫謂軍士無知將官若有一句好言語教訓他他亦知感故此說訓字有一半工夫然後去練夫練者正欲發明所訓的說話就是小學生既教他句讀明白字畫明白要他拿書來背看他熟不熟拿字來判看他好不好若熟了好了就罷又教他別的書別的字如止有一半熟了一半好了還有一半不曾熟不曾好却又教他再念再寫只等諸盡熟了字都好了方學做文章今教軍士走陣還是教學生學做文章之意

還不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只到與人厮殺的時候方纔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何也且如今日下方營敵來衝營敵人方向皆我所知係是擬演套子原非出我不意即如師傅在窓下教學生今日講這一篇書就在這篇書裡出題教做文章之意可以預知者若明日遇敵突然而來不知多不知少不知遠不知近不知強不知弱不知左不知右不知前不知後一撞將來就與他厮殺還要殺勝了他就如人家子弟赴考試官處考秀才中舉的說話考試官將門封了憑他出何題目連師傅也不得來說來教就要做出

文章來必須說盡題意還要強如衆人中了試官的主意然後考上秀才中得舉人使他處下不多讀不多記臨時如何做得文章出來今爾軍士若不日日操演件件學精事事學熟及到臨期不是我殺人即是人殺我的勾當手忙脚亂平日十分本事只使得五分的出來豈是草草見戲可以了事的務要件件留心不可一毫苟且忽畧耳眼心膽手足俱各要到萬分要緊要緊

號令說

夫號令者乃將官分付軍士軍士聽命於將官使上

下之意相通分付的話不使臨期有違之意近來操演首先掌號號即喇叭謂之號頭蓋言頭先吹他爲號故謂之號頭既舉號矣恐人馬數多一兩聲號軍中尚有聽不真者却又放一砲以濟號聲不及夫砲謂之信砲譬如將官又寄一信與軍士之意此皆將官自上面傳於下面軍士至於下面軍士聽見不聽見留心不留心將官尚不可知故令軍士吶喊一聲夫吶喊一聲即如荅應將官一聲說我衆人知道了之意又如舞旗方吶喊者爲號頭與銃皆是軍士耳聽之物目尚無所見故各哨隊長擁旗方吶喊者爲

旗一抵下軍士又各眼見一次旗一起而方吶喊一聲乃取其齊也無非要耳目相同合衆人耳目爲一人耳目之意今操中放一砲却絕掌號深失原意自來無人說破今特表而出之如不便改亦從其便但留此以俟知者揀擇焉凡大將入營在營官旗各有信地似不必接尤恐有上司操練不知有信地之責見各官不接易至得罪姑仍其舊凡見主將入營將掌丁太吹打掌號三聲放起火三枝砲三箇各軍吶喊三聲號聲一止而砲聲即繼不許久遲致不節奏如不閑仍先放砲後掌號亦聽其便每見各處有升

帳砲三箇令止禀放升旗砲一箇升旗即升帳少省火藥亦聽其便放升旗砲臺上即擂鼓升旗畢中軍官禀舉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凡中軍官禀事務要高聲使千軍萬馬聽得見其臨了句語用張口字以示威武其聽事官代分付聚來發放中軍官起過傍立將手執小旗一招臺上方掌號旗役二人執藍旗二面自馬路分道而下至官旗來路口將旗旋擲三轉以示調兵之意各官旗見藍旗行動即離本哨隊信地照依次序凡至轉灣抹角之處即擺旗一次者爲頭目示知後人我欲向東向西之意也旗役執藍旗

引導各官旗齊至馬路兩傍各分次序立定執藍旗
人報官旗到齊承聽發放中軍官跪下禀宣軍令起
立臺邊高聲云官旗上來旗役報官旗進各依班次
跪倒中軍官宣云奉臺上將令如係上臺閱操加奉
臺上老爺軍令各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
閑進止手習擊刺萬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法的軍
法不饒諭畢各官旗以次叩頭中軍官分付起去兩
邊軍牢吆堂中軍官又禀發放巡視藍旗聽事官分
付起去中軍官云巡視藍旗過來凡部下軍兵聞鼓
不進聞金不止臨陣退縮喧譁錯亂俱聽爾拿來處

治藍旗叩頭分付起去中軍官禀云宣令已畢官旗
下地方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分付起去官旗齊
應一聲兩傍軍牢大聲吆堂各分兩邊立定中軍官
分付官旗下地方臺上吹打旗役仍執旗引下信地
各官旗依次而下何各官旗俱到信地畢旗役復回
齊至道中跪報官旗已到地方中軍官禀放靜營砲
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將旗一舉臺上掌號一聲
放砲一個各兵不許吶喊俱各啣枚在口聽候號令
出兵此第一節也下此則行營走陣之事又為一節
以便教演今內有發放耳聽金鼓等數語自武經總

要以下諸書皆同此數句雖約足可包括兵家諸事
殆盡若將官明此數句使三軍遵守不失目果能視
旌旗耳果能聽金鼓手足皆如所教則衆人耳目手
足即成一個人耳目手足即父子之兵即同心之旅
其相救援自如左右手之相衛何敵不摧欲曉其妙
者當與我
太祖高皇帝孝順父母六言並看六言雖約而人生
切要之事皆包涵盡矣體此六言則聖賢可至近見
將官不知就裡自作聰明或參己意或另為編敘數
語以為奇特不落常套殊不知皆係眼前見聞豈能

如此數語涵蓄有味識者自知無容深辯每見各處
操熟各兵亦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演
慣一定陣勢大家動則動大家住則住熟雖是熟却
是不打耳目手足及心上來的此又熟之之病夫兵
乃千變萬化的勾當假如只是操演你可不聽金鼓
不視旌旗自去成陣若遇厮殺特地方不是那舊教
場敵人不是那舊裝擄隨機轉變只由將官三軍萬
衆只由將官旗鼓指使要進則進要止則止要東就
東要西就西你只依平日之熟却不專心慎念去看
將軍旗鼓則將軍雖有萬人之勇也只了得自己一

只曉得有旗鼓亦不中用將官臨期又不會飛來飛
去傳諭你們又不會變化一個軍士前變一個將官
跟教你們須刻之間安危生死所係一人回顧萬衆
生疑一隊不前全營失利要緊哉旗與鼓耳軍士眼
不可別視惟旌旗是視耳不可亂聞惟金鼓是聞夫
一軍之中刀能殺人鎗能戳人砲能打人豈不利害
古人只云祭旗只云祭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大
將之任也夫吳起臨陣左右進劒起曰一劒之任非
將事大將之任在旗鼓宋韓世忠與金人戰將敗其
妻梁氏執桴而不止世忠聞鼓亦奮而遂勝金人古人
登壇必定

見妻擂鼓不敬而戰不敢已令軍士能聽將令焉有
不勝之理凡在練軍士務要留心聽着旗鼓用命有
厚賞不用命有頭殺毋自遺伊戚慎之慎之

登壇必究威武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兆 貴陽鍾[illegible] 仝校

舒威武說

王子罕曰先正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上古之時所不廢也是故黄帝戰于涿鹿大禹徂征三苗成湯之布昭周文之赫怒與哀撥亂除暴安民何莫非威武之奮揚也哉顧書言德威惟畏易言神武不殺此上世帝王所謂威武者不在輿圖之廣財賦之盛甲兵之彊而其志又非以富天下故兆民之允懷蠻夷之率服蓋有由已我

聖祖承元弊政大振威武肇基隆之業文教覃敷訖于四海于茲二百餘年誠赫然遠軼三五矣近年北虜東倭兇殘是肆不惟震隣之警而實切剝牀之災至令國家竭力罪議虛殫歲月而卒不得要領此豈覆盛之際所宜覩見者耶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翫則無震惟脩于德無勤兵于遠于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吾哉斯言也愚故以是為

天子頌焉

威武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illegible]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illegible]

離卦曰比樂師憂

[illegible]

與夫秦漢[illegible]所不有[illegible]謂雖
後世兵書之繁不[illegible]六爻之略目所論者王
者之師非後世權謀之書若王甚遠為天下者制
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焉可舍此而他
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子曰富者眾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
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眾所歸也故不富而能
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
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
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也征不服
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
過也

朱子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
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
以征之[illegible]兩階征以
[illegible]
[illegible]正之下之人
[illegible]侵伐之則上人
[illegible]和順而下
[illegible]矣上之人
[illegible]姑息失之
[illegible]物平施
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
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
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之
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
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服從
也

朱子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
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丘文莊曰兵師之興所以為民也興師而民心不
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
君奉事之時必詢之眾上心和悅然後從而
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失心
於巳
泉

夬之象曰夬揚于王庭孚言誠信之在中意也**號**之命眾辭**有厲**危也

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
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
小人衰微君子之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
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
忘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
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
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
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

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
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戒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
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子曰兵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
而盡誠以呼號其眾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
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
所往也皆
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子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
可勿恤矣

丘文莊曰先儒謂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
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陷君子不利即戎
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
人常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
小人而適以致天下之事亦非聖人之所以深戒
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
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
而橫逆自若也則含容俟時以觀其機之可乘伏

義執言以明其畀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守天[illegible]
令以嚴衆[illegible]相與[illegible]勸力以致[illegible]
焉常有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illegible]
夫然後[illegible]
[illegible]有罪之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illegible]之象[illegible]萃象以除戎器用[illegible]戒不虞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不[illegible]養之[illegible]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子曰聖人之德無[illegible]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無事則其心寂然
人莫窺[illegible]有事[illegible]神武不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乎興帝堯之德同一虞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illegible]則謂之武[illegible]日帝德廣[illegible]乃文謂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聖以[illegible]表而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氏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寬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王氏曰[illegible]不徒武而必有聖之聖武以見其出[illegible]除暴[illegible]安天下[illegible]天下之民豈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朱子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立文莊曰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以湯之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警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子曰殷武殷王之武也[illegible]湯孫謂高宗[illegible]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illegible]

商[illegible]後服

李[illegible]

朱子曰[illegible]不以威德[illegible]者蓋繼

衰亂之後[illegible]之外之

則諸侯[illegible]之則

[illegible]復亂而復

[illegible]於為湯之

孫矣

丘文莊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illegible]以當湯孫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illegible]不過承

其先世[illegible]何者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人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子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其師旅以遏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何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王安石曰所以畔援歆羨不得以欲而怒則以怒
也欲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無與乎人之
私怒也
丘氏曰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
怒而得其中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
和之純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與所當怒而不
可化者為天下所當怒者所以合天理人情
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
之窮兵黷武是以私意之不當怒者而怒者一己之
私忿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四海殃延千
萬世
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之自言〕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色〔與聲也〕不長夏以革〔不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讎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
援〔鉤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衝車也〕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西伯得專征伐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西伯
者崇侯虎也[illegible]不暴
朱子曰此言上帝謂文王[illegible]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呂氏曰此章言[illegible]形而功無迹與天
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
也
嚴粲曰崇侯虎譖文王而文王伐之報私怨者
然虎[illegible]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
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
合所伐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崇墉言言〔高大〕執訊連連〔屬續〕
攸〔所也〕馘〔割耳〕安安〔不輕暴也〕是類〔將祭上帝〕是禡〔軍祭始造法也〕是致〔致其〕
是附〔使之來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強盛貌〕崇墉仡
仡〔堅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今氏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以
壁而復
朱子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
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
滅之而四方無不順[illegible]故攻之緩戰之徐也
非力不足也[illegible]將欲以致附而全之也及
其終不下[illegible]不可以赦而罪人不
可以不得[illegible]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丘氏曰[illegible]功之始也
[illegible]文王伐崇之
[illegible]就之方
[illegible]之誅滅之
[illegible]明白[illegible]後世帝王伐叛
者[illegible]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語辭〕駿〔大也〕有聲遹
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之地〕文王烝哉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密須昆
夷之屬皆是也獨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
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也
朱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
推本之曰[illegible]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
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
乎其君也哉
丘氏曰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於
征伐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
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負也[illegible]吾為君[illegible]鳥乎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眾也〕矢〔陳也〕于牧
野〔地名〕維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illegible]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illegible]鑠[illegible]王師遵[illegible]養時晦[illegible]時純熙[illegible]矣是用大介[illegible]我龍[illegible]受之蹻蹻

[illegible]王之造[illegible]載[illegible]用有嗣實維爾公[illegible]允師

[illegible]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illegible]虎臣在泮獻馘[illegible]淑[illegible]問如皋陶在泮獻囚[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illegible]桓桓于征狄[illegible]彼東南[illegible]烝烝皇皇[illegible]不吳[illegible]不揚[illegible]不告于訩[illegible]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illegible]束矢其搜[illegible]戎車孔博[illegible]徒御無斁[illegible]既克淮夷孔淑不逆[illegible]式固爾猶[illegible]淮夷卒獲

[illegible]

[illegible]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illegible]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illegible]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illegible]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illegible]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左文正曰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謂其得伐叛存亡繼絕之禮亦邪先邪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上三教言者該得其人事得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處偶然而謀遠可為任其責也言記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好親之息同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閑

左文共曰韙之為言是也人之兵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處耳反求諸己吾之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能於不是者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知此是惟不動衆動與民合天道是惟不從人後乃奉天伐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左文注曰師克者謂和也上下輯和不知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文注曰曹劌莊公之將其言謂將與之不復得為之法亦屬不小惠小信未有所施必信之未至於是而後可以得戰要其無氣以其情有其實矣若夫三鼓則氣衰衰而後可謂得戰之法矣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所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識天下其害者人之間而不能遠謀人之事其人用之可鄙矣知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中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上下同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上本謂禮也先以和親樂和為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哀然後哀喪謂哀也民閑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正文注曰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illegible]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illegible]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illegible]

不可敵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有尤以敵我矣

楚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一）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illegible]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宣十二年）

左文莊曰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用兵者皆[illegible]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為心此七者不存則天下之人惟恐其不用武而[illegible]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也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左文莊曰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厚也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事[illegible]）瀆齊盟（謂不[illegible]）而食話言（謂不[illegible]）奸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左文莊曰[illegible]

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左文莊曰范文子此言[illegible]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illegible]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羮[illegible]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illegible]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illegible]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illegible]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翫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illegible]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illegible]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illegible]夫兵戢[illegible]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illegible]翫則無震[illegible]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其財求[illegible]而利其器用[illegible]明利害之鄉[illegible]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illegible]于商牧[illegible]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illegible]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illegible]有不祀則修言[illegible]有不享則修文[illegible]有不貢則修名[illegible]有不王則修德[illegible]序成[illegible]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王[illegible]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illegible]文不可匿[illegible]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illegible]

衛靈公問陳[illegible]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illegible]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巻不待學亦不必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世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治也 耘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illegible]

[illegible]忠信終可以得民心[illegible]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赫怒貌）爰（於也）整其旅以遏（止也）徂莒（徂往也莒[illegible]）以篤周祜（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衡行謂作亂也）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子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矣篇[illegible]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illegible]

登壇必究 戚武卷二 二十七

[illegible]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illegible]

轉也言齊人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書商書仲虺之誥下同）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言何為不先來征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霓虹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變動也）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徯待也后君也）后來其蘇（蘇復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拯救也）己於

登壇必究 戚武卷二 三十八 四百五十 戚武廿七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係累縶縛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寶器也）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旄老人倪小兒）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及止未發而其止也）也

朱子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湯始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illegible]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則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行天命爲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illegibl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外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堅利也米粟谷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子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illegible]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illegible]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杵舂也也

[illegible]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illegible]

[illegible]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蘇轍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illegible]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illegible]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注文[illegible]曰老氏[illegible]正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illegible]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illegible]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illegible]

臨武君[illegible]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illegible]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illegible]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illegible]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

促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illegible]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

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illegible]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城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百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

心不息也

[illegible]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正文莊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蓋古有是言[illegible]治道國祚[illegible]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廢之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正文莊曰陸賈[illegible]言雖一時[illegible]平[illegible]以誅諸呂[illegible]能安定者此[illegible]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七十二 四百六十六 威武卅六頁

[illegible]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嘗今所最閔者不過曰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令號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illegible]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斥八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寇哉乃若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耗即橫賜無常務為安逸之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八 [illegible]

丘文莊曰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人之有陽而无陰也地之有柔而无剛也[illegible]之

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而
然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
事焉然武之為用不以服之為功而以不用為貴
故武之為文從亡武焉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治
輿文教並行無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
將將將於不虞御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
至於有事而後為之也不然則無及矣故歷考經
史所載歷代之事蓋之而無寧而先治內患之
設兵馬者其所謂三者莫如自治者也所謂自治
之策立紀綱明賞罰嚴號令節浮費擇將帥
撫士卒選將帥齊器械習技藝行此數者則
內患無矣內患無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寇
何憂
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韋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懷遠說

王鳴鶴曰夫蠻夷散處要荒其性殊異非禮教威武可以化誨讋伏者也舞干羽而有苗格典禮樂而越裳貢在淳龐之世固誠有之而今之時何時哉夷性黠詐変態百端即欲結之以恩以示羈縻而彼且縱恣無忌若驕子之恃慈父母然西南諸

夷未服杖舉乃最黠者在北虜每以貢市爲名其志實利我財貨至今中國歲輦金帛以事之欲方飽而盟輒渝往事可鑒也其次海夷狡爲啓疆竊窺中夏

朝廷錫封典以彰國恩而捍然不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然則欲紓東北之憂者將安所以懷之哉夫懷之不寧威之不靖必欲舉虞周之事律之其勢亡由也唯是擇將吏修紀律固封疆守要害壘軍營遠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是則目前之急務而遠人之至不至奚慮焉

懷遠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撫之遠能擾而習之邇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也絕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子曰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繼宜有長策成業以懾伏四夷然其言專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難任人為本蓋任人知內則主聽聰主聽聰則任使不惑忠邪辨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故遠邇[illegible]其智勇者猶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患哉

丘文莊曰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治天下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修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修食之不足君子不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修矣內治之不修而徒外夷之懷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夷狄以自治為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之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丘文莊引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邦域之內何預於四夷然而一念不謹万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千万為之傳播是故自古[illegible]夷狄之道不在于外而在于朝廷不在于羌戎而在于臣庶[illegible]然不作華以風威真心自然歸向[illegible]而伯益猶以怠荒為戒良以一人之[illegible]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illegible]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illegible]尊榮之[illegible]矣門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

人主不反帝舜乃欲生事四夷而爲其臣者不能
匡救斟出一時苟安者以從而縱諛之其臣可謂不忠矣
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
乃命教舞干羽盾也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子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猶不
聽服也是時益贊從禹出征以爲貧固恃強未可
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
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誠益
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于苗
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帝不以威求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

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
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
微而誠可感苗雖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哉不須兵而自服也
丘文莊曰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則必得大國寬假之若不然其強國侮慢自
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動干戈所損多矣
大國若能包含協靄驕善而不能必得小國賓
貢之若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
不堪者其蜂蠆之毒豈得无損哉若是者卽
易所謂謙者乃天之道上之人體天
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各得其
所而兵戈
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
厥獒犬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
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
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
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丘文莊曰德而謂之愼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
須臾放肆者也愼德而必曰明王者蓋人心虛
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愼哉
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
以致其叛於輦轂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以竊其
怨況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
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明不可以不愼
不愼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本在乎大學
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
好音懷來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龜尺二象齒

大路遺南金
黃居貞曰傳曰桑黮非甜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
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
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丘文莊曰泮水之詩說者以爲魯侯與群臣燕飲
于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先此事詩人頌禱願
望耳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
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士氣作士氣作
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丘文莊曰越裳重譯來朝可見聖人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无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大人之主極則有以通乎人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穆清之上與狄夷遐荒之外殊遐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推繫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齊天命而主宰者其若不愆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登壇必究　怀遠卷一　五

德无勤民於遠是以近无不聽遠无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二君犬戎之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无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敦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也固一也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丘文莊曰穆王以天子之尊而親兵於荒服之所費不知几何而所得者僅四白狼四白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資棄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国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矣所貢又不但與而已

管子曰慈均无貧和无寡安无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子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丘文莊曰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誕敷文德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修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時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

登壇必究　怀遠卷一　六

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无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乱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无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

戴漢曰光武啓中興之運慨斯民之塗炭拯救
而從厚之[illegible]遣馮異入關戒以止戈非必[illegible]城要
在平定安集之耳與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
鬚動皓白常[illegible]置[illegible]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
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群黎而華周漢
業其[illegible]高[illegible]之[illegible]塗誅武帝[illegible]封之[illegible]
而含[illegible]於[illegible]乎故二將獻章北伐
詔引[illegible]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量然
也
臣文若曰[illegible]公數語使諸將自
是見服[illegible]之格言[illegible]皆
列司[illegible]至當

登壇必究懷遠卷一 總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閱
門生　廣陵方元壯　黄陽𨗇伏武　仝校

輯京輔郡國兵制說

王鳴鶴曰京輔郡國之兵制自秦漢以來載于篇中最詳内以尊王室外以示威嚴法制未嘗不盡善而代有變更尋亦弊壞或致尾大不掉之患或貽坐耗廩食之憂此歷朝之敝畫已然之明驗也國初制天下之兵内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若基置焉無非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慮至遠也秪平既久游惰是安尺籍具存而隊伍日耗在京輔者秪以給工役在郡國者秪以供轉運遇有寇警反籍民以衛之召募有直調發有齎官有不貲之費而兵則無事而食無惑乎兵日弱而民日困也所謂實部伍精訓練去徭役征科以復
祖宗之舊勵衛所之兵似未可以爲迂而忽之也哉

京輔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丘文莊曰甸謂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是方千里矣

漢制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車萬乘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同爲百里里者百提封九萬井九百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三之爲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十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什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十乘卒七千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徒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徧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不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志使勞均是不致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入衛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丘文莊曰古者出兵于畿天子之兵出于六軍六畿之兵上于六鄉其出而爲士卒旅軍師者即其居而爲比閭黨族州遂者也甸服下里之隔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至勞遠餽内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后世倉軍於遠方則人不士昔而易于消耗則軍以長屯則人芒别業而稚丁供億后世有志乎三代之盛壯根本安國家以爲千萬世不拔之策昔向有芳于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祓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募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也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其情不相親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近民情有閭里之戚墳墓族屬之念而調發之際必不敢有他故以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丘文莊曰中尉所掌北軍守京城門內之兵西都謂之北軍若南軍則衛宮垣之內者衛京之兵取之三輔說者謂漢以爲衛京之兵取之三近輔足單弱以爲衛意之所存者有所建議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宿衛宮禁已得其顧恋而使之上執戟以衛天子宮禁無事則已一有變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後朝宿衛之兵用此者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祓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中尉乃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謂左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右京輔京兆扶風右扶風爲三輔京兆之所謂三輔三輔之委寄重于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得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也北郡守中北都尉皆掌兵之任惟三輔則是矣京輔京國尉鑿別他何其勢爲甚迩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丞兵卒不爲郡守而特爲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者京兆尉掌上吉京輔兵卒皆番遠去故之輸與迪罷秩則知卒亦南北軍而屬中尉也止文非比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制將副各一人

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癸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二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觹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

于其直市之

杯騎曰漢之鐵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illegible]遠征而鐵兵之制壞矣唐之鐵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鐵兵之制壞矣故漢言兵內兵三變之由也[illegible]一代有一代之[illegible]之兵制唐府兵最爲近然[illegible]行者子孫不可輕改要必不違[illegible]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後[illegible]之者可久而无[illegible]契也[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之地滅不棄其言則杜[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在於此矣光唐人行之至[illegible]之爲[illegible]於百年之後人始創行之[illegible]守有司之營領一切如[illegible]其[illegible]役征科乃民心之所願欲者也[illegible]之基者未必不[illegible]在[illegible]焉

宋徽宗時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穎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立文莊曰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illegible]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illegible]同[illegible]爲[illegible]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illegible]每輔則屯兵二萬人[illegible]重兵[illegible]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實[illegible]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衛官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之有待也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盍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illegible]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抵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illegible]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臨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

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爲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illegible]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弗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

何以支持之備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與七衛爲一家之顧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劳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郡國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丘文莊曰封建以前之兵即秦漢以來之郡縣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澁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百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丘文莊曰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丘文莊曰此所謂聯屬維繫之說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漢唐宋郡國兵皆有所統於京師是以天下大勢[illegible]受害之[illegible]揮使所以統之[illegible]有得於[illegible]人[illegible]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illegible]曰[illegible]不肯置[illegible]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盡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内使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丘文莊曰昔人謂侯國之兵設爲之制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措總兵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同符漢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丘文莊曰此唐制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徧天下十道凡諸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丘文莊曰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則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爲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統而專之故令不復行於[illegible]

馭役唐之府[illegible]而在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有制
豈有兄貴吏臣爭力諸之兵始重於外也十數民
賦并天子有[illegible]兵盡也號令征伐非其有文[illegible]
也至宋民兵而不能廢其弊于宗族以至已波濫
後之有天下者豈有其母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
授人以兵柄以殃亂大不得之患哉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

在文莊曰宋因州郡之兵皆收[illegible]以後皆非同禁
軍兵政以米各其實皆常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

使副兵馬使都頭副使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部本處兵供直役或
更戍他郡不許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遠離
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生食於本
營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去亦頗得神謀也三
司禁旅統轄州都亦不得常食于京師自列郡
各罷禁軍旅州郡以事之令節往來隆各
置指揮于是不[illegible]禁旅免[illegible]防天杞
論廂軍亦於宗禁軍不役成役之貴[illegible]
下虜人犯罪死能發一矢
者以不守祖宗制章也

開寶中發渭州平源潘源一縣民治城濠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遊然以親

屬代

陳傅良曰此所錄又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寧
平五年始習皆從籍禁軍[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令
琦為相奏[illegible]又[illegible]大上[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而新法行遂罷[illegible]
變之皆以刺配為軍矣祖宗不忘而非民其不可
復也

以文在曰前代州兵皆充守或以土民自守或
以禁兵出也[illegible]選自戶籍[illegible]召募[illegible]
而民[illegible]其[illegible]常之[illegible]民數[illegible]之便[illegible]
多[illegible]少[illegible]不[illegible]常[illegible]民數[illegible]我
國家自[illegible]之初[illegible]立為[illegible]衛[illegible]鋪[illegible]
立所[illegible]又分[illegible]總[illegible]之[illegible]
衛[illegible]之[illegible]部[illegible]司[illegible]文武[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失[illegible]分[illegible]有[illegible]

其名元[illegible]近有建言欲指御史所匀之數次
為[illegible]民先[illegible]軍[illegible]當[illegible]歷代之制
皆是[illegible]創之行軍[illegible]數少而未[illegible]乃有完[illegible]之
惟我[illegible]則是[illegible]多而後少何[illegible]代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因夫
一時而隋[illegible]制宜[illegible]我[illegible]聖[illegible]則[illegible]初置為軍立
為一代之制使十[illegible]有[illegible]遵守為方[illegible]罷[illegible]
伍也內地多[illegible]丁[illegible]集[illegible]方[illegible]有[illegible]
月既又[illegible]或[illegible]姓[illegible]上[illegible]下[illegible]
行[illegible]戶[illegible]自分[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激其生變[illegible]不徒然也夫[illegible]
如此則[illegible]
下之事[illegible]
新製則其用[illegible]
失令而不爲[illegible]
二[illegible]有事而[illegible]
矣國家大事莫大[illegible]
修經所關[illegible]
遠慮其意只欲[illegible]
官非世有[illegible]
之爲業以傳之[illegible]
人有[illegible]
耳固不可[illegible]
之久其[illegible]
當何
如哉

仁宗時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

絕也今若脅休邊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亦悔其失策盖不若因兩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營堡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鄉縣未及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猶不去業兵不之備不因帑廪之積當得丁壮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真宗時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箭手者請給以閑田蠲其徭役有警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粮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illegible]

仁宗時籍河北强壮揀爲義勇盡刺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廪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遺其大用止以爲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閲習寇至則翔集赴援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

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于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今所在縣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選有膂得術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illegible]

[illegible]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illegible]又防其為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允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令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揚七州

[illegible]

哲宗時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卽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輙復用舊籍舊奏[illegible]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

朝廷立法[illegible]其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illegible]

[illegible]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表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漢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

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令
郎各帥所屬守將遄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王室
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丘文莊曰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說亦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
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
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
邊隅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
疑憚必寢 郡國志
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
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丘文莊曰郡縣之兵參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財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別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說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征討說

王鳴鶴曰夫夷狄之爲中國患匪獨近世爲然也玁狁匪茹整居焦穫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是載之歌詩者盖自三代之時且猶不可以化誨馴服之矣故北伐有吉甫南征有方叔以匡王國而壯厥猷此周宣所以稱中興之盛王而安內攘外其功甚偉千百世之下有遐思焉我

高皇奮起淮甸掃除腥膻

文皇纘服燕都大肆撻伐聖武神功郎六月采芑難以揚厲其盛而今之時何時也胡騎之憑陵與鯨波之振撼東北且兩病已

明天子赫怒于宵旰督公卿指蹤於萬里征討之權震耀一時而卒未能得志于小醜者曷故哉夫天下不患無將不患無兵所患任將練兵未得其道耳任將練兵得其道而武夫非于城烏合非手足者無之也故君不知將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法有明戒而柰之何貿貿然瞑目扼腕徒怪已事之失筭焉耳

征討

周易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旣濟而[illegible]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伐鬼方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子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端乎[illegible]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illegible]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illegible]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illegible]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illegible]而不急近功不用匪人是以[illegible]有道[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妄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旣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丘文莊曰此萬世中國帝王征伐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illegible]故帝舜遣禹往之由此一事[illegible]勅與後世不同其[illegible]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illegible]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illegible]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己之不恭[illegible]野小人在位

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責其不[illegible]
以擅民而致其怨天擇之咎責其不行[illegible]
天而召其怒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
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埸之事嗚呼此其所以爲帝
王之師
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既飭（車兵也飭整也）四牡騤騤（强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子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illegible]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此章言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備可見其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

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丘文莊曰　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皆有父事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爲言正也夷狄横則中国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国也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穫（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入爲寇）織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旆旗）央央（鮮明）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啓行（[illegible]）

朱子曰言玁狁不自量度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声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敢戰必勝矣

丘文莊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丘文莊[illegible]左傳所[illegible]爲其治
爲老所以[illegible]其氣壯[illegible]之深
律故每事不尽善今宣王[illegible]六月之[illegible]獫狁之深
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illegible]直矣其辭直是以
声罪致討而我[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其氣安得
而不壯哉[illegible]
整一從之士[illegible]開先[illegible]其[illegible]兵甲[illegible]其
先一事之不尽善[illegible]以爲王者之師[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地名）

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illegible]

[illegible]

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之境爲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田一歲曰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衆也）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貌）路車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爲簟茀車蔽也）魚服（魚獸名）鉤膺（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有纓也）鞗（轡首）革（也）

朱子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盛也如霆霆疾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朱子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丘文莊曰按中國之有[illegible]見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illegible]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illegible]之師是[illegible]二詩皆[illegible]以計而定[illegible]狄之[illegible]猶宽以[illegible]荀元伐而有文武之吉甫[illegible]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要[illegible]而炎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武夫滔滔順流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朱子曰[illegible]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韓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幾乎定[illegible]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爲心[illegible]一有爭鬭則心之不安也[illegible]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爲心也

丘文莊曰周[illegible]王出[illegible]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曰將軍度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丘文莊曰[illegible]百聞不如一見此真[illegible]若徒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里之外[illegible]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爲法也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丘文莊曰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虜之法亦用兵行必為戰勝此必堅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擊罕幵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

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丘文莊曰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幵特劫略耳劫略夷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幵也未嘗加兵於叛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罕幵罕幵誰能制其命不是則又招其怨必不能專一國為其誅為全師保勝安邊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真可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時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illegible]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責欲令詳罕幵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

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illegible]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illegible]文莊曰充國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illegible]之[illegible]國家當全勝之時[illegible]兵[illegible]之變一以是[illegible]於一戰以[illegible]之計[illegible]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illegible]而

[illegible]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害也率德從旡則禍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富士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爲本故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取不可以言攻勞衆凡上書爭於詩則[illegible]可爲方也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者兵以恥僥倖功名者皆不相爲謀耶

丘文莊曰自古論兵[illegible]最得帝王之道者[illegible]全勝之要道[illegible]用兵亦不得已也蓋創業之君[illegible]其所用兵者不同焉何也時創業之君[illegible]集者皆一也[illegible]有限而饑饉[illegible]人民若夫守成之君[illegible]之衆以衆[illegible]不足其於寇賊[illegible]所以聚者[illegible]未必得[illegible]發之也不可以[illegible]商孫[illegible]殊不知帝王之師與[illegible]

丘文莊曰[illegible]兵以全取勝[illegible]之要道乃萬世所當師法者也[illegible]充國爲[illegible]之師者一充國而已[illegible]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

丘文莊曰班固謂漢之諸臣論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所得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非矣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用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夷狄爲強弱以爲伸詘[illegible]帝王之盛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先爲天下國家者必[illegible]之矣外有[illegible]之節合內外[illegible]一之氣其爲帝王馭遠之術歟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土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後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丘文莊曰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初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illegible]而欲[illegible]服[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朝[illegible]乃[illegible]防[illegible]可[illegible]長[illegible]上[illegible]翁[illegible]人宗者乃忍爲之哉[illegible]其慕[illegible]爲民之名而不明單于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illegible]曰[illegible]文帝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最大[illegible]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illegible]人也[illegible]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爲言[illegible]之[illegible]真[illegible]則元[illegible]帝[illegible]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illegible]學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僭及之于數之下讀之猶使人心[illegible]況同時之人素不如其故者一旦得而鬬之

寧能不戚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　聖祖開用之初所降詔書其文旨不約而詞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亦田舍布衣其言不一而足正所謂推天下至誠何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廣遠落圖在其北自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說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丘文莊曰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不則不用此說然其智分明是設金帛買他了虜人

分明是遣餌也恐金帛盡則復來現此說則昔人謂誼為迂說說迂者莫議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成虜主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已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欲之心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為之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時匈奴求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丘文莊曰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所爲而與之國不可爾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者夫彼不曾內攻也而與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爭鬥之亂之那必負於我而彼曲在我可不爲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也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夷俗不定或及國之以成擧際不若各守疆界較孔之為長久也如此後之非出善守之計也亦當知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丘文莊曰夫地闢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無威絕其類之理况其族類非一類此一類衰彼盛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而无常之災此中國之仁所以為可貴而異于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

臣觀賓親有二心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其所直
之貲[illegible]其過逃之官是貪一夫之[illegible]而失一國之
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
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
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矣

臣文蔚曰答來往致此設得宜臣以設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光武時北匈奴遣使貢馬及求更乞和親并請音樂
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
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
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
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
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
宜[illegible]絕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
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文蔚曰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狄亦莫不然班彪之知北匈奴[illegible]何得孫先覺之道者矣[illegible]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遂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
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下耳
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 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
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禦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
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關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丘文莊曰此班固引董仲舒之言但謂其不置質[illegible]

魏毋丘儉為安定大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丘文莊曰曹操謂羌狄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illegible]

[illegible]

唐太宗時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

[illegible]

此得以併力西邊遏寇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師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illegible]

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屻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于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下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太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聖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降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illegible]仲淹所謂降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illegible]

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運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參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无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舉一而廢二以窮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上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而屈之是故戎狄彼吾強吾亦不忘戰可一於守和而彼吾爭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地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因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无戰可以和可以无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登壇必究軍行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行說

王鳴鶴曰新陣下営諸法并各規畧所款列于後者皆大司馬許公論所撰著公當

世廟時賛將相林坐策北虜析衝尊俎之間勳庸懋顯時稱爲文武吉甫云故載之前編者鑒鑒有定擬大抵步騎隊伍奇正闔闢變化縱横不出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等法而其要先于定制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如篇中所載幾于剩矣且讀之顯明易曉三軍之中令有識者亟號荷新可不煩問辨而了然心目之間此係兵家所未載故特表之至於棄道度險以下諸篇出武經總要人所習覩均爲軍行要法乃類輯以便省覽毋徒目兵家常談也哉

破虜新陣大畧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雜役戰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用步卒一千八百人二術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以四十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士九百人一術爲奇也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衆志也四哨各設拒馬鎗郎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騾駄以隨制奔衝絶技也每隊用三拒馬計每哨共用三十也一拒馬卒丹　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馬後即以閼鎗施放絶便利也凡戰敵至七八十步內神机先發五人遞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遂近應接不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既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勢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机制変其出編箭皆精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共餘三百人設營馬五十以司覘報馱騾一百以握神机諸品及諸雜差以備营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二千餘人而成也

下急營法（將士無事宿處忽聞警息則下此營）

許令諭曰各營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賊須倉皇失措兼馬驚炊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皆不用一故今止教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遇賊即戰頗爲簡便凡下操月官軍擺列主將進營掌旗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將初中軍掌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放起一聲下營官旗即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再放砲一聲中軍黃號旗不動發出青白紅黑號旗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是

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即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共中軍四部門角巡視隊旗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在各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兩旁各薩門旗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六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則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離門旗左右各三十步住立各隊旗亦照每隊一十五步以次擺立以上共放砲三次分布旗幟營盤定矣次中軍吹哱囉各軍散處者執軍器騎馬起身次吹[illegible]次分散各軍并拒馬馱騾急走各尋認本哨旗號赴各隊旗下擺立如係四哨步軍將火器手弓箭手鎗刀手各摘一半擺前一層此時拒馬亦安定如此擺定縱有賊來即可拒戰餘者在後共安拒馬如係中軍原無拒馬止是照隊旗站定將一應官旗人等擺列有序俱聽中軍喇叭響四哨各步軍退回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回中軍而營定矣

安營既定塘馬從北以次展旗傳到北面哨官即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即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進營分付說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隄備不許喧嘩各

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營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營稟畢備細中軍即放砲二箇起火二枝又遣令旗四面進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功者賞退縮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鑼一齊俱響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賊俱發至十步內領哨官擊鑼還響當賊各隊俱擊鑼邊於是各軍齊吽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悶棍前後齊起奔敗搶戰賊敗走喇叭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衝各哨亦

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多寡[illegible]鹵等隊策應接戰俱各按隊[illegible]鼓即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散復收[illegible]收軍喇叭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illegible]隊報功[illegible]中軍吹哱囉動身吹喇叭擺隊吹喇叭[illegible]隊各[illegible]序回各地方

下行營法軍行自遠處過營息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股行左前哨右左哨中軍居中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塘馬一層九里三層以次加多亦若每人給快馬各持方色旗一

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行如先一層塘馬瞭見賊即展旗高號次層望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前先遣馬軍前陣以待今所謂塘頭馬也次照前下急營法下營畢將馬軍擊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營口報知賊緩急多寡務如前法戰守

拒馬槍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步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接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倫被衝即潰矣用車難於復險為壘難於猝辦拒馬者勞壘以行而無壘之[illegible]且長兵衛短於內短兵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問不用弩何也曰在古長兵誠莫利於弩自神机之技出猛烈便利盍十倍焉故自　成祖以來弩遂寢矣近日神机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机毒火諸品又出神槍之上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曷能敵哉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相迭出士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陣前拒敵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即站定向北左哨擺列向西中軍吽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間騎步相兼車輛開列擺為八陣營圖營定巡綽官令戒喧嘩梆鈴不絕大凡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即合為

三軍用角法以置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繚子行兵止用左右中三軍盖兵張兩翼主握零奇應變無窮儻敵分兵攻戟我兵隨首足齊發急分五兵應援不可拘泥迭出令從俗名三迭陣散之特自吳彝疊陣法稍通變之耳

方陣圖說

八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化不窮按常陳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有立陳有坐陳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隅落鈎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相兼方圓互倚即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犂然具備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輜重一車持卒二十五人二車百人不得紊亂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

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槍即用戰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四正四隅俱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横皆八長虵八陣出耳考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為確據截覩八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大將握奇為中軍皆黃帝井田之制也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謂数起於五而終於八非詭設物象者也信哉

四正四奇分門[illegible]揭虛[illegible]圖說

正門出正敵入知奇門出奇敵人莫測正奇并行時闔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陣步不移日實騎將突出日虛虛以待實實以陣虛故余謂許公方陣即古之八陣乃常蛇陣也教兵科給事中鄭林日臣遍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纛臨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

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也今遼陽李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机括指揮用不敷隨製鐵尖木蒺藜行馬衛其空缺令步卒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胡騎衝突似當得力

軍行此皆兵法所未載者茲表而出之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韂乾糧鞋履器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机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盞喇叭響收拾軍裝第二盞喇叭響整隊擺立第三盞喇叭響啟行各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

五十步如遇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為一路不許攙越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斷隔違者治以軍法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塹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傳開掌旗官失於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悞事者依律處斬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縱軍離陣驚駭人民強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如有違犯定依軍法處治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兵在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即宜擇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最高處四向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草木蒙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即回報主將挨次整隊而行

一前哨軍遇賊即於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即係臨陣先退依律處斬

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無船筏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樁橛上緊定先令乖覺十數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方令各隊將旗槍刀每十條為一束或於近便處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槍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擇更過水或用大甕紮作架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實草於內令實紮作木筏渡人尤妙俱要挨次而行不許攙越

安營

一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居山占其高陽居水占其上流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生兵法所謂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居山之左備山之右居山之右備山之左居山之陽備山之陰居山之陰備山之陽不居無障塞謂四塞入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塞不居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居下濕恐

人生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
被兵圍生疾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
高而無暴水秋不居溝澗深谷處有洪潦兵法有
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
之下謂之天獄低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
木不生謂之飛辥故村虛落荒滅古砦謂之虛耗
川谷之口乇之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鐵背四面平
垣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
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
此地皆不可安營安營皆隨地形而設寬平處即
布方營半險半平處即布偃月營先計人數列營
幾重配地多少隨其衆寡一人三步使隊間容隊
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如有剩隊則均分四角或中
軍以備急用

一軍行將欲止舍必先令遊兵於營四旁高阜處整
隊駐劄就差乖覺四遠哨探一則以防敵兵一則
以過走遺及待營內卓幕以定各守信地訖看中
軍發起火三枝則諸軍方許撤隊入營或有警見
聲息隨即放砲候主將號令相机應敵

一營邊如無水者以地生蘆葦水草之處及地有蟻
穴莫下必有伏泉可開井取水及尋野獸蹤跡去
路不遠有水如能遇緊急備水隨行者須用羊皮
渾脫盛之或大葫蘆亦可

一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
傍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過塘
遠遠躡襲至第二塘以裹後無賊兵相繼者即與
答號密切擒捕不許喧喿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兵四
遠架梁見賊即便放砲使知迴避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爲畫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
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或園林村疃
之中如夜有賊來犯我營壘者前項伏兵即從後
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驚疑潰散

一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
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爲營
戰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
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
環衛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
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佯爲不知放賊
過塘遐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

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卽舉四角烽堠照耀鼓
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弩
擊截其歸路奮勇殺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
亂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鬪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
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銃弩火箭下瞰攻之
可以全勝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
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
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衆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
伏林莽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一賊入境内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候其四散搶
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
預爲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

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衆難
用當命有刃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
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石岸險阻夾攻古人
以此爲谷戰譬如兩虎鬪於穴中猛者必勝

一我軍爲敵所圍陣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當令步
步兵居内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參居外前後
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爲三部各部勇戰突之出圍
仍合一處互相犄角搓陣緩行愼勿驚乱

一與敵遇於深林之内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騎
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更息
此謂林戰之法也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
形未得可擊乱行可擊

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由
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驚
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
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颻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
必佯爲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
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
望如有伏兵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
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
伏卽乘而攻之
凡當設營須度

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illegible]
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illegible]立
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
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甲諸物及
盜騾馬宰殺并論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
告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馱者即
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
收獲者收後官治以大罪

凡營[illegible]步內不時巡撥幾隊人不斷巡步不斷務長圍架砲定然後入營休息及嚴謹營不陷盜然後營自然[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　軍行卷　十七

大將軍破敵

正統己巳虜犯京城彰義門當虜衝有給事中山西
平陽人徐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正被虜衝放
打人馬虀粉其勢即解涂公超擢為侍郎又大同總
兵周尚文曾用戰車載大將軍砲待賊叢集來時放
打傷賊衆因而解彌陀山困住官軍之圍今若用守
城門自好若用戰車野戰上載大將軍數十車待急
緊賊衆時用放打又豈不能如二公成功乎

火器莫過於佛郎机

火器名色甚多然類皆裝藥纔放放了復裝藥
又放未免遲滯且連放銃熱難為三四放惟有佛
郎机則子砲在外放了一箇又安在佛郎机[illegible]內
一箇再放連放四五子砲亦不熱所以為[illegible]
會放人隨身帶一小口袋內帶着安藥子砲五六箇
接連放之又安架上隨手轉放皆便其疏密皆所打
無不破透若鳥嘴銃雖好安藥鉛子小亦遲即打着
人不係致命處亦打不死也

火銃莫便於夾靶銃

夾靶銃即快鎗一般但快鎗是一塊鐵打的一條鐵
棍一般太重夾靶銃則上半截渾用鐵下半截扁扁

登壇必究　卷　軍行卷　十八

一片鐵兩邊加木板夾住錠牢所以名為夾靶銃銃
口頭上再傍邊加上如尖刀相似一扁鎗若見賊放
夾靶銃打了一時再裝藥不及賊卻早撞在面上則
即作棍打賊亦可則即作鎗照賊扎將去亦可一物
而三用焉況放時原用一鉛子若臨賊放時多添二
三鉛子在內發去則散開多打着賊即如連珠砲一
般即如兩眼銃一般即如三眼四眼銃一般

藥箭夜不收俏射賊馬

造藥之法山西陽曲縣陽溪諸里極為精製藥成先
試淬針以之刺蛙一跳即死藥味不難即本土所生

烏頭蔓雞等物夜選乖覺有胆之人各藏牛角觚斗竹杆小箭待賊睡熟將馬拴住撥簇以藥淬箭暗刺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亦古人夜劫賊馬鞍之類也

電掃雷丸

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槖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丸及之處人馬擊傷此蓬窓日錄所載

一地網

古人結草尚可以絆敵馬若穽猶能以陷獸則今邊墻外掘品字窖坑或內安鐵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以蓋使敵人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無人看守即跌一二敵馬其餘皆可驚知便用他物踏知填塞復覆如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過也凡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密遣衆挑掘成窖坑上覆以脆薄板片或只剗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中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循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來往近窖坑處擺陣以待相敵間必爲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掃趕不行相當必陷我品窖內即急回以長鎗撓鉤扎鉤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只徒設而無人善用之終亦不能濟事又或離安營處遠遠亦須先密設此地網卻用精兵往挑戰先出數人記定地網有可往來之路還出地網外賊必來迎敵故意詐敗走回賊一時急趕來必陷地網之中仍用前法衆一擁鎗斧馳擊之尤無不勝

一城堡懸樓可有十益　以上二件是山陰人楊經

懸樓體制高七尺闊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垜口即不用人亦可此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

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即雖以弓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此其益四也夾墻之內時貫滾兕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墻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益六也上下三層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卽識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

潛取之謀此其益八也又況支更鼓者亦在於樓上晝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墻內往來提鈴不能[illegible]者視賊或潛粑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俱在于樓與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鋪或擁着圍爐耽或因雪上墻者殊矣此其益十也

禁諠 出武經總要

凡兵體尚靜最忌諠譁則有序諠則必亂其軍行在途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兵隊取嗹譁音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爲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失賊近目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即臥旗子當隊下即住候見旗立即遂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召當隊回身遂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校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停聲

度險

凡軍行入山林險阻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趫健三

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遶抱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爲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椽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遞傳塡之立可渡○凡遇峭崖峻壁土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趫捷者手執鉤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闌爲軟梯與衆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縋人登之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擁[illegible][illegible]
相踩踐及為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前虞候各領弟一
隊過便於兩邊阜隊排陣以為防守次第二隊過以
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即
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即軍伍相連緩行過
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齎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
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掠備雖云因糧於敵
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糗三斗可用數旬若班

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
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舊法米一
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待冷曝乾淘去塵
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
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鹽三
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
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粗布一尺以一升濃醋浸
曝乾以醋盡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麵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搦作曝乾以醋盡
為度人食每梧桐子大者食之人可食五十日○豉三升
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
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米麨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食之五十人
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如更急難諸
戎器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山行即採松皮每十
斤與米五合煮之食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每
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
脯口中亦可止渴○每人將葫蘆或竹筒皮袋可受
二升者料前得之水即盛行○馬軍每人將乾酪與
馬恐馬渴乏○選兵遠行則有麋餅皺飯麨雜餅之

類麋餅用麋末作麨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候冷切
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
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皺飯麨並
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斥候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
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即中路為却行之狀或土
冠微會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察聲晦迹惕人知覺
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踪何它物以逆知敵人之
精於見於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驗寇來之

谿驟衆草多障者使哉[illegible]也飛[illegible]
也駭獸奔逸者誅滯異也[illegible]
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寘而後用其耳目則不
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要之處察望則必前深
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圍是以
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爲一部人持一
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語後
第二第三部諸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

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
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其
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
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卽路上更量加一兩道
其乘馬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兩旗無
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
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机應變迎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illegible]
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
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冠來之方亦須置
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
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作以賊來要路每
二十里置一烽應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
候視至暮卽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見煙火掩襲烽
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應賊徒如覺賊來卽

舉烽遞報軍伺賊十騎已下卽舉小炬火前烽應訖
卽滅火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卽放一大炬若三百騎
至四百騎卽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卽放三炬準
前應滅前烽應訖卽赴軍若虜不到軍卽且抵山谷
藏伏既置烽軍內卽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
其都烽如見煙火忽舉卽報大總管其遞烽火起大
總管當須戒嚴收保遣差人斥探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成其慮也商人
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

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討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陳之首也今之出師先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衆庶謹聽予命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略撓我邊陲害我黎庶毒流於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聽勅于事毋干典刑

此誓之大意也[illegible]各臨時爲辭以誓衆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衆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政令繕鎧鋒甲勤誠誓衆以祗天誠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覩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唳金鐸之音揚以清輝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吉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今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

事聞泄告者符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宋康定初制符契頒于沿邊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符長五寸闊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爲飾中分爲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枝左一段右旁開四竅爲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定於側向刻十干字爲號○其第一符勘甲己字爲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爲合○第三符勘丙辛字爲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爲合○第五符勘戊癸字爲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

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付逐道主將收
掌
凡發兵馬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
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符發樞密院以右符第一
爲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礼副付於使臣
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即
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爲與發發訖即以本司印封題
右符还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凡主將所掌符
契專擇一官爲腹心典領○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
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籍勿得誤謬以備照覆若再

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
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於下第一之制
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
主事各一員與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遍押遞
相照驗○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兩
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
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側題
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
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凡主
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
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員齎付文牒
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牒候
契即將下契與上契勘驗符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
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三
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即依
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
人馳告恐失計畫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
牌遇傳令合而爲信其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

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
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
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
契乃書復命焉

字驗

舊法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
覆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宋軍中畧有四
十餘條以一字爲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槍旗 請鍋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糧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犒設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少
見賊多　賊[illegible]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賊進兵　賊退軍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城　被賊圍　賊圍解
戰不勝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投降
將士叛　士卒病　都將病　戰小勝

右凡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覆事據字於尋常書狀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同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蓋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之中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委於偽切積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無也凡用軍導或俘虜為鄉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言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使審其狀須賞賚之勝捷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授而任之由爲察其詐也然不如索謀略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黑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鬼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奎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牽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室中旦角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氐中

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登壇必究 [illegible]軍行卷一　三十一　三百八十五 軍行十
登壇必究 [illegible]軍行卷一　三十二　三百八十六 軍行十

登壇必究下營法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傅代武　仝校

輯下營法說

王鳴鶴曰營壘之制有廣狹有方圓有疏密有盤回屈曲視形勢之便宜因山澤之險易務在於適時利用魏武侯問三軍進止之道于吳起吳起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此苐舉其大槩而近世所傳則詳哉乎其言之篇中所輯奚啻數萬言規制法令靡不具載最後附戚太保所製營器用之俱有成效後之覽于茲篇者其可以深長思矣抑余又有說焉嘗讀漢史周亞夫屯軍細柳天子勞軍至營不得入即入而猶然按轡徐行一何肅也文帝不以爲過而顧稱之曰亞夫真將軍哉如棘門灞上兒戲耳由斯以觀規制法令乃一時制馭之術而選將任賢尤萬世行軍之要也語有之任官匪賢則衆亂而況爲三軍司命乎哉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背堅壁全備莫得而勤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覩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營名今之中營也）充國屯田則校聯不絶（營名今亡本[illegible]營也）其來尚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務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立午地白虎旗立酉地玄武旗立子地青龍旗立卯地招搖旗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illegible]寨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緊急隨方[illegible]

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
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營法 并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
少臨時更定 以大率十分之中以二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 五十人為一隊
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一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五百
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

登壇必究　下營法一卷　三

一千九百人 共計三十八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 共計三十七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五 [illegible]馬步軍通計總當戰[illegible]
[illegible]
凡 五十人為一隊[illegible]
[illegible]

五十人至敵行立前部當隊[illegible]
人隊失一人者[illegible]
押官隊頭便斬[illegible]
校所由斬○每軍大將[illegible]
○副總管二人[illegible]
四人總管四人[illegible]
名二五人○○子[illegible]
各司胄人承○各[illegible]
騎人副隊頭[illegible]
一口大將軍[illegible]
六三軍虞候[illegible]
候以主之[illegible]
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
列門裕二根[illegible]後上各呼
門前左右[illegible]
五方旗五口各[illegible]其方色大將軍[illegible]出隨六纛
後[illegible]
鼓營[illegible]
[illegible]

登壇必究　下營法一卷　四

角十二具[illegible]
旗二[illegible]
為[illegible]
[illegible]
千五百[illegible]
千五百[illegible]
五一百[illegible]
十五萬[illegible]
[illegible]

一口二升一算二[illegible]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半皮袋[illegible]一斗[illegible]絹二

絹分代皮亦得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illegible]鐵爲之受三[illegible]可受[illegible]刀子錐子鉗子鑿子鑿袋[illegible]不都共一[illegible]二千五百事○[illegible]帶[illegible]子[illegible]帽子合十分都共六萬三[illegible]

鞋子鞋[illegible]分二萬七千五百量○氈鞋三十分[illegible]分一萬二千五百領[illegible]

[illegible]

鎖鑿各[illegible]二分[illegible]共一萬二千五百事○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給幕一口○別奏十人共給幕一口

[illegible]

凡弓弦有剗箭後[illegible]不[illegible]甲動用常須[illegible]視不得輙事有[illegible]

月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趣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討之至若兵馬多少幕天所設此大約也如有緩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倖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周闈三運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裴緒營法

凡兵師之營與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户之法皆爲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即布大方陣營内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即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便圓（圓則易守）其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令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將用非正門不得輙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安營部分之法已載前說立兵間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令禦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向外令均黃昏擂鼓各着木槍禁聲絕判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混便斷煙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聲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即如有警豫作隄防

櫳槍營法

凡櫳槍爲營者其槍如鵶巢櫳幕外七尺櫳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撅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內或作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權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濠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千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闊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密爲營其棘須角羅布之令棘頭平闊二十尺

築城營法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闊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法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棚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閘道外柱一重長出四
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栅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
木栅表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護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即須尋擇水
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
牧其制立槍爲杙凡兩竈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
在營中布官從牧人四面衛護使不得逸出營外復
置更鋪夜則環營擊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

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
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擇地法

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
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
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丘入牛口之類不居
無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
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彼決壅不居
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迴險
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實乏絕不
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
人居者恐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恐人
神不安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旱
處有龍潦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
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伏斥
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
之虛耗川谷之口之水無草謂之天竈穹隆繳有四

面平坦謂之沃焦亦名龍背神祠社木謂之天杜丘陵之
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
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
此利而彼害矣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斡當四司官典司兵及
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隊
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療
療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凡下營訖司胄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紛[illegible]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illegible]
案記準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虜
費○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齎沽販賣入一切禁斷營内自
交易即不禁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準配一門
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
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士及授外人財賄犯者重

罪同保
凡陷沒人捉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備用

安營 出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
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之間地
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深溝高壘大車
爲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
蜀俯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
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枝大山或臨深澗就
其地形陂坂遞互相掩人馬衆[illegible]不相見可以登高

覩之諸[illegible]人馬易爲設伏今二廣之[illegible]
越桂[illegible]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illegible]
少有平陸江山雖閒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
以臨守昔儂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
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
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
侯屯兵嶲越亦隨嚴究禰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
陣之法但求其地形隱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
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若可置
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入則虛列厝設

旗幟勢弱減竈臥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
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
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
竈是也○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
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
龍首之地是也○一不居妖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
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爲疾病○一不居坵柱
謂下低中高其地土爾廣平中間有岡如覆盆之[illegible]
若於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一不居[illegible]

高者一十丈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不
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一不
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
賊穿生路而來犄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
放火因而刼我難以廻避應敵○一不居江河溝澗
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
外無交援卒難相救○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
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太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
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舡栰傍岸又有通粮之道上流

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
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一不居
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
最多○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粮之路
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防○一入他境安營
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
見賊急回○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
可安營○一軍行經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
路人馬於四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若
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

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旋走○一安
營寨外四方百里鳥飛毛落晝夜須警爲主將者令
清而德峻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昔河岳天下
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以
地生葭葦水草之處及有蟻壤之地其下必有伏泉
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蹤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
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
皆可用○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
也○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
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察也

南塘戚公繼光行營軍令禁約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欺
詐因而悞失事机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遲
延以致悞事罪同○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
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
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凡傍哨夜哨
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須引
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凡軍行定委巡哨官二
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
軍令卽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非

各依法究治○凡前哨官前令給與清道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為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

箇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捍隨完畢回報中令方傳令照教場歇隊安歇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規矩○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取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察原定記號以辨真偽○凡軍臨賊境或林木與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搜覆無礙再聽令行○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即時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禀覆中軍號令再行○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族緩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負荷○凡火器應用總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罪

夜營法　出武經總要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

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為暗鋪各持薪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鋪舉火前鋪

應了即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illegible]
火門○凡馬鋪每三十里一鋪以押官部押○凡晝[illegible]
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以擊鼓應訖無
賊之營即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
軍各着衣甲持兵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
來之路裝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輒動如須兵救聽
大總管進止○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
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鋪並相救傳相報
不得隔越仍舉火距照之中軍即擊鼓令諸營遍覺
將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若

稍多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礁軍多作叫聲宜審
辨之○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
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
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
大營○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
與諸將潛約形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
之營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
恐賊人偷號○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
壕闊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
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凡軍所駐於青

兵中選取累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illegible]兵計
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得人
撫教問覘者生擒以歸以迅問賊中事机其舉用勿
令遊奕人知○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
一替兗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
之類其餘倣此以豁不虞猶虞聽探之不遠故又選
聡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
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
營置一二所營中闊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柵亦各
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凡軍營中必

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牵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
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
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法

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
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苟欲襲
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
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爲敵
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
之法其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illegible]

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
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
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
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立
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
聞鼓聲卽起卽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吃然皆
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
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
應衆堡皆起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
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營殺

士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
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
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
無不驚擾雖多置探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
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
之不備幸敵之撓亂驟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
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
不意若冦營士卒驚怖蹂躙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
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
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含而

勿攻不然非已利也[illegible]
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illegible]
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illegible]
臥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含而勿
攻者也

立號法

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將幕府請號其號薄先黏紙
二十四張張別一十五行卽縫標軸題首云某軍某
年某月日已後號薄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
寫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荅一夜書一行二十四

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薄如閏年則加二
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
遣虞候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將出凡
坐喝行荅者乃號之大綱及有警急或恐敵人偸竊
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变或臨時出
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絲爲號其絲亦須逐日改換
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立表[illegible]
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子飼孟子小大之[illegible]
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illegible]
處分

定鋪法

定鋪者每日戍時放發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敵上在野則巡營外定鋪踈密坐者喝問進可行者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鋪如此三問三答訖坐者曰虞候[illegible]過

持更法

凡營夜持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擊板一人專聽雜聲以[illegible]歷歷[illegible]鷄鳴者亦[illegible]覺[illegible]時或添籌號鼓弓箭應之郎姦人無所[illegible]計舊註更鋪之次須置狗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因之籍狗以爲

備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後當軍折衝果毅并押鋪宿盡更探逝相分付虞候及中軍[illegible]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illegible]三下方抛軍號以相應答營內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尺闊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

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六[illegible]餘一里一十四步一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二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illegible]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illegible]分一更傳牌七餘一[illegible]

秋分八月中夜[illegible]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illegible]二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一百八十步[illegible]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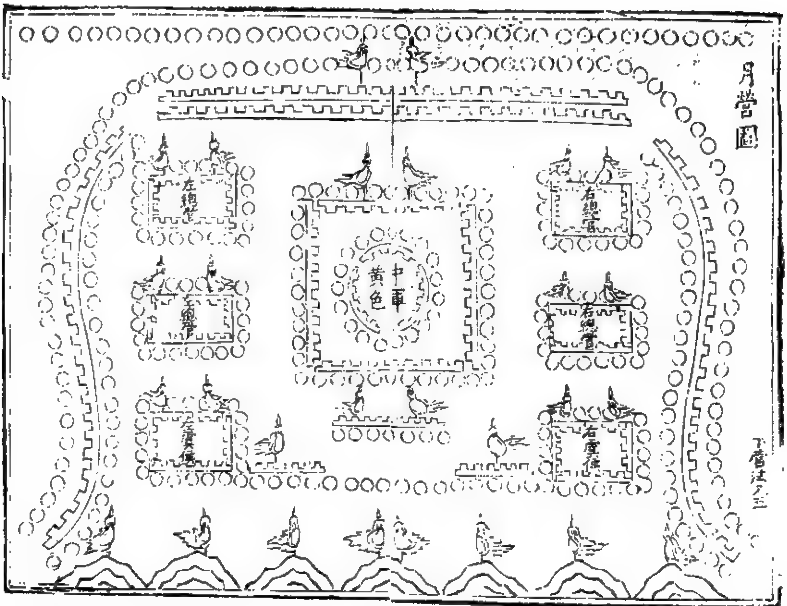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一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十

又法日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吹角爲嚴警凡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角一十二聲爲一疊鼓音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無差

南塘戚公繼光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圖戰[illegible]復又錢本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illegible]



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徙亦可
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覔賊所行疲氣
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
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
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
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遶之遇[illegible]以死士乘之
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
我有守兵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覓食必矣犄角上
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疑兵夜擾之具也布
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杴鍬钁等者治營之器也

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
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
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其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
人不知兵此夜營所以作也但布城之制止可設疑
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衆寡若與賊營相向
而即恃此以爲安則不敢也恐後人不察寧不悞事
予在關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濠以爲
固緣北地無深草茂林竹木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
備其下及至川貴用兵則砍伐竹木旋整排柵架以
弩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

上若無有此之法以備之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
擾我前後我兵既勞更不得歇則精神易疲則當於
敵之來路令兵傳烽更番坐守以待或下地雷或用
木石壘塞路須設一二枝撥火以落砲即打出不推
人之來亦可敵□□之道□得早覺而待之
火具於營之外□□□一二里撥兵□之屢
敵□□而名已於路一見敵形□□弓矢火砲制
之□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每見□公之書遇有當
言□又不言者是恐□渡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
御□萬可悖則不□□語者哉希

劉野營說野外屯劄對□宜當地以守於前
其役也勞以其事也隨便而已矣蘊藁畫給行陣
常鎮與守兼舉守當易易哉

凡每日五更盡擂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遍各
兵通赴木城边各營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

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升旗各營開門
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
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
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
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
號令執鎗之法俱同早辰買蔬菜止許早辰一次〇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
一盪擊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
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禀赴中軍掌號二盪各兵仍
赴木城边擎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〇凡登厠員役照各厠坑由各營門將號牌送門
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即还自認取號牌回
營如夜間不許出營即於各自厰边方便天明即打
掃送出坑内違者照前汲水例行法〇凡中軍遇晚
鼓擂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斷人行違者隊長
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〇凡差
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
後該回之人即还赴中軍銷報〇凡夜間遇有報事
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
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

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
語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
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遷延不去及不遵禁
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即打射殺死者勿論〇凡本營
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巳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
於營外聽令〇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内營外違令者
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〇凡官兵無故非時違
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
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〇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劄地方所向之方[illegible]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日訓撥往
來真僞盤詰奸細恐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
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倍送到營二十
步外止住先許倍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即與
禀赴中軍聽令進退○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
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
法示衆○凡遇有驚擾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
兵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凡更籌遇日晦夜
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刻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
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
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
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
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俱行數七百
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
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十
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
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
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
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

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
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將定而更漏均
大同小異可爲稽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
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適若傳籌五十次共餘
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
十四氣皆有提同餘各倣此○凡下野營在賊不知
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
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
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
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

賊即與抵敵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
來攻我○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着燈籠遵
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
之燈如視晝旗一般遠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
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
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
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
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
爲某哨學牛鳴爲其哨之類皆不預設

陸兵册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爲鼓舉行旗大吹打畢
營號箇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
事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鵞聲吶喊三聲點鼓竪何旗
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開船○一起行
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五行爲
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晝
磨旗夜車雙燈即便駐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
軍聽令○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
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綜一體落旗
沿運公呈　營法一卷　二十八
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箇發放若不升
旗各官目有緊事者赴禀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
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禀不在此
內○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
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
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
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
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遞之○一物件挨次遞過
即便遵守陸路同　要住傳土塊　要行傳小短竹
要立傳草木枝　要坐傳石塊　要有警扶拾□

□□衙役傳大令箭知會便□都下陸便每哨
□□一營擇地勢臨□邊案挨令書內營牌立定
□□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相連○一止宿處
所每營四哨官內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
營□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変俱
□□□□把總不時親自察查○一止宿處所船
隻各□□□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
打閙□□□□擂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
把□□□蹤下發放陸行同○發放云　官兵聽着
應　夜巡謹慎　應　毋得懈惰　應　悞了軍令法不
登埋必究　下營法一卷　二十九
饒　應　起去　應　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
兵每船一隻內不分大小輪設五人每更一名在船
頭執竹梆支更每打鼓一聲打梆一通天明各赴本
營回話○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聽臨時傳
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
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卓旗及落旗不擂鼓不
放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
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轎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
即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大刀藤牌鎗條牌大叉　藤牌　兵兵兵
兵兵兵

兵兵兵大刀藤牌 鎗藤牌大父 旗牌 兵兵兵 兵兵兵

一水陸住止處所退本府馬到先於一里內差塘報
二三名進歇處搜過出衙門百步回報無事則不言
若衙門不便難容或有奸細即便口稟○一本府進
時親兵在前者退避[illegible]門內在後者即便于衙門外
大街通人行處[illegible]共衙門二十步內各執器械把
定清禁人言仍[illegible]候本府開門方許聚
赴衙門首聽火兵[illegible]一凡大開門時凡小
開門聽中軍官即將輪日親兵在外[illegible]項擺定一
登壇必究 一人下旗法一卷 三三
平帶進[illegible]用四人在堂上帶短刀立定口
報說方[illegible]止人家一體相同比在衙門又加
謹慎在[illegible]在城相同比在城更加謹慎○凡
一亂[illegible]凡有平時喧嚷者綑打四十[illegible]
號令[illegible]所止退之際耳只聽金鼓號頭[illegible]只
恨史不許口聲一言但有喧嚷[illegible]
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悞事者[illegible]

登壇必究軍制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制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兵農爲一無事則負耒而耕有事則荷戈而戰何民而非兵何兵而非民耶井田廢而兵農分後世沿革不常代有利病大畧載之簡編者可考而知已我

朝宮禁有衛京城有衛自畿甸以及遐方衛所鱗立

所設軍士俱有定數無非寓兵于農使各爲備此

祖宗畫一之法美善之規藉令恪守遵行雖萬世無弊可也迺比者行伍空虛徒存尺籍清勾之法既壞占役之弊滋煩此軍伍之不振而戰守之無資也奚惑哉一遇寇亂非召募則征調征調不可常召募不易使費軍需而鮮實用患孰大焉故欲無募調當復軍額欲復軍額當先屯田先屯田以足食復軍額以足兵此相須之机也於是輯軍制

軍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五文往曰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及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作（尽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尽行也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唯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憚室家无怨思秦漢以來戍里兵出民之憚行如赴棄市於斯之疾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民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役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資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餘歲行五十而罷役斯爲善矣此封時之得宜

丘文莊曰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偏加其人丁之多寡又丁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

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川其正卒一人合國家一絹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此地剎而起則人无窮窘非任事不用則士无疲儳此制一定選有征伐則起之以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趣之田後遇有盜賊則起之為追捕遇夫則同役之則令之使出貢賦盡有事則隨時起調无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二隨闕而隨補軍伍无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无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无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歛而歸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軍政也後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未不可復可歎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為人為二千伍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使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使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伍十里而其人使足以具一軍也其地則有限其人亦有限人有限則其軍有限雖欲侈其人亦寄於人而不限不得騁矣上下奉侯身備火不侵小強不犯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禦之不備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師史者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无事為農及有事以千五百家而為一鄉卿大夫為一軍之將合其卒以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杜氏注曰國困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謝東國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因鄉不務脩德而務廣力不務益人而務益兵之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孫不得擅其兵民令不衛先王之制而以意為之是以聖人書之

丘文注曰元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為長從公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為兵亦長之職制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晉之有甲車四千乘皆農兵非古制矣丘甲遂作丘賦後楚為廣秦為成卒古制盡壞後春秋作所成後世意深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為田租也）有賦（賦為發賦斂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先生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万五千人千里之數提封万井定出賦六十四万井一井之八家之綴計六十四万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万家六出一六爲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一家所以万乘之試兵爲七家而賦一兵一夫率之七家如供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方一邊焉

立文莊曰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役制專於一旦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邊方成潤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年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兵制而悉息遠周不寄好戰亦未害其人之武也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勞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爲帥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同蒐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岌以服天下故其法亦司馬法而爲是爲略以勝之兵

李靚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相共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是以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寓之矣

丘文莊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莫能當者以其什伍之法先王之遺意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武宗修武備云 王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甬抵而氺

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被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當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騎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材上之南軍則有郎衛有兵衛郎衛之別如三署諸郎期門則皆郎衛也兵衛則衛士今之諸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謂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調之外兵而衛如八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丘文莊曰[illegible]兵有官[illegible]引官有可考也自近聞史皆不[illegible]兵而出[illegible]言者前見班史刑法志中國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猶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偏哉遂使一代立兵戎之制无所於考可援也所考古制于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被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illegible]本朝設親衛[illegible]千等十二衛新軍宿衛[illegible]部南北軍有宮之意立中左右[illegible]都督府[illegible]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以三十三年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丘文莊曰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丘文莊曰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時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林牧曰為國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則叛諸臣國禄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无自焚之患將不得[illegible]无聚兵之論古今已還法衛[illegible]其始乎[illegible]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illegible]不以德而[illegible]重事哉然其[illegible]制變[illegible]為考其[illegible]法[illegible]者多矣惟唐[illegible]法起于井田[illegible]一寓之于農[illegible]有節目[illegible]太宗之所以盛也[illegible]丘文莊曰唐府兵之制[illegible]上者宿衛京師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illegible]

无捐兵之重所以致亂離亂之原也嗚呼祖宗法意美而子孫不能守至遂因以更而至於亡後之世士其於祖宗之法可不[illegible]而於兵尤當[illegible]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正文並以歐陽修論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遂至爲亂以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illegible]

[illegible]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以

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正文並見李泌之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盖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猶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以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正文並以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illegible]而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鋭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丘文莊曰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遠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皆上衛无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爲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有官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摠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盡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一人歷稽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一代之法可以經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余年矣聖子神孫各守成規以爲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國有軍伍縣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只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

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

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

丘文莊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遐少欲復古之制以北周勢以省国費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而遂然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紬繹役料征未能兵錮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畜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弊

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illegible]其弊[illegible]至今存可也雖今[illegible]

[illegible]

故迹因今日之便而大變其常制不歲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之制其頗[illegible]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illegible]十七州八十九縣若[illegible]

[illegible]

驚廢者除其名秋撥壘成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
五而取其二兵不審度撥運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
于兵部[illegible]分屬五軍一月[illegible]各為
教場月一點[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教場
孟冬農隙[illegible]府[illegible]地[illegible]率於
此召集民兵依京營操練分[illegible]帶領之而斜
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illegible]史監督軍器
事務各具實以兵部[illegible]工部[illegible]官則之[illegible]條
所謂養馬之政[illegible]選有征行披籍[illegible]調[illegible]京[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馬廠不及之[illegible]村莊有民戶五十家以上者立
之[illegible]教者計[illegible]其[illegible]其三丁[illegible]俻一[illegible]馬[illegible]
力務之發則分發[illegible]則合[illegible]擇其中有[illegible]物力材幹
之人立為群長[illegible]春[illegible]時[illegible]其民計丁種粟收擇
種豆取料至秋收時[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倉場積草料
于近廠之地以為[illegible]民[illegible]者[illegible]給之草[illegible]
境中原額草場[illegible]充地者官[illegible]之[illegible]
諸官分給于民[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運
地之用[illegible]生[illegible]
俾其牧養[illegible]
國家不[illegible]
應內外[illegible]

置諸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先役若干物
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illegible]計筭天下
稅糧夏稅[illegible]課程等項各色之數[illegible]入天下
秋糧[illegible]凡[illegible]等[illegible]名之[illegible]數量多寡凡
凡何[illegible]經費之外[illegible]余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五
足以備[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年[illegible]夫[illegible]役五
都役[illegible]物之[illegible]此五[illegible]常代之[illegible]凡此
官為計之[illegible]出[illegible]民[illegible]代[illegible]之[illegible]錢[illegible]此
部每歲[illegible]官[illegible]是[illegible]
以代[illegible]
市井[illegible]
不多[illegible]
何日[illegible]
以足之[illegible]
乃其余[illegible]
物之眾[illegible]
十三万[illegible]
五六十万余[illegible]
兵之制[illegible]
外以[illegible]
近刺民兵[illegible]

兵部尚書張公[illegible]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
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
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
百有奇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
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誅求收伍未幾旋即
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
未有隸尺籍荷戈殳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
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
軍安得復舊額乎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
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

上草場為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太倉
民害皆如為[illegible]言[illegible]恐既藉民為兵之後[illegible]州縣
村差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令又有[illegible]征民之苦[illegible]愈不
堪[illegible]此議[illegible]從[illegible]州縣之[illegible]不爲之軍[illegible]謂[illegible]
揭者[illegible]惟一[illegible]之[illegible]煩[illegible]數[illegible]責[illegible]敬
職月[illegible]行非若宋人[illegible]保[illegible]之[illegible]史[illegible]兵
不朝[illegible]於冬三月[illegible]行事之[illegible]開通[illegible]
築[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京[illegible]為[illegible]之
或[illegible]引[illegible]勞[illegible]近[illegible]之[illegible]外不[illegible]他不
有[illegible]役[illegible]以實[illegible]五部之[illegible]役[illegible]
聊[illegible]也[illegible]一[illegible]得[illegible]傷[illegible]知[illegible]多[illegible]
之[illegible]戴[illegible]
[illegible]
蒲臣馬贊
[illegible]

浙中如寧紹温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内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鋭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絶此特其一節耳為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illegible]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illegible]分先

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其係精壯其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復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册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著丁[illegible]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絶無丁[illegible]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係行[illegible]

不必舊言單勾照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容隱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究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鋭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illegible]總揀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

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主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主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主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怯不敢擅動言軍後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　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
也自古名將如大公孫武吳起其人上下數千年
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為必勝矣設有所
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
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為將者常以失机為憂全
勝為念則練兵不敢不嚴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
立法之至意所以為萬世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
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慎之猶
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

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
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
軍士非悶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
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机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
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
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
以戰則軍為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
似為徒勞不練亦為無害在班似為徒養逃亡亦
為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為利而侵月糧法可後查

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粮日漸縮若遇寇亂撫
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
徒使將官受失机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
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
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
一時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以兵見
不足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
徵調不可常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
三者為鄰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粮額此相須之
事也粮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
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
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
同似宜遠稽
太祖　云云　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
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
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
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
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後有功准贖若損

軍至幾人而獲級多少多卽姑容緩外或去官責令
行降謫俾之戴罪殺賊視後次大小而贖罪之若
隊伍敗衂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誤軍機處斬
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冒首功不
用命總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遇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
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
以犯律而論失机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千
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故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

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冤孰甚於此此弊
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
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
以布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
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焉故
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爲近則寇去
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逃經
之例著爲定法此非变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登壇必究經武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經武說

王鳴鶴曰天下幸而無事則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則所重在武武所以戡禍亂靖邊疆威服百蠻而綏安中夏者也古之聖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事常為有事之備經武之道不可不預見之經傳者可考而鏡也故曰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由斯以觀古人何嘗一日置武而不之講也近世承平既久學士大夫厭言武事遂令豪傑智勇之士束手縶足而不復展隆萬之際陵夷甚矣一遇烽燧之警尋且議將議兵議戰議守如目前海外之役垂十載而未得息宥可慨也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以行師之次為戒後世而今何時也財匱力竭憂在蕭墻天下之勢幾于累卵語有之不謙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經武者尚念之哉

經武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卦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大禹謨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胤征

右文注曰以上三條解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胤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illegible]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於始也

右文注[illegible]經意亦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侮也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之誥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泰誓

[illegible]

行文首謀度德校善惡也度又按度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泰誓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欲
正義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為人上者慎毋拂民之所欲哉吾將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為之上使民不欲吾為之吾則必行汝欲吾者欲他人發民心既有所欲天意誰民之從為人上者奈何弗慎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泰誓下

孔安國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
正義曰人君當施此二事以撫民恒存當心曰誦而心推之則民愛之上下相和恒如朽索之馭六馬哉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少儀

程顥曰軍行每止經由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黄震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臨事而懼隱情不露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密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曲禮上

鄭玄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燕居

鄭玄曰閑習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則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莊公十九年

正義曰此言雖土地之廣然亦可爭之以用於山前

彊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宣公十二年

正義曰吾威是彊之者吾辟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僖公二十八年

正義曰此三言穀梁傳凡為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隱公五年

正義曰不違時不逐奔不誅填服者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昭公二十一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定公十年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昭公四年 ○君不為匹夫興師 定公四年 ○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

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隱公四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公五年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隱公九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体也 隱公十年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 明徵其辭以審曲直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 是也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隱公十一年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

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勳書勞于禮也桓二年〇師克在和
不在衆桓十一年〇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桓十
七年〇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莊三年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〇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並莊十年〇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莊十二年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畏也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莊二十七
年〇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輔頰車牙車並僖公五年
左文莊曰公羊穀梁二書皆載答二諺之語而左傳止採其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〇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並僖七年〇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〇古者大事必
乘其產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〇重怒難任背天不祥〇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並僖十五年〇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〇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〇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〇無謂邾小
蜂蠆有毒並僖二十二年〇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〇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乎〇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並僖二十五年〇軍志曰允當則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左文莊曰此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此書今亡矣兵家者流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爲法
師直爲壯曲爲老並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〇因人之力而敝
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僖三十年〇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僖三十二年〇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〇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並僖
三十三年〇諸侯敵王所愾怒也而獻其功文四年〇薦賄敵

怨不在後嗣文六年〇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
〇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並文
七年〇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〇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並文十二年
〇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文十五年〇我能
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〇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年
杜預曰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伐
牽人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成師以出聞
敵彊而退非夫也（莊式夫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丘文莊曰此武之七德）
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年）○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成四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

登壇必究　經武卷一　七

從衆（成六年）○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
怨而階乱何以在位（並成十六年）○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乱○乱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
以刑（並成十七年）○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襄三年）○謀之多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襄十四年）
（丘文莊曰犄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兵猶火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墊隘羸困）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乱人以廢（並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宇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並昭十一年）○軍志有之先人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威克其愛雖小必

登壇必究　經武卷一　八

濟（昭二十三年）○乘乱不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
以罷（罷與疲同也）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年）○裔不謀夏
夷不乱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哀元年）○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
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丘文莊曰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前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故劉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顯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乱○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冒外寇外寇知其虚而歸咎焉已自拔其本矣○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白文公曰右方論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胡錦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於輕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晉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瑕者堅○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体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白文公曰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皆此

孫臏曰解雜乱紛糾者不控捲救闘者不搏撠批抗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闘於穴中將勇者勝○婁敬曰夫與人闘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於萬全○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勞○田祿伯曰歩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同遥度○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夆得於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謹○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所謂善之善者也[illegible]之可勝○
兵以詐爲本故多筭勝少筭不勝○[illegible]
搒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光武曰常勝之家[illegible]以
慮敵○光武詔從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班超
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
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皇甫
[illegible]有奇變不在衆寡○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
[illegible]之將不可[illegible]也無制[illegible]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
戰爲下○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illegible]

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陸抗曰德均則衆者
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蔣濟曰虎狼當道不治狐
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譙周曰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牽○廖化曰智不出敵
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羊祜曰兵勢好合
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專爲德我
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
義況大國乎○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
頭頭可斷乎○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韋孝
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刑峦曰先爲萬全之計

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李靖曰王者
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
其情不容以叛逆目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
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illegible]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丘文莊曰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
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
也禦边者
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机遲則生变○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當離者合之
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机當徐
而疾則漏策○有功見之人必悅勸○將貴專謀兵
以奇勝○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
自親○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
称則成力全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
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声

勢以邀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事有便宜而不拘其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將欲安邊先宜積穀○陳實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馬少則騎精兵多則將選 [illegible] 蘇軾

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鄧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技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蒭磯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兵譜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余端礼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机○程顥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行兵須不失家計 [illegible]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兩軍相向必

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朱熹曰厮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丘文莊曰諺云一夫捨死万夫莫當若爲將者以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何前天下無堅敵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直不脚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勞勝也○兵之勝負全在勇怯○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illegible]之

丘文莊曰程朱道李大儒其於兵事亦皆[illegible]常言之可見儒道无所不該而文武无二[illegible]

登壇必究軍情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情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邊圉有事則荷戈而戰無事則負耒而耕是以無遠征久戍之苦如詩所稱薄伐玁狁荆舒是懲即盛世何能去兵所以卹其情者固自有道也幽厲之時以禽獸視民苕華衆箴刺悲怨而國步從可知已嗟夫前代興亡之跡昭昭史冊間其本原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斯民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為人上者柰何不思所調息而培養之哉我 國家屯政不脩兵無土著故北邊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徵調東南征倭征苗亦藉召募如目今朝鮮之役羽書六道竭海內之兵力以赴焉謂足以威服醜夷保障東藩似矣然能保其無異域之悲離曠飢寒之怨否也杞人憂天為衆所嗤今有睹秦隋之已事懷杞人之深憂者有識之士其將嗤之已耶抑亦深維遠慮而預為善後之圖耶

軍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用兵（戈戟）土（土功）國（國中）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illegible]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牆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illegible]

之桀奔蒸苦厲之鄉一籍近聞未死可歸之期則人之愁怨无窮也可知矣君人上者因念及此其夫也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勞其賞則彼雖被堅若萬狀亦所甘心矣當未之禍起於寵動往林之虞不更後世人士有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止（生出地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晚也）靡室靡家（無室家）玁狁之故不遑[illegible]啓居（跪也）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illegible]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illegible]

朱子曰此遣戍役之詩[illegible]

[illegible]

上之人故為是以苦[illegible]所不得已而[illegible]也程子曰[illegible]矣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古者[illegible]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illegible]采薇而已[illegible]中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君[illegible]

詩序采薇之詩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子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illegible]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釋曰文王之民死不行其[illegible]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怨苦[illegible]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illegible]豈走乎哉

[illegible]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亂生不夷（夷平也）靡國不泯（泯滅也）民靡有黎（黎黑也）具禍以燼（具俱也燼灰也）於乎有哀（哀痛也）國步斯頻（頻急也）

朱子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旐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士者豈能不忘所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傾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旐而厭苦之諸如此則民不可得而親亂矣亂生不夷而民不滋生而死平定之期也至國不滋於民不夷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之危逆不已意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資（蔑無也資資也）天不我將（將養也）靡所止疑（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爭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梗病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梗乎蓋因謂何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民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加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宇（土鄉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時也）逢天僤怒（僤厚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覯見也痻病也）孔棘我圉（棘急也圉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河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行止無定而慨其禍亂之終二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於此正可見其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文莊曰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讀之於口察之於心思先有以誠息而消弭之使其居者皆有所定而不生國步之不頻民之居者皆得所定而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

[illegible]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乃[illegible]相告[illegible]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文莊曰槥斂謂臨其喪祭也

光武時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文莊曰高光皆起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為民者恭而恤此此以死者恤其生而下此可以死不欲使其有所感乎古人所謂為犬馬之力者則其死也猶必葬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冊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笞肉搥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輿廢已殫而將師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饋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

絶其志[illegible]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
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illegible]而人自爲用弛禁防
而[illegible]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
圉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遂
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
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盡備禦
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
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
則荷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

勤于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
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孰能寧其居而狎其
敵也○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
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
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
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戍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
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豈約相形隔絶斯甚

臣文莊曰[illegible]

也其所以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宋太祖時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三
年又詔[illegible]征獨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緡帛

臣文莊曰[illegible]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塗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illegible]
乎

臣文莊曰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廣地而黷武者觀此亦可以惕然[illegible]

言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報也

朱子曰循三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三軍之士當如扶纊此意也少不得

[illegible]文[illegible]曰孔子[illegible]詳[illegible]士之[illegible]重[illegible]曰射者設以身先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心[illegible]言求[illegible]形容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illegible]絕然其[illegible]死以異人吾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先夫圍塞之地而齊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發於念之於心恒[illegible]勇里之如在[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之[illegible]順在鋒鏑之下有情而死不違有功而亡不知有[illegible]而死不[illegible]則死爲吾禦[illegible]在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illegible]徒下人而言大[illegible]是也古夫爲人上者下能[illegible]情以盡下而[illegible]下之盡又非所謂[illegible]之朱子所謂循而撫之三軍之士

登壇[illegible]公將矣

皆如扶纊也少不得非但爲將者少不得也即爲君者亦曷可少哉

[illegible]必究軍情卷終

登壇必究屯戍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illegible]仝校

輯屯戍說

王鳴鶴曰嘗誦詩采薇篇而知屯戍之役始于成周盛際藉以守衛乎中國當是時民樂趨赴而邊圉敉寧在於厲政遂作厲階一再傳而喪亡之禍殆不旋踵已自漢而後更置靡一邊防利病不啻徑庭此其故何哉夫土地人民均爲有國家者所重恤得民心則土地爲守失民心則土地爲墟自昔已言之今窮邊戍卒或土著或願投或謫徙者皆日與豺狼爲隣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眠其困瘁至極矣然此何莫非

朝廷赤子乎有事之時既藉其力以備戰陳及其無事則雜役繁興每苦其所不能而處其所不欲甚則又從而掊尅之斯奚足以結恩情鼓敵愾而責之以備禦之實耶晁錯有言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善夫有兵戎之寄者其尚三復斯語云

詩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illegible]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illegible]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illegible]有過更[illegible]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

以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illegible]

[illegible]……過更之法耳

[illegible]已罷材官衛軍騎上

光武[illegible]發[illegible]騎材官屯兩門

宣帝時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

[illegible]

文帝時鼂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壙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虜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廪食其亡夫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卒戍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丘文莊曰今之邊地自遼東宣府寧夏甘肅等處與關西大同延綏涼莊等處皆有人民

登壇必究　屯戍一卷　五

及蓄寨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雜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從戰陣有事之時習用之可也平居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在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根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原千里之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稅之外別免本戶數升及丘築役軍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又男之名牌其自備鞍馬器械糧資隨軍征調死不者丁有願替者聽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欲立

登壇必究　屯戍卷　六

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丘文莊曰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從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因有衛所營堡之制以家爲伍以其五謂五家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親或友或與其伍而其人好爲官府因其什伍之法其繫籍食衣各交契其所于撥征調之際則用伍法則伍隨其相向而同一仍舊惟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其伍於此家集之處以錯所謂居則習爲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有相如而暫無者有禁器用而相其而自私者有罪中有陳隙者有所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者有恐後有燃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敵之儕讎合必以孫屛伍許飲酒遇有寇至少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方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吾卒以百人應之百人來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人來吾以百人百人乃五十人所謂十人也寇來大至不卒十人乃五十人乃所謂十人也以大家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丘文莊曰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壻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適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之舊蓋兵出於農前言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原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之上贅壻者死于婦家賈人汲于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渕法所及故之瑕非先王令典所可以縱伏殺人使皆民禦寇而亦實家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時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從之以詔遣者妻子自隨

登壇必究　屯戍卷　二

丘文莊曰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選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商民與夫工商吏卒不繫一類焉人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不用一以成之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繫官籍者卒多從戎旅之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從戎犯銳之人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則以從策之役堅犯銳為可以從其事如誤困計何以光邊塞之地以備為非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倍之也乃踏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犯罪之人乃非其罪以致重困罪人使彼知警此亦一別策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扶風都尉[illegible]殘[illegible]則置漁陽營

丘文莊曰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皆出京兆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中士卒之地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衛所甚眾久矣生不能消之至成不能守其之意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平日久民老兵主少故行國初僉補之例然既精選已選兵壯國用下賞兵因苦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果兼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廣屯增戍列營置衛亦以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以後漢衰矣之寇鮮卑羌之亂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發兵屯邊連年暴露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丘文莊曰東漢光武之時已廣屯增戍列營置衛而府兵之設又京師之兵又內地有所出

登壇必究　屯戍卷　八

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圍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邊兵生長邊陲習于戰鬪知虜人之情狀哉道路之近且役無時燃心定若夫京師之兵驕奢既肆且所未嘗見鼻所未嘗經而欲其兵者皆天子之爪牙而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一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敢所恃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後使邊兵之善戰者為之給漸冰與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首獲攘其首級以為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亢不解休者為今之計宜選邊將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邊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遼東甘肅諸虜皆然虜少人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永平府宣府軍則于遼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射領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少果不能支而京軍不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侵害且其功无不奮志劝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
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
曰道自武德至天宝以前邊方之制其軍城鎮守捉
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
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
督自高宗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
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
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
鎮皆置節度使

[illegible]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
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有復異用之於救急
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
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
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
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惬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
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
忍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
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
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

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
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
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
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
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
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
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巳矣今者散徵士
卒分戍邊陲更代迭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
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
其用將欲[illegible]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

無益于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烈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鬭為嬉遊晝則
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
之娛也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
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
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
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
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
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驗

于弁息如猜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
尹夕以屬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
徬徨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
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
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
鎮以摇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
也復有抵犯刑禁讁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
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
甚庾卒適是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
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疆場必究　屯戍一卷　一二

丘文莊曰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貴可久勢異從宜非常理所惬不等非人情所欲不圖蓋處置天下之事合于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宜邊塞勞苦之狀與夫分番更戍之冗濫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能因其利而見于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於防邊事而中國以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
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
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
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
使能者企及否者悉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illegible]
猶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知其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城長鎮
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
練習[illegible]其所處則孤危苦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
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困餒
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
於應敵[illegible]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
之[illegible]益以蔬[illegible]之資[illegible]相形隔絶斯甚又有素非
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illegible]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
舊所[illegible]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
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

疆場必究　屯戍一卷　一三

所以褫壞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
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
孰能不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
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丘文莊曰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illegible]在外則勞[illegible]廩賜之[illegible]在內則[illegible]也嗚[illegible]其[illegible]加而不不及於此則[illegible]勞苦軍[illegible]厲振矣

宋制凡上軍道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illegible]

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潰疫病就升鋪之或退其衰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自太宗以來□□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非戍代□□得行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此諸內地之軍爲如□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甘苦所以□戍之兵尤爲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當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盡竊以爲國家[illegible]所以賞給之者皆將卒也[illegible]以爲軍國之用此乎有餘矣

發壇必究 西邊戍類 十二 卷十六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illegible]

登壇必究屯田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屯田說

王鳴鶴曰昔漢文時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屯田之法蓋昉于此其後趙充國擊羌田以困先零諸葛孔明耕渭濱以伐魏祇棗之營許下鄧艾之渠淮潁羊祐之實荊襄皆足以佐軍興而著績效後世言屯田者必稽焉說者謂爲一時便宜至於經制宏遠則未遑矣豈其然乎我

國初倣古寓兵于農之意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廣幾養兵而無病農此萬世良法誠遠軼唐府兵營田之制也已承平既久武爵日輕膏壤割於豪強瘠土荒於拋擲即有儲粮而其得長又從而鼠雀耗竊之法制之弛廢可勝惜耶語有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天下壤地猶古也戍卒猶古也而溝塍廢便徙取具空文之間噫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安得起充國孔明諸君子輩而與之議屯政哉

漢文帝時晁錯言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illegible]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時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且條七留田便宜十二事

充國謂屯田[illegible]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illegible]以生物爲功故有人斯有[illegible]因地所宜播種五穀隨在而有[illegible]者[illegible]時晝地利不必其邊塞之地[illegible]大而勞其人爲之功此晁錯趙充國[illegible]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illegible]不可不知屯田之宣帝問充國[illegible]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以擾川者久道上屯兵役[illegible]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illegible]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

未樵牧豎不絕便兵勢設[illegible]凡[illegible]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illegible]後於耕田之利今邊塞[illegible]力若大遠外之地迷遠而[illegible]棄塞列隧勇大攻不能爲害[illegible]以望遠有溝塹可以[illegible]可以爲護望縣木以爲標幟[illegible]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illegible]所恃而無內恐專以盡力[illegible]邊境無事之時遣官[illegible]防誘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illegible]不使[illegible]富時而且耕於[illegible]矣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右文龍氏書曰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尚能使倉廩皆滿而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備諸州縣以來閒田悉置田官募民耕種於各方[illegible]積穀以防[illegible]少責民租是亦足國用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右文孔明[illegible]孔明因命其兵力而不仰給於人因[illegible]成[illegible]諸葛亮二人者所[illegible]

魏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合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音比水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溉田淮南淮北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右文洪堯叟曰晉時[illegible]於天下力雖備耕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利出人力者修則地利可盡也且[illegible]之害又少於陸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右文又曰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illegible]加數十倍水田惟[illegible]陸田惟[illegible]今天下一家雖無[illegible]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illegible]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右文亦曰羊祜一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illegible]之[illegible]洛陽爲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illegible]之州或用兵或用民皆於軍[illegible]

[illegible]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illegible]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丘文莊曰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唐屯田以來未有得如此者也[illegible]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illegible]

為者今宋之所謂邊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齊魏[illegible]乃恐其變生不測[illegible]上之爲呼使爲天下者[illegible]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而人[illegible]之從[illegible]以立國哉古不云乎[illegible]使民[illegible]勞不怨今[illegible]置立屯田分[illegible]耕種不[illegible]入士卒[illegible]田之外多耕者立爲官[illegible]但使人人[illegible]宋有積邊[illegible]足[illegible]內地[illegible]邊[illegible]部俾其[illegible]價來羅家積有余[illegible]自平不獨邊用不虧邊軍[illegible]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漑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既分[illegible]

[illegible]宗時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穡以資牧養之用

[illegible]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余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

[illegible]

元泰定中虞集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

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
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
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
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
襲如軍官之法

[illegible]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illegible]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illegible]每年亦得數十萬石[illegible]虞集[illegible]

[illegible]濱海一帶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illegible]之知田事者從行相視[illegible]定然後召募丁夫[illegible]定畔[illegible]多少授以官職如築[illegible]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illegible]河水以關鹹水之[illegible]方可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illegible]頭瀦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illegible]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食其利[illegible]官亦藉其用矣[illegible]鹽搜步集之策有利于後[illegible]前近見江浙海田如阜寧等[illegible]定延亨千里[illegible]來築岸以[illegible]多力為可[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紀[illegible]

至正中承相脫脫言京畿近水田召募江南人耕種
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

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
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
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
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楨並爲大司農卿又於江
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
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勑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
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
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illegible]曰今京畿之地可爲稻田者甚多官民之[illegible]有耕種之[illegible]所指及其所[illegible]不[illegible]召募[illegible]之制[illegible]行之其[illegible]計不[illegible]

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illegible]皆據夷落之吾我朝以華夏之[illegible]承[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命立[illegible]洪基[illegible]受四方之[illegible]共給于[illegible]官六軍[illegible]所[illegible]六宮百[illegible][illegible]有不[illegible]近[illegible]外以[illegible]足者[illegible]建[illegible]以[illegible]聚[illegible]亦有非[illegible]歲計者[illegible]平[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計矣[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欲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今[illegible]是[illegible]古善計國者[illegible]取足於田所由起也[illegible]天下無[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無[illegible]之地而[illegible]之無農[illegible]乘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人而[illegible]兵不[illegible]而吾[illegible]常數之外[illegible]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所出[illegible]非一途[illegible]平之要不[illegible]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illegible]此矣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比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地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孰與無與行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將謂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衍而著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蓄積也水利興而旱澇有備可使萑葦之

場盡爲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遠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謂井之界皆金湯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匹閭閻困而鄉虛自水田墾而入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道漳於節封鄭國溉鹵於秦

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兆濱古之與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廣水衆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跙龐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願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損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

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徒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與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予之所慮也然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溉田可墾者彙奏而募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嚴奏而爵之畧如今

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
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税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
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成者墾田
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守丞
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
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
何皆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逆敵之與開田安危
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
興其半乃復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掊
内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傒曰若子之言有行世之
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逡巡再拜而退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
屯種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
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
墾納粮者矣若欲一一清奪还軍非惟失利而且
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
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
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illegible]

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
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
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没罪
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
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敷額數分與各
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
[illegible]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
[illegible]人自食必有征行方給行粮其衛所缺軍之
[illegible]分合餘軍[illegible]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
[illegible]必將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
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粮
歲數百萬矣边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
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
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

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方與中州亦不
同北方之屯田重在塩法兼重馬政而行之也中
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
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充補月粮[illegible]
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設一[illegible]

屯田僉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於軍餉大爲有助

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粵中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之一助也

參將江應龍曰三代□□辰合一萬載稱利今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職向在衢鎮查照潞水客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處督率軍兵開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營兵墾田之議一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聞風興起亦未可知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且容民畜衆遂垂萬世之利矣以上濟屯種

兵部尚書胡公世□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患于起科得利也歲收不常而法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役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糴銀可糴邊儲自足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儻責之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聞戶部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边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边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候三年成熟徵粮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敢開墾矣二曰興塩利今天下之

齒類于

國初數十餘倍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
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訛也
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勢
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边付巡撫
都御史并管粮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粮而
後[illegible]給[illegible]遠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
中各[illegible]报容私致缺粮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
弊至于竈丁煎私鹽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
[illegible]許竈丁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

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边者量地遠近
米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痛
時旱澇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遲掣則商人
益勸于輸边竈丁益利于商鬻[illegible]民得易于食鹽
而巡邏之卒可絕[illegible]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
之利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毋常边粮不肯預
買及臨用兵之時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責公私勞
費不貲今宜選各边管粮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
賤歲報田收豐歉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

十[illegible]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illegible]數
後二三年之用宜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粮銀不必
復[illegible]聽處所糴之或查應解边粮地方特價米貴
則量令折銀解边徧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
官民各便而边粮易于措積亦濟变通融之法也
但[illegible]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
價[illegible]勒[illegible]以致虧損屯農方可常糴矣

又[illegible]我

[illegible]皇帝之世邊[illegible]以鹽利兵餉鹽一引輸边粟二
斗五升[illegible]三边自出財力自招

遊民自墾边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
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变其法凡
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户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
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
日離散边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劍生齒
日遂凋落地方日遂困敝然則安边足用之長策
莫善於
成祖皇帝之鹽法矣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欽官俸銀川
廣鹽銀廣東稅銀大造黄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

用至於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徑編銀再可
借觧天下各司府州縣贓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
年爲始一毫不許別用暫觧軍門聽用其出入務
赴巡按衙門掛號查考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
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
徭提編未已而加之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
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藉官帑曷爲給發
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
之弊於逐爲議革止令僱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
豪求小民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盍思報

効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糧
爲本錢糧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克威權不
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
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厪宵旰之憂者凡
以爲生民也今本處撓劫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
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
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
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
者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爲
不測飢荒榷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

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
兩奉
旨錢粮着戶部議處來說該覆問今徐敦復請於兩
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
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
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
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
內借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
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
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

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
收置軍門許令軍民照例納有願報效者一體收
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預達等
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
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
別議合用錢粮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
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
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刻告
册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

官倉庫俸餉之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
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
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
在他方主客兵行糧及賞犒修造船隻置造器械
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并奏留銀兩數內支用通
將詳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巡按御史稽查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
者方其兵之初調州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
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
而戶餉之供餉甚煩而擾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

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才之乏此所爲
舛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
先零之役當其兵集耿中丞糴隴下爲穀而不足
及充國罷騎兵班師不費斗穀而羌人皆知充
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益
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
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
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
財之道也
主事唐公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閱支口糧候到唱名給

散重則搶擠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暇自營先給
所經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此方
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御史徐公栻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懦師缺望沙
民邵兵未嘗交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
聞總兵等官頒遣視兵每名每日給米一二升尚
未得一飽不求其月波衝鋒鏑樂爲用命不亦
難乎然東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
多解給邊鎮公私匱乏供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
其可不預爲之備哉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總督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
錢糧不拘寄庫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
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
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
一面題
請專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
冗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殃疲民管領官毋
得出入尅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
問參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
矣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況夫
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謀圖之哉臣竊思之竊
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即倣古常平倉之意
為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
方即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
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
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
稍減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
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甚貴
人不傷一也城中蓄積膽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

堅壁清野之意寇雖焚掠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
平飢民得食不驅為盜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
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五也十分災
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
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美入亦多七也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設行既有戰士捍禦
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
安內攘外何求不獲哉以上兵部

登壇必究屯田卷一終

登壇必究城守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城守說

王鳴鶴曰城守之說昉于三代易言王公設險詩言城彼朔方禮言城郭溝池以爲固春秋凡城必書雖以示譏然而守國之道所不可廢也方今六合爲家天下郡邑棊布星列靡所不城則靡所不守此特爲萑苻之竊發者慮耳顧

國家所最患者不在萑苻而在沙漠燕京北控強虜直扼其吭而制其命誠可以貽億萬載鞏固之休自正統己巳社稷危于累卵庚戌之變烽火通甘泉藉苐令不忘永圖屏蔽周密亦何遽至此也唐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底寧金湯之固古稱天險有以哉讀朔野子城塞諸篇論議詳覈深有概于余衷遂輯之城守之後以爲司鎖鑰者採擇焉若夫域民不以封界固國不以山谿此又軻氏推本之論殊非武人所敢與知也

城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之險

丘文莊曰[illegible]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也地險者因地之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國者必明[illegible]天道之網修法度有[illegible]而人不得以陵[illegible]有[illegible]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illegible]形勝[illegible]深[illegible]害使[illegible]入也有所限[illegible]來往也

有所[illegible]繫[illegible]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illegible]天一成[illegible]地所以設而爲之者則又在乎人焉[illegible]因天之道[illegible]之勢爲之城郭爲之溝池爲之關隘爲之[illegible]障者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illegible]其險而[illegible]其所不足[illegible]不[illegible]無[illegible]其險也則于其平[illegible]之地[illegible]爲險[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而爲之[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而爲之城[illegible]又[illegible]是[illegible]爲之[illegible]藩[illegible]入險[illegible]過大[illegible]自然之[illegible]險以爲之關塞又有所[illegible]然之人險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擇[illegible]設[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中而[illegible]金城湯池[illegible]萬里虎豹九關[illegible]京[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人[illegible]闕[illegible]而[illegible]望之[illegible]如在天上而不可升[illegible]

詩蒸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illegible]曰[illegible]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illegible]作詩以[illegible]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illegible]

公常奭王之時與此事不合蓋從於夷王之時也至是而始各有城郭之守於

韓奕之末章曰溥彼韓城燕（召公之國也）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朱子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祖因是而蠻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修其城池其後追貊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呂祖謙曰春秋之時諸侯城邢城楚丘是諸侯之城必命於天子如此則周之時諸侯城池皆須命也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三五

鄭鍔曰易曰城復于隍則城之上所以爲城郭也溝池之外所以爲郭而城郭之內所以爲固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鍔曰周官所依阻者也司險掌之以知其險周之固也其所以知山林川澤之阻者蓋欲守國者不以兵革而以地險也於此而知之然後王者有以扼其險而不失其守固亦有以與民同患其爲治也休兵息民而去其險要以安固若孟子之言

丘文莊曰掌固之所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以人力爲固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所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以地勢爲險也若夫人君爲治固當不恃乎外者也而不可不知其險要之所在則又當預爲之備外患有所守易爲力也常固司險之設也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不專在兵而在於有險有六官之制服則守在其險之所以不可升也守國之法而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亦不可恃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私己）大人世（父傳子爲世）及（兄傳弟爲及）以爲禮城（城內）郭（外）溝池（塹）以爲固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四

孔穎達曰私力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國丘文莊曰人生有欲必有爭奪故設險以自衛而不免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爲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平丘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興作不以時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重民力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亦甚博宜其美而發揚其事令後之爲若此者止其又不與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
患存大節春秋之志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險至使楚人入鄆[illegible]必而不[illegible]豈能入也城入其[illegible]中城其為險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之大[illegible]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illegible]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險之大用也[illegible]之定特也

丘文莊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為之制[illegible]古所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人君[illegible]國家之屏蔽[illegible]也城[illegible]中所以[illegible]盛頭皆不可[illegible]也故胡氏所狀[illegible]為[illegible]蓋乃剝[illegible]諸侯不務德[illegible]民者[illegible]天下之勢也[illegible]以防外寇之攘

奪者固有所急而[illegible]所以防宋人之窺覦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昌異變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鄭之邑至漢為城皐今為汜水縣虎牢險阻天下之所必爭者也楚漢之上[illegible]據之汜安邑[illegible]守而不可以[illegible]陵[illegible]必[illegible]有是險而不能城有所以守而不可以守其險[illegible]守故不守[illegible]則[illegible]守其天國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之謂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孟子之所謂也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君子以語戰[illegible]爭地以戰殺人盈野[illegible]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illegible]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則至于[illegible]人之所與

丘文莊曰古者列國各有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往往扼之以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以為守圉先[illegible]于內地之險也然天之地設分[illegible]書覺各有界限民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illegible]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後宮所坚永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備其賢惟其世[illegible]不哉始

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郛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丘文莊曰左傳謂郛乃外城此云西郛以外城之西郭也大郭之外[illegible]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illegible]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抑一地耶[illegible]與地[illegible]然以今地勢觀之則外境在魯之東[illegible]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各魯安於不慮黷民以為城雖而城其城之外郭之外者郛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則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若魯自所反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爾與樊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

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封人其時主築城者

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日數**分財用**作築用之具**平板榦**在兩旁障土者為幹**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築實土**程土物**為作程限取土之物**議遠邇**均其勞也**略基趾**略行也基趾城足**具餱糧**乾食也**度有司**[illegible]**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三十日也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謂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
丘文莊曰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于其所謀慮之人分則用于版築以下數事是也
謀慮矣卽量其力而詳日以役工至于其所
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
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之出事无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高帝是令諸侯而懷柔諸郡國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以固之計蓋欲世守之民相於是而下矣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工役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始役諸侯王徒隸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閒一歲乃發民城三十日罷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而不勞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以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費省送弗勞人眾則久事易辦農事不遠雖當曹參為相實有之覽觀

丘文莊曰用民之力于六役皆加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費以久役不急于近故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于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昭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埋葬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丘文莊曰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不廢于用力而豫知所以處之者也凡有營繕者皆當準此以漸法不但築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中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議者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丘文莊曰仲淹之言以多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倚之以大名為要一說也二說皆是也當審虜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以禦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抗其衝則亦虛聲而已況盎實事也仲淹之說當于先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事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牆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為固亦可示人以法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則議遠圖之術

丘文莊曰先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先過此也余靖言于仁宗願舍此策而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城郭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國初設大平等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
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爲親
軍立大都督府設内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
後又分大都督府爲五府外衛所統於都司而都司
及内衛各以其方隸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
都司衛所自永樂以來添革改調前後不一各處
上官衙門有舊都司衛所統轄及後來添設未經
該載本司見管與諸司衛掌所轄互有同異今備
載職掌舊文刊以後定衛所別開于後所屬有土
京者遠處附見其沿革大略各註本節之下
凡天下都司并衛所城池軍馬數目必合周知或
遇所司修交修築須要奏
聞差人相度並令守禦軍士或所在民人築造然後
施行
凡天下都司衛所
一都司十七處　留守司一處　内外衛三百二十
九處　守禦千戶所六十五處

登壇必究城守卷一終

一城塞

朔野子曰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
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爲軍壘扼要也若今之
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
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
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
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
三國鄰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
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于白

肉而無障隄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
日警備則不稼穡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
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爲生民虐者三大
變聖賢王霸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
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猱然雜異類之中其不
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
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巔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
殍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
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

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
豈及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
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是三大变古之賢聖王躬劳心思竭
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以避患也
而鯀以之治水鯀堤以捍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
羽山之殛雖伏𣏌族之罰而勤民以沒所以不失夏
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於夷
狄從事者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
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

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
秦強矣此時爲晝非胡而何夫蚩尤豕則葷粥逐太
白懸則萊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
養休息而即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
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
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
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
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
以歲年守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
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

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
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塹塞下
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
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
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
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
盜賊天変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変
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
則舉郡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
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

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
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奪時之苦
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徼利以緊其貪山
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
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
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
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
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
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
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汲

設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勢雖難
議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開平
宜遼以為絕塞失時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
徙三衛當在　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
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廢會未廢
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
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
當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
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三衛三衛亦視之也今三衛
視大寧為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

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
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
之間三衛與尤以為腐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
何如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既城
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
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
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　京後廣斂築之屢興則
覓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陷以微貲土可築則土
築而礱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
抵山海以為衮逾其下列堡寨以為候先之以京營

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焉嘗聚天下之力以藉之所
不以為嘗試且與遷都較輕重而必不以勞難役自
矣所可憾而究時有要也然則謂長城無益于邊守
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
為虜牧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斬其牛畜聚為其有
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窺伺取數人焉殺
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矣塞田不墾則
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
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暮
[illegible]實長城之未成也塞下聚有斗數

緩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
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
缺清勾捕解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蝟集者乎
將金至童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
有遇害者矣赴邊計郎如探虎穴輸商賈郎如臨重
淵漢尉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
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
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
塞乎曰何言然不入也堤水而防潰必有方引繩而
守漸以有虞長城之利齊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

而兵易集也衆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剽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容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

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痾乎繆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陴睨之間不服怨不力疲稱于畚叉敵佩乎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愒愒憟憟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蓋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 也 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大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甚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什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爲漢畫尚務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

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虔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絶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送盈函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寐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幽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

垂二百年自
天子以至度支禀禀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劳亟令之
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治水其役豈下于始
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
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
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關故河南矣韓信陳豨
之叛戎馬及于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
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
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遠
也水土又不服習也闇遠土苦惡當徙者憂惧其難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十七

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
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從口既盛轉運
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虧爵
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
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
爲樂土人多而苦于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
必與冬夏衣廪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
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墳利稍寬遠方商賈有
携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况即募塞下人耕
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

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
不久是棄乘也更戍則不習諳及不可也不更則怨
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
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
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
道期月計效何子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感乏
形貌之踢瘠鬪心之解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
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
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陴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
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十八

矣禾稼棲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嘻嗃恃之以罔戒
矣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播殺戮之慘士
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于償也故曰乘塞
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
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
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
維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二十里堡爲廬舍備
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人有所寢馬有所秣使至
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
以一校則然爲一辟步卒勳瞭望晝夜爲二番焉卒

遁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于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遁哨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増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増給温絮且移額廩旣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絶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蓄月不數旬于里有不願携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從有不願留此者乎旣増室養復給

登壇必究 [illegible]城守一卷　十九　背八位　陸郎廿三

冬絮移廩以爲資有田以爲産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樽節爲已爾乏兵清補爲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爲已爾乏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威守爲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威守拔邊兵于中土拔乘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釁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卽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于天下之甫定則愿忍者咨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于胡患之不數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斬不爲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于近年其乘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于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踈壕塹亦爲塡塞

登壇必究 [illegible]城守一卷　二十　二百十二

垣周于壕墩附于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官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机運輒不膠一隅而必共輻同輸以合之人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忽喙莫能辯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于勞之入懼于役之久惑于當爭之避罪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

伏而嘗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旁亦莫察其宜凡
要務其紀綱而已耳以乘塞机要察之塞下口戰者
不盡入轉輸可將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
易明也外阻于高牆內限以重關父攻而暫入既入
而度歸豈讓不覆轍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
瘡痍之孫乞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
剽掠之路難測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
是之弊[illegible]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乘虜百道攻
之無[illegible]人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
也潰而入必從傍間窺我不然損也乘塞之兵憑高

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可集而終莫能支然
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
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
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足恃則宜大固在所
略夫為防貴周該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荊　京師之
內戶宣大　京師之外門又宣大大之士結髮從戰閑
南之人鮮任兵革微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戰
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
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疲夫
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敵人
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
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
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起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
三辯也四曰長籬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
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百年所養
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今之入堡與
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
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耶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
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解于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
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

勢必即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
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
今步兵守堡夫邊兵精器械諳旗皷者馬兵耳步兵
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迭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
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
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為左矣此五辯
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
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
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敷營而塞
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

布之腹裹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
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内虚邪其弊又爲左矣
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
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
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
規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
則曰數日無粮展轉之間因以脱罪今兵皆乘塞步
卒既有分陴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剿敵退有死形一
有失机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説以壊成規也
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

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内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辭
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
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久玩愒
乃生將帥無教閲之勧行伍鮮闘擊之志忘戰一也
始焉應役尚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
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
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
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
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沓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
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

高二丈内外皆陴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苟
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求自反其督責之政
而但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
難也斧斤遍于山谿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
役連歲而不休跳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衡次
相稍衡又次不衡丁夫役馬芻金發焉浸浸乎可大
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豺虎狼于枕席蹈鋒刃于
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
危之而初守長塹次結席廬又次登陴逢秋乘焉入
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于工役之

初興智也棄城塞于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
塞于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被野則可
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
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乘蹂踐不可以不護而
兒豕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
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
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
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失二乘之
失四夫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支于下
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

之塞旗幟厲目金鼓聒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營之
鼠鬬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寨遺矢雨墜潰石雷鳴
欲以孤垣仰首拒擊壁壘之守僨豕上壓者斃矣是二
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
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
相隸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
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乎暇時奮勇力于無警與
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
官而本地長短消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
歛丁受陴出塞觀望不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

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番
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也
以付軍吏險僻者容坦衝者睫有以貨賂損軍實者
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
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
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
遣者又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
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
薄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務
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

之言而罷乘則所謂忿于虜之入惧于役之久惑于
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
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又曰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
机權漢習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
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
典廢而兵力太弱塞鄙之地客遊異類吞噬日聞必

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與問罪執
言田畝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
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
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
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漢兵爭
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絶少矣錯首言更戍之無
功火陳謫戍之實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
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
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
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甚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

落之民耕作之葺耳徙之城市則牽裾擧舁往其何之
安則遭擄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
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
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賢專者矣宣德之間虜嘗
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內虜稔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稜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埸
俾竊之間形勢之脈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
數擾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
徒勞財徒費名存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忽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二十七

其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仍餘以爲
操雜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傍
其懲會者玩其期役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僞是故
堡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
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聚落之衆寡也智
勇不于夙昔之遴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
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
也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居是之謂戰
城塹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
野十言録曰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

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堡不堅也虜入
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拔其根而
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
止魚者也鳥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
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
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藉守令保障之
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
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日無所掠則飢
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

堡衛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二十八

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
丘土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堡
衛之制其目有四一壕墻壕墻者爲墻于壕之內堡
之外也臨壕爲墻則壕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
下射不若平射近鬪不若遠鬪此理之至明者藉墻
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肉薄
憑墻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爲我援庇援彼不虞勇
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鋒矢礮石
所及三二百步壕墻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
陴上人又以[illegible]石臨垣擲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

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轅以耕犂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輈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頭堡垛是謂者十八九今有壕墻則于內置長鉤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大竿蔽欲以衝垣頭陴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墻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墻內人鉤之以長鉤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壕墻之利也制墻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通壕塹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墻稍高開口如垣陴或爲旁陴數十兩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

形人伏墻內器置墻下陴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壕內仆竿轅可也近有議于壕外爲墻者一則虜隱之以避矢石二則虜蹤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者穴垣爲道以通壕墻內人也壕墻置人爲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留此輩于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爲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徃來則心志定勇敢决也其制穴于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于堡垣內下窖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皆直穿旁劚七坎爲墒如世所謂榔井者居常鎖閉

或覆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徙婦發急戒便也三塞門塞門者以土塞堡門爲平垣以達焚灼也夫既有烽燧斯重門矣然慮变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于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警報即先鎖閉甕城門虜既臨壕下壯登陴老弱當以土塞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諜貪夜倉卒計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砌築尤爲慎密四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嘗振未逹虞其掩襲也夫戒備于有事不若戒備于先事嘗聽

于諸人不若責成于一物堡固有極貧下家或夫婦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爲之作窩室于堡垣之外壕墻之內或即于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欄土爲之高及壕墻之半可也今居止其中僅人稍資給之面置一家家養數犬別爲犬窩于壕墻之下其人犬盖以窩爲廬以壕墻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仍別爲墒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按懸石皆足相詔也但任人須謹必本堡生長及娶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盗資給之道人爲乎蒙犬爲全牢不爲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

火陴關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苣束長三四尺兩頭然之擲諸垣脚或令壕墻内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堡器

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衛備則環之甲冑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與敵乎故堡器之備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爲堅陴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陴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叩壕墻附垣脚則擊垣脚懸石衝木將于是乎升降而陴之不守首莫

敵仲目不暇視其猶介胄而立諸衛曰余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實以毡絮或卽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蘇然中爲横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貫陴上出陴五六尺簾既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陴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陴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礙于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于敵臺陴但主近擊護壕墻以内耳卽不得已欲從陴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挨牌挨牌者衛陴衆也

夫陴主近擊數數引重或有衆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三尺藉以補陴亦以發矢卽壕墻内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三火鎗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鮮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illegible]減加四柄壕墻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植須求買精者教視火鎗倍之五礟石礟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

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既遠而力此既易辦又人人可爲每臺可置二十餘座城壕墻皆加之小堡百餘大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虜若臨壕不必求中但令諸臺每臺一二十人一時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屯立也又石之圓褊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陴石陴石者陴俔間所用之石也夫陴人計丁分陴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

者爲懸石用廢碾石陸軸之類爲之鬥足鑿孔下繫厭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皆是須重一斤上每陴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墻者則衆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象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銜木銜木者亦陴睨間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以鉄綆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鉄綆與兩端直用之橫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者置鉄刃其首近傍虜欲爲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救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陴睨間用也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過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硫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輳鉤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尚虞其畢志于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草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填壕繼以附垣弓矢鎗礟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罌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由升餘當無不

斃且隕者也小堡面置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鋤利于列陴鎗戟鈹鐮利于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令帶兵者婦女亦然嘗計每陴須木棍一上大下細如王瞖花狀每三陴須大斧或鍘刀一每六陴須長鎗長鈎長骨朵一架有力者主斧鍘次主鎗鈎弱者主棍列陴之法也

登壇必究城守卷終

登壇必究守邊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守邊說

王鳴鶴曰嘗聞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夷性鷙悍梟獍若禽獸然冠帶之國自不必與深較勝負古昔談邊務者大氐言戰十三而言守十七此守邊之大較也今天下幅幀之廣遠軼前代法制詳密備禦防閑亦莫有如今日者東有島寇則守隣封西有羌戎則守關隴南有緬甸而六詔為藩籬北有諸胡而三邊為鎖鑰是宜厝天下于磐石之安矣卒亦未免風塵之警徵兵轉饟東撐西支騷動海內無息肩之日守不必固而戰不必勝此何以尊中國而威四夷哉孫子曰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然則守在戰先募民徙邊登陴乘塞未可謂守而養吾全鋒以制敵之死命將軍之事靜以幽所謂藏于九地之下者此也是足以言善守者也

守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為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言勝之

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丘文莊曰朔方之地自三代以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蹊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未益也有修鍵閉而管籥不慎未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未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蹊徑不塞未益也

丘文莊曰凡令於孟冬之月既命一日宣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无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門閭又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城鍵閉管籥也則又慎而謹之又慎其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防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于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謹備凡野獸往來之徑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所以

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處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者[illegible]之不置[illegible]守邊塞之地無事[illegible]名矣甚者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倉皇無措[illegible]而代其險以[illegible]公設險以守[illegible]其險而自去之[illegible]不思[illegible]守[illegible]尚思所以爲之[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太以行[illegible]高山[illegible]何人始[illegible]知何人[illegible]取材[illegible]遂險之[illegible]用之不幸[illegible]但[illegible]其入乎[illegible]今[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於其近邊[illegible]以[illegible]邊之內[illegible]馳驅[illegible]

守邊防之策[illegible]八十其地勢高下斷折種植[illegible]則[illegible]使[illegible]衛不[illegible]不得之木[illegible]察之不許[illegible]法者[illegible]後[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一[illegible]此則[illegible]國用[illegible]間之以[illegible]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此文昔日楚人畏吳之逼而城郢沈尹戌告楚之君也[illegible]說遠[illegible]故[illegible]以此大諸侯之守[illegible]在四夷[illegible]然必有[illegible]備而後及於[illegible]以[illegible]夫[illegible]遠者[illegible]備[illegible]其[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之修[illegible]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也)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illegible]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爲自闕北貫中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illegible]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illegible]丘文莊曰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illegible]之其[illegible]歷代設爲重險[illegible]中斷而以防[illegible]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外之[illegible]士卒[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得入而內之好[illegible]峻[illegible]關[illegible]方[illegible]臨[illegible]不知其所在[illegible]今日邊[illegible]居[illegible]紫[illegible]門[illegible]也[illegible]關[illegible]邊[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是[illegible]前代[illegible]京之[illegible]非[illegible]守[illegible]蓋[illegible]隔[illegible]開[illegible]天造地設此[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illegible]限而又[illegible]巨[illegible]開[illegible]山[illegible]通出入[illegible]萬[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待[illegible]開[illegible]於億万載之下也自古)

老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
之邑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墜取有在
乎今日[illegible]
繼前之後則[illegible]
哉石以[illegible]
之表曰[illegible]
者[illegible]
[illegible]
北[illegible]
出之[illegible]
[illegible]

鼂錯言於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蔺石布渠荅[illegible]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誠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illegible]

外 蕭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卭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立文莊曰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何必
帝之奮發則有矣然[illegible]之道也蓋備
邊[illegible]
不在於[illegible]
中[illegible]
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非欺犯人然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且幾危於平城眞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而高瓊視[illegible]何必自蹈危殆之者

文帝時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坝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坝上

立文莊曰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不能支所遺之府不輕出也大抵內[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

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illegible]

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立文[illegible]漢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內地為邊境於金元以[illegible]亂夏[illegible]有所謂邊者我西[illegible]

[illegible]

之未來者[illegible]未能逆料其有无討之[illegible]萬全者

不免為之譬猶今日西北諸邊備禦詳盡惟此一[illegible]

如倒未之及非遺之也芽櫱未萌也今則巳累若矣所以先事而慮之者茲其時也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務守其內而防其外[illegible]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飛狐口在今[illegible]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千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illegible]

邊大邊以護所候小邊以衆守備今議於大邊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

唐元宗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帥不避于鋒請于五原靈武置冊師於河拒其入中

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
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宇文護曰喜千載時請于五原東兵罷舟于河面
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爲長塹則是近內新河固
可以行舟而沿河
之地亦可以塹矣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
犯邊必先謁祠禱辭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鎭兵數
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无權今國未
能專委一人謂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城以備
之若韓魏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分八使
各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文蔚曰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
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
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
道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卽今寧夏之地東
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其故址无復可考
說者可謂東勝川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
新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
也國家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
統閒往上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不果焉夫
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不守其險而
守其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兵已上其險矣是
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守河也必守於河之外
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
爲朔方之息處擇其要害之地而城焉其地皆在河之外
其會也是以鎭兵唐自有此其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
費億計減鎭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臣當營
措置已定固充可更革之理然有賢者乃能爲之
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事有時而行之
所爲之有其遺焉耳故不擇其人而在予不敢及
以俟後之知者其爲國遠謀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大興順天府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
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媯今懷來儒今延慶州武今宣府雲今大同

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臣三省曰晉以十六州與契丹北方自
此蕭韓之門戶失險然自是之後爲患備有關隘
可守若燕薊順則二州之險不能惜之
嘗今暴等郡地平自劉守光以來其間
雖或失之然亦時取之後其乘間遂與
南來兵收契丹其失險也平自其後天福以來
丹之集乃及其山後諸州之營兵合契丹人使趙延壽
州界乃所謂山後諸州皆爲契丹之地
丹用市國之將天福之割與契丹以攻中國之上地
齊盜自中國晉爲契丹之兵以攻中國精兵而
丘文莊曰石晉所路契丹十六州地南直之自
燕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
山後今前自幽所取當平二州通計之十七
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
關隘而失之晉人自其險失其地與人以自守其
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
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大自晉天福

元年以賂契丹此遂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有[illegible]餘年我　太祖始逐胡元入而後爲中國有造援人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所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逆城方能中自房飛狐於出鎮歷之是誠方上年不長之基也今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議自之境太行西來連問學掌蒙商港之卡程平醫元閣之境以爲內之蕃籬山後諸州自戈寧四海石以西歷雁代之境畫關列戍以爲外之流羅荷委任得人守築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涉言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又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險坊此之故　京師東定藩籬單薄之甚異將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於發于未事之先而預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弭於無迹矣今設居庸以東來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illegible]肅以西大小鎮衛留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求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尚於其關必不得已請之將其京守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

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望其地勢因以形便築爲一墩堡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illegible]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議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兵儲材以爲吾所有余而其都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附閒之仍與官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攻曰切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居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當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輛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地寨平定

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發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能遠戍之兵久而不代有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從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衛武威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

歷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讟之歎

臣又聞[illegible]八十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重[illegible]勢不危加守則必圖其久而武力不置可得[illegible]久守之[illegible]寡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較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隷邊寨者即迁其家團集之何

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婺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迁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召呼聚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先行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靜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

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再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覘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

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與同時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丘文莊曰仲淹所議兵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牽而滯之一本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竝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

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丘文莊曰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丘文莊曰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鄜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堡寨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攻守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以來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

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丘文莊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耶鄜府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止故地然皆據其總當其要害人聚力全而勢之衆有以待之寡其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充可添而堡寨不可減當酌從秦堡之設者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如軍其形援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登壇必究守边卷一終

登壇必究馬政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家世忠　校正
門生[illegible]　仝校

輯馬政說

王鳴鶴曰成周司馬氏掌邦政[illegible]以平定中夏咸服四夷車[illegible]之要[illegible]此故周官所載馬政詳哉乎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馬馬曰蕃息上下兩利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于民而用于官唐制牧于官而給于民宋制始散之在官既蓄之在民最後則市之于戎狄其利弊得失歷歷可考見已　本朝兼用前代之制酌量經畫豈不欲貽良法于永永乃其流弊[illegible]莫知底止[illegible]代齊民之[illegible]編户養馬百姓竭力俯[illegible]以供芻粮一馬斃[illegible]三子償之不足[illegible]一倖免三尺而逃亡且縱羣馬于市之馬徒費中國金繒而黠夷多以下駟應之節[illegible]不然而或飼以泥沙或釘其脊須飽[illegible]高價方入關而斃不旋踵[illegible]此又今日之大患[illegible]

馬政

易說卦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illegible]

震爲雷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illegible]

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鬣下畫爲馬足坎中畫爲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

[illegible]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illegible]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　馬政卷

[illegible]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言夙駕說（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爲騋[illegible]

[illegible]可知矣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illegible]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illegible]牡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驪馬白跨）有皇（黃白曰皇）有驪（純黑）有

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其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其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徂[illegible]

朱子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思無期，則思馬斯才；思無斁，則思馬斯作；思無邪，則思馬斯徂。[illegible]

蓋壇必究 馬政類

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以誠心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周禮馬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illegible]

蓋壇必究 馬政類

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

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馬者以供戎事之用，次馬者以供田獵之用，下馬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賤取之也。[illegible]

西北之遠苦之尤甚至有遠千[illegible]而不能適者也
可嘆也已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illegible]）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illegible]）一師四圉（[illegible]）三乘為皁皁一趣馬（[illegible]）三皁為繫繫一馭夫（[illegible]）六繫為廄廄一僕夫（[illegible]）六廄成校校有左右（[illegible]）駑馬三良馬之數（[illegible]）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illegible]
[illegible]校視也
[illegible]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也六廄成校
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校校有六廄則良馬[illegible]種者

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
馬大備也

丘文莊曰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為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為闌以制御之出入則之校因謂主馬者為校人見校人所掌者[illegible]為皁為繫為廄而成校[illegible]
馬之屬[illegible]王路[illegible]
馬象路[illegible]道馬[illegible]田路[illegible]
以為不然[illegible]
馬也二曰田馬[illegible]
也其所[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

高下七色純駁之名各為一類而共有六類馬之[illegible]
所掌者王馬之政[illegible]
事可知也六馬之[illegible]
是用漢人乘牡者[illegible]
鄭氏解種馬謂[illegible]
有以父者[illegible]
馬者要知非[illegible]
[illegible]
夫用以[illegible]
爾又何[illegible]
北則多騎[illegible]
[illegible]
昔未嘗[illegible]
其[illegible]
所謂騋牝三千[illegible]
牝不言牡可見矣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戎馬特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illegible]每廄一[illegible]齊道馬[illegible]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廄諸侯大夫每馬而一廄不分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
校[illegible]
牝[illegible]
丘文莊曰[illegible]
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illegible]
[illegible]
雖有牝[illegible]
所以不舉[illegible]
[illegible]
王馬之政[illegible]
多於牡[illegible]

春祭馬祖執駒（[illegible]）夏祭先牧頒馬攻特（[illegible]）秋祭馬社臧僕（[illegible]）冬祭馬步獻馬講馭（[illegible]）

馭夫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illegible]
[illegible]之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恐傷之也先
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踶齧不可
乘用[illegible]騬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
[illegible]善也

丘[illegible]曰周人於馬不惟養之而又禱之於神
蓋[illegible]在人[illegible]人之大[illegible]在馬[illegible]物
所以[illegible]能得其[illegible]不
及其成者非所以[illegible]之祭而[illegible]哉
此周所以有四時之祭也[illegible]各[illegible]因其祭
而有所以[illegible]馬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
專恃乎人[illegible]任乎人古之[illegible]王[illegible]一之
非後世所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政[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及也今[illegible]太
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用[illegible]人
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illegible]馬
誠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illegible]養
[illegible]其用[illegible]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敢

晉壇公宅 馬友反

夫無非馬政也而獨于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蓋
特之為言猶攻也攻之為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騬之
是也[illegible]騬猶[illegible]也俗謂之騬馬之駒若春則拘執
之使其勢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若夏則攻治
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蹄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
而力壯馴而實良然後擇其頒之人以肄習
其駕馭之[illegible]此所以謂之頒也意者六馬之中
但[illegible]與駕者有特[illegible]攻之特多不
然亦所謂特者皆其牝多而牡少則其牝之多如
此有其之何所據也

趣馬（[illegible]）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illegible]）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鄭[illegible]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
[illegible]此有勞[illegible]之[illegible]數而頒之也居謂牧序
說之頒[illegible]特之[illegible]
在文[illegible]此[illegible]有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
之節[illegible]寒暑之宜[illegible]辨四時之居者[illegible]之
後[illegible]牧而有所八月之[illegible]陽在地

[illegible]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

[illegible]之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育也）之入其布（泉也泉即錢也）于

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illegible]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為馬疾
若有祟焉則知之是以使[illegible]乘治之者謂
驅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illegible]
丘文莊曰先儒謂巫所以通[illegible]神[illegible]以濟其生
非但於人為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故馬官設巫
馬之官專掌養馬而乘治之乘者蓋以馬之
疾雖知必驅之以察其疾而後藥之也其
職雖主於療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
則人馬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祖聽之而已非專主

晉壇公宅 馬文反 [illegible]

於坐禱也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
獸醫蓋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可考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玄曰頒之者授圉人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
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
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illegible]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
民[illegible]禁止不得使人畜牧牛馬
丘文莊曰古之人養馬必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
也可耕則授之以耕其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所以養春
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
非小故也後世人謂[illegible]馬[illegible]農[illegible]許人
[illegible]馬政必[illegible]之[illegible]
于[illegible]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間民耕之[illegible]存有木草[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民間之馬無地可牧[illegible]

[illegible]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鄭玄曰[illegible]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丘文莊曰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illegible]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丘文莊曰[illegible]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illegible]

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澔曰[illegible]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illegible]

孔穎達曰七騶[illegible]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illegible]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

秦使復續▢之上
［注］▢文▢曰古人謂▢所▢物▢▢▢▢▢▢之▢▢▢▢▢不▢▢▢▢▢▢▢▢▢▢▢▢▢▢▢▢▢▢之間▢▢▢▢▢▢▢▢▢▢▢▢▢▢▢召之善▢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僕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注］▢▢▢▢太僕▢▢太僕寺▢▢▢▢▢▢▢▢▢▢▢▢▢▢▢▢▢▢▢▢▢▢▢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也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與純同）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時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眾庶街巷有馬仟佰（即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狩五年以發大將軍衛青▢▢▢▢▢▢▢▢▢▢▢▢▢▢▢▢▢▢▢
漢士馬死者十萬▢▢▢▢▢▢▢▢▢▢▢
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令民▢▢▢▢▢▢▢▢▢▢▢▢▢▢▢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明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時令郡毋斂今年馬口錢

［注］林駒曰漢初▢▢▢▢古制▢▢▢▢▢▢▢▢▢▢▢▢▢▢▢三人▢▢▢▢▢▢▢三人之▢▢▢▢▢▢▢▢▢人之▢

［注］此▢▢▢▢▢▢▢至于邊塞則▢民▢▢之故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

左右主簿直司圉官牧尉 所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

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此文並見於 [illegible]

之制始于此

尚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

增置飛龍廄

此文並曰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

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登壇必究 ■馬政卷 十五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illegible]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

登壇必究 ■馬政卷 十六

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

於嵐州

此文並曰監牧有使

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

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此文並曰此後世

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

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

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

朔方左右牧之□雜胡種馬乃□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以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illegible]不任戰者[illegible]以其錢[illegible]不足則[illegible]其[illegible]議[illegible]所[illegible]以至[illegible]之以其錢[illegible]乃[illegible]監牧之[illegible]府也大抵唐之馬政皆[illegible]於官民[illegible]與馬[illegible]以[illegible]情亂離之後天下征伐之[illegible]牝孔二千[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歲[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萬[illegible]牛[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閑也[illegible]以後馬[illegible]州[illegible]於[illegible]給於民之制也

丘文莊曰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illegible]之官得其人而牧秦之育其法也唐得其中且地宜馬我朝都燕冀漸是良馬所産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

之甚者豈無其地哉其人[illegible]法[illegible]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illegible]宋[illegible]不[illegible]馬之[illegible]不害[illegible]以[illegible]場為官民[illegible]間[illegible]請[illegible]民[illegible]於民真[illegible]為[illegible]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群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為天廄坊又改為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廄牧之政皆治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illegible]馬政畜於監[illegible]散於編戶者曰戶馬[illegible]

太宗時通利軍上言牧草地圖上廣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丘文莊曰馬以資軍用[illegible]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illegible]為[illegible]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中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為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將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

二千往來貢給邊于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賞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聞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丘文莊曰覽疏引猗頓畜牸之說於馬政事情由是以見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多則生育多矣牸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是又言中國之馬食粟多費華廄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了分日而飼各家分散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菲如之以汗欲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難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時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以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胡地出良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州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養之政修之虞人亦存於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則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群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學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國遠牧放一依開寶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懲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丘文莊曰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其中原所失之然是時太宗夫失[illegible]前朝[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馬[illegible][illegible]

宋祁言於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鬬然衆忽然散雲奔飈馳眇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强弩長挺長鎗利刃什什伍伍相逢大呼薄戰

騎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文彪曰中國之馬不如虜[illegible]此無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為武備內為[illegible]民外[illegible]古[illegible]皆以馬之故馬之[illegible]矣而況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illegible]攻[illegible]不[illegible]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illegible]請損[illegible]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illegible]得予用人藩代之患中國所以制[illegible]其[illegible]有漏馬者也請於西北[illegible]一帶北[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以守[illegible]養為重[illegible]為主[illegible]限虜使不得入而不必窮追惟制虜使不敢越[illegible]以深入[illegible]兵步入而騎一騎以為奇而騎馳必精徒之足步以為正而什伍皆[illegible]鬬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

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illegible]備

宋宗時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
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
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
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
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漕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文彪曰今因馬政而[illegible]歲又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illegible]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illegible]河東承平日久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與廢之時[illegible]然下祖宗立法養馬之意[illegible]監之[illegible]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illegible]議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illegible]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孳牧[illegible]牧之所修廄牧之術使牧[illegible]之規之利分支免之等寬追賠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買馬法
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死監實繫祖宗以來修舉甚至
也今十年廢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

本末就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
馬於編戶責其孳息郎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
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
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文彪曰彥博之言當時戶馬之弊[illegible]有[illegible]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illegible]於民今[illegible]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賦之[illegible]皆可蕃息乎之言尤為[illegible]見蕃馬所[illegible]息[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衆之[illegible]貨[illegible]之有[illegible]今小民之家[illegible]一馬而[illegible]衆[illegible]息[illegible]矣[illegible]長乎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甚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illegible]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illegible]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强與[illegible]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

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爲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illegible]

[illegible]

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驛送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敵乎是官民俱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illegible]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illegible]而[illegible]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illegible]者日繼而[illegible]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illegible]京畿河南山東之[illegible]莫此爲甚[illegible]本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治[illegible]所[illegible]

哲宗嗣位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與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幷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太平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丘文莊曰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創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既以爲戶馬保甲之法則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illegible]雖不能無[illegible]得馬之用牧之于民非獨病民[illegible]

而又不得馬之用馬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

之制文彥博言[illegible]神宗不見[illegible]其弊[illegible]

[illegible]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illegible]市之

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illegible]馬

司隸馬又置熙河路買馬場[illegible]熙

寧七年詔知成都府蔡延慶兼提舉茂州買馬以

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

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登壇必究　馬政卷

林駉曰監牧之置[illegible]

[illegible]

神宗時郭茂恂言承詔議事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

而併茶馬爲一司[illegible]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

聽其便[illegible]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illegible]部所欲

且茶馬二者[illegible]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

山茶爲易馬用[illegible]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

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

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

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蜀山之利而易戎廄之良以得茶不能爲我害[illegible]得馬足以爲我利[illegible]也

丘文莊曰唐宋以茶易馬多是於邊州[illegible]

[illegible]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

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

登壇必究　馬政卷

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

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丘文莊曰[illegible]

[illegible]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

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illegible]

終馬幾及萬今有供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
是兵一介北諫兵之不至挹誕光對曰因家寄馬爲太
多許一精上玄賓曉步軍五人三爲五千騎抵
十五萬而步軍既無所旋虜拒因力帶誠如御言
肥騎七而步紫其兵何負戰帥宗出於門蕃戎猶能
以爰民烏今李克用之父十以馬上出制勝然所
若北於宋劄容豫良中天大十戰之不是可不施
茂且明宗見於之隘中州所以寶王名無所施
今氣用兵乃茶末爲其討也
今文宗所令馬宜於宋人牧於則以在官後唐
丘於宋於萬氏自宋人牧然則以在官後唐人
蓋之於其後市之於宋於之謀牧之在宋人
則之以以五代之制有内地則散之十民前宋之人
尹馬之今而邊地則牧之益以用十人人之監牧之人
瓶也之以以馬茶馬之政之立於世有人之監牧之人
表名於今日以國馬之政之以以其牧牧之則之
御馬監掌太千十二牧之政以其牧牧之則之
凡立依而駕若皆於是而有之其牧牧四地之
則有勤群草場其飼於人之李則有監牛等四地之
國初金陵太僕寺所緣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衛
設太僕寺於山東河南及江南馬政則屬于
南京太僕寺所轄四監屬於其後
又用言若行寺於陝西苑馬寺
馬政行太僕寺洮州漢武德三官其後
設其本秦府聽其馬一監
僅一寺三監苑馬寺陝西各二十四監其後
馬地方以官外西北之地五則以茶易馬
外地則以官茶易馬之川又以用為邊也
朝廷行國馬之制大略平自年來大抵
征行隨用馬之制所以從之遺
之渠錦城碎之則之八騎方馬其所
十八監宋碎之八之于唐其蕃不宮
内帥如今日初用之盛馬之用已不
能尺如今用之盛初之然者已而不
未及于民且宋之良法賜其命本
孜孜不倦而本朝之政事今
大臣所謂及本朝之故事
令以之所不及造如馬
而入為人所備理沒若
唐以獲牧地若開寨之
者或所或近州縣有原

李監地可以以牧畜監牧者書罰之立幸有進言
則益之蓋補少有不條者給之彼處所南之地
馬政之多而北與之者與其之北其彌和有
不良以為之北而給不與其議求其所來
各有其法其散與之一丁之期之法
以然之故與其所然之別則不能與一之後
不法專之子家時遺仍不得從者必其之
不如法之待必於恒官而從而復之乃在陳
效而不為活文則用遂之子及之立其
謂其行之法人其夫法之諸可之夫之
宗為新行法其書其法之不可而之
大為氏宗之伸宗其見彥待之之後
謂舊里之之之之當新為者
也今凡之而已言之之為矣之
行其政有可者若若者通行之書
數其為政者若干其其若干畝收
及查各州縣牧有其易牧馬地
并可以為草場馬者飯飼如若干
戶若丁若干其縣原額馬若干
既具其數造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
然之法而為之救其利用而之失其其綿必行之不
乎以之情務使官得其民無不然後馬之額請
師令以一縣言之其里丘其長十人為之之
黑即一五十里之中每里之牧以十數
林五家為一大府其利大其群長之
八十家為一小府大茶其之六十
人為府長每小府若干人為長群有之群
數人為府長一人為群有之長有
豪者耕之而為之亦馬其之一者
求若十畝之馬無驗馬以為之不自得
出罰以使之禁其分其不許以者
之用之中收種者得以供以之
陸以用具之以為其
之牧以為其者而為之種而民之
二之以始其行法之
有以馬之牧為之良法
以所之者始以其以其之
不為所與馬若其之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州領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專理無苑牧者屬兵部其見
在諸司寺者行四門苑牧所授新牧所其餘
總隸牧監與各司監馬則令其判于后苑內廐馬匹則
掌於御馬監云

太僕寺所轄十八群每群一提調教
掌寺十馬寺十其各戶出[illegible]五戶
戶出[illegible]一匹每[illegible]戶不
行川[illegible]群[illegible]官
每歲[illegible]赴京[illegible]過
年終比較[illegible]馬
匹虧欠數多依例坐罪

計開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遼東行太僕寺

定遼左衛　定遼右衛　[illegible]

定遼前衛　定遼後衛　鐵嶺衛

東寧衛　瀋陽中衛　蓋州衛

金州衛　復州衛　義州衛　遼海衛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廣寧中衛　寧遠衛

遼東苑馬寺　永寧監

清河苑　深河苑

山西行太僕寺

太原左衛　太原右衛

太原前衛　平陽衛

鎮西衛　汾州衛　安東衛

振武衛　遼州衛　潞州衛

保德州千戶所　山陰千戶所　沁州千戶所

寧化千戶所　馬邑千戶所

陝西行太僕寺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廣寧苑

廣寧苑　黑水苑

清平苑　萬安苑

寧夏苑　安陽苑

靈武監

同川監　已上四監俱革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靖苑　安勝苑

威遠監

武安苑　醴陽苑

熙春監

鴻川苑　泰和苑

順寧監

[illegible]苑　[illegible]苑

[illegible]苑　[illegible]苑

甘肅行太僕寺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山丹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西寧衛

鎮番衛　高臺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　甘泉監

廣牧苑　紅崖苑

黑水苑　[illegible]苑

祁連監

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安監

和寧苑　大川苑

宗當苑　洪水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臨川監

暖川苑　岔木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苑

永川苑　黑城苑

計每年比較地方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計三年比較地方

遼東苑馬寺　山西行太僕寺　陝西行太僕寺

陝西苑馬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京應天衛　南直隸宣州衛

山東

濟南衛　平山衛　登州衛　寧海衛

德州衛　樂安衛　大山衛　安東衛

武定衛　濟寧衛　臨清衛　靖海衛

[illegible]千戶所　[illegible]千戶所　丹陽千戶所

浙江
寧波衛 ……千戸所
……千戸所 ……千戸所
海寧衛 磐石衛
諸暨千戸所

江西
袁州衛 饒州千戸所

廣東
南海衛 雷州衛 潮州衛

四川
成都右衛 成都中衛 建昌衛 鹽井衛
寧番衛 越嶲衛 會川衛
建昌前衛

湖廣
武昌衛 沅州衛 鎮遠衛 武岡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常德衛 荊州左衛
荊州右衛 施州衛 衡州衛
房縣千戸所 枝江千戸所 夷陵千戸所 忠州千戸所
竹山千戸所 長寧千戸所 德安千戸所
瞿塘衛

雲南
雲南前衛 雲南後衛 雲南左衛
曲靖衛 楚雄衛 景東衛
六涼衛 洱海衛 大理衛 蒙化衛
騰衝衛 金齒衛 廣南衛 越州衛 大羅衛
臨安衛 木密關千戸所
楊宗千戸所 北勝千戸所 姚安千戸所
易門千戸所

相馬說 出安驥集

夫毛物之類衆矣其引重致遠堪托死生者獨馬可稱故其行也無疆聖人所以取象於坤也是故龍駒骨駿駑馬力庸或重之以千金或勉之以十駕惟伯樂能辨之調其臟腑理其氣血惟師皇能療之況茲爲戎事之本代人之劳其利益非淺鮮也今摭舊聞相其骨毛貴賤以别其善惡云

相馬論 出虎鈐經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

里但数其肋得十郎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横觔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舉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苎之闌孔中有毛長一寸者駑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膽小多驚目白不深唇不覆口又淺不徤食齒參差不相當皆駑馬也凡馬頭欲如側剥耳欲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額前雖毛欲濃盛鼻欲大唇欲緩上唇欲方下唇欲圓口欲紅並方大舌欲如懸鈎胸欲廣雙觔欲分明蹄欲厚膝欲高前脚欲直後脚欲曲而開腹欲垂陰欲小肚欲方脛欲乖足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深骨而粗汗溝欲深膊際横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細而[illegible]此馬之要相也

馬忌

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能辟惡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廄作之者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日不取并忌入廄大敗凡養馬之法當擇日時之良而知所忌

馬毛利害

若口或白點入口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後者名銜禍白馬黑鬃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旋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

名白帶劍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項去到腋腮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以上毛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膊後近低處毛逆者能行五百里後服近前低處毛逆者行三百里後前膊到喉中有逆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無益主也

口齒訣

一歲駒齒二　二歲駒齒四　三歲駒齒六

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　六歲成齒六

七歲角區缺　八歲六區如一

九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十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　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平

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十七歲咬上中區六齒白　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十九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二十歲咬上下盡平

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

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　二十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六歲咬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二十八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芻水論

凡飲喂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一日少飲半芻二日忌飲淨芻三日戒飲禁芻是故少飲者飢腸休飲足乍羸休飲足姙娠休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剉毛髮須當揀此

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
汗不得飲禁芻者康大休加料騎少休加料炎暑休
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騾
四時無患任意騎習矣內經云凡乘者一日行二日
歇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
來有汗擡行喘定汗息放鞍即時放騾繫于迎風勿
近食詹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向南拴勿
比槽篩簸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干潔凈
日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
疾病有無此謂畜養之道也但如屎清糞潤鼻氣溫和

脈呼三至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
輪歇后蹄如此則為無病之狀是飲喂得其則也是
故觀外形察內受芻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騾不致
夭橫而終其天壽也

茵陳散 春用 茵陳一錢五分 連翹五錢 防風五錢俱等分姜蜜共煎灌

消黃散 夏用 知母三分 貝母三分 茯苓三分 甘草二分 梔子三分 車前子三分 大黃一分 鬱金三分 芒消一分 蜜水調灌

理肺散 秋用 知母四分 山梔三分 蛤蚧三分 [illegible]冬二分 麥門冬一錢 秦艽一錢 百合二錢 馬兜苓五分 防巳一錢 枇杷葉二兩 白藥子一錢 天花粉五分 蘇子五分 乾山藥一錢 貝母五分 各等分 糯米粥蜜調灌

茴香散 冬用 茴香一錢 厚朴一錢 玄胡索一錢 芍藥一錢 當歸八分 益志仁五分 黑豆一兩 陳皮一錢 川練子三分 荷葉五錢 青皮五分 木通五分 各等分 葱白三根 酒童便各半盞煎灌

大七傷散 調理羸牛瘦馬添膘

知母 貝母 伴 防風 青皮 陳皮 用乾姜 虎骨 芍藥 當

歸 炒瓜蔞 桔梗 川大黃 豆蔻 人參 破故紙 茯苓 甘
草 使茴香 茵陳 益智 香白芷 枳柳 官桂 廣木香 水
和猪脂煎三沸瘦馬羸牛灌便康

七補散 治馬七傷及非時起臥

青陳 川練子 乳沒 自然銅 當歸 川紅豆 茴香 益杏
仁 芍藥 并 官桂 滑石 每木通 葱酒同煎灌起臥效
如神

降氣散 治豬黃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酒炒
黃栢酒炒 香附子 木香少許 右件各等分為末
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灌

□散 治馬一切熱毒及諸黃腫病 知母 黃藥
子 梔子 黃芩 大黃 甘草 白藥子 連
翹 黃連 鬱金 朴硝 右件為末每服二兩
一盞一兩雞子清一雙漿水同調灌
雄黃散 塗馬黃腫 雄黃 白芨 白斂 龍骨
大黃 右研為細末井花水調勻塗之腫處如乾
再塗之
白芨散 治馬肺熱肺傷喘嗽喘息有音鼻流膿涕
白芨 茵陳 梔子 甘草 黃連 防風各四兩
杏仁半兩 阿膠二兩 右為末每服二兩瓜蔞穰
一個研細水一升煎三沸飽灌

獨活散 治馬五勞七傷腰胯痛 獨活一兩 羌活一兩
防風一兩 甘草一兩炙 肉桂一兩 黃栢一兩酒浸 澤瀉一兩
大黃一兩 當歸半兩 桃仁半兩 連翹半兩 漢防己一兩
右件為末每服一兩水一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灌之
當歸散 治馬重勞傷太過毛焦草慢羸瘦病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同前引灌之
□溫散 治馬久經陰雨腰胯無力胃經濕寒

□□ 沒藥 白附子 肉豆蔻 麻黃 白朮
青皮 牽牛 蓽澄茄 已上九味為每服三兩
葱三枝溫酒一盞小便半碗同調草前灌之
天麻散 治馬破傷 天麻 乾蝎 烏蛇皮骨酒浸去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半夏 防風 蔓荊子 蟬
殼 藿香 川烏炮 加射香硃砂膩粉已上一分另研
酒浸 右件為末每服三錢入射香硃砂膩粉拌勻溫
酒半碗調灌
碙砂散 治馬瘡疥 碙砂一兩 黃丹二錢 右二味
同研為細末羊骨髓調勻搽之

治馬傷蹄方 海桐皮 白芥子 大黃 甘草
五靈子 五臺子 木別子 右為細末黃米一
合煮粥調藥攤帛上於蹄上裹之立效
治馬打破脊梁方 馬齒莧 石灰 已上共搗和
為丸陰乾再研為末椒湯洗淨貼之立效
薑礬散 生薑燒灰 白礬
消毒散 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
白礬半兩飛 塩一兩炒 右為細末拌勻於舌上塗
之又用甘草末二兩水二升煎至一升灌之
心救方 行在途間針藥不便用此方治馬起臥

青葱三枝 飛塩半兩 山胡椒半兩即茱萸也 巳上三味
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出揚去大氣
帶熱嚾之後不住撵行溺之大效
千金散治馬破傷風及諸風病 蔓荊子 旋復花
白殭蚕 何首烏 桑螵硝 天南星 羌活
烏蛇 沙参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
麻 蟬殼 細辛 千蝎 升麻 藿香 右共
爲細末每服一兩温水一盞調嚾之天陰生薑湯
一盞同調嚾之
香薷散治馬熱病中暑 香薷 黄芩 黄連 甘

草 柴胡 當歸 連翹 山梔子 花粉
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二兩漿水嚾
撥雲散治馬眼瞕 大硃砂一錢 白硼一錢 白硇五分
乳香五分 沒藥五分 炉甘石三錢製 巳上共擂爲
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擂入磁礶内用温水洗凈
眼然後點之
治馬瘟方 獺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
治馬肝熱結寒顫不食方 黄連二兩 白蘚皮末一兩
油五合 臈猪脂四兩 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 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嚾立効

[illegible]汗方 人脚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嚾之
馬喉腫 熨物裹刀子露一米刺咽喉即瘥又方以
乾馬糞置瓶中頭髮盖之以火燒烟出薰鼻中立
瘥 又方以猪脊边脂伴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礬二两爲末和水咱之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黄耆 當歸 芎
藭 白芷 續斷 鹿茸 黄芩 細辛 乾姜
附子 以上各三两共爲末先嚾酒令服五錢日
咱三服續痂至方寸立愈
點馬眼方 青塩黄麥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

細研用蜜煎以磁礶盛水浸點之
馬疥瘡方 硫黄 人髮 用臈月猪脂熬消及煎
塗之

登壇必究車戰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豊陽鈕伏武　仝校

輯車戰說

王鳴鶴曰善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革輅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非所以衞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禦北戎晉用之以制羣狄衞青以武剛擊匈奴馬隆以偏箱平涼州及至馬燧吳淑李綱魏勝輩用以威服戎虜爲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尚矣然大都宜於平原夷曠之地行則藉以齎載止則環以爲營使敵人不得千里長驅其勢誠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道也故曰夫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審于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阨塞小而溝塍之分界即有車無所用之而况島夷肆侮強悍慓疾雲合鳥散非步騎之精鋭者不足以挫其鋒刃故曷嘗車爲主險野人爲主此南北之勢異也

車戰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訓馬融曰神農世蚩尤諸侯殺戮蚩尤最强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以爲善姦宄奪攘矯詐虔劉也　至武王[illegible]後世戰伐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氏曰戎車兵車也古者[illegible]車一乘則[illegible][illegible]輕車載器械[illegible]衣裝者也二[illegible]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三萬人也　呂文莊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五千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韓嬰曰戎車大戎十乘謂車[illegible]騎輊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子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輈輈上曲句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爲之陰揜軓也靷以皮二條

爲蒼續消白金以沃灌觼環作環以組接續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暢轂長轂也駕我騏馵騏文馬左足白

朱子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丘文莊曰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之革路革路鞔之以革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爲絛纓五就以絛絲飾纓五成建大白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丘文莊曰路亦車也王之戎路在巾車之職王之

車僕掌戎路之萃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丘文莊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

左右特挾輈常捍衛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夫車二十五步所謂伏家子十守衣一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關又有陣車以衛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陣車以爲之副或焉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之旁也

丘文莊曰五兵之制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又近則殳擊之又近則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車旁不言弓矢者弓矢人之所攜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後謂第二伏擊其後也中謂戎師在二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illegible]左則受之日入而說[illegible]右[illegible]爲
不彭名御左[illegible]爲右[illegible]

[illegible]

乘十年是巫臣適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
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登壇必究 [illegible]卷 五

陳傅良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車車中之[illegible]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人
卒有所依[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足所依小人等
所[illegible]則車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陳先偏
後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一[illegible]
有一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一[illegible]
[illegible]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illegible]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
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illegible]

登壇必究 [illegible]卷 六

而出也[illegible][illegible]對突[illegible]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人以車戰其坐作進
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
韓厥遇齊[illegible]則[illegible]傷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
風可以[illegible]則爲子[illegible]之請夫可以無[illegible]則爲[illegible]公
之所謂[illegible]人之中又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初不迫
於險故如此至於[illegible]不役中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易退於是乎車之[illegible]不足以長[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至捨車而用徒然後長於車徒捨舌之長
伎而與之搏是以其長[illegible]必設[illegible]以誘之末
陳而薄之然後可以[illegible]勝而車之法廢矣秦以
後之川兵其戰[illegible]攻[illegible]人[illegible]皆如鄭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狄[illegible]常常[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illegible]
也[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戰[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於平原[illegible]之地故可
[illegible]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
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其布也不
列其勢也不能行是坐以待斃也幸而不敗[illegible]

[illegible]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illegible]為營[illegible]止則環以為營[illegible]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illegible][illegible]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險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illegible]

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靡而去六率一車用卒五人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翼兵從之凡五人者之食其[illegible]其中一人病[illegible]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illegible]立[illegible]家[illegible]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illegible]於車之法[illegible]於[illegible]軍不為[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許上列[illegible]次架刀爲兩帳之旁其前后各
[illegible]
各[illegible]
載[illegible]
固[illegible]
用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猊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群利

[illegible]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衝突騎之輕慓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内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内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掛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丘文莊曰[illegible]之車制[illegible]常用車[illegible]其衡轅駕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illegible]險[illegible]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illegible]章詢陳[illegible]上車[illegible]王大智造[illegible]車[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教習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

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丘文莊曰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illegible]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前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illegible]子弩矢大如鏃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大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翼擊掩擊彼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憩
進退俱利但須防擊虞有拒遏預爲解脫計

[illegible]

爲戮不爲無益

用車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
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
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
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
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易戰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
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
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illegible]

下列步[illegible]迎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illegible]人者
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健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
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
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
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絶險
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
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絶地下漸澤黑土粘埴
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
横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

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
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
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
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
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
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
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
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
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illegible]

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執此用車之利也

登壇必究用騎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用騎說

王鳴鶴曰有步必有騎此用兵之常然步常以正勝而騎常以奇勝故陣法有戰騎遊騎留騎之設大抵皆以衝突馳騁倏往倏來若疾風迅雷掩擊敵人之前後左右以駭其耳目亂其心志使之無所措手足而吾以正兵臨之蓋未有不全取勝者雖然晁錯有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長技在匈奴自昔已言之矣然則騎戰殊未易談哉況我

國朝二百年來馬政漸弛牧養之法廢畜之編戶者鮮孔阜之實得之互市者非乘黃之種一馬或斃而受牧者鬻子女償之尤不免於橫法病軍病民莫此為甚頃安所取以備戰陣耶方今東北遼動息肩無日疆場之士日夕介馬而馳樹木若充棧其根導流者先浚其源用騎而先馬政此根源之論今日所宜亟講者也

用騎

敵人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薉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

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粮道往而無以还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登壇必究用騎卷終

登壇必究奇伏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晉陵方元壯 晉陵鍾伏武 仝校

輯奇伏說

王鳴鶴曰夫將家之用兵有節制如古稱五步六步五伐七伐背止齊焉此正兵之說也三代之時南巢牧野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于後世兵尚詭道乘其不意攻其無備列陣對壘而不以奇伏制勝者未之有也故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遂與修道保法之訓載之篇中並垂不朽此正而奇奇而正用兵之微權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雖然有韓信之畧而先軍水上可以拔趙幟有孫臏之智而斫樹白書可以殺龐涓不然者而祇為項籍之奇王恢之伏爾安能決勝于陷澤而僥倖于馬邑之誘哉方今海上多事召募適于東南烏合白徒未習訓練所謂鼓之不進金之不退猶慮其在所不免而遽以奇伏之道語之善戰者不能操不調之絃善將兵者不能馭不習之士是在司寄者加之意云

奇伏 出武經總要

凡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為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苻堅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纔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為兩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
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
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
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
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
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輕
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關羽討樊多留兵
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彊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楚
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
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

而勞之者吳子胥肆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
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
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
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
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
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
因地形以爲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親
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凡經險谷
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 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
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illegible]其形也疾如流矢驟如旋
飈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
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
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臨途深
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
風甚雨者所以摽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
食謬號令也山林[illegible]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
詐立以利動使敵[illegible]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救將卒
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
處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登壇必究師律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黃易鍾伏武　仝校

輯師律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之言律者有四刑罰有律五音有律詩有律行三軍有律律者法也無律則無法施之刑罰則不中協之五音則不調言詩則無體用之三軍則無統而易亂四者均宜於律而動衆出師係民社之安危死生尤不可以不慎故易曰師出以律此行師之要机萬世之明訓也夫旌旗旋旋所以齊衆目金鼓鐲鐃所以一衆耳犒賞刑威所以勵衆志而奮敵愾一人之身統乎千萬人而千萬人以一人之心爲心是所謂節制之師而非律何由致之耶易又有之師貞丈人吉師而無律與無師同律而非丈人與無律同故同一趙也以廉頗則守而趙括則阬同一燕也以樂毅則勝而騎劫則敗此已事之明驗昭昭也烏乎今世之任將者可以觀矣

師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本義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無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丘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器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兵凶害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世儒之費兵我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子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任文莊曰律有二義有節師之律有行師之律
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爲咎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而[illegible]以退爲怯故後世一明常退而[illegible]

虞書大禹謨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征禹乃會羣后（會徵）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子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蠢動也昏闇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背正道敗壞常德[illegible]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illegible]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陳氏曰[illegible]此禹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有苗內外皆起有功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言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本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率須上告祝不其

所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徂征之焉夫抵人君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皆萬喜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苟有一人之弗從則正道則必命其臣以兵之使之歸於正道之中人臣於是奉君之命而戶其不正之罪以致我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皆方之不齊故又必誓衆之使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勲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則散懈之志不寄力不一則舉措之勇不決又安能以奏功哉

甘誓（以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六軍之將）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怠棄（忽不敬也）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其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illegible]車左主射車右主擊刺御居中士三人一甲[illegible]以主馬之馳驅[illegible]還也[illegible]致敗也[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以不行[illegible]社主陰也故[illegible]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illegible]以恐動其衆而使之趨事赴功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事之制車乘之法刑罰賞罰之典誓師之辭靡不畢盡古人之[illegible]

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習從家李素溝[illegible]
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皆所以教有[illegible]
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
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于有扈亦謂天
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今帝王所以興師問罪皆因
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
以來征征之扈之侮慢怠棄所以征有扈夫
禹奉辭于帝以征苗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
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若在已有不恭與夫左
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
哉故一篇之中恭以大爲言用命而賞上其恭
也不用命而戮亡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
行之於祖社者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
乃帝王用兵之法學者當知禹之征苗未嘗不本之心
[illegible]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俶始也擾亂也）遐棄厥司（遐遠也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崑山名岡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德（逸過也）烈于猛火殲厥渠魁（渠大也魁首也）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即位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illegible]之位天紀[illegible]
就其所[illegible]之職[illegible]次則令其所[illegible]之[illegible]
所謂[illegible]火炎崑岡[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過逸之[illegible]不
[illegible]人之善惡殘之[illegible]不辨[illegible]
今我征討首惡之魁[illegible]之[illegible]罔治之[illegible]
其污俗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illegible]明之[illegible]
姑息之謂[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

明誓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務則信其功之無成
誓詞之末而復丁寧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
而用命也
丘文莊曰蔡氏爲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仲康之命[illegible]侯[illegible]天子討[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其辭直其義[illegible]
侯以我[illegible]其辭曲其義[illegible]
以[illegible]可以爲萬世[illegible]不分者之誡
[illegible]厥[illegible]從[illegible]可以爲萬世[illegible]者[illegible]
厥[illegible]克厥[illegible]罔功可以爲萬世行
[illegible]
[illegible]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格至也）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丘文莊曰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
之於行陣之際一人之心[illegible]後誓師征有
[illegible]有誓[illegible]侯[illegible]義和則有誓至是湯之[illegible]亦
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至
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罔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
觀世
變矣

泰誓　王曰（追稱之詞）嗟我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冢土大社）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
子告于大神[illegible]所以尔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illegible]
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
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先後此先言受命

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宗文考

之命以卒其大功而已

丘文莊曰泰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此誓以征伐之事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以征伐之事告于人也人君之誓民所以罪其衆之行以求天意而後

衆人心誓于民者蓋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其力之故民意

之衆以衆之聞特其以為俾衆以驗其言于人則發號

之時皆出乎公議之詩是以人命振其令

怒之而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福矣

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丘文莊曰古語皆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誕以

爾衆士殄殲乃讎衆士其庶幾行果毅以成功為果毅致果

為殺敵之事也殺敵為果致果有功多

則有厚賞非特一時一級而已不迪衆殺則有顯戮

殺敵之要，果毅則必勝，勝則以衆力

丘文莊曰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

罰二者而已故誓師于其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而武王於此亦曰功多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用命不用命為言秦誓之意也然其言

命與不用命為言蓋雖用

以致戮其言

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至齊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

丘多不過六七步乃止而齊焉以攻殺擊刺

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丘文莊曰夫子勖哉以此言示

于有天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丘初語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

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

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丘文莊曰後世兵法之見於經者始此

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

所以戒其坐作進退也所以戒其攻殺擊刺者

七伐六伐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虎貔熊羆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

奔來降者勿迓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戒其

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勖謂不勉於前三者也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用兵以節制為尚以武勇為主

武王慮其或徇故諭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

而妄殺故以殺降之戒終篇所謂弗勖者貪

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戒其勿輕進再勖其勿貪

殺三勖其尚武勇而弗殺降出師臨戰而能

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將不戰戰則必

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於此可見仁義之兵其人

而致其鷙然猶恐德信之不孚也故又反覆乎

次有戒之戒嚴軍事主嚴不嚴則號令不立也嗚

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丘文莊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首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竊以謂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illegible]曰[illegible]上古[illegible]過大山川則用[illegible]曰名山大川者舉武王告[illegible]罪非其人得罪于天

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之所犯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事依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與彼所以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者誓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忿不合于天不順于人夫不敢誓衆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仰所不可對若人夫不可爲也一己爲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而爲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宣王自戒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三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貌虎舖布也敦厚也淮濆涯也仍就也執醜虜衆也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術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illegible]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illegible]克不可勝也[illegible]言王師之盛殿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丘文莊曰詩篇之名多以篇首二字名此常武則以常武爲名一篇之詩此六章上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者立名之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是以始言整戒終言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將行也將發六師奮其虎臣赫赫業業而業業而盛也兵師不可當也其強也緜上然而相續若不然而變者不可測之神有不可勝之勢乃一人一故徐方之來同天子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于此而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入若朝明而會而聞之是者爲同武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

駟被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丘文莊曰此古人献俘之禮見于春秋者 [illegible]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旅也愷以入於晉獻俘所獻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討有貳心者殺舟之僑舟之僑先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丘文莊曰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觀兵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丘文莊曰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廟不用命則戮于社主所以示不專也

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稱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illegible]

漢武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行之可也然不可以爲法 [illegible]

丘文莊曰程李二將中 [illegible] 是非司馬光斷之詳 [illegible]

矣參世行師要當以精一不
識為法而以孝廉為本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凡

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雖訓練不精亦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爲然奮威揀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illegible]文注曰先儒為曲之為將者成敗多矣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雖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將楚以四十萬勝秦[illegible]上剪項籍三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辯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甚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敵為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illegible]才不過能將十萬[illegible]六人乃能將之[illegible]適足為累爾國家之[illegible]生民之膏血[illegible]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illegible]之人補其不足之數[illegible]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illegible]之戒論之申令之[illegible]如法[illegible]

登壇必究師戒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師戒說

王鳴鶴曰凡將帥受疆埸之任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爲功此孫吳衛霍輩勛勣在旂常而聲榮垂後世蓋赫然稱隆矣顧贊功幸利者多啓邊庭之釁黷武玩寇者不免荼毒之慘老子謂兵强天下其事好還而兵凶戰危之訓所以示戒而警後者載之史册昭昭已王恢欲誘襲匈奴卒且伏誅以謝天下田晏期立功自効卒至大敗以辱皇威使安國恭邑兩臣者之議行何至身名俱沒而大貽中國耗敝之禍哉古昔盛王守在四夷先于自治及邊圉竊發不得已而應之此萬全之策也即欲邀功以圖僥倖雖有甘陳不世之勳後之人且踵議之矣何况恢與晏者流耶故凡將帥有事而逗遛觀望者罪無赦無事而挑釁啓禍者亦罪無赦遂輯師戒貽我介胄之士者覽焉

師戒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程子曰[illegible]之害不可[illegible]然後奉[illegible]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义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illegible]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illegible]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敵加[illegible]占利[illegible]无咎也[illegible]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illegible]迷不復者也[illegible]其凶可知[illegible]既迷不復[illegible]不善[illegible]自作[illegible]至[illegible]用[illegible]有大[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其國君[illegible]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illegible]易之爻有如是之[illegible]凶[illegible]之上六言之[illegible]反[illegible]所不[illegible]其源起于一念之微[illegible]遠之[illegible]陰柔之才去復之遠[illegible]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illegible]曰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于迷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不終于[illegible]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illegible]事无不凶而

于所師尤勝故一敗于千垒地則禍延于國災及于民雖至十年之久兵連禍凌近而財竭民不能[illegible]之衆其源之起自智巧好勝而陽勝[illegible]功故也念之末而不知後又[illegible]之禍[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其一之後述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殺亦不至于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道十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懷信明义中國之道也[illegible]許夷狄之道道背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將中國之道及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illegible]人之遠于夷狄者猶在于义利[illegible]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于夷狄

[illegible]

公羊以[illegible]師式[illegible]

[illegible]信[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皆失信棄义

立文莊曰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于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氣以爲中國之人人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有人斯民與夷狄禽獸而愛之[illegible]立[illegible]也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詐道行之者哉[illegible]爲[illegible]是[illegible]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立文莊曰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还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立文莊曰老氏好还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立文莊曰戰而數勝用兵者之所強也然而往往至于亡者以驕主御疲民之故也李克之言[illegible]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illegible]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立文莊曰文帝此言見于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論其素无心于居位戰戰

深懼恐事之不終兵凶器戰危如所願動有親寃今匈奴内侵其必窮寇因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堠遠候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元設屯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將百然元内外之辭得息有于問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万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詔于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哉有制礼作樂之具也

武帝時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万里民力殫盡海内虛耗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于蕭然費用自給人其後大禍延于孫孫乃關户流血殆遍其意僚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有懲之义自家刑國措世安享豈有蕭墻之變驚望思之臺哉

立文帝以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郎令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旁追雖能制勝扶意于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攸辟鎬舊野卓亦多矣嗚呼天從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則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先發兵民出塞求而擊之其尚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為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元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殄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南粵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黃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不鑒哉已

元光中鴈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边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边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險阻以爲其戍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營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一百八十　師戒六

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illegible]不世之[illegible]其所喜然士未[illegible]而[illegible]十餘萬人而不發者[illegible]兵之道也[illegible]不勝[illegible]不戰[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彼[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使彼不得侵我境上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王[illegible]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illegible]之爲言[illegible]帝王之所務[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乎[illegible]以利[illegible]識者不爲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illegible]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爲天下之公若人君[illegible]用兵者以[illegible]飽待飢[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亂定[illegible]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八　一百六十七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諫[illegible]名之兵[illegible]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illegible]可暇者不[illegible]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宜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illegible]不自欺[illegible]豈[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貪驕五兵之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兵何名[illegible]所討[illegible]者乎人君[illegible]先此其毋急于未勝于人[illegible]必先于[illegible]下己乎求勝于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于[illegible]時之快[illegible]亦先[illegible]之憂也

靈帝時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

摯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illegible]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哉、正文王曰六合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之所覆載其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撫之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猶恐[illegible]之民必欲勦戮殺絕之豈非父母之心哉

建寧中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器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分內外苟無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正文曰苻堅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胸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伐虜汉因欲以齊民易醜虜是聚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豈爲害者帝不能從卒致敗

隋煬帝時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勅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戶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勅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

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相聚爲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于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如羅元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斧鉞之爾耳若遼東軍師遭勢于彼亡國有挫敗盜賊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蠢于治國兵威莫敵魏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於天以武功張于前以禍亂變于後然後遊戲之誅成而大罰加天網恢恢而不洩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弱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略係於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止過匈奴突厥[illegible]而統一[illegible]記言滅秦者胡也于是[illegible]為秦者[illegible]動之隋唐夫[illegible]武帝亦[illegible]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国弊凡至大亂秦皇漢武出於快意其迹夫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国夷狄利害權衡固有以亂亡而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亦未嘗爲中国之患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驕矜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裴矩一言遂成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致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于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至乃乘至其国都大合天下之力以殫一城之勝負推埋論之元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爲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甚陵隋屬乎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煬元惑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丘文莊曰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爲戒

唐貞觀中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机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国者不可不討然何至于自往之乎大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祖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

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
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
坐煩中國内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
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
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丘文莊曰玄齡從太宗起兵歷戰知兵戎之害且知道理深達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國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時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
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

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
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
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于大
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
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

丘文莊曰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于石堡城凡國家有事于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之事以義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又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其災禍出其不意而撓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中劍南李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
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明皇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亡嘗不幸也國忠蔽之如此而舉朝寂無一言[illegible]皆小人也當是時[illegible]世之

安而不知禍起將發于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凡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既楊忠嗣討吐蕃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丘文莊曰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爲之養民者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有負于[illegible]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當[illegible]曰念天之生民其所固有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之罪乎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于天下澤流于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知許乃卑辭

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数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大尉罷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凉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决以辛未

登壇必究　節刑一卷　十五

盟延賞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奏論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変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

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数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如渾言上変色曰柳渾書生不知边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

登壇必究　節戎一卷　十六

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于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畏懼不得與久至于讒邪之說計戎狄之其言則獲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譖不剛敗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嘗不敢詐虜之得保首領没牖下幸矣

丘文莊曰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于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哉渾之言藥石也

後世謀國者所當
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聚生畏死蠢動之大情[illegible]安
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
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
安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道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
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疆埸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
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剿之鋒鏑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賞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十七

甿以困于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殫于死喪而怨[illegible]
寄相攻亂曾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蓋必
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
不易者也

丘文莊曰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為此一節大學[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一言可以終身行之[illegible]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十八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
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
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
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
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
而幾為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釁起
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
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边鄙武臣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
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于其才能驟加擢用既

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邨戶鈔刦边民所殺失
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粮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边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益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illegible]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于外者也今朝廷之
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内郡無一年之畜左帑
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爲
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
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
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邇鄉邑小盗
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已每戰必敗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蓋難立之功此臣
所謂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
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
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
既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边吏之

狂謀信黠虜之詭辞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
大至覆軍殺將边臣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
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
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辞以
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
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
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
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耳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虚辞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
盗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

哉凡边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筭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丘文莊曰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边境事也然謂邊將若輩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疆建[illegible]之功但以利口[illegible]虛辭大言誑惑聖聽[illegible]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illegible]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境地効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

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疆晉國知信義之教見于久遠如此

丘文莊曰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何[illegible]人臣非[illegible]以爲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illegible]固[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國者貴義[illegible]不求利[illegible]功貴信[illegible]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深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甚常起于至細

[illegible]

不然而兵戎之事有不爲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非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臣之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边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孝大其辭言向慕者三百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蛮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内地錢布塩粟無復剩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既自以

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丘文莊曰史臣謂諸蛮溪峒茅葦非人域鵂鹠與居兒元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幸中國重費其兵諸不毛而文飾姦慝誇張末貫繼之亦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勞而燕雲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内貪外騖召禍敗亂所從來也其本在焉此可不戒哉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輙造事幾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時睦寇方臘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疆中原故地将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边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边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

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将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边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鋭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覩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専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貫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

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之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秦入不省其後轉粮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飢民並起爲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丘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釁至於京師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無窮之禍遺億兆之命貽千古之譏

元世祖時擊日本兵十餘萬歿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丘文莊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无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者則異于是緬甸接于吾境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彼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爲此等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人君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登二帝三王之位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登壇必究號令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茅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號令說

王鳴鶴曰國家有政事必有號令號令所以振飭紀綱整齊民志者也令不肅則民玩不一則民疑此必然之勢而況統衆出師爲三軍之司命者乎夫三軍至衆矣人各一心人各一耳目林林總總以寄于一人之身攻伐擊刺有法坐作進退有方爲將者安能耳提命若師保之詔其子弟哉是故必假號令以宣其志意明其賞罰而鼓舞介士之雄心軍讖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此兵家之机要將帥之大權號令一行即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孫武斬宮姬而兵可使赴水火穰苴戮莊賈而士卒奮死力爭先亞父屯軍細柳約軍中不得驅馳至令天子按轡徐行噫是可以識其大都矣乃今之時何時哉權柬于中制而勢分于外監一令未施輒虞掣肘何異縛騏驥之足而責千里縶鷹鸇之翮而望九霄耶柰之何不令豪傑之士闊展而翩翔也烏乎惜哉

號令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觀其周偏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丘文莊曰[illegible]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万民風自天而下遍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假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不相遇之德惟[illegible]言一佈則万民爭先快覩其下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令之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必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

文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丘文莊曰巽之制象風也風之吹物无処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洪於骨髓亦如風之鼓物也人君体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以通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霈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根緒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丘文莊曰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体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人命者所以致其成效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言於中命之後由是見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詳審於未頒之前既不可不謹行守於頒之後盡

之於前不可行若則不言也蓋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旨其失於詳或既爲滲款故既行之後往往因臨事有所牽制姑從而不可行爲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遺布人率言虛以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棄從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猶予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合渙唯在渙洽於人心渙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及也

近之若曰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加身[illegible]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君德[illegible]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篇首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命者衆今遍平殄警諸餘孽遺類從或在肺腑間忍或有時而發也故遍及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正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不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丘文莊曰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爲家不幸亦有詐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自宣意始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姦雄擬亂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卷洗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發於所主之號謹及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聚服矣

丘文莊曰令之大者國出于君而府下其政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旣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令由上而行之于下內而行之于外必令之政以達之下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无後出之後必後其通行而无滯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或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惟公理而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誠敬信而懷服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訏大也謨謀也定命猶圖也辰時也）

[illegible]

之詳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丘文莊曰人君欲示訓於四方必廣大其謀不爲一身而必爲天下无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求輕易而必爲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長慮却顧深思遠圖審其所終之寂之稽之乃宜之必可爲久遠之規然後以將施者告之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國雖之事示究焉數之於一時者可以爲法於百世矣後世上之發諸鬱密易發爲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紛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繼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爲泛常一旦遇夫顛危之變有所號令而徵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于不可收藥呼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下所以傾也

丘文莊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而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道廢矣臣侵君命則下知所以事君而臣職虧矣人君繼天以出治必兢兢業業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斷則臣不敢所禀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感命不于旁落而可據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丘文莊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纖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綸焉[illegible]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引舟之大索焉[illegible]人君居九重之上發乎方寸之[illegible]一言之出[illegible]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illegible]如日月[illegible]如雷霆之震[illegible]愈遠而[illegible]愈大焉[illegible]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丘文莊曰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illegible]詔令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illegible]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興元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丘文莊曰人之易感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illegible]四海之遠[illegible]況詔令之頒行於天下[illegible]德宗引過之詔[illegible]夫士卒可見[illegible]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審定以爲[illegible]

宋劉摯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迹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命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踵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

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禮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此疏所言出令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深念令之須要當以爲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墮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辭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由禮之言爲臣必發[illegible]其後之其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illegible]

國朝行軍號令

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能出其背[illegible]敵入陣斬將搴旗者不次陞賞

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首功奮力進前者先勝爲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即爲報如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務要好細者匿當[illegible]頭功[illegible]虜賊一人首賞銀三十兩爵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凡行營至之所選有數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同而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虜賊所擄人口財帛分毫不許侵犯○[illegible]衆爲一處擊[illegible]凡隊伍已定不許單馬入步隊者不許遺者重罪如臨陣退敗失其本隊入別隊者[illegible]○凡[illegible]取虜賊須尽力進勦不許搶人畜財物遺者重罪一如馬所一之許有不得搶擄馬换乘○凡對敵之際一隊來進者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目須受小旗軍士總旗軍士所令不許怠慢如仍中有人不許小旗總旗部百戶以次報知總兵

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犯逃者俱該管頭目
不報者與同罪○凡軍士須有馬指揮不許以營
不堪者抑入隊伍凡軍人馬匹不許私借以
弱者以馬與壯者如有馬者騎戰馬之北人能者
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人馬分賞各不能
無馬該騎者許借馬治罪各賞軍馬
賊者敵該官騎有事故及罪當官
貴者負重事○凡軍有行故者當斬
有過用及罪者凡軍士有行頭目皆斬官
下營之將須入隊并該不許離及○
隊遠者亦不許俱罪重許離軍○凡
間有答號不得者送俱罪論夜行入
故不答號及見而不論小事驗罪
軍中遇夜各見大不隊小事驗罪
相同吞所號以問不大隊起之不
夜門有號許戶戶以重罪起○之
[illegible]

宜方許人旨依息有盜人衣服等物及盜驛馬
旁許籍隱賣人違失物者俱該者知情及自首者
當知而不者同罪者投得動驛罰備者自首
當時後人識罪○如有令後當支馬
[illegible]
不許在陣當該○凡有功許斬其大者當
必令人不許追者凡頭目所貴長
者須盡不許○凡有事令當者從隨
[illegible]
傳報其事官有敵遇有隨即後者即之
○凡報官其不預馬當即馬不許輕
功過凡官臨選陣有功聽候當者勇救
罰之賞陣頭令功者持象牙有陪敵大
號能合以賞功○凡軍中有後
遇漸合以憑罪賞○凡軍與牙許視異及如
或漸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者
背○凡見鹿及野馬走兔者乃許擒捉

樂見鹿起哨發獵野獸勝及見
與牛羊驗旋沙不得一物作
表服在不許遠者論得隨馬
軍行不許文實須見似近見馬
何人非不許得入火不罪是
凡分欲人由見如實者有
朔合出人實有○凡戶令
指撞小揮不許有○
撞小揮指令許頭隊許
借旗中中去人先實
小隊不令出人先實
[illegible]
不先退不出人
士頭不不退小
不鼓不進人
不令
[illegible]

民罷有人頭目首示眾
[illegible]

登壇必究叙戰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叙戰説

王鳴鶴曰余觀武經諸書所載戰法亦多術已後世凡有橐鞬之任者晴不典蔵而誦説之唐宋以至我
朝遂以策武士其制甚重盖爲國家不可一日忘戰而諸將士不可一日忘韜鈐也雖然趙括世爲將

種秖徒讀父書以四十萬衆不免長平之阬至于韓彭衛霍輩未聞其誦習何法一則掃清中原一則横行塞外皆足以垂勛名于不朽然則戰法固不可不習而徒習之口耳誦説之間者抑末也法曰戰以隱微爲勝夫既謂之隱微則其法不在行列不在金鼓不在賞罰之勸懲而因敵制勝變化無窮固在爲將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號爲仁義之師而卒以取敗是亦括者流也宜其貽詘于天下後世也故曰徒善不可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叙戰 出武經總要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絶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於兵戈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己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內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驅徒毆散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

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上五者未戰先計之也計度必勝之地也地生度度者遠近險易也未出軍先計於山川之險易道路之迂直兵甲之多少勇怯孰是計其可伐即出其軍也度生量量者量彼我之形勢量生數數者計度彼我之先計量計度彼我之強弱利害然後爲戰數也數生稱稱校也校彼我之勝負稱生勝稱量計度萬無失勝之道其所謂修道保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尊一尊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

人之力萬人異心（弱羸）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或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股也伍拇指也（大將爲身小將爲股士伍爲拇指也）以謂將之役士士之從將如一身之與四股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鈍鈍則不濟（[illegible]）

（不中法度也）故給兵配伍咸有率分夫兵以詐立以利動（[illegible]）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分或合以戰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爲人變化以取勝也）其疾如風（來無迹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掩襲也）侵掠如火（熾烈不可遏也）難知如陰（如天疑雲蔽不見三辰）動如雷霆（如雷霆迅速莫知所避也）掠鄉分衆（掠敵之鄉道衆兵分守所落也）（大者因分合陟第衆人皆得偕不得獨有所任則人小論弱皆敢與敵爭利也）廓地分利（開拓土地則分與有功者）懸權而動（如權衡而量已然後動也）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去（勿）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兔敵不

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敵有間當急入）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大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爲衆易衆爲寡寡爲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沖其方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與所戰者人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當緩者擊其微靜（微怠而靜）避其彊靜（開以攻取有備而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勞倦者疲殆閑窕者暇逸）無擊堂堂之陣（堂堂大也）無邀正正之旗（正正齊也）至若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闕兵若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銳而來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開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銳騎）糧道也先之奪敵人之

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則疾奮敵不暇支則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措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

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其勢然也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疾人倦而不從所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居則亂以戰則北矣其要在更戰更息別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進止有道夫衆以合寡則爲追衆而闕之或分而迭擊或三分而乘之彼衆則以方從之

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兵士甚懼我乃不懼故知固存以爲勝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則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易輕用兵者弱猶爲不可故窮武而國利兵久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因糧於敵以是軍食足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亡四勝者衣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謂兵黷戰久殘人屈

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王知將以言乎戰者莫之敢易也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鐸鼓笳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而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哉故戰道之等技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位欲嚴政欲栗力欲寇氣欲閑心欲一

謂則軍令不變同也心一則力同陣行惟疏戰惟密[illegible]

相承之道已遠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勿示則不散[illegible]

不畏近則勿示開敵之實[illegible]示之

以顔色告之以所生[illegible]兩鋒

相值將未知敵則用寡而觀其變[illegible]

也變化進退而觀其固[illegible]危而觀其懼

[illegible]靜而觀其怠[illegible]

動而觀其疑[illegible]襲而觀其治[illegible]

[illegible]設而觀其作[illegible]皆候敵先動變生

其間我得其[illegible]則以計應當[illegible]亂不攻其治故

善戰者應形於無窮[illegible]其理未可見且以

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

之擒譬夫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羅網

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或待衆之

作則循而勿鼓[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稱衆因地因敵陣令心[illegible]

[illegible]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覘敵而制

計則禍於先動故曰先則弊後則懾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

衰也其或敵攻則屯而伺之[illegible]

有[illegible]敵謀老我師堅陣不動則譟以先之[illegible]

[illegible]擊其疑加其卒[illegible]

[illegible]致其屈襲其規[illegible]上下

同欲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illegible]若

將復戰則重賞罰[illegible]誓以居前無

復先術[illegible]夫先

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illegible]能

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illegible]若擅利

則釋旗迎而反之[illegible]

迎之於險也夫戰以猶豫爲凶以隱微爲勝事莫大於

必果功莫成於勇決譬夫一盜奮戈於市則萬人

辟易非一盜獨勇萬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

故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illegible]

[illegible]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

利正[illegible]以輕行輕則危[illegible]

[illegible]以重行重無功[illegible]

[illegible]進則相爲重輕也

[illegible]夫必勝之兵隱謂先用弱於

敵而後戰也[illegible]譬夫搏攫抵

噬之歎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敝所以能爲暴言勝兵隱伏形勢以驕敵人伺其解怠而擊之也故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使敵人不知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使敵人不畏我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強然後能使敵人先非怯也衰弱矣善動者形之形之敵必從之形見羸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上離其壘敵以便利擊之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動敵上隨從我則嚴以待之所以佯北勿從恐有伏兵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巳固因敵之謀以爲巳事審因求勝不可窮也

按武經總要有叙戰條目俱出李靖六花七軍直述騎布列陣圖後武家所宜玩索者也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言欲爭利先示敵人以迂遠敵意以合其法後誘敵人以利使敵人必不專意後當道行出其不意故後發先至所謂爭之要害也凡趨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棄輜重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斬畏縮傾側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覘不入陣者斬兵士盡令卻左髆右肩行立依次

以寡擊衆

凡以寡擊衆者利在於出奇也兵法所說有三焉一曰要之於險二曰以整擊亂三曰以日之暮將能明此者則可以一擊十以千擊萬雖敵人甚衆則其勢亦羸今列兵家舊說于后

凡敵衆我寡必避於易要之於險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險阸相值我軍敵謀卒起彼雖衆多前徒固已驚駭乘此擊之勢却則破也一說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廣設旗幟多置鼓鼙散爲疑兵敵人必分軍以備我則選精銳出奇以擊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藪林木蹂我行隊以弓弩居前當之俟夜晏則疾擊也

凡小陣逢大陣不利持久敵意輕我必不懼[illegible]宜
乘利速進敵人兵衆陣大多逗延不整金鼓之[illegible]不
相聞旌旗之色不相見左不聞右右不聞左前不聞
後後不聞前如此我以少衆併力擊之必勝矣或敵
人下營未定布陣未集備壘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
擊也兵法又謂敵衆我寡則伏利而受圍以堅衆心
四向而受敵我兵則在死地而決戰也
凡戰敵人之衆或分爲三四或西或東更息更戰或
鼓呼而行或靜寂而伏使輕騎踰我左右則我當候
日暮而擊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

或呼或銜枚止聲而疾擊其兩傍冲其左右或勇士
直冲其陣敵人雖衆其將可勇也

捉生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
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彊敏者專教以弓矢槍刀撩鉤
絡索悉使精習馬之壯徒疾走鞍勒牢密者部爲三
百人每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
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鬭乃以一隊即近爲伏一隊
爲直衝一隊爲駐隊直衝隊既入緩則攙擊急則引
去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粗若支敵示引走敵見兩
隊全走又無傍救必遽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illegible]
掩伏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合成擒矣如列大陣即
以三隊合爲一隊望陣踈或覺處突過之可捉賊將
假令未獲挠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布戰

軍志曰布陣之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後後
禦其前右防其左左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以
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
無奔迸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亂混混沌沌
形圓而不散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聚則法天散則法

地兵冲其中兩頭俱至左右應敵無所不備李筌曰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
化而取勝謂之神兵法曰兵無常形因地而有形形
平則方形嶮則圓山嶺盤迴川河屈曲又曰拔山則
偃月臨則尖斜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後高前下
韜信曰布陣於死地則士無退心又曰背水則必死
於前焚舟刀絕生於後又設陣之名其變甚多又曰
三陣者斗星風雲日月陰陽天陣也丘陵水泉地陣
也車兵士卒偏伍彌縫人陣也又八卦五行六甲九
曜攢星伏虎栗豎飛龍鳥翔偃月長蛇兵陣其說不

一獨諸葛武侯於夔州以石縱横列爲八陣左右前後皆魚貫鴈行不失正奇之法布陣之要大率馬軍即飛龍鳥翔步兵乃伏虎蛇蟠因地而有形因敵而制勝變化無窮人和爲貴主將得人士卒同心雖遇勍敵如報私讐何憂不勝今設布陣作戰利害一十九條于后

一馬多則利平川廣野步多則利險隘奇伏

一晝戰則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

一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也而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一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如敵人相近營壘相望料其戰地寬窄則主將先一日約束三軍以馬步士吏分定首尾前後中軍奇正駐隊出戰人馬各知地分去處如卒遇敵一鼓而成陣再鼓而三軍已定主將登高觀望敵情與戰次第決定主客則勝負自矣

一按諸家兵法曰凡征伐以先舉事者爲客又曰以甲乙爲主以丙丁爲客甲乙發兵攻討丙丁名曰伐丙丁興兵侵犯甲乙名曰賊又曰陳兵原野壹壘相望先舉兵者爲客後舉兵者爲主兩陣相敵先興戰者爲客後舉戰者爲主此主客之辯也

一使敵人飽能飢之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三畧曰敵逸者勞之敵強者下之敵驕者待之敵暴者安之敵悖者義之敵睦者携之順舉者挫之

一能攻其所愛決須救者勝

一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謂聲東而擊西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攻也昔周亞夫聞賊攻其東南而備西北者是也

一能攻其虛不避其實絶根道守歸路設奇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救者必勝也

一能使敵人不敢與我戰者爲疑勢也漢李廣縱馬鞍虜不敢進是也六韜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一敵人攻我我不欲戰我設權變以疑之其賊惑而不敢急攻於我觀其敵氣漸衰勢不甚猛可急使勇鬬之士攻之必勝三畧曰敵動伺敵困破之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用衆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畧也

一布陣者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前水不趨後澗不怯

左山不倚右崗莫依士勇將謀取勝之道也

一布陣之法如敵人先占其高原大隴已得地利我方欲趋戰料所占地利不可居與之戰必敗如此者則別設詭詐使敵人惑而不敢戰待其日暮士馬飢渴眾欲退而將意未退眾欲戰而將不見利而不敢戰我即使偏將領驍騎馬數隊於前側近高山大隴揚其兵勢或揚言攻彼營寨邀截糧草或言發兵邀路攻其後隊遂使敵人猶豫兵勢已動難可再整我以硬弓勁弩壯勇之士左攻右擊前冲後突使敵人首尾不相應馬步雜攻則敵可潰也

一出戰之法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可與如今日必戰大兵既出急趋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未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三略曰攻如河决戰如雷發是也

一布陣作戰領三軍之眾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作一陣布之若遇戰鬬飢飽勞逸固不齊也或敵人一進一止互換攻我即我師日暮疲弊力敗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憩雖遇敵人晝夜不退猶可救援我兵不致疲弊料其眾寡之勢臨時詳約不可不慮也

一布陣人馬當使束隊不可空闕小隊即布於陣後秪備守禦或作疑兵使用

一兵法曰每千人選三百人爲奇兵萬人選三千人爲奇兵常隨大將翼衛左右應急用之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箕畢軫翼四宿但有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即從下風多著柴薪放火燒其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掩殺或我深入賊於上風放火我亦於軍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都移於已燒黑地上用硬弩材士翼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法也

吾已上布陣作戰之法陣其大略又在臨時觀敵眾寡軍勢勇怯將士同心天時順地利便戰必勝矣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老世忠 校正
門生[illegible] 仝校

輯百戰說

王鳴鶴曰百戰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間殊足以啓發後人而戰道畧備矣然此特其筌蹄哉得兎而忘蹄得魚而忘筌斯善言戰者也故曰善戰者勝於易勝無智名無勇功操縱在一心而運量在彼已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韓淮陰以跨下之懦夫戰則勝攻則取而卒成誅秦覆項之勳此所謂以心戰者爾若必欲循法而後戰何異按譜而對奕譜不可以盡奕之變法不可以盡戰之奇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柰之何泥法爲也

兵法

淮海秦觀

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之[illegible]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棋刓節[illegible]亦皆有法況于師罷之人披堅執銳從事于[illegible]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身存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illegible]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邪昔孫臏伏萬弩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閒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illegible]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illegible]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illegible]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illegible]

馬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
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之變氣不奪于寵
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于水
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鷄以爲矢傅膠
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
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
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
學兵法者眉相摩目相屬雖有精粗不同然卒歸之
所謂四術而已至于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
談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百戰奇法目録

計戰　謀戰　間戰　選戰　步戰　騎戰
舟戰　車戰　信戰　教戰　衆戰　寡戰
愛戰　威戰　賞戰　罰戰　主戰　客戰
强戰　弱戰　驕戰　交戰　形戰　勢戰
晝戰　夜戰　備戰　糧戰　導戰　知戰
斥戰　澤戰　爭戰　地戰　山戰　谷戰
攻戰　守戰　先戰　後戰　奇戰　正戰
虛戰　實戰　輕戰　重戰　利戰　害戰
安戰　危戰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以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先主在襄陽求計於諸葛亮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用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illegible]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窮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公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大師

曰夫成周公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守玉壁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令嚴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賫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誅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對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其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中袁尚熙奔上谷引烏桓入塞爲害曹操征之夏大水濱海道路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兵出盧龍塞口經白檀歷平崗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

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

五代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芻牧營平之間德威復取不克奔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約

李存勗步騎七萬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令步軍伐木爲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七山口遯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栢鄉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

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曰此汴宋傭奴耳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之地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其言無

忽其言莊宗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復諫曰
兵間長仁何為日治兵教百將以為浮浪德威乃
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梁祖
遣騎三百扣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
怒悉以其衆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
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
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
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與
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
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
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冲之
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為方
懷以戰則勝所謂壹則治力壹則前拒壹則整[illegible]
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有西
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乎
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如何耳
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
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
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

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
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
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
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
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
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
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

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劍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足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任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爲將軍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而進聞金而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者進止

晉元時秦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玄相拒玄使謂符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擊之堅衆大潰（此照原本未易筆削然衆當以王前後楚牽世剖差爲乎）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

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
南諸州兵未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
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其所至
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
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距齊六十
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
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置陳此東十里有
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而陣李
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
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

爲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
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
遂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
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下之愛上
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
德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有病疽者而起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
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軍
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
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
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
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

愛兄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
晏嬰乃薦田穰苴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
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
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
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救賈馳入軍中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

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

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戰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弊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後魏宋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

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肆燕不宜動者參德曰何故諱曰魏犨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諱別駕之言真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自以爲義不聽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如是乃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

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

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行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可乘一舉破之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於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又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illegible]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

此葉清華配補

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覽書有謙下自托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有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為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蜀將關羽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曹操以為近賊欲徙都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疏羽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眾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為一其卒自

此葉清華配補

眾以眾擊寡無所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騎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余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

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
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
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脩江南諸城遠
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
年之討或無所及也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表適
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
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
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
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

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
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
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伺來冬更有大舉預曰
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
授群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疑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
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
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人耳目使其
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爲左右
二軍乘夜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率軍潛涉當
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
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
有備無敗

三國魏大將吳璘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
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
敵必來燒營宜爲之備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
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持兩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
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

遣兵絶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兵無糧食則亡

三下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賈詡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

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

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卽萬
弩俱發涓果夜至立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
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
兵敗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一甲人持一白旗軍行前後左右接續瞭望若見賊兵以次遞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

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衆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堅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己濘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一則防水潦之厄二則備四周之寇法曰歷沛歷圮堅合環龜

唐甘露初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

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水深丈餘衆皆駭嘆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以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

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
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
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後數日亮盛兵而行淮將皆以為欲攻西圍淮獨
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必移兵東攻耳其
夜果攻陽遂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
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

利勝之半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
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公孫五
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
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諸州
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命守宰依險
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
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
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
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
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馬
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
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而軍
軍壘成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
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
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劍閣之險卒擒於鄧
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也但守大峴策之上也
超又不從而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揀士馬蓄銳
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

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
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
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
順於擊刺便於奔沖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
其高

秦伐韓韓求救於趙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
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
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

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趙國
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軍中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
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
至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
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
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

後至者敗趙奢曰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
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
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
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
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
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
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晥大開稻田
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
晥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
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問諸將
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攻具蒙進曰土山必歷日
乃成彼城備已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
以入若淹留經日不克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

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
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
甘寧爲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
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涌自升食時破之
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
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
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
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楚兵飢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以兵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未之許及成列而戰宋師敗績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

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賊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如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陣中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冲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爲奇

三國魏景元中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

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去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冲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與前軍戰同術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

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曰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己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

氣白若勑軍衆皆偃旗臥皷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拜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

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爲支黨羽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與後利戰同斷）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愼不可輕舉也若此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行采樵者以誘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北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戰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以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於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

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者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
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
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
東城南直[illegible]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
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
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
歲省費億計減正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無應
以待其弊若彼以事挠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不動
如山

登壇必究　百戰卷一　三十九

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
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
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壘
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
出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
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深入
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
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
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机多謀而少决好兵而無
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
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
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
歸師不之迫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
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
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
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
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
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
進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
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登壇必究　百戰卷二　四十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决死而戰
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
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
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
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
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

昔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

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机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還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登壇必究百戰卷一終